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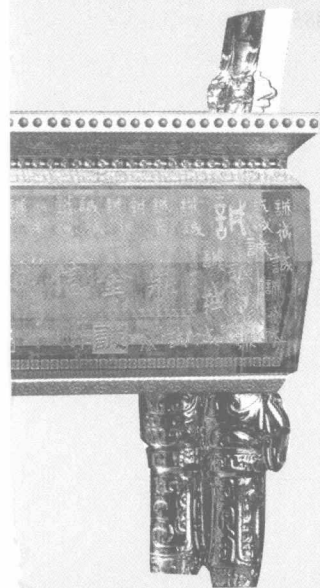
杨军 主编

# 十八名家解周易

(第四辑)

〔宋〕司马光著《温公易说》  
〔唐〕李鼎祚著《周易集解》  
〔宋〕朱震著《汉上易传》

長春出版社





## 前言

毫无疑问，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在孔子设定的“六经”教育体系中，“易经”发挥着哲学思想教育的功能，因此，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周易》哲学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周易》一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通用载体，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古代的哲人与学人，不论是以“我注《周易》”的形式，还是采用“以《周易》注我”的形式，都要通过为《周易》一书作注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对《周易》的理解也就真的成为“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事情了。

对《周易》一书的研究与注释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特的学问。易学，在自汉至清长达 2000 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无数代学人为之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易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据不完全统计，仅传世的易学文献就接近 2000 种，其中大多是对《周易》经传的注疏。可以说，不读古人给《周易》所作的注疏，就无法正确理解《周易》，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易学著作，今天的学者们不免每每有皓首穷经之叹。首先研读在易学史上影响比较大的经典著作无疑是一条治易的捷径，为此我们选编了 16 种易学名著，作成简体横排标点本，希望既能为研究者提供便利，也能为易学爱好者提供最基本的参考书。

我们选书的主要原则是看其在易学史上的影响，及是否在某一个方面具有代表性，并参考作者在其他领域的知名度。考虑到作为丛书体例方面的一致，因此我们仅选取按卦注释《周易》经传原文的著作，没有考虑那些不解卦而集中阐释易学思想的著作。

打破今古文经壁垒、遍注群经的郑玄，无疑是经学史上里程碑



式的人物，因为他本费氏易而作《周易注》，后来费氏易逐渐成为《周易》一书唯一传世的“定本”，因此，郑玄的《周易注》虽然久已失传，我们还是选取了清代著名汉易学家惠栋辑录的《增补郑氏周易》。李鼎祚《周易集解》偏重象数，唐以前易学名家的著作大多失传，仅赖此书得以部分保存，我们现在能对汉易有所了解，大半得归功于此书，这显然是易学史上不能不提的名著。王弼注一扫象数，开义理易的新局面，并是引玄学说易的代表性著作，唐孔颖达本着“疏不破注”的精神为其作疏，两位名学者的见解相得益彰，而且孔氏的著作是唐代的官书，出于这些原因，我们选取了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的《周易注疏》一书。“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是宋代义理派的先驱，其易学思想对宋代影响很大，宋代的义理派易学名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因此我们选取了其门徒倪天隐述其易学的《周易口义》一书。程颐的《伊川易传》是公认的义理派易学著作的典范，朱震的《汉上易传》则是象数派易学著作的代表，都是研究《周易》的必读书。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其《横渠易说》对《周易》的注释虽然简略，却是以理学说易的代表性著作；杨简《杨氏易传》则是以心学解易的代表性著作；耿南仲《周易新讲义》则是以黄老思想解易的代表性著作；杨万里《诚斋易传》则是引史事说易的代表性著作，因此一并收入。郑刚中《周易窥余》、项安世《周易玩辞》，说易虽然以《伊川易传》为本，但都是兼采象数派之说，而且其在易学史上的影响较大，也是我们绝不应该忽略的。选入司马光《温公易说》、苏轼《东坡易传》，一方面是考虑到其书在易学史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其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度。而朱熹《周易本义》无疑是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易学名家和易学名作，也是融合义理、象数与图书之学的代表性著作。前人关注不多的清人胡煦的《周易函书约注》一书，实是胡煦毕生心血的结晶，对《周易》的解释博采众家之长，对诸说正误多所辨正，既提出许多新见解，又融义理与象数于一炉，独抒新意，





堪称易学发展到清代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其在易学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汉宋名家，因此，我们在明清易学著作中选取了该书，而不是知名度远在其上的李光地《周易折中》。

由于上述 16 种著作中，《周易注疏》一书涉及王弼、韩康伯、孔颖达三位作者，因此我们称这套书为“十八名家解《周易》”。但实际上，李鼎祚《周易集解》包含了唐以前的 30 余家易说，题名苏轼撰的《东坡易传》实际上包含其父苏洵、其弟苏辙的易学成就在内，因此，本丛书涉及的易学家远不止上述 18 位。

为方便读者查对，本丛书统一选用比较常见的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并加上新式的标点。对于我们所补的原文脱漏之字，加 [ ] 以识别，对于原文的衍文不加删改，而是加 ( ) 以标识。对原文的误字，保留原字，并加 ( )，而后以 [ ] 加入正字。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皆直接改为正字。因避讳所改字或缺笔字，也直接改为正字。原文字迹辨认不清者，用缺字符口来表示。我们认为，繁体字与简体字是两套不同的书写符号系统，在简体字中无论由于何种原因保留繁体字，实际上都是将两套不同的书写符号系统相混杂，因此，本丛书作为简体字标点本，不保留任何繁体字。为方便阅读，我们标点的原则是简洁实用，以句号、逗号、顿号、分号为主，尽量少使用双引号、冒号、感叹号、问号，书名号可用可不用之处一律不用，尽可能不使用破折号。

此外，由于作者所处的年代不同，体例和行文风格不一，但我们尽量保留原书的行文格式，包括原文的双行小注，改为横排后也仍旧以双行小字的形式出现，但对版式则作了统一处理。为了方便制版，此次整理没有包括《汉上易传》的卦图部分和《增补郑氏周易》的爻辰图，尚敬请读者谅解。

除书名页上所列点校者之外，参加本丛书点校相关工作的还有：李正乐、韩丽娜、王成玉、李艳玲、孙乐、毕晓辉、武雪彬、马旭俊、刘高峰、张国亮、玄花、孙九龙、夏雨旭、王万志、郭威、李

忠芝、李学会、刘文健、施云、李玉君、艾换平、李一雯、夏莉、张哲、钟铮铮、杨柏怡、孙佳、孙维维、曲淑华、孙红梅、王磊、宋中楠、高占国、杨明、张淑娅、杨宏、李西亚、于春迎、夏云、吕士平、王观等。

由于时间仓促，书成众手，更由于我们于易学素养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 军

2008年10月15日於闲置斋



# 目 录

温公易说 . . . . /1

周易集解 . . . . /57

汉上易传 . . . . /247



【宋】司马光 著

张韜 马志兴 点校

#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世称涑水先生。因后来被封为温国公,也被称为司马温公,其易学著作也因此被称为《温公易说》。司马光政治上倾向保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领袖,执政后尽罢王安石新法。在学术方面,司马光则有人称道的《资治通鉴》一书。

但鲜为人知的是,司马光在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其所著《温公易说》是易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该书全从人事出发,不杂佛老,阐释儒家思想,言简意赅,别具意境。但该书对《周易》的注释极为简略,常接连三四爻无说,甚至整卦无解,因此也有人怀疑司马光未能完成该书,传世的不过是一部残稿。该书在宋代就已经流传繁简不同的抄本,宋后失传。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温公易说》一书是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 目 录

原序		谦	16	大壮	25	艮	32
易总论		豫	16	晋	25	渐	32
卷 一		随	17	明夷	25	归妹	33
上经		临	18	家人	26	丰	33
乾	5	观	18	睽	26	旅	34
坤	7	噬嗑	19	蹇	27	巽	34
屯	8	贲	19	解	27	兑	34
蒙	9	剥	20	损	27	涣	35
需	10	复	20	益	28	节	35
讼	10	无妄	20	夬	28	中孚	35
师	11	大畜	21	姤	29	小过	36
比	12	颐	21	卷 四		既济	36
小畜	12	大过	22	下经		未济	37
履	13	习坎	22	萃	29	卷 五	
卷 二		离	23	升	30	系辞上	37
上经		卷 三		困	30	卷 六	
泰	13	下经		井	30	系辞下	47
否	14	咸	23	革	31	说卦	54
同人	14	恒	24	鼎	31	序卦	55
大有	15	遯	24	震	32	杂卦传	55





## 原序

九师兴而《易》道微，《易》之微，岂专九师咎哉！《彖》、《翼》而下，旁薄深广，留七分者亡几。田、丁、施、费，孤脉师授俾勿坠，龙龟图书，或左用之而不悟，京房守纬数，其失也浮。二千年间，《易》道依俙，如蒙雾行，述而不论，河汾犹难之。历越五闰，真人御宇，王泽萃钟异人间世，希夷扶羲画而成于邵濂溪，泄周经而融于程，以至汇为汉上而尚变，演为考亭而尚占，支析为合沙而尚象，三圣玄蕴，剖抉靡遗，而读者了然如生三代之世。

晚得《温公易说》一编，视诸老尤最通畅，今流传人间世。稿虽未完，其论太极阴阳之道，乾坤律吕之交，正而不颇，明而不凿，猎猎与濂、洛贯穿中间，分刚柔中正配四时，微疑未安，学者直心会尔。《易》之作，圣人吉凶与民同患之书也，非隐奥难深而难见也。谈《易》而病其隐且艰，非深于《易》者也。参习是编，《易》道庶其明乎！

时丙申腊月朔，茶陵后学古迂陈仁子同辅序

## 易总论

或曰：易者，圣人之所作乎？曰：易者，先天而生，后天而终。细无不该，大无不容，远无不臻，广无不充。惟圣人能索而知之，逆而推之，使民识其所来而知其所归。夫易者，自然之道也，子以为伏羲出而后易乃生乎！或曰：敢问易者天事欤，抑人事欤？曰：易者，道也。道者，万物所由之涂也。孰为天？孰为人？故易者，阴阳之变也，五行之化也，出于天，施于人，被于物，莫不有阴阳五行之道焉。故阳者，君也、父也、乐也、德也；阴者，臣也、子也、礼也、刑也；五行者，五事也、五常也、五官也。推而广之，凡宇宙之间皆易也，乌在其专于天、专于人，二者之论皆蔽也。且子以圣人为取诸胸臆而为仁义礼乐乎！盖有所本之矣。

或曰：易道其有亡乎？天地可敝，则易可亡。孔子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人虽甚愚，而易未尝亡也。推而上之邃古之前，而易已生；抑而下之亿世之后，而易无穷。是故《易》之书或可亡也，若其道则未尝一日而去物之左右也。万物蚩蚩，若鱼虾羸蚌之处于海，食焉、游焉、死焉，而终莫之知也。

或曰：圣人之作易也，为数乎？为义乎？曰：皆为之。二者孰急？曰：义急，数亦急。何为乎数急？曰：义出于数也。义何为出于数？曰：礼、乐、刑、德，阴阳也；仁、义、礼、智、信，五行也。义不出于数乎！故君子知义而不知数，虽善无所统之。夫水无源则竭，木无本则蹶，是以圣人抉其本源以示人，使人识其所来，则益固矣。《易》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明二者之不可偏废也。



## 卷一

## 上经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

初九，阳之始也，于律为黄钟，于历为建子之月。阳气方萌于黄泉，太阴始盛，万物未被其泽，故曰潜龙。龙者何？阳也。阳则曷谓之龙？龙者神兽，变化无常，升降有时，故象阳也。其言勿用何？圣人观象而为之戒也。潜龙之时，伏于泉，不可用也。是故冬华而雷，为妖、为灾；人躁而狂，为凶、为殃，皆时不可用而用之也。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二者，阳之见也，于律为太族，于历为建寅之月。阳气蒞达，发而在田，万物忻忻，生意昭苏，故曰见龙在田。其言利见大人者何？通之于人也。君子修德行义，始闻于人，人莫不悦、莫不归焉，虽未有功，善之端也、治之本也，故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三，阳之进也，于律为姑洗，于历为建辰之月。万物毕生，而趋于繁茂之时也，故君子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也。其言夕惕若厉无咎者何？圣人人为之戒也。九三在下体之上，居上体之下，勤则进乎上，怠则退乎下，故夕惕若厉，然后得无咎也。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四，阳之盛也，于律为蕤宾，于历为建午之月。万物诚茂矣，而未及于大成；德业诚盛矣，而未至于夫亨。安居则不能，欲进而自疑，故跃以试之也。夫言在渊无咎者何？失于进，不若失于止之愈也。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五，阳之成也，于律为夷则，于历为建申之月。黍稷既实，功德成矣；德业普施，大人亨矣；万物熙熙，道力行矣。故曰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乾上九或曰物之盛，则蕤宾不若林钟也；物之成，则夷则不若仲吕也。举其微而舍其彰何也？曰：君倡而臣和，阳生而阴成。故阴者，佐阳而代有终也；阳者，倡阴而尸其功也。是君臣之道也，又何疑矣！

案：光解乾坤六爻，本于《景王将铸无射篇》韦昭注，云：十一月曰黄钟，乾初九；正月曰太族，乾九二；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五月曰蕤宾，乾九四。七月曰夷则，乾九五；九月曰黄钟，乾上九。据此，则此爻注于律应为无射，为建戌之月。乃此条复论蕤宾、林钟、夷则、仲吕，不及无射，疑上有脱文。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龙者神兽，能隐能见，有变化之象，阳气能生能成，圣贤能出能处，故《易》皆谓之龙。惟圣知圣，惟贤知贤，圣贤见己之类，当推而下之，勿为之首，为之首则亢矣。

《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反复道也，君子进德修业，反复以求先王之道，而力行之。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进无咎也，言进亦无咎，而君子宁在渊也。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造也，大人之所宜为也。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元者善之长也，体仁足以长人，长犹首也，仁者爱人，人皆归之，可为之首。亨者嘉之会也，嘉会足以合礼，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上下皆美，际会交通，然后成礼。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仁者，圣人不裁之义，则事失其宜，人丧其利，故君子以义制仁，政然后和。贞者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故贞者事之干也，君子固守其正，以楨千万事，使不散乱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不见是而无闷，举世非之亦无闷也。乐行忧违，君子遇有道，得行其志则乐；遇无道，不得行其志则忧。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正、中、信、谨以下，皆所以修身也。君子有君德而无其位，修己以俟时，德己及人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君子外修言辞，内推至诚，内外相应，令无不行，事业所以日新也。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君子时行则上进，时止则下退，非为邪以求利，非违众以干名也，恐失时而已。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圣人在位，万物无不知之，故圣贤毕集，亦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既亢骄自贤，则贤人在下位，莫肯辅其颠危也。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

为时所舍，故有君德而无其位。

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



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天，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乾之象曰自强不息，坤之象曰厚德载物，何也？曰：强者，勉之谓也；载者，安济之谓也。君子自强法天，厚德法地，德不厚则物不得而济也。是故自强不息，则道无不臻；厚德而载，则物无不济。夫乾坤者，易之门户，二象者，道德之关枢也。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初六者，阴之始也，于律为林钟，于历为建未之月。阳气方盛，阴生而物未之知也，是故君子谨之。其曰履霜坚冰至，霜者，寒之先也；冰者，寒之盛也。君子见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终，攘恶于未芽，杜祸于未萌，是以身提而国家又宁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者，于律为南吕，于历为建酉之月。草木黄落，暑去而寒至也。其曰直方大何？直方而大，地之德也。六二何为擅地之德？坤之主也。六二何为坤之主？夫阴阳虽殊，皆主中正者也。故乾九五，阳之主也；坤六二，阴之主也。地之得其为直方大者何？直者言其气，方者言其形也，大者兼形与气而言之也。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乾坤之爻，得位未必吉，失位未必凶，其故何也？曰：阳非阴则不成，阴非阳则不生，阴阳之道，表里相承，阴胜则消，阳胜则亢，是故乾坤以阴居阳、以阳居阴，不皆为咎也。乾之九三以阳居阳而不中，故曰夕惕若厉，无咎；坤之六四以阴居阴而不中，故曰括囊，无咎无誉。皆刚柔太过，故须畏惧而后免咎也。然未失其正，故不凶也。九五、六二居中履正，其德最美。九二、六五不失其中德，美次之。九三、六四不失其正，虽危无疑。九四、六三虽无中正之德，九四以阳处下，刚克而沉潜者也，故曰在渊无咎；六三以阴处上，柔克而高明者也，故曰含章可贞。

六三者，于律为应钟，于历为建亥之月，百谷敛藏，万物备成，阴功小终，体执乎

柔而志存乎刚，故曰含章；柔不泥于下，刚不疑乎上，故曰可贞。王者尊之极也，为臣之荣，从王役也，不敢专成，下之职也，承事之终，臣之力也。物以阳生，得阴而成；令由君出，得臣而行。故阳而不阴，则万物伤矣；君而不臣，则百职旷矣。阴阳同功，君臣同体，天之经也，人之纪也。《虞书》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此之谓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者，于律为大吕，于历为建丑之月。日穷于次，月穷于纪，天噤地闭，万物伏死，阴气大盛，阳将更始。履卑体顺，以阴居阴，处不得中，而潜伏乎其深，是以幽晦、否塞而不通，虽无咎，亦无誉也。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者，于律为夹钟，于历为建卯之月。天地始辟，和气融明，蓍甲发散，庶物滋荣。体柔而志刚，乘阴而佐阳，中美能黄，上美则元，下美则裳，是以吉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上六者，阴之穷也，于律为仲吕，于历为建巳之月。纯阴用事，阳道已穷，冒进不已，不能守中，是以战也。夫下不能自重，重之者上也；臣不能自大，大之者君也。重而不已，上必危；大而不已，君必亏。既危且亏，能无战乎？故君子执臣之枢，守臣之机，谨其枢、固其机，祸无从来。枢机之失、僇仆为灾，虽得而胜之，犹有伤也，故曰其血玄黄。《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呜呼！圣人之戒为人上者，如此其深乎。

**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君子法地之直方，则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则大也。何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则所受不陷于败也，义则所适不失其宜也。直且方者，守诸己而无待于外也。君子居则不陷于败，动则不爽其宜，施于身而身正，施于国而国治，夫又何习而何不利焉，可以断然无疑矣。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象》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屯者何？草木之始生也。贯地而出，屯然其难也。《象》曰君子以经纶者何？犹云纲纪也。屯者，结之不解者也。结而不解则乱，乱而不缉则穷，是以君子设纲布纪以缉其乱、解其结，然后物得其分，事得其序，治屯之道也。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屯初九盘桓者何？治屯之道，不可遽也。利居贞者何？治之不正，愈以乱之也。利建侯者何？建侯所以治其纲也。治其纲，百目张，夫又何乱之不辑、何结之不解乎？此之谓经纶之道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人臣之道患不正也、患不一也，苟一而正，通可必也。十年之屯，犹一日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象》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蒙者何？百姓蚩蚩，莫知所之，圣人教之以道，然后晓然识其是非，故夫蒙者，教人之象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夫人不求我而强教之，则志不应而言不从矣，故君子之教，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也。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又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陆希声曰：初筮告，启其宗也；再三渎，以塞聪也；渎则不告，告乃成蒙也。夫锻砺者工也，犀利者金也；植艺者圃也，坚实者木也。则工虽巧，不能持土以为兵；圃虽良，不能植谷而生梓也。故才者天也，不教则弃；教者人也，不才则悖。故人者受才于天，而受教于师，师者决其滞、发其蔽，抑其过、引其不及，以养进其天才而已。《系辞》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此之谓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果行者，言其动也；育德者，言其静也。君子动果而静专，内明而外晦，此之谓蒙以养正也。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六四困蒙吝，孔子曰：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圣人于是爻也，将以戒夫不学者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童蒙者何以吉也？得人而信使之也。昔齐桓公、卫灵公之行，犬彘之所不为也，然而大则霸诸侯，小则有一国，其故何哉？有管仲、仲叔圉、祝鮀、王孙贾为之辅也。二君者，天下之不肖君也，得贤人而信使之，犹且安其身而收其功，况明哲之君用忠良之臣者乎。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者何？待时而行之谓也。孚者，见信于人之谓也。夫信者，己之所为也；孚者，待人而后成者也。故夫需之道利安而不利躁，修己以待人者也。非夫信义著明、道德光大，则不能以亨也。居正待时，然后吉也；用邪求益，宜其凶也。需以涉难，难可济也；躁以涉川，沉可必也。

《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坎陷也，其云不陷何？需然后进，故不陷也。又曰：位乎天位，以正中者何？有孚光亨贞吉者，人君所以待天下之道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需之为饮食何也？云上于天，万物荫之，滂沱下施，万物饮之，以丰以肥，以荣以滋，饮食燕乐，及下之道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寇虽迹，不犯不至，故曰自我致寇也。能用需道，故曰敬慎不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需于血者，入险而伤也。出于险者，不竟乃善也。以需血者，非需之地也。子曰：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此之谓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需九五需于酒食，贞吉。酒食者何？福禄之谓也。九五以中正而受尊位，天之所佑、人之所助也。然则福禄既充矣，而又何需焉？曰：中正者，所以待天下之治也。《书》曰：允执其中。又曰：以万民惟正之供。夫中正者，足以尽天下之治也，舍乎中正而能享天之福禄者，寡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 坎下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案：讼卦说，原本缺。

三三

坎下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贞丈人吉无咎，何也？曰：难之也。夫治众，天下之大事也，非圣人则不能。夫众之所服者，武也；所从者，智也；所亲者，仁也。三者不备而能用其众，未之有也。然或得之小，或得之大，或用之邪，或用之正，邪正、大小之道，其得失、吉凶相去远矣。彼小人者，以矫矫为武、矜矜为智、煦煦为仁，众人亦有悦而从之者，所谓小也。圣人者，以正人为武、安人为智、利人为仁，天下皆悦而从之，所谓大也。夫小人之得众也，以为上则暴，以为下则乱，故谓之邪。圣人之得众也，所以禁暴而止乱也，故谓之正。夫众非小人之所用也，小人用之以为不正，咎孰大焉。子罕曰：兵者，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此之谓也。

《象》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王者何？大人之谓也。刚中而应，行险而顺者。治众而不以刚，则慢而不振；用刚而不获中，则暴而无亲。上无应于君，下无应于民，则身危而功不成；所施不在于顺，则众怒而民不从。四者非所以吉而无咎也。吉而无咎，则惟刚中而应、行险而顺者乎。夫兵者危事也，故曰行险；财用之蠹而民之残也，故曰毒天下。毒之者，其志将以安之也，若针砭之所以已疾也，是以民从而无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师之所以为容民畜众者，非特施于治兵之谓也。故天子用之以治天下，诸侯用之以治其国，卿大夫用之以治其家，其道一也。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师六五柔也，其为师之主，奈何？古者，人君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进止之制，赏罚之权，皆决于外，不从中覆也。委任责成功而已矣。六五以柔居尊，下应于二，二以刚中能任其事，是以动则有功，若田狩而获禽也。师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利执言。执者何？奉辞伐罪之谓也。举国家之众而委之一人，此安危之机、存亡之端，不可以不谨，谨择其人，是人君之事守也，故曰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者，虽正犹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杂卦》曰比乐师忧，凡物孤则危，群则强，比者上下相亲，他不能间、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谋相亲者，不可不谨择其人，人之诚信未孚而亲爱之，取祸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系辞》曰：君子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此之谓也。原筮元永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长也，不可以不正也，故曰原筮元永贞无咎。夫物比而不以刚中，则柔邪也，故《象》曰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六四，外比之，贞吉。《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外比者何？弃亲而从疏也。弃亲而从疏者，非亲贤而从上则不可也。亲贤而从上者，苟不出乎正，犹不免乎凶也。夫比非大公之道也，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故比而不中正者，皆非君子之道也。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九五显比吉，何也？九五履至贵之位，为众阴所归，畅其中正以怀海内，从命者赏，违命者诛，善善、恶恶而不在于私，用中正以求比者也，故曰显比吉。显者，光显盛大之谓也。王用三驱失前禽，前禽者何？背去之禽也。失者何？求与之相亲而不可得者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九二，牵复，吉。《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案：小畜卦说，原文阙。



### 兑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履者何？人之所履也。人之所履者何？礼之谓也。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礼者人所履之常也。其曰辨上下、定民志者何？夫民生有欲，喜进务得而不可厌者也，不以礼节之，则贪淫侈溢而无穷也。是故先王作为礼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此先王制世御民之方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贞厉。《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夬者何？决也。履者何？人之所履也。人之所履，有得有失，为人君者决而正之，得则有赏，失则有法，劝赏畏刑，然后人莫敢不慎其履，而天下国家可得而治也。五以刚健为履之主，乘其中正，以决得失，任斯重也，可不戒乎，故曰贞厉。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 卷 二

### 上经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象》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何也？夫万物，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能生成之，而不能治也，君者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功也，非后则天地何以得通乎！《太玄》曰：天之所贵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伦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其统者，莫若乎辟。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此之谓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物极则反，天地之常也。是故治者乱之原也，通者塞之端也。三居天地之际，刚德将退，柔德将进，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君子于是时也，何为而可哉？必也执节守道而独行其志乎！故曰艰贞无咎。君子之道也，患志之不笃，不患人之不信。譬如农夫，是穰是蓂，虽有饥馑，必有丰年，故勿恤其孚。君子之干禄也，修其性、俟其命而已矣，然后能永享安荣也，故曰于食有福。《诗》云：恺悌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谓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三三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否之匪人何也？凡君子小人更为否泰也。故君子泰则小人否，君子否则天下乱，小人否则天下治。今大往小来，则君子之道否也，故曰否之匪人，否之所施非其人也。否者，壅塞使之不进之谓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否而得位，以柔应君，包承者也。故小人居之则为吉，大人居之则为否也。然大人者体顺履正，和而不同，否不能久，久而必通，故曰亨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君子之不得其时也，失位而居于下，则为小人之所侮；居于上，则为君子之所耻。故六三不当其位，而进退包羞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四者，阴退而阳进之时也；命者，上之所以施于下也。四以阳居上，变否为泰，命之所施，必施于贤者，贤人进则泰之端见矣，故有命无咎。畴者，群阳之谓也，阳德将亨，故曰畴离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三三 离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者何，同于人之谓也。君子乐与人同，小人乐与人异。与人同者，人亦同之；与人异者，人亦异之。同则相爱，异则相恶；爱则相利，恶则相害；相利则交安，相害则交危。利害安危之端，在于同人，不可不察也。何谓君子乐与人同，请借鲁事以言之。夫季、孟异室，而皆出于桓；鲁、卫异国，而皆出于姬；姬、姜异姓，而皆为中国；夷、夏异俗，而皆列于会。此君子之乐与人同也。是以近者悦、远者来，同人之利，岂不大哉！何谓小人乐与人异，小人曰季、孟，异室也，吾何与哉；又曰彼此异民也，吾何与哉；又曰尔汝异身也，吾何与哉。此乐与人异也。是以民有灾而君弗恤，父有疾而子弗忧，兄有祸而弟弗救也。异之为害，岂不大哉！《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同之至也。又曰：翕翕訾訾，亦孔之哀。又曰：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异之至也。然则同而已矣，其曰同人者何？同之道，极于人也，草木禽兽不可同





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何也？曰：野则言其远也。君子同其远，小人同其近，远故无不同也，近故迭相攻也。迭相攻，非同入之道也。然则圣人其有私乎？曰：有。圣人之私大，众人之私小。圣人者，以天下为私者也。艺谷树蔬而食之，备牛乘马而畜使之，皆所以役物而养人也，所私不亦大乎。夫惟圣人为能爱其身，爱其身故爱其亲，爱其亲故爱其国，爱其国故爱其道。道者，所以保天下，而兼利之也。未有危人之亲而人不危其亲者也，害人之身而人不害其身者也，天下交害之，而身不亡者，未之有也。然则危人适所以自危，害人适所以自害也，乌在其能私哉！夫君子小人，其为爱身一也。君子之爱身也远，小人之爱身也近，远故大、近故小，小者非他也，智不及也。是故识其大者为大人，识其小者为小人，非其志之异也，识之蔽也。君子同于正，故其同大；小人同于邪，故其同小。邪正者，小大之分也。何谓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志莫不欲利而恶害，欲安而恶危，欲治而恶乱，君子能安之、利之、治之，使天下犹一人也，此之谓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辩物。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初者，动之始也。夫向于左者，必背于右；附于前者，必离于后。故同者，必有所异也。初九出门同人，无咎，言未有系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类也，类之中又有类焉。同其类者，所同狭也，故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三伏戎于莽，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何也？三，四者，上下之际、同异之分也，故迭争而交不胜也。伏戎于莽者，下袭上；乘其墉者，上陵下。上可变，下不可变，逆顺之势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君也，以中正而施同人者也。夫君子好同，小人好异，德之未充，信之未孚，近者不服，远者不怀，故号咷也。中则不阿，正则不私，不阿不私，天下归之。始于忧勤，终于逸乐，故后笑也。同者之与多，异者之与寡，寡不足以胜众，故圣人在上，天下大同者，化于众也。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言迹之异也。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言道之同也。二人，言其寡也；金，物之难断者也。二人同心，犹可以断，况于众乎。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兰，芬物也，言犹如是，况其道乎，美之至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者，外也，不同于人，而亦不异于人，是以无悔而志未得也。按《序卦》之义，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也，不相交则异，异则争，争则穷，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所以通之也，物通则大有矣。

䷌ 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大有者何？富有之谓也。天子富有天下，诸侯富有其国，大夫富有其家，非得大有之道，乌能得其下乎。然则大有何故以柔为主？夫为人上者，言而人莫敢违也，动而人莫敢逆也，故戒之在刚也。夫上之所以能有下者，得其心也；得其心者，能以恩信结之也。故大有以柔中为主也。柔而不明，则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明而不健，则知善而不能举，知恶而不能去，二者皆乱亡之端也。明以烛之，健以决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时，然后能保有其众而元亨也。然则大有何以上明而下健？曰：明胜于健，则赏不失功，罚不失罪；健胜于明，则反之。此大有所以当明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则善恶无所遗矣。善则举之，恶则抑之，上之职也。明而能健，庆赏刑威得其当，然后能保有四方，所以顺天美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皙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故曰厥孚交如，言孚发于中而应之者交至也。夫以柔德而主众刚，推诚任物，易而无备，所可戒者在于无威，故曰威如吉。此圣人所以儆戒人君优游不断、柔而不立者也。为人君者，刚而不暴，柔而不可犯，此所以为皇极之道。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三三

艮下坤上

谦，亨，君子有终。《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人之将有行也，将有为也，施之以谦则无不通也。君子之德诚盛矣，业诚大矣，不谦以持之，则无以保其终也。故夫谦者，君子之终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劳谦，有劳而谦者也。

六四，无不利，撝谦。《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三三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象》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者，春分候也。春分之时，雷迅出地以动万物，万物莫不奋迅悦豫而从之也。豫，喜意也，作乐所以饰喜也，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用乐之盛者。

初六，鸣豫，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震下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象》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案：随卦说，原本缺。



巽下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蛊者，物有蠹敝而事之也，事之者，治之也，除蠹补敝，故大通也。刚上而柔下，善登而恶降也。巽而止之，利以济难也。甲者，生之始，为仁、为德；庚者，杀之终，为义、为刑。先之三日，以谨其始；后之三日，以慎其终。蛊以少阳在上而行令，故主仁；巽以少阴在上而行令，故主义。天以阴阳终始万物，君子以仁义修身、以德刑治国，各有其事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艮为丘、为山，巽为风、为号令。君子洗濯其心，一以待人，以育德于上，山之象也。发号施令，革弊除蠹，以振民于下，风之象也。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子者，所以承父之事而成之；臣者，所以成君之事而终之。天下之事大矣、多矣，自非圣人，不能无过，故子能盖父之愆，臣能掩君之恶，然后为干蛊也。以秦始、汉武之奢汰骄暴，相远也无几耳，始皇得胡亥以为子，李斯以为臣，不旋踵而亡矣，天下后世之言恶者必归焉；武帝得昭帝以为子，霍光以为臣，而国家义宁，后世称之为明君。隋唐之祖亦然。故必有贤子，然后考得无咎也。干，事之始，敢自安乎，故战战兢兢乃得终吉也。夫事有蠹敝，不可不更，臣子之心，非以高君父而自名也，欲以掩恶而全美，故曰意承考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亲有过，下气怡声以谏，礼也。三以重刚干之，故小有悔也，然不失其正，故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蛊，楚屈到嗜芰，有疾，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豕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不羞珍异，不陈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国之典。遂不用。《易》曰：裕父之蛊，往见吝。裕之为言饶也、益也，父不义而顺之，是裕之也，往而不变，斯可丑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五居盛位，以柔承刚，又有中和之德，故有誉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阳者，君子之象，致仕而无位，年高而德尊，虽不能以力干事，而智虑深远，志可法也。故先王养老乞言焉，非夫矫亢以惊俗，虚骄而无用者也。



兑下坤上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八月者，周之八月也。阳生于复，长于临；阴生于姤，长于遯。遯与临反者也。圣人防微杜渐，故于阳长之初，而著阴之戒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功之所以大也。

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君子之所以能自大者，学于道也。学充于内，则志气夷怿矣；浸长于外，则人化而顺之矣。人化而顺之，所以大也。有应于外，化顺之象也。夫道以正心为本，初九所以能感物而大，志行正也。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传》曰：大学之本，心正然后身修。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二在下体而不当位，故小人未肯尽受命也。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六四，至临，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六四进升上体，至大之境，已得其位，故无咎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坤下巽上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象》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观者，上以德示人，使人观而化之也。盥，圭洁其德也；荐，丰备其物也；颺，人君有德之容也。夫德由内出，物自外至，苟内德不充，虽外物丰备，不能化人也。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藟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下民乎！故曰：盥而不荐。君人者能隆内杀外，勤本略末，德洁诚著，物皆信之，然后可以不为而成，不言而化，恭己南面，颺然而已，所谓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故曰：有孚颺若。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先王省方，考礼乐、协时日、飭法度，以示人为观之象。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 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明罚敕法，先王明罚非以残人，所以正法也。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噬嗑，食也，故皆以食物明之。禽兽全干者谓之腊，噬之至难者也。干肉者难于噬肤，而易于干肺者也。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 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攸往。《象》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六二，贲其须。《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贲，无咎。《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案：贲卦说，原本缺。



###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剥以厚下安宅，夫基薄则墙隤，下薄则上危，故君子厚其下者，所以自安其居也。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硕果不食，将坠于地而复生也。剥之为道，举卦皆阴，而上独以阳乘之，犹衰世之君子，独立不惧，以制群阴，虽不当位，民所载也。或者阴来伐之，则是小人得志，君子道穷，祸乱遂成，民无所庇矣。《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此之谓也。



### 震下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七日来复何也？冬至卦气起于中孚，次复、次屯、次谦、次睽，凡一卦御六日二十四分日之二十一，五卦合三十日二十四分日之一百五，此冬至距大寒之数也，故入冬至，凡涉七日而复之，气应也。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复者，过而能复之谓也。不慎其始，频过而复，亦已危矣，虽然，犹愈于迷而不复也，故曰无咎。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中行者，行于众阴之中也。四行众阴之中，独能履正思顺，下应于阳，不陷溺于群邪，而能自复于善者也，故曰中行独复。孔子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此之谓也。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





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九四，可贞，无咎。《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案：无妄卦说，  
原本缺。



乾下艮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初九，有厉，利已。《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九二，舆说辐。《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不角之牛也；牯者，贯角之木，所以止其触也。四用柔正以畜刚健，不用威武而物自服，故曰童牛之牯，言虽设而无用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震下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象》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凡万物有者为阳，无者为阴；日光之所灼者为阳，所不灼者为阴；和气之所煦者为阳，所不煦者为阴。圣人之于仁义，犹是也。爱养万物谓之仁，其所不爱养谓之义。义者，裁仁以就宜者也。或曰：圣人之仁无不及也，而有不爱不养乎？曰：暴乱而为物害者，圣人不得而爱、养也，圣人岂乐杀哉！何谓观其所养？其人贤，则其所养必贤也；其人不肖，则所养必不肖也。何谓观其自养？取于人以义，自奉养以礼，斯贤也；取于人无度，自奉养无节，斯不肖也。故富视其所与，贫视其所取，穷视其所主，达视其所举，足以知其为人矣。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 巽下兑上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大过者何？大者阳也，阳之过差者也。阳之所以过差者奈何？阳当居外以卫阴，阴当居内以佐阳，今大过多阳而居内，小过多阴而居外，此其所以为过也。然则《象》曰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何也？大过者，刚之过也。有攸往者，犹云有为而然者也。夫刚过而不得其中，又不以巽说行之，其志非以有为也，苟求过人而已矣，如是则何以得亨乎。故大过之所以得亨者，此数德故也。君子或为过人之行者，将以有为也，非道之常也，故曰利有攸往，乃亨。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大过九三栋桡凶，九四栋隆吉，有它吝，何也？夫大过，刚已过矣，正可济之以柔，而不可济之以刚也。故大过之阳，皆以居阴为吉，而不以得位为义也。九三居阳履刚，而在一体之上，刚很强愎，不可辅弼者也，故曰栋桡凶。九四以阳居阴，而在一体之下，刚不违谦，能隆其栋者也，然过而失中，故曰有它吝。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大过九二无不利，九五无咎无誉，何也？夫大过，本末弱也。初已弱矣，进入于二而遇阳，故曰枯杨生稊。稊者，始生而向茂者也。五，阳之盛也，盛极将落，故曰枯杨生华。华者，已荣而将落者也。初过于弱，二过于强，强弱相济，厥功已成。其于国也，如刚毅之君以宽柔之臣辅之，故无不利也。上以衰阴符于盛阳，其于国也，如骄盈之君以愚庸之臣辅之，虽幸而无咎，不足以有誉也。五居中履正，故无咎；辅弼非人，故无誉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 坎下坎上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坎以常德行、习教事，何也？水之为德，无有方圆、曲直、高下、夷险而不失其平者也，故君子以常德行。水之流也，习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学也，习而不止，以成大贤。故君子以习教事。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者，事之始也。圣人之教人也，禁其始、不禁其终，防其微、不防其章，故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至；震之初九曰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皆原其始而要终也。夫



人之于险也，始皆有恐惧之心焉，及幸而济也，则徂以为常，至于失身而不自知也。是以圣人于险之初而戒其将来之祸，曰习坎，入于坎窞，凶。窞者，坎中之坎也。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 离下离上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离，利贞亨，离丽也，丽者不可以不正也。夫明者常失于察，察之甚者或入于邪，是以圣人重明以丽乎正，乃能化成天下。柔者失于弱而不立，故柔丽乎中正，然后乃亨。夫太明则察，太昧则蔽，二以明德而用中正，是以获元吉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敬之无咎何也？夫火者始于焰，焰而至于不可扑灭者也。是以明者虑于未兆，见于未萌，方事之初而错然矜慎，以避其咎也。

六二，黄离，元吉。《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突者，子之不顺者也，火性炎上，而九四以刚乘刚，用其不正以陵于上，若火之方炽，其来甚盛，极盛必衰，故死如、弃如也。死者，祸之极也；弃者，众所不与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 卷 三

### 下经



### 艮下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四在脢下，感其心者也。心感于物，为善、为恶、为吉、为凶，无不至焉，必也执一以应万，守约以御众，其惟正乎，夫正而遇，祸犹为福也。求仁得仁，又何悔，故心正则事无不吉而悔亡也。憧憧，心动貌；朋，类也。心苟正矣，则往也、来也、屈也、伸也，而心不为之动焉，动于往来，则心倾矣。心苟倾焉，则物以其类应之，是故喜则不见其所可怒，怒则不见其所可喜；爱则不见其所可恶，恶则不见其所可爱。顾右则失左，瞻前则忘后，视必有所蔽，听必有所偏，故曰未光大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归与致者，岂非正欤！故于文一止为正，正者，止于一而无不周也，夫又何思而何虑焉。譬诸止水，寂然不动，物有万变，而所以应之者一也。日月者，天地之精也；寒暑者，天地之气也。天地犹以屈伸相感，而况于人乎！故大人之道，正其心而已矣。治之、养之，以至于精义入神，则用无违矣。用之于身，则身安而德崇矣。过此以往，不足思也。久而不息，则可以穷神而知化，大人之德莫盛于斯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无不通也，行而可久，必无咎也，常久之利，利居贞也。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者，木之摇落也。上以柔弱之质，当恒久之终，体动而应风，摇落之象也。常久之道由兹而坠，故曰大无功也。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遯之为道，避内而趋外者也。二以柔居内，未得自去者也。然履中守正，和而不流，执志之坚，人不能夺，故曰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黄者，中也；牛革，取其柔而坚韧也。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以刚德居位，而宴安于内，系于荣利，不能自退，故曰有疾。小人道长，贪位不退，危之道也，故曰厉。臣妾者，系于人而不能自去者也，故畜臣妾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以刚德而处非其位，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反是者也，故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贞吉。《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中正，德之嘉也。君子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可以进而进，可以退而退，不失其时，以中正为心者也，故曰嘉遯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 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象》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九二，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案：大壮卦说，  
原本缺。



### 坤下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君子进其明德，如日之升也。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进者，德业未著，人莫之信，躁以求之则凶，宽以待之无咎。未受命者，受上命然后可进，无命而进，凶道也。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众允，悔亡。《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 离下坤上

明夷，利艰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君子之晦以避难也，内修明德，不可息也。为人臣者，有箕子之正则可也，无箕子之正，苟生以忘其君者，罪莫大焉，故曰利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上六之《象》其言失则何？国家之所以立者，法也。故为工者，规矩绳墨不可去也；为国者，礼乐法度不可失也。度差而机失，纲绝而网紊，纪散而丝乱，法坏则国家从之。呜呼！为人君者，可不慎哉！鲁有庆父之难，齐桓公使仲孙湫视之，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然则法之于国，岂不重哉。



#### 离下巽上

家人，利女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者，治之至小者也，然有严君之道焉。严，恭也。知事亲则知事君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假，大也。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其家以至于有天下，亲其亲以及人之亲，长其长以及人之长，上下交相爱而天下和矣，故曰交相爱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上九以阳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以为表式，苟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是以内尽至诚，为人所信，然后有威可畏，而获终吉也。《大学》曰：“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此之谓也。



#### 兑下离上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象》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来誉。《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六四，往蹇来连。《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案：蹇、蹇二卦说，并原本缺。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解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何也？夫能济难者存乎中，能有功者存乎时。时未可往而用之太速，则不达；时可以往而应之太缓，则无功。故上六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韪之。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初六，无咎。《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兑下艮上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损益之名，以内为主者也。内为己、外为彼。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惠心者何？惠之所施孚于心，然后善也。夫人坠于绝壑，而遗之珠玉；寝疾垂死，而馈之酒肉，其物非不美也，而人不以德者，何也？非其心之所欲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上九立心勿恒凶，何也？戒人勿以求益为常心也。莫益之，《象》曰偏辞者何也？知益于己而不知恕于人之谓也。



### 乾下兑上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壮于頄，壮形于面也。三为健极，故曰壮于頄也。物恶太健，故有凶，然君子居之，体刚履正，决决无疑，信志独行而不易于世，故虽怨怒，不足为咎也。雨濡者，怨谤之象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九四任其刚决，以据健之上，故居与行，皆不安也。羊，狼物也，牵羊者，制其狠心也，制其狠心则悔亡矣。不正而决，故闻言不信也。



九五，苞陆，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刚，阳德也，君子所尚也。然刚而不中则亢，刚而不正则戾，亢则人疾之，戾则人违之，故刚遇中正，然后可以大行于天下也。姤之时义大矣哉，姤，消卦也。孔子何大焉，夫世之治乱，人之穷通，事之成败，不可以力致也，不可以数求也，遇与不遇而已矣。舜遇尧而五典克从，百揆时叙；禹、稷、契、皋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伊尹遇汤，而格于皇天；师尚父遇文武，而天下大定。不然，泯泯于众人之中，后世谁克知之。以是观之，姤之为义，岂不大哉！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姤九四包无鱼，起凶。鲁昭公将去季氏，宋乐祁讥之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国君以是镇抚其民。鲁君失民矣，靖以待命犹可，动必忧。已而昭公伐季氏果不胜，而出死于外。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材之美者也；包瓜，不食之物也。九五刚遇中正，有美材矣，遇小人道长之时，无应于内，不食者也。兰生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故有美而含之，以俟命也。抑材之不良，德之不臧，身之忧也，材既良矣，德既臧矣，虽不遇其时，以至于陨越而不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故修己以俟命者，君子之志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姤其角者，行无所之之谓也。

## 卷 四

### 下经



### 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物顺以说，萃之象也。上刚中而下应之，亦聚之象也。大人者，以正聚物者也，聚得大人，然后通也。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乱乃

萃，其志乱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以刚中之德，仅能保位无咎，而德信不洽于民，未足光也，故必以元永贞之道聚民，然后悔亡也。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太王避狄，顺也；肇基王迹，升也。

六五，贞吉，升阶。《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坎下兑上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刚揜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谷者，险而穷下之象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谷，穷也，穷于井中，所守隘也。射鲋于井，所获微也。瓮者，所以汲也，瓮敝而漏，水不可得也。九二处下而在内，又不当位，上无其应，应斯象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冽寒泉食，居位用事而泽及于民之谓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离下兑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革之为道，不可易也，故元亨利贞而后悔亡也。初则民心未孚，故巩用黄牛，不可变也。二则得时之中，故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巽下离上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黄者，中也；耳者，所以听也。君子虚其耳以听于下，非则不受也。金者，刚而忍者也；玉者，坚而温者也。五，

阴也，故尚乎刚；上，阳也，故尚乎温。夫柔不失刚，刚不失温，然后能举其大器者也。



### 震下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象》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夫主大器者不可以无威也，无威则民不服，民不服则所守丧矣，故曰：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泥者，以阳居阴，丧其威也。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震不于其躬于其邻者，祸在彼而思在此也。楚人灭江，秦穆公为之降服，出次不过，数曰：吾自惧也。君子曰：《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公之谓矣。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象》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其位则下也，其事则初也。止而不行，何咎之有。抑君子于其所止，不可不谨择也，止于永贞，利莫大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凡刚柔当位，正之象也。孔子赞乾之九二龙德而正中、艮之六五曰以中正，何也？曰：艮六五，文之误也，当云以正中也。正中者，正得其中，非既正又中也。然则二爻其为不正乎？曰：非谓其然也。中正者，道之贯也，相须而成，相辅而行者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 艮下巽上

渐，女归吉，利贞。《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象》曰：小人之厉，义无咎也。

六二，鸿渐于盘，饮食衎衎，吉。《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案：渐卦说，  
原本缺。



兑下震上

归妹，征凶，无攸利。《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不正而合，是以跛也；以娣而行，故能履也。所以吉者，说以承上也。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离下震上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六二处下在内，以阴居阴，如蔀屋幽塞，而不见知于人也，故曰往得疑疾。兰生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居中履正，久幽而不变，人将信之，然后可以发其蔀而行其志矣。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丰、归妹之《象》先陈其善，而后释其凶。丰九四之《象》先叙其恶，而后著其吉。圣人之辞至公，以直善恶也。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 艮下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大壮之六五丧羊于易，旅上九丧牛于易，易者，不忧险阻之谓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频巽，吝。《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之《象》曰重巽以申命，重巽，随风也，随风者，申命之象也。风为号令，九五之君，为号令之主，得位以行其令，不失其中正，故曰贞吉悔亡，无不利。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曰无初有终。庚属西方金，金主断制，号令不严则不行，故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也。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 兑下兑上

兑，亨，利贞。《象》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六三，来兑，凶。《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案：兑卦说，原本缺。



坎下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象》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初六，用拯马，壮吉。《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涣利涉大川，坎下巽上，乘木有功也。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王者号令之从出也，庶人禀于士，士禀于大夫，大夫禀于君，君禀于天子。天子至尊，出令而非受令者也，其余则有所禀而不敢专也。故王居无咎。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兑下坎上

节，亨，苦节不可贞。《象》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六四，安节，亨。《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节者，贵于适事之宜者也，故初无咎而二有凶也。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德行，议之而后动，动而中节，然后为善也。兑说也，和易也；坎险也，严峻也。知说而不知险，则民不肃；知险而不知说，则民不亲。不肃则慢，不亲则乖，慢与乖，乱亡之道也。是以说以行险，得节之宜也。三极说而过乎中，故曰不节若，则嗟若。上极险而过乎中，故曰苦节不可贞。节物者，无位则不能也，故曰当位以节。子臧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九五正不违中，中不离正，达节者也。六四以下承上，以柔成刚，而不失其正，守节者也。九二以阳居阴，六三以阴居阳，失夫节者也。九五居夫尊位，以中节物，故曰居位中也。



兑下巽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中孚者，发于中而孚于人也。豚鱼，幽贱无知之物，苟饲以时，则应声而集，而况于人乎。至诚以涉险，如乘虚舟，物莫之害，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言至诚以待，物无远不应。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艮下震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小过何？小者，阴也，阴之过差者也。不宜上宜下，与其过而僭上，不若过而逼下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初六，飞鸟以凶。《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过初六飞鸟以凶者，止过宜在初也，与坤、豫之初同。困、豫皆戒于初，而虑于终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小过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夫过者，上也；不及者，下也；遇者，得其中也。阳，君象也；阴，臣象也。九三居下体之上，而用小过之道，上之所忌，下之所疾，故弗过防之，则或就戕之矣。九四以阳居阴，过恭者也，故无咎。行过乎恭非过也，故曰弗过遇之。若守以为常，则消阳之道，故往厉必戒，勿用永贞也。上六弗遇过之，初与上皆过而失中之甚也。



离下坎上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通其变，然后可久，故止则乱也。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曳轮，不速进也；濡尾，后其难也。险已济，故虽艰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上六，濡其首，厉。《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坎下离上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终继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狐者，审于济水者也；汔，几也。几济而陷，犹未济也。濡其尾，无攸利，未出险中而力尽不继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既济、未济，反复相承也。险难未济，功业未成，故君子以矜慎之心，辨物之宜，处之以道，如是则险无不济、功无不成。无所复为，则又思未萌之患，而豫防之，是以君子能康义民物而永保安荣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四者，卦体变革之际，故否、睽、未济之《象》皆云志行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五虽未济，以柔居中，又有文明之德，能任贤以济难，故曰君子之光。光辉著明，为物所信，则吉从之矣。上首也，下尾也，初不知极，上不知节，皆入于险，其揆一也。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 卷五

### 系辞上

《系辞》杂记前圣及孔子解《易》之语，上、下，以简帙重大，故分之。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言天地设位，则易已著。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天地万物皆有卑高，故易之六位亦有贵贱。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方，道也，道同则类聚，志异则群分。同则相爱，异则相恶，爱恶相攻而吉凶生。易皆则之。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象有隐见，形有死生，猝变渐化，互相推移，易皆效之。

是故刚柔相摩，

日月寒暑，一往一来。

八卦相荡，

出震成艮，迭相推荡。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日舒月疾，一南一北而寒暑生焉，此皆变化之道。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坤变化，万物自成。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犹主也，万物始生者，乾之所主，终成者，坤之所为也。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一以贯之，故曰易简。乾言易，坤言简。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情无幽险，故易知；事不烦苛，故易从。

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

难知则人不亲，难从则功不成，

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

辅之者众，故可久。日滋月益，故可大。

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凡胜人者皆谓之贤。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不能出乾坤之外。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言圣人上观于天、下观于地、中观万物而作易也。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

右第一章

圣人设卦观象，

圣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欲立有于无，统众于寡，故设卦以观万物之象。

系辞焉而明吉凶。

八卦成列，以尽天下之象，因而重之，变化备矣。犹未得与众共之，故圣人复系以爻象之辞，明言吉凶以告。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爻象所言者，有形之常道，犹未足以穷无形之神理，故复以刚柔相推极变化之数而占事知来。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

得之为吉，失之为凶。失而知悔，凶中之吉也；得而可耻，吉中之凶也。事虽小而皆可忧虞。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天地万物皆有消息盈虚。

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一往一来，迭为宾主。



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天、地、人至极之道。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序，上下终始之序，动谓有所兴为。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右第二章

象者，言乎象者也；

物之本体。

爻者，言乎变者也；

变化云为。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得道则吉，失道则凶。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事之可忧虞者也。

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

阴幽祸恶为小，阳明福善为大。

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右第三章

示人吉凶大趣，使人引而伸之。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与天地准，与天地相似。孔颖达曰：弥纶，弥缝补合、经纶牵引也。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天文地理皆不能离阴阳五行，以其所见揆所不见，则知幽明之理一也。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物有始必有终，人有生必有死。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知周万物无所不知，道济天下无所不利，如此则何有过差。

旁行而不流，

旁行谓触类而长之，不流谓既有典常。

乐天知命，故不忧；

知易则吉凶有命，惟天所授而乐之，夫复何忧。

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介甫曰：安土谓不择地而安之。光谓：仁者求诸己，不求诸人，安土敦仁，则内重而外物轻，乃能自爱。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范围谓则效，围谓周徧。

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知阴阳通变，反复无穷，则无所不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韩曰：神则阴阳不测，易则惟变所适。光谓：神者言其化，《易》者言其书。右第四章

一阴一阳之谓道，

反复变化，无所不通。

继之者善也，

《易》指吉凶以示人，人当从善以去恶，就吉而避凶，乃能继成其道。成之者性也。

人之性分不同，因易而各有成功。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仁者守其常分，知者应变不穷，易道兼而有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物之于易，犹鱼之于水，朝夕起居不离于其中，而莫之能知。故夫知易之君子为少。韩曰：君子体道以为用也。仁、知则滞于所见，百姓则日用而不知，体斯道者不亦鲜矣乎！

显诸仁，

曲成万物。

藏诸用，

韩曰：日用不知。

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振动之而无为。

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广大悉备。

日新之谓盛德，其益无方。

生生之谓易。

形性相续，变化无穷。

成象之谓乾，

见乃谓象，乾知大始。

效法之谓坤。

制而用之谓之法，坤作成物。

极数知来之谓占，

错综其数，遂知来物。

通变之谓事，

物各居其所，则无事。

阴阳不测之谓神。

可测则不为神。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

莫之止。



以言乎迺则静而正，

静谓寂然不动，正谓贞夫一。

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百物不废。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

阳能制阴，阴不能制阳，故阳之动静得以专直。

是以大生焉。

大可以兼广。

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

收敛发生，和而不唱。

是以广生焉。

广不可以兼大。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法易简以成久、大。

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易所以通成知、礼之功。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人各有性，易能成之，存其可存，去其可去，道义之门皆由此途出。

右第五章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

赜者，精微之极致，人莫之见，圣人必有以见之，立形于无形，而为卦。

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物之质性各有宜。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动虽万变，必有可会之地，可通之道。典礼犹法度。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合其法度则吉，违之则凶。赜者至理，幽微无形者也，故圣人立象，所以谓之形容也。会通，交衢也；典礼，法则也。圣人以一类万，以要知繁，故谓之爻。爻者，群动之交也。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有条而不紊。

拟之而后言，

拟之于易。

议之而后动，

议之于易。

拟议以成其变化。

成其龙德。

“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迺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迺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迺，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鹤鸣子和，诚信发于中，无幽而不应。枢机，谓得失至要。言行动天地，而况于人？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

中直求合同之者寡，故先忧。圣贤相值，天下大同，故后喜。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

迹不必同。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二人心同，至坚可断，况于众多。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志同言合，芬芳条畅。

右第六章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必言初六者，见其以柔处下。薄言易有，用可重，可以供神明。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劳谦君子有终吉，虽有功勤，不谦则不能保其终。德言盛、礼言恭，德愈盛、礼愈恭，致恭以存其位，保其富贵。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

仁不能守，是为无位。

高而无民，

众心不附，是为无民。

贤人在下位而无辅，

虽无道而有贤人为辅，犹可以不亡，今在下位，是无辅也。

是以动而有悔也。

守静犹愈。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

忠臣不亲。

臣不密则失身，

陷于罪戮。

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事未动而先露则无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

知盗之情。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

德薄位尊，必不能守。

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

上慢下暴者，慢其上而暴其下也。慢上暴下，皆所以致伐，祸也。

慢藏诲盗，冶容诲淫。



守国不谨，则敌人取之；立身不谨，则祸辱乘之。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先自败，然后人败之。

右第七章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关子明曰：数兆于一，生于二，极于三，此天地人所以立也。地二、天三，合而为五，其一不用者，六来则一去也。既成则无生也，有生于无，终必有始，既有则无去矣，既终则始去矣。五位皆十，衍之极也，故曰大衍。光谓：易有太极，一之谓也，分而为阴阳，阴阳之间必有中和，故夫一衍之则三，而小成，十而大备。小衍之则为六，大衍之则为五。一者数之母也，数者一之子也，母为之主，子为之用，是故小衍去一而为五行，大衍去一而为揲蓍之数。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

奇者，四揲之余；扚者，不用之数。

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左右手之扚皆合于所挂之一。

天数五，

韩曰：五奇也。

地数五，

韩曰：五耦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生成相合为水、火、木、金、土。

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皆积数。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老阳一爻九揲三十六策，少阳七揲二十八策，独举老，取其变。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老阴六揲二十四策，少阴八揲三十二策。

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

自分而为二至归奇于扚。

十有八变而成卦。

三变而成一爻。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万物所能之事皆毕。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右第八章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神之所为，变化不测，惟易能知之。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

系辞以尽言。

以动者尚其变，

君子动静效易变化。

以制器者尚其象，

若舟楫杵臼之类。

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

为行所以异。

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天有三辰五星，地有三正五行。

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达物情。

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几者动之微，虑之于微则事无不济。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右第九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天地自然之数，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开物专示吉凶，成务，成天下之务，冒天下之道，包而有之。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韩曰：圆者运而不穷，方者止而有分。光谓：蓍未形而不测，故曰神；卦已形而变通，故曰知。

六爻之义易以贡。

发挥变化以进于人。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洗心，涤诸邪恶，存养精明；藏密，返于无形。

吉凶与民同患。

豫以告之。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

藏往谓不知其始，所以言往。

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韩曰：服万物而不以威刑。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

神物谓蓍龟。凡卜中然后用之，故曰以前民用。



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韩曰：洗心曰斋，防患曰戒。光谓：德盛则合于神明。

是故阖户谓之坤，

坤主收敛。

辟户谓之乾，

阳，发生也。

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

防象可见而未有形。

形乃谓之器，

形质已定，各有常分。

制而用之谓之法，

各守其分不相为用，故圣人制而用之。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出外入内，无所不用，而百姓不知，故谓之神。

右第十章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易有太极，极者中也、至也、一也。凡物之未分，混而为一者，皆为太极。两仪，仪匹也，分而为二，相为匹敌。四象，阴阳复分老、少而为二，相为匹敌。大业富有万象，太极者何？阴阳混一，化之本原也。两仪者何？阴阳判也。四象者何？老、少分也，七、九、八、六，卦之端也。八卦既形，吉凶全也。万物皆备，大业成也。极，中也；仪，匹也；太极，天也；乾坤，日月也；四象，五官也；八卦，十二辰也；六十四卦，列宿也；众爻，三百六十有六度也。太极，地也；乾坤，山泽也；四象，四方也；八卦，九州也；六十四卦，万国也；众爻，都邑也。太极，岁也；乾坤，寒暑也；四象，四时也；八卦，八节也；六十四卦，十二月也；众爻，三百六旬有六日也。太极，王也；乾坤，方伯也；四象，四岳也；八卦，州牧也；六十四卦，诸侯也；众爻，卿大夫士也。或问：太极有形无形？曰：合之则有，离之则无。何谓也？曰：请以宫喻夫。宫者，土木之为也，举土木则无宫矣。土木者，堂墉栋宇也，举堂墉栋宇则无土木矣。虽然，合而言之，则宫巍然在矣。

太极者，一也，物之合也，数之元也。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算不能胜也，书不能尽也，口不能宣也，心不能穷也。揆而聚之，归诸一，析而散之，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未始有极也。阴阳相违，非太极则不成；刚柔相戾，非中正则不行。故天下之德诚众矣，而萃于刚柔；天下之道诚多矣，而会于中正。刚柔者德之府，中正者道之津，是故有刚而无中正，则暴以亡；有柔而无中正，则邪以消。呜呼！中正之于人也其厚矣哉！刚者抑之，柔者掖之，不虑而成，不思而得，不卜而中，不筮而吉，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非中正而何。《书》曰：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以中正也。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又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之卦六十有四，其爻三百八十有四，得之则吉，失之则凶者，其惟中正乎。刚，夏也；柔，冬也；中，春也；正，秋也。何谓才？曰：聪、明、强、勇。何谓行？曰：孝、友、忠、信。何谓德？曰：中、和、正、直。何谓道？曰：远、大、高、深。行以济才，德以济行，道以济德，是故才而不以行则凶，行而不以德则偏，德而不以道则隘。四者兼足，

谓之圣人。

阴阳不相让，五行不相容，正也；阴阳醇而五行不杂，中也。阳盛则阴微，阴盛则阳微，火进则木退，土兴则水衰，阴阳之治，无少无多，五行之守，无偏无颇，尸之者其太极乎。故太极之德，一而已。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富贵，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备物致用，蕃育万物，以为人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谓法度也；亹亹，勉勉也，使人去凶就吉。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右第十一章

子曰：书不尽言，

言有不可书者。

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意有不可言者。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象能尽言外之意。

设卦以尽情伪，

尽万物之情伪。

系辞焉以尽其言，

尽群言之要。

变而通之以尽利，

若冥豫，成有渝，无咎。

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缊邪？

缊，聚也。阴阳者，易之本体，万物之所聚。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变而通之。

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言更相为用。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

无形之中，自然有此至理，在天为阴阳，在人为仁义。

形而下者谓之器，

有形可考，在天为品物，在地为礼法。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

物久居其所则穷，故必变而通之。在天为气节，在人为明哲。

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易道既成，施之天下，则为圣人之事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右第十二章

## 卷六

### 系辞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万物之象以备。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群爻大备，曲尽无遗。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极其变也。

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

效天下之动，因辞而后明。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不动则无得失。

刚柔者，立本者也。

材性有分。

变通者，趣时者也。

时异事变。

吉凶者，贞胜者也。

正则吉，凶不能动矣，故易道贵之。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

以正道示之。

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于文一止则为正。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

守夫至正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效像天地之正道。

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

以不见为内。

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

日新。

圣人之大宝曰位，非位不能济物。何以守位曰仁，人心归之，乃能保富贵。

何以聚人曰财，

韩曰：财所以资物生。

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三者皆当断之以义。

右第一章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成象之谓乾。

俯则观法于地，

效法之谓坤。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鸟兽之文若的颡黔喙之类，地之宜若刚卤之类。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情虽万端，而聚之不过健、顺、动、入、丽、陷、止、说。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

法久必弊，为民厌倦。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变而民莫之知。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圣人守道不守法，故能通变。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取诸乾坤，取其上下有分。上曰衣，下曰裳，圣人垂衣裳而天下治，乾尊坤卑之象也。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取诸涣，取其木在水上。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取诸豫，豫怠也，柝以警急。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取诸小过，虞仲翔曰：取其上动而下止。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取诸睽，取其先违而后利。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风雨，动物也，风雨动于上，栋宇健于下，大壮之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巽木也、人也，兑说也，棺槨卫死者入于土，而生者之情得以夷怗，大过之象也。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契者，要约也，古之要约未有文字，相与结绳为识而已，其后浸相欺背，乱不可知，故圣人作为书契。书契既明，则是非立决，夬之象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

立象以尽义。

象也者，像也。

拟诸其形容。

象者，材也。

各言其本质。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举措随时。何谓材？材者天赋之分也。何谓动？动者感物之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吉凶悔吝生乎动。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

阳卦奇，一奇二耦，凡五；阴卦耦，一耦二奇，凡四。

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阳一君而二民，以寡御众；阴二君而一民，无常心。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憧憧，心动貌；朋，类也。夫得丧往来，物理之常也，苟能居正以待物，则往来不足为之累。傥以往来动其心，则夫物之感人无穷，将惟尔所思。各以其类而至，所谓物至而人化物也。天下何思何虑，皆正夫一。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

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皆因屈以致信。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圣人虚一以静，存诚素至，故能精义入神，以致其治世之用。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先治其本。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言此圣人之极致。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知化谓修己以安百姓。

右第三章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而见邪！

困于石，不量力而犯强敌；据于蒺藜，不度德而居人上。入于其宫，己所有也；不见其妻，失其配辅。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子曰：小人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小人之情尽如是，小惩而大诫，惩其小恶，使人戒惧，不至于大，履校灭趾，止之于下。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积恶贯盈，不得不诛，或先告以祸败，终不能听，故曰灭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桑之为物，深根而难拔，丛生曰苞。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承辅非才，覆败美实，其形沾渍，丧国亡家。

子曰：知几其神乎，

除恶于未萌，销祸于未形，身安而后国治，百姓莫知其所以然。

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谄上渎下，乱之所由生也。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吉下脱凶字。

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几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见几而作，戒在不正，故曰正吉。万夫之望，众人望之以表。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庶几，庶几近于道。无祇悔，韩曰：祇，大也。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男女，皆一阴一阳，相匹敌也。三人并进，或哲或愚，莫知适从，无以致治，虽志在于益，而不免于损，故圣贤相遇，一人足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

众附身安，乃能兼人。

易其心而后语，

彼不我疑，言则见信。

定其交而后求。

先施恩德，无求不获。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无失。

危以动则民不与也，

身不能自安，他人其谁附之。



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

审其所以适人，知人之所以求我。交者，恩相往来之谓也。己无施于人而欲望人之施，人谁与之哉。

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

忿其贪妄。

《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戒其立心勿以贪得为常。

右第四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易之门，易由此出。乾坤合德而刚柔有体，交错而成众卦，然其刚柔各自为体撰故也。乾阳物，坤阴物，凡万物之阳者皆为乾，阴者皆为坤。乾坤相杂而成六子，六子者非他也，乾坤之杂也。乾坤者，阴阳之祖也。阴阳之精腾为日月，散为水火，鼓为雷风，流为山泽。乾，健也；坤，顺也。动、险、止者，健之枝也；入、丽、说者，顺之体也。夫乾不专于天也，坤不专于地也，凡事物之健者皆乾也，顺者皆坤也，动者皆震也，入者皆巽也，陷者皆坎也，丽者皆离也，止者皆艮也，说者皆兑也。夫八卦者，事之津、物之衢也。所以贯三极而体万物也。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耶。

杂而不越，杂举事物以名其卦，而皆有伦理，不相逾越。衰世之意，世衰则忧患多。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

既兆为往，未至为来。显者微之，幽者阐之，微显阐幽者，微其显、阐其幽也。

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断辞谓彖也，开释义类。当其卦名，辨其爻物，正言其吉凶。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肆谓不可为典要。

右第五章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易更三圣，然后能极深。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有忧患则虑事深。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德之基，履，礼也，进德必由礼。谦，德之柄，执而用之。复，德之本，反求诸身。损，德之修，克己。益，德之裕，日新。困，德之辨，韩曰：困而益明。井，德之地，韩曰：所处不移，象居得其所也。巽，德之制，发号施令以为制度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履，和而至，礼之用和为贵，至者，言事伦之极致。复，小而辨于物，韩曰：微而

辨之，不远复也。损，先难而后易，韩曰：刻损以修身，故先难，无患故后易。困，穷而通，困而不失其所，亨。井，居其所而迁，韩曰：井居不移，而能迁其施。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损以远害，损己则人，莫之害。益以兴利，兴利以益人。困以寡怨，牛悔叔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寡怨者，不怨天、不尤人。井以辨义，识义所在，处之不移。

#### 右第六章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

道不可须臾离。

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

凡易之六位，刚柔迭居。二有君上用谦德之象，五有臣子居盛位之象。五不必专于为君，故有箕子之明夷；二不必专于为臣，故有王用享于帝。

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

典常要约，自内适外为出，自外适内为入。易出入六爻，以为人内外之法度。

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

故谓事之所以然。无有师保，自得楷法，如临父母，言可严畏。

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

易以穷物之终始为本质。

六爻相杂，惟其时物也。

时异事殊，吉凶不同。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杂物撰德，错综时物，数其德行，中爻谓二至五。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彖统卦德。

#### 右第七章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

同功，韩曰：同阴功也。多惧，韩曰：逼近君，故多惧。

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柔之为道，或以近而多惧，或以远而不利，其要在于随时适宜，不犯于咎，以中为用而已。

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三才各有阴阳。

道有变动故曰爻，

爻以效三才之变动。

爻有等故曰物，

上下刚柔各有贵贱，等级不同，以象万物。



物相杂故曰文，

刚柔相杂然后成文。

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或承或乘，有爱有恶。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其辞危，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易者使倾。韩曰：易，慢易也，其要无咎。福莫长于无祸。

右第八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乾健、坤顺，各守一德，以生万物，故曰易简。然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万物之情伪不能逃，故知险阻也。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王辅嗣《略例》曰：能研诸虑。则“侯之”衍字也。人以《易》能言吉凶之所在，故悦之，知得失之有报，故审而行之。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象事知器，以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来，以卜筮者尚其占。韩曰：夫变化云为者，行其吉事，则获嘉祥之应；观其象事，则知制器之方；玩其占事，则睹方来之验也。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

天地能示人法象而不能教也，能生成万物而不能治也。圣人教而治之，以成天地之能。

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韩曰：鬼谋，寄卜筮以考吉凶也。光谓：圣人谋之于人，谋之于鬼，以考失得，故举无不当，能如是者，则百姓与之。

八卦以象告，

示以吉凶之象。

爻象以情言，

言其失得之情。

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各居其所而不相交，则无吉凶。

变动以利言，

韩曰：变而通之，以尽利。

吉凶以情迁。

恃吉而骄怠，则凶；畏凶而戒慎，则吉。故曰以情迁。

是故爱恶相考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攻犹取也。

将叛者其辞慚，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辞慚者不能隐其实，辞枝者一左一右，辞寡者敏于行，辞多者急求人知，辞游者必苟巧饰，辞屈者内无主。

## 说卦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三才者，天阳也，地阴也，人者阴阳之中也。以物言之，则阳也、阴也、太极也；以事言之，则始也、壮也、究也；以位言之，则下也、中也、上也。三才之中，复有阴阳焉，故因而重之，以为六爻，而天下之能事毕矣。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的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的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鼻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腴，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坎，阳也，而为月；离，阴也，而为日，何也？日者，至阳之精也；月者，至阴之精也。坎，北方也，阴之极也，阴极则阳生其中矣；离，南方也，阳之极也，阳极则阴生其中矣。故坎离者，阴阳之交际，变化之本原也。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 序 卦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 杂卦传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随无故也，蛊则饰也。剥烂也，复反也。晋



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遯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案：序卦说、杂卦说，并原本缺。

【唐】李鼎祚 著

高元梓 闫晓静 点校

# 作者简介

李鼎祚，唐资州（今四川资中）人，生卒年不详。在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担任过左拾遗、秘书省著作郎、殿中侍御史之类的官职。两“唐书”中都没有李鼎祚的传记，其生平事迹我们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周易集解》一书的传世，李鼎祚很可能只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普通读书人。

自王弼之后，义理派成为易学的主流，汉代的象数派易学逐渐衰落。李鼎祚《周易集解》一书却是以象数派的学说为主，共引用了孟喜、焦贛、京房、马融、荀爽、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等三十余家的学说，以汉代学者居多，这些学者的著作大多早已失传，其学说唯赖《周易集解》一书得以保存，因此，《周易集解》是我们研究汉易的最重要典籍，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此外，《周易集解》还是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唐代两部易学著述之一，这也使其在易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 目 录

原序		豫	102	大壮	133	艮	169
序		卷 五		晋	135	卷十一	
卷 一		随	104	明夷	136	渐	170
乾	61	蛊	106	卷 八		归妹	172
卷 二		临	107	家人	138	丰	174
坤	70	观	109	睽	140	旅	177
屯	76	噬嗑	111	蹇	142	巽	178
蒙	78	贲	112	解	143	兑	180
需	80	剥	114	损	145	卷十二	
卷 三		卷 六		益	147	涣	182
讼	82	复	116	卷 九		节	183
师	84	无妄	118	夬	150	中孚	185
比	87	大畜	119	姤	152	小过	186
小畜	89	颐	121	萃	154	既济	188
履	91	大过	123	升	156	未济	190
卷 四		习坎	125	困	158	卷十三	
泰	92	离	127	卷 十		卷十四	
否	95	卷 七		井	160	卷十五	
同人	97	咸	128	革	162	卷十六	
大有	98	恒	130	鼎	165	卷十七	
谦	100	遯	132	震	167		



## 原 序

序曰：元气氤氲，三才成象，神功浹洽，八索成形。在天则日月运行，润之以风雨；在地则山泽通气，鼓之以雷霆。至若近取诸身，四支百体合其度；远取诸物，森罗万象备其工。阴阳不测之谓神，一阴一阳之谓道，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仁者见之以为仁，知者见之以为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矣。斯乃显诸仁而藏诸用，神无方而易无体，巍巍荡荡难可名焉。逮乎天尊地卑，君臣位列；五运相继，父子道彰。震、巽索而男、女分；咸、恒设而夫妇睦。人伦之义既阐，家国之教郁兴。故《系辞》云：古者庖牺氏王天下也，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宜之。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盖取诸随。古者穴居而野处，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盖取诸大壮。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结绳为政，后代易之书契，百官以理，万人以察，盖取诸夬。故圣人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触类而长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能事毕矣。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有师保，如临父母，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者也。至于损以远害，说以先之，定其交而后求，安其身而后动，履和而至，谦尊而光，能说诸心，能研诸虑，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乎蓍龟。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将有为也，问之以言，其受命也，应之如响，无有远迩幽深，遂知来物，故能穷理尽性，利用安身，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自然虚室生白，吉祥至止，坐忘遗照，精义入神。口僻焉不能言，心困焉不能知，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斯之谓矣。

原夫权舆三教，铃键九流，实开国、承家、修身之正术也。自卜商人室亲授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竞有穿凿，犹未测渊深，唯王、郑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则折杨黄华嗑然而笑，方以类聚其在兹乎。

臣少慕玄风，游心坟籍，历观炎汉迄今巨唐，采群贤之遗言，议三圣之幽赜，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各列名义，共契玄宗。先儒有所未详，然后辄加添削，每至章句金例发挥，俾童蒙之流一览而悟，达观之士得意忘言。当仁既不让于师，论道岂惭于前哲。至如卦爻象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错综根萌，音义两存，详之明矣。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仍附经末，式广未闻。凡成一十八卷，以贻同好，冀将来君子无所疑焉。

## 序

予观《唐艺文志》称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据鼎祚自序云十卷，而首尾俱全，初无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据而云十七卷也？《崇文总目》及《邯郸图书志》亦称七篇逸，盖承唐史之误耳。

鼎祚解经，多避唐讳，又取《序卦》冠于各卦之首，所引有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瓛、何妥、崔憬、沈麟士、卢氏、崔颢、伏曼容、孔颖达，凡三十二家，又引《九家易》、《乾凿度》诸说，义有未详，鼎祚乃加增削。

予尝综其义例，盖宗郑学者也。自商瞿之后，注易者百家，而郑氏玄、王氏弼为最显。郑之学主象数，王之学主名理，汉晋以来，二氏学并立，至刘宋初，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时陆澄、王济辈皆以为不可，自是河汾诸儒多主于郑，江左及青、齐多主于王。唐兴，孔颖达受诏撰定《五经正义》，于《易》独取王传，而郑学遂废。先代专门之业，亦复不传，可胜叹哉！

夫《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世之言理义之学者以其辞耳，象变与占其可阙乎？昔吴季札之鲁观乐，见《易》象，喜曰：周礼尽在鲁矣！是故象者《易》之原也，象成而后有辞，辞著而后有变，变见而后有占。若乃颀尚文辞，不复推原《大传》天人之道，岐而为二，可乎？康成去古未远，其所纂述，必有所本，鼎祚恐其失坠，以广其说，均之为有裨于《易》者也。

是编刻自宋季，人间希有存者。顷岁，予得之李中麓氏，复用校梓以传，欲使圣人之道，不致偏滞，而自汉迄唐三十家之言，亦不至埃灭弗闻也。

鼎祚，资州人，仕唐为秘阁学士，以经学称于时。及阅唐列传与蜀志，俱不见其人，岂遗之耶，抑别有所载耶！因附论著于此以俟博雅者考焉。

嘉靖丁巳冬十二月望日后学汴上睦樗序



## 卷一



##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贞。

案：《说卦》“乾，健也”，言天之体以健为用，运行不息，应化无穷，故圣人则之，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故名乾，不名天也。《子夏传》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乾禀纯阳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开通和谐，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元亨利贞矣。

初九，潜龙勿用。

崔憬曰：九者，老阳之数，动之所占，故阳称焉。潜，隐也，龙下隐地，潜德不彰，是以君子韬光待时，未成其行，故曰勿用。

《子夏传》曰：龙所以象阳也。

马融曰：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初九建子之月，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潜伏，故曰潜龙也。

沈麟士曰：称龙者，假象也，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龙之为物，能飞能潜，故借龙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潜伏，故言勿用。

干宝曰：位始故称初，阳重故称九。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复来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阳处三泉之下，圣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虽有圣明之德，未被时用，故曰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王弼曰：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郑玄曰：二于三才为地道，地上即田，故称田也。

干宝曰：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临来也。二为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阳气将施，圣人将显，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郑玄曰：三于三才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

虞翻曰：谓阳息至三已变成离，离为日，坤为夕。

荀爽曰：日以喻君，谓三居下体之终，而为之君，承乾行乾，故曰乾乾。夕惕以喻臣，谓三臣于五，则疾修柔顺，危去阳行，故曰无咎。

干宝曰：爻以气表，繇以龙兴，嫌其不关人事，故著君子焉。阳在九三，正月之时，自泰来也，阳气始出地上而接动物人为灵，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于此爻焉。故君子以之忧深思远，朝夕匪懈，仰忧嘉会之不序，俯惧义和之不逮，反复天道，谋始反终，故曰终日乾乾，此盖文王反国大厘其政之日也。凡无咎者，忧中之喜，善补过者也，文恨早耀文明之德，以蒙大难，增修柔顺以怀多福，故曰无咎矣。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崔憬曰：言君子进德修业欲及于时，犹龙自试跃天，疑而处渊，上下进退非邪离群，故无咎。

干宝曰：阳气在四，二月之时，自大壮来也。四，虚中也，跃者，暂起之言，既不安于地，而未能飞于天也。四以初为应，渊谓初九。甲子，龙之所由升也。或之者，疑之也。此武王举兵孟津观衅而退之爻也，守柔顺则逆天人之应，通权道则违经常之教，故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故其辞疑矣。

###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郑玄曰：五于三才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龙在焉，飞之象也。

虞翻曰：谓四已变则五体离，离为飞，五在天，故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也。谓若庖牺观象于天，造作八卦，备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飞龙在天，天下之所利见也。

干宝曰：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夬来也。五在天位，故曰飞龙，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圣功既就，万物既睹，故曰利见大人矣。

### 上九，亢龙有悔。

王肃曰：穷高曰亢，知进忘退故悔也。

干宝曰：阳在上九，四月之时也。亢，过也，乾体既备，上位既终，天之鼓物，寒暑相报。圣人治世，威德相济，武功既成，义在止戈，盈而不反，必陷于悔。

案：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汤有惭德，斯类是也。

###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刘瓛曰：总六爻纯九之义，故曰用九也。

王弼曰：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矣。

### 《彖》曰：

刘瓛曰：《彖》者，断也，断一卦之才也。

### 大哉乾元，

《九家易》曰：阳称大，六爻纯阳，故曰大。乾者纯阳，众卦所生，天之象也。观乾之始，以知天德，惟天为大，惟乾则之，故曰大哉。元者，气之始也。

### 万物资始，

荀爽曰：谓分为六十四卦、万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于乾也。策取始于乾，犹万物之生稟于天。

### 乃统天。

《九家易》曰：乾之为德，乃统继天道，与天合化也。

###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虞翻曰：已成既济，上坎为云，下坎为雨，故云行雨施。乾以云雨流坤之形，万物化成，故曰品物流形也。

### 大明终始，

荀爽曰：乾起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故曰大明终始也。

### 六位时成，

荀爽曰：六爻随时而成乾。

### 时乘六龙以御天。

侯果曰：大明，日也；六位，天地四时也，六爻效彼而作也。大明以昼夜为终始，六位以相揭为时成，言乾乘六气而陶冶变化，运四时而统御天也，故曰时乘六龙以御天。





也。故《乾凿度》曰：日月终始万物，是其义也。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刘瓛曰：阳气为万物之所始，故曰首出庶物；立君而天下皆宁，故曰万国咸宁也。

《象》曰：

案：象者，像也，取其法象卦爻之德。

天行健，

何妥曰：天体不健，能行之德健也，犹如地体不顺，承弱之势顺也。所以乾卦独变名为健者。

宋衷曰：昼夜不懈，以健详其名，余卦当名，不假于详矣。

君子以自强不息。

虞翻曰：君子谓三，乾健故强。天一日一夜过周一度，故自强不息。老子曰：自胜者强。

干宝曰：言君子通之于贤也，凡勉强以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几，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荀爽曰：气微位卑，虽有阳德，潜藏在下，故曰勿用也。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荀爽曰：见者，见居其位。田谓坤也。二当升坤五，故曰见龙在田。大人谓天子，见据尊位，临长群阴，德施于下，故曰德施普也。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虞翻曰：至三体复故，反复道，谓否泰反其类也。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荀爽曰：乾者君卦，四者阴位，故上跃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阳之正。地下称渊也，阳道乐进，故曰进无咎也。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荀爽曰：飞者喻无所拘，天者首事造制，大人造法，见居天位，圣人作而万物睹，是其义也。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九家易》曰：阳当居五，今乃居上，故曰盈也。亢极失位，当下之坤三，故曰盈不可久，若太上皇者也，下之坤三屈为诸侯，故曰悔者也。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宋衷曰：用九、六，位皆九，故曰见群龙。纯阳则天德也，万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为首。先之者凶，随之者吉，故曰无首吉。

《文言》曰：

刘瓛曰：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

姚信曰：乾坤为门户，文说乾坤六十二卦，皆放焉。

元者，善之长也。

《九家易》曰：乾者，君卦也。六爻皆当为君，始而大通，君德会合，故元为善之长也。

亨者，嘉之会也。

《九家易》曰：通者，谓阳合而为乾，众善相继，故曰嘉之会也。

**利者，义之和也。**

荀爽曰：阴阳相和，各得其宜，然后利矣。

**贞者，事之干也。**

荀爽曰：阴阳正而位当，则可以干举万事。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

何妥曰：此明圣人则天合五常也。仁为木，木主春，故配元，为四德之首。君子体仁，故有长人之义也。

**嘉会足以合礼，**

何妥曰：礼是交接会通之道，故以配通。五礼有吉、凶、宾、军、嘉，故以嘉合于礼也。

**利物足以和义，**

何妥曰：利者，裁成也，君子体此，利以利物，足以合于五常之义。

**贞固足以干事。**

何妥曰：贞，信也，君子坚贞，正可以委任于事，故《论语》曰“敬事而信”。故干事而配信也。

案：此释非也。夫在天成象者，乾元亨利贞也，言天运四时以生成万物；在地成形者，仁义礼智信也，言君法五常以教化于人。元为善长，故能体仁，仁主春生，东方木也；通为嘉会，足以合礼，礼主夏养，南方火也；利为物宜，足以和义，义主秋成，西方金也；贞为事干，以配于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故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则智之明证矣。不言信者，信主土而统属于君，故中孚云信及豚鱼，是其义也。若首出庶物而四时不忒者，乾之象也；厚德载物而五行相生者，土之功也。土居中宫，分王四季，亦由人君无为皇极而奄有天下，水、火、金、木非土不载，仁、义、礼、智非君不弘，信既统属于君，故先言乾而后不言信，明矣。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干宝曰：夫纯阳，天之精气；四行，君子懿德。是故乾冠卦首，辞表篇目，明道义之门在于此矣。犹春秋之备五始也，故夫子留意焉。然则体仁正己所以化物，观运知时所以顺天，气用随宜所以利民，守正一业所以定俗也。逾乱则败礼，其教淫；逆则拂时，其功否；错则妨用，其事废；忘则失正，其官败。四德者，文王所由兴；四愆者，商纣所由亡。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

何妥曰：夫子假设疑问也，后五爻皆放此也。

**子曰：龙德而隐者也。**

何妥曰：此直答言圣人有隐显之龙德，今居初九穷下之地，隐而不见，故云勿用矣。

**不易乎世，**

崔憬曰：言据当潜之时，不易乎世而行者，龙之德也。

**不成乎名，**

郑玄曰：当隐之时，以从世俗，不自殊异，无所成名也。

**遯世无闷，**

崔憬曰：道虽不行，达理无闷也。

**不见是而无闷。**

崔憬曰：世人虽不己是而己知不违道，故无闷。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

虞翻曰：阴出初，震为乐、为行，故乐则行之。坤死称忧，隐在坤中，遯世无闷，故忧则违之也。

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虞翻曰：确，刚貌也。乾刚潜初，坤乱于上，君子弗用，隐在下位，确乎难拔，潜龙之志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

虞翻曰：中，下之中，二非阳位，故明言能正中也。

庸言之信，

荀爽曰：处和应坤，故曰信。

庸行之谨。

《九家易》曰：以阳居阴位，故曰谨也。庸，常也，谓言常以信，行常以谨矣。

闲邪存其诚，

宋衷曰：闲，防也，防其邪而存诚焉。二在非其位，故以闲邪言之，能处中和，故以存诚言之。

善世而不伐，

《九家易》曰：阳升居五，处中居上，始以美德利天下，不言所利，即是不伐。故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此之谓也。

德博而化。

荀爽曰：处五据坤，故德博；群阴顺从，故物化也。

《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虞翻曰：阳始触阴，当升五为君，时舍于二，宜利天下，直方而大，德无不利，明言君德。地数始二，故称《易》曰。

九三曰：居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

虞翻曰：乾为德，坤为业，以乾通坤，谓为进德修业。

宋衷曰：业，事也。三为三公，君子处公位，所以进德修业也。

忠信所以进德也，

翟玄曰：忠于五，所以修德也。

崔憬曰：推忠于人，以信待物，故其德日新也。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荀爽曰：修辞谓终日乾乾，立诚谓夕惕若厉，居业谓居三也。

翟玄曰：居三修其教令，立其诚信，民敬而从之。

知至至之，可与几也。

翟玄曰：知五可至而至之，故可与行几微之事也。

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

姚信曰：知终者可以知始终，终谓三也。义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

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文王进德修业，所以貽厥武王，至于九五。至于九五，可与进修意合，故言知至至之，可与言微也。知天下归周，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终于臣道。终于臣道，可与进修意合，故言知终终之，可与存义。

是故居上位而不骄，

虞翻曰：天道三才，一乾而以至三乾成，故为上；夕惕若厉，故不骄也。

**在下位而不忧，**

虞翻曰：下位谓初。隐于初，忧则违之，故不忧。

**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王弼曰：惕，怵惕也。处事之极，失时则废，懈怠则旷，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

荀爽曰：乾者君卦，四者臣位也，故欲进跃居五下者，当下居坤初，德阳正位，故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

**进退无恒，非离群也。**

荀爽曰：进谓居五，退谓居三，故进退无恒，非离群也。

**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崔憬曰：至公欲及时济人，故无咎也。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

虞翻曰：谓震巽也。庖牺观变而放八卦，雷风相薄，故相应也。

张璠曰：天者，阳也；君者，阳也。雷风者，天之声；号令者，君之声。明君与天地相应，合德同化，动静不违也。

**同气相求。**

虞翻曰：谓艮兑，山泽通气，故相求也。

崔憬曰：方诸与月同有阴气，相感则水生；阳燧与日同有阳气，相感则火出也。

**水流湿，**

荀爽曰：阳动之坤而为坎，坤者纯阴，故曰湿也。

**火就燥；**

荀爽曰：阴动之乾而成离，乾者纯阳，故曰燥也。

虞翻曰：离上而坎下，水火不相射。

崔憬曰：决水先流湿，[阙]火先就燥。

**云从龙，**

荀爽曰：龙喻王者，谓乾二之坤五为坎也。

虞翻曰：乾为龙，云生天，故从龙也。

**风从虎。**

荀爽曰：虎喻国君，谓坤五之乾二为巽，而从三也。三者下体之君，故以喻国君。

虞翻曰：坤为虎，风生地，故从虎也。

**圣人作而万物睹。**

虞翻曰：睹，见也。圣人则庖牺，合德乾五，造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五动成离，日出照物皆相见，故曰圣人作而万物睹也。

陆绩曰：阳气至五，万物茂盛，故譬以圣人在天子之位，功成制作，万物咸见之矣。

**本乎天者亲上，**

荀爽曰：谓乾九二。本出于乾，故曰本乎天；而居坤五，故曰亲上。

**本乎地者亲下，**

荀爽曰：谓坤六五。本出于坤，故曰本乎地；降居乾二，故曰亲下也。

崔憬曰：谓动物亲于天之动，植物亲于地之静。



则各从其类也。

虞翻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触类而长，故各从其类。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

苟爽曰：在上故贵，失位故无位。

高而无民，

何妥曰：既不处九五帝王之位，故无民也。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非王位，则民不隶属也。

贤人在下位，

苟爽曰：谓上应三。三阳德正，故曰贤人，别体在下，故曰在下位。

而无辅，

苟爽曰：两阳无应，故无辅。

是以动而有悔也。

苟爽曰：升极当降，故有悔。

潜龙勿用，下也。

何妥曰：此第二章，以人事明之。当帝舜耕渔之日，卑贱处下，未为时用，故云下。

见龙在田，时舍也。

何妥曰：此夫子洙泗之日，开张业艺，教授门徒，自非通舍，孰能如此。

虞翻曰：二非王位，时暂舍也。

终日乾乾，行事也。

何妥曰：此当文王为西伯之时，处人臣之极，必须事上接下，故言行事也。

或跃在渊，自试也。

何妥曰：欲进其道，犹复疑惑。此当武王观兵之日，欲以试观物情也。

飞龙在天，上治也。

何妥曰：此当尧舜冕旒之日，以圣德而居高位，在上而治民也。

亢龙有悔，穷之灾也。

案：此当桀纣失位之时。亢极骄盈，故致悔恨、穷毙之灾祸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案：此当三皇五帝礼让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

王弼曰：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九，阳也；阳，刚直之物也。夫能全用刚直，放远善柔，非天下之至治，未之能也。故乾元用九，则天下治也。夫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龙之为德不为妄也，潜而勿用何乎？必穷处于下也。见而在田，必以时之通舍也。以爻为人，以位为时，人不妄动，则时皆可知也。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何妥曰：此第三章，以天道明之。当十一月，阳气虽动，犹在地中，故曰潜龙也。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案：阳气上达于地，故曰见龙在田。百草萌芽孚甲，故曰文明。

孔颖达曰：先儒以为九二当太簇之月，阳气见地，则九三为建辰之月，九四为建午之月，九五为建申之月，上九为建戌之月。群阴既盛，上九不得言与时偕极。先儒此说于理稍乖。此乾之阳气渐生，似圣人渐进，宜据十一月之后，建巳之月已来，此九二爻

当建丑、建寅之间，于时地之萌芽物有生者，即是阳气发见之义也。但阴阳二气共成岁功，故阴兴之时，仍有阳在，阳生之月，尚有阴气，所以六律、六吕，阴阳相关，取象论义，与此不殊也。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何妥曰：此当三月，阳气浸长，万物将盛，与天之运，俱行不息也。

**或跃在渊，乾道乃革。**

何妥曰：此当五月，微阴初起，阳将改变，故云乃革也。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

何妥曰：此当七月，万物盛长，天功大成，故云天德也。

**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何妥曰：此当九月，阳气大衰，向将极尽，故云偕极也。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何妥曰：阳消天气之常，天象法则，自然可见。

案：王弼曰：此一章全说天气以明之也。九，刚直之物，唯乾体能用之。用纯刚以观天，天则可见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虞翻曰：乾始开通，以阳通阴，故始通。

**利贞者，性情也。**

干宝曰：以施化利万物之性，以纯一正万物之情。

王弼曰：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虞翻曰：美利谓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故利天下也。

**不言所利，大矣哉！**

虞翻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故利者大也。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

崔觐曰：不杂曰纯，不变曰粹。言乾是纯粹之精，故有刚健中正之四德也。

**六爻发挥，旁通信也。**

陆绩曰：乾六爻发挥变动，旁通于坤，坤来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信也。

**时乘六龙，**

《九家易》曰：谓时之元气，以王而行，履涉众爻，是乘六龙也。

**以御天也。**

荀爽曰：御者，行也，阳升阴降，天道行也。

**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荀爽曰：乾升于坤曰云行，坤降于乾曰雨施。乾坤二卦成两既济，阴阳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

**君子以成德为行，**

干宝曰：君子之行，动静可观，进退可度，动以成德，无所苟行也。

**日可见之行也。**

虞翻曰：谓初。乾称君子，阳出成为上德，云行雨施则成离，日新之谓上德，故曰



可见之行。

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荀爽曰：隐而未见，谓居初也；行而未成，谓行之坤四。阳居阴位，未成为君，乾者君卦也，不成为君，故不用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

虞翻曰：谓二阳在二，兑为口，震为言、为讲论，坤为文，故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兑象君子，以朋友讲习。

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虞翻曰：震为宽仁、为行，谓居宽行，德博而化也。

《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虞翻曰：重言君德者，大人善世不伐，信有君德，后天而奉天时，故详言之。

九三重刚而不中，

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刚；位非二、五，故不中也。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何妥曰：上不及五，故云不在天；下已过二，故云不在田。处此之时，实为危厄也。

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何妥曰：处危惧之地，而能乾乾怀厉，至夕犹惕，乃得无咎矣。

九四重刚而不中，

案：三居下卦之上，四处上卦之下，俱非得中，故曰重刚而不中也。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

侯果曰：案《下系》易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兼三才而两之，谓两爻为一才也。初兼二，地也；三兼四，人也；五兼六，天也。四是兼才，非正，故言不在人也。

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虞翻曰：非其位，故疑之也。

夫大人者，

《乾凿度》曰：圣明德备曰大人也。

与天地合其德，

荀爽曰：与天合德，谓居五也；与地合德，谓居二也。

案：谓抚育无私，同天地之覆载也。

与日月合其明，

荀爽曰：谓坤五之乾二成离，离为日；乾二之坤五为坎，坎为月。

案：维恩远被，若日月之照临也。

与四时合其序，

翟玄曰：乾坤有消息，从四时来也。

又案：赏罚严明，顺四时之序也。

与鬼神合其吉凶。

虞翻曰：谓乾坤合吉，坤鬼合凶，以乾之坤，故与鬼神合其吉凶。

案：祸淫福善，叶鬼神之吉凶矣。

先天而天弗违，

虞翻曰：乾为天、为先，大人在乾五，乾五之坤五，天象在先，故先天而天弗违。



崔憬曰：行人事合天心也。

后天而奉天时。

虞翻曰：奉，承、行。乾三之坤初成震，震为后也。震春、兑秋、坎冬、离夏，四时象具，故后天而奉天时，谓承天时行顺也。

崔憬曰：奉天时布行圣政也。

天且弗违，况于人乎！

荀爽曰：人谓三。

况于鬼神乎！

荀爽曰：神谓天，鬼谓地也。

案：大人惟德动，天无远弗届，鬼神飨德，夷狄来宾，人神叶从，犹风偃草，岂有违忤哉！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

荀爽曰：阳位在五，今乃居上，故曰知进而不知退也。

知存而不知亡，

荀爽曰：在上当阴，今反为阳，故曰知存而不知亡也。

知得而不知丧。

荀爽曰：得谓阳，丧谓阴。

又案：此论人君骄盈过亢，必有丧亡，若殷纣招牧野之灾，太康遭洛水之怨，即其类矣。

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荀爽曰：进谓居五，退谓居二；存谓五为阳位，亡谓上为阴位也。再称圣人者，上圣人谓五，下圣人谓二也。

案：此则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大宝圣君若能用九天德者，垂拱无为，当徇万物，生而不有，功成不居，百姓日用而不知，岂荷生成之德者也，此则三皇五帝，乃圣乃神，保合太和，而天下自治矣。今夫子《文言》再称圣人者，叹美用九之君，能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大明终始，万国咸宁，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斯即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是其义也。

崔憬曰：谓失其正者，若燕咍让位于子之之类是也。

案：三王五伯，揖让风颓，专恃干戈，递相征伐，失正忘退，其徒实繁，略举宏纲，断可知矣。

## 卷 二

三三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干宝曰：阴气之始，妇德之常，故称元；与乾合德，故称亨。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繇，坤以马象也。坤，阴类，故称利牝马之贞矣。

虞翻曰：谓阴极阳生，乾流坤形，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终于坤亥，出乾初子，品物咸亨，故元亨也。坤为牝，震为马，初动得正，故利牝马之贞矣。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

卢氏曰：坤，臣道也、妻道也，后而不先，先则迷失道矣，故曰先迷。阴以阳为主，当后而顺之则利，故曰后得主，利。

《九家易》曰：坤为牝、为迷。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崔憬曰：妻道也。西方坤、兑，南方巽、离，二方皆阴，与坤同类，故曰西南得朋。东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阳，与坤非类，故曰东北丧朋。以喻在室得朋，犹迷于失道，出嫁丧朋，乃顺而得常，安于承天之正，故言安贞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

《九家易》曰：谓乾气至坤，万物资受而以生也。坤者纯阴，配乾生物，亦善之始，地之象也，故又叹言至美。

万物资生，

《九家易》曰：谓万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于乾，由坤而生也。策生于坤，犹万物成形出乎地也。

乃顺承天。

刘瓛曰：万物资生于地，故地承天而生也。

坤厚载物，

蜀才曰：坤以广厚之德，载含万物无有穷竟也。

德合无疆。

蜀才曰：天有无疆之德，而坤合之，故云德合无疆也。

含弘光大，

荀爽曰：乾二居坤五为含，坤五居乾二为弘，坤初居乾四为光，乾四居坤初为大也。

品物咸亨。

荀爽曰：天地交，万物生，故咸亨。

崔憬曰：含育万物为弘，光华万物为大。动植各遂其性，故言品物咸亨也。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

侯果曰：地之所以含弘物者，以其顺而承天也；马之所以行地远者，以其柔而伏人也。而又牝马，顺之至也。诚臣子当至顺，故作《易》者取象焉。

柔顺利贞，君子攸行。

《九家易》曰：谓坤爻本在柔顺阴位，则利正之，乾则阳爻来据之，故曰君子攸行。

先迷失道，后顺得常。

何妥曰：阴道恶先，故先致迷失，后顺于主，则保其常庆也。

西南得朋，乃与类行。

虞翻曰：谓阳得其类。月朔至望，从震至乾。与时偕行，故乃与类行。

东北丧朋，乃终有庆。

虞翻曰：阳丧灭坤，坤终复生，谓月三日，震象出庚，故乃终有庆，此指说易道阴阳消息之大要也。谓阳月三日，变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兑见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谓二阳为用，故兑君子，以朋友讲习。《文言》曰：敬义立而德不孤。《彖》曰：乃与类行。二十九日，消乙入坤，灭藏于癸，乙东癸北，故东北丧朋，谓之以坤灭乾，坤为丧故也。

马君云：孟秋之月，阴气始著，而坤之位，同类相得，故西南得朋。孟春之月，阳气始著，阴始从阳，失其党类，故东北丧朋，失之甚矣。而荀君以为阴起于午，至申三阴得坤一体，故曰西南得朋。阳起于子，至寅三阳丧坤一体，故东北丧朋。就如荀说，从午至申，经当言南西得朋；子至寅，当言北东丧朋。以乾变坤而言丧朋，经以乾卦为丧耶！此何异于马也！

**安贞之吉，**

虞翻曰：坤道至静，故安；复初得正，故贞吉。

**应地无疆。**

虞翻曰：震为应阳，正于初，以承坤阴，地道应，故应地无疆。

**《象》曰：地势坤，**

王弼曰：地形不顺矣。

宋衷曰：地有上下九等之差，故以形势言其性也。

**君子以厚德载物。**

虞翻曰：势，力也。君子谓乾，阳为德，动在坤下，君子之德车，故厚德载物。老子曰“胜人者有力”也。

**初六，履霜，坚冰至。**

干宝曰：重阴故称六，刚柔相推故生变，占变故有爻。《系》曰：爻者，言乎变者也。故易《系辞》皆称九、六也。阳数奇，阴数偶，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阴气在初，五月之时，自姤来也，阴气始动乎三泉之下，言阴气动矣，则必至于履霜，履霜则必至于坚冰，言有渐也。藏器于身，贵其俟时，故阳在潜龙，戒以勿用；防祸之原，欲其先几，故阴在三泉而显以履霜也。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九家易》曰：霜者，乾之命也；坚冰者，阴功成也。谓坤初六之乾四，履乾命令而成坚冰也，此（封）[卦]本乾，阴始消阳，起于此爻，故履霜也。驯犹顺也，言阳顺阴之性，成坚冰矣。初六始姤，姤为五月，盛夏而言坚冰，五月阴气始生地中，言始于微霜，终至坚冰，以明渐顺至也。

**六二，直方大，**

荀爽曰：大者，阳也。二应五，五下动之则应，阳出直，布阳于四方。

**不习无不利。**

荀爽曰：物唱乃和，不敢先有所习，阳之所唱，从而和之，无不利也。

干宝曰：阴气在二，六月之时，自遯来也。阴出地上，佐阳成物，臣道也、妻道也。臣之事君、妻之事夫，义成者也。臣贵其直，义尚其方，地体其大，故曰直方大。士该九德，然后可以从王事；女躬四教，然后可以配君子。道成于我，而用之于彼。不方以仕学为政，不方以嫁学为妇，故曰不习无不利也。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

《九家易》曰：谓阳下动，应之则直，而行布阳气，动于四方也。

**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干宝曰：女德光于夫，士德光于国也。

**六三，含章，可贞。**

虞翻曰：贞，正也，以阴包阳，故含章。三失位，发得正，故可贞也。



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虞翻曰：谓三已发成泰。乾为主，坤为事，震为从，故或从王事。地道无成而有终，故无成有终。

干宝曰：阴气在三，七月之时，自否来也。阳降在四，三公位也，阴升在三，三公事也，上失其权，位在诸侯。坤体既具，阴党成群，君弱臣强，戒在二国。唯文德之臣，然后可以遭之运而不失其柔顺之正。坤为文，坤象既成，故曰含章可贞。此盖平、襄之王垂拱以赖晋郑之辅也。苟利社稷，专之则可，故曰或从王事。迁都诛亲，疑于专命，故亦或之，失后、顺之节，故曰无成。终于济国安民，故曰有终。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

崔憬曰：阳命则发，非时则含也。

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干宝曰：位弥高，德弥广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虞翻曰：括，结也，谓泰反成否。坤为囊，艮为手，巽为绳，故括囊。在外多咎也，得位承五，系于包桑，故无咎。阴在二，多誉而远，在四，故无誉。

干宝曰：阴气在四，八月之时，自观来也。天地将闭，贤人必隐，怀智苟容，以观时衅，此盖宁戚、蓬瑗与时卷舒之爻也。不艰其身则无咎，功业不建故无誉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卢氏曰：慎言则无咎也。

六五，黄裳，元吉。

干宝曰：阴气在五，九月之时，自剥来也。剥者，反常道也。黄，中之色；裳，下之饰；元，善之长也。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阴登于五，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总己，专断万几，虽情体信顺而貌近僭疑，周公其犹病诸。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然后可以取信于神明，无尤于四海也，故曰黄裳元吉也。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王肃曰：坤为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也。

干宝曰：当总己之任，处僭疑之间，而能终元吉之福者，由文德在中也。

上六，龙战于野，

荀爽曰：消息之位，坤在于亥，下有伏乾，为其兼于阳，故称龙也。

其血玄黄。

《九家易》曰：实本坤体，未离其类，故称血焉，血以喻阴也。玄黄，天地之杂，言乾坤合居也。

侯果曰：坤，十月卦也，乾位西北，又当十月，阴穷于亥，穷阴薄阳，所以战也。故《说卦》云“战乎乾”是也。六称龙者，阴盛似龙，故称龙也。

干宝曰：阴在上六，十月之时也。爻终于酉而卦成于乾，乾体纯刚，不堪阴盛，故曰龙战。戌亥，乾之都也，故称龙焉，阴德过度以逼乾战。郭外曰郊，郊外曰野。坤位未申之维，而气溢酉戌之间，故曰于野。未离阴类，故曰血。阴阳色杂，故玄黄。言阴阳离则异气，合则同功，君臣夫妻，其义一也。故文王之忠于殷，抑参二之强以事独夫之纣，盖欲弥缝其阙而匡救其恶，以祈殷命，以济生民也。纣遂长恶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于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义也。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干宝曰：天道穷，至于阴阳相薄也；君德穷，至于攻战受诛也；柔顺穷，至于用权变矣。

用六，利永贞。

干宝曰：阴体其顺，臣守其柔，所以秉义之和，履贞之干，唯有推变，终归于正。是周公始于负宸南面以先王道，卒于复子明辟以终臣节，故曰利永贞也矣。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侯果曰：用六，妻道也，臣道也，利在长正矣，不长正则不能大终阳事也。

《文言》曰：

何妥曰：坤《文言》唯一章者，以一心奉顺于主也。

坤至柔，

苟爽曰：纯阴至顺，故柔也。

而动也刚。

《九家易》曰：坤一变而成震，阴动生阳，故动也刚。

至静而德方，

苟爽曰：坤性至静，得阳而动，布于四方也。

后得主而有常，

虞翻曰：坤阴先迷，后顺得常，阳出初震为主、为常也。

含万物而化光。

干宝曰：光，大也，谓坤含藏万物，顺承天施，然后化光也。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苟爽曰：承天之施，因四时而行之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虞翻曰：谓初。乾为积善，以坤牝，阳灭出复，震为余庆，谓东北丧朋，乃终有庆也。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虞翻曰：坤积不善，以臣弑君，以乾通坤，极姤生巽为余殃也。

案：圣人设教，理贵随宜，故夫子先论人事，则不语怪力乱神，绝四毋必。今于《易》象阐扬天道，故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者，欲明阳生阴杀，天道必然，理国修身，积善为本。故于坤爻初六阴始生时，著此微言，永为深诫，欲使防萌杜渐，灾害不生，开国承家，君臣同德者也。故《系辞》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是其义也。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虞翻曰：坤消至二，艮子弑父；至三成否，坤臣弑君。上下不交，天下无邦，故子弑父、臣弑君也。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虞翻曰：刚爻为朝，柔爻为夕。乾为寒，坤为暑，相推而成岁焉。故非一朝一夕，所由来渐矣。

由辩之不早辩也。

孔颖达曰：臣子所以久包祸心，由君父不早辩明故也，此文诫君父防臣子之恶也。

《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荀爽曰：霜者，乾之命令，坤下有伏乾，履霜坚冰，盖言顺也，乾气加之性而坚，象臣顺君命而成之。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

虞翻曰：谓二。阳称直，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故直其正。方谓辟，阳开为方，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故方其义也。

**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

虞翻曰：阳息在二，故敬以直内；坤位在外，故义以方外。谓阳见兑丁，西南得朋，乃与类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邻也。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荀爽曰：直方大，乾之唱也；不习无不利，坤之和也。阳唱阴和而无所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

荀爽曰：六三阳位，下有伏阳。坤，阴卦也，虽有伏阳，含藏不显，以从王事，要待乾命，不敢自成也。

**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翟玄曰：坤有此三者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宋衷曰：臣子虽有才美，含藏以从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得终天功，臣得终君事，妇得终夫业，故曰而代有终也。

**天地变化，草木蕃。**

虞翻曰：谓阳息坤成泰，天地反，以乾变坤，坤化升乾，万物出震，故天地变化，草木蕃矣。

**天地闭，贤人隐。**

虞翻曰：谓四。泰反成否，乾称贤人，隐藏坤中，以俭德避难，不荣以禄，故贤人隐矣。

**《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荀爽曰：今四阴位，迫近于五，虽有成德，当括而囊之，谨慎畏敬也。

孔颖达曰：括，结也；囊，所以贮物，以譬心藏智也。闭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不与物忤，故无咎；功名不显，故无誉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

虞翻曰：谓五。坤息体观，地色黄，坤为理，以乾通坤，故称通理。五正阳位，故曰正位；艮为居体，谓四支也。艮为两肱，巽为两股，故曰黄中通理，正位居体。

**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

虞翻曰：阳称美在五中，四支谓股肱。

**发于事业，**

《九家易》曰：天地交而万物生也。谓阳德潜藏，变则发见，若五动为比，乃事业之盛。美之至也。

侯果曰：六五以中和通理之德，居体于正位，故能美充于中，而旁畅于万物，形于事业，无不得宜，是美之至也。

**阴疑于阳必战，**

孟喜曰：阴乃上薄，疑似于阳，必与阳战也。

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

《九家易》曰：阴阳合居故曰嫌，阳谓上六。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阳者变化，以喻龙焉。

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

荀爽曰：实本坤卦，故曰未离其类也。血以喻阴顺阳也。

崔憬曰：乾坤交会，乾为大赤，伏阴柔之，故称血焉。

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

荀爽曰：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阴阳相和，故言天地之杂也。

天玄而地黄。

王凯冲曰：阴阳交战，故血玄黄。

荀爽曰：天者阳，始于东北，故色黄也；地者阴，始于西南，故色黄也。

《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万物之始生也。

崔憬曰：此仲尼序文王次卦之意也。不序乾坤之次者，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天地之次第可知，而万物之先后宜序也。万物之始生者，言刚柔始交，故万物资始于乾而资生于坤。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贞。

虞翻曰：坎二之初，刚柔交震，故元亨；之初得正，故利贞矣。

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虞翻曰：之外称往，初震得正，起之欲应，动而失位，故勿用有攸往。震为侯，初刚难拔，故利以建侯。老子曰“善建者不拔”也。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

虞翻曰：乾刚坤柔，坎二交初，故始交。确乎难拔，故难生也。

崔憬曰：十二月阳始浸长而交于阴，故曰刚柔始交；万物萌芽生于地中，有寒冰之难，故言难生。于人事则是运季业初之际也。

动乎险中，大亨贞。

荀爽曰：物难在始生，此本坎卦也。

案：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是刚柔始交也。交则成震，震为动也，上有坎，是动乎险中也。动则物通而得正，故曰动乎险中，大亨贞也。

雷雨之动满盈。

荀爽曰：雷震雨润，则万物满盈而生也。

虞翻曰：震雷坎雨，坤为盈也，谓三已反正成既济，坎水流坤，故满盈，谓雷动雨施，品物流形也。

天造草昧，

荀爽曰：谓阳动在下，造物于冥昧之中也。

宜建侯而不宁。

荀爽曰：天地初开，世尚屯难，震位承乾，故宜建侯，动而遇险，故不宁也。





虞翻曰：造，造生也；草，草创物也。坤冥为昧，故天造草昧，成既济定，故曰不宁，言宁也。

干宝曰：水运将终，木德将始，殷周际也。百姓盈盈，匪君子不宁，天下既遭屯险之难，后王宜荡之以雷雨之政，故封诸侯以宁之也。

《象》曰：云雷屯，

《九家易》曰：雷雨者，兴养万物，今言屯者，十二月雷伏藏地中，未得动出，虽有云雨，非时长育，故言屯也。

君子以经纶。

荀爽曰：屯难之代，万事失正。经者，常也；纶者，理也。君子以经纶，不失常道也。

姚信曰：经纬也，时在屯难，是天地经纶之日，故君子法之，须经纶艰难也。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

虞翻曰：震起艮止，动乎险中，故盘桓得正、得民，故利居贞。谓君子居其室，慎密而不出也。

《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

荀爽曰：盘桓者，动而退也，谓阳从二动而退居初，虽盘桓，得其正也。

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荀爽曰：阳贵而阴贱，阳从二来，是以贵下贱，所以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

荀爽曰：阳动而止，故屯如也；阴乘于阳，故遭如也。

乘马班如。

虞翻曰：屯、遭，盘桓，谓初也。震为马作足，二乘初，故乘马班蹏也；马不进，故班如矣。

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虞翻曰：匪，非也；寇，谓五。坎为寇盗，应在坎，故匪寇。阴阳得正，故婚媾。字，妊娠也。三失位变复体离，离为女子、为大腹，故称字，今失位为坤，离象不见，故女子贞不字。坤数十，三动反正，离女大腹，故十年反常。乃字，谓成既济定也。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

崔憬曰：下乘初九，故为之难也。

十年乃字，反常也。

《九家易》曰：阴出于坤，今还为坤，故曰反常也。阴出于坤，谓乾再索而得坎，今变成震，中有坤体，故言阴出于坤。今还于坤谓二，从初即逆，应五顺也，去逆就顺，阴阳道正，乃能长养，故曰十年乃字。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虞翻曰：即，就也；虞谓虞人，掌禽兽者。艮为山，山足称鹿，鹿，林也。三变体坎，坎为丛木，山下，故称林中。坤为兕虎，震为麋鹿，又为惊走，艮为狐狼，三变，禽走入于林中，故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矣。

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虞翻曰：君子谓阳已正位，几，近；舍，置；吝，疵也。三应于上，之应历险，不可以往，动如失位，故不如舍之，往必吝穷矣。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

案：《白虎通》云：禽者何？鸟兽之总名，为人所禽制也。即比卦九五爻辞王用三驱失前禽，是其义也。

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崔憬曰：君子见动之微，逆知无虞则不如舍，而往，往则吝穷也。

六四，乘马班如，

虞翻曰：乘三也，谓三已变坎为马，故曰乘马；马在险中，故班如也。或说乘初，初为建侯，安得乘之也。

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崔憬曰：屯难之时，勿用攸往，初虽作应，班如不进，既比于五，五来求婚，男求女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虞翻曰：之外称往，体离故明也。

九五，屯其膏。

虞翻曰：坎雨称膏。《诗》云阴雨膏之，是其义也。

小贞吉，大贞凶。

崔憬曰：得屯难之宜，有膏泽之惠，谓与四为婚媾，施虽未光，小贞之道也，故吉。至于远求嘉偶，以行大正，赴二之应，冒难攸往，固宜且凶，故曰“大贞（正）[凶]”也。贞，（凶）[正]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虞翻曰：阳陷阴中，故未光也。

上六，乘马班如，

虞翻曰：乘五也，坎为马，震为行，艮为止，马行而止，故班如也。

泣血涟如。

《九家易》曰：上六乘阳，故班如也。下二、四爻虽亦乘阳，皆更得承五，忧解难除，今上无所复承，忧难不解，故泣血涟如也。体坎为血，伏离为目，互艮为手，掩目流血，泣之象也。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虞翻曰：谓三变时，离为目，坎为血，震为出，血流出目，故泣血涟如。柔乘于刚，故不可长也。

《序卦》曰：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崔憬曰：万物始生之后渐以长稚，故言物生必蒙。

郑玄曰：蒙，幼小之貌，齐人谓萌为蒙也。

䷃

坎下艮上

蒙，亨。

虞翻曰：艮三之二，亨谓二。震刚柔接故亨，蒙亨以通，行时中也。

干宝曰：蒙者，离宫，阴也。世在四、八月之时，降阳布德，荠麦并生，而息来在寅，故蒙于世为八月，于消息为正月卦也。正月之时，阳气上达，故屯为物之始生，蒙为物之稚也，施之于人，则童蒙也，苟得其运，虽蒙必亨，故曰蒙亨。此盖以寄成王之遭周公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虞翻曰：童蒙谓五，艮为童蒙；我谓二也。震为动起嫌求之五，故曰匪我求童蒙；五阴求阳，故童蒙求我，志应也。艮为求二，体师象坎为经，谓礼有来学，无往教。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崔憬曰：初筮，谓六五求决于九二，二则告之；再三渎，谓三应于上，四隔于二，与二为渎，故二不告也。渎，古黷字也。

利贞。

虞翻曰：二五失位，利变之正，故利贞。蒙以养正，圣功也。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

侯果曰：艮为山，坎为险，是山下有险，险被山止，止则未通，蒙昧之象也。

蒙亨，以亨行，时中也。

荀爽曰：此本艮卦也。案二进居三，三降居二，刚柔得中，故能通。发蒙时，令得时中矣，故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

匪我求童蒙，

陆绩曰：六五阴爻在蒙暗，蒙又体艮少男，故曰童蒙。

童蒙求我，志应也。

荀爽曰：二与五志相应也。

初筮告，以刚中也。

崔憬曰：以二刚中，能发于蒙也。

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

荀爽曰：再三，谓三与四也，皆乘阳不敬，故曰渎。渎不能尊阳，蒙气不除，故曰渎蒙也。

蒙以养正，圣功也。

虞翻曰：体颐故养，五多功，圣谓二，二志应五，变得正而忘其蒙，故圣功也。

干宝曰：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岁，言天后成王之年，将以养公正之道，而成三圣之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

虞翻曰：艮为山，震为出，坎泉流出，故山下出泉。

君子以果行育德。

虞翻曰：君子为二，艮为果，震为行，育养也。二至上有颐养象，故以果行育德也。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虞翻曰：发蒙之正，初为蒙始而失其位，发蒙之正以成兑，兑为刑人，坤为用，故曰利用刑人矣。坎为穿木，震足艮手，互与坎连，故称桎梏。初发成兑，兑为说，坎象毁坏，故曰用说桎梏。之应历险，故以往吝。吝，小疵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虞翻曰：坎为法，初发之正，故正法也。

干宝曰：初六戊寅平明之时，天光始照，故曰发蒙。此成王始觉周公至诚之象也。坎为法律，寅为贞廉，以贞用刑，故利用刑人矣。此成王将正四国之象也。说，解也。正四国之罪，宜释周公之党，故曰用说桎梏。既感《金縢》之文，追恨昭德之晚，故曰以往吝。初二失位，吝之由也。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虞翻曰：坤为包，应五据初，一与三、四同体，包养四阴，故包蒙吉。震刚为夫，伏巽为妇，二以刚接柔，故纳妇吉。二称家，震长子，主器者，纳妇成初，故有子克家也。

六三，勿用娶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虞翻曰：谓三诫上也。金夫谓二，初发成兑，故三称女，兑为见阳称金，震为夫，三逆乘二阳，所行不顺，为二所淫，上来之三，陟阴，故曰勿用娶女，见金夫矣。坤身称躬，三为二所乘，兑泽动下，不得之应，故不有躬，失位多凶，故无攸利也。

《象》曰：勿用娶女，行不顺也。

虞翻曰：失位乘刚，故行不顺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王弼曰：阳称实也，独远于阳，处两阴之中，阂莫之发，故曰困蒙也。困于蒙昧，不能比贤以发其志，亦鄙矣，故曰吝。

六五，童蒙，吉。

虞翻曰：艮为童蒙，处贵承上，有应于二，动而成巽，故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荀爽曰：顺于上，巽于二，有似成王任用周、召也。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虞翻曰：体艮为手，故击，谓五已变，上动成坎，称寇，而逆乘阳，故不利为寇矣。御，止也，此寇谓二，坎为寇，巽为高，艮为山，登山备下，顺有师象，故利御寇也。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虞翻曰：自上御下，故顺也。

《序卦》曰：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

干宝曰：需，坤之游魂也。云升在天，而雨未降，翱翔东西，须之象也。王事未至，饮宴之日也。夫坤者，地也，妇人之职也，百谷果蔬之所生，禽兽鱼鳖之所托也。而在游魂变化之象，即烹爨腥实以为和味者也。故曰需者，饮食之道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

虞翻曰：大壮四之五，孚谓五，离日为光，四之五，得位正中，故光亨。贞吉，谓壮于大舆之辐也。

利涉大川。

何妥曰：大川者，大难也，须之待时，本欲涉难，既能以信而待，故可以利涉大川矣。

《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

何妥曰：此明得名由于坎也。坎为险也，有险在前，不可妄涉，故须待时然后动也。

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侯果曰：乾体刚健，遇险能通，险不能险，义不穷也。

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蜀才曰：此本大壮卦。

案：六五降四，有孚光亨，贞吉。九四升五，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虞翻曰：谓三失位变而涉坎，坎为大川，得位应五，故利涉大川。五多功，故往有功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

宋衷曰：云上于天，须时而降也。

君子以饮食宴乐。

虞翻曰：君子谓乾，坎水兑口，水流入口为饮，二（夫）[失]位变体噬嗑为食，故以饮食。阳在内称宴，大壮震为乐，故宴乐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干宝曰：郊，乾、坎之际也。既已受命进，道北郊未可以进，故曰需于郊。处不避污，出不辞难，臣之常节也。得位有应，故曰利用恒。虽小稽留，终于必达，故曰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王弼曰：居需之时，最远于险，能抑其进，不犯难行，虽不应机，可以保常，故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虞翻曰：沙谓五，水中之阳称沙也。二变之阴称小，大壮震为言，兑为口，四之五，震象半见，故小有言，二变应之。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虞翻曰：衍，流也；中，谓五也。

荀爽曰：二应于五，水中之刚，故曰沙。知前有沙漠而不进也，体乾处和，美德优衍，在中而不进也。

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荀爽曰：二与四同功，而三据之，故小有言。乾虽在下，终当升上，二当居五，故终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荀爽曰：亲与坎接，故称泥；须止不进，不取于四，不致寇害。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

崔憬曰：泥近乎外者也，三逼于坎，坎为险盗，故致寇至，是灾在外也。

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虞翻曰：离为戎，乾为敬，阴消至五，遯臣将弑君，四上壮坤，故敬慎不败。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案：六四体坎，坎为云，又为血卦，血以喻阴，阴体卑弱，宜顺从阳，故曰需于血。

《九家易》曰：云从地出，上升于天，自地出者莫不由穴，故曰需于血，出自穴也。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王弼曰：穴者，阴之路也。四处坎，始居穴者也。九三刚进，四不能距，见侵则避，顺以听命也。

《九家易》曰：云欲升天，须时升降，顺以听五，五为天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荀爽曰：五互离，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需者，饮食之道，故坎在需家为酒食也。云须时欲降，乾须时当升，五有刚德处中居正，故能帅群阴，举坎以降阳，能正居其所则吉，故曰需于酒食也。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九家易》曰：谓乾二当升五，正位者也。

卢氏曰：沉湎则凶，中正则吉也。

上六，入于穴，

荀爽曰：须道已终，云当下入穴也，云上升极则降而为雨，故《诗》云：“朝跻于西，崇朝其雨。”则还入地，故曰入于穴。云雨入地，则下三阳动而自至者也。

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荀爽曰：三人谓下三阳也。须时当升，非有召者，故曰不速之客焉。乾升在上，君位以定，坎降居下，当循臣职，故敬之终吉也。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荀爽曰：上降居三，虽不当位，承阳有实，故终吉，无大失矣。

## 卷 三

《序卦》曰：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也。

郑玄曰：讼犹净也，言饮食之会，恒多净也。

䷅

䷆ 坎下乾上

讼，有孚，

干宝曰：讼，离之游魂也。离为戈兵，此天气将刑杀、圣人将用师之卦也。讼不亲也，兆民未识、天命不同之意。

荀爽曰：阳来居二而孚于初，故曰讼有孚矣。

室惕，中吉，

虞翻曰：遯三之二也，孚谓二。室，塞止也；惕惧，二也。二失位，故不言贞，遯将成否，则子弑父、臣弑君，三来之二得中，弑不得行，故中吉也。

终凶。

虞翻曰：二失位，终止不变，则入于渊，故终凶也。

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侯果曰：大人，谓五也。断决必中，故利见也。讼是阴事，以险涉险，故不利涉大川。

《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

卢氏曰：险而健者，恒好争讼也。

讼有孚、室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

蜀才曰：此本遯卦。案：二进居三，三降居二，是刚来而得中也。

终凶，讼不可成也。

王肃曰：以讼成功者，终必凶也。

王弼曰：凡不和而讼，无施而可涉，难特甚焉。唯有信而见塞惧者，乃可以得吉



也，犹复不可以终，中乃吉也。不闭其源，使讼不至，虽每不枉，而讼至终竟，此亦凶矣。故虽复有信而见塞惧，犹不可以为终，故曰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也。无善听者，虽有其实，何由得明，而有信窒惧者，乃得其中吉，必有善听主焉，其在二乎，以刚而来正夫群小，断不失中，应其任矣。

案：天为讼，善听之主者，其在五焉，何以明之？案爻辞九五讼元吉，王氏注云处得尊位，为讼之主，用其中正，以断枉直；即《象》云利见大人，尚中正，是其义也。九二《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九二居讼之时，自救不暇，讼既不克，怀惧逃归，仅得免其终凶祸，岂能为善听之主哉！年代绵流，师资道丧，恐传写字误，以五为二，后贤当审详之也。

**利见大人，尚中正也。**

荀爽曰：二与四讼，利见于五，五以中正之道解其讼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荀爽曰：阳来居二，坎在下为渊。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

荀爽曰：天自西转，水自东流，上下违行，成讼之象也。

**君子以作事谋始。**

虞翻曰：君子谓乾，三来变坤为作事，坎为谋，乾知大始，故以作事谋始。

干宝曰：省民之情以制作也。武王故先观兵孟津，盖以卜天下之心，故曰作事谋始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虞翻曰：永，长也。坤为事，初失位而为讼始，故不永所事也。小有言，谓初、四易位成震，言三食旧德，震象半见，故小有言。初变得正，故终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卢氏曰：初欲应四，而二据之，暂争事不至永，虽有小讼，讼必辩明，故终吉。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

虞翻曰：谓与四讼。坎为隐伏，故逋。乾位刚在上，坎濡失正，故不克也。

**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虞翻曰：眚，灾也，坎为眚。谓二变应五，乾为百，坤为户，三爻故三百户，坎化为坤，故无眚。

**《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

荀爽曰：三不克讼，故逋而归。坤称邑，二者邑中之阳人，逋逃也，谓逃失邑中之阳人。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荀爽曰：下与上争，即取患害，如拾掇小物而不失也。坤有三爻，故云三百户无眚。二者下体之君，君不争则百姓无害也。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

虞翻曰：乾为旧德，食谓初。四、二已变之正，三动得位，体噬嗑食，四变食乾，故食旧德。三变在坎，正危贞厉，得位故终吉也。

**或从王事，无成。**

虞翻曰：乾为王，二变否时坤为事，故或从王事。道无成而代有终，故曰无成。坤三同义也。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侯果曰：虽失其位，专心应上，故能保全旧恩，食旧德者也。处两刚之间，而皆近不相得，乘二负四，正之危也，刚不能侵，故终吉。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虞翻曰：失位故不克讼。渝，变也，不克讼，故复位变而成巽，巽为命令，故复即命渝。动而得位，故安贞吉，谓二已变坤，安也。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吉，不失也。

侯果曰：初既辩明四讼妄也，诏既不克，当反就前理，变其诏命，则安静贞吉而不失初也。

九五，讼，元吉。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王肃曰：以中正之德，齐争争之俗，元吉也。

王弼曰：处得尊，讼之主，用其中正以断枉直，中则不过，正则不邪，刚则无所溺，公则无所偏，故讼元吉。

上九，或锡之鞶带，

虞翻曰：锡，谓王之锡命；鞶带，大带，男子鞶革。初、四已易位，三二之正，巽为腰带，故鞶带。

终朝三褫之。

虞翻曰：位终乾上，二变时坤为终，离为日，乾为甲，日出甲上，故称朝。应在三，三变时艮为手，故终朝三褫之，使变应己，则去其鞶带，体坎乘阳，故《象》曰不足敬也。

侯果曰：褫，解也。乾为衣，为言，故以讼受服。

荀爽曰：二、四争三，三本下体，取之有缘。或者，疑之辞也，以三锡二，于义疑矣，争竞之世，分理未明，故或以锡二。终朝者，君道明，三者阳成功也，君明道盛，则夺二与四，故曰终朝三褫之也。鞶带，宗庙之服，三应于上，上为宗庙，故曰鞶带也。

翟玄曰：上以六三锡下三阳，群刚交争，得不以让，故终一朝之间，各一夺之，为三褫。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虞翻曰：服谓鞶带，终朝见褫，乾象毁坏，故不足敬。

《九家易》曰：初、二、三、四皆不正，以不正相讼而得其服，故不足敬也。

《序卦》曰：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

崔憬曰：因争必起众相攻，故受之以师也。

三三  
三三

坎下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

何晏曰：师者，军旅之名，故《周礼》云：二千五百人为师也。

王弼曰：丈人，严庄之称，有军正者也，为师之正，丈人乃吉。兴役动众，无功则罪，故吉乃无咎。



陆绩曰：丈人者，圣人也，帅师未必圣人，若汉高祖、光武应此义也。

崔憬曰：《子夏传》作大人，并王者之师也。

案：此《彖》云师众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观之，则知夫为王者必大人也，岂以丈人而为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行师乎！以斯而论，《子夏传》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为丈人，臆云严庄之称，学不师古，匪说攸闻，既误违于经旨，辄改正作大人明矣。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

虞翻曰：坤为众，谓二失位，变之五为比，故能以众正，乃可以王矣。

荀爽曰：谓二有中和之德，而据群阴上居五位，可以王也。

刚中而应，行险而顺，

蜀才曰：此本剥卦。案：上九降二，六二升上，是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

干宝曰：坎为险，坤为顺，兵革刑狱所以险民也，毒民于险中而得顺道者，圣王之所难也。毒，荼苦也。五刑之用，斩刺肌体，六军之锋，残破城邑，皆所荼毒奸凶之人使服王法者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毒以治民，明不获已而用之，故于《彖》、《象》、六爻皆著戒惧之辞也。

吉又何咎矣。

崔憬曰：刚能进义，中能正众，既顺且应，行险戡暴，亭毒天下，人皆归往而以为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

陆绩曰：坎在坤内，故曰地中有水。师，众也，坤中众者莫过于水。

君子以容民畜众。

虞翻曰：君子谓二。容，宽也，坤为民众，又畜养也。阳在二，宽以居之，五变执言时有颐养象，故以容民畜众矣。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案：初六以阴居阳，履失其位，位既匪正，虽令不从，以斯行师，失律者也。凡首率师出必以律，若不以律，虽臧亦凶，故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家易》曰：坎为法律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

《九家易》曰：虽当为王，尚在师中，为天所宠，事克功成，故言无咎。二非其位，盖谓武王受命而未即位也。受命为王，定天下以师，故曰在师中吉。

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荀爽曰：王谓二也。三者，阳德成也，德纯道盛，故能上居王位而行锡命，群阴归之，故曰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案：二互体震，震木数三，王三锡命之象。《周礼》云：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是其义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

虞翻曰：坤为尸，坎为车多眚，同人离为戈兵、为折首，失位乘刚无应，尸在车上，故舆尸凶矣。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卢氏曰：失位乘刚，内外无应，以此帅师，必大败，故有舆尸之凶，功业大丧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

荀爽曰：左谓二也。阳称左次，舍也，二与四同功，四承五，五无阳，故呼二舍于五，四得承之，故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崔憬曰：偏将军居左，左次，常备师也。师顺用柔，与险无应，进取不可，次舍无咎，得位故也。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

虞翻曰：田谓二，阳称禽，震为言，五失位变之正，艮为执，故利执言，无咎。

荀爽曰：田，猎也，谓二帅师禽五，五利度二之命，执行其言，故无咎也。

案：六五居尊失位，在师之时，盖由殷紂而被武王擒于鹿台之类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猎。六五离爻体坤，离为戈兵，田猎行师之象也。

长子帅师，

虞翻曰：长子谓二。震为长子，在师中，故帅师也。

弟子舆尸，贞凶。

虞翻曰：弟子谓三。三体坎，坎，震之弟而乾之子，失位乘阳，逆，故贞凶。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正也。

荀爽曰：长子谓九二也。五处中应二，受任帅师，当上升五，故曰长子帅师，以中正也。

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宋衷曰：弟子谓六三也。失位乘阳，处非所据，众不听从，师人分北或败绩死亡，舆尸而还，故曰弟子舆尸，谓使不当其职也。

上六，大君有命，

虞翻曰：同人乾为大君，巽为有命。

干宝曰：大君，圣人也；有命，天命也。五常为王位，至师之家而变其例者，上为郊也。故易位以见武王亲征，与师人同处于野也。离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上六为宗庙，武王以文王行，故正开国之辞于宗庙之爻，明己之受命文王之德也。故《书·泰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开国，封诸侯也；承家，立都邑也。小人勿用，非所能矣。

开国承家，

虞翻曰：承，受也。坤为国，二称家，谓变乾为坤，欲令二上居五为比，故开国承家。

荀爽曰：大君谓二，师旅已息，既上居五，当封赏有功，立国命家也。开国，封诸侯；承家，立大夫也。

宋衷曰：阳当之五，处坤之中，故曰开国；阴下之二，在二承五，故曰承家。开国谓析土地以封诸侯，如武王封周公七百里地也。承家立大夫为差次，立大夫因采地名正其功勋、行其赏禄。

小人勿用。

虞翻曰：阴称小人。坤虚无君体，迷复凶，坤成乾灭，以弑君，故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虞翻曰：谓五多功，五动正位，故正功也。

干宝曰：汤武之事。

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虞翻曰：坤反君道，故乱邦也。

干宝曰：楚灵、齐闵，穷兵之祸也。

《序卦》曰：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崔憬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人众则群类必有所比矣。上比相阿党，下比相和亲也。相党则相亲，故言比者，比也。



坤下坎上

比，吉。

虞翻曰：师二上之五得位，众阴颇从，比而辅之，故吉，与大有旁通。

《子夏传》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争，今既亲比，故云比吉也。

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干宝曰：比者坤之归魂也，亦世于七月，而息来在己，去阴居阳，承乾之命，义与师同也。原，卜也，《周礼》三卜一曰原兆。坤德变化，反归其所，四方既同，万国既亲，故曰比吉。考之蓍龟以谋王业，大相东土，卜惟洛，食遂乃定鼎郑郛，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德善长于兆民，戡禄永于被业，故曰原筮，元永贞。逆取顺守，居安如危，故曰无咎。天下归德，不唯一方，故曰不宁方来。后服之夫，违天失人，必灾其身，故曰后夫凶也。

《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

崔憬曰：下比于上，是下顺也。

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

蜀才曰：此本师卦。案：六五降二，九二升五，刚往得中，为比之主，故能原筮道，以求长正而无咎矣。

不宁方来，上下应也。

虞翻曰：水性流动，故不宁，坤阴为方，上下应之，故方来也。

后夫凶，

虞翻曰：后谓上，夫谓五也。坎为后，艮为背，上位在背后，无应乘阳，故后夫凶也。

其道穷也。

荀爽曰：后夫谓上六，逆礼乘阳，不比圣王，其义当诛，故其道穷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

何晏曰：水性润下，今在地上，更相浸润，比之义也。

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虞翻曰：先王谓五。初阳已复，震为建、为诸侯，坤为万国、为腹，坎为心腹。心亲比，故以建万国、亲诸侯。《诗》曰“公侯腹心”，是其义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

虞翻曰：孚谓五，初失位变来得正，故无咎也。

荀爽曰：初在应外，以喻殊俗，圣王之信，光被四表，绝域殊俗，皆来亲比，故无咎也。

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虞翻曰：坤器为缶，坎水流坤，初动成屯。屯者，盈也，故盈缶。终变得正，故终来有它吉。在内称来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荀爽曰：缶者应内，以喻中国，孚既盈满中国，终来及初，非应，故曰它也，《象》云有它吉者，谓信及非应，然后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干宝曰：二在坤中，坤，国之象也。得位应五而体宽大，君乐民人自得之象也，故曰比之自内，贞吉矣。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崔憬曰：自内而比，不失己亲也。

六三，比之匪人。

虞翻曰：匪，非也，失位无应，三又多凶，体剥伤，象弑父、弑君，故曰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干宝曰：六三乙卯，坤之鬼吏，在比之家，有土之君也。周为木德，卯为木辰，同姓之国也。爻失其位，辰体阴贼，管蔡之象也。比建万国，唯去此人，故曰比之匪人，不亦伤王政也。

六四，外比之，贞吉。

虞翻曰：在外体，故称外，得位比贤，故贞吉也。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干宝曰：四为三公，在比之象而得其位，上比圣主，下御列国，方伯之象也。能外亲九服，贤德之君，务宣上志，绥万邦也，故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九五，显比。

虞翻曰：五贵多功，得位正中，初、三以变体重明，故显比，谓显诸仁也。

王用三驱，失前禽。

虞翻曰：坎五称王，三驱谓驱下三阴，不及于初，故失前禽，谓初已变成震，震为鹿、为惊走，鹿之斯奔，则失前禽也。

邑人不诫，吉。

虞翻曰：坤为邑师，震为人师，时坤虚无君，使师二上居五中，故不诫，吉也。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

虞翻曰：谓离象明，正上中也。

舍逆取顺，失前禽也。

虞翻曰：背上六，故舍逆；据三阴，故取顺；不及初，故失前禽。

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虞翻曰：谓二使师二居五中上。



上六，比之无首，凶。

荀爽曰：阳欲无首，阴以大终，阴而无首，不以大终，故凶也。

虞翻曰：首，始也，阴道无成而代有终，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虞翻曰：迷失道，故无所终也。

《序卦》曰：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崔憬曰：下顺从而上下应之，则有所畜矣。

韩康伯曰：由比而畜，故曰小畜也。



乾下巽上

小畜，亨。

侯果曰：四为畜主，体又称小，唯九三被畜，下刚皆通，是以小畜亨也。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崔憬曰：云如不雨，积我西邑之郊，施泽未通，以明小畜之义。

案：云雨者，阴之气也，今小畜五阳而一阴，既微少，才作密云，故未能为雨。四互居兑，西郊之象也。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

王弼曰：谓六四也，成卦之义在此一爻者也。体无二阴以分其应，既得其位而上下应之，三不能陵，小畜之义。

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

虞翻曰：需上变为巽，与豫旁通，豫四之坤初为复，复小阳潜，所畜者少，故曰小畜。二失位，五刚中正，二变应之，故志行乃亨也。

密云不雨，尚往也。

虞翻曰：密，小也，兑为密。需坎升天为云，坠地称雨，上变为阳，坎象半见，故密云不雨，上往也。

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虞翻曰：逸坤为自我，兑为西，乾为郊，雨生于西，故自我西郊。九二未变，故施未行矣。

荀爽曰：体兑位秋，故曰西郊也；时当收敛，臣不专赏，故施未行。喻文王也。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

《九家易》曰：风者，天之命令也，今行天上，则是令未下行。畜而未下，小畜之义。

君子以懿文德。

虞翻曰：君子谓乾，懿美也，逸坤为文，乾为德，离为明，初至四体夬为书契，乾离照坤，故懿文德也。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虞翻曰：谓从逸四之初成复卦，故复自道，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何其咎，吉。乾称道也。

九二，牵复，吉。

崔憬曰：四柔得位，群刚所应。二以中和牵复，自守不失于行也。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虞翻曰：变应五，故不自失，与比二同义也。

九三，舆说辐。

虞翻曰：逸坤为车、为辐，至三成乾，坤象不见，故车说辐。马君及俗儒皆以乾为车，非也。

夫妻反目。

虞翻曰：逸震为夫、为反，巽为妻，离为目，今夫妻共在四，离火动上，目象不正，巽多白眼，夫妻反目。妻当在内，夫当在外，今妻乘夫而出在外，《象》曰不能正室。三体离需，饮食之道，饮食有讼，故争而反目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家易》曰：四互体离，离为目也。离既不正，五引而上，三引而下，故反目也。舆以轮成车，夫以妻成室，今以妻乘夫，其道逆，故不能正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虞翻曰：孚谓五，逸坎为血、为惕，惕，忧也。震为出，变成小畜，坎象不见，故血去惕出。得位成五，故无咎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荀爽曰：血以喻阴，四阴臣象，有信顺五，惕疾也，四当去初，疾出从五，故曰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虞翻曰：孚五谓二也。挛，引也。巽为绳，逸艮为手，二失位，五欲其变，故曰挛如，以及也。五贵称富，邻谓三，兑西、震东，称邻三变承二，故富以其邻。《象》曰不独富，二变为既济，与东西邻同义。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九家易》曰：有信，下三爻也。体巽故挛如，如谓连接其邻，邻谓四也，五以四阴作财，与下三阳共之，故曰不独富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

虞翻曰：既，已也，应在三，坎水零为雨，巽为处，谓二已变三，体坎雨，故既雨既处。坎云复天，坎为车载，积在坎上，故上得积载。巽为妇，坎成巽坏，故妇贞厉。

月几望，君子征凶。

虞翻曰：几，近也，坎月离日，上已正，需时成坎，与离相望，兑西、震东，日月象对，故月几望。上变阳消之坎，为疑，故君子征有所疑矣。与归妹、中孚“月几望”义同也。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

虞翻曰：巽消承坎，故德积载，坎习为积也。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虞翻曰：变坎为盗，故有所疑也。

《序卦》曰：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

崔憬曰：履，礼也。物畜不通，则君子先懿文德，然后以礼导之，故言物畜然后有礼也。





## 兑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虞翻曰：谓变讼初为兑也，与谦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刚。谦坤为虎，艮为尾，乾为人，乾兑乘谦，震足蹈艮，故履虎尾。兑悦而应，虎口与上绝，故不咥人，刚当位故通。俗儒皆以兑为虎，乾履兑，非也。兑刚凶，非柔也。

《象》曰：履，柔履刚也。

虞翻曰：坤柔乾刚，谦坤籍乾，故柔履刚。

荀爽曰：谓三履二也。二、五无应，故无元，以乾履兑，故有通。六三履二非和正，故云利贞也。

说而应乎乾，

虞翻曰：说，兑也，明兑不履乾，故言应也。

《九家易》曰：动来为兑而应上，故曰说而应乎乾也。以喻一国之君，应天子命以临下，承上以巽，据下以悦，其正应天，故虎为之不咥人也。

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九家易》曰：虎尾谓二也。三以说道履五之应，上顺于天，故不咥人，亨也。能巽说之道，顺应于五，故虽践虎，不见咥噬也。太平之代，虎不食人。亨谓于五也。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虞翻曰：刚中正，谓五。谦震为帝，五帝位，坎为疾病，乾为大明，五履帝位，坎象不见，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虞翻曰：君子谓乾，辨别也。乾天为上，兑泽为下，谦坤为民，坎为志，谦时坤在乾上，变而为履，故辨上下、定民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虞翻曰：应在巽，为白，故素履。四失位变往得正，故往无咎。初已得正，使四独变，在外称往，《象》曰独行愿也。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荀爽曰：初九者潜位，隐而未见，行而未成。素履者，谓布衣之士，未得居位，独行礼义，不失其正，故无咎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虞翻曰：二失位变成震，为道、为大涂，故履道坦坦。讼时二在坎狱中，故称幽人，之正得位，震出、兑悦，幽人喜笑，故贞吉也。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虞翻曰：虽幽讼狱中，终辩得正，故不自乱。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

虞翻曰：离目不正，兑为小，故眇而视，视上应也。讼坎为曳，变震时为足，足曳故跛而履。俗儒多以兑刑为跛，兑折震足为刑人，见刑断足者，非为跛也。

履虎尾，咥人凶。

虞翻曰：艮为尾，在兑下，故履虎尾，位在虎口中，故咥人凶。既跛又眇，视步不

能，为虎所噬，故噬人凶。《象》曰位不当也。

武人为于大君。

虞翻曰：乾象在上，为武人，三失位，变而得正成乾，故曰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

侯果曰：六三兑也，互有离、巽，离为目，巽为股，体俱非正，虽能视，眇目者也，虽能履，跛足者也，故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跛能履，不足以与行。是其义也。

噬人之凶，位不当也。

案：六三为履卦之主，体悦应乾，下柔上刚，尊卑合道，是以履虎尾不噬人通。今于当爻，以阴处阳，履非其位，互体离、兑，水火相刑，故独唯三被噬凶矣。

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案：以阴居阳，武人者也。三互体离，离为向明，为于大君，南面之象，与乾上应，故曰志刚。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虞翻曰：体与下绝，四多惧，故愬愬。变体坎得位，承五应初，故终吉，《象》曰志行也。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侯果曰：愬愬，恐惧也。履乎兑，主履虎尾也。逼近至尊，故恐惧，以其恐惧，故终吉也。执乎枢密，故志行也。

九五，夬履，贞厉。

虞翻曰：谓三上已变，体夬象，故夬履。四变五，在坎中也，为上所乘，故贞厉，《象》曰位正当也。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干宝曰：夬，决也。居中履正为履，贵主万方，所履一决于前，恐决失正，恒惧危厉，故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虞翻曰：应在三，三先视上，故上亦视三，故曰视履考祥矣。考稽祥善也，乾为积善，故考祥，三、上易位，故其旋元吉，《象》曰大有庆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卢氏曰：王者履礼于上，则万方有庆于下。

## 卷 四

《序卦》曰：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崔憬曰：以礼导之必通，通然后安，所谓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通而安也。

三三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

虞翻曰：阳息坤反，否也。坤阴拙外为小往，乾阳信内称大来，天地交万物通，故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

蜀才曰：此本坤卦。小谓阴也，大谓阳也，天气下，地气上，阴阳交，万物通，故吉亨。

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何妥曰：此明天道泰也。夫泰之为道，本以通生万物，若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各自闭塞，不能相交，则万物无由得生，明万物生由天地交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何妥曰：此明人事泰也。上之与下，犹君之与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济养民也。天地以气通，君臣以志同也。

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

何妥曰：此明天道也。阴阳之名，就爻为语；健顺之称，指卦为言。顺而阴居外，故曰小往；健而阳在内，故曰大来。

内君子而外小人，

崔憬曰：此明人事也。阳为君子在内，健于行事；阴为小人在外，顺以听命。

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九家易》曰：谓阳息而升，阴消而降也。阳称息者，长也，起复成巽，万物盛长也。阴言消者，起姤终乾，万物成熟，成熟则给用，给用则分散，故阴用特言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

荀爽曰：坤气上升以成天道，乾气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气若时不交，则为闭塞。今既相交，乃通泰。

后以财成天地之道，

虞翻曰：后，君也。阴升乾位，坤女主，故称后。坤富称财，守位以人，聚人以财，故曰成天地之道。

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虞翻曰：相赞左右助之，震为左，兑为右，坤为民，谓以阴辅阳。《诗》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郑玄曰：财，节也；辅相，左右助也。以者，取其顺阴阳之节，为出内之政，春崇宽仁，夏以长养，秋以收敛，冬敕盖藏，皆可以成物助民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王弼曰：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也。茹，相牵引之貌也。三阳同志，俱志在外，初为类首，已举则从，若茅茹也。上顺而应，不为违距，进皆得志，故以其类，征吉也。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外也。

虞翻曰：否泰反其类，否巽为茅茹、茅根，艮为手，汇类也。初应四，故拔茅茹以汇。震为征，得位应四，征吉志在外，外谓四也。

九二，包荒。

翟玄曰：荒，虚也。二、五相应，五虚无阳，二上包之。

用冯河，不遐遗。

荀爽曰：河出于乾，行于地中，阳性欲升，阴性欲承，冯河而上，不用舟航。自地升天，道虽辽远，三体俱上，不能止之，故曰不遐遗。

朋亡，得尚于中行。

荀爽曰：中谓五，坤谓朋。朋亡而下，则二得上居五，而行中和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虞翻曰：在中称包；荒，大川也；冯河，涉河；遐，远；遗，亡也。失位变得正体坎，坎为大川、为河，震为足，故用冯河。乾为远，故不遐遗。兑为朋，坤虚无君，欲使二上，故朋亡。二与五易位，故得上于中行。震为行，故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虞翻曰：陂，倾，谓否上也，平谓三。天地分故平，天成地平，谓危者使倾，往谓消外，复谓息内，从三至上，体复象，终日乾乾，反复道，故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也。

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虞翻曰：艰险、贞正，恤忧、孚信也。二之五得正，在坎中，故艰贞；坎为忧，故勿恤；阳在五，孚险坎为孚，故有孚；体噬嗑，食也，二上之五据四，则三乘二，故于食有福也。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宋衷曰：位在乾极，应在坤极，天地之际也。地平极则险陂，天行极则还复，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

虞翻曰：二、五变时，四体离飞，故翩翩；坤虚无阳，故不富；兑西、震东，故称其邻。三阴乘阳，不得之应，《象》曰皆失实也。

不戒以孚。

虞翻曰：谓坤邑人不戒，故使二升五，信来孚邑，故不戒以孚，二上体坎中正，《象》曰中心愿也，与比“邑人不戒”同义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

宋衷曰：四互体震，翩翩之象也。阴虚阳实，坤今居上，故言失实也。

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九家易》曰：乾升坤降，各得其正，阴得承阳，皆阴心之所愿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九家易》曰：五者帝位，震象称乙，是为帝乙。六五以阴处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后，明其为妹也。五应于二，当下嫁二，妇人谓嫁曰归，故言帝乙归妹。谓下居二，以中和相承，故元吉也。

虞翻曰：震为帝，坤为乙，帝乙，纣父。归，嫁也。震为兄，兑妹，故嫁妹。祉，福也，谓五变体离，离为大腹，则妹嫁而孕，得位正中，故以祉元吉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九家易》曰：五下于二而得中正，故言中以行愿也。

上六，城复于隍，

虞翻曰：否艮为城，故称城。坤为积土。隍，城下沟，无水称隍，有水称池。今泰反否，乾坏为土，艮城不见而体复象，故城复于隍也。

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虞翻曰：谓二动时体师，阴皆乘阳，行不顺，故勿用师。坤为自邑，震为言，兑为口，否巽为命，今逆陵阳，故自邑告命，命逆不顺，阴道先迷，失实远应，故贞吝。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九家易》曰：乾当来上，不可用师而拒之也。自邑者，谓从坤往而降也。告命者，谓下为巽，宣布君之命令也。三阴自相告语，俱不服顺承乾也。城复于隍，国政崩也。坤为乱，否巽为命，交在泰上，故其命乱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

崔憬曰：物极则反，故不终通而否矣。所谓城复于隍者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虞翻曰：阴消乾又反泰也。谓三比坤灭乾，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故曰匪人。阴来灭阳，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贞。阴信阳诎，故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与比三同义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

崔憬曰：否，不通也。于不通之时，小人道长，故云匪人；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贞也。大往小来，

蜀才曰：此本乾卦。大往，阳往而消；小来，阴来而息也。

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

何妥曰：此明天道否也。

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何妥曰：此明人事否也。泰中言志同、否中云无邦者，言人志不同必致离散而乱邦国。

崔憬曰：君臣乖阻，取乱之道，故言无邦。

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

崔憬曰：阴柔谓坤，阳刚谓乾也。

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崔憬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之义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

宋衷曰：天地不交，犹君臣不接，天气上升而不下降，地气沉下又不上升，二气特隔，故云否也。

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虞翻曰：君子谓乾，坤为营，乾为禄，难谓坤，为弑君，故以俭德辟难。巽为入，伏乾为远，艮为山，体遯象谓辟难远遁入山，故不可营以禄。营或作荣，俭或作险。

孔颖达曰：言君子于此否时，以节俭为德，辟其危难，不可荣华其身以居禄位。若据诸侯公卿而言，是辟时群小之难，不可重受官爵也；若据王者言之，谓节俭为德，辟阴阳厄运之难，不可自重荣贵而骄逸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荀爽曰：拔茅茹，取其相连。汇者，类也，合体同包，谓坤三爻同类相遭，欲在下也。贞者，正也，谓正居其所，则吉也。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九家易》曰：阴志在下，欲承君也。

案：初六巽爻，巽为草木，阳爻为木，阴爻为草，初六阴爻，草茅之象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荀爽曰：二与四同功，为四所包，故曰包承也。小人，二也。谓一爻独居，间象相承，得系于阳，故吉也。大人谓五，乾坤分体，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应，否义得通，故曰否亨矣。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虞翻曰：否，不也。物三称群，谓坤三阴乱弑君，大人不从，故不乱群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荀爽曰：卦性为否，其义否隔，今以不正与阳相承，为四所包，违义失正而可羞者，以位不当故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九家易》曰：巽为命，谓受五之命，以据三阴，故无咎，无命而据，则有咎也。畴者，类也，谓四应初据三，与二同功，故阴类皆离祉也。离，附；祉，福也。阴皆附之，故曰有福，谓下三阴离，受五四之福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荀爽曰：谓志行于群阴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

《九家易》曰：否者，消卦，阴欲消阳，故五处和居正以否绝之。乾坤异体，升降殊隔，卑不犯尊，故大人吉也。

其亡其亡，

荀爽曰：阴欲消阳，由四及五，故曰其亡其亡，谓坤性顺从，不能消乾使亡。

系于包桑。

荀爽曰：包者，乾坤相包也；桑者，上玄下黄，以象乾坤也。乾职在上，坤体在下，虽欲消乾，系其本体，不能亡也。

京房曰：桑有衣食人之功，圣人亦有天覆地载之德，故以喻。

陆绩曰：包，本也，言其坚固不亡，如以巽绳系也。

案：其亡其亡，近死之嗟也；其与几同，几者，近也。九五居否之时，下包初、二，二互坤艮，艮山、坤地，地上即田也，五互巽木，田上有木，莫过于桑，故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言五、二包系根深蒂固，若山之坚，如地之厚者也，虽遭危乱，物莫能害矣。

郑玄曰：犹纣囚文王于羑里之狱，四臣献珍异之物，而终免于难，系于包桑之谓。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崔憬曰：得位居中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侯果曰：倾为覆也，否穷则倾矣，倾犹否，故先否也，倾毕则通，故后喜也。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虞翻曰：否终必倾，盈不可久，故先否。下反于初成益体震，民说无疆，故后喜。以阴剥阳，故不可久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



崔憬曰：否终则倾，故同于人，通而利涉矣。

䷝ 离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

郑玄曰：乾为天，离为火，卦体有巽，巽为风，天在上，火炎上而从之，是其性同于天也，火得风然后炎上益炽。是犹人君在上，施政教使天下之人而同而事之，以是为人和同者，君之所为也，故谓之同人。风行无所不遍，遍则会通之德大行，故曰同人于野，亨。

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崔憬曰：以离文明而合乾健，九五中正，同人于二，为能通天下之志，故能利涉大川，利君子之贞。

《象》曰：同人，

《九家易》曰：谓乾舍于离，同而为日，天日同明，以照于下，君子则之，上下同心，故曰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

蜀才曰：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则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下奉上之象，义同于人，故曰同人。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虞翻曰：旁通师卦，巽为同，乾为野，师震为人，二得中应乾，故曰同人于野亨。此孔子所以明嫌表微。师震为夫，巽为妇，所谓二人同心，故不称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故言人耳。乾四上失位，变而体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

侯果曰：九二升上，上为郊野，是同人于野而得通者，由乾爻上行耳，故特曰乾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

何妥曰：离为文明，乾为刚健，健非尚武，乃以文明，应不以邪，乃以中正，故曰利君子贞也。

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虞翻曰：唯，独也。四变成坎，坎为通、为志，故能通天下之志，谓五以类族辩物，圣人作而万物睹。

崔憬曰：君子谓九二，能舍己同人，以通天下之志，若九三、九四，以其人臣，则不当矣，故爻辞不言同人也。

《象》曰：天与火，同人，

荀爽曰：乾舍于离，相与同居，故曰同人也。

君子以类族辩物。

虞翻曰：君子谓乾，师坤为类，乾为族。辩，别也。乾，阳物，坤，阴物，体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乾照坤，故以类族辩物，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故于同人象见以类族辩物也。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虞翻曰：乾为门，谓同于四，四变应初，故无咎也。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崔憬曰：刚而无应，比二以柔，近同于人，出门之象，又谁咎矣。

案：初九震爻，帝出乎震，震为大涂，又为日、门，出门之象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荀爽曰：宗者，众也。三据二阴，二与四同功，五相应，初相近，上下众阳皆欲与二为同，故曰同人于宗也。阴道贞静，从一而终，今宗同之，故吝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侯果曰：宗谓五也，二为同人之主，和同者之所仰也，有应在五，唯同于五，过五则否，不能大同于人，则为主之德吝狭矣。所同虽吝，亦妻、臣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虞翻曰：巽为伏，震为草莽，离为戎，谓四变时，三在坎中，隐伏自藏，故伏戎于莽也。巽为高，师震为陵，以巽股升其高陵，爻在三，乾为岁，兴起也，动不失位，故三岁不兴也。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崔憬曰：与二相比，欲同人焉，盗憎其主而忌于五，所以隐兵于野，将以袭之，故曰伏戎于莽。五既居上，故曰升其高陵，一爻为一年，自三至五，频遇刚敌，故三岁不兴，安可行也。

案：三互离、巽，巽为草木，离为戈兵，伏戎于莽之象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虞翻曰：巽为墉，四在巽上，故乘其墉。变而承五体讼，乾刚在上，故弗克攻，则吉也。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王弼曰：处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与三争二，二自应五，三非犯己，攻三求二，尤而效之，违义伤礼，众所不与，势虽乘墉，义终弗克，而得吉者，以困而反正则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虞翻曰：应在二，巽为号咷，乾为先，故先号咷。师震在下，故后笑，震为后笑也。乾为大，同人反师，故大师，二至五体姤，遇也，故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侯果曰：乾德中直，不私于物，欲天下大同，方始同二矣。三、四失义而近据之，未获同心，故先号咷也。时须同好，寇阻其途，以言相克，然后始相遇，故笑也。

《九家易》曰：乾为言。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虞翻曰：乾为郊，失位无应，与乾上九同义，当有悔，同心之家，故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侯果曰：独处于外，同人于郊也。不与内争，无悔吝也。同人之时唯同于郊，志未得也。

《序卦》曰：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

崔憬曰：以欲从人，物必归己，所以成大有。

䷄

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

虞翻曰：与比旁通，柔得尊位大中，应天而时行，故元亨也。



姚规曰：互体有兑，兑为泽，位在秋也。乾则施生，泽则流润，离则长茂，秋则成收，大富有也，大有则元亨矣。

郑玄曰：六五体离，处乾之上，犹大臣有圣明之德，代君为政，处其位有其事而理之也。元亨者，又能长群臣以善，使嘉会礼通，若周公摄政，朝诸侯于明堂是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

王弼曰：处尊以柔，居中以大，体无二阴，以阴而分其应，上下应之，靡所不纳，大有之义也。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虞翻曰：谓五以日应乾，而行于天也，时谓四时也，大有亨比，初动成震为春，至二兑为秋，至三离为夏，坎为冬，故曰时行，以乾亨坤，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

荀爽曰：谓夏火王在天，万物并生，故曰大有也。

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虞翻曰：遏绝、扬举也，乾为扬善，坤为遏恶、为顺，以乾灭坤体央，扬于王庭，故遏恶扬善。乾为天休，二变时巽为命，故顺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虞翻曰：害谓四。四离火为恶人，故无交害。初动震为交，比坤为害。匪，非也；艰，难。谓阳动比初成屯，屯，难也。变得位，艰则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虞翻曰：害谓四。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虞翻曰：比坤为大车，乾来积上，故大车以载。往谓之五，二失位，变得正应五，故有攸往，无咎矣。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虞翻曰：乾为大车，故曰大车以载。体刚履中，可以任重，有应于五，故所积皆中而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虞翻曰：天子谓五。三，公位也；小人谓四。二变得位，体鼎象，故公用亨于天子，四折鼎足，覆公餗，故小人不克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虞翻曰：小人谓四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虞翻曰：匪，非也。其位厖足厖体，行不正，四失位，折震足，故厖，变而得正，故无咎。厖或作彭，作旁声，字之误。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晰也。

虞翻曰：哲之离，故明辩晰也。四在乾则厖，在坤为鼠，在震噬肺得金矢，在巽折鼎足，在坎为鬼方，在离焚死，在艮旅于处，言无所容，在兑睽孤孚厉，三百八十四爻，独无所容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虞翻曰：孚，信也。发而孚二，故交如。乾称威，发得位，故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侯果曰：其体文明，其德中顺，信发乎志，以覃于物，物怀其德，以信应君，君物交信，厥孚交如也。为卦之主，有威不用，唯行简易，无所防备，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虞翻曰：谓乾也。佑，助也。大有通比坤为自，乾为天，兑为佑，故自天佑之。比坤为顺，乾为信，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顺，又以尚贤，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王弼曰：余爻皆乘刚，己独乘柔，顺也。五为信德，而已履焉，履信者也。居丰富之代，物不累心，高尚其志，尚贤者也。爻有三德，尽夫助道，故系辞具焉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九家易》曰：上九悦五，以柔处尊而自谦损，尚贤奉己，上下应之，为乾所佑，故吉且和也。

《序卦》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

崔憬曰：富贵而自遗其咎，故有大者不可盈，当须谦，天之道也。

䷎ 艮下坤上

谦，亨。

虞翻曰：乾上九来之，坤与履旁通，天道下济，故亨。

彭城蔡景君说剥上来之三。

君子有终。

虞翻曰：君子为三，艮终万物，故君子有终。

郑玄曰：艮为山，坤为地，山体高，今在地下，其于人道，高能下，下谦之象。亨者，嘉会之礼，以谦而为主，谦者，自贬损以下人，唯艮之坚固，坤之厚顺，乃能终之，故君子之人有终也。

《彖》曰：谦亨，

《九家易》曰：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曰谦也。谦者，兑世，艮与兑合，故亨。

天道下济而光明，

荀爽曰：乾来之坤，故下济阴，去为离阳，来成坎，日月之象，故光明也。

地道卑而上行。

侯果曰：此本剥卦。乾之上九来居坤三，是天道下济而光明也；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者也。

天道亏盈而益谦，

虞翻曰：谓乾盈履上亏之坤三，故亏盈，贵处贱位，故益谦。

崔憬曰：若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

地道变盈而流谦，

虞翻曰：谦二以坤变乾，盈坎动而润下，水流湿，故流谦也。

崔憬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为变盈而流谦，地之道也。



**鬼神害盈而福谦，**

虞翻曰：鬼谓四，神谓三，坤为鬼害，乾为神福，故鬼神害盈而福谦也。

崔憬曰：朱门之家，鬼阨其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其义矣。

**人道恶盈而好谦。**

虞翻曰：乾为好、为人，坤为恶也。故人道恶盈，从上之三，故好谦矣。

崔憬曰：满招损，谦受益，人之道也。

**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虞翻曰：天道远，故尊光，三位贱，故卑。坎水就下，险弱难胜，故不可踰。

**君子之终也。**

孔颖达曰：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谦而不踰越，是君子之终也，言君子能终其谦之善，而又获谦之福，故曰君子有终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

刘表曰：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故曰谦。谦之为道，降己升人，山本地上，今居地中，亦降体之义，故为谦象也。

**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虞翻曰：君子谓三。裒，取也。艮为多，坤为寡，乾为物、为施，坎为平，谦乾盈益谦，故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侯果曰：裒，聚也。《彖》云天道益谦，则谦之大者，天益之以大福；谦之小者，天益之以小福。故君子则之，以大益施大德，以小益施小德，是称物平施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荀爽曰：初最在下，为谦，二阴承阳，亦为谦，故曰谦谦也。二阴一阳，相与成体，故曰君子也。九三体坎，故用涉大川，吉也。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九家易》曰：承阳卑谦，以阳自牧养也。

**六二，鸣谦，贞吉。**

姚信曰：三体震为善鸣，二亲承之，故曰鸣谦。得正处中，故贞吉。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崔憬曰：言中正，心与谦相得。

虞翻曰：中正谓二，坎为心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荀爽曰：体坎为劳，终下二阴，君子有终，故吉也。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荀爽曰：阳当居五，自卑下众，降居下体，君有下国之意也。众阴皆欲撓阳，上居五位，群阴顺阳，故万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撓谦。**

荀爽曰：四得位处正，家性为谦，故无不利。阴欲撓三使上居五，故曰撓谦。撓犹举也。

**《象》曰：无不利，撓谦，不违则也。**

《九家易》曰：阴撓上阳，不违法则。

**六五，不富以其邻。**

荀爽曰：邻谓四与上也。自四以上乘阳，乘阳失实，故皆不富。五居中有体，故总言之。

利用侵伐，无不利。

荀爽曰：谓阳利侵伐来上，无敢不利之者。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荀爽曰：不服谓五也。

案：六五离爻，离为戈兵，侵伐之象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虞翻曰：应在震，故曰鸣谦。体师象震为行，坤为邑国，利五之正，已得从征，故利用行师征邑国。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九家易》曰：阴阳相应，故鸣善也。虽应不承，故志未得，谓下九三可行师来上，坤为邑国也，三应上，上呼三征来居五位，故曰利用行师征邑国也。

案：上六兑爻，兑为口舌，鸣谦之象也。

《序卦》曰：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

郑玄曰：言国既大而能谦，则于政事恬豫。雷出地奋，逸豫，行出而喜乐之意。

三三  
三三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

郑玄曰：坤，顺也；震，动也。顺其性而动者，莫不得其所，故谓之豫。豫，喜豫悦乐之貌也。震又谓雷，诸侯之象；坤又为众，师役之象。故利建侯行师矣。

虞翻曰：复初之四，与小畜旁通，坤为邦国，震为诸侯，初至五，体比象，四利复初，故利建侯。三至上，体师象，故行师。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

侯果曰：四为卦主，五阴应之，刚志大行，故曰刚应而志行。

顺以动，豫。

崔憬曰：坤下震上，顺以动也。

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

虞翻曰：小畜乾为天、坤为地，如之者，谓天地亦动以成四时，而况建侯行师，言其皆应而逸豫也。

而况建侯行师乎。

《九家易》曰：震为建侯，坤为行师，建侯所以兴利，行师所以除害，利兴害除，民所逸乐也。天地有生杀，万物有始终，王者盛衰亦有迭更，犹武王承乱而应天地，建侯行师，奉词除害，民得豫悦，君得安乐也。

天地以顺动，

虞翻曰：豫变通小畜，坤为地，动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顺动也。

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

虞翻曰：过谓失度，忒，差迭也。谓变初至需，离为日，坎为月，皆得其正，故日月不过。动初时震为春，至四兑为秋，至五坎为冬，离为夏，四时位正，故四时不忒。



通变之谓事，盖此之类。

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

虞翻曰：清犹明也。动初至四兑为刑，至坎为罚，坎、兑体正，故刑罚清。坤为民，乾为清，以乾乘坤故民服。

案：帝出震，圣人也。坎为法律，刑罚也，坤为众顺而民服也。

豫之时义大矣哉！

虞翻曰：顺动天地，使日月四时皆不过差，刑罚清而民服，故义大也。

《象》曰：雷出地奋，豫，

崔憬曰：震在坤上，故言雷出地。雷阳气，亦谓龙也。夏至后阳气极，而一阴爻生，阴阳相击而成雷声，雷声之疾，有龙奋迅豫跃之象，故曰奋豫。

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郑玄曰：奋，动也，雷动于地上，万物乃豫也。以者，取其喜佚动摇，犹人至乐则手欲鼓之、足欲舞之也。崇，充也；殷，盛也，荐进也；上帝，天也。王者功成作乐，以文得之者作钥舞，以武得之者作万舞，各充其德而为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与天同飨其功也。故《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

初六，鸣豫，凶。

虞翻曰：应震善鸣，失位，故鸣豫凶也。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虞翻曰：体剥蔑贞，故志穷凶也。

六二，介于石，

虞翻曰：介，纤也，与四为艮，艮为石，故介于石。

不终日，贞吉。

虞翻曰：与小畜通，应在五。终变成离，离为日，得位，欲四急复初，已得休之，故不终日，贞吉。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侯果曰：得位居中，柔顺正一，明豫动之可否，辩趣舍之权宜，假如坚石，不可移变，应时则改，不待终日，故曰豫之正吉。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王弼曰：履非其位，承动豫之主，若其睢盱而豫，悔亦至焉。迟而不从豫之所疾，进退离悔，位不当也。

向秀曰：睢盱，小人喜悦佞媚之貌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侯果曰：为豫之主，众阴所宗，莫不由之以得其逸，体刚心直，志不怀疑，故得群物依归，朋从大合，若以簪簪之固括也。

虞翻曰：由，自从也，据有五阴，坤以众顺，故大有得，得群阴也。坎为疑，故勿疑。小畜兑为朋，盍，合也。坤为盍，戡，聚会也。坎为聚，坤为众，众阴并应，故朋盍戡。戡，旧读作搢，作宗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崔憬曰：以一阳而众阴从己，合簪交欢，故其志大行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

虞翻曰：恒，常也。坎为疾，应在坤，坤为死，震为反生，位在震中，与坤体绝，故贞疾，恒不死也。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侯果曰：六五居尊而乘于四，四以刚动，非己所乘，乘刚为政终亦病，若恒不死者，以其中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虞翻曰：应在三，坤为冥，渝，变也，三失位无应，多凶，变乃得正，体艮成，故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荀爽曰：阴性冥昧，居尊在上而犹豫悦，故不可长。

## 卷五

《序卦》曰：豫必有随也，故受之以随。

韩康伯曰：顺以动者，众之所随。

䷐

震下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

虞翻曰：否上之初，刚来下柔，初上得正，故元亨利贞，无咎。

郑玄曰：震，动也；兑，悦也。内动之以德，外悦之以言，则天下之人咸慕其行而随从之，故谓随也。既见随从，能长之以善，通其嘉礼，和之以义，干之以正，则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则有凶咎焉。

焦贛曰：汉高帝与项籍，其明征也。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

虞翻曰：否乾上来之坤初，故刚来而下柔，动震、悦兑也。

大亨贞，无咎，

荀爽曰：随者，震之归魂，震归从巽，故大通，动爻得正，故利贞，阳降阴升，嫌于有咎，动而得正，故无咎。

而天下随时。

虞翻曰：乾为天，坤为下，震春、兑秋，三、四之正，坎冬、离夏，四时位正。时行则行，故天下随时矣。

随时之义大矣哉！

蜀才曰：此本否卦。刚自上来居初，柔自初而升上，则内动而外悦，是动而悦，随也。相随而大亨无咎，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随之矣，故曰随时之义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雷，随，

《九家易》曰：兑泽、震雷，八月之时，雷藏于泽，则天下随时之象也。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翟玄曰：晦者冥也。雷者阳气，春夏用事，今在泽中，秋冬时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视事，其将晦冥，退入宴寝而休息也。

侯果曰：坤为晦，乾之上九来入坤初，向晦者也。坤初升兑，兑为休息入宴者也。





欲君民者，晦德息物，动悦黎庶，则万方归随也。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九家易》曰：渝，变也，谓阳来居初，德正为震，震为子，得土之位，故曰官也。阴阳出门相与交通，阴往之上，亦不失正，故曰贞吉而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郑玄曰：震为大涂，又为日门，当春分阴阳之所交也。是臣出君门，与四方贤人交有成功之象也。昔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是其义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虞翻曰：应在巽，巽为绳，故称系小子。谓五兑为少，故曰小子。丈夫谓四，体大过老夫，故称大夫。承四隔三，故失丈夫。三至上有大过象，故与老妇士夫同义。体咸象，夫死大过，故每有欲嫁之义也。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虞翻曰：己系于五，不兼与四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虞翻曰：随家阴随阳，三之上无应，上系于四，失初小子，故系丈夫、失小子。艮为居、为求，谓求之正，得位远应，利上承四，故利居贞矣。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王弼曰：虽体下卦，二已据初，将何所附，故舍初系四，志在丈夫也。四俱无应，亦欲于己随之，则得其求矣，故曰随有求得也。应非其正，以系于人，何可以妄，故利居贞也。初处己下，四处己上，故曰：系丈夫，失小子。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虞翻曰：谓获三也，失位相据，在大过死象，故贞凶，《象》曰其义凶矣。孚谓五，初震为道，三已之正，四变应初，得位在离，故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明功也。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

虞翻曰：死在大过，故凶也。

**有孚在道，明功也。**

虞翻曰：功谓五也。三、四之正，离为明，故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虞翻曰：坎为孚，阳称嘉，位五正，故吉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虞翻曰：凡五言中正，中正皆阳得其正，以此为例矣。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

虞翻曰：应在艮，艮手为拘，巽为绳，两系称维，故拘系之，乃从维之。在随之上而无所随，故维之，《象》曰上穷，是其义也。

**王用亨于西山，**

虞翻曰：否乾为王，谓五也。有观象，故亨。兑为西，艮为山，故王用亨于西山也。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虞翻曰：乘刚无应，故上穷也。

《序卦》曰：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

《九家易》曰：子行父事，备物致用而天下治也，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子修圣道，行父之事以临天下，无为而治也。



巽下艮上

蛊，元亨。

虞翻曰：泰初之上，而与随旁通，刚上柔下，乾坤交，故元亨也。

伏曼容曰：蛊，惑乱也。万事从惑而起，故以蛊为事也。

案：《尚书大传》云乃命五史，以书五帝之蛊事，然为训者，正以太古之时，无为无事也，今言蛊者，是卦之惑乱也，时既渐浇，物情感乱，故事业因之而起惑矣。故《左传》云：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是其义也。

利涉大川。

虞翻曰：谓二失位，动而之坎也，故利涉大川也。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子夏传》云：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后甲三日者，乙、丙、丁也。

马融曰：甲在东方，艮在东北，故云先甲；巽在东南，故云后甲。所以十日之中唯称甲者，甲为十日之首，蛊为造事之端，故举初而明事始也。言所以三日者，不令而诛谓之暴，故令先后各三日，欲使百姓遍习，行而不犯也。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

虞翻曰：泰初之上，故刚上；坤上之初，故柔下。上艮下巽，故巽而止，蛊也。

蛊元亨而天下治也。

荀爽曰：蛊者，巽也，巽归合震，故元亨也。蛊者，事也，备物致用，故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九家易》曰：阳往据阴，阴来乘阳，故有事也。此卦泰，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降，出入乾坤，利涉大川也。阳往求五，阴来求二，未得正位，戎事不息，故有事。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虞翻曰：谓初变成乾，乾为甲，至二成离，离为日，谓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贲时也。变三至四体离，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后，故后甲三日，无妄时也。易出震，消息历乾坤象，乾为始，坤为终，故终则有始；乾为天，震为行，故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

何妥曰：山者高而静，风者宣而疾，有似君处上而安静，臣在下面而行令也。

君子以振民育德。

虞翻曰：君子谓泰乾也，坤为民，初上抚坤，故振民。乾称德，体大畜须养，故以育德也。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虞翻曰：干，正蛊事也。泰乾为父，坤为事，故干父之蛊。初上易位，艮为子，父死大过，称考，故有子，考变而得正，故无咎，厉终吉也。

案：位阳令首父之事也，爻阴柔顺子之质也。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王弼曰：干事之首，时有损益，不可尽承，故意承而已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虞翻曰：应在五，泰坤为母，故干母之蛊。失位，故不可贞，变而得正，故贞而得中道也。

案：位阴居内，母之象。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王弼曰：以刚干事而无其应，故有悔也。履得其位，以正干父，虽小有悔，终无大咎矣。

案：爻位俱阳，父之事。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虞翻曰：裕，不能争也。孔子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四阴体大过，本末弱，故裕父之蛊。兑为见变而失正，故往见吝，《象》曰往未得，是其义也。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虞翻曰：往失位折鼎足，故未得。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荀爽曰：体和应中，承阳有实，用斯干事，荣誉之道也。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虞翻曰：誉谓二也。二、五失位，变而得正，故用誉。变二使承五，故承以德，二乾爻，故称德矣。

上九，不事王侯，

虞翻曰：泰乾为王，坤为事，应在于三，震为侯，坤象不见，故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

虞翻曰：谓五已变，巽为高，艮阳升在坤上，故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荀爽曰：年老事终，不当其位，体艮为止，故不事王侯。据上临下，重阴累实，故志可则。

《序卦》曰：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

崔憬曰：有蛊元亨，则可大之业成，故曰有事然后可大也。



兑下坤上

临，元亨利贞。

虞翻曰：阳息至二，与遯旁通，刚浸而长，乾来交坤，动则成乾，故元亨利贞。

至于八月有凶。

虞翻曰：与遯旁通，临消于遯，六月卦也，于周为八月。遯弑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荀公以兑为八月，兑于周为十月，言八月，失之甚矣。

郑玄曰：临，大也。阳气自此浸而长大，阳浸长矣而有四德，齐功于乾，盛之极也。人之情，盛则奢淫，奢淫则将亡，故戒以凶。临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当

文王之时，纣为无道，故于是卦为殷家著兴衰之戒，以见周改殷正之数云。临自周二月用事，迄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此终而复始，王命然矣。

《象》曰：临，刚浸而长，

虞翻曰：刚谓二也。兑为水泽，自下浸上，故浸而长也。

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虞翻曰：说兑、顺坤也，刚中谓二也。四阴皆应之，故曰而应。大亨以正，谓三动成乾天，得正为泰，天地交通，故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蜀才曰：此本坤卦。刚长而柔消，故大亨利正也。

案：临，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阅八月，则成否也。否则天地不交，万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斯之谓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

荀爽曰：泽卑地高，高下相临之象也。

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虞翻曰：君子谓二也。震为言，兑口讲习，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坤为思，刚浸长，故以教思无穷。容，宽也，二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坤为容民，故保民无疆矣。

初九，咸临，贞吉。

虞翻曰：咸，感也，得正应四，故贞吉也。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荀爽曰：阳始咸升，以刚临柔，得其正位，而居是吉，故曰志行正。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虞翻曰：得中多誉，兼有四阴，体复初元吉，故无不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荀爽曰：阳感至二，当升居五，群阴相承，故无不利也。阳当居五，阴当顺从，今尚在二，故曰未顺命也。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虞翻曰：兑为口，坤为土，土爰稼穡作甘，兑口衔坤，故曰甘临。失位乘阳，故无攸利。言三失位无应，故忧之。动而成泰，故咎不可长也。

六四，至临，无咎。

虞翻曰：至下也，谓下至初，应当位有实，故无咎。

《象》曰：至临无咎，当位实也。

荀爽曰：四与二同功，欲升二至五，已得承顺之，故曰至临也。阳虽未乘，处位居正，故得无咎，是当位实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荀爽曰：五者帝位，大君谓二也。宜升上居五位吉，故曰知临，大君之宜也。二者处中，行升居五，五亦处中，故行中之谓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

荀爽曰：上应于三，欲因三升二，过应于阳，敦厚之意，故曰敦临吉，无咎。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九家易》曰：志在升二也。阴以阳为主，故志在内也。

《序卦》曰：物大然后可观也，故受之以观。

崔憬曰：言德业大者可以观政于人，故受之以观也。



坤下巽上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郑玄曰：坤为地、为众，巽为木、为风，九五天子之爻，互体有艮，艮为鬼门，又为宫阙，地上有木而为鬼门、宫阙者，天子宗庙之象也。

王弼曰：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乎盥也，至荐简略，不足复观，故观盥而不荐也。

马融曰：盥者，进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时，及神降荐牲，其礼简略不足观也。国之大事，唯祭与戎，王道可观，在于祭祀。祭祀之盛，莫过初盥降神，故孔子“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此言及荐简略则不足观也。以下观上，见其至盛之礼，万民信敬，故云有孚颙若。孚，信；颙，敬也。

案：鬼神害盈、祸淫、福善，若人君修德，至诚感神，则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观盥而不观荐，飨其诚信者也。斯即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是其义也。

《象》曰：大观在上，

蜀才曰：此本乾卦。

案：柔小浸长，刚大在上，其德可观，故曰大观在上也。

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

虞翻曰：谓阳息临二直方大，临者，大也，在观上，故称大观。顺，坤也，中正谓五，五以天神道观示，天下咸服其化，宾于王庭。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

虞翻曰：观，反临也。以五阳观示坤民，故称观。盥，沃盥；荐，羞牲也。孚，信，谓五。颙，颙君德有威容貌，若顺也。坎为水，坤为器，艮手临坤、坎水沃之，盥之象也，故观盥而不荐。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观之矣。巽为进退，容止可观，进退可度，则下观其德而顺其化。上之三、五在坎中，故有孚颙若，下观而化。《诗》曰：“颙颙印印，如珪如璋。”君德之义也。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

虞翻曰：忒，差也，神道谓五。临震、兑为春、秋，三、上易位，坎冬、离夏，日月象正，故四时不忒。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虞翻曰：圣人谓乾，退藏于密而齐于巽，以神明其德教，故圣人设教，坤民顺从，而天下服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九家易》曰：先王谓五，应天顺民受命之王也。风行地上，草木必偃，枯槁朽腐独不从风，谓应外之爻，天地气绝，阴阳所去，象不化之民，五刑所加，故以省察四

方，观视民俗而设其教也。言先王德化光被四表，有不宾之民，不从法令，以五刑加之，以齐德教也。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虞翻曰：艮为童，阴，小人；阳，君子。初位贱，以小人承君子，故无咎。阳伏阴下，故君子吝矣。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王弼曰：失位处下最远，朝美无所鉴见，故曰童观。处大观之时而童观，趋顺而已，小人为之，无可咎责，君子为之，鄙吝之道。

**六二，窥观，利女贞。**

虞翻曰：临兑为女，窃观称窥。兑女反成巽，巽四、五得正，故利女贞。艮为宫室，坤为阖户，小人而应五，故窥观。女贞利，不淫视也。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侯果曰：得位居中，上应于五，窥观朝美，不能大观，处大观之时而为窥观，女正则利，君子则丑也。

案：六二离爻，离为目，又为中女，外互体艮，艮为门阙，女目近门，窥观之象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

虞翻曰：坤为我，临震为生，生谓坤生民也，巽为进退，故观我生进退。临震进之五，得正居中，故《象》曰未失道。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荀爽曰：我谓五也，生者，教化生也。三欲进观于五，四既在前而三故退，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虞翻曰：坤为国，临阳至二，天下文明，反上成观，进显天位，故观国之光。王谓五阳，阳尊宾坤，坤为用、为臣，四在王庭，宾事于五，故利用宾于王矣。《诗》曰：“莫敢不来宾，莫敢不来王。”是其义也。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崔憬曰：得位比尊承于王者，职在搜扬国俊，宾荐王庭，故以进贤为尚宾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虞翻曰：我，身也，谓我生，生谓生民，震生象，反坤为死丧，嫌非生民，故不言民。阳为君子，在临二失位之五，得道处中，故君子无咎矣。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王弼曰：观我生，自观其道也，为众观之主，当宣文化，光于四表。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君子风著，已乃无咎，欲察己道，当观民也。

虞翻曰：坤为民，谓三也。坤体成，故观民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虞翻曰：应在三，三体临震，故观其生。君子谓三，之三得正，故无咎矣。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王弼曰：观其生，为人所观也。最处上极，天下所观者也。处天下所观之地，其志未为平易，不可不慎，故君子德见乃得无咎。生，犹动出也。



虞翻曰：坎为志、为平，上来之三，故志未平矣。

《序卦》曰：可观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崔憬曰：言可观政于人，则有所合于刑矣，故曰可观而有所合。



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

虞翻曰：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刚柔交，故亨也。坎为狱，艮为手，离为明，四以不正而系于狱，上当之三蔽四成丰，折狱致刑，故利用狱，坤为用也。

案：颐中有物曰噬嗑，谓九四也。四互体坎，坎为法律，又为刑狱，四在颐中，啗而后亨，故利用狱也。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

虞翻曰：物谓四，则所噬干脯也。颐中无物则口不噬，故先举颐中有物曰噬嗑也。

噬嗑而亨。

崔憬曰：物在颐中，隔其上下，因啗而合，乃得其亨焉，以喻人于上下之间有乱群者，当用刑去之，故言利用狱。

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

卢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六分升乾五，是刚柔分也。分则震动于下，电照于上，合成天威，故曰雷电合而成章也。

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侯果曰：坤之初六上升乾五，是柔得中而上行，虽则失位，文明以中，断制枉直，不失情理，故利用狱。

《象》曰：雷电噬嗑，

宋衷曰：雷动而威，电动而明，二者合而其道彰也。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滥，明而无威，不能伏物，故须雷电并合而噬嗑备。

先王以明罚敕法。

侯果曰：雷所以动物，电所以照物，雷电震照，则万物不能怀邪，故先王则之，明罚敕法以示万物，欲万方一心也。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侯果曰：履，贯；趾，足也。震为足，坎为校，震没坎下，故履校灭趾。初位得正，故无咎。

干宝曰：趾，足也；履，校贯械也。初居刚躁之家，体贪狼之性，以震掩巽，强暴之男也，行侵陵之罪，以陷履校之刑，故曰履校灭趾。得位于初，顾震知惧，小惩大戒，以免刑戮，故曰无咎矣。

《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虞翻曰：否坤小人，以阴消阳，其亡其亡，故五变灭初，否杀不行也。

干宝曰：不敢遂行强也。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虞翻曰：噬，食也。艮为肤、为鼻，鼻没水坎中，隐藏不见，故噬肤灭鼻。乘刚又得正，多誉，故无咎。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侯果曰：居中履正，用刑者也。二互体艮，艮为鼻，又为黔喙，噬肤灭鼻之象也。乘刚噬必深，噬过其分故灭鼻也。刑刻虽峻，得所疾也，虽则灭鼻而无咎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虞翻曰：三在肤里，故称肉。离日煖之为腊，坎为毒，故噬腊肉遇毒，毒谓矢毒也。失位承四，故小吝。与上易位，利用狱，成丰，故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荀爽曰：腊肉谓四也。三以不正噬取异家，法当遇罪，故曰遇毒。为艮所止，所欲不得，故小吝也。所欲不得则免于罪，故无咎矣。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陆绩曰：肉有骨谓之肺，离为干肉，又为兵矢，失位用刑，物亦不服，若噬有骨之干肺也。金矢者，取其刚直也，噬肺虽复艰难，终得申其刚直，虽获正吉，未为光大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虞翻曰：阴称肉，位当离，日中烈，故干肉也。乾，金黄，故得黄金。贞正、厉危也，变而得正，故无咎。

王弼曰：干肉，坚也；黄中，金刚也。以阴处阳，以柔承刚，以噬于物，物亦不服，故曰噬干肉也。然处得尊位而居于中，能行其戮也，履不正而能行其戮，刚胜者也。噬虽不服，得中而胜，故曰噬干肉，得黄金也。己虽不正而刑戮得当，故虽厉而无咎也。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荀爽曰：谓阴来正居是而厉阳也。以阴厉阳，正居其处而无咎者，以从下明上，不失其中，所言得当。

上九，何校灭耳，凶。

荀爽曰：为五所何，故曰何校。据五应三，欲尽灭坎，上体坎为耳，故曰灭耳，凶。上以不正，侵欲无已，夺取异家，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故宜凶矣。

郑玄曰：离为槁木，坎为耳木，在耳上，何校灭耳之象也。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九家易》曰：当据离坎以为聪明，坎既不正，今欲灭之，故曰聪不明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

崔憬曰：言物不可苟合于刑，当须以文饰之，故受之以贲。

三三

离下艮上

贲，亨。

虞翻曰：泰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柔来文刚，阴阳交，故亨也。

小利有攸往。

虞翻曰：小谓五，五失正，动得位体离，以刚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郑玄曰：贲，文饰也；离为日，天文也；艮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饰成贲者也。犹人君以刚柔仁义之道，饰成其德也。刚柔杂、仁义合，然后嘉会礼通，故亨也。卦互体坎、艮，艮止于上，坎险于下，夹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则可矣。



《彖》曰：賁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荀爽曰：此本泰卦。谓阴从上来，居乾之中，文饰刚道，交于中和，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饰柔道，兼据二阴，故小利有攸往矣。

天文也。

虞翻曰：谓五利变之正，成巽体离，艮为星，离日、坎月，巽为高，五天位，离为文明，日月星辰高丽于上，故称天之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虞翻曰：人谓三乾为人文，明离止艮也，震动离明，五变据四，二、五分则止文三，故以三为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虞翻曰：日月星辰为天文也。泰震春、兑秋，賁坎冬、离夏，巽为进退，日月星辰进退盈缩，谓眇侧眇也，历象在天成变，故以察时变矣。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虞翻曰：泰乾为人，五、二动体既济，賁离象，重明丽正，故以化成天下也。

干宝曰：四时之变，悬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其会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

王虞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体，层峰峻岭，峭险参差，直置其形，已如雕饰，复加火照，弥见文章，賁之象也。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虞翻曰：君子谓乾。离为明，坤为庶政，故明庶政。坎为狱，三在狱得正，故无敢折狱。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狱也。

初九，賁其趾，

虞翻曰：应在震，震为足，故賁其趾也。

舍车而徒。

虞翻曰：应在艮，艮为舍，坎为车，徒，步行也。位在下，故舍车而徒。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崔憬曰：刚柔相交，以成饰义者也。今近四弃于二比，故曰舍车。车，士大夫所乘，谓二也。四乘于刚，艮止其应，初全其义，故曰而徒。徒，尘贱之事也。自饰其行，故曰賁其趾，趾谓初也。

王肃曰：在下故称趾，既舍其车，又饰其趾，是徒步也。

六二，賁其须。《象》曰：賁其须，与上兴也。

侯果曰：自三至上有颐之象也，二在颐下，须之象也。上无其应，三亦无应，若能上承于三，与之同德，虽俱无应，可相与而兴起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虞翻曰：有离之文以自饰，故曰賁如也；有坎之水以自润，故曰濡如也。体刚履正，故永贞吉。与二同德，故终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王弼曰：有应在初，三为寇难。二志相感，不获交通，欲静则失初之应，欲进则惧三之难，故或饰或素，内怀疑惧，鲜絮其马，翰如以待，虽履正位，未果其志，匪缘寇

隔，乃为婚媾，则终无尤也。

陆绩曰：震为马、为白，故曰白马翰如。

案：皤亦白素之貌也。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

案：坎为盗，故疑。当位乘三，悖礼难饰，应初远阳，故曰当位疑也。

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崔憬曰：以其守正待应，故终无尤也。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虞翻曰：艮为山，五半山，故称丘，木果曰园，故贲于丘园也。六五失正，动之成巽，巽为帛、为绳，艮手持，故束帛。以艮断巽，故戔戔。失位无应，故吝。变而得正，故终吉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荀爽曰：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间，贲饰丘陵以为园圃，隐士之象也。五为王位，体中履和，勤贤之主、尊道之君也。故曰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饰上成功，故终吉而有喜也。

虞翻曰：五变之阳，故有喜。凡言喜庆皆阳爻。束帛戔戔，委积之貌。

案：六五离爻，离为中女，午为蚕丝，束帛之象。

上九，白贲，无咎。

虞翻曰：在巽上，故曰白贲。乘五阴变而得位，故无咎矣。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干宝曰：白，素也。延山林之人、采素士之言，以饰其政，故上得志也。

虞翻曰：上之正得位，体成既济，故曰得志。坎为志也。

《序卦》曰：致饰然后通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

崔憬曰：以文致饰，则上下情通，故曰致饰然后通也。文者致理，极而无救则尽矣，尽犹剥也。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虞翻曰：阴消乾也，与夬旁通，以柔变刚，小人道长，子弑其父，臣弑其君，故不利有攸往也。

《彖》曰：剥，剥也。

卢氏曰：此本乾卦，群阴剥阳，故曰为剥也。

柔变刚也。

荀爽曰：谓阴外变五，五者至尊，为阴所变，故曰剥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

郑玄曰：阴气侵阳，上至于五，万物零落，故谓之剥也。五阴一阳，小人极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

顺而止之，观象也。

虞翻曰：坤顺、艮止，谓五消观成剥，故观象也。



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虞翻曰：乾为君子，乾息为盈，坤消为虚，故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则出入无疾，反复其道，易亏巽消艮，出震息兑，盈乾虚坤，故于是见之耳。

《象》曰：山附于地，剥，

陆绩曰：艮为山，坤为地，山附于地，谓高附于卑，贵附于贱，君不能制臣也。

上以厚下安宅。

虞翻曰：上，君也；宅，居也。山高绝于地，今附地者，明被剥矣。属地时也，君当厚锡于下，贤当卑降于愚，然后得安其居。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虞翻曰：此卦坤变乾也。动初成巽，巽木为床，复震在下为足，故剥床以足。蔑无贞正也，失位无应，故蔑贞凶。震在阴下，《象》曰以灭下也。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虞翻曰：蔑，灭也。坤所以载物，床所以安人。在下故称足，先从下剥，渐及于上，则君政崩灭，故曰以灭下也。

六二，剥床以辩，蔑贞凶。

虞翻曰：指间称辩，剥，剥二成艮，艮为指，二在指间，故剥床以辩。无应在剥，故蔑贞凶也。

《象》曰：剥床以辩，未有与也。

郑玄曰：足上称辩，谓近膝之下，屈则相近，申则相远，故谓之辩。辩，分也。

崔憬曰：今以床言之，则辩当在第足之间，是床榫也。未有与者，言至三则应，故二未有与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荀爽曰：众皆剥阳，三独应上，无剥害意，是以无咎，故曰失上下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

虞翻曰：辩上称肤，艮为肤，以阴变阳，至四乾毁，故剥床以肤，臣弑君、子弑父，故凶也。

王肃曰：在下而安人者，床也；在上而处床者，人也。坤以象床，艮以象人。床剥尽以及人身，为败滋深，害莫甚焉，故曰剥床以肤凶也。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崔憬曰：床之肤谓荐席，若兽之有皮毛也。床以剥尽，次及其肤，剥以大臣之象，言近身与君也。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虞翻曰：剥消观五，巽为鱼、为绳，艮手持绳贯巽，故贯鱼也。艮为宫室，人谓乾五，以阴代阳，五贯乾为宠人，阴得丽之，故以宫人宠。动得正成观，故无不利也。

何妥曰：夫剥之为卦，下比五阴，骈头相次似贯鱼也，鱼为阴物，以喻众阴也。夫宫人者，后、夫人、嫔、妾各有次序，不相渎乱，此则贵贱有章，宠御有序。六五既为众阴之主，能有贯鱼之次第，故得无不利矣。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崔憬曰：鱼与宫人皆阴类，以比小人焉。鱼大小一贯，若后、夫人、嫔妇、御女小大虽殊，宠御则一，故终无尤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虞翻曰：艮为硕果，谓三已复位，有颐象，颐中无物，故不食也。夬乾为君子、为德，坤为车、为民，乾在坤，故以德为车。小人谓坤，艮为庐，上变灭艮，坤阴迷乱，故小人剥庐也。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侯果曰：艮为果、为庐，坤为舆。处剥之上，有刚直之德，群小人不能伤害也，故果至硕大不被剥食矣。君子居此，万姓赖安，若得乘其车舆也。小人处之，则庶方无控，被剥其庐舍，故曰剥庐终不可用矣。

## 卷 六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也。

崔憬曰：夫易穷则有变，物极则反于初，故剥之为道不可终尽，而受之于复也。



震下坤上

复，亨。

何妥曰：复者，归本之名。群阴剥阳至于几尽，一阳来下，故称反复，阳气复反而得交通，故云复亨也。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虞翻曰：谓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为疾，十二消息不见坎象，故出入无疾。兑为朋，在内称来，五阴从初，初阳正息而成兑，故朋来无咎矣。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

案：易轨一岁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坎、震、离、兑四方正卦，卦别六爻，爻生一气，其余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爻主一日，当周天之数，余五日四分日之一，以通闰余者也。剥卦阳气尽于九月之终，至十月末纯坤用事，坤卦将尽则复阳来，隔坤之一卦六爻为六日，复来成震，一阳爻生，为七日，故言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是其义也。天道玄邈，理绝希慕，先儒已论，虽各指于日月，后学寻讨，犹未测其端倪，今举约文，略陈梗概，以候来哲。如积薪者也。

利有攸往。

虞翻曰：阳息临成乾，小人道消，君子道长，故利有攸往矣。

《彖》曰：复亨，

虞翻曰：阳息坤，与姤旁通，刚反交初，故亨。

刚反动而以顺行，

虞翻曰：刚从艮入坤，从反震，故曰反动。坤顺震行，故而以顺行。阳不从上来反初，故不言刚自外来，是以明不远之复，入坤出震义也。

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侯果曰：阳上出，君子道长也；阴下入，小人道消也。动而以行，故出入无疾，朋来无咎矣。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虞翻曰：谓乾成坤，反出于震而来复，阳为道，故复其道，刚为昼日，消乾六爻为



六日，刚来反初，故七日来复，天行也。

侯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阳复而阴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阴复而阳升也。天地运往，阴阳升复，凡历七月，故曰七日来复，此天之运行也。幽诗曰：一之日觶发，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周之二月也。则古人呼月为日明矣。

**利有攸往，刚长也。**

荀爽曰：利往居五，刚道漫长也。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虞翻曰：坤为（腹）[复]，谓三复位时，离为见，坎为心，阳息临成泰，乾天坤地，故见天地之心也。

荀爽曰：复者，冬至之卦，阳起初九为天地心，万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见天地之心矣。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虞翻曰：先王谓乾初，至日，冬至之日，坤阖为闭关，巽为商旅、为近利市三倍，姤巽伏初，故商旅不行。姤《象》曰“后以施命诰四方”，今隐复下，故后不省方。复为阳始，姤则阴始，天地之始，阴阳之首。已言先王又更言后，后，君也，六十四卦唯此重耳。

宋衷曰：商旅不行，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将以辅遂阳体，成致君道也。制之者，王者之事；奉之者，为君之业也。故上言先王而下言后也。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崔憬曰：从坤反震而变，此爻不远复也，复而有应，故获元吉也。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侯果曰：祇，大也，往被阴剥，所以有悔，觉非远复，故无大咎。以此修身，颜子之分矣。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王弼曰：得位居中，比初之上而附顺之下，仁之谓也。既处中位，亲仁善邻，复之休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

虞翻曰：频，蹙也，三失位故频复，厉。动而之正，故无咎也。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侯果曰：处震之极，以阴居阳，惧其将危，频蹙而复。履危反道，义亦无咎也。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虞翻曰：中谓初，震为行，初，一阳爻，故称独，四得正应初，故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俗说以四位在五阴之中，而独应复，非也。四在外体，又非内象，不在二五，何得称中行耳。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侯果曰：坤为厚载，故曰敦复。体柔居刚，无应失位，所以有悔。能自考省，动不失中，故曰无悔矣。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

虞翻曰：坤冥为迷，高而无应，故凶。五变正时坎为灾眚，故有灾眚也。

**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

虞翻曰：三复位时而体师象，故用行师，阴逆不顺，坤为死丧，坎流血，故终有大败。姤乾为君，灭藏于坤，坤为异邦，故国君凶矣。

荀爽曰：坤为众，故曰行师也。谓上行师而距于初，阳息上升必消群阴，故终有大败。国君谓初也，受命复道，当从下升，今上六行师，王诛必加，故以其国君凶也。

至于十年不克征。

虞翻曰：坤为至、为十年，阴逆坎临故不克征，谓五变设险，故帅师败丧，君而无征也。

何妥曰：理国之道，须进善纳谏，迷而不复，安可牧民，以此行师，必败绩矣。败乃思复，失道已远，虽复十年乃征，无所克矣。

案：坤为先迷，故曰迷复；坤又为师象，故曰行师；坤数十，十年之象也。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虞翻曰：姤乾为君，坤阴灭之，以国君凶，故曰反君道也。

《序卦》曰：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崔憬曰：物复其本则为成实，故言复，则无妄矣。



震下乾上

无妄，

何妥曰：乾上震下，天威下行，物皆絜齐不敢虚妄也。

元亨利贞。

遯上之初，此所谓四阳二阴，非大壮则遯来也。刚来交初体乾，故元亨。三、四失位，故利贞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虞翻曰：非正谓上也。四已之正，上动成坎，故有眚。变而逆乘，天命不佑，故不利有攸往矣。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

蜀才曰：此本遯卦。案刚自上降为主于初，故动而健，刚中而应也，于是乎邪妄之道消，大通以正矣。无妄大亨，乃天道恒命也。

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虞翻曰：动，震也；健、大亨，谓乾；刚中谓五而应二，大亨以正，变四承五，乾为天，巽为命，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无妄之往，何之矣。

虞翻曰：谓四已变，上动体屯，坎为泣血涟如，故何之矣。

天命不佑，行矣哉！

虞翻曰：天，五也，巽为命，佑助也。四已变成坤，天道助顺，上动逆乘巽命，故天命不佑。行矣哉，言不可行也。马君云天命不佑行，非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

《九家易》曰：天下雷行，阳气普遍，无物不与，故曰物与也。物受之以生，无有灾妄，故曰物与无妄也。

虞翻曰：与谓举，妄，亡也。谓雷以动之，震为反生，万物出震，无妄者也，故曰物与无妄。《序卦》曰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而京氏及俗儒以为大旱之卦，万物皆死，无所复妄，失之远矣。有无妄然后可畜，不死明矣。若物皆死，将何畜聚，以此疑也。

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虞翻曰：先王谓乾，乾盈为茂，艮为对时，体颐养象，万物出震，故以茂对时、育万物。言物皆死，违此甚矣。

侯果曰：雷震天下，物不敢妄，威震惊洽，无物不与，故先王以茂养万物，乃对时而育矣。时泰则威之以无妄，时否则利之以嘉遯，是对时而化育也。

初九，无妄，往吉。

虞翻曰：谓应四也。四失位，故命变之正，四变得位，承五应初，故往吉矣。在外称往矣。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虞翻曰：四变应初，夫妻体正，故往得志矣。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虞翻曰：有益耕象，无坤田，故不耨。震为禾稼，艮为手，禾在手中，故称获。田在初，一岁曰菑，在二、三岁曰畲，初爻非坤，故不菑而畲也。得位应五，利四变之益，则坤体成，有耒耨之利，故利有攸往，往应五也。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虞翻曰：四动坤虚，故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虞翻曰：上动体坎，故称灾也。四动之正，坤为牛，艮为鼻、为止，巽为桑、为绳，系牛鼻而止桑下，故或系之牛也。乾为行人，坤为邑人，乾四据三，故行人之得；三系于四，故邑人之灾。或说以四变则牛，应初震，坤为死丧，故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九四，可贞，无咎。

虞翻曰：动则正，故可贞，承五应初，故无咎也。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虞翻曰：动阴承阳，故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虞翻曰：四已之正，上动体坎，坎为疾病，故曰无妄之疾也。巽为木，艮为石，故称药矣。坎为多眚，药不可试，故勿药有喜。康子馈药，丘未达，故不尝，此之谓也。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侯果曰：位正居尊，为无妄贵主，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三、四妄处，五乃忧疾，非乖掇，则药不可试，若下皆不妄，则不治自愈，故曰勿药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虞翻曰：动而成坎，故行有眚。乘刚逆命，故无攸利，天命不佑，行矣哉。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崔憬曰：居无妄之中，有妄者也，妄而应三，上下非正，穷而反妄，故为灾也。

《序卦》曰：有无妄然后可畜也，故受之以大畜。

崔憬曰：有诚实则可以中心藏之，故言有无妄然后可畜也。



乾下艮上

大畜，利贞。

虞翻曰：大壮初之上，其德刚上也，与萃旁通，二、五失位，故利贞，此萃五之复二成临，临者大也，至上有颐养之象，故名大畜也。

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虞翻曰：二称家，谓二、五易位成家人，家人体噬嗑食，故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

虞翻曰：刚健谓乾，笃实谓艮。二已之五，利涉大川。互体离、坎，离为日，故辉光日新也。

其德刚上而尚贤，

蜀才曰：此本大壮卦。案：刚自初升，为主于外，刚阳居上，尊尚贤也。

能止健，大正也。

虞翻曰：健乾、止艮也。二、五易位，故大正。旧读言能止健，误也。

不家食吉，养贤也。

虞翻曰：二、五易位成家人，今体颐养象，故不家食吉，养贤也。

案：乾为贤人也，艮为宫阙也，令贤人居于阙下，不家食之象。

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京房曰：谓二变五体坎，故利涉大川。五天位，故曰应乎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

向秀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天为大器，山则极止，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也。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虞翻曰：君子谓乾，乾为言，震为行，坎为志识，乾知大始，震在乾前，故识前言往行。有颐养象，故以畜其德矣。

初九，有厉，利已。

王弼曰：四乃畜己，未可犯也，进则灾危，有厉则止，故利已。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虞翻曰：谓二变正，四体坎，故称灾也。

九二，舆说辐。

虞翻曰：萃坤为车、为輶，坤消乾成，故车说腹。腹或作輶也。

《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卢氏曰：乾为舆。案：輶，车之钩心夹轴之物，处失其正，上应于五，五居畜盛，止不我升，故且说輶，停留待时，而进退得正，故无尤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

虞翻曰：乾为良马，震为惊走，故称逐也。谓二已变，三在坎中，故利艰贞吉。离为日，二至五体师象坎，为闲习，坤为车舆，乾人在上，震为惊卫，讲武闲兵，故曰日闲舆卫也。

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虞翻曰：谓上应也。五已变正，上动成坎，坎为志，故利有攸往，与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虞翻曰：艮为童，五已之正，萃坤为牛，牯谓以木辐其角。大畜，畜物之家，恶其触害。艮为手、为小木，巽为绳，绳缚小木、横着牛角，故曰童牛之牯。得位承五，故元吉而喜，喜谓五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侯果曰：坤为舆，故有牛矣。牯，犏也，以木为之，横施于角，止其抵之威也。初欲上进，而四牯之角，既被牯则不能触四，是四童初之角也。四能牯初，与无角同，所以元吉而有喜矣。童牛，无角之牛也。《封人职》曰“设其楅衡”，注云：楅，设于角；衡，设于鼻。止其抵触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虞翻曰：二变时坎为豕，剧豕称豶，令不害物，三至上体颐象，五变之刚，巽为白，震为出，刚白从颐中出，牙之象也。动而得位，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虞翻曰：五变得正，故有庆也。

崔憬曰：《说文》：豶，剧豕。今俗犹呼剧猪是也。然以豕本刚突，剧乃性和，虽有其牙，不足害物，是制于人也。以喻九二之刚健失位，若豕之剧，不足畏也，而六五应止之易，故吉有庆矣。

案：九二坎爻，坎为豕也，以阳居阴而失其位，若豕被剧之象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虞翻曰：何，当也；衢，四交道。乾为天，震、艮为道，以震交艮，故何天之衢。亨，上变坎为亨也。

王弼曰：处畜之极，畜极则亨，何辞也，犹云何畜乃天之衢，亨道大行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虞翻曰：谓上据二阴，乾为天道，震为行，故道大行矣。

《序卦》曰：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

崔憬曰：大畜刚健，辉光日新，可以观其所养，故言物畜然后可养。



震下艮上

颐，贞吉。

虞翻曰：晋四之初，与大过旁通，养正则吉，谓三爻之正，五、上易位，故颐贞吉。反复不衰，与乾、坤、坎、离、大过、小过、中孚同义，故不从临、观四阴二阳之例。或以临二之上兑为口，故有口实也。

观颐，

虞翻曰：离为目，故观颐，观其所养也。

自求口实。

虞翻曰：或以大过兑为口，或以临兑为口，坤为目，艮为求，口实，颐中物，谓其自养。

郑玄曰：颐者，口车辅之名也。震动于下，艮止于上，口车动而上因辅，嚼物以养人，故谓之颐。颐，养也，能行养则其干事，故吉矣。二、五离爻皆得中，离为目，观象也，观颐，观其养贤与不肖也。颐中有物曰口实，自二至五有二坤，坤载养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存焉，观其求可食之物，则贪廉之情可别也。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

姚信曰：以阳养阴，动于下，止于上，各得其正，则吉也。

宋衷曰：颐者，所由饮食自养也。君子割不正不食，况非其食乎。是故所养必得贤

明，自求口实必得体宜，是谓养正也。

**观颐，观其所养也。**

侯果曰：王者所养，养贤则吉也。

**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

侯果曰：此本观卦，初六升五，九五降初，则成颐也。是自求口实，观其自养。

案：口实，谓颐口中也。实事可言，震声也；实物可食，艮其成也。

**天地养万物，**

翟玄曰：天上、地初也。万物，众阴也。天地以元气养万物，圣人以正道养贤及万民，此其圣也。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虞翻曰：乾为圣人，艮为贤人，颐下养上，故圣人养贤。坤阴为民，皆在震上，以贵下贱，大得民，故以及万民。

**颐之时大矣哉！**

天地养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人非颐不生，故大矣。

**《象》曰：山下有雷，颐，**

刘表曰：山止于上，雷动于下，颐之象也。

**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荀爽曰：雷为号令，今在山中闭藏，故慎言语。雷动于上，以阳食阴，艮以止之，故节饮食也。言出乎身加乎民，故慎言语，所以养人也。饮食不节，残贼群生，故节饮食以养物。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虞翻曰：晋离为龟，四之初，故舍尔灵龟。艮为我，震为动，谓四失离入坤，远应多惧，故凶矣。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侯果曰：初本五也，五互体艮，艮为山龟，自五降初，则为颐矣。是舍尔灵龟之德，来观朵颐之饌，贪禄致凶，故不足贵。

案：朵，颐垂下动之貌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王肃曰：养下曰颠；拂，违也；经，常也；丘，小山，谓六五也。二宜应五，反下养初，岂非颠颐违常于五也，故曰拂经于丘矣。拂丘虽阻常理，养下故谓养贤，上既无应，征必凶矣，故曰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侯果曰：正则失养之类。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虞翻曰：三失位体剥，不正相应，弑父弑君，故贞凶。坤为十年，动无所应，故十年勿用，无攸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虞翻曰：弑父弑君，故大悖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王弼曰：履得其位而应于初，以上养下，得颐之义，故曰颠颐吉。下交近渎则咎矣，故虎视眈眈，威而不猛；其欲逐逐，而尚敦实，修此二者乃得全其吉而无咎矣。观



其自养则养正，察其所养则养贤，颐爻之贵斯为盛矣。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虞翻曰：晋四之初，谓三已变，故颠颐，与屯四乘坎马同义。坤为虎，离为目，眈眈，下（眈）[视]貌；逐逐，心烦（类）[貌]，坤为吝嗇，坎水为欲，故其欲逐逐。得位应初，故无咎。谓上已反三成离，故上施光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虞翻曰：失位故拂经，无应顺上故居贞吉。艮为居也，涉上成坎，承阳无应，故不可涉大川矣。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王弼曰：以阴居阳，拂颐之义也。无应于下而比于上，故宜居贞，顺而从上则吉。

上九，由颐，厉吉。

虞翻曰：由，自从也，体剥居上，众阴顺承，故由颐。失位故厉，以坤艮自辅，故吉也。

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虞翻曰：失位厉危，之五得正成坎，坎为大川，故利涉大川。变阳得位，故大有庆也。

《序卦》曰：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

崔憬曰：养则可动，动则过厚，故受之以大过也。

䷛ 巽下兑上

大过，栋桡。

虞翻曰：大壮五之三，或兑三之五，栋桡谓三，巽为长木，称栋，初上阴柔，本末弱，故栋桡也。

利有攸往，亨。

虞翻曰：谓二也。刚过而中，失位无应，利变应五，之外称往，故利有攸往乃亨也。

《彖》曰：大过，大者过也。

虞翻曰：阳称大，谓二也，二失位，故大者过也。

栋桡，本末弱也。

向秀曰：栋桡则屋坏，主弱则国荒。所以桡，由于初、上两阴爻也，初为善始，末是令终，始终皆弱，所以栋桡。

王弼曰：初为本而上为末也。

侯果曰：本，君也；末，臣也。君臣俱弱，栋桡者也。

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

虞翻曰：刚过而中谓二。说，兑也，故利有攸往。大壮震五之初，故亨，与遯（而）同义。

大过之时大矣哉！

虞翻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藉用白茅，女妻有子，继世承祀，故大矣哉。

《象》曰：泽灭木，大过，

案：兑，泽也；巽，木、漫也。凡木生近水者，杨也；遇泽太过，木则漫灭焉。二、五枯杨，是其义。

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虞翻曰：君子谓乾初，阳伏巽中，体复一爻，潜龙之德，故称独立不惧。忧则违之，乾初同义，故遯世无闷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虞翻曰：位在下称藉，巽柔白为茅，故藉用白茅，失位咎也，承二过四，应五士夫，故无咎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侯果曰：以柔处下，履非其正，咎也；苟能絜诚肃恭不怠，虽置羞于地可以荐奉，况藉用白茅，重慎之至，何咎之有矣。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虞翻曰：稊，稚也，杨叶未舒称稊。巽为杨，乾为老，老杨故枯。杨在二也，十二月时周之二月，兑为雨泽，枯杨得泽复生稊。二体乾老，故称老夫。女妻谓上兑，兑为少女，故曰女妻。大过之家，过以相与，老夫得其女妻，故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虞翻曰：谓二过初与五，五过上与二，独大过之爻，得过其应，故过以相与也。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虞翻曰：本末弱，故桡；辅之益桡，故不可以有辅。阳以阴为辅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虞翻曰：隆，上也，应在于初，己与五，意在于上，故栋隆吉。失位动入险而陷于井，故有他吝。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虞翻曰：乾为动直，远初近上，故不桡下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虞翻曰：阳在五也。夬三月时周之五月，枯杨得泽，故生华矣。老妇谓初，巽为妇，乾为老，故称老妇也。士夫谓五，大壮震为夫，兑为少，故称士夫。五过二使应上，二过五使取初，五得位故无咎，阴在二多誉，今退伏初，故无誉。体姤淫女，故过以相与，使应少夫，《象》曰：亦可丑也。旧说以初为女妻，上为老妇，误矣。马君亦然。荀公以初阴失正当变，数六，为女妻；二阳失正，数九，为老夫；以五阳得正位不变，数七，为士夫；上阴得正，数八，为老妇。此何异俗说也。悲夫学之难，而以初本为小，反以上末为老，后之达者详其义焉。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虞翻曰：乾为久，枯而生华，故不可久也。妇体姤淫，故可丑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虞翻曰：大壮震为足，兑为水泽，震足没水，故过涉也。顶，首也，乾为顶，顶没兑水中，故灭顶凶。乘刚，咎也，得位故无咎，与灭耳同义也。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九家易》曰：君子以礼义为法，小人以畏慎为宜，至于大过之世，不复遵常，故君子犯义，小人犯刑，而家家有诛绝之罪，不可咎也。大过之世，君子逊避不行礼义，谓当不义则争之，若比干谏而死是也。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上化致然，亦不可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是其义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崔憬曰：大过不可以极，极则过涉灭顶，故曰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也。



坎下坎上

习坎，有孚。

虞翻曰：乾二、五之坤，与离旁通，于爻观上之二。习，常也；孚，信，谓二、五。水行往来，朝宗于海，不失其时，如月行天，故习坎为孚也。

维心亨，

虞翻曰：坎为心，乾二、五旁行流坤，阴阳会合，故亨也。

行有尚。

虞翻曰：行谓二，尚谓五也。二位震为行，动得正应五，故行有尚、往有功也。

《象》曰：习坎，重险也。

虞翻曰：两象也，天险、地险，故曰重险也。

水流而不盈，

荀爽曰：阳动阴中，故流；阳陷阴中，故不盈也。

陆绩曰：水性趋下，不盈溢崖岸也。月者水精，月在天，满则亏，不盈溢之义也。

行险而不失其信。

荀爽曰：谓阳来为险，而不失中，中称信也。

虞翻曰：信谓二也，震为行，水性有常，消息与月相应，故不失其信矣。

维心亨，乃以刚中也。

侯果曰：二、五刚而居中，则心亨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虞翻曰：功谓五，二动应五，故往有功也。

天险不可升也，

虞翻曰：谓五在天位，五从乾来，体屯难，故天险不可升也。

地险山川丘陵也，

虞翻曰：坤为地，乾二之坤，故曰地险。艮为山，坎为川，半山称丘，丘下称陵，故曰地险山川丘陵也。

王公设险以守其国。

虞翻曰：王公大人，谓乾五。坤为邦。乾二之坤成坎险，震为守，有屯难象，故王公设险以守其国。离言王用出征，以正邦是也。

案：九五，王也；六三，三公也。艮为山城，坎为水也，王公设险之象也。

险之时用大矣哉！

王肃曰：守险以德，据险以时，成功大矣。

《象》曰：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陆绩曰：洊，再；（重）[习]，（习）[重]也。水再至而益，通流不舍昼夜，重（重）习相随以为常，有似于习，故君子象之，以常习教事，如水不息也。

虞翻曰：君子谓乾五，在乾称大人，在坎为君子，坎为习、为常，乾为德，震为行，巽为教令，坤为事，故以常德行习教事也。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干宝曰：窞，坎之深者也。江河淮济，百川之流行乎地中，水之正也，及其为灾，则泛滥平地而入于坎窞，是水失其道也。刑狱之用必当于理，刑之正也，及其不平，则枉滥无辜，是法失其道也。故曰：入于坎窞，凶矣。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虞翻曰：习，积也，位下故习。坎为人，坎中小穴称窞。上无其应，初、二失正，故曰失道凶矣。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虞翻曰：阳陷阴中，故有险，据阴有实，故求小得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荀爽曰：处中而比初，三未足为援，虽求小得，未出于险中。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虞翻曰：坎在内称来，在坎终坎，故来之坎坎。枕，止也，艮为止，三失位乘二则险，承五隔四，故险且枕，入于坎窞，体师三舆，故勿用。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干宝曰：坎，十一月卦也，又失其位，喻殷之执法者失中之象也。来之坎者，斥周人观衅于殷也。枕，安也，险且枕者，言安忍以暴政加民而无哀矜之心，淫刑滥罚百姓无所措手足，故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

虞翻曰：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为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颐口象，震献在中，故为簋。坎为木，震为足，坎酒在上，樽酒之象。贰，副也。坤为缶，礼有副樽，故贰用缶耳。

纳约自牖，终无咎。

虞翻曰：坎为纳也，四阴小，故约。艮为牖，坤为户，艮小光照户牖之象，贰用缶，故纳约自牖，得位承五，故无咎。

崔憬曰：于重险之时，居多惧之地，近三而得位，比五而承阳，修其絜诚，进其忠信，则虽祭祀省薄，明德惟馨，故曰：樽酒，簋贰，用缶，纳约。文王于纣时行此道，从羑里纳约，卒免于难，故曰自牖，终无咎也。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虞翻曰：乾刚坤柔，震为交，故曰刚柔际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虞翻曰：盈，溢也，艮为止，谓水流而不盈，坎为平。祗，安也，艮止坤安，故祗既平。得位正中，故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光大也。

虞翻曰：体屯五中，故未光大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虞翻曰：徽纆，黑索也。观巽为绳，艮为手，上变入坎，故系用徽绳。寘，置也，坎多心，故丛棘，狱外种九棘，故称丛棘。二变则五体剥，剥伤坤杀，故寘于丛棘也。不得谓不得出狱，艮止坎狱，乾为岁，五从乾来，三非其应，故曰三岁不得，凶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九家易》曰：坎为丛棘，又为法律。案《周礼》：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九棘，面



三槐。司寇公卿议狱于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也。

案：坎于木，坚而多心，丛棘之象也。坎下巽爻，巽为绳直，系用徽纆也。马融云：徽纆，索也。刘表云：三股为徽、两股为纆，皆索名，以系缚其罪人矣。

《序卦》曰：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崔憬曰：物极则反，坎虽陷于地，必有所丽于天，而受之以离也。



离下离上

离，利贞，亨。

虞翻曰：坤二、五之乾，与坎旁通，于爻遇初之五，柔丽中正，故利贞亨。

畜牝牛吉。

虞翻曰：畜，养也，坤为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体颐养象，故畜牝牛吉。俗说皆以离为牝牛，失之矣。

《彖》曰：离，丽也。

荀爽曰：阴丽于阳，相附丽也；亦为别离，以阴隔阳也。离者，火也，托于木，是其附丽也；烟焰飞升，炭灰降滞，是其别离也。

日月丽乎天，

虞翻曰：乾五之坤成坎为月，离为日，日月丽天也。

百谷草木丽乎土，

虞翻曰：震为百谷，巽为草木，坤为地，乾二、五之坤成坎震体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万物出震，故百谷草木丽乎土。

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虞翻曰：两象故重明，正谓五阳，阳变之坤来化乾，以成万物，谓离日化成天下也。

柔丽乎中正，故亨。

虞翻曰：柔谓五阴，中正谓五，伏阳出在坤中，畜牝牛，故中正而亨也。

是以畜牝牛吉也。

荀爽曰：牛者，土也，生土于火。离者阴卦，牝者阴性，故曰畜牝牛吉矣。

《象》曰：明两作，离，

虞翻曰：两谓日与月也。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离，离、坎，日月之象，故明两作。离作成也。日月在天，动成万物，故称作矣。或以日与火为明两作也。

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虞翻曰：阳气称大人，则乾五，大人也。乾二、五之光，继日之明，坤为方，二、五之坤，震东、兑西、离南、坎北，故曰照于四方。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荀爽曰：火性炎上，故初欲履错于三，二为三所据，故敬之则无咎矣。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王弼曰：错然，敬慎之貌也。处离之始，将进其盛，故宜慎所履，以敬为务，辟其咎也。

六二，黄离，元吉。《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侯果曰：此本坤爻，故云黄离来得中道，所以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离。

荀爽曰：初为日出，二为日中，三为日昃，以喻君道衰也。

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九家易》曰：鼓缶者，以目下视离，为大腹瓦缶之象，谓不取二也。歌者口仰向上，谓兑为口，而向上取五也。日昃者，向下也，今不取二而上取五，则上九耋之，阳称大也，嗟者，谓上被三夺五，忧嗟穷凶也。火性炎上，故三欲取五也。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九家易》曰：日昃当降，何可久长，三当据二以为鼓缶，而今与四同取于五，故曰不鼓缶而歌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荀爽曰：阳升居五，光炎宣扬，故突如其也。阴退居四，灰炭降坠，故其来如也。阴以不正居尊乘阳，历尽数终，天命所诛，位丧民畔，下离所害，故焚如也。以离入坎，故死如也。火息灰损，故弃如也。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九家易》曰：在五见夺，在四见弃，故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荀爽曰：六五阴柔退居于四，出离为坎，故出涕沱若，而下以顺阴阳也。

戚嗟若，吉。

虞翻曰：坎为心，震为声，兑为口，故戚嗟若。动而得正，尊丽阳，故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九家易》曰：戚嗟，顺阳附丽于五，故曰离王公也。阳当居五，阴退还四，五当为王，三则三公也，四处其中，附上下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虞翻曰：王谓乾。乾二、五之坤成坎，体师象，震为出，故王用出征。首谓坤二，来折乾，故有嘉折首，丑类也，乾征得坤阴类，乾阳物，故获非其丑，无咎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虞翻曰：乾五出征坤，故正邦也。

## 卷七

《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韩康伯曰：言咸卦之义也。咸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夫妇之象莫美乎斯。人伦之道莫大夫妇，故夫子殷勤深述其义，以崇人伦之始，而不系之离也。先儒以乾至离为上经，天道也；咸至未济为下经，人事也。夫易六画成卦，三材必备，错综天人，以效变化，岂有天道、人事偏于上、下哉！斯盖守文而不求义，失之远矣。



艮下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

虞翻曰：咸，感也。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气交以相与，止而说，男



下女，故通，利贞，取女吉。

郑玄曰：咸，感也。艮为山，兑为泽，山气下，泽气上，二气通而相应，以生万物，故曰咸也。其于人也，嘉会礼通，和顺于义，干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亲说，取之则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

蜀才曰：此本否卦。案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而刚下，二气交感以相与也。

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

王肃曰：山泽以气通，男女以礼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为礼也；通义正，取女之所以为吉也。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荀爽曰：乾下感坤，故万物化生于山泽。

陆绩曰：天地因山泽孔窍以通其气，化生万物也。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虞翻曰：乾为圣人，初、四易位成既济，坎为心、为平，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保合太和、品物流形也。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虞翻曰：谓四之初，以离日见天，坎月见地，县象著明，万物见离，故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也。

《象》曰：山上有泽，咸，

崔憬曰：山高而降，泽下而升，山泽通气，咸之象也。

君子以虚受人。

虞翻曰：君子谓否乾，乾为人，坤为虚，谓坤虚三受上，故以虚受人。艮山在地下为谦，在泽下为虚。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虞翻曰：拇，足大指也。艮为指，坤为拇，故咸其拇，失位远应，之四得正，故志在外，谓四也。

六（四）[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崔憬曰：腓，脚腓，次于拇上，二之象也。得位居中，于五有应，若感应相与，失艮止之礼，故凶。居而承比于三，顺止而随于当礼，故吉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崔憬曰：股，脰而次于腓上，三之象也。刚而得中，虽欲感上以居艮极，止而不前，二随于己，志在所随，故执其随，下比二也。而遂感上，则失其正义，故往吝穷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虞翻曰：巽为股，谓二也。巽为随，艮为手，故称执三，应于上，初、四已变，历险故往吝。巽为处女也，男已下女，以艮阳入兑阴，故不处也。凡士与女，未用皆称处矣。志在于二，故所执下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虞翻曰：失位悔也，应初动得正，故贞吉而悔亡矣。憧憧，怀思虑也，之内为来，之外为往，欲感上隔五，感初隔三，故憧憧往来矣。兑为朋，少女也，艮初变之四，坎

心为思，故曰朋从尔思也。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

虞翻曰：坤为害也，今未感坤，初体遯弑父，故曰夫感害也。

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虞翻曰：未动之离，故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虞翻曰：脢，夹脊肉也。谓四已变坎为脊，故咸其脢，得正，故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案：末犹上也。四感于初，三随其二，五比于上，故咸其脢志末者，谓五志感于上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

虞翻曰：耳目之间称辅颊，四变为目，坎为耳，兑为口舌，故曰咸其辅颊舌。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虞翻曰：滕，送也，不得之三，山泽通气，故滕口说也。

《序卦》曰：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郑玄曰：言夫妇当有终身之义，夫妇之道，谓咸者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

虞翻曰：恒，久也，与益旁通，乾初之坤四，刚柔皆应，故通，无咎利贞矣。

郑玄曰：恒，久也。巽为风，震为雷，雷风相须而养物，犹长女承长男，夫妇同心而成家，久长之道也。夫妇以嘉会礼通，故无咎。其能和顺干事，所行而善矣。

利有攸往。

虞翻曰：初利往之四，终变成益，则初、四、二、五皆得其正，终则有始，故利有攸往也。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

王弼曰：刚尊柔卑，得其序也。

雷风相与，巽而动，

蜀才曰：此本泰卦。案六四降初，初九升四，是刚上而柔下也。分乾与坤，雷也；分坤与乾，风也，是雷风相与，巽而动也。

刚柔皆应，恒。

《九家易》曰：初、四、二、五虽不正，而刚柔皆应，故通，无咎矣。

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

荀爽曰：恒，震世也，巽来乘之，阴阳合会故通，无咎。长男在上，长女在下，夫妇道正，故利贞，久于其道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虞翻曰：泰乾坤为天地，谓终则复始，有亲则可久也。

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

荀爽曰：谓乾气下终，始复升，上居四也；坤气上终，始复降，下居初者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虞翻曰：动初成乾为天，至二离为日，至三坎为月，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也。

四时变化而能久成，

虞翻曰：春夏为变，秋冬为化，变至二离夏至，三兑秋至，四震春至，五坎冬至，故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谓乾坤成物也。

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虞翻曰：圣人谓乾，乾为道，初、二已正，四、五复位，成既济定，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有两离象重明丽正，故化成天下。

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虞翻曰：以离日照乾，坎月照坤，万物出震，故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与咸同义也。

《象》曰：雷风恒，

宋衷曰：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二者常相薄而为万物用，故君子象之，以立身守节而不易道也。

君子以立不易方。

虞翻曰：君子谓乾三也。乾为易、为立，坤为方，乾初之坤四，三正不动，故立不易方也。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侯果曰：浚深、恒久也。初本六四，自四居初，始求深厚之位者也。位既非正，求乃涉邪，以此为正，凶之道也。故曰：浚恒，贞凶，无攸利矣。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虞翻曰：浚，深也，初下称浚，故曰浚恒。乾初为渊，故深矣，失位变之正，乾为始，故曰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

虞翻曰：失位，悔也，动而得正，处中多誉，故悔亡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荀爽曰：乾为久也，能久行中和，以阳据阴，故曰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荀爽曰：与初同象，欲据初隔二，与五为兑，欲悦之隔四，意无所定，故不恒其德，与上相应，欲往承之，为阴所乘，故或承之羞也。贞吝者，谓正乘其所，不与阴通也。无居自容，故贞吝矣。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家易》曰：言三取初隔二，应上见乘，是无所容，无居自容，故贞吝。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虞翻曰：田为二，二，地上称田，无禽为五也。九四失位，利也上之，五已变承之，故曰田无禽，言二、五皆非其位。故《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虞翻曰：动正成乾，故恒其德，妇人谓初，巽为妇，终变成益，震四复初，妇得归阳，从一而终，故贞妇人吉也。震，乾之子而为巽夫，故曰夫子，终变成益，震四从巽，死于坤中，故夫子凶也。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

虞翻曰：一谓初，终变成益，以巽应初震，故从一而终也。

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虞翻曰：震没从巽入坤，故从妇凶矣。

上六，震恒，凶。《象》曰：震恒在上，大无功也。

虞翻曰：在震上，故震恒，五动乘阳，故凶。终在益上，五远应，故无功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韩康伯曰：夫妇之道以恒为贵，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与世升降，有时而遯者也。

䷠ 艮下乾上

遯，亨。

虞翻曰：阴消姤二也，艮为山，巽为人，乾为远，远山入藏，故遯。以阴消阳，子弑其父，小人道长，避之乃通，故遯而通，则当位而应，与时行之也。

小利贞，

虞翻曰：小阴谓二，得位浸长，以柔变刚，故小利贞。

郑玄曰：遯，逃去之名也。艮为门阙，乾有健德，互体有巽，巽为进退，君子出门，行有进退，逃去之象，曰五得位而有应，是用正道得礼见召聘，始任他国，当尚谦，谦小其和顺之道，居小官干小事，其进以渐，则远妒忌之害。昔陈敬仲奔齐辞乡是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

侯果曰：此本乾卦，阴长刚殒，君子遯避，遯则通也。

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

虞翻曰：刚谓五而应二，艮为时，故与时行矣。

小利贞，浸而长也。

荀爽曰：阴称小，浸而长则将消阳，故利正。居是与五相应也。

遯之时义大矣哉！

陆绩曰：谓阳气退，阴气将害，随时遯避，其义大矣哉。

宋衷曰：太公遯殷、四皓遯秦之时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

崔憬曰：天喻君子，山比小人，小人浸长，若山之侵天，君子遯避，若天之远山，故言天下有山，遯也。

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虞翻曰：君子谓乾，乾为远、为严，小人谓阴，坤为恶、为小人，故以远小人、不恶而严也。

侯果曰：群小浸盛，刚德殒削，故君子避之，高尚林野，但矜严于外，亦不憎恶于内，所谓吾家毫逊于荒也。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陆绩曰：阴气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后，故曰遯尾也。避难当在前而在后，故厉。往则与灾难会，故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虞翻曰：艮为尾也，初失位，动而得正，故遯尾厉。之应成坎为灾，在艮宜静，若不往于四，则无灾矣。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虞翻曰：艮为手称执，否坤为黄牛，艮为皮，四变之初，则坎水濡皮，离日干之，故执之用黄牛之革。莫，无也；胜能、说解也。乾为坚刚，巽为绳，艮为手持革缚，三在坎中，故莫之胜说也。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侯果曰：六二离爻，离为黄牛，体艮履正，上应贵主，志在辅时，不随物遯，独守中直，坚如革束，执此之志，莫之胜说。殷之父师当此爻矣。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虞翻曰：厉，危也，巽绳为系，四变三体坎，坎为疾，故有疾厉。遯阴剥阳，三消成坤，与上易位，坤为臣，兑为妾，上来之三，据坤应兑，故畜臣妾吉也。

《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

王肃曰：三上系于二而获遯，故曰系遯，病此系执而获危惧，故曰有疾惫也。此于六二畜臣妾之象，足以畜其臣妾，不可施为大事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虞翻曰：三动入坤，坤为事，故不可大事也。

荀爽曰：大事，谓与五同任天下之政。潜遯之世，但可居家畜养臣妾，不可治国之大事。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虞翻曰：否乾为好、为君子，阴称小人。动之初，故君子吉。阴在四多惧，故小人否。得位承五，故无凶咎矣。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侯果曰：不处其位而遯于外，好遯者也。然有应在初，情未能弃，君子刚断，故能舍之，小人系恋，必不能矣，故君子吉，小人凶矣。

九五，嘉遯，贞吉。

虞翻曰：乾为嘉，刚当位应二，故贞吉。谓三已变，上来之三成坎，《象》曰以正志也。

《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侯果曰：时否德刚，虽遯中正，嘉遯者也，故曰贞吉。遯而得正，则群小应命，所谓纽以素之刚，正群小之志，则殷之高宗当此爻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虞翻曰：乾盈为肥，二不及上，故肥遯无不利，故《象》曰无所疑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侯果曰：最处外极，无应于内，心无疑恋，超世高举，果行育德，安时无闷，遯之肥也，故曰肥遯无不利。则颍滨、巢、许当此爻矣。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

韩康伯曰：遯君子以远小人，遯而后通，何可终耶，阳盛阴消，君子道胜也。

三三  
三三

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

虞翻曰：阳息泰也，壮伤也，大谓四，失位为阴所乘，兑为毁折伤，与五易位，乃得正，故利贞也。

《象》曰：大壮，大者壮也。

侯果曰：此卦本坤，阴柔消弱，刚大长壮，故曰大壮也。

刚以动，故壮，

荀爽曰：乾刚震动，阳从下升，阳气大动，故壮也。

大壮利贞，大者正也。

虞翻曰：谓四进之五，乃得正，故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虞翻曰：正大谓四之五成需，以离日见天，坎月见地，故天地之情可见也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

崔憬曰：乾下震上，故曰雷在天上，一曰雷阳气也，阳至于上卦，能助于天威，大壮之象也。

君子以非礼弗履。

陆绩曰：天尊雷卑，君子见卑乘尊，终必消除，故象以为戒，非礼不履。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虞翻曰：趾谓四，征行也，震足为趾、为征，初得位，四不征之五故凶，坎为孚，谓四上之五成坎，已得应四，故有孚。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虞翻曰：应在乾终，故其孚穷也。

九二，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虞翻曰：变得位，故贞吉；动体离，故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

虞翻曰：应在震也，三阳君子，小人谓上，上逆故用壮，谓二已变离，离为罔，三乘二，故君子用罔，体乾夕惕，故贞厉也。

羝羊触藩，羸其角。

荀爽曰：三与五同功，为兑故曰羊，终始阳位，故曰羝藩，谓四也。三欲触四而危之，四反羸其角，角谓五也。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侯果曰：藩谓四也。九四体震为竹苇，故称藩也。三互乾、兑，乾壮兑羊，故曰羝羊。四藩未决，三宜勿往，用壮触藩，求应于上，故角被拘羸矣。

案：自三至五体兑为羊，四既是藩，五为羊角，即羝羊触藩羸其角之象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腹。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虞翻曰：失位悔也，之正得中，故贞吉而悔亡矣。体夬象，故藩决，震四上处五，则藩毁坏，故藩决不羸。坤为大车、为腹，四之五折坤，故壮于大车之腹，而《象》曰尚往者，谓上之五。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虞翻曰：四动成泰，坤为丧也，乾为易，四上之五，兑还属乾，故丧羊于易。动各得正而处中和，故无悔矣。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案：谓四、五阴阳失正，阴阳失正故曰位不当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虞翻曰：应在三，故羝羊触藩，遂进也，谓四已之五，体坎，上能变之巽，巽为进退，故不能退不能遂，退则失位，上则乘刚，故无攸利。坎为艰，得位应三利上，故艰则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

虞翻曰：乾善为详，不得三应，故不详也。

艰则吉，咎不长也。

虞翻曰：巽为长，动失位为咎，不变之巽，故咎不长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

崔憬曰：不可以终壮于阳盛，自取触藩，当宜柔进而上行，受兹锡马。

䷢

坤下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虞翻曰：观四之五，晋，进也。坤为康，康安也。初动体屯，震为侯，故曰康侯。震为马，坤为用，故用锡马。艮为多，坤为众，故繁庶。离日在上，故昼日。三阴在下，故三接矣。

《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

崔憬曰：浑天之义，日从地出而升于天，故曰明出地上。坤，臣道也；日，君德也。臣以功进，君以恩接，是以顺而丽乎大明。虽一卦名晋，而五爻为主，故言柔进而上行也。

柔进而上行，

蜀才曰：此本观卦。案九五降四，六四进五，是柔进。

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

荀爽曰：阴进居五，处用事之位，阳中之阴，侯之象也，阴性安静，故曰康侯。马谓四也，五以下群阴锡四也。坤为众，故曰蕃庶矣。

昼日三接也。

侯果曰：康，美也，四为诸侯，五为天子，坤为众，坎为马，天子至明于上，公侯谦顺于下，美其治物有功，故蕃锡车马，一昼三觐也。《采菽》刺幽王侮诸侯，《诗》曰：“虽无与之，路车乘马。”《大行人职》曰：诸公：三飧三问三劳，诸侯：三飧再问再劳，子男：三飧一问一劳。即天子三接诸侯之礼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郑玄曰：地虽生万物，日出于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昭其德。

虞翻曰：君子谓观乾，乾为德，坤为自，离为明，乾五动（己）[以]离日自照，故以自昭明德也。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虞翻曰：晋，进；摧，忧愁也。应在四，故晋如；失位，故摧如。动得位，故贞吉。应离为罔，四坎称孚，坤弱为裕，欲四之五成巽，初受其命，故无咎也。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

虞翻曰：初动震为行，初一称独也。

裕无咎，未受命也。

虞翻曰：五未之巽，故未受命也。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

虞翻曰：坎为应，在坎上，故愁如，得位处中，故贞吉也。

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虞翻曰：乾为介福，艮为手，坤为虚，故称受。介，大也，谓五已正中。乾为王，坤为母，故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九家易》曰：五动得正中，故二受大福矣。大福谓马与蕃庶之物是也。

六三，众允，悔亡。

虞翻曰：坤为众允，信也，土性信，故众允。三失正，与上易位，则悔亡，故《象》曰上行也，此则成小过，小过故有飞鸟之象焉，白杵之利见，鼫鼠出入坎穴，盖取诸此也。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虞翻曰：坎为志，三之上成震，故曰上行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九家易》曰：鼫鼠，喻贪，谓四也。体离欲升，体坎欲降。游不度渚，不出坎也；飞不上屋，不至上也；缘不极木，不出离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爻当之，故曰晋如鼫鼠也。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翟玄曰：鼫鼠昼伏夜行，贪猥无已，谓虽进承五，然潜据下，阴久居不正之位，故有危厉也。

六五，悔亡，矢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荀爽曰：五从坤动而来为离，离者射出，故曰矢得。阴居尊位，故有悔也。以中盛明，光照四海，故悔亡。勿恤，吉无不利也。

《象》曰：矢得勿恤，往有庆也。

虞翻曰：动之乾，乾为庆也。矢，古誓字，誓，信也。勿，无恤忧也。五变得正，坎象不见，故誓得勿恤，往有庆也。

上九，晋其角，

虞翻曰：五已变之乾为首，位在首上称角，故晋其角也。

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虞翻曰：坤为邑，动成震而体师象，坎为心，故维用伐邑。得位乘五，故厉吉无咎而贞吝矣。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荀爽曰：阳虽在上，动入冥逸，故道未光也。

《序卦》曰：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

《九家易》曰：日在坤下，其明伤也，言进极当降，复入于地，故曰明夷也。

䷣ 离下坤上

明夷，

虞翻曰：夷，伤也，临二之三而反晋也，明入地中，故伤矣。



利艰贞。

虞翻曰：谓五也。五失位变出成坎为艰，故利艰贞矣。

郑玄曰：夷，伤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则伤矣，故谓之明夷。日之明伤，犹圣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乱世，抑在下位，则宜自艰，无干事政，以避小人之害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蜀才曰：此本临卦也。

案：夷，灭也，九二升三，六三降二，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则明灭也。

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

荀爽曰：明在地下，为坤所蔽，大难之象。大难，文王君臣相事，故言大难也。

文王以之。

虞翻曰：以，用也，三喻文王，大难谓坤，坤为弑父，迷乱荒淫，若纣杀比干。三幽坎中，象文王之拘羑里，震为诸侯，喻从文王者，纣惧出之，故以蒙大难，得身全矣。

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虞翻曰：箕子，纣诸父，故称内难。五乾天位，今化为坤，箕子之象。坤为晦，箕子正之，出五成坎体离，重明丽正，坎为志，故正其志，箕子以之，而纣奴之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虞翻曰：而，如也，君子谓三，体师象以坎莅坤，坤为众、为晦，离为明，故用晦如明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荀爽曰：火性炎上，离为飞鸟，故曰于飞，为坎所抑，故曰垂其翼。阳为君子，三者阳德成也，日以喻君，不食者，不得君禄食也。阳未居五，阴暗在上，初有明德，耻食其禄，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也。

有攸往，主人有言。

《九家易》曰：四者初应，众阴在上为主人也，初欲上居五，则众阴有言，言谓震也。四、五体震为雷声，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也。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荀爽曰：暗昧在上，有明德者义不食禄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九家易》曰：左股谓初，为二所夷也。离为飞鸟，盖取小过之义，鸟飞舒翼而行，夷者伤也，今初伤，垂翼在下，故曰明夷于左股矣。九三体坎，坎为马也。二应与五，三与五同功，二以中和应天，应天合众，欲升上三以壮于五，故曰用拯马壮吉。

案：初为足，二居足上，股也。二互体坎，坎主左方，左股之象也。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九家易》曰：二欲上三居五为天子，坎为法律，君有法则，众阴当顺从之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九家易》曰：岁终田猎名曰狩也，南者，九五大阳之位，故称南也。暗昧道终，三可升上而猎于五，得据大阳首位，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自暗复明，当以渐次，不可卒正，故曰不可疾贞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案：冬猎曰狩也。三互离、坎，离南、坎北，北主于冬，故曰南狩，五居暗主，三处

明终，履正顺时，拯难兴衰者也。以臣伐君，故假言狩，既获五上之大首，而三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荀爽曰：阳称左，谓九三也，腹者谓五居坤，坤为腹也。四得位比三，处于顺首，欲三上居五，以阳为腹心也，故曰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言三明当出门庭，升五君位。

干宝曰：一为室，二为户，三为庭，四为门，故曰于出门庭矣。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九家易》曰：四欲上三居五为坎，坎为心，四以坤爻为腹，故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马融曰：箕子，纣之诸父，明于天道、《洪范》之九畴，德可以王，故以当五，知纣之恶，无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弃去，被发佯狂，以明为暗，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为武王师，名传无穷，故曰利贞矣。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侯果曰：体柔履中，内明外暗，群阴共掩以夷其明，然以正为明而不可息，以爻取象，箕子当之，故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虞翻曰：应在三，离灭坤下，故不明晦。晋时在上丽乾，故登于天，照四国，今反在下，故后入于地，失其则。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侯果曰：最远于阳，故曰不明晦也。初登于天，谓明出地上，下照于坤，坤为众国，故曰照于四国也，喻阳之初兴也。后入于地，谓明入地中，昼变为夜，暗晦之甚，故曰失则也。况纣之乱世也，此之二象，言晋与明夷，往复不已，故见暗则伐取之，乱则治取之，圣人因象设试也。

## 卷八

**《序卦》曰：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

韩康伯曰：伤于外者必反诸内也。



**离下巽上**

**家人，利女贞。**

虞翻曰：遯初之四也，女谓离巽，二、四得正，故利女贞也。

马融曰：家人以女为奥主，长女、中女各得其正，故特曰利女贞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

王弼曰：谓二、五也。家人之义，以内为本者也，故先说女矣。

**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虞翻曰：遯乾为天，三动坤为地，男得天正于五，女得地正于二，故天地之大义也。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

荀爽曰：离巽之中有乾坤，故曰父母之谓也。

王肃曰：凡男女所以能各得其正者，由家人有严君也。家人有严君，故父子、夫妇各得其正，家家咸正而天下之治大定矣。



案：二、五相应为卦之主，五阳在外，二阴在内，父母之谓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虞翻曰：遯乾为父，艮为子，三、五位正，故父父、子子。三动时震为兄，艮为弟，初位正，故兄兄、弟弟。

夫夫、妇妇，

虞翻曰：三动时震为夫，巽四为妇，初、四位正，故夫夫、妇妇也。

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荀爽曰：父谓五，子谓四，兄谓三，弟谓初，夫谓五，妇谓二也。各得其正，故天下定矣。

陆绩曰：圣人教先从家始，家正而天下化之，修己以安百姓者也。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

马融曰：木生火，火以木为家，故曰家人。火生于木，得风而盛，犹夫妇之道相须而成。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荀爽曰：风火相与必附于物，物大火大，物小火小。君子之言必因其位，位大言大，位小言小，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故言有物也。大暑烁金，火不增其烈，大寒凝冰，火不损其热，故曰行有恒矣。

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荀爽曰：初在潜位，未干国政，闲习家事而已。未得治官，故悔；居家理治，可移于官，守之以正，故悔亡，而未变从国之事，故曰志未变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荀爽曰：六二处和得正，得正有应，有应有实，阴道之至美者也。坤道顺从，故无所得遂，供肴中馈，酒食是议，故曰中馈。居中守正，永贞其志，则吉，故曰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九家易》曰：谓二居贞，巽顺于五，则吉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王弼曰：以阳居阳，刚严者也，处下体之极，为一家之长。行与其慢也宁过乎恭，家与其渎也宁过乎严，是以家虽嗃嗃，悔厉犹得吉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侯果曰：嗃嗃，严也；嘻嘻，笑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九家易》曰：别体异家，阴阳相据，喜乐过节也。别体异家谓三、五也，阴阳相据，三、五各相据，阴故言妇子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虞翻曰：三变体艮，艮为笃实，坤为大业，得位应初，顺五乘三，比据三阳，故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谓顺于五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陆绩曰：假，大也，五得尊位，据四应二，以天下为家，故曰王大有家。天下正之，故无所忧，则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虞翻曰：乾为爱也，二称家，三动成震，五得交二，初得交四，故交相爱，震为交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虞翻曰：谓三已变，与上易位成坎，坎为孚，故有孚，乾为威如，自上之坤，故威如，易则得位，故终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虞翻曰：谓三动坤为身，上之三成既济定，故反身之谓，此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序卦》曰：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崔憬曰：妇子嘻嘻，过在失节，失节则穷，穷则乖，故曰家道穷必乖。



兑下离上

睽，小事吉。

虞翻曰：大壮上之三在系，盖取无妄二之五也。小谓五，阴称小，得中应刚，故吉。郑玄曰：睽，乖也，火欲上，泽欲下，犹人同居而志异也，故谓之睽。二、五相应，君阴臣阳，君而应臣，故小事吉。

《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

虞翻曰：离火炎上，泽水润下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虞翻曰：二女，离、兑也。坎为志，离上兑下，无妄震为行，巽为同，艮为居，二、五易位，震、巽象坏，故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

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

虞翻曰：说兑、丽离也，明谓乾，当言大明以丽于晋，柔谓五，无妄巽为进，从二之五，故上行，刚谓应乾，五伏阳，非应二也，与鼎五同义也。

是以小事吉。

荀爽曰：小事者，臣事也，百官异体，四民殊业，故睽而不同。刚者，君也，柔得其中，而进于君，故言小事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

王肃曰：高卑虽异，同育万物。

虞翻曰：五动乾为天，四动坤为地，故天地睽。坤为事也，五动体同人，故事同矣。

男女睽而其志通也，

侯果曰：出处虽殊，情通志合。

虞翻曰：四动艮为男，兑为女，故男女睽。坎为志、为通，故其志通也。

万物睽而其事类也，

崔憬曰：万物虽睽于形色，而生性事类言亦同也。

虞翻曰：四动万物出乎震，区以别矣，故万物睽。坤为事、为类，故其事类也。

睽之时用大矣哉！

《九家易》曰：乖离之卦，于义不大，而天地事同，共生万物，故曰用大。

卢氏曰：不言义而言用者，明用睽之义至大矣。

《象》曰：上火下泽，睽，

荀爽曰：火性炎上，泽性润下，故曰睽也。

君子以同而异。



荀爽曰：大归虽同，小事当异，百官殊职，四民异业，文武并用，威德相反，共归于治，故曰君子以同而异也。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避咎也。

虞翻曰：无应悔也，四动得位，故悔亡。应在于坎，坎为马，四而失位，之正入坤，坤为丧，坎象不见，故丧马。震为逐，艮为止，故勿逐。坤为自，二至五体复象，故自复，四动震马来，故勿逐自复也。离为见，恶人谓四，动入坤，初、四复正，故见恶人以避咎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虞翻曰：二动体震，震为主、为大涂，艮为径路，大道而有径路，故称巷。变而得正，故无咎，而未失道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虞翻曰：动得正，故未失道。

崔憬曰：处睽之时，与五有应，男女虽隔，其志终通，而三比焉，近不相得。遇者，不期而会；主者，三为下卦之主；巷者，出门近遇之象；言二遇三，明非背五，未为失道也。

九三，见舆曳，其牛掣。

虞翻曰：离为见，坎为车、为曳，故见舆曳。四动坤为牛、为类，牛角一低一仰故称掣，离上而坎下，其牛掣也。

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虞翻曰：其人谓四，恶人也，黥额为天，割鼻为劓，无妄乾为天，震二之乾五，以阴墨其天，乾五之震二毁艮，割其鼻也，兑为刑人，故其人天且劓。失位动得正成乾，故无初有终，《象》曰遇刚，是其义也。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虞翻曰：动正成乾，故遇刚。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虞翻曰：孤，顾也，在两阴间，睽五顾三，故曰睽孤。震为元夫，谓二已变动而应震，故遇元夫也。震为交，坎为孚，动而得正，故交孚，厉无咎矣。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虞翻曰：坎动成震，故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虞翻曰：往得位，悔亡也。动而之乾，乾为宗，二[动]体噬嗑，故曰噬，四变时艮为肤，故曰厥宗噬肤也。变得正成乾，乾为庆，故往无咎而有庆矣。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王弼曰：非位悔也，有应故悔亡。厥宗谓二也，噬肤者，啖柔也。三虽比二，二之所噬，非妨己应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见合，故有庆也。

案：二兑为口，五爻阴柔，噬肤之象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

虞翻曰：睽三顾五，故曰睽孤也。离为见，坎为豕、为雨，四变时坤为土，土得雨为泥涂，四动艮为背，豕背有泥，故见豕负涂矣。坤为鬼，坎为车，变在坎上，故载鬼一车也。

先张之弧，后说之壶，

虞翻曰：谓五已变，乾为先，应在三，坎为弧，离为矢、腹，张弓之象也，故先张之弧。四动震为后，说犹置也，兑为口，离为大腹，坤为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壶之象也，之应历险以与兑，故后说之壶矣。

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虞翻曰：匪，非；坎为寇，之三历坎，故匪寇。阴阳相应，故婚媾。三在坎下，故遇雨，与上易位，坎象不见，各得其正，故则吉也。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虞翻曰：物三称群，坎为疑，三变坎败，故群疑亡矣。

《序卦》曰：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

崔憬曰：二女同居，其志乖而难生，故曰乖必有难也。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

虞翻曰：观上反三也，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为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谓西南得朋也。

不利东北，

虞翻曰：谓三也。艮，东北之卦，月消于艮，丧乙灭癸，故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则东北丧朋矣。

利见大人，

虞翻曰：离为见，大人谓五。二得位应五，故利见大人，往有功也。

贞吉。

虞翻曰：谓五当位正邦，故贞吉也。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

虞翻曰：离见坎险，艮为止观，乾为智，故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荀爽曰：西南谓坤，升二往居坤五，故得中也。

不利东北，其道穷也。

荀爽曰：东北，艮也，艮在坎下，见险而止，故其道穷也。

利见大人，往有功也。

虞翻曰：大人谓五，二往应五，五多功，故往有功也。

当位贞吉，以正邦也。

荀爽曰：谓五当尊位正居，是群阴顺从，故能正邦国。

蹇之时用大矣哉！

虞翻曰：谓坎月生西南，而终东北。震象出庚，兑象见丁，乾象盈甲，巽象退辛，艮象消丙，坤象穷乙，丧灭于癸，终则复始，以生万物，故用大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

崔憬曰：山上至险，加之以水，蹇之象也。

君子以反身修德。

虞翻曰：君子谓观乾，坤为身，观上反三，故反身。阳在三，进德修业，故以反身



修德。孔子曰：德之不修，是吾忧也。

初六，往蹇来誉。

虞翻曰：誉谓二，二多誉也。失位应阴，往历坎险，故往蹇。变而得位，以阳承二，故来而誉矣。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虞翻曰：艮为时，谓变之正以待四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虞翻曰：观乾为王，坤为臣、为躬，坎为蹇也，之应涉坤，二、五俱坎，故王臣蹇蹇。观上之三折坤之体，臣道得正，故匪躬之故，《象》曰终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侯果曰：处艮之二，上应于五，五在坎中，险而又险，志在匡弼，匪惜其躬，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辅君以此，终无尤也。

九三，往蹇来反。

虞翻曰：应正历险故往蹇，反身据二故来反也。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虞翻曰：内喜谓二阴也。

六四，往蹇来连。

虞翻曰：连辇、蹇难也，在两坎间，进则无应，故往蹇。退初介三，故来连也。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荀爽曰：蹇难之世，不安其所，欲往之三，不得承阳，故曰往蹇也。来还承五，则与至尊相连，故曰来连也。处正承阳，故曰当位实也。

九五，大蹇，朋来。

虞翻曰：当位正邦，故大蹇。睽兑为朋，故朋来也。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干宝曰：在险之中而当王位，故曰大蹇，此盖以托文王为紂所囚也。承上据四应三，众阴并至，此盖以托四臣能以权智相救也。故曰以中节也。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虞翻曰：阴在险上，变失位，故往蹇。硕谓三，艮为硕，退来之三，故来硕。得位有应，故吉也。离为见，大人谓五，故利见大人矣。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侯果曰：处蹇之极，体犹在坎水无所之，故曰往蹇。来而复位，下应于三，三德硕大，故曰来硕。三为内主，五为大人，若志在内、心附于五，则利见大人也。

案：三互体离，离为明目，五为大人，利见大人之象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

崔憬曰：蹇终则来硕，吉，利见大人，故言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

三三  
三三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

虞翻曰：临初之四，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众，故利西南，往得众也。

无所往，其来复，吉。

虞翻曰：谓四本从初之四，失位于外而无所应，宜来反初，故无所往，复得正位，故其来复吉也。二往之五，四来之初，成屯，体复象，故称来复吉矣。

有攸往，夙吉。

虞翻曰：谓二也。夙，早也。离为日、为甲，日出甲上，故早也。九二失正，早往之五则吉，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象》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

虞翻曰：险坎动震，解二月，雷以动之，雨以润之，物咸孚甲，万物生震，震出险上，故免乎险也。

解利西南，往得众也。

荀爽曰：乾动之坤而得众，西南，众之象也。

无所往，

荀爽曰：阴处尊位，阳无所往也。

其来复吉，乃得中也。

荀爽曰：来复居二，处中成险，故曰复吉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荀爽曰：五位无君，二阳又卑，往居之者则吉。据五解难，故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

荀爽曰：谓乾坤交通，动而成解卦，坎下震上，故雷雨作也。

雷（两）[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荀爽曰：解者震世也，仲春之月，草木萌芽，雷以动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故甲坼也。

解之时大矣哉！

王弼曰：无所而不释也。难解之时，非治难时也，故不言用也。体尽于解之名，无有幽隐，故不曰义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虞翻曰：君子谓三，伏阳出成大过，坎为罪，入则大过象坏，故以赦过。二、四失位，皆在坎狱中，三出体乾，两坎不见，震喜、兑悦，罪人皆出，故以宥罪。谓三人则赦过，出则有罪。公用射隼以解悖，是其义也。

初六，无咎。

虞翻曰：与四易位，体震得正，故无咎也。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虞翻曰：体屯初震，刚柔始交，故无咎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虞翻曰：二称田，田猎也。变之正，艮为狐，坎为弓，离为黄矢，矢贯狐体，二之五历三爻，故田获三狐，得黄矢。之正得中，故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虞翻曰：动得正，故得中道。

六三，负且乘，

虞翻曰：负，倍也，二变时艮为背，谓三以四艮倍五也，五来寇三时，坤为车，三



在坤上，故负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象》曰亦可丑也。

致寇至，贞吝。

虞翻曰：五之二成坎，坎为寇盗，上位慢五，下暴于二，慢藏海盜，故致寇至，贞吝。《象》曰：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虞翻曰：临坤为丑也，坤为自我，以离兵伐三，故转寇为戎，艮手招盗，故谁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虞翻曰：二动时艮为指，四变之坤为拇，故解而拇。临兑为朋，坎为孚，四阳从初，故朋至斯孚矣。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王弼曰：失位不正而比于三，故三得附之为其拇也。三为之拇则失初之应，故解其拇然后朋至，斯孚而信矣。

案：九四体震，震为足，三在足下，拇之象。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虞翻曰：君子谓二，之五得正成坎，坎为心，故君子维有解吉。小人谓五，阴为小人，君子升位，则小人退在二，故有孚于小人，坎为孚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虞翻曰：二阳上之五，五阴小人退之二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虞翻曰：上应在三，公谓三，伏阳也。离为隼，三失位动出成乾，贯隼入大过，故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也。

案：二变时体艮，艮为山、为宫阙，三在山半，高墉之象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虞翻曰：坎为悖，三出成乾而坎象坏，故解悖也。

《九家易》曰：隼，鸷鸟也，今捕食雀者，其性疾害，喻暴君也。阴盗阳位，万事悖乱，今射去之，故曰以解悖也。

《序卦》曰：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

崔憬曰：宥罪缓死失之于侥幸，有损于政刑，故言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者也。



兑下艮上

损，

郑玄曰：艮为山，兑为泽，互体坤，坤为地，山在地上，泽在地下，泽以自损增山之高也，犹诸侯损其国之富，以贡献于天子，故谓之损矣。

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

虞翻曰：泰初之上，损下益上，以据二阴，故有孚元吉无咎。艮男居上，兑女在下，男女位正，故可贞，利有攸往矣。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崔憬曰：曷，何也，言其道上行，将何所用？可用二簋而享也，以喻损下益上惟在

乎心，何必竭于不足而补有余者也。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

蜀才曰：此本泰卦。案坤之上九下处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损下益上者也。阳德上行，故曰其道上行矣。

损而有孚，

荀爽曰：谓损乾之三居上孚二阴也。

元吉无咎，

荀爽曰：居上据阴，故元吉无咎，以未得位，嫌于咎也。

可贞，

荀爽曰：少男在下，少女虽年尚幼，必当相承，故曰可贞。

利有攸往。

荀爽曰：谓阳利往居上，损者损下益上，故利往居上。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荀爽曰：二簋谓上体二阴也。上为宗庙，簋者，宗庙之器，故可享献也。

二簋应有时，

虞翻曰：时谓春秋也。损二之五，震二月、益正月，春也；损七月、兑八月，秋也。谓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艮为时，震为应，故应有时也。

损刚益柔有时。

虞翻曰：谓冬夏也。二、五已易成益，坤为柔，谓损益上之三成既济，坎冬、离夏，故损刚益柔有时。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虞翻曰：乾为盈，坤为虚，损刚益柔，故损益盈虚，谓泰初之上，损二之五，益上之时，变通趋时，故与时偕行。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虞翻曰：君子泰乾，乾阳刚武为忿，坤阴吝啬为欲，损乾之初成兑说，故惩忿；初上据坤，艮为山，故欲窒也。

初九，祀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虞翻曰：祀，祭祀，坤为事，谓二也。遄速、酌取也。二失正，初利二速往合志于五，得正无咎，已得之应，故遄往无咎。酌损之，故《象》曰上合志也。祀，旧作已也。

《象》曰：祀事遄往，尚合志也。

虞翻曰：终成既济，谓二上合志于五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虞翻曰：失位当之正，故利贞。征，行也，震为征，失正毁折，故不征，之五则凶。二之五成益，小损大益，故弗损益之矣。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虞翻曰：动体离中，故为志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

虞翻曰：泰乾三爻为三人，震为行，故三人行。损初之上，故则损一人。

一人行则得其友。

虞翻曰：一人谓泰初之上，损刚益柔，故一人行。兑为友，初之上，据坤应兑，故





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虞翻曰：坎为疑，上益三成坎，故三则疑。

荀爽曰：一阳在上则教令行，三阳在下则民众疑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虞翻曰：四谓二也，四得位远应，初、二疾上五，已得承之，谓二之五，三上复，坎为疾也，阳在五称喜，故损其疾，使遄有喜。二上体观，得正承五，故无咎矣。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蜀才曰：四当承上而有初应，必上之所疑矣，初、四之疾也，宜损去其初，使上遄喜。

虞翻曰：二上之五，体大观象，故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虞翻曰：谓二、五已变成益，故或益之。坤数十，兑为朋，三上失位，三动离为龟，十谓神、灵、摄、宝、文、筮、山、泽、水、火之龟也，故十朋之龟。三上易位成既济，故弗克违，元吉矣。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侯果曰：内柔外刚，龟之象也。又体兑、艮，互有坤、震，兑为泽龟，艮为山龟，坤为地龟，震为木龟。坤数又十，故曰十朋，朋，类也。六五处尊，损已奉上，人谋允叶，龟墨不违，故能延上九之佑，而来十朋之益，所以大吉也。

崔憬曰：或之者，疑之也，故用元龟，价直二十大贝，龟之最神贵者，以决之，不能违其益之义，故获元吉。双贝曰朋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

虞翻曰：损上益三也，上失正之三得位，故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动成既济，故大得志。

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虞翻曰：谓三往之上，故利有攸往。二、五已动成益，坤为臣，三变据坤成家人，故曰得臣。动而应三成既济，则家人坏，故曰无家。

王肃曰：处损之极，损极则益，故曰不损益之，非无咎也，为下所益故无咎。据五应三，三阴上附，外内相应，上下交接，正之吉也，故利有攸往矣。刚阳居上，群下共臣，故曰得臣矣。得臣则万方一轨，故无家也。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虞翻曰：谓二、五已变上下益三成既济定，离坎体正，故大得志。

《序卦》曰：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崔憬曰：损终则弗损益之，故言损而不已必益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

虞翻曰：否上之初也，损上益下，其道大光，二利往坎应五，故利有攸往，中正有庆也。

利涉大川。

虞翻曰：谓三失正，动成坎体涣，坎为大川，故利涉大川。涣，舟楫象，木道乃行也。

郑玄曰：阴阳之义，阳称为君，阴称为臣，今震一阳二阴，臣多于君矣，而四体巽之不应初，是天子损其所有以下诸侯也。人君之道以益下为德，故谓之益也。震为雷，巽为风，雷动风行，二者相成，犹人君出教令，臣奉行之，故利有攸往。坎为大川，利涉大川矣。

《象》曰：益，损上益下，

蜀才曰：此本否卦。案乾之上九下处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损上益下者也。

民说无疆。

虞翻曰：上之初，坤为无疆，震为喜笑，以贵下贱，大得民，故说无疆矣。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虞翻曰：乾为大明，以乾照坤，故其道大光。或以上之三离为大光矣。

利有攸往，中正有庆。

虞翻曰：中正谓五，而二应之，乾为庆也。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虞翻曰：谓三动成涣，涣，舟楫象，巽木得水，故木道乃行也。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

虞翻曰：震三动为离，离为日，巽为进，坤为疆，日与巽俱进，故日进无疆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虞翻曰：乾下之坤，震为出生，万物出震，故天施地生。阳在初，坤为无方，日进无疆，故其益无方也。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虞翻曰：上来益三，四时象正，艮为时，震为行，与损同义，故与时偕行也。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虞翻曰：君子谓乾也。上之三，离为见，乾为善，坤为过，坤三进之乾四，故见善则迁。乾上之坤初，改坤之过体复象，复以自知，故有过则改也。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虞翻曰：大作，谓耕播耒耨之利，盖取诸此也。坤为用，乾为大，震为作，故利用为大作。体复初得正，朋来无咎，故元吉无咎。震，三月卦，日中星鸟，敬授民时，故以耕播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侯果曰：大作为耕植也。处益之始，居震之初，震为稼穡，又为大作，益之大者莫大耕植，故初九之利，利为大作。若能不厚劳于下民，不夺时于农畯，则大吉无咎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

虞翻曰：谓上从外来益三，故或益之。二得正远应，利三之正，已得承之。坤数十，损兑为朋，谓三变离为龟，故十朋之龟。坤为永，上之三得正，故永贞吉。

王用享于帝，吉。

虞翻曰：震称帝，王谓五，否乾为王，体观象，艮为宗庙，三乾折坤牛，体噬嗑食，故王用享于帝，得位故吉。

干宝曰：圣王先成其民，而后致力于神，故王用享于帝，在巽之宫，处震之象，是



则苍精之帝同始祖矣。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虞翻曰：乾上称外，来益三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

虞翻曰：坤为事，三多凶，上来益三得正，故益用凶事，无咎。

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虞翻曰：公谓三，伏阳也，三动体坎，故有孚。震为中行、为告，位在中，故曰中行。三，公位，乾为圭，乾之三，故告公用圭。圭，桓圭也。

《九家易》曰：天子以尺二寸玄圭事天，以九寸事地也。上公执桓圭九寸，诸侯执信圭七寸，诸伯执躬圭七寸，诸子执谷璧五寸，诸男执蒲璧五寸，五等诸侯各执之以朝见天子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矣。

虞翻曰：三上失正当变，是固有之。

干宝曰：固有如桓文之徒，罪近篡弑，功实济世。六三失位而体奸邪，处震之动，怀巽之权，是矫命之士、争夺之臣，桓文之爻也，故曰益之用凶事。在益之家而居坤中，能保社稷爱抚人民，故曰无咎。既乃中行近仁，故曰有孚中行。然后俯列盟会，仰致锡命，故曰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公从。

虞翻曰：中行谓正，位在中，震为行、为从，故曰中行。公谓三，三上失位，四利三之正，已得以为实，故曰告公从矣。

利用为依迁国。

虞翻曰：坤为国，迁，徙也，三动坤从，故利用为依迁国也。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虞翻曰：坎为志，三之上有两坎象，故以益志也。

崔憬曰：益其勤王之志也。居益之时，履当其位，与五近比，而四上公，得藩屏之寄，为依从之国，若周平王之东迁，晋、郑是从也。五为天子，益其忠志以救之，故言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

虞翻曰：谓三、上也。震为问，三、上易位，三、五体坎已成既济，坎为心，故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故《象》曰勿问之矣。

有孚惠我德。

虞翻曰：坤为我，乾为德，三之上体坎为孚，故惠我德，《象》曰大得志。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崔憬曰：居中履尊，当位有应，而损上之时，自一以损己为念，虽有孚于国，惠心及下，终不言以彰己功，故曰有孚惠心。勿问，问犹言也。如是则获元吉，且为下所信而怀己德，故曰有孚惠我德。君虽不言，人惠其德，则我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

虞翻曰：莫，无也，自非上，无益三者，唯初当无应，故莫益之矣。

或击之。

虞翻曰：谓上不益初，则以剥灭乾，艮为手，故或击之。

立心勿恒，凶。

虞翻曰：上体巽为进退，故勿恒，动成坎心，以阴乘阳，故立心勿恒，凶矣。

《象》曰：莫益之，徧辞也。

虞翻曰：徧，周匝也，三体刚凶，故至上应乃益之矣。

或击之，自外来也。

虞翻曰：外谓上，上来之三，故曰自外来也。

## 卷 九

《序卦》曰：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韩康伯曰：益而不已则盈，故必决矣。



乾下兑上

夬，扬于王庭，

虞翻曰：阳决阴，息卦也。刚决柔，与剥旁通，乾为阳、为王，剥艮为庭，故扬于王庭矣。

郑玄曰：夬，决也，阳气浸长至于五，五尊位也，而阴先之，是犹圣人积德说天下，以渐消去小人，至于受命为天子，故谓之决。扬，越也，五互体乾，乾为君，又居尊位，王庭之象也，阴爻越其上，小人乘君子，罪恶上闻于圣人之朝，故曰夬，扬于王庭也。

孚号有厉。

虞翻曰：阳在二，五称孚，孚谓五也。二失位，动体巽，巽为号，离为光，不变则危，故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

虞翻曰：阳息动复，刚长成夬，震为告，坤为自邑，夬从复升，坤逆在上，民众消灭，二变时离为戎，故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

利有攸往。

虞翻曰：阳息阴消，君子道长，故利有攸往，刚长乃终。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

虞翻曰：乾决坤也。

健而说，决而和。

虞翻曰：健乾、说兑也，以乾阳获阴之和，故决而和也。

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

王弼曰：刚德浸长，一柔为逆，众所同诛，而无忌者也，故可扬于王庭。

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

荀爽曰：信其号令于下，众阳危，去上六、阳乃光明也。

干宝曰：夬九五则飞龙在天之爻也，应天顺民以发号令，故曰孚号。以柔决刚，以臣伐君，君子危之，故曰有厉。德大即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

翟玄曰：坤称邑也。



干宝曰：殷民告周以纣无道。

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

荀爽曰：不利即尚兵戎，而与阳争必困穷。

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虞翻曰：乾体大成，以决小人，终乾之刚，故乃以终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

陆绩曰：水气上天，决降成雨，故曰夬。

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虞翻曰：君子谓乾，乾为施禄，下谓剥坤，坤为众臣，以乾应坤，故施禄及下。乾为德，艮为居，故居德则忌。阳极阴生，谓阳忌阴。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虞翻曰：夬变大壮，大壮震为趾，位在前，故壮于前，刚以应刚，不能克之，往如失位，故往不胜为咎。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虞翻曰：往失位应阳，故咎矣。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虞翻曰：惕，惧也，二失位故惕，变成巽故号。剥坤为莫夜，二动成离，离为戎，变而得正，故有戎。四变成坎，坎为忧，坎又得正，故勿恤，谓成既济定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虞翻曰：动得正应五，故得中道。

九三，壮于頄，有凶。

翟玄曰：頄，面也，谓上处乾首之前，称頄。頄，颊间骨，三往壮上，故有凶也。

君子夬夬，独行遇雨。

荀爽曰：九三体乾，乾为君子，三、五同功，二爻俱欲决上，故曰君子夬夬也。独行谓一爻独上，与阴相应，为阴所施，故遇雨也。

若濡有愠，无咎。

荀爽曰：虽为阴所濡，能愠不说，得无咎也。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王弼曰：頄，面颧也，谓上六矣。最处体上故曰頄也。剥之六三以应阳为善，夫刚长则君子道兴，阴盛则小人道长，然则处阴长而助阳则善，处刚长而助柔则凶矣。而三独应上，助小人，是以凶也。君子处之，必能弃夫情累，决之不疑，故曰夬夬也。若不与阳为群，而独行殊志，应于小人，则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愠，而终无所咎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

虞翻曰：二、四已变，坎为臀，剥艮为肤，毁灭不见，故臀无肤。大壮震为行，坎为破、为曳，故其行次且也。

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虞翻曰：兑为羊，二变巽为绳，剥艮手持绳，故牵羊。谓四之正，得位承五，故悔亡。震为言，坎为耳，震、坎象不正，故闻言不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虞翻曰：坎耳、离目，折入于兑，故聪不明矣。案兑为羊，四、五体兑故也。凡卦

初为足，二为腓，三为股，四为臀，当阴柔，今反刚阳，故曰臀无肤。九四震爻，震为足，足既不正，故行次且矣。

**九五，苋陆，夬夬。**

荀爽曰：苋谓五，陆谓三，两爻决上，故曰夬夬也。苋者，叶柔而根坚且赤，以言阴在上六也。陆亦取叶柔根坚也，去阴远故言陆，言差坚于苋，苋根小陆根大。五体兑，柔居上，苋也；三体乾，刚在下，根深故谓之陆也。

**中行无咎。**

虞翻曰：苋，说也，苋读夫子莞尔而笑之苋。陆，和睦也。震为笑言，五得正位，兑为说，故苋陆夬夬。大壮震为行，五在上中，动而得正，故中行无咎。旧读言苋陆字之误也，马君、荀氏皆从，俗言苋陆，非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虞翻曰：在坎阴中，故未光也。

王弼曰：苋，草之柔脆者也，夬之至易，故曰夬夬也。夬之为义，以刚决柔，君子除小人也，而五处尊位，最比小人，躬自决者也。夫以至尊而敌于至贱，虽其克胜，未足多也，处中而行，足以免咎而已，未为光益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

虞翻曰：应在于三，三动时体巽，巽为号令，四已变坎，之应历险，巽象不见，故无号。位极乘阳，故终有凶矣。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虞翻曰：阴道消灭，故不可长也。

《序卦》曰：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崔憬曰：君子夬夬，独行遇雨，故言决必有遇也。



**巽下乾上**

**姤，女壮，**

虞翻曰：消卦也，与复旁通，巽长女，女壮伤也。阴伤阳，柔消刚，故女壮也。

**勿用取女。**

虞翻曰：阴息剥阳，以柔变刚，故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

郑玄曰：姤，遇也，一阴承五阳，一女当五男，苟相遇耳，非礼之正，故谓之姤。女壮如是，壮健以淫，故不可取，妇人以婉婉为其德也。

**不可与长也。**

王肃曰：女不可取，以其不正，不可与长久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荀爽曰：谓乾成于巽而舍于离，坤出于离与乾相遇，南方夏位，万物章明也。

《九家易》曰：谓阳起子，运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巳，故言乾成于巽。既成转舍于离，万物皆盛大，坤从离出，与乾相遇，故言天地遇也。

**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翟玄曰：刚谓九五，遇中处正，教化大行于天下也。



姤之时义大矣哉！

陆绩曰：天地相遇，万物亦然，故其义大也。

《象》曰：天下有风，姤，

翟玄曰：天下有风，风无不周布，故君以施令告化四方之民矣。

后以施命诰四方。

虞翻曰：后，继体之君，姤阴在下故称后，与泰称后同义也。乾为施，巽为命、为诰，复震二月东方，姤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复十一月北方，皆总在初，故以诰四方也。孔子行夏之时，经用周家之月，夫子传《彖》、《象》以下皆用夏家月，是故复为十一月，姤为五月矣。

初九，系于金柅，贞吉。

虞翻曰：柅谓二也。巽为绳，故系柅。乾为金，巽木入金柅之象也。初、四失正，易位乃吉，故贞吉矣。

有攸往，见凶。

《九家易》曰：丝系于柅，犹女系于男，故以喻初宜系二也。若能专心顺二则吉，故曰贞吉。今既为二所据，不可往应四，往则有凶，故曰有攸往见凶也。

羸豕孚蹢躅。

虞翻曰：以阴消阳，往谓成坤，遯子弑父，否臣弑君，夬时三动离为见，故有攸往见凶矣。三夬之四，在夬动而体坎，坎为豕、为孚，巽绳操之，故称羸也。巽为舞、为进退，操而舞，故羸豕孚蹢躅。以喻姤女望于五阳，如豕蹢躅也。

宋衷曰：羸，大索，所以系豕者也。巽为股，又为进退，股而进退则蹢躅也。初应于四，为二所据，不得从应，故不安矣。体巽为风，动摇之貌也。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虞翻曰：阴道柔，巽为绳，牵于二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虞翻曰：巽为白茅，在中称包，《诗》云“白茅包之”。鱼谓初，阴巽为鱼，二虽失位，阴阳相承，故包有鱼无咎。宾谓四，乾尊称宾，二据四应，故不利宾。或以包为庖厨也。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王弼曰：初阴而穷下，故称鱼也。不正之阴处遇之始，不能逆近者也。初自乐来应己之厨，非为犯应，故无咎也。擅人之物以为己惠，义所不为，故不及宾。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虞翻曰：夬时动之坎为臀，艮为肤，二折艮体故臀无肤，复震为行，其象不正，故其行次且。三得正位，虽则危厉，故无大咎矣。

案：巽为股，三居上，臀也。爻非柔，无肤，行次且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虞翻曰：在夬失位，故牵羊；在姤得正，故未牵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

王弼曰：二有其鱼，四故失之也。无民而动，失应而作，是以凶矣。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崔憬曰：虽与初应而失其位，二有其鱼而宾不及，若起于竞，涉远必难，终不遂



心，故曰无鱼之凶远民也，谓初六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

虞翻曰：杞，杞柳，木名也。巽为杞、为包，乾圆称瓜，故以杞包瓜矣。含章谓五也，五欲使初、四易位，以阴含阳，已得乘之，故曰含章。初之四体兑口，故称含也。

干宝曰：初二体巽为草木，二又为田，田中之果柔而蔓者，瓜之象也。有陨自天。

虞翻曰：陨，落也。乾为天，谓四陨之初，初上承五，故有陨自天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虞翻曰：巽为命也，欲初之四承己，故不舍命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虞翻曰：乾为首位，在首上故称角，动而得正，故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王弼曰：进之于极，无所复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进而无遇，独恨而已，不与物牵，故曰上穷吝也。

《序卦》曰：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崔憬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故言物相遇而后聚。

䷬ 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

虞翻曰：观上之四也，观乾为王，假，至也，艮为庙，体观享祀上之四，故假有庙，致孝享矣。

**利见大人，亨利贞。**

虞翻曰：大人谓五，三、四失位利之正变成离，离为见，故利见大人，亨利贞，聚以正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虞翻曰：坤为牛，故曰大牲，四之三折坤得正，故用大牲吉。三往之四，故利有攸往，顺天命也。

郑玄曰：萃，聚也。坤为顺，兑为悦，臣下以顺道承事，其君说德居上待之，上下相应，有事而和通，故曰萃亨也。假，至也。互有艮、巽，巽为木，艮为阙，木在阙上，宫室之象也。四本震爻，震为长子，五本坎爻，坎为隐伏，居尊而隐伏，鬼神之象。长子入阙升堂，祭祖祢之礼也，故曰王假有庙。二本离爻也，离为目，居正应五，故利见大人矣。大牲，牛也。言大人有嘉会时可干事，必杀牛而盟，既盟则可以往，故曰利往。

案：坤为牛，巽木下克坤土，杀牛之象也。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

荀爽曰：谓五以刚居中，群阴顺说而从之，故能聚众也。

**王假有庙，**

陆绩曰：王五、庙上也。王者聚百物以祭其先，诸侯助祭于庙中。假，大也，言五亲奉上矣。



致孝享也。

虞翻曰：享，享祀也。五至初有观象，谓享坤牛，故致孝享矣。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

虞翻曰：坤为聚，坤三之四，故聚以正也。利贞。

《九家易》曰：五以正聚阳，故曰利贞。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

虞翻曰：坤为顺，巽为命，三往之四，故顺天命也。

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虞翻曰：三、四易位成离、坎，坎月离日，日以见天，月以见地，故天地之情可见也。与大壮、咸、恒同义也。

《象》曰：泽上于地，萃，

苟爽曰：泽者卑下，流潦归之，万物生焉，故谓之萃也。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虞翻曰：君子谓五，除修戎兵也。《诗》曰：“修尔车马，弓矢戎兵。”阳在三、四为修，坤为器，三、四之正，离为戎兵、甲冑、飞矢，坎为弓弧，巽为绳，艮为石，谓教甲冑锻厉矛矢，故除戎器也。坎为寇，坤为乱，故戒不虞也。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

虞翻曰：孚谓五也。初、四易位五坎中，故有孚失正，当变坤为终，故不终。萃，聚也，坤为乱、为聚，故乃乱乃萃。失位不变则相聚为乱，故《象》曰其志乱也。

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虞翻曰：巽为号，艮为手，初称一，故一握。初动成震，震为笑。四动成坎，坎为恤，故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初之四得正，故往无咎矣。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虞翻曰：坎为志，初不之四，其志乱也。

六二，引吉，无咎。

虞翻曰：应巽为绳，艮为手，故引吉。得正应五，故无咎。利引四之初使避己，己得之五也。

孚乃利用禴。

虞翻曰：孚谓五，禴，夏祭也。体观象，故利用禴。四之三，故用大牲。离为夏，故禴祭。《诗》曰“禴祠烝尝”是其义。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虞翻曰：二得正故不变也。

王弼曰：居萃之时，体柔当位，处坤之中，己独履正与众相殊，异操而聚民之多僻独正者，危未能变体以远于害，故必待五引然后乃吉而无咎。禴，殷春祭名，四时之祭省者也。居聚之时，处于中正而行以忠信，可以省薄于鬼神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虞翻曰：坤为萃，故萃如；巽为号，故嗟如。失正故无攸利，动得位故往无咎，小吝谓往之四。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虞翻曰：动之四故上巽。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虞翻曰：以阳居阴，故位不当，动而得正，承五应初，故大吉而无咎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虞翻曰：得位居中，故有位无咎。匪孚谓四也，四变之正则五体皆正，故元永贞，与比象同义。四动之初故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虞翻曰：阳在坎中，故志未光，与屯五同义。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虞翻曰：赍持，资贖也。货财丧称贖，自目曰涕，自鼻称洟。坤为财，巽为进，故赍资也。三之四体离坎，艮为鼻，涕、泪流鼻、目，故涕、洟。得位应三，故无咎。上体大过死象，故有赍资涕洟之哀。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虞翻曰：乘刚远应，故未安上也。

荀爽曰：此本否卦。上九阳爻见灭迁移，以喻夏桀、殷纣。以上六阴爻代之，若夏之后封东娄公于杞，殷之后封微子于宋，去其骨肉，臣服异姓，受人封土，未安居位，故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序卦》曰：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也。

崔憬曰：用大牲而致孝享，故顺天子而升，为王矣，故言聚而上者谓之升也。

䷭

巽下坤上

升，

郑玄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长而上，犹圣人在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也，故谓之升。升，进益之象矣。

元亨。

虞翻曰：临初之三，又有巽象，刚中而应，故元亨也。

用见大人，勿恤。

虞翻曰：谓二当之五为大人，离为见，坎为恤，二之五得正，故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

南征吉。

虞翻曰：离，南方卦。二之五成离，故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柔以时升，

虞翻曰：柔谓五，坤也，升谓二。坤邑无君，二当升五虚，震兑为春秋，二升坎离为冬夏，四时象正，故柔以时升也。

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

荀爽曰：谓二以刚居中而来应五，故能大亨，上居尊位也。

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

荀爽曰：大人，天子。谓升居五，见为大人，群阴有主，无所复忧而有庆也。

南征吉，志行也。

虞翻曰：二之五，坎为志，震为行。



《象》曰：地中生木，升，  
荀爽曰：地谓坤，木谓巽，地中生木，以微至著，升之象也。

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虞翻曰：君子谓三，小谓阳息。复时复小为德之本，至二成临，临者大也，临初三，巽为高，二之五，艮为顺，坤为积，故顺德积小成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

荀爽曰：谓一体相随，允然俱升，初欲与巽一体，升居坤上，位尊得正，故大吉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家易》曰：谓初失正，乃与二阳允然合志，俱升五位，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虞翻曰：禴，夏祭也。孚谓二之五成坎为孚，离为夏，故乃利用禴，无咎矣。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虞翻曰：升五得位，故有喜。

干宝曰：刚中而应故孚也，又言乃利用禴于春时也。非时而祭曰禴。然则文王儉以恤民，四时之祭皆以禴，礼神享德与信，不求备也。故既济九五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九五坎，坎为豕，然则禴祭以豕而已，不奢盈于礼，故曰有喜矣。

九三，升虚邑。

荀爽曰：坤称邑也，五虚无君，利二上居之，故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虞翻曰：坎为疑，上得中，故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荀爽曰：此本升卦也。巽升坤上，据三成艮，巽为岐，艮为山，王谓五也。通有两体，位正众服，故吉也。四能与众阴退避当升者，故无咎也。

《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顺事也。

崔憬曰：为顺之初，在升当位，近比于五，乘刚于三，宜以进德可修守此，象太王为狄所逼，徙居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通而王矣。故曰王用享于岐山，以其用通避于狄难，顺于时事，故吉无咎。

六五，贞吉，升阶。

虞翻曰：二之五故贞吉。巽为高，坤为土，震升高，故升阶也。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荀爽曰：阴正居中，为阳作阶，使升居五，已下降二，与阳相应，故吉而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荀爽曰：坤性暗昧，今升在上，故曰冥升也。阴用事为消，阳用事为息，阴正在上，阳道不息，阴之所利，故曰利于不息之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荀爽曰：阴升失实，故消不富也。

《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崔憬曰：冥升在上，以消不富则穷，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



### 坎下兑上

困，亨。

郑玄曰：坎为月，互体离，离为日，兑为暗昧，日所入也，今上掩日月之明，犹君子处乱代为人所不容，故谓之困也。君子虽困，居险能悦，是以通而无咎也。

虞翻曰：否二之上，乾坤交，故通也。

贞大人吉，无咎。

虞翻曰：贞大人吉，谓五也。在困无应宜静，则无咎，故贞大人吉，无咎。

有言不信。

虞翻曰：震为言，折入兑，故有言不信，尚口乃穷。

《彖》曰：困，刚揜也，

荀爽曰：谓二、五为阴所揜也。

险以说。

荀爽曰：此本否卦。阳降为险，阴升为悦也。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荀爽曰：谓二虽揜阴陷险，犹不失中，与正阴合，故通也。喻君子虽陷险中，不失中和之行也。

贞大人吉，以刚中也。

荀爽曰：谓五虽揜于阴，近无所据，远无所应，体刚得中，正居五位，则吉无咎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虞翻曰：兑为口，上变口灭，故尚口乃穷。

荀爽曰：阴从二升上六成兑，为有言失中、为不信，动而乘阳，故曰尚口乃穷也。

《象》曰：泽无水，困，

王弼曰：泽无水，则水在泽下也。水在泽下，困之象也。处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穷，道可忘乎。

君子以致命遂志。

虞翻曰：君子谓三，伏阳也，否坤为致，巽为命，坎为志，三入阴中，故致命遂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

《九家易》曰：臀谓四，株木，三也。三体为木，泽中无水，兑金伤木，故枯为株也。初者四应，欲进之四，四困于三，故曰臀困于株木。

干宝曰：兑为孔穴，坎为隐伏，隐伏在下而漏孔穴，臀之象也。

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九家易》曰：幽谷，二也。此本否卦，谓阳来入坎，与初同体，故曰入幽谷。三者阳数，谓阳陷险中，为阴所揜，终不得见，故曰三岁不覿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荀爽曰：为阴所揜，故不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

案：二本阴位，中馈之职，坎为酒食，上为宗庙，今二阴升上，则酒食入庙，故困于酒食也。上九降二，故朱紱方来，朱紱，宗庙之服，乾为大赤，朱紱之象也。



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荀爽曰：二升在庙，五亲奉之，故利用享祀。阴动而上，失中乘阳，阳下而陷，为阴所掩，故曰征凶。阳降来二，虽位不正，得中有实，阴虽去中，上得居正，而皆免咎，故曰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翟玄曰：阳从上来，居中得位，富有二阴，故中有庆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

虞翻曰：二变正时，三在艮山下，故困于石，蒺藜，木名，坎为蒺藜，二变艮，手据坎，故据蒺藜者也。

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虞翻曰：巽为人，二动艮为宫，兑为妻，谓上无应也。三在阴下，离象毁坏，隐在坤中，死期将至，故不见其妻，凶也。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

案：三居坎上，坎为丛棘而木多心，蒺藜之象。

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九家易》曰：此本否卦。二、四同功为艮，艮为门阙，宫之象也。六三居困而位不正，上困于民，内无仁恩，亲戚叛逆，诛将加身，入宫无妻，非常之困，故曰不祥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虞翻曰：来欲之初，徐徐，舒迟也，见险故来徐徐。否乾为金，坤为车，之应历险，故困于金车；易位得正，故吝有终矣。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

王弼曰：下谓初。

虽不当位，有与也。

崔憬曰：位虽不当，故吝也；有与于援，故有终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

虞翻曰：割鼻曰劓，断足曰刖。四动时震为足，艮为鼻，离为兵，兑为刑，故劓刖也。赤绂谓二，否乾为朱，故赤，坤为绂，二未变应五，故困于赤绂也。

乃徐有说。

虞翻曰：兑为说，坤为徐，二动应己，故乃徐有说也。

利用祭祀。

崔憬曰：劓刖，刑之小者也。于困之时不崇柔德，以刚遇刚，虽行其小刑而失其大柄，故言劓刖也。赤绂，天子祭服之饰，所以称困者，被夺其政，唯得祭祀，若《春秋传》曰“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故曰困于赤绂。居中以直，在困思通，初虽暂穷，终则必喜，故曰乃徐有说。所以险而能说，穷而能通者，在困于赤绂乎，故曰利用祭祀也。

案：五应在二，二互体离，离为文明，赤绂之象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

陆绩曰：无据无应，故志未得也。二言朱绂，此言赤绂，二言享祀，此言祭祀，传互言耳，无他义也。谓二困五，三困四，五、初困上，斯乃迭困之义也。

乃徐有说，以中直也。

崔憬曰：以其居中当位，故有悦。

利用祭祀，受福也。

荀爽曰：谓五爻合同，据国当位而主祭祀，故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

虞翻曰：巽为草莽，称葛藟，谓三也，兑为刑人，故困于葛藟于臲臲也。

曰动悔有悔，征吉。

虞翻曰：乘阳故动悔，变而失正故有悔，三已变正，已得应之，故征吉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

虞翻曰：谓三未变，当位应上故也。

动悔有悔，吉行也。

虞翻曰：行谓三变乃得当位之应，故吉行者也。

## 卷 十

《序卦》曰：困于上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崔憬曰：困极于剝削，则反下以求安，故言困乎上必反下也。

䷯

巽下坎上

井，

郑玄曰：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体离、兑，离外坚中虚，瓶也；兑为暗泽泉口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犹人君以政教养天下，惠泽无穷也。

改邑不改井，

虞翻曰：泰初之五也。坤为邑，乾初之五折坤，故改邑。初为旧井，四应蹇之，故不改井。

无丧无得，往来井井。

虞翻曰：无丧，泰初之五，坎象毁坏，故无丧。五来之初，失位无应，故无得。坎为通，故往来井井，往谓之五，来谓之初也。

汔至亦未繙井，

虞翻曰：巽绳为繙；汔，几也，谓二也。几至初改未繙井，未有功也。

羸其瓶凶。

虞翻曰：羸，钩罗也。艮为手，巽为繙，离为瓶，手繙折其中，故羸其瓶。体兑毁缺，瓶缺漏，故凶矣。

干宝曰：水，殷德也；木，周德也。夫井，德之地也，所以养民性命而清洁之主者也。自震化行至于五世，改殷纣比屋之乱俗，而不易成汤昭假之法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二代之制，各因时宜，损益虽异，括囊则同，故曰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也。当殷之末，井道之穷，故曰汔。至周德虽兴，未及革正，故曰亦未繙井。井泥为秽，百姓无聊，比者之间，交受涂炭，故曰羸其瓶凶矣。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

荀爽曰：巽乎水，谓阴下，谓巽也；而上水，谓阳上，为坎也。木入水出，井之象也。井养而不穷也。





虞翻曰：兑口饮水，坎为通，往来井井，故养不穷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

荀爽曰：刚得中故为改邑，柔不得中故为不改井也。

无丧无得，

荀爽曰：阴来居初，有实为无丧，失中为无得也。

往来井井，

荀爽曰：此本泰卦。阳往居五得坎为井，阴来在下亦为井，故曰往来井井也。

汔至亦未繙井，

荀爽曰：汔至者，阴来居初下至汔竟也。繙者，所以出水通井道也。今乃在初，未得应五，故未繙也。繙者，绠汲之具也。

未有功也。

虞翻曰：谓二未变应五，故未有功也。

羸其瓶，是以凶也。

荀爽曰：井谓二，瓶谓初。初欲应五，今为二所拘羸，故凶也。

孔颖达曰：计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但此喻人德行不恒，不能善始令终，故就人言之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

王弼曰：木上有水，上水之象也，水以养而不穷也。

君子以劳民劝相。

虞翻曰：君子谓泰乾也，坤为民，初上成坎为劝，故劳民劝相。相，助也，谓以阳助坤矣。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干宝曰：在井之下体，本土爻，故曰泥也。井而为泥则不可食，故曰不食，此托紂之秽政不可以养民也。旧井谓殷之未丧师也，亦皆清洁无水禽之秽，又况泥土乎，故旧井无禽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虞翻曰：食，用也。初下称泥，巽为木果，无噬嗑食象，下而多泥，故不食也。乾为旧，位在阴下，故旧井无禽。时舍也，谓时舍于初，非其位也，与乾二同义。

崔憬曰：处井之下，无应于上，则是所用之井不汲，以其多涂，久废之井，不获以及时舍，故曰井泥不食，旧井无禽。禽，古擒字，禽犹获也。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虞翻曰：巽为谷、为鲋，鲋，小鲜也。离为瓮，瓮瓶毁缺，羸其瓶凶，故瓮敝漏也。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崔憬曰：唯得于鲋，无与于人也。井之为道，上汲者也，今与五非应，与初比，则是若谷水不注，唯及于鱼，故曰井谷射鲋也。瓮敝漏者，取其水下注，不汲之义也。

案：鱼，阴虫也，初处井下体，又阴爻，鱼之象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

荀爽曰：渫去秽浊，清洁之意也。三者得正，故曰井渫。不得据阴，喻不得用，故曰不食。道既不行，故我心恻。

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荀爽曰：谓五可用汲三，则王道明而天下并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干宝曰：此托殷之公侯时有贤者，独守成汤之法度而不见任，谓微、箕之伦也。故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恻，伤悼也。民乃外附，故曰可用汲。周德来被，故曰王明。王得其民，民得其主，故曰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荀爽曰：坎性下降，嫌于从三，能自修正以甃辅五，故无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虞翻曰：修，治也，以瓦甃垒井称甃。坤为土，初之五成离，离火烧土为瓦治象，故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虞翻曰：泉自下出称井。周七月夏之五月，阴气在下，二已变坎，十一月为寒泉，初二已变，体噬嗑食，故冽寒泉食矣。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崔憬曰：冽，清洁也。居中得正而比于上，则是井渫，水清既寒且洁，汲上可食于人者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虞翻曰：幕，盖也；收，谓以辘轳收繙也。坎为车，应巽绳为繙，故井收勿幕。有孚谓五坎，坎为孚，故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虞翻曰：谓初二已变成既济定，故大成也。

干宝曰：处井上位，在瓶之水也，故曰井收幕覆也。井以养生，政以养德，无覆水泉而不惠民，无蕴典礼而不兴教，故曰井收勿幕。勿幕则教信于民，民服教则大化成也。

《序卦》曰：井道不可不革也，故受之以革。

韩康伯曰：井久则浊秽宜革，易其故也。



离下兑上

革，

郑玄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犹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谓之革也。

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虞翻曰：遯上之初，与蒙旁通，悔亡谓四也，四失正，动得位，故悔亡。离为日，孚谓坎，四动体离，五在坎中，故巳日乃孚，以成既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故元亨利贞悔亡矣，与乾《彖》同义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

虞翻曰：息，长也。离为火，兑为水，《系》曰润之以风雨，风巽雨兑也。四革之正坎见，故独于此称水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虞翻曰：二女离、兑，体同人象，蒙艮为居，故二女同居。四变体两坎象，二女有志，离火志上，兑水志下，故其志不相得。坎为志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干宝曰：天命已至之日也，乃孚，大信著也。武王陈兵孟津之上，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国，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未可也。还归二年，纣杀比干、囚箕子，尔乃伐之。所谓已日乃孚，革而信也。

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

虞翻曰：文明谓离，说，兑也。大亨谓乾四，动成既济定，故大亨以正。革而当位，故悔乃亡也。

天地革而四时成，

虞翻曰：谓五位成乾为天，蒙坤为地，震春兑秋，四之正，坎冬离夏，则四时具，坤革而成乾，故天地革而四时成也。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虞翻曰：汤武谓乾，乾为圣人，天谓五，人谓三。四动顺五应三，故顺天应人。巽为命也。

革之时大矣哉！

虞翻曰：革天地，成四时；诛二叔，除民害；天下定，武功成，故大矣哉也。

《象》曰：泽中有火，革，

崔憬曰：火就燥，泽资湿，二物不相得，终宜易之，故曰泽中有火革也。

君子以治历明时。

虞翻曰：君子，遯乾也。历象，谓日月星辰也。离为明，坎为月，离为日，蒙艮为星，四动成坎、离，日月得正，天地革而四时成，故君子以治历明时也。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干宝曰：巩，固也。离为牝牛，离爻本坤黄牛之象也，在革之初而无应据，未可以动，故曰巩用黄牛之革。此喻文王虽有圣德，天下归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义也。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虞翻曰：得位无应，动而必凶，故不可以有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荀爽曰：日以喻君也，谓五已居位为君，二乃革意去三应五，故曰已日乃革之。上行应五，去卑事尊，故曰征吉无咎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崔憬曰：得位以正，居中有应，则是汤武行善，桀纣行恶，各终其日，然后革之，故曰已日乃革之，行此有嘉。

虞翻曰：嘉谓五，乾为嘉，四动承五，故行有嘉矣。

九三，征凶，贞厉。

荀爽曰：三应于上，欲往应之，为阴所乘，故曰征凶。若正居三而据二阴，则五来危之，故曰贞厉也。

革言三就，有孚。

翟玄曰：言三就上二阳，乾得共有，信据于二阴，故曰革言三就，有孚于二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崔憬曰：虽得位以正，而未可顿革，故以言就之。夫安者有其危也，故受命之君虽诛元恶，未改其命者，以即行改命，习俗不安，故曰征凶。犹以正自危，故曰贞厉。是

以武王克纣，不即行周命，乃反商政，一就也；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二就也；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大赉于四海，三就也。故曰革言三就。

虞翻曰：四动成既济定，故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虞翻曰：革而当，其悔乃亡。孚谓五也，巽为命，四动五坎改巽，故改命吉。四乾为君，进退无恒，在离焚弃，体大过死，《传》以比桀纣，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故改命吉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虞翻曰：四动成坎，故信志也。

干宝曰：爻入上象，喻纣之郊也，以逆取而四海顺之，动凶器而前歌后舞，故曰悔亡也。中流而白鱼入舟，天命信矣，故曰有孚。甲子夜阵雨甚至，水德宾服之祥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虞翻曰：乾为大人，谓五也，蒙坤为虎变，《传》论汤武以坤臣为君。占，视也，离为占。四未之正，五未入坎，故未占有孚也。

马融曰：大人虎变，虎变威德折冲万里，望风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献雉，故曰未占有孚矣。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宋衷曰：阳称大，五以阳居中，故曰大人。兑为白虎，九者变爻，故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虞翻曰：乾为大，明动成离，故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虞翻曰：蒙艮为君子、为豹，从乾而更，故君子豹变也。

**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虞翻曰：阴称小人也。面谓四，革为离，以顺承五，故小人革面。乘阳失正，故征凶。得位，故居贞吉。蒙艮为居也。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陆绩曰：兑之阳爻称虎，阴爻称豹。豹，虎类而小者也。君子小于大人，故曰豹变，其文蔚也。

虞翻曰：蔚，既也。兑小故其文蔚也。

**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虞翻曰：乾君谓五也。四变顺五，故顺以从君也。

干宝曰：君子、大贤，次圣之人，谓若大公、周、召之徒也。豹，虎之属；蔚，炳之次也。君圣臣贤，殷之顽民皆改志从化，故曰小人革面。天下既定，必倒载乾戈，包之以虎皮，将卒之士使为诸侯，故曰征凶，居贞吉。得正有应，君子之象也。

案：兑为口，乾为首，今口在首上，面之象也。乾为大人虎变也，兑为小人革面也。

**《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韩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以去故则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和齐生物，成



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 巽下离上

鼎，

郑玄曰：鼎，象也。卦有木火之用，互体乾、兑，乾为金，兑为泽，泽钟金而含水，爻以木火，鼎亨孰物之象。鼎亨孰以养人，犹圣君兴仁义之道以教天下也，故谓之鼎矣。

元吉，亨。

虞翻曰：大壮上之初，与屯旁通，天地交，柔进上行，得中应乾五刚，故元吉亨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

荀爽曰：震入离下，中有乾象，木火在外，金在其内，鼎饒烹饪之象也。

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观系辞，而独于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独言象也。

《九家易》曰：鼎言象者，卦也。木火互有乾兑，乾金兑泽，泽者水也，爻以木火，是鼎饒烹饪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则调和阴阳，下而抚毓百姓。鼎能熟物养人，故云象也。牛鼎受一斛，天子饰以黄金，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为饰也。羊鼎五斗，天子饰以黄金，诸侯白金，大夫以铜。豕鼎三斗，天子饰以黄金，诸侯白金，大夫铜，士铁。三鼎形同，烹饪煮肉，上离阴爻为肉也。

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

虞翻曰：圣人谓乾。初、四易位，体大畜震为帝，在乾天上，故曰上帝。体颐象，三动噬嗑食，故以享上帝也。大亨谓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贤之能者称圣人矣。

巽而耳目聪明，

虞翻曰：谓三也。三在巽上，动成坎、离，有两坎、两离象，乃称聪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巽而耳目聪明。眇能视，不足以有明；闻言不信，聪不明，皆有一离一坎象故也。

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虞翻曰：柔谓五，得上中，应乾五刚，巽为进，震为行，非谓应二刚，与睽五同义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

荀爽曰：木火相因，金在其间，调和五味，所以养人，鼎之象也。

君子以正位凝命。

虞翻曰：君子谓三也。鼎五爻失正，独三得位，故以正位凝成也。体姤谓阴始凝，初巽为命，故君子以正位凝命也。

初六，鼎颠趾。

虞翻曰：趾，足也，应在四。大壮震为足，折入大过，大过颠也，故鼎颠趾也。

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虞翻曰：初阴在下，故否利出之，四故曰利出。兑为妾，四变得正成震，震为长子，继世守宗庙而为祭主，故得妾以其子，无咎矣。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

荀爽曰：以阴乘阳，故未悖也。

利出否，以从贵也。

虞翻曰：出初之四承乾五，故以从贵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虞翻曰：二为实，故鼎有实也。坤为我，谓四也。二据四妇，故相与为仇，谓三变时四体坎，坎为疾，故我仇有疾。四之二历险，二动得正，故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

虞翻曰：二变之正，艮为慎。

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虞翻曰：不我能即吉，故终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

虞翻曰：动成两坎，坎为耳而革在乾，故鼎耳革。初四变时震为行，鼎以耳行伏坎，震折而入乾，故其行塞。离为雉，坎为膏，初四已变，三动体颐，颐中无物，离象不见，故雉膏不食。

方雨亏悔，终吉。

虞翻曰：谓四已变，三动成坤，坤为方，坎为雨，故曰方雨。三动亏乾而失位，悔也，终复之正，故方雨亏悔，终吉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虞翻曰：鼎以耳行，耳革行塞，故失其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虞翻曰：谓四变时震为足，足折入兑，故鼎折足。兑为形，渥，大形也，鼎足折则公餗覆，言不胜任，象人大过死凶，故鼎足折，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体，犹三公承天子也。三公谓调阴阳，鼎谓调五味。足折餗覆，犹三公不胜其任，倾败天子之美，故曰覆餗也。

案：餗者，雉膏之属。公者四，为诸侯上公之位，故曰公餗。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家易》曰：渥者，厚大，言罪重也。既覆公餗，信有大罪，刑罚当加，无可如何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虞翻曰：离为黄，三变坎为耳，故鼎黄耳。铉谓三贯鼎两耳，乾为金，故金铉。动而得正，故利贞。

干宝曰：凡举鼎者，铉也；尚三公者，王也。金喻可贵，中之美也，故曰金铉。铉鼎得其物，施令得其道，故曰利贞也。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陆绩曰：得中承阳，故曰中以为实。

宋衷曰：五当耳中色黄，故曰鼎黄耳。兑为金又正秋，故曰金铉。公侯谓五也，上尊故玉，下卑故金，金和良可柔屈，喻诸侯顺天子。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虞翻曰：铉谓三，乾为玉铉，体大有上九自天佑之，位贵据五，三动承上，故大吉无不利。谓三亏悔，应上成未济，虽不当位，六位相应，故刚柔节。《彖》曰巽耳目聪明，为此九三发也。

干宝曰：玉又贵于金者，凡烹饪之事，自镬升于鼎，载于俎，自俎入于口，馨香上达，动而弥贵，故鼎之义上爻愈吉也。鼎主烹饪，不失其和；金玉铉之，不失其所。公



卿仁贤，天王圣明之象也。君臣相临，刚柔得节，故曰吉无不利也。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宋衷曰：以金承玉，君臣之节。上体乾为玉，故曰玉铉。虽非其位，阴阳相承，刚柔之节也。

《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

崔憬曰：鼎所以烹饪享于上帝，主此器者莫若冢嫡，以为其祭主也，故言主器者莫若长子也。

䷲

震下震上

震，亨。

郑玄曰：震为雷，雷，动物之气也，雷之发声，犹人君出政教以动中国之人也，故谓之震。人君有善声教，则嘉会之礼通矣。

震来虩虩，

虞翻曰：临二之四，天地交故通。虩虩谓四也来应初命，四变而来应己，四失位多惧，故虩虩。之内曰来也。

笑言哑哑。

虞翻曰：哑哑，笑且言，谓初也，得正有则，故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虞翻曰：谓阳从临二阴为百二十，举其大数，故当震百里也。坎为棘匕，上震为鬯，坤为丧，二上之坤成震体坎，得其匕鬯，故不丧匕鬯也。

郑玄曰：雷发声闻于百里，古者诸侯之象。诸侯出教令，能警戒其国内，则守其宗庙社稷为之祭主，不亡匕与鬯也。人君于祭之礼，匕牲体荐鬯而已，其余不亲也，升牢于俎，君匕之，臣载之。鬯，秬酒，芬芳修鬯，因名焉。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

虞翻曰：惧变承五应初，故恐致福也。

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虞翻曰：则，法也，坎为则也。

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

虞翻曰：远谓四、近谓初，震为百，谓四出惊远，初应惧近也。

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虞翻曰：为五出之正，震为守，艮为宗庙社稷，长子主祭器，故以为祭主也。

干宝曰：周，木德，震之正象也，为殷诸侯。殷诸侯之制，其地百里，是以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故以百里而臣诸侯也。为诸侯，故主社稷，为长子而为祭主也。祭礼荐陈甚多，而经独言不丧匕鬯者，匕牲体、荐鬯酒，人君所自亲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虞翻曰：君子谓临二，二出之坤四，体以修身，坤为身，二之四以阳照坤，故以恐惧修省。老子曰：修之身，德乃真也。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虞翻曰：嘖嘖谓四也。初位在下，故言，后笑哑哑，得位吉故也。

干宝曰：得震之正，首震之象者，震来嘖嘖，羸里之厄也；笑言哑哑，后受方国也。

《象》曰：震来嘖嘖，恐致福也。

虞翻曰：阳称福。

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虞翻曰：得正故有则也。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虞翻曰：厉，危也，乘刚故厉。亿，惜辞也。坤为丧，三动离为羸蚌，故称贝。在艮山下，故称陵，震为足，足乘初九，故跻于九陵。震为逐，谓四已体复象，故丧，且勿逐。三动时离为日，震数七，故七日得者也。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干宝曰：六二木爻，震之身也，得位无应，而以乘刚为危，此托文王积德累功以被囚为祸也，故曰震来厉。亿，叹辞也，贝，宝货也，产乎东方，行乎大涂也。此以喻纣拘文王，閔天之徒乃于江淮之浦求盈箱之贝，而以赂纣也，故曰亿丧贝。贝水物，而方升于九陵，今虽丧之，犹外府也，故曰勿逐七日得。七日得者，七年之日也，故《书》曰“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虞翻曰：死而复生称苏。三死坤中，动出得正，震为生，故苏苏。坎为眚，三出得正，坎象不见，故无眚。《春秋传》曰：晋获秦谍，六日而苏也。

九四，震遂泥。

虞翻曰：坤土得雨为泥，位在坎中，故遂泥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虞翻曰：在坎阴中，与屯五同义，故未光也。

六五，震往来厉。

虞翻曰：往谓乘阳，来谓应阴，失位乘刚，故往来厉也。

亿无丧，有事。

虞翻曰：坤为丧也，事谓祭祀之事。出而体随王享于西山，则可以守宗庙社稷为祭主，故无丧有事也。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

虞翻曰：乘刚山顶，故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虞翻曰：动出得正，故无丧。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

虞翻曰：上谓四也，欲之三，隔坎，故震索索。三已动，应在离，故矍矍者也。

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虞翻曰：上得位，震为征，故征凶。四变时坤为躬，邻谓五也，四上之五，震东兑西，故称邻。之五得正，故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谓三已变，上应三，震为言，故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

虞翻曰：四未之五，故中未得也。



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虞翻曰：谓五正位，己乘之逆，畏邻戒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动，动必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崔憬曰：震极则征凶，婚媾有言，当须止之，故言物不可以终动，止之矣。

三三

艮下艮上

艮其背，

郑玄曰：艮为山，山立峙各于其所，无相顺之时，犹君在上臣在下，恩敬不相与通，故谓之艮也。

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虞翻曰：观五之三也，艮为多节，故称背；观坤为身，观五之三，折坤为背，故艮其背。坤象不见，故不获其身。震为行人，艮为庭，坎为隐伏，故行其庭，不见其人。三得正，故无咎。

案：艮为门阙，今纯艮，重其门阙，两门之间，庭中之象也。

《彖》曰：艮，止也。

虞翻曰：位穷于上，故止也。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

虞翻曰：时止，谓上阳穷止故止；时行，谓三体处震为行也。

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虞翻曰：动谓三，静谓上。艮止则止，震行则行，故不失时，五动成离，故其道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

虞翻曰：谓两象各止其所。

上下敌应，不相与也。

虞翻曰：艮其背，背也两象相背，故不相与也。

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案：其义已见繇辞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虞翻曰：君子谓三也。三君子位，震为出，坎为隐伏、为思，故以思不出其位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虞翻曰：震为趾，故艮其趾矣。失位变得正，故无咎永贞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虞翻曰：动而得正，故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虞翻曰：巽长为股，艮小为腓。拯，取也，随谓下二阴，艮为止，震为动，故不拯其随。坎为心，故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虞翻曰：坎为耳，故未退听也。

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厉，阖心。

虞翻曰：限，腰带处也。坎为腰，五来之三，故艮其限。夤，脊肉，艮为背，坎为

脊，艮为手，震起艮止，故裂其脊。坎为心厉危也，艮为阍，阍，守门人，坎盗动门，故厉阍心。古阍作熏字，马因言熏灼其心，未闻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为勋，或误作动，皆非也。

《象》曰：艮其限，危阍心也。

虞翻曰：坎为心，坎盗动门，故危阍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虞翻曰：身，腹也。观坤为身，故艮其身，得位承五，故无咎。或谓妊身也。五动则四体离妇，离为大腹孕之象也，故艮其身，得正承五，而受阳施，故无咎。《诗》曰“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也。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虞翻曰：艮为止，五动乘四则任身，故止诸躬也。

六五，艮其辅，言有孚，悔亡。

虞翻曰：辅，面颊骨，上颊车者也。三至上体颐象，艮为止，在坎车上，故艮其辅谓辅车相依。震为言，五失位悔也，动得正，故言有孚悔亡也。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虞翻曰：五动之中，故以正中也。

上九，敦艮，吉。

虞翻曰：无应静止，下据二阴，故敦艮吉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虞翻曰：坤为厚，阳上据坤，故以厚终也。

## 卷 十 一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

崔憬曰：终止虽获敦艮，时行须渐进行，故曰物不可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



艮下巽上

渐，女归吉，利贞。

虞翻曰：否三之四，女谓四。归，嫁也。坤三之四承五，进得位，往有功，反成归妹。兑女归吉，初上失位，故利贞，可以正邦也。

《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

虞翻曰：三进四得位，阴阳体正，故吉也。

进得位，往有功也。

虞翻曰：功谓五，四进承五，故往有功，巽为进也。

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

虞翻曰：谓初已变为家人，四进已正而上不正，三动成坤为邦，上来反三，故进以正，可以正邦，其位刚得中，与家人道正同义。三在外体之中，故称得中，乾《文言》曰中不在人，谓三也。此可谓上变既济定者也。

止而巽，动不穷也。

虞翻曰：止，艮也。三变震为动，上之三据坤，动震成坎，坎为通，故动不穷。往



来不穷谓之通。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虞翻曰：君子谓否乾。乾为贤德，坤阴小人，柔弱为俗，乾四之坤为艮、为居，以阳善阴，故以居贤德善俗也。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虞翻曰：鸿，大雁也。离五鸿渐进也。小水从山流下称干，艮为山、为小径，坎水流下山，故鸿渐于干也。艮为小子，初失位故厉，变得正，三动受上成震，震为言，故小子厉有言，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虞翻曰：动而得正，故义无咎也。

六二，鸿渐于盘，饮食衎衎，吉。

虞翻曰：艮为山石，坎为聚，聚石称盘。初已之正，体噬嗑食，坎水阳物，并在颐中，故饮食衎衎，得正应五，故吉。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虞翻曰：素，空也。承三应五，故不素饱。

九三，鸿渐于陆，

虞翻曰：高平称陆，谓初已变，坎水为平，三动之坤，故鸿渐于陆。

夫征不复，

虞翻曰：谓初已之正，三动成震，震为征、为夫，而体复象，坎阳死坤中，坎象不见，故夫征不复也。

妇孕不育，凶。

虞翻曰：孕，妊娠也；育，生也。巽为妇，离为孕，三动成坤，离毁夫位，故妇孕不育，凶。

利用御寇。

虞翻曰：御，当也。坤为用，巽为高，艮为山，离为戈兵甲冑，坎为寇，自上御下，三动坤顺，坎象不见，故利用御寇顺相保。保，大也。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

虞翻曰：坤三爻为丑，物三称群也。

妇孕不育，失其道也。

虞翻曰：三动离毁，阳陨坤中，故失其道也。

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虞翻曰：三动坤顺，坎象不见，故以顺相保也。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虞翻曰：巽为木，桷，椽也，方者谓之桷。巽为交、为长木，艮为小木，坎为脊，离为丽。小木丽长木，巽绳束之，象脊之形，椽，桷象也。故或得其桷，得位顺五，故无咎。四已承五，又顾得三，故或得其桷也矣。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虞翻曰：坤为顺，以巽顺五。

案：四居巽木，爻阴位正，直桷之象也。自二至五体有离、坎，离为飞鸟而居坎水，鸿之象也。鸿随阳，鸟喻女从夫，卦明渐义，爻皆称焉。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

虞翻曰：陵，丘。妇谓四也。三动受上时而四体半艮山，故称陵。巽为妇，离为孕，坎为岁，三动离坏，故妇三岁不孕。

终莫之胜，吉。

虞翻曰：莫无、胜陵也。得正居中，故莫之胜，吉。上终变之三，成既济定，坎为心，故《象》曰得所愿也。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虞翻曰：上之三既济定，故得所愿也。

上九，鸿渐于陆，

虞翻曰：陆谓三也。三坎为平，变而成坤，故称陆也。

其羽可用为仪，吉。

虞翻曰：谓三变受成既济，与家人《象》同义。上之二得正，离为鸟，故其羽可用为仪，吉。三动失位，坎为乱，乾四止坤，《象》曰不可乱，《象》曰进以正邦，为此爻发也。三已得位，又变受上权也。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宜无怪焉。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虞翻曰：坤为乱，上来正坤，六爻得位成既济定，故不可乱也。

干宝曰：处渐高位，断渐之进，顺艮之言，谨巽之全，履坎之通，据离之耀，妇德既终，母教又明，有德而可受，有仪而可象，故曰其羽可以为仪，不可乱也。

《序卦》曰：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

崔憬曰：鸿渐于盘，饮食衎衎，言六比三，女渐归夫之象也，故云进必有所归也。

䷵

䷵ 兑下震上

归妹，

虞翻曰：归，嫁也。兑为妹。泰三之四，坎月离日，俱归妹象，阴阳之义配日月，则天地交而万物通，故以嫁娶也。

征凶。

虞翻曰：谓四也。震为征，三之四，不当位，故征凶也。

无攸利。

虞翻曰：谓三也。四之三，失正无应，以柔乘刚，故无攸利也。

《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

虞翻曰：乾天坤地，三之四，天地交，以离日坎月战阴阳，阴阳之义配日月，则万物兴。故天地之大义，乾主壬，坤主癸，日月会北，震为玄黄，天地之杂，震东兑西、离南坎北，六十四卦此象最备四时正卦，故天地之大义也。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

虞翻曰：乾三之坤四，震为兴，天地以离坎交阴阳，故天地不交则万物不兴矣。

王肃曰：男女交而后人民蕃，天地交然后万物兴，故归妹以及天地交之义也。

归妹，人之终始也。

虞翻曰：人始生乾而终于坤，故人之终始，《杂卦》曰归妹女之终，谓阴终坤癸，则乾始震庚也。



干宝曰：归妹者，衰落之女也，父既没矣，兄主其礼，子续父业，人道所以相终始也。

说以动，所归妹也。

虞翻曰：说兑、动震也。谓震嫁兑，所归必妹也。

征凶，位不当也。

崔憬曰：中四爻皆失位，以象归妹非正嫡，故征凶也。

无攸利，柔乘刚也。

王肃曰：以征则有不正之凶，以处则有乘刚之进也，故无所利矣。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

干宝曰：雷薄于泽，八月、九月将藏之时也。君子象之，故不敢恃当今之虞，而虑将来祸也。

君子以永终知敝。

虞翻曰：君子谓乾也。坤为永终、为敝，乾为知，三之四为永终，四之三兑为毁折，故以永终知敝。

崔憬曰：归妹，人之始终也。始则征凶，终则无攸利。故君子以永终知敝为戒者也。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虞翻曰：震为兄，故嫁妹，谓三也。初在三下，动而应四，故称娣。履，礼也。初九应变成坎，坎为曳，故跛而履，应在震为征，初为娣，变为阴，故征吉也。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虞翻曰：阳得位故以恒，恒动初承二，故吉相承也。

九二，眇而视，利幽人之贞。

虞翻曰：视应五也。震上兑下，离目不正，故眇而视。幽人谓二之初，动二在坎中，故称幽人，变得正，震喜兑说，故利幽人之贞。与履二同义也。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虞翻曰：常，恒也。乘初未之五，故未变常矣。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虞翻曰：须，需也。初至五体需象，故归妹以须。娣谓初也。震为反，反为归也，三失位，四反得正，兑进在四，见初进之，初在兑后，故反归以娣。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虞翻曰：三未变之阳，故位未当。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虞翻曰：愆，过也。谓二变三，动之正，体大过象，坎月离日，为期三变，日月不见，故愆期。坎为曳，震为行，行曳故迟也。归谓反三，震春、兑秋、坎冬、离夏，四时体正，故归有时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虞翻曰：待男行矣。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虞翻曰：三、四已正，震为帝，坤为乙，故曰帝乙。泰乾为良、为君，乾在下为小君，则妹也。袂，口袂之饰也。兑为口，乾为衣，故称袂。谓三失位无应，娣袂，谓二得中应五，三动成乾为良，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故《象》曰以贵行也矣。

月几望，吉。

虞翻曰：几，其也。坎月离日、兑西震东，日月象对，故曰几望。二之五，四复三，得正故吉也。与小畜、中孚月几望同义也。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

虞翻曰：三、四复正，乾为良。

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虞翻曰：三、四复，二之五，成既济，五贵，故以贵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实，

虞翻曰：女谓应三，兑也。自下受上称承，震为筐，以阴应阴，三、四复位，坎为虚，故无实，《象》曰承虚筐也。

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虞翻曰：刲，刺也。震为士，兑为羊，离为刀，故士刲羊。三、四复位成泰，坎象不见，故无血。三柔承刚，故无攸利也。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虞翻曰：泰坤为虚，故承虚筐也。

《序卦》曰：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

崔憬曰：归妹者，侄、娣、媵，国三人，凡九女，为大援，故言得其所归者必大也。

三三

离下震上

丰，亨。

虞翻曰：此卦三阴三阳之例，当从泰二之四，而丰三从噬嗑上来，之三折四于五狱中而成丰，故君子以折狱致刑。阴阳交故通，噬嗑所谓利用狱者，此卦之谓也。

王假之，

虞翻曰：乾为王。假，至也。谓四宜上至五，动之正成乾，故王假之，尚大也。

勿忧，宜日中。

虞翻曰：五动之正，则四变成离，离，日；中，当。五在坎中，坎为忧，故勿忧，宜日中。体两离象，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蚀，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干宝曰：丰，坎宫阴世在五，以其宜中而忧其侧也。坎为夜，离为昼，以离变坎，至于天位，日中之象也。殷，水德坎象，昼败而离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圣人德大而心小，既居天位，而戒惧不怠。勿忧者，劝勉之言也。犹《诗》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言周德当天人之心，宜居王位，故宜日中。

《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

崔憬曰：离下震上，明以动之，象明则见微，动则成务，故能大矣。

王假之，尚大也。

姚信曰：四体震，王假大也。四上之五得其盛位，谓之大。

勿忧，宜日中，

《九家易》曰：震动而上，故勿忧也。日者君，中者五，君宜居五也，谓阴处五，日中之位，当倾昃矣。

宜照天下也。





虞翻曰：五动成乾，乾为天，四动成两离，重明丽正，故宜照天下，谓化成天下也。

日中则昃，

荀爽曰：丰者至盛，故（曰）[日]中。下居四，日昃之象也。

月盈则蚀，

虞翻曰：月之行，生震见兑，盈于乾甲，五动成乾，故月盈，四变体噬嗑食，故则食此。丰其屋，蔀其家也。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虞翻曰：五息成乾为盈，四消入坤为虚，故天地盈虚也。丰之既济，四时象具，乾为神人，坤为鬼，鬼神与人亦随时消息，谓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与时消息。

《象》曰：雷电皆至，丰，

荀爽曰：丰者，阴据不正，夺阳之位而行以丰，故折狱致刑以讨除之也。

君子以折狱致刑。

虞翻曰：君子谓三，噬嗑四失正，系在坎狱中，故上之三折四入大过死象，故以折狱致刑。兑折为刑，贲三得正，故无敢折狱也。

初九，遇其配主，

虞翻曰：妃嫔谓四也。四失位，在震为主，五动体姤遇，故遇其配主也。

虽旬无咎，往有尚。

虞翻曰：谓四失位，变成坤应初，坤数十，四上而之五成离，离为日。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虞翻曰：体大过，故过旬灾。四上之五，坎为灾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

虞翻曰：日蔽云中称蔀，蔀，小也，谓四。二利四之五，故丰其蔀，噬嗑离为见象，在上为日中，艮为斗，斗，七星也，噬嗑艮为星、为止，坎为北中，巽为高，舞星上于中，而舞者北斗之象也。离上之三，隐坎云下，故日中见斗。四往之五，得正成坎，坎为疑疾，故往得疑疾也。

有孚发若，吉。

虞翻曰：坎为孚，四发之，五成坎，孚动而得位，故有孚发若吉也。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虞翻曰：四发之五，坎为志也。

《九家易》曰：信著于五，然后乃可发其顺志。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

虞翻曰：日在云下称沛，沛，不明也。沬，小星也。噬嗑离为日，艮为沬，故日中见沬。上之三，日入坎云下，故见沬也。

《九家易》曰：大暗谓之沛，沬，斗杓后小星也。

折其右肱，无咎。

虞翻曰：兑为折、为右，噬嗑艮为肱，上来之三折艮入兑，故折其右肱。之三得正，故无咎也。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

虞翻曰：利四之阴，故不可大事。

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虞翻曰：四死大过，故终不可用。

九四，丰其蔀，

虞翻曰：蔀，蔽也，噬嗑离日之坎云中，故丰其蔀，《象》曰位不当也。

日中见斗。

虞翻曰：噬嗑日在上为中，上之三为巽，巽为人，日入坎云下，幽伏不明，故日中见斗，《象》曰幽不明，是其义也。

遇其夷主，吉。

虞翻曰：震为主，四行之正成明夷，则三体震为夷主，故遇其夷主吉也。

案：四处上卦之下，以阳居阴，履非其位而比于五，故曰遇也。夷者，伤也；主者，五也。谓四不期相遇，而能上行伤五则吉，故曰遇其夷主，吉行也。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

虞翻曰：离上变入坎云下，故幽不明。坎，幽也。

遇其夷主，吉行也。

虞翻曰：动体明夷，震为行，故曰吉行。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虞翻曰：在内称来。章，显也。庆谓五，阳出称庆也。誉谓二，二多誉。五发得正则来应二，故来章，有庆誉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虞翻曰：动而成乾，乾为庆。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

虞翻曰：丰大、蔀小也。三至上，体大壮屋象，故丰其屋。谓四、五已变，上动成家人，大屋见则家人（怀）[坏]，故蔀其家，与泰二同义。故《象》曰天降祥明，以大壮为屋象故也。

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虞翻曰：谓从外窥三应。阒，空也。四动时坤为阖户，阖故窥其户，坤为空虚，三隐伏坎中，故阒其无人。《象》曰自藏也。四、五易位，噬嗑离目为窥，窥人者言皆不见，坎为三岁，坤冥在上，离象不见，故三岁不覿，凶。

干宝曰：在丰之家，居乾之位，乾为屋宇，故曰丰其屋。此盖记紂之侈，造为璇室玉台也。蔀其家者，以记紂多倾国之女也。社稷既亡，宫室虚旷，故曰窥其户，阒其无人。阒，无人貌也。三者，天地人之数也，凡国于天地有兴亡焉，故王者之亡其家也，必天示其祥、地出其妖、人反其常，非斯三者，亦弗之亡也，故曰三岁不覿，凶。然则璇室之成，三年而后亡国矣。

案：上应于三，三互离，巽为户，离为目，目而近户，窥之象也。既屋丰家蔀，若窥地户，阒寂无人。震木数三，故三岁致凶于灾。

《象》曰：丰其屋，天降祥也。

孟喜曰：天降下恶祥也。

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虞翻曰：谓三隐伏坎中，故自藏者也。

《序卦》曰：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崔憬曰：谚云：作者不居。况穷大甚而能久处乎！故必获罪去邦，羁旅于外矣。

三三

艮下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

虞翻曰：贲初之四，否三之五，非乾坤往来也，与噬嗑之丰同义。小谓柔得贵位而顺刚，丽乎大明，故旅小亨，旅贞吉。再言旅者，谓四凶恶，进退无恒，无所容处，故再言旅恶而愍之。

《象》曰：旅，小亨，

姚信曰：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体，故曰客旅。

荀爽曰：谓阴升居五，与阳通者也。

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

蜀才曰：否三升五，柔得中于外，上顺于刚，九五降三，降不失正，止而丽乎明，所以小亨，旅贞吉也。

旅之时义大矣哉！

虞翻曰：以离日丽天，县象著明莫大日月，故义大也。

王弼曰：旅者，物失其所居之时也。物失所居则咸愿有附，岂非智者有为之时，故曰旅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

侯果曰：火在山上，势非长久，旅之象也。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虞翻曰：君子谓三，离为明，艮为慎，兑为刑，坎为狱，贲初之四，狱象不见，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与丰折狱同义者也。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陆绩曰：琐琐，小也。艮为小石，故曰旅琐琐也。履非其正，应离之始，离为火，艮为山，以应火灾，焚自取也，故曰斯其所取灾也。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虞翻曰：琐琐，最蔽之貌也。失位远应，之正介坎，坎为灾眚，艮手为取，谓三动应坎，坎为志，坤称穷，故曰志穷灾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僮仆贞。

《九家易》曰：即就、次舍、资财也。以阴居二，即就其舍，故旅即次。承阳有实，故怀其资也。初者卑贱，二得履之，故得僮仆。处和得位正居，是故曰得僮仆贞矣。

《象》曰：得僮仆贞，终无尤也。

虞翻曰：艮为僮仆，得正承三，故得僮仆贞，而终无尤也。

案：六二履正体艮，艮为阍寺，僮仆贞之象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僮仆，贞厉。

虞翻曰：离为火，艮为僮仆，三动艮坏，故焚其次。坤为丧，三动艮灭入坤，故丧其僮仆。动而失正，故贞厉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

虞翻曰：三动体剥故伤也。

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虞翻曰：三变成坤，坤为下、为丧，故其义丧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虞翻曰：巽为处，四焚弃恶人，失位远应，故旅于处，言无所从也。离为资斧，故得其资斧。三动四坎为心，其位未至，故我心不快也。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王弼曰：斧所以斫除荆棘，以安其舍者也。虽处上体之下，不先于物，然而不得其位，不获平坦之地者也。客子所处不得其次，而得其资斧之地，故其心不快。

案：九四失位而居艮上，艮为山，山非平坦之地也。四体兑、巽，巽为木，兑为金，木贯于金，即资斧，斫除荆棘之象者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

虞翻曰：三变坎为弓，离为矢，故射雉。五变乾体，矢动雉飞，雉象不见，故一矢亡矣。

终以誉命。

虞翻曰：誉谓二，巽为命，五终变成乾，则二来应己，故终以誉命。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虞翻曰：逮，及也，谓二、上及也。

干宝曰：离为雉、为矢，巽为木、为进退，艮为手，兑为决，有木在手，进退其体，矢决于外，射之象也。一阴升乾，故曰一矢，履非其位，下又无应，虽复射雉，终亦失之，故曰一矢亡也。一矢亡者，喻有损而小也。此记禄父为王者后，虽小叛抗，终逮安周室，故曰终以誉命矣。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

虞翻曰：离为鸟、为火，巽为木、为高，四失位变震，为筐巢之象也。今巢象不见，故鸟焚其巢。震为笑，震在前，故先笑；应在巽，巽为号咷，巽象在后，故后号咷。

丧牛于易，凶。

虞翻曰：谓三动时坤为牛，五动成乾，乾为易，上失三，五动应二，故丧牛于易，失位无应，故凶也。五动成遯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则旅家所丧牛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

虞翻曰：离火焚巢，故其义焚也。

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虞翻曰：坎耳入兑，故终莫之闻。

侯果曰：离为鸟、为火，巽为木、为风，鸟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贍资，物之所恶也，丧牛甚易，求之也难，虽有智者，莫之吉也。

《序卦》曰：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崔憬曰：旅寄于外而无所容，则必入矣，故曰旅无所容，受之以巽。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虞翻曰：遯二之四，柔得位而顺五刚，故小亨也。大人谓五，离目为见，二失位，利在往应五，故利有攸往，利见大人矣。



《象》曰：重巽以申命，

陆绩曰：巽为命令，重命令者，欲丁宁也。

刚巽乎中正而志行，

陆绩曰：二得中，五得正，体两巽，故曰刚巽乎中正也，皆据阴，故志行也。

虞翻曰：刚中正，谓五也。二失位，动成坎，坎为志，终变成震，震为行也。

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

陆绩曰：阴为卦主，故小亨。

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案：其义已见繇辞。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虞翻曰：君子谓遯乾也。巽为命，重象故申命。变至三，坤为事，震为行，故行事也。

荀爽曰：巽为号令，两巽相随，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行为上，贵其必从，故曰行事也。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虞翻曰：巽为进退，乾为武人。初失位，利之正为乾，故利武人之贞矣。

《象》曰：进退，志疑也。

荀爽曰：风性动，进退欲承五，为二所据，故志以疑也。

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虞翻曰：动而成乾，乾为大明，故志治，乾元用九天下治，是其义也。

九二，巽在床下。

宋衷曰：巽为木，二阳在上，初阴在下，床之象也。二无应于上，退而据初，心在于下，故曰巽在床下也。

荀爽曰：床下以喻近也。二者军帅，三者号令，故言床下以明将之所专不过军中事也。

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荀爽曰：史以书勋，巫以告庙，纷变若顺也，谓二以阳应阳，君所不臣，军帅之象，征伐既毕，书勋告庙，当变而顺五则吉，故曰用史巫纷若，吉无咎矣。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荀爽曰：谓二以处中和，故能变。

九三，频巽，吝。

虞翻曰：频，颀也。谓二已变，三体坎、艮，坎为忧，艮为鼻，故频巽。无应在险，故吝也。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荀爽曰：乘阳无据，为阴所乘，号令不行，故志穷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虞翻曰：田谓二也，地中称田。失位无应，悔也。欲二之初，已得应之，故悔亡。二动得正，处中应五，五多功，故《象》曰有功也。二动艮为手，故称获，谓艮为狼，坎为豕，艮二之初，离为雉，故获三品矣。

翟玄曰：田获三品，下三爻也。谓初巽为鸡，二兑为羊，三离雉也。

案：《谷梁传》曰：春猎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田获三品，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注云：上杀中心，干之为豆实；次杀中脾，骼以供宾客；下杀中腹，充君之庖厨。尊神敬客之义也。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王弼曰：得位承五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获强暴、远不仁者也。获而有益，莫若三品，故曰有功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

虞翻曰：得位处中，故贞吉、悔亡、无不利也。震、巽相薄，雷风无形，当变之震矣。巽究为躁卦，故无初有终也。

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虞翻曰：震，庚也，谓变初二成离，至三成震，震主庚，离为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谓益时也。动四至五成离，终上成震，震爻在后，故后庚三日也。巽初失正，终变成震得位，故无初有终吉。震究为蕃鲜，白谓巽也，巽究为躁卦，躁卦谓震也，与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同义。五动成蛊，乾成于甲，震成于庚，阴阳天地之始终，故经举甲庚于蛊《象》、巽五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虞翻曰：居中得正故吉矣。

上九，巽在床下。

虞翻曰：床下为初也。穷上反下成震，故巽在床下。《象》曰上穷也，明当变穷上而复初也。

《九家易》曰：上为宗庙，礼封赏、出军，皆先告庙，然后受行；三军之命，将之所专，故曰巽在床下也。

丧其资斧，贞凶。

虞翻曰：变至三时离毁入坤，坤为丧，离为斧，故丧其资斧。三变失位，故贞凶。

荀爽曰：军罢师旋亦告于庙，还斧于君，故丧资斧正，如其故不执臣节则凶，故曰丧其资斧贞凶。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

虞翻曰：阳穷上反下，故曰上穷也。

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虞翻曰：上应于三，三动失正，故曰正乎凶也。

《序卦》曰：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

崔憬曰：巽以申命行事，入于刑者也。入刑而后说之，所谓人忘其劳死也。

䷵

兑下兑上

兑，亨利贞。

虞翻曰：大壮五之三也，刚中而柔外，二失正，动应五承三，故亨利贞也。

《象》曰：兑，说也。

虞翻曰：兑口故说也。



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

虞翻曰：刚中谓二、五，柔外谓三、上也。二、三、四利之正，故说以利贞也。

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

虞翻曰：大壮乾为天，谓五也，人谓三矣。二变顺五承三，故顺乎天应乎人。坤为顺也。

说以先民，民忘其劳，

虞翻曰：谓二、四已变成屯，故为劳，震喜兑说，坤为民，坎为心，民心喜说，有顺比象，故忘其劳也。

说以犯难，民忘其死。

虞翻曰：体屯，故难也。三至上，体大过死变成屯，民说无疆，故民忘其死。坎心为忘，或以坤为死也。

说之大，民劝矣哉！

虞翻曰：体比顺象，故劳而不怨。震为喜笑，故人劝也。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虞翻曰：君子，大壮乾也。阳息见兑，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兑二阳同类为朋，伏艮为友，坎为习，震为讲，兑两口对，故朋友讲习也。

初九，和兑，吉。

虞翻曰：得位四变应己，故和兑吉矣。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虞翻曰：四变应初，震为行，坎为疑，故行未疑。

九二，孚兑，吉，悔亡。

虞翻曰：孚谓五也，四已变五在坎中，称孚，二动得位应之，故孚兑吉，悔亡矣。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虞翻曰：二变应五，谓四已变坎为志，故信志也。

六三，来兑，凶。

虞翻曰：从大壮来失位，故来兑凶矣。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案：以阴居阳，故位不当。谄邪求悦，所以必凶。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虞翻曰：巽为近利市三倍，故称商兑。变之坎，水性流，震为行，谓二已变体比象，故未宁。与比不宁方来同义也。坎为疾，故介疾，得位承五，故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虞翻曰：阳为庆，谓五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

虞翻曰：孚谓五也。二、四变体剥象，故孚于剥，在坎未光，有厉也。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案：以阳居尊位，应二比四，孚剥有厉，位正当也。

上六，引兑。

虞翻曰：无应乘阳，动而之巽，为绳，艮为手，应在三，三未之正，故引兑也。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虞翻曰：二、四已变而体屯，上、三未为离，故未光也。

## 卷 十 二

《序卦》曰：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

崔憬曰：人说忘其劳死，而后可散之征役，离之以家邦，故曰说而后散之，故受之涣。涣者，离也。



坎下巽上

涣，亨。

虞翻曰：否四之二成坎、震，天地交故亨也。

王假有庙，

虞翻曰：乾为王，假，至也。否体观艮为宗庙，乾四之坤二，故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

利涉大川，利贞。

虞翻曰：坎为大川，涣舟楫象，故涉大川，乘木有功。二失正变应五，故利居贞也。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卢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来居坤中，刚来成坎，水流而不穷也。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贵王，与上同也。

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

荀爽曰：谓阳来居二，在坤之中，为立庙。假，大也，言受命之王居五大位，上体之中，上享天帝，下立宗庙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虞翻曰：巽为木，坎为水，故乘木有功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虞翻曰：谓受命之王收集散民，上享天帝下立宗庙也。阴上至四承五为享帝，阳下至二为立庙也。离日上为宗庙，而谓天帝，宗庙之神所配食者，王者所奉，故继于上，至于宗庙，其实在地，地者阴中之阳，有似庙中之神。

虞翻曰：否乾为先王享祭也。震为帝、为祭，艮为庙，四之二杀坤大牲，故以享帝立庙，谓成既济，有噬嗑食象故也。

初六，用拯马，壮吉。

虞翻曰：坎为马，初失正，动体大壮得位，故拯马壮吉，悔亡之矣。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虞翻曰：承二故顺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虞翻曰：震为奔，坎为棘、为矫輮，震为足，輮来有足，艮肱据之，凭机之象也。涣宗庙中，故设机二，二失位变得正，故涣奔其机，悔亡也。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虞翻曰：动而得位，故得愿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

荀爽曰：体中曰躬，谓涣三使承上，为志在外，故无悔。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王弼曰：涣之为义，内险而外安者也。散躬志外，不固所守，与刚合志，故得无咎。六四，涣其群，元吉。

虞翻曰：谓二已变成坤，坤三爻称群，得位顺五，故元吉也。

涣有丘，匪夷所思。

虞翻曰：位半艮山，故称丘。匪，非也。夷谓震四应在初，三变坎为思，故匪夷所思也。

卢氏曰：自二居四，离其群侣，涣其群也。得位承尊，故元吉也。互体有艮，艮为山丘，涣群虽则光大，有丘则非平易，故有匪夷之思也。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虞翻曰：谓三已变成离，故四光大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

《九家易》曰：谓五建二为诸侯，使下君国，故宣布号令，百姓被泽，若汗之出身不还反也。此本否卦，体乾为首，来下处二成坎水，汗之象也。阳称大，故曰涣汗其大号也。

涣王居，无咎。

荀爽曰：布其德教，王居其所，故无咎矣。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虞翻曰：五为王，艮为居，正位居五，四阴顺命，故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虞翻曰：应在三，坎为血、为逖；逖，忧也。二变为观，坎象不见，故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虞翻曰：乾为远，坤为害，体遯上，故远害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

崔憬曰：离散之道不可终行，当宜节止之，故言物不可以终离，受之以节。

䷻ 兑下坎上

节，亨。

虞翻曰：泰三之五，天地交也。五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故节亨也。

苦节不可贞。

虞翻曰：谓上也。应在三，三变成离，火炎上作苦，位在火上，故苦节，虽得位乘阳，故不可贞。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

卢氏曰：此本泰卦。分乾九三升坤五，分坤六五下处乾三，是刚柔分而刚得中也。

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

虞翻曰：位极于上，乘阳故穷也。

说以行险，

虞翻曰：兑说坎险，震为行，故说以行险也。

当位以节，中正以通。

虞翻曰：中正谓五，坎为通也。

天地节而四时成。

虞翻曰：泰乾天、坤地，震春、兑秋、坎冬，三动离为夏，故天地节而四时成也。

**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虞翻曰：艮手称制，坤数十为度，坤又为害、为民、为财，二动体剥，剥为伤，三出复位成既济定，坤剥不见，故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象》曰：泽上有水，节，

侯果曰：泽上有水，以堤防为节。

**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虞翻曰：君子泰乾也。艮止为制，坤为度，震为议、为行，乾为德，故以制数度，议德行。乾三之五为制数度，坤五之乾为议德行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虞翻曰：泰坤为户，艮为庭，震为出，初得位应四，故不出户庭，无咎矣。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虞翻曰：坎为通，二变坤，土壅初为塞。

崔憬曰：为节之始，有应于四，四为坎险不通之象。以节崇塞，虽不通可谓知通塞矣。户庭，室庭也，慎密守节，故不出焉，而无咎也。

案：初九应四，四互坎、艮，艮为门阙，四居艮中，是为内户，户庭之象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

虞翻曰：变而之坤，艮为门庭，二失位不变，出门应五则凶，故言不出门庭凶矣。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虞翻曰：极中也，未变之正，失时极矣。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虞翻曰：三节，家君子也。失位故节若，嗟，哀号声，震为音声、为出，三动得正，而体离、坎，涕流目，故则嗟若。得位乘二，故无咎也。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王弼曰：若，辞也，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违节之道，以至哀嗟，自己所致，无所怨咎，故曰又谁咎矣。

**六四，安节，亨。**

虞翻曰：二已变，艮止坤安，得正承五，有应于初，故安节亨。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九家易》曰：言四得正，奉五上通于君，故曰承上道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虞翻曰：得正居中，坎为美，故甘节吉。往谓二，二失正，变往应五，故往有尚也。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虞翻曰：艮为居，五为中，故居位中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虞翻曰：二、三变在两离，火炎上作苦，故苦节。乘阳，故贞凶；得位，故悔亡。

干宝曰：《彖》称苦节不可贞，在此爻也。稟险伏之教，怀贪狼之志，以苦节之性，而遇甘节之主，必受其诛，华士、少正卯之爻也，故曰贞凶。苦节既凶，甘节志得，故曰悔亡。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荀爽曰：乘阳于上，无应于下，故其道穷也。

《序卦》曰：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崔憬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则人信之，故言节而信之，故受之中孚也。



兑下巽上

中孚，

虞翻曰：讼四之初也。坎孚象在中，谓二也，故称中孚。此当从四阳二阴之例，遯阴未及三，而大壮阳已至四，故从讼来，二在讼时体离为鹤，在坎阴中，故有鸣鹤在阴之义也。

豚鱼吉。

案：坎为豕，讼四降初；折坎称豚，初阴升四，体巽为鱼。中二、孚信也，谓二变应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鱼，吉矣。

虞氏以三至上体遯，便以豚鱼为遯鱼，虽生曲象之异见，乃失化邦之中信也。

利涉大川，

虞翻曰：坎为大川，谓二已化邦，三利出涉坎，得正体涣，涣舟楫象，故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利贞。

虞翻曰：谓二利之正而应五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于天也。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

王肃曰：三、四在内，二、五得中，兑说而巽顺，故孚也。

乃化邦也。

虞翻曰：二化应五成坤，坤为邦，故化邦也。

豚鱼吉，信及豚鱼也。

虞翻曰：豚鱼谓四、三也。艮为山陆，豚所处；三为兑泽，鱼所在。豚者卑贱，鱼者幽隐，中信之道，皆及之矣。

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王肃曰：中孚之象，外实内虚，有似可乘虚木之舟也。

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虞翻曰：讼乾为天，二动应乾，故乃应乎天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

崔憬曰：流风令于上，布泽惠于下，中孚之象也。

君子以议狱缓死。

虞翻曰：君子谓乾也。讼坎为狱，震为议、为缓，坤为死，乾四之初则二出坎狱，兑说震喜，坎狱不见，故议狱缓死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荀爽曰：震，宴也。初应于四，宜自安虞，无意于四则吉，故曰虞吉也。四者乘五，有它意于四则不安，故曰有它不燕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荀爽曰：初位潜藏，未得变而应四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虞翻曰：靡，共也。震为鸣，讼离为鹤，坎为阴夜，鹤知夜半，故鸣鹤在阴。二动成坤体益，互艮为子，震、巽同声者相应，故其子和之。坤为身，故称我，吾谓五也，离为爵，爵，位也，坤为邦国，五在艮，阍寺庭阙之象，故称好爵。五利二变之正应，以故吾与尔靡之矣。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虞翻曰：坎为心动，得正应五，故中心愿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荀爽曰：三、四俱阴，故称得也。四得位，有位故鼓而歌；三失位无实，故罢而泣之也。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王弼曰：三、四俱阴，金水异性，敌之谓也。以阴居阳，自（疆）[强]而进，进而碍敌，故或鼓也。四履正位，非三敌所克，故或罢也。不胜而退，惧见侵陵，故或泣也。四履谦巽，不报仇敌，故或歌也。歌泣无恒，位不当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虞翻曰：讼坎为月，离为日，兑西震东，月在兑二，离在震三，日月象对，故月几望。乾坎两马匹，初四易位，震为奔走，体遯山中，乾坎不见，故马匹亡。初、四易位，故无咎矣。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虞翻曰：讼初之四体与上绝，故绝类上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虞翻曰：孚，信也。谓二在坎为孚，巽绳艮手，故挛二使化为邦，得正应己，故无咎也。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案：以阳居五，有信挛二使变己，是位正当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虞翻曰：巽为鸡，应在震，震为音。翰，高也。巽为高，乾为天，故翰音登于天。失位故贞凶。礼荐牲，鸡称翰音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侯果曰：穷上失位，信不由中，以此申命，有声无实，中实内丧，虚华外扬，是翰音登天也。巽为鸡，鸡曰翰音，虚音登天，何可久也。

《序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

韩康伯曰：守其信者则失贞而不谅之道，而以信为过也，故曰小过。

䷛ 艮下震上

小过，亨，利贞。

虞翻曰：晋上之三，当从四阴二阳临、观之例。临阳未至三而观四已消也，又有飞鸟之象，故知从晋来，杵臼之利，盖取诸此。柔得中而应乾刚，故亨。五失正，故利贞。过以利贞，与时行也。

可小事，



虞翻曰：小谓五，晋坤为事，柔得中，故可小事也。不可大事。

虞翻曰：大事，四刚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也。

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虞翻曰：离为飞鸟，震为音，艮为止，晋上之三，离去震，在鸟飞而音止，故飞鸟遗之音。上阴乘阳，故不宜上，下阴顺阳，故宜下，大吉。俗说或以卦象二阳在内、四阴在外，有似飞鸟之象，妄矣。

《象》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

荀爽曰：阴称小。谓四应初，过二而去；三应上，过五而去。五处中，见过不见应，故曰小者过而亨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虞翻曰：谓五也。阴称小，故小事吉也。

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虞翻曰：谓四也。阳称大，故不可大事也。

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

宋衷曰：二阳在内，上下各阴，有似飞鸟舒翮之象，故曰飞鸟。震为声音，飞而且鸣，鸟去而音止，故曰遗之音也。

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王肃曰：四、五失位，故曰上逆；二、三得正，故曰下顺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

侯果曰：山大而雷小，山上有雷，小过于大，故曰小过。

君子以行过乎恭，

虞翻曰：君子谓三也。上贵三贱，晋上之三震为行，故行过乎恭，谓三致恭，以顺存其位，与谦三同义。

丧过乎哀，

虞翻曰：晋坤为丧，离为目，艮为鼻，坎为涕洟，震为出，涕洟出鼻目，体大过遭死丧，过乎哀也。

用过乎俭，

虞翻曰：坤为财用、为吝啬，艮为止，兑为小，小用止，密云不雨，故用过乎俭也。

初六，飞鸟以凶。

虞翻曰：应四离为飞鸟，上之三则四折入大过死，故飞鸟以凶。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虞翻曰：四死大过，故不可如何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

虞翻曰：祖，谓祖母，初也。母死称妣，谓三坤为丧、为母，折入大过死，故称祖也。妣二过初，故过其祖。五变三体姤遇，故遇妣也。

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虞翻曰：五动为君，晋坎为臣，二之五隔三，艮为止，故不及其君，止，如承三得正体姤遇象，故遇其臣，无咎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虞翻曰：体大过下止舍巽下，故不可过，与随三同义。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虞翻曰：防，防四也。失位从或而欲折之初。戕，杀也。离为戈兵，三从离上入坤，折四死大过中，故从或戕之，凶也。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虞翻曰：三来戕四，故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

《九家易》曰：以阳居阴，行过乎恭，今虽失位，进则遇五，故无咎也。四体震动，位既不正，当动上居五，不复过五，故曰弗过遇之矣。

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荀爽曰：四往危五，戒备于三，故曰往厉必戒也。勿长居四，当动上五，故用永贞。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虞翻曰：体否上倾，故终不可长矣。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虞翻曰：密，小也。晋坎在天为云，坠地成雨，上来之三，折坎入兑小为密，坤为自我，兑为西，五动乾为郊，故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也。

公弋取彼在穴。

虞翻曰：公谓三也。弋，缴射也。坎为弓弹，离为鸟矢，弋无矢也，巽绳连鸟，弋人鸟之象。艮为手，二为穴，手入穴中，故公弋取彼在穴也。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虞翻曰：谓三。坎水已之上六，故已上也。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虞翻曰：谓四已变之坤上，得之三，故弗遇过之，离为飞鸟，公弋得之，鸟下入艮手而死，故飞鸟离之凶。晋坎为灾眚，故是谓灾眚矣。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虞翻曰：飞下称亢，晋上之三，故已亢也。

《序卦》曰：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

韩康伯曰：行过乎恭，礼过乎俭，可以矫世厉俗有所济也。



离下坎上

既济，亨小，利贞。

虞翻曰：泰五之二，小谓二也。柔得中故亨小，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利贞矣。

初吉，

虞翻曰：初，始也，谓泰乾。乾知大始，故称初，坤五之乾二，得正处中，故初吉，柔得中也。

终乱。

虞翻曰：泰坤称乱，二上之五，终止于泰，则反成否，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天下





无邦，终穷成坤，故乱，其道穷。

《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

荀爽曰：天地既交，阳升阴降，故小者亨也。

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

侯果曰：此本泰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是刚柔正当位也。

初吉，柔得中也。

虞翻曰：中谓二。

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虞翻曰：反否终坤，故其道穷也。

侯果曰：刚得正，柔得中，故初吉也。正有终极，济有息止，止则穷乱，故曰终止则乱，其道穷也。一曰殷亡周兴之卦也。成汤应天，初吉也；商辛毒痛，终止也。由止故物乱而穷也。物不可穷，穷则复始，周受其未济而兴焉。《乾凿度》曰：既济、未济者，所以明戒慎、全王道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荀爽曰：六爻既正，必当复乱，故君子象之，思患而豫防之，治不忘乱也。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宋衷曰：离者两阳一阴，阴方阳圆，舆轮之象也。其一在坎中，以火入水必败，故曰曳其轮也。初在后称尾，尾濡曳，咎也，得正有应，于义可以危而无咎矣。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虞翻曰：离为妇，泰坤为丧。茀，发，谓鬓发也，一名妇人之首饰。坎为玄云，故称发，《诗》曰“鬓发如云”。乾为首，坎为美，五取乾二之坤为坎，坎为盗，故妇丧其髣。泰震为七，故勿逐七日得。与睽丧马勿逐同义。髣或作茀，俗说以髣为妇人蔽膝之茀，非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王肃曰：体柔应五，履顺承刚，妇人之义也。茀，首饰。坎为盗，离为妇，丧其茀，邻于盗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应，故七日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虞翻曰：高宗，殷王武丁；鬼方，国名。乾为高宗，坤为鬼方，乾二之坤五，故高宗伐鬼方。坤为年，位在三，故三年。坤为小人，二上克五，故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惫也。

干宝曰：高宗，殷中兴之君；鬼，北方国也。高宗尝伐鬼方，三年而后克之。离为戈兵，故称伐；坎当北方，故称鬼。在既济之家而述先代之功，以明周因于殷，有所弗革也。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侯果曰：伐鬼方者，兴衰除閹之征也。上六閹极，九三征之，三举方及，故曰三年克之。兴役动众，圣犹疲惫，则非小人能为，故曰小人勿用。

虞翻曰：坎为劳，故惫也。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虞翻曰：乾为衣，故称繻。袽，败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坏，故繻有衣袽。离为日，坎为盗，在两坎间，故终日戒。谓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勤劳，衣服皆败，鬼方之民犹或寇窃，故终日戒也。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卢氏曰：縗者，布帛端末之织也；褊者，残帛可拂拭器物也。縗有为衣褊之道也。四处明闇之际，贵贱无恒，犹或为衣或为褊也。履多惧之地，上承帝主，故终日戒慎，有所疑惧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虞翻曰：泰震为东，兑为西，坤为牛，震动五杀坤，故东邻杀牛。在坎多眚，为阴所乘，故不如西邻之禴祭。禴，夏祭也。离为夏，兑动二体离明，得正承五顺三，故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

崔憬曰：居中当位于既济之时，则当是周受命之日也。五坎为月，月出西方，西邻之谓也。二应在离，离为日，日出东方，东邻之谓也。离又为牛，坎水克离火，东邻杀牛之象。禴，殷春祭之名。案《尚书》，克殷之岁，“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丁未，祀于周庙。四月，殷之三月，春也。则明西邻之禴祭得其时，而受祉福也。

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卢氏曰：明鬼享德不享昧也。故德厚者，吉大来也。

上六，濡其首，厉。

虞翻曰：乾为首，五从二上在坎中，故濡其首厉。位极承阳，故何可久。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荀爽曰：居上濡五，处高居盛，必当复危，故何久也。

《序卦》曰：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崔憬曰：夫易之为道，穷则变，变则通，而以未济终者，亦物不可穷也。

䷿

坎下离上

未济，亨。

虞翻曰：否二之五也。柔得中，天地交，故亨，济成也。六爻皆错，故称未济也。

小狐汔济，

虞翻曰：否艮为小狐。汔，几也；济，济渡。狐济几度而濡其尾，未出中也。

濡其尾，无攸利。

虞翻曰：艮为尾，狐，兽之长尾者也。尾谓二，在坎水中，故濡其尾。失位，故无攸利，不续终也。

干宝曰：坎为狐。《说文》曰：汔，涸也。

案：刚柔失正，故未济也。五居中应刚，故亨也。小狐力弱，汔乃可济，水既未涸而乃济之，故尾濡而无所利也。

《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

荀爽曰：柔上居五，与阳合同，故亨也。

小狐汔济，未出中也。

虞翻曰：谓二未变，在坎中也。

干宝曰：狐，野兽之妖者，以喻禄父。中谓二也，困而犹处中故也，此以记纣虽亡国，禄父犹得封矣。



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

虞翻曰：否阴消阳至剥终坤，终止则乱，其道穷也。乾五之二，坤杀不行，故不续终也。

干宝曰：言禄父不能敬奉天命以续既终之礼，谓叛而被诛也。

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荀爽曰：虽刚柔相应而不以正，由未能济也。

干宝曰：六爻皆相应，故微子更得为客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

侯果曰：火性炎上，水性润下，虽复同体，功不相成，所以未济也。故君子慎辨物宜，居之以道，令其功用相得，则物咸济矣。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虞翻曰：君子，否乾也。艮为慎。辨，辨别也。物谓乾，阳物也；坤，阴也。艮为居，坤为方，乾别五以居坤二，故以慎辨物居方也。

初六，濡其尾，吝。

虞翻曰：应在四，故濡其尾，失位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案：四在五后，故称尾，极，中也。谓四居坎中，以濡其尾，是不知极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

姚信曰：坎为曳、为轮，两阴夹阳，轮之象也。二应于五而隔于四，止而据初，故曳其轮，处中而行，故曰贞吉。

干宝曰：坎为轮，离为牛，牛曳轮上以承五命，犹东蕃之诸侯共攻三监以康周道，故曰贞吉也。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虞翻曰：谓初已正，二动成震，故行正。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荀爽曰：未济者，未成也。女在外，男在内，婚姻未成。征上从四则凶，利下从坎，故利涉大川矣。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干宝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禄父反叛，管蔡与乱，兵连三年，诛及骨肉，故曰未济征凶。平克四国以济大难，故曰利涉大川，坎也。以六居三，不当其位，犹周公以臣而君，故流言作矣。

九四，贞吉，悔亡。

虞翻曰：动正得位，故吉而悔亡矣。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虞翻曰：变之震体师，坤为鬼方，故震用伐鬼方。坤为年、为大邦，阳称赏，四在坤中，体既济离三，故三年有赏于大国。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案：坎为志，震为行，四坎变震，故志行也。

六五，贞吉，无悔。

虞翻曰：之正则吉，故贞吉无悔。

君子之光，有孚吉。

虞翻曰：动之乾，离为光，故君子之光也。孚谓二，二变应己得有之，故有孚吉。坎称孚也。

干宝曰：以六居五，周公摄政之象也，故曰贞吉无悔。制礼作乐，复子明辟，天下乃明其道，乃信其诚，故君子之光有孚吉矣。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虞翻曰：动之正，乾为大明，故其晖吉也。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虞翻曰：坎为孚，谓四也。上之三介四，故有孚。饮酒流颐中，故有孚于饮酒。终变之正，故无咎。乾为首，五动首在酒中失位，故濡其首矣。孚，信；是，正也，六位失政，故有孚失是。谓若殷纣沉湎于酒，以失天下也。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虞翻曰：节，止也。艮为节，饮酒濡首，故不知节矣。

## 卷 十 三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虞翻曰：天贵故尊，地贱故卑，定谓成列。

荀爽曰：谓否卦也。否七月，万物已成，乾坤各得其位定矣。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虞翻曰：乾高贵五，坤卑贱二，列贵贱者存乎位也。

荀爽曰：谓泰卦也。

侯果曰：天地卑高，义既陈矣；万物贵贱，位宜差矣。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虞翻曰：断，分也。乾刚常动，坤柔常静，分阴分阳，迭用柔刚。

方以类聚，

《九家易》曰：谓姤卦阳爻聚于午也。方，道也。谓阳道施生万物，各聚其所也。

物以群分，

《九家易》曰：谓复卦阴爻群于子也。阴主成物，故曰物也。至于万物一成，分散天下也，以周人用，故曰物以群分也。

吉凶生矣。

虞翻曰：物三称群。坤方道静，故以类聚；乾物动行，故以群分。乾生故吉，坤杀故凶，则吉凶生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虞翻曰：谓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兑象见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丧乙，坎象流戊，离象就己，故在天成象也。在地成形，震为竹、巽木、坎水、离火、艮山、兑泽、乾金、坤土，在天为变，在地为化，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矣。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

虞翻曰：旋转称摩，薄也。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坤以二、五摩乾成巽、离、兑，故刚柔相摩则八卦相荡也。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

虞翻曰：鼓动润泽也。雷震、霆艮、风巽、雨兑也。

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虞翻曰：日离、月坎、寒乾、暑坤也。运行往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故一寒一暑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荀爽曰：男谓乾，初适坤为震，二适坤为坎，三适坤为艮，以成三男也。女谓坤，初适乾为巽，二适乾为离，三适乾为兑，以成三女也。

乾知大始，

《九家易》曰：始为乾，稟元气，万物资始也。

坤作成物。

荀爽曰：物谓坤，任育体，万物资生。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虞翻曰：阳见称易，阴藏为简。简，阅也。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阅藏物，故以简能矣。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虞翻曰：乾悬象著明，故易知；坤阴阳动辟，故易从。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

虞翻曰：阳道成乾为父，震、坎、艮为子，本乎天者亲上，故易知则有亲。以阳从阴，至五多功，故易从则有功矣。

蜀才曰：以其易知，故物亲而附之；以其易从，故物法而有功也。

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

荀爽曰：阴阳相亲，杂而不厌，故可久也。万物生息，种类繁滋，故可大也。

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姚信曰：贤人，乾坤也。言乾以日新为德，坤以富有为业也。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虞翻曰：易为乾息，简为坤消。乾坤变通，穷理以尽性，故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荀爽曰：阳位成于五，阴位成于二。五为上中，二为下中，故曰成位乎其中也。

圣人设卦，

案：圣人谓伏羲也。始作八卦，重为六十四卦矣。

观象系辞焉，

案：文王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系属其辞。

而明吉凶。

荀爽曰：因得明吉，因失明凶也。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虞翻曰：刚推柔生变，柔推刚生化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虞翻曰：吉则象得，凶则象失也。

悔吝者，忧虞之象也；

荀爽曰：忧虞，小疵，故悔吝也。

虞翻曰：悔则象忧，吝则象虞也。

干宝曰：悔亡则虞，有小吝则忧，忧虞未至于失得，悔吝不入于吉凶。事有大小，故辞有急缓，各象其意也。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荀爽曰：春夏为变，秋冬为化。息卦为进，消卦为退也。

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荀爽曰：刚谓乾，柔谓坤，乾为昼，坤为夜。昼以喻君，夜以喻臣也。

六爻之动，

陆绩曰：天有阴阳二气，地有刚柔二性，人有仁义二行。六爻之动，法乎此也。

三极之道也。

陆绩曰：此三才极至之道也。初、四下极，二、五中极，三、上上极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

虞翻曰：君子谓文王。象谓乾二之坤成坎月离日，日月为象，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故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旧读象误作厚，或作序，非也。

所变而玩者，爻之辞也。

虞翻曰：爻者，言乎变者也。谓乾五之坤，坤五动则观其变。旧作乐字误。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

虞翻曰：玩，弄也。谓乾五动成大有，以离之目观天之象，兑口玩习所系之辞，故玩其辞。

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虞翻曰：谓观爻动也，以动者尚其变，占事知来，故玩其占。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虞翻曰：谓乾五变之坤成大有，有天地日月之象。文王则庖牺，亦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天道助顺，人道助信，履信思顺，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

虞翻曰：在天成象，八卦以象告，彖说三才，故言乎象也。

爻者，言乎变者也；

虞翻曰：爻有六画，所变而玩者，爻之辞也。谓九六变化，故言乎变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虞翻曰：得正言吉，失位言凶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崔憬曰：系辞著悔吝之言，则异凶咎，有其小病，比于凶咎，若疾病之与小疵。无咎者，善补过也。

虞翻曰：失位为咎悔，变而之正，故善补过。孔子曰退思补过者也。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

侯果曰：二、五为功誉位，三、四为凶惧位。凡爻得位则贵，失位则贱，故曰列贵贱者存乎位矣。

齐大小者存乎卦，

王肃曰：齐犹正也。阳卦大，阴卦小，卦列则小大分，故曰齐小大者存乎卦也。



**辩吉凶者存乎辞，**

韩康伯曰：辞，爻辞也，即爻者言乎变也。言象所以明小大，言变所以明吉凶，故大小之义存乎卦，吉凶之状存乎爻。至于悔吝无咎，其例一也。吉凶悔吝，小疵、无咎，皆生乎变。事有大小，故下历言五者之差也。

**忧悔吝者存乎介，**

虞翻曰：介，纤也，介如石焉，断可识也，故存乎介谓识小疵。

**震无咎者存乎悔。**

虞翻曰：震，动也，有不善未尝不知之，知之未尝复行。无咎者善补过，故存乎悔也。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虞翻曰：阳易指天，阴险指地。圣人之情见乎辞，故指所之。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虞翻曰：准，同也。弥，大。纶，络。谓易在天下，包络万物，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故与天地准也。

**仰以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

荀爽曰：谓阴升之阳，则成天之文也；阳降之阴，则成地之理也。

**是故知幽明之故。**

荀爽曰：幽谓天上地下，不可得睹者也，谓否卦变成未济也。明谓天地之间，万物陈列著于耳目者，谓泰卦变成既济也。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九家易》曰：阴阳交合，物之始也；阴阳分离，物之终也。合则生，离则死，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矣。交泰时，春也；分离否时，秋也。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

虞翻曰：魂，阳物，谓乾坤也。变谓坤鬼，乾纯粹精，故主为物，乾流坤体，变成万物，故游魂为变也。

**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虞翻曰：乾坤似天，坤鬼似地，圣人与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故不违。

郑玄曰：精气谓七、八也，游魂谓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数也；九、六，金、水之数。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气为物；金、水用事而物变，故曰游魂为变。精气谓之神，游魂谓之鬼，木、火生物，金、水终物，二物变化，其情与天地相似，故无所差违之也。

**知周乎万物，**

荀爽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故曰知周乎万物也。

**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九家易》曰：言乾坤道济，成天下而不过也。

王凯冲曰：智周道济，洪纤不遗，亦不过差也。

**旁行而不流，**

《九家易》曰：旁行周合六十四卦，月主五卦，爻主一日，岁既周而复始也。

侯果曰：应变旁行，周被万物而不流淫也。

**乐天知命，故不忧。**

荀爽曰：坤建于亥，乾立于巳，阴阳孤绝，其法宜忧，坤下有伏乾，为乐天，乾下



有伏巽，为知命，阴阳合居故不忧。

**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荀爽曰：安土谓否卦，乾坤相据，故安上。敦仁谓泰卦，天气下降，以生万物，故敦仁。生息万物，故谓之爱也。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九家易》曰：范者，法也；围者，周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过于十二辰也。辰，日月所会之宿，谓諏訔、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柎木、星纪、玄枵之属是也。

**曲成万物而不遗，**

荀爽曰：谓二篇之策曲成万物，无遗失也。

侯果曰：言阴阳二气，委曲成物，不遗微细也。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荀爽曰：昼者谓乾，夜者坤也。通于乾坤之道，无所不知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干宝曰：否泰盈虚者，神也；变而周流者，易也。言神之鼓万物无常方，易之应变化无定体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

韩康伯曰：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体，而道可见矣。故穷以尽神，因神以明道。阴阳虽殊，无一以待之，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故曰一阴一阳也。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虞翻曰：继，统也，谓乾能统天生物，坤合乾性，养化成之。故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侯果曰：仁者见道，谓道有仁；知者见道，谓道有知也。

**百姓日用而不知，**

侯果曰：用道以济，然不知其方。

**故君子之道鲜矣。**

韩康伯曰：君子体道以为用，仁知则滞于所见，百姓日用而不知，体斯道者不亦鲜矣乎。故常无欲以观妙，可以语至而言极矣。

**显诸仁，藏诸用，**

王凯冲曰：万物皆成仁，功著也；不见所为，藏诸用也。

**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侯果曰：圣人成务，不能无心，故有忧；神道鼓物，寂然无情，故无忧也。

**盛德大业至矣哉！**

荀爽曰：盛德者天，大业者地也。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王凯冲曰：物无不备，故曰富有；变化不息，故曰日新。

**生生之谓易，**



荀爽曰：阴阳相易，转相生也。

**成象之谓乾，**

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才既备，以成乾象也。

**效法之谓坤，**

案：爻犹效也。效乾三天之法而两地成坤之象，卦也。

**极数知来之谓占，**

孔颖达曰：谓穷极蓍策之数，逆知将来之事，占其吉凶也。

**通变之谓事，**

虞翻曰：事谓变通趋时，以尽利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也。

**阴阳不测之谓神。**

韩康伯曰：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阴阳不测。尝试论之曰：原夫两仪之运，万物之动，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太虚歛尔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应，化之无主，数自冥运，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矣。是以明两仪以太极为始，言变化而称乎神也。夫唯天之所为者，穷理体化，坐忘遗照，至虚而善应，则以道为称，不思玄览，则以神为名。盖资道而同乎道，由神而冥于神者也。

**夫易广矣、大矣，**

虞翻曰：乾象动直故大，坤形动辟故广也。

**以言乎远则不御，**

虞翻曰：御，止也，远谓乾天高不御也。

**以言乎迩则静而正，**

虞翻曰：地谓坤，坤至静而德方，故正也。

**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虞翻曰：谓易广大悉备，有天、地、人道焉，故称备也。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

宋衷曰：乾静不用事，则清静专一，含养万物矣。动而用事，则直道而行，导出万物矣。一专一直，动静有时，而物无夭瘁，是以大生焉。

**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宋衷曰：翕，犹闭也。坤静不用事，闭藏微伏，应育万物矣。动而用事，则开辟群蛰，敬导沉滞矣。一翕一辟，动静不失时，而物无灾害，是以广生也。

**广大配天地，**

荀爽曰：阴广阳大，配天地。

**变通配四时，**

虞翻曰：变通趋时，谓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壮、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观、剥配秋，坤、复、临配冬，谓十二月消息相变通，而周于四时也。

**阴阳之义配日月，**

荀爽曰：谓乾舍于离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居之义，是也。

**易简之善配至德。**

荀爽曰：乾德至健，坤德至顺。乾坤简易，相配于天地，故易简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

崔憬曰：夫言子曰，皆是语之别端，此更美易之至极也。

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虞翻曰：崇德效乾，广业法坤也。

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

虞翻曰：知谓乾效天崇，礼谓坤法地卑也。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虞翻曰：位谓六画之位，乾坤各三爻，故天地设位，易出乾入坤，上下无常，周流六虚，故易行乎其中也。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虞翻曰：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乾为道门，坤为义门，成性谓成之者性也，阳在道门，阴在义门，其易之门耶。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

虞翻曰：乾称圣人，谓庖牺也。赜谓初自上议下。称拟形容，谓阴在地成形者也。

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虞翻曰：物宜谓阳，远取诸物，在天成象，故象其物宜。象谓三才，八卦在天也，庖牺重为六画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

虞翻曰：重言圣人，谓文王也。动谓六爻矣。

而观其会通，

荀爽曰：谓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动移，各有所会，各有所通。

张璠曰：会者，阴阳合会，若蒙九二也。通者，乾坤交通，既济是也。

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

孔颖达曰：既观其会通而行其典礼，以定一爻之通变，而有三百八十四，于此爻下系属文辞以断其吉凶，若会通典礼得则为吉也，若会通典礼失则为凶矣。

是故谓之爻。

孔颖达曰：谓此会通之事而为爻也。爻者，效也，效诸物之变通，故上章云爻者言乎变也。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

虞翻曰：至赜无情，阴阳会通，品物流宕，以乾易坤，简之至也，元善之长，故不可恶也。

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虞翻曰：以阳动阴，万物以生，故不可乱。六二之动，直以方。动旧误作赜也。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

虞翻曰：以阳拟坤而成震，震为言议、为后动，故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安其身而后动，谓当时也矣。

拟议以成其变化。

虞翻曰：议天成变，拟地成化，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也。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

孔颖达曰：上略明拟议而动，故引鸣鹤在阴取同类相应以证之，此中孚九二爻辞也。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

虞翻曰：君子谓初也。二变五来应之，艮为居，初在艮内，故居其室。震为出言，



讼乾为善，故出言善，此亦成益卦也。

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

虞翻曰：谓二变则五来应之，体益卦，坤数十，震为百里，十之千里也。外谓震巽同声，同声者相应，故千里之外应之。迩谓坤，坤为顺，二变顺初，故况其迩者乎。此信及豚鱼者也。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

虞翻曰：谓初阳动入阴成坤，坤为不善也。

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虞翻曰：谓初变体剥，弑父弑君，二阳肥遯，则坤违之，而承于五，故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

虞翻曰：震为出、为言，坤为身、为民也。

行发乎迩，见乎远。

虞翻曰：震为行，坤为迩，乾为远，兑为见，谓二发应五，则千里之外，故行发迩见远也。

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荀爽曰：艮为门，故曰枢；震为动，故曰机也。

翟玄曰：枢主开闭，机主发动。开闭有明暗，发动有中否，主于荣辱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虞翻曰：二已变成益，巽四以风动天，震初以雷动地，中孚十一月，雷动地中，艮为慎，故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

侯果曰：同人九五爻辞也。言九五与六二初未好合，故先号咷；而后得同心，故笑也。引者喻拟议于事，未有不应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

虞翻曰：乾为道，故称君子也。同人反师震为出、为语，坤为默，巽为处，故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也。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虞翻曰：二人谓夫妇。师震为夫，巽为妇，坎为心，巽为同，六二震巽俱体师坎，故二人同心。巽为利，乾为金，以离断金，故其利断金。谓夫出妇处，妇默夫语，故同心也。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虞翻曰：臭，气也；兰，香草。震为言，巽为兰，离日燥之，故其臭如兰也。

案：六三互巽，巽为臭也。断金之言，良药苦口，故香若兰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孔颖达曰：欲求外物来应，必须拟议谨慎，则物来应之，故引大过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之事，以证谨慎之理也。

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

虞翻曰：苟或、错置也。颐坤为地，故苟错诸地，其初难知，阴又失正，故独举初六。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虞翻曰：颐为坤、为震，故错诸地，今藉以茅，故无咎也。

夫茅之为物薄，

虞翻曰：阴道柔贱，故薄也。

而用可重也，

虞翻曰：香洁可贵，故可重也。

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侯果曰：言初六柔而在下，苟能恭慎诚洁，虽置羞于地，神亦享矣。此章明但能重慎卑退，则悔吝无从而生。术，道者也。

“劳谦君子，有终吉。”

孔颖达曰：欲求外物之应，非唯谨慎，又须谦以下人，故引谦卦九三爻辞以证之矣。

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虞翻曰：坎为劳，五多功，乾为德，德言至，以上之贵下居三贱，故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艮为厚，坤为至，故厚之至也。

语以其功下人者也。

虞翻曰：震为语，五多功，下居三，故以其功下人者也。

德言盛，礼言恭，

虞翻曰：谦旁通履，乾为盛德，坤为礼，天道亏盈而益谦，三从上来同之，盛德故恭。震为言，故德言盛，礼言恭。

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虞翻曰：坎为劳，故能恭，三得位，故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

孔颖达曰：上既以谦得保安，此明无谦则有悔，故引乾之上九亢龙有悔证骄亢不谦之义也。

子曰：贵而无位，

虞翻曰：天尊故贵，以阳居阴故无位。

高而无民，

虞翻曰：在上故高，无阴故无民也。

贤人在下位，

虞翻曰：乾称贤人，下位谓初也。遯世无闷，故贤人在下位而不忧也。

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虞翻曰：谓上无民，故无辅，乾盈动倾，故有悔。文王居三，纣亢极上，故以为诫也。

“不出户庭，无咎。”

孔颖达曰：又明拟议之道，非但谦而不骄，又当谨慎周密，故引节初周密之事以明之也。

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

虞翻曰：节本泰卦，坤为乱，震为生、为言语，坤称阶，故乱之所生，则言语为之阶也。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

虞翻曰：泰乾为君，坤为臣、为闭，故称密。乾三之坤五，君臣毁贼，故君不密则失臣。坤五之乾三，坤体毁坏，故臣不密则失身。坤为身也。

凡事不密则害成。



虞翻曰：几，初也。谓二已变成坤，坤为事，故几事不密。初利居贞不密，初动则体剥，子弑其父、臣弑其君，故害成。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虞翻曰：君子谓初二。动坤为密，故君子慎密。体屯盘桓利居贞，故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

虞翻曰：为《易》者，谓文王。否上之二成困，三暴慢以阴乘阳，二变入宫为萃，五之二夺之成解，坎为盗，故为《易》者其知盗乎。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

孔颖达曰：此又明拟议之道当量身而行，不可以小处大、以贱贪贵，故引解六三爻辞以明之矣。

负也者，小人之事也；

虞翻曰：阴称小人，坤为事，以贱倍贵，违礼悖义，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虞翻曰：君子谓五，器坤也，坤为大车，故乘君子之器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

虞翻曰：小人谓三，既违礼倍五，复乘其车，五来之二成坎，坎为盗，思夺之矣。为《易》者知盗乎，此之谓也。

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

虞翻曰：三倍五，上慢乾君而乘其器；下暴于二，二藏于坤。五来寇二，以离戈兵，故称伐之，坎为暴也。

慢藏海盗，冶容海淫。

虞翻曰：坎心为海，坤为藏，兑为见，藏不见，故慢藏。三动成乾为冶，坎水为淫，三变藏坤则五来夺之，故慢藏海盗，冶容海淫。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虞翻曰：五来夺三，以离兵伐之，故变寇言戎，以成二恶，二藏坤时，艮手招盗，故盗之招。

## 卷十四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干宝曰：衍，合也。

崔憬曰：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既言蓍数，则是说大衍之数也。明倚数之法当参天两地，参天者，谓从三始顺数而至五，七、九不取于一也；两地者，谓从二起逆数而至十，八、六不取于四也。此因天地致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数也。艮为少阳，其数三；坎为中阳，其数五；震为长阳，其数七；乾为老阳，其数九。兑为少阴，其数二；离为中阴，其数十；巽为长阴，其数八；坤为老阴，其数六。八卦之数总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数五十也。不取天数一、地数四者，此数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长阳七七之数也。六十四卦既法长阴八八之数，故四十九蓍则法长阳七七之数焉。蓍圆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阴阳之别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极，虚而不用也。且天地各得其数，以守其位，故太

一亦为一数而守其位也。

王辅嗣云：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之以成，即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者，但言所赖五十，不释其所以从来，则是臆度而言，非有实据。其一不用，将为法象太极，理纵可通，以为非数而成，义则未允，何则？不可以有对无。五称五十也。孔疏释“赖五十”，以为万物之策凡有万一千五百二十，其用此策大推演天地之数，唯用五十策也。又释“其用四十九”，则有其一不用以为策，申其所揲著者唯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以其虚无非所用也，故不数矣。又引顾欢同王弼所说，而顾欢云立此五十数以数神，神虽非数而著，故虚其一数，以明不可言之义也。

案：崔氏探玄病诸先达，及乎自料，未免小疵，既将八卦阴阳以配五十之数，余其天一地四无所禀承，而云八卦之外、在衍之所不管者，斯乃谈何容易哉！且圣人之言连环可解，约文申义，须穷指归，即此章云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是结大衍之前义也。既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即将五合之数配属五行也，故云大衍之数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更减一以并五，备设六爻之位，蓍卦两兼，终极天地五十五之数也。自然穷理尽性，神妙无方。藏往知来，以前民用，斯之谓矣。

分而为二以象两，

崔憬曰：四十九数合而未分，是象太极也。今分而为二以象两仪矣。

挂一以象三，

孔颖达曰：就两仪之中分挂其一于最小指间，而配两仪，以象三才。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

崔憬曰：分揲其蓍，皆以四为数，一策一时，故四策以象四时也。

归奇于扚以象闰，

虞翻曰：奇，所挂一策；扚，所揲之余，不一则二、不三则四也。取奇以归扚，扚并合挂左手之小指为一扚，则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故归奇于扚以象闰者也。

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虞翻曰：谓已一扚，复分挂如初揲之归奇于初扚，并挂左手次小指间为再扚，则再闰也。又分扚揲之如初，而挂左手第三指间。成一变，则布挂之一爻，谓已二扚又加一为三，并重合前二扚为五岁，故五岁再闰，再扚而后挂。此参伍以变，据此为三扚，不言三闰者，闰岁余十日，五岁闰六十日尽矣。后扚闰余，分不得言三扚，二闰故从言再扚而后挂者也。

天数五，地数五，

虞翻曰：天数五，谓一、三、五、七、九；地数五，谓二、四、六、八、十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虞翻曰：五位谓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谓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兑相得合火，山泽通气也；戊坎、己离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风相薄也；壬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阴阳相薄而战于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一、六合水，二、七合木，三、八合火，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

天数二十有五，

虞翻曰：一、三、五、七、九，故二十五也。





地数三十，

虞翻曰：二、四、六、八、十，故三十也。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虞翻曰：天二十五，地三十，故五十有五。天地数见于此，故大衍之数略其奇五而言五十也。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荀爽曰：在天为变，在地为化，在地为鬼，在天为神。

姚信曰：此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分为爻者，故能成就乾坤之变化，能知鬼神之所为也。

侯果曰：夫通变化、行鬼神莫近于数，故老聃谓子曰：“汝何求道？”对曰：“吾求诸数。”明数之妙通于鬼神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荀爽曰：阳爻之策三十有六，乾六爻皆阳，三六一百八十，六六三十六，合二百一十有六也。阳爻九，合四时，四九三十六，是其义也。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荀爽曰：阴爻之策二十有四，坤六爻皆阴，二六一百二十，四六二十四，合一百四十有四也。阴爻六，合二十四气，四六二百四十也。

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陆绩曰：日月十二交会，积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为一会，今云三百六十当期，则入十三月六日也。十三月为一期，故云当期之日也。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侯果曰：二篇谓上下经也，共六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半，则阳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策，合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亦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合四千六百八策，则二篇之策合万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

荀爽曰：营者谓七、八、九、六也。

陆绩曰：分而为二以象两，一营也；挂一以象三，二营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三营也；归奇于扚以象闰，四营也。谓四度营为方成易之一爻者也。

十有八变而成卦。

荀爽曰：二揲策挂左手一指间，三指间满而成一爻，又六爻，三十六，故十有八变而成卦也。

八卦而小成，

侯果曰：谓三画成天、地、雷、风、日、月、山、泽之象，此八卦，未尽万物情理，故曰小成也。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

虞翻曰：引谓庖牺引信三才兼而两之，以六画。触，动也，谓六画以成六十四卦。故引而信之，触类而长之，其取类也大，则发挥刚柔而生爻也。

天下之能事毕矣。

虞翻曰：谓乾以简能，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故能事毕。

显道神德行，

虞翻曰：显道神德行，乾二、五之坤，成离日坎月，日月在天，运行照物，故显道

神德行。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于德行者也。

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九家易》曰：阳往为酬，阴来为酢，阴阳相配谓之佑神也。孔子言大衍以下至于能事毕矣，此足以显明易道，又神易德行，可与经义相斟酌也。故喻以宾主酬酢之礼，所以助前圣发见其神秘矣。礼饮酒，主人酌宾为献，宾酌主人为主，主人饮之又酌宾为酬也。先举为酢，答报为酬，酬取其报，以象阳唱阴和，变化相配，是助天地明其鬼神者也。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虞翻曰：在阳称变，乾五之坤；在阴称化，坤二之乾。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变化之道者，故知神之所为。诸儒皆上子曰为章首，而荀、马又从之，甚非者矣。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

崔憬曰：圣人德合天地，智周万物，故能用此易道，大略有四，谓尚辞、尚变、尚象、尚占也。

以言者尚其辞，

虞翻曰：圣人之情见于辞，系辞焉以尽辞也。

以动者尚其变，

陆绩曰：变谓爻之变化，当议之而后动矣。

以制器者尚其象，

荀爽曰：结绳为网罟，盖取诸离，此类是也。

以卜筮者尚其占。

虞翻曰：乾为蓍，蓍称筮，离为龟，龟称卜。动则玩其占，故尚其占者也。

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

虞翻曰：有为谓建侯，有行谓行师也。乾二、五之坤成震，有师象，震为行、为言，问故有为、有行，凡应九筮之法，则筮之谓问于蓍龟，以言其吉凶。爻象动内，吉凶见外，蓍德圆神，卦德方智，故史拟神智，以断吉凶也。

其受命也如响。

虞翻曰：言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言善应。乾二、五之坤成震巽，巽为命，震为响，故受命；同声相应，故如响也。

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

虞翻曰：远谓天，近谓地，阴谓幽，深谓阳，来物谓乾坤。神以知来，感而遂通，谓幽赞神明而生蓍也。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虞翻曰]：至精谓乾，纯粹精也。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虞翻曰：逆上称错，综，理也。谓五岁再闰，再扐而后挂，以成一爻之变，而倚六画之数。卦从下升，故错综其数，则三天两地而倚数者也。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虞翻曰：变而通之，观变阴阳，始立卦。乾坤相亲，故成天地之文；物相杂，故曰文。

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虞翻曰：数六画之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故定天下吉凶之象也。

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虞翻曰：谓叁伍以变，故能成六爻之义。六爻之义，易以贡也。

易无思也，无为也，

虞翻曰：天下何思何虑，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故无所为，谓其静也专。

寂然不动，

虞翻曰：谓隐藏坤初，（机）[几]息矣，专故不动者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虞翻曰：感，动也，以阳变阴，通天下之故，谓发挥刚柔而生爻者也。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虞翻曰：至神谓易隐初入微，知几其神乎。

韩康伯曰：非忘象者，则无以制象，非遗数者，则无以极数。至精者无筹策而不可乱，至变者体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应。斯盖功用之母，象数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变、至神则不能与于此也。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荀爽曰：谓伏羲画卦，穷极易幽深；文王系辞，研尽易几微者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虞翻曰：深谓幽赞神明，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故通天下之志，谓蓍也。

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虞翻曰：务，事也。谓易研几开物，故成天下之务，谓卦者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虞翻曰：神谓易也。谓日月斗在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从天西转，故不疾而速；星寂然不动，随天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

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侯果曰：言易唯深、唯神，蕴此四道，因圣人以章，故曰圣人之道矣。

天一，

水甲。

地二；

火乙。

天三，

木丙。

地四；

金丁。

天五，

土戊。

地六；

水己。

天七，

火庚。

地八；

木辛。

天九，

金壬。

地十。

土癸。

此则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蓍龟所从生，圣人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上虞翻义也。

子曰：夫易何为而作也？

虞翻曰：夫易何为？取天地之数也。

夫易开物成务，

陆绩曰：开物谓庖牺引伸八卦，重以为六十四，触长爻策至于万一千五百二十，以当万物之数，故曰开物。圣人观象而制网罟、耒耜之属，以成天下之务，故曰成务也。

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虞翻曰：以阳辟坤谓之开物，以阴翕乾谓之成务。冒，触也，触类而长之如此也。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

《九家易》曰：凡言是故者，承上之辞也。谓以动者尚其变，变而通之，以通天下之志也。

以定天下之业，

《九家易》曰：谓以制器者尚其象也。凡事业之未立，以易道决之，故言以定天下之业。

以断天下之疑。

《九家易》曰：谓卜筮者尚其占也。占事知来，故定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崔憬曰：蓍之数七七四十九，象阳，圆其为用也，变通不定，因之以知来物，是蓍之德圆而神也。卦之数八八六十四，象阴，方其为用也，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知事，是卦之德方以知也。

六爻之义易以贡。

韩康伯曰：贡，告也。六爻之变易，以告吉凶也。

圣人以此洗心，

韩康伯曰：洗濯万物之心者也。

退藏于密，

陆绩曰：受蓍龟之报应，决而藏之于心也。

吉凶与民同患。

虞翻曰：圣人谓庖牺，以蓍神知来，故以洗心。阳动入巽，巽为退伏，坤为闭户，故藏密谓齐于巽，以神明其德。阳吉阴凶，坤为民，故吉凶与民同患，谓作易者其有忧患也。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

虞翻曰：乾神知来，坤知藏往。来谓出见，往谓藏密也。

其孰能与于此哉！

虞翻曰：谁乎能为此哉，谓古之聪明睿知之君也。



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虞翻曰：谓大人也。庖牺在乾五动而之坤，与天地合聪明，在坎则聪，在离则明。神武谓乾，睿知谓坤，乾坤坎离，反复不衰，故而不杀者夫。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

虞翻曰：乾五之坤以离日照天，故明天之道，以坎月照坤，故察民之故。坤为民。

是兴神物，以前民用，

陆绩曰：神物，蓍也。圣人兴蓍以别吉凶，先民而用之，民皆从焉，故曰以前民用也。

圣人以此斋戒，

韩康伯曰：洗心曰斋，防患曰戒。

以神明其德夫。

陆绩曰：圣人以蓍能逆知吉凶，除害就利，清洁其身，故曰以此斋戒也。吉而后行，举不违失，其德富盛，见称神明，故曰神明其德也。

是故阖户谓之坤，

虞翻曰：阖，闭翕也。谓从巽之坤，坤柔象夜，故以闭户者也。

辟户谓之乾，

虞翻曰：辟，开也。谓从震之乾，乾刚象昼，故以开户也。

一阖一辟谓之变，

虞翻曰：阳变阖阴，阴变辟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也。

往来不穷谓之通。

荀爽曰：谓一冬一夏，阴阳相变易也。十二消息，阴阳往来无穷已，故通也。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

荀爽曰：谓日月星辰光见在天而成象也，万物生长在地成形，可以为器用者也。

制而用之谓之法，

荀爽曰：谓观象于天，观形于地，制而用之，可以为法。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陆绩曰：圣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遗，故曰利用出入也。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来，故谓之神也。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干宝曰：发初言“是故”，总众篇之义也。

虞翻曰：太极，太一也。分为天地，故生两仪也。

两仪生四象，

虞翻曰：四象，四时也。两仪谓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离、震、兑，震春、兑秋、坎冬、离夏，故两仪生四象。归妹卦备，故《彖》独称天地之大义也。

四象生八卦。

虞翻曰：乾二、五之坤则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则生巽、离、兑，故四象生八卦。乾、坤生春，艮、兑生夏，震、巽生秋，坎、离生冬者也。

八卦定吉凶，

虞翻曰：阳生则吉，阴生则凶，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已言于上，故不言生而独言定吉凶也。

吉凶生大业。

荀爽曰：一消一息，万物丰殖，富有之谓大业。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翟玄曰：见象立法，莫过天地也。

变通莫大乎四时，

荀爽曰：四时相变，终而复始也。

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虞翻曰：谓日月悬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兑象见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灭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则离，离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见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也。

崇高莫大乎富贵。

虞翻曰：谓乾正位于五，五贵坤富，以乾通坤，故高大富贵也。

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虞翻曰：神农、黄帝、尧、舜也。民多否闭，取乾之坤，谓之备物；以坤之乾，谓之致用。乾为物，坤为器用，否四之初耕稼之利，否五之初市井之利，否四之二舟楫之利，否上之初牛马之利，谓十三，盖取以利天下，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圣人作而万物睹，故莫乎圣人者也。

探賈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虞翻曰：探，取；賈，初也。初隐未见，故探賈索隐，则幽赞神明而生蓍。初深，故曰钩深。致远谓乾，乾为蓍，乾五之坤大有离为龟。乾生知吉，坤杀知凶，故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于蓍龟也。

侯果曰：亹，勉也。夫幽隐深远之情，吉凶未兆之事物，皆勉勉然愿知之，然不能也，及蓍成卦、龟成兆也，虽神道之幽密，未然之吉凶，坐可观也。是蓍龟成天下勉勉之圣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

孔颖达曰：谓生蓍龟，圣人法则之，以为卜筮者也。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陆绩曰：天有昼夜四时变化之道，圣人设三百八十四爻以效之矣。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荀爽曰：谓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也。

宋衷曰：天垂阴阳之象以见吉凶，谓日月薄蚀、五星乱行，圣人象之，亦著九、六爻位得失示人，所以有吉凶之占也。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郑玄曰：《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也。

孔安国曰：河图则八卦也，洛书则九畴也。

侯果曰：圣人法河图洛书，制历象以示天下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侯果曰：四象谓上下神物也，变化也，垂象也，图书也。四者治人之洪范，易有此



象，所以示人也。

系辞焉，所以告也。

虞翻曰：谓《系》、《彖》、《象》之辞，八卦以象告也。

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八卦定吉凶，以断天下之疑也。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侯果曰：此引大有上九辞以证之义也。大有上九履信思顺，自天佑之，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系辞所告，又能思顺，则天及人皆共佑之，吉无不利者也。

子曰：佑者，助也。

虞翻曰：大有兑为口，口助称佑。

天之所助者顺也，

虞翻曰：大有五以阴顺上，故为天所助者顺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

虞翻曰：信谓二也。乾为人、为信，庸言之信也。

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

虞翻曰：大有五应二而顺上，故履信思顺，比坤为顺，坎为思，乾为贤人，坤伏乾下，故又以尚贤者也。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崔憬曰：言上九履五，厥乎履人事以信也。比五而不应三，思天道之顺也。崇四匪彭明辩于五，又以尚贤也。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重引《易》文以证成其义。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虞翻曰：谓书《易》之动，九、六之变，不足以尽，《易》之所言，言之则不足以尽庖牺之意也。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侯果曰：设疑而问也。欲明立象可以尽圣人言意也。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崔憬曰：言伏羲仰观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

崔憬曰：设卦谓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之情伪尽在其中矣。

系辞焉以尽其言，

崔憬曰：文王作卦爻之辞，以系伏羲立卦之象。象既尽意，故辞以尽言也。

变而通之以尽利，

陆绩曰：变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尽天下之利。

鼓之舞之以尽神。

虞翻曰：神，易也。阳息震为鼓，阴消巽为舞，故鼓之舞之以尽神。

荀爽曰：鼓者动也，舞者行也。谓三百八十四爻动行相反，其卦所以尽易之神也。

乾坤其易之缊耶，

虞翻曰：缊，藏也。易丽乾藏坤，故为易之缊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侯果曰：緼，渊隩也。六子因之而生，故云立乎其中矣。

乾坤毁则无以见易。

荀爽曰：毁乾坤之体，则无以见阴阳之交易也。

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侯果曰：乾坤者，动用之物也。物既动用，则不能无毁息矣。（天）[夫]动极复静，静极复动，虽天地至此不违变化也。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崔憬曰：此结上文，兼明易之形器，变通之事业也。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体，则是道也。其体比用若器之于物，则是体为形之下，谓之器也。假令天地圆盖方轸为体、为器，以万物资始资生为用、为道；动物以形躯为体、为器，以灵识为用、为道；植物以枝干为器、为体，以生性为道、为用。

化而裁之谓之变，

翟玄曰：化变刚柔而则之，故谓之变也。

推而行之谓之通，

翟玄曰：推行阴阳，故谓之通也。

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陆绩曰：变通尽利，观象制器，举而措之于天下，民咸用之，亦为事业。《九家易》曰：谓圣人画卦为万民、事业之象。故天下之民尊之，得为事业矣。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

崔憬曰：此重明易之緼，更引易《象》及辞以释之。言伏羲见天下之深赜，即易之緼者也。

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陆绩曰：此明说立象尽意、设卦尽情伪之意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侯果曰：典礼有时而用，有时而去，故曰观其会通也。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崔憬曰：言文王见天下之动，所以系象而为其辞，谓之爻。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

陆绩曰：言卦象极尽天下之深情也。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宋衷曰：欲知天下之动者，在于六爻之辞也。

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

崔憬曰：言易道陈阴阳变化之事，而裁成之，存乎其变，推理达本，而行之在乎其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荀爽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也。

崔憬曰：言易神无不通，明无不照，能达此理者，存乎其人。谓文王述易之圣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九家易》曰：默而成，谓阴阳相处也；不言而信，谓阴阳相应也。德者，有实行者，相应也。

崔憬曰：言伏羲成六十四卦，不有言述而以卦象明之，而人信之，在乎合天地之德、圣人之行也。

## 卷十五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虞翻曰：象谓三才成八卦之象，乾坤列东，艮兑列南，震巽列西，坎离在中，故八卦成列，则象在其中。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是也。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虞翻曰：谓参重三才为六爻，发挥刚柔则爻在其中，六画称爻，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虞翻曰：谓十二消息，九、六相变，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故变在其中矣。

**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

虞翻曰：谓《系》、《彖》、《象》、九、六之辞，故动在其中。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者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虞翻曰：动谓爻也。爻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象动内，吉凶见外，吉凶生而悔吝著，故生乎动也。

**刚柔者，立本者也；**

虞翻曰：乾刚坤柔，为六子父母，乾天称父，坤地称母，本天亲上，本地亲下，故立本者也。

**变通者，趣时者也；**

虞翻曰：变通配四时，故趣时者也。

**吉凶者，贞胜者也；**

虞翻曰：贞，正也；胜，灭也。阳生则吉，阴消则凶者也。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

陆绩曰：言天地正，可以观瞻为道也。

**日月之道，贞明者也；**

荀爽曰：离为日，日中之时，正当离位，然后明也。月者坎也，坎正位冲，离冲为十五日，月当日冲，正值坎位，亦大圆明，故曰日月之道贞明者也，言日月正当其位乃大明也。

陆绩曰：言日月正以明照为道矣。

**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虞翻曰：一谓乾元，万物之动，各资天一阳气以生，故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

虞翻曰：阳在初弗用，确然无为，潜龙时也，不易世、不成名，故示人易者也。

**夫坤隤然示人简矣。**

虞翻曰：隤安、简阅也。坤以简能阅内万物，故示人简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

虞翻曰：效法之谓坤，谓效三才以为六画。

象也者，像此者也。

虞翻曰：成象之谓乾，谓圣人则天之象，分为三材也。

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

虞翻曰：内初外上也。阳象动内则吉见外，阴爻动内则凶见外也。

功业见乎变，

荀爽曰：阴阳相变，功业乃成者也。

圣人之情见乎辞。

崔憬曰：言文王作卦爻之辞，所以明圣人之情，陈于易象。

天地之大德曰生，

孔颖达曰：自此以下，欲明圣人同天地之德，广生万物之意也。言天地之盛德，常生万物而不有，生是其大德也。

圣人之大宝曰位。

崔憬曰：言圣人行易之道，当须法天地之大德，宝万乘之天位，谓以道济天下为宝，而不有位是其大宝也。

何以守位曰仁，

宋衷曰：守位当得士大夫公侯，有其仁贤兼济天下。

何以聚人曰财，

陆绩曰：人非财不聚，故圣人观象、制器、备物、尽利，以业万民而聚之也，盖取聚人之本矣。

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荀爽曰：尊卑贵贱，衣食有差，谓之理财；名实相应，万事得正，为之正辞。咸得其宜，故谓之义也。

崔憬曰：夫财货，人所贪爱，不以义理之，则必有败也。言辞，人之枢要，不以义正之，则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义禁之，则必不改也。此三者，皆资于义，以此行之，得其宜也。故知仁义与财，圣人宝位之所要也。

古者庖牺之王天下也，

虞翻曰：庖牺太昊氏，以木德王天下。位乎乾五，五动见离，离生木，故知火化炮啖牺牲，号庖牺氏也。

仰则观象于天，

荀爽曰：震巽为雷风，离坎为日月也。

俯则观法于地，

《九家易》曰：艮兑为山泽也。地有水火、五行、八卦之形者也。

观鸟兽之文，

荀爽曰：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之属是也。

陆绩曰：谓朱鸟、白虎、苍龙、玄武四方二十八宿，经纬之文。

与地之宜，

《九家易》曰：谓四方、四维，八卦之位，山泽高卑，五土之宜也。

近取诸身，



荀爽曰：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也。

**远取诸物，**

荀爽曰：乾为金玉、坤为布釜之类是也。

**于是始作八卦。**

虞翻曰：谓庖牺观鸟兽之文则天八卦效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乃四象所生，非庖牺之所造也。故曰象者，像此者也。则大人造爻象以象天，卦可知也。而读易者咸以为，庖牺之时天未有八卦，恐失之矣。天垂象，示吉凶，圣人象之，则天已有八卦之象。

**以通神明之德，**

荀爽曰：乾坤为天地，离坎为日月，巽震为雷风，艮兑为山泽，此皆神明之德也。

**以类万物之情。**

《九家易》曰：六十四卦，凡有万一千五百二十策，策类一物，故曰类万物之情。以此庖牺重为六十四卦明矣。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虞翻曰：离为目，巽为绳，目之重者唯罟，故结绳为罟，坤二、五之乾成离，巽为田，坤亦称田，以罟取兽曰畋，故取诸离也。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

虞翻曰：没终、作起也。神农以火德继庖牺王，火生土，故知土则利民播种，号神农氏也。

**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虞翻曰：否四之初也，巽为木、为入，艮为手，乾为金，手持金以入木，故斲木为耜。耜止所逾，因名曰耜。艮为小木，手以挠之，故揉木为耒。耒，耜耨器也。巽为号令，乾为天，故以教天下。坤为田，巽为股进退，震足动耜，艮手持耒，进退田中，耕之象也。益万物者莫若雷风，故法风雷而作耒耨。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虞翻曰：否五之初也。离象正上故称日中也，艮为径路，震为足，又为大涂，否乾为天，坤为民，故致天下之民象也。坎水艮山，群珍所出，聚天下货之象也。震升坎降，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噬嗑食也，市井交易，饮食之道，故取诸此也。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

虞翻曰：变而通之以尽利，谓作舟楫、服牛乘马之类，故使民不倦也。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虞翻曰：神谓乾，乾动之坤，化成万物，以利天下。坤为民也，象其物宜，故使民宜之也。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陆绩曰：阴穷则变为阳，阳穷则变为阴，天之道也。庖牺作网罟，教民取禽兽，以充民食，民众兽少，其道穷，则神农教播殖以变之。此穷变之大要也。穷则变，变则通，与天终始，故可久。民得其用，故无所不利也。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九家易》曰：黄帝以上，羽皮草木以御寒暑，至乎黄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

虞翻曰：乾为治，在上为衣，坤下为裳。乾坤万物之缊，故以象衣裳。乾为明君，坤为顺臣，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故天下治，盖取诸此也。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风，舟楫之象也。此本否卦九四之二。剡，除也。巽为长、为木，艮为手，乾为金，艮手持金，故剡木为舟，剡木为楫也。乾为远天，故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矣，法涣而作舟楫，盖取斯义也。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虞翻曰：否上之初也。否乾为马、为远，坤为牛、为重。坤初之上为引重，乾上之初为致远。艮为背，巽为股，在马上，故乘马。巽为绳，绳束缚物，在牛背上，故服牛。出否之随，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故取诸随。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

干宝曰：卒暴之客为奸寇也。

**盖取诸豫。**

《九家易》曰：下有艮象，从外示之，震复为艮，两艮对合，重门之象也。柝者，两木相击以行夜也。艮为手、为小木、为上持，震为足、又为木、为行，坤为夜，即手持柝木夜行击门之象也。坎为盗、暴，水暴长无常，故以待暴客，既有不虞之备，故盖取诸豫也。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虞翻曰：晋上之三也。艮为小木，上来之三断艮，故断木为杵。坤为地，艮手持木以掘坤三，故掘地为臼。艮止于下，臼之象也；震动而上，杵之象也。震出巽入，艮手持杵，出入臼中，舂之象也。故取诸小过。本无乾象，故不言以利天下也。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虞翻曰：无妄五之二也。巽为绳、为木，坎为弧，离为矢，故弦木为弧。艮为小木，五之二以金剡艮，故剡木为矢。乾为威，五之二，故以威天下。弓发矢应而坎雨集，故取诸睽也。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虞翻曰：无妄两象易也。无妄乾在上，故称上古，艮为穴居，乾为野，巽为处，无妄乾人在路，故穴居野处。震为后世，乾为圣人，后世圣人谓黄帝也。艮为宫室，变成大壮，乾人入宫，故易以宫室。艮为待，巽为风，兑为雨，乾为高，巽为长木，反在上为栋动起，故上栋下宇，谓屋边也。兑泽动下为下宇，无妄之大壮，巽风不见，兑雨隔震与乾绝体，故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者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虞翻曰：中孚上下象易也。本无乾象，故不言上古。大过乾在中，故但言古者。巽为薪，艮为厚，乾为衣、为野，乾象在中，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穿土称封，封，古窆字也。聚土为树。中孚无坤、坎象，故不封不树。坤为丧期，谓从斩衰至缞麻，日月之期数，无坎离日月坤象，故丧期无数。巽为木、为入处，兑为口，乾为人，木而有口，乾人入处，棺敛之象。中孚艮为山丘，巽木在里，馆藏山陵，槨之象也。故取诸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



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夬本坤世，下有伏坤，书之象也。上又见乾，契之象也。以乾照坤，察之象也。夬者决也，取百官以书治职，万民以契明其事。契，刻也。大壮进而成夬，金决竹木为书契象，故法夬而作书契矣。

虞翻曰：履上下象易也。乾象在上，故复言上古。巽为绳，离为网罟，乾为治，故结绳以治。后世圣人谓黄帝、尧、舜也。夬旁通剥，剥坤为书，兑为契，故易之以书契。乾为百，剥艮为官，坤为众臣、为万民、为迷暗，乾为治，夬反剥以乾照坤，故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故取诸夬。大壮、大过、夬，此三盖取直两象上下相易，故俱言易之。大壮本无妄，夬本履卦，乾象俱在上，故言上古。中孚本无乾象，大过乾不在上，故但言古者。大过亦言后世圣人易之，明上古时也。

**是故易者，象也；**

干宝曰：言是故又总结上义也。

虞翻曰：易谓日月在天，成八卦象，县象著明，莫大日月是也。

**象也者，像也；**

崔憬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义，故以此重释于象。言易者象于万物，象者，形像之象也。

**彖者，材也；**

虞翻曰：《彖》说三才，则三分天象以为三才，谓天、地、人道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虞翻曰：动，发也。谓两三才为六画，则发挥刚柔而生爻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虞翻曰：爻象动内，则吉凶见外。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故曰著。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

崔憬曰：此明卦象阴阳与德行也。阳卦多阴，谓震、坎、艮一阳而二阴；阴卦多阳，谓巽、离、兑一阴而二阳也。

**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

虞翻曰：阳卦一阳，故奇；阴卦二阴，故耦。谓德行何可者也。

**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韩康伯曰：阳，君道也；阴，臣道也。君以无为统众，无为则一也；臣以有事代终，有事则二也。故阳爻画一，以明君道必一；阴爻画两，以明臣体必二。斯阴阳之数，君子之辩也。以一为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阳卦曰君子之道也，阴卦曰小人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翟玄曰：此咸之九四辞也。咸之为卦，三君三民，四独远阴，思虑之爻也。

韩康伯曰：天下之动必归于一，思以求朋，未能寂寂，以感物，不思而至也。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韩康伯曰：夫少则得，多则惑，途虽殊，其归则同，虑虽百，其致不二。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百虑而尽矣。

**天下何思何虑！**

虞翻曰：易无思也，既济定六位得正，故何思何虑。

**日往则月来，**

虞翻曰：谓咸初往之四，与五成离，故日往；与二成坎，故月来。之外日往，在内月来。此就爻之正者也。

**月往则日来，**

虞翻曰：初变之四与上成坎，故月往；四变之初与三成离，故日来者也。

**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虞翻曰：既济体两离坎象，故明生焉。

**寒往则暑来，**

虞翻曰：乾为寒，坤为暑，谓阴息阳消，从姤至否，故寒往暑来也。

**暑往则寒来，**

虞翻曰：阴拙阳信，从复至泰，故暑往寒来也。

**寒暑相推而岁成焉。**

崔憬曰：言日月寒暑往来虽多，而明生岁成，相推则一，何思何虑于其间哉。

**往者屈也，**

荀爽曰：阴气往则万物屈者也。

**来者信也，**

荀爽曰：阳气来则万物信者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虞翻曰：感，咸象，故相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利生。利生谓阳出，震阴伏藏。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荀爽曰：以喻阴阳气屈以求信也。

**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虞翻曰：潜，藏也。龙潜而蛇藏，阴息初巽为蛇，阳息初震为龙。十月坤成，十一月复生。姤巽在下，龙蛇俱蛰，初坤为身，故龙蛇之蛰以存身。

侯果曰：不屈则不信，不蛰则无存，则屈蛰相感而后利生矣。以况无思得一，则万物归思矣。

庄子曰：古之畜天下者，其治一也。《记》曰：通于一，万事毕，无心得，鬼神服。此之谓矣。螻屈，行虫。郭璞云：螂蛄也。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姚信曰：阳称精，阴为义，人在初也。阴阳在初，深不可测，故谓之神。变为姤复，故曰致用也。

韩康伯曰：精义，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也。理入寂一，则精义斯得，乃用无极也。

干宝曰：能精义理之微，以得未然之事，是以涉于神道而逆祸福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九家易》曰：利用，阴道用也，谓姤时也。阴升上兑，则乾伏坤中，屈以求信，阳当复升，安身嘿处也。时既潜藏，故利用安身，以崇其德，崇德，体卑而德高。

韩康伯曰：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后动也。精义由于入神以致其用，利用由于安以崇其德。理必由乎其宗，事各本乎其根，归根则宁，天下之理得也。若役其思虑以求动用，忘其安身以殉功义，则伪弥多而理愈失、名弥美而累愈彰矣。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荀爽曰：出乾之外，无有知之。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虞翻曰：以坤变乾，谓之穷神；以乾通坤，谓之知化。乾为盛德，故德之盛。

侯果曰：夫精义入神，利用崇德，亦一致之道极矣。过斯以往，则未之能知也。若穷于神理，通于变化，则德之盛者能矣。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孔颖达曰：上章先言利用安身可以崇德，若身危辱，何崇之有。此章引困之六三，履非其位，欲上于四，四自应初，不纳于己，是困于九二之蒺藜也。又有人入其宫，不见其妻，凶之象也。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

虞翻曰：困本咸，咸三入宫，以阳之阴，则二制坤，故以决咸，为四所困，四失位恶人，故非所困而困焉。阳称名，阴为辱，以阳之阴下，故名必辱也。

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

虞翻曰：谓据二。二失位，故非所据而据焉。二变时坤为身，二折坤体，故身必危。

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

陆绩曰：六三从困辱之家，变之大过，为棺槨死丧之象，故曰死期将至，妻不可得见。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孔颖达曰：前章先须安身可以崇德，故此明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有利也。故引解之上六以证之矣。

子曰：隼者，禽也；

虞翻曰：离为隼，故称禽，言其行野容如禽兽焉。

弓矢者，器也；

虞翻曰：离为矢，坎为弓，坤为器。

射之者人也。

虞翻曰：人，贤人也。谓乾三伏阳，出而成乾，故曰射之者人。人则公，三应上，故上令三出而射隼也。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

虞翻曰：三伏阳为君子，二变时坤为身、为藏器，为藏弓矢以待射隼。艮为待、为时，三待五来之二，弓张矢发，动出成乾，贯隼入大过死，两坎象坏，故何不利之有。《象》曰以解悖，三阴小人，乘君子器，故上观三出射去隼也。

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虞翻曰：括，作也。震为语，乾五之坤二成坎弓离矢，动以贯隼，故语成器而动者也。

子曰：小人耻不仁，不畏不义。

虞翻曰：谓否也。以坤灭乾为不仁不义，坤为耻、为畏，乾为仁、为义者也。

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

虞翻曰：否乾为威、为利，巽为近利。谓否五之初成噬嗑市，离日见乾为见利，震为动，故不见利不动。五之初以乾威坤，故不威不惩。震为惩也。

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

虞翻曰：艮为小，乾为大，五下威初，坤杀不行，震惧兢兢，故小惩大诫。坤为小

人，乾为福，以阳下阴，民说无疆，故小人之福也。

《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九家易》曰：噬嗑六五，本先在初，处非其位，小人者也。故历说小人所以为罪，终以致害，虽欲为恶，能止不行，则无咎。

侯果曰：噬嗑初九爻辞也。校者，以木夹足，止行也。此明小人因小刑而大诫，乃福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

虞翻曰：乾为积善，阳称名。

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虞翻曰：坤为积恶、为身，以乾灭坤，故灭身者也。

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

虞翻曰：小善为复初。

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

虞翻曰：小恶谓姤初。

故恶积而不可掩，

虞翻曰：谓阴息姤至遯，子弑其父，故恶积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

虞翻曰：阴息遯成否，以臣弑君，故罪大而不可解也。

《易》曰：“何校灭耳，凶。”

《九家易》曰：噬嗑上九爻辞也。阴自初升五，所在失正，积恶而罪大，故为上所灭。善不积，斥五阴爻也。聪不明者，闻善不听，闻戒不改，故凶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

崔憬曰：言有危之虑，则能安其位不失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

崔憬曰：言有亡之虑，则能保其存者也。

乱者，有其治者也。

崔憬曰：言有防乱之虑，则能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

虞翻曰：君子、大人谓否五也。否坤为安，危谓上也。

翟玄曰：在安危虑。

存而不忘亡，

荀爽曰：谓除戎器、戒不虞也。

翟玄曰：在存而虑亡。

治而不忘乱，

荀爽曰：谓思患而逆防之。

翟玄曰：在治而虑乱。

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虞翻曰：坤为身，谓否反成泰，君位定于内，而臣忠于外，故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易》曰：“其亡其亡，

荀爽曰：存不忘亡也。



系于包桑。”

荀爽曰：桑者上玄下黄，乾坤相包以正，故不可忘也。  
陆绩曰：自此以上，皆谓否阴灭阳之卦。五在否家虽得中正，常自惧以危亡之事者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

虞翻曰：鼎四也。则离九四凶恶小人，故德薄。四在乾位，故位尊。

知小而谋大，

虞翻曰：兑为小知，乾为大谋，四在乾体，故谋大矣。

力少而任重，

虞翻曰：五至初体大过本末弱，故力少也。乾为仁，故任重，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鲜不及矣。

虞翻曰：鲜，少也，及于刑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孔颖达曰：言不能安身，智小谋大而遇祸也。故引鼎九四以证之矣。

子曰：知几其神乎，

虞翻曰：几谓阳也。阳在复初称几，此谓豫四也。恶鼎四折足，故以此次言豫四知几而反复初也。

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

虞翻曰：豫上谓四也。四失位谄渎，上谓交五，五贵震为笑言，笑言且谄也，故上交不谄。下谓交三，坎为渎，故下交不渎。欲其复初，得正元吉，故其知几乎！

其知几乎！

侯果曰：上谓王侯，下谓凡庶，君子上交不至谄媚，下交不至渎慢，悔吝无从而生，岂非知微者乎。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虞翻曰：阳见初成震，故动之微，复初元吉，吉之先见者也。

韩康伯曰：几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者，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睹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玄照鉴于未形也。合抱之木起于毫末，吉凶之彰始乎微兆，故言吉之先见。

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

孔颖达曰：前章云精义入神，此明知几入神之事，故引豫之六二以证之。

崔憬曰：此爻得位居中，于豫之时，能顺以动而防于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虽暂豫乐，以其见微而不终日，则能贞吉，断可知矣。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

姚信曰：此谓豫卦也。二下交初，故曰知微；上交于三，故曰知彰。体坤处和，故曰知柔；与四同功，故曰知刚。

万夫之望。

荀爽曰：圣人作而万物睹。

干宝曰：言君子苟达于此，则万夫之望矣。周公闻齐鲁之政，知后世强弱之势；辛有见被发而祭，则知为戎狄之居。凡若此类，可谓知几也，皆称君子。君子则以得几，不必圣者也。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

虞翻曰：几者，神妙也。颜子知微，故殆庶几。孔子曰：回也其庶几乎。

有不善未尝不知。

虞翻曰：复以自知，老子曰自知者明。

知之未尝复行也。

虞翻曰：谓颜回不迁怒，不贰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 卷十六

《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侯果曰：复初九爻辞。殆，近也；庶，冀也。此明知微之难，则知微者唯圣人耳。颜子亚圣，但冀近于知微而未得也。在微则昧理，彰而悟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则速改，故无大过。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

虞翻曰：谓泰上也。先说否，否反成泰，故不说泰，天地交万物通，故化醇。

孔颖达曰：以前章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安身之道在于得一，若已能得一，则可以安身，故此章明得一之事也。絪縕，气附着之义，言天地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气氤氲，共相和会，感应变化而有精醇之生，万物自化，若天地有心为一，则不能使万物化醇者也。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虞翻曰：谓泰初之上成损。艮为男，兑为女，故男女构精。乾为精，损反成益，万物出震，故万物化生也。

干宝曰：男女犹阴阳也，故万物化生，不言阴阳而言男女者，以指释损卦六三之辞，主于人事也。

《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侯果曰：损六三爻辞也。《象》云一人行三则疑，是众不如寡，三不及一，此明物情相感，当上法絪縕化醇致一之道，则无患累者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

虞翻曰：谓反损成益，君子益初也，坤为安身，震为后动。

崔憬曰：君子将动有所为，必自揣安危之理在于己身，然后动也。

易其心而后语，

虞翻曰：乾为易，益初体复心，震为后语。

崔憬曰：君子恕己及物，若于事，心虽不可，出语必和，易其心而后言。

定其交而后求，

虞翻曰：震专为定、为后交，谓刚柔始交。艮为求也。

崔憬曰：先定其交，知其才行，若好施与吝，然后可以事求之。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虞翻曰：谓否上之初。损上益下，其道大光，自上下下，民说无疆，故全也。

危以动，则民不与也。

虞翻曰：谓否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民否闭，故弗与也。

惧以语，则民不应也。



虞翻曰：否上穷灾故惧，来下之初成益，故民不应。坤为民，震为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

虞翻曰：上来之初，故交坤；民否闭，故不与。震为交。莫与之与，则伤之者至矣。

虞翻曰：上下之初，否消灭乾，则体剥伤，臣弑君、子弑父，故伤之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侯果曰：益上九爻辞也。此明先安身易心则群善自应，若危动惧语则物所不与，故凶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

荀爽曰：阴阳相易出于乾坤，故曰门。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

荀爽曰：阳物天，阴物地也。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虞翻曰：合德谓天地杂保大和日月，战乾刚以体天，坤柔以体地也。

以体天地之撰，

《九家易》曰：撰，数也，万物形体皆受天地之数也。谓九天数，六地数也。刚柔得以为体矣。

以通神明之德。

《九家易》曰：隐藏谓之神，著见谓之明，阴阳交通乃谓之德。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

《九家易》曰：阴阳杂也。名谓卦名。阴阳虽错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逾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耶。

虞翻曰：稽，考也。三称盛德，上称末世。乾终上九，动则入坤，坤弑其君父，故为乱世。阳出复震，入坤出坤，故衰世之意耶。

侯果曰：于，嗟也；稽，考也。易象考其事类，但以吉凶得失为主，则非淳古之时也，故云衰世之意耳。言耶示疑，不欲切指也。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

虞翻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微者显之，谓从复成乾，是察来也；阐者幽之，谓从姤之坤，是彰往也。阳息出初，故开而当名。

辩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干宝曰：辩物，类也。正言，言正义也。断辞，断吉凶也。如此则备于经矣。

其称名也小，

虞翻曰：谓乾坤与六子俱名八卦而小成，故小复。小而辩于物者矣。

其取类也大。

虞翻曰：谓乾阳也，为天、为父，触类而长之，故大也。

其旨远，其辞文。

虞翻曰：远谓乾，文谓坤也。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虞翻曰：曲屈、肆直也。阳曲初震为言，故其言曲而中。坤为事，隐未见，故肆而隐也。

**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虞翻曰：二谓乾与坤也。坤为民，乾为行，行得则乾报以吉，行失则坤报以凶也。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虞翻曰：兴易者，谓庖牺也。文王书经系庖牺于乾五，乾为古，五在乾中，故兴于中古。系以黄帝、尧、舜，为后世圣人。庖牺为上古，则庖牺以前为上古。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虞翻曰：谓忧患百姓，未知兴利远害，不行礼义，茹毛饮血，衣食不足，庖牺则天八卦通为六十四，以德化之，吉凶与民同患，故有忧患。

**是故，履，德之基也；**

虞翻曰：乾为德，履与谦旁通，坤柔履刚，故德之基。坤为基。

侯果曰：履，礼。蹈礼不倦，德之基也。自下九卦，是复道之最，故特言矣。

**谦，德之柄也；**

虞翻曰：坤为柄。柄，本也。凡言德皆阳爻也。

干宝曰：柄所以持物，谦所以持礼者也。

**复，德之本也；**

虞翻曰：复初乾之元，故德之本也。

**恒，德之固也；**

虞翻曰：立不易方，守德之坚固。

**损，德之修也；**

荀爽曰：惩忿窒欲，所以修德。

**益，德之裕也；**

荀爽曰：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德之优裕也。

**困，德之辩也；**

郑玄曰：辩，别也。遭困之时，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滥，德于是别也。

**井，德之地也；**

姚信曰：井养而不穷，德居地也。

**巽，德之制也。**

虞翻曰：巽风为号令，所以制下，故曰德之制也。

孔颖达曰：此上九卦，各以德为用也。

**履，和而至；**

虞翻曰：谦与履通，谦坤柔和，故履和而至。礼之用和为贵者也。

**谦，尊而光；**

荀爽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

**复，小而辩于物；**

虞翻曰：阳始见故小，乾阳物，坤阴物，以乾居坤，故称别物。

**恒，杂而不厌；**

荀爽曰：夫妇虽错居，不厌之道也。

**损，先难而后易；**

虞翻曰：损初之上失正，故先难；终反成益，得位于初，故后易，易其心而后语。

**益，长裕而不设；**



虞翻曰：谓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故不设也。

困，穷而通；

虞翻曰：阳穷否上变之坤二成坎，坎为通，故困穷而通也。

井，居其所而迁；

韩康伯曰：改邑不改井，井所居不移而能迁其施也。

巽，称而隐。

崔憬曰：言巽申命行事是称扬也，阴助德化是微隐也。自此已下，明九卦德之体者也。

履以和行，

虞翻曰：礼之用和为贵，谦震为行，故以和行也。

谦以制礼，

虞翻曰：阴称礼，谦三以一阳制五阴，万民服，故以制礼也。

复以自知，

虞翻曰：有不善未尝不知，故自知也。

恒以一德，

虞翻曰：恒德之固，立不易方，从一而终，故一德者也。

损以远害，

虞翻曰：坤为害，泰以初止坤上，故远害。乾为远。

益以兴利，

荀爽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故兴利也。

困以寡怨，

虞翻曰：坤为怨，不弑父与君，乾来上拆坤二，故寡怨。坎水性通，故不怨也。

井以辩义，

虞翻曰：坤为义，以乾别坤，故辩义也。

巽以行权。

《九家易》曰：巽象号令，又为近利，人君政教进退释利而为权也。《春秋传》曰：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此所以说九卦者，圣人履忧，济民之所急行也，故先陈其德，中言其性，后叙其用，以详之也。西伯劳谦，殷纣骄暴，臣子之礼有常，故创易道以辅济君父者也。然其意义广远幽微，孔子指撮解此九卦之德，合三复之道，明西伯之于纣不失上下。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

侯果曰：居则观象，动则玩占，故不可远也。

为道也屡迁。

虞翻曰：迁，徙也。日月周流，上下无常，故屡迁也。

变动不居，周流六虚。

虞翻曰：变易、动行，六虚六位也。日月周流，终则复始，故周流六虚。为甲子之旬，辰为虚，坎戊为月，离己为日，人在中宫，其处空虚，故称六虚。五甲如次者也。

上下无常，刚柔相易。

虞翻曰：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在天称上，入地为下，故上下无常也。

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虞翻曰：典要，道也。上下无常，故不可为典要。适乾为昼，适坤为夜。



侯果曰：谓六爻刚柔相易，远近恒，唯变所适，非有典要。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

虞翻曰：出乾为外，入坤为内。日行一度，故出入以度。出阳知生，入阴惧死，使知惧也。

韩康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内之戒也。出入犹行藏，外内犹隐显。邈以远时为吉，丰以幽隐致凶，渐以高显为美，明夷以处昧利贞，此外内之戒也。

又明于忧患与故。

虞翻曰：神以知来，故明忧患；智以藏往，故知事故。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无有师保，如临父母。

虞翻曰：临，见也，言阴阳施行以生万物。无有师保生成之者，万物出生皆如父母。孔子曰：父母之道天地，乾为父，坤为母。

干宝曰：言易道以戒惧为本，所谓惧以终始归无咎也。外谓大夫之从王事，则夕惕若厉；内谓妇人之居室，则无攸遂也。虽无师保切磋之训，其心敬戒，常如父母之临己者也。

初率其辞而揆其方。

虞翻曰：初，始下也；率，正也，谓修辞立诚。方谓坤也。以乾通坤，故初帅其辞而揆其方。

侯果曰：率修、方道也，言修易初首之辞，而度其终末之道，尽有典常，非虚设也。

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虞翻曰：其出入以度，故有典常。苟，诚也。其人谓乾，为贤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谓之德行，故不虚行也。

崔憬曰：言易道深远，若非其圣人，则不能明其道，故知易道不虚而自行，必文王然后能弘也。

易之为书也，

干宝曰：重发易者别殊旨也。

原始要终，以为质也。

虞翻曰：质，本也，以乾原始，以坤要终，谓原始反终，以知死生之说。

崔憬曰：质，体也。言《易》之书原穷其事之初，若初九潜龙勿用，是原始也；又要会其事之末，若上九亢龙有悔，是要终也。《易》原始潜龙之勿用，要终亢龙之有悔，复相明以为体也。诸卦亦然，若大畜而后通之类是也。

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虞翻曰：阴阳错居称杂，时阳则阳，时阴则阴，故唯其时物。乾阳物，坤阴物。

干宝曰：一卦六爻，则皆杂有八卦之气。若初九为震爻、九二为坎爻也，或若见辰戌言艮、巳亥言兑也，或若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离、以子位名坎，或若德来为[好物，刑来为]恶物，王相为兴，休废为衰。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侯果曰：本末，初上也。初则事微，故难知；上则事彰，故易知。

初辞拟之，卒成之终。

干宝曰：初拟议之，故难知；卒终成之，故易知。本末势然也。

侯果曰：失在初微，犹可拟议而之福，祸在卒成，事之终极，非拟议所及，故曰卒成之终。假如乾之九三、噬嗑初九，犹可拟议而之善，至上九则凶灾不移，是事之卒成



之终极，凶不变也。

**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虞翻曰：撰德谓乾。辩，别也。是谓阳，非谓阴也。中正，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故杂物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非其中，则爻辞不备。道有变动，故曰爻也。

崔憬曰：上既具论初上二爻，次又以明其四爻也。言中四爻杂合所主之事，撰集所陈之德，能辩其是非，备在卦中四爻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

虞翻曰：谓知存、知亡，要终者也。居乾吉则存，居坤凶则亡，故曰居可知矣。

崔憬曰：噫，叹声也。言中四爻亦能要定卦中存亡吉凶之事，居然可知矣。孔疏扶王弼义，以此中爻为二、五之爻，居中无偏，能统一卦之义，事必不然矣。何则？上文云六爻相杂，唯其时物，言虽错杂而各独会于时，独主于物，岂可以二、五之爻而兼其杂物撰德、是非、存亡、吉凶之事乎？且二、五之撰德与是，要存与吉，则可矣，若主物与非要亡与凶，则非其所象，故知其不可也。且上论初、上二爻，则此中总言四爻矣。下论二、四、三、五，则是重述其功位者也。

**智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韩康伯曰：夫彖举立象之统，论中爻之义，约以存博，简以兼众，杂物撰德而一以贯之者也。形之所宗者道，众之所归者一，其事弥繁，则愈滞乎有；其理弥约，则转近乎道。彖之为义，存乎一也，一之为用，同乎道矣。形而上者可以观道，过乎半之益，不亦宜乎。

**二与四同功**

韩康伯曰：同阴功也。

崔憬曰：此重释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主士大夫位，佐于一国；四主三孤、三公、牧伯之位，佐于天子，皆同有助理之功也。

**而异位，**

韩康伯曰：有外内也。

崔憬曰：二士大夫位卑，四孤公牧位尊，故有异也。

**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

韩康伯曰：二处中和，故多誉也；四近于君，故多惧也。

**柔之为道不利远者，**

崔憬曰：此言二、四皆阴位，阴之为道，近比承阳，故不利远矣。

**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崔憬曰：言二是阴远阳，虽则不利，其要或有无咎者，以二柔居中，异于四也。

**三与五同功而异位，**

韩康伯曰：有贵贱也。

崔憬曰：三诸侯之位，五天子之位，同有理人之功，而君臣之位异者也。

**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

崔憬曰：三处下卦之极，居上卦之下，为一国之君，有威权之重而上承天子，若无含章之美，则必致凶。五既居中，不偏贵，乘天位，以道济物，广被寰中，故多功也。

**其柔危，其刚胜耶。**

侯果曰：三、五阳位，阴柔处之则多凶危，刚正居之则胜其任。言“耶”者，不定之辞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时也；刚居而凶，私其应也。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

荀爽曰：以阴易阳谓之广，以阳易阴谓之大。易与天地准，固悉备也。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崔憬曰：言《易》之为书明三才，广无不被，大无不包，悉备有万物之象者也。

**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崔憬曰：言重卦六爻亦兼天、地、人道，两爻为一才，六爻为三才，则是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即三才之道也。

**道有变动故曰爻，**

陆绩曰：天道有昼夜、日月之变，地道有刚柔、燥湿之变，人道有行止、动静、吉凶、善恶之变。圣人设爻以效三者之变动，故谓之爻者也。

**爻有等故曰物，**

干宝曰：等，群也。爻中之义，群物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众形万类皆来发于爻，故总谓之物也。象颐中有物曰噬嗑，是其义也。

**物相杂故曰文，**

虞翻曰：乾阳物，坤阴物，纯乾纯坤之时，未有文章，阳物入坤，阴物入乾，更相杂成六十四卦，乃有文章，故曰文。

**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干宝曰：其辞为文也。动作云为必考其事，令与爻义相称也。事不称义，虽有吉凶，则非今日之吉凶。故元亨利贞而穆姜以死，黄裳元吉南蒯以败，是所谓文不当也。故于经则有君子吉、小人否，于占则王相之气君子以迁官、小人以遇罪也。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

虞翻曰：谓文王书《易》六爻之辞也。末世乾上、盛德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谓至德矣，故周之盛德。纣穷否上，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终以焚死，故殷之末世也。而马、荀、郑君从俗，以文王为中古，失之远矣。

**是故其辞危，**

虞翻曰：危谓乾三夕惕若厉，故辞危也。

**危者使平，**

陆绩曰：文王在纣世有危亡之患，故于易《辞》多趋危亡，本自免济建成王业，故《易》爻辞危者使平，以象其事。否卦九五其亡系于包桑之属是也。

**易者使倾，**

陆绩曰：易，平易也。纣安其位，自谓平易而反倾覆，故《易》爻辞易者使倾以象其事。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之属是也。

**其道甚大，百物不废，**

虞翻曰：大谓乾道，乾三爻三十六物，故百物不废。略其奇八与大衍之五十同义。

**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虞翻曰：乾称易道，终日乾乾，故无咎。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恶盈福谦，故易之道者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



虞翻曰：险谓坎也。谓乾二、五之坤成坎，离日月丽天，天险不可升，故知险者也。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虞翻曰：阻，险阻也。谓坤二、五之乾艮为山陵，坎为水，巽高兑下，地险山川丘陵，故以知险也。

能悦诸心，

虞翻曰：乾五之坤坎为心，兑为说，故能说诸心，谓说诸心物之有心者也。

能研诸侯之虑，

虞翻曰：坎为心虑，乾初之坤为震，震为诸侯，故能研诸侯之虑。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虞翻曰：谓乾二、五之坤成离日坎月，则八卦象具，八卦定吉凶，故能定天下之吉凶亹亹者，谓莫善蓍龟也。

荀爽曰：亹亹者，阴阳之微，可成可败也。顺时者成，逆时者败也。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

虞翻曰：祥，几祥也，吉之先见者也。阳出变化云为吉事、为祥，谓复初乾元者也。

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虞翻曰：象事谓坤，坤为器，乾五之坤成象，故象事知器也。占事谓乾以知来，乾五动成离，则玩其占故知来。

侯果曰：易之云为，唯变所适，为善则吉，事必应观，象则用器，可为求吉，则未形可睹者也。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

虞翻曰：天尊五，地卑二，故设位，乾为圣人成能，谓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故成能也。

崔憬曰：言易拟天地，设乾、坤二位以明重卦之义，所以成圣人伏羲、文王之能事者也。

人谋鬼神，百姓与能。

虞翻曰：乾为人，坤为鬼，乾二、五之坤坎为谋，乾为百，坤为姓，故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朱仰之曰：人谋谋及卿士，鬼谋谋及卜筮也。又谋及庶民，故曰百姓与能也。

八卦以象告，

虞翻曰：在天成象，乾二、五之坤，则八卦象成，兑口震言，故以象告也。

爻象以情言，

崔憬曰：伏羲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以备万物，而告于人也。爻谓爻下辞，彖谓卦下辞，皆是圣人之情见乎辞，而假爻彖以言，故曰爻象以情言。

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虞翻曰：乾二之坤成坎，坤五之乾成离，故刚柔杂居，艮为居，离有巽兑，坎有震艮，八卦体备，故吉凶可见也。

崔憬曰：言文王以六爻刚柔相推而物杂居，得理则吉，失理则凶，故吉凶可见也。

变动以利言，

虞翻曰：乾变之坤成震，震为言，故变动以利言也。

吉凶以情迁，

虞翻曰：乾吉坤凶，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故以情迁。

是以爱恶相攻而吉凶生，

虞翻曰：攻，摩也。乾为爱，坤为恶，谓刚柔相摩，以爱攻恶生吉，以恶攻爱生凶，故吉凶生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

虞翻曰：远阳谓乾，近阴谓坤，阳取阴生悔，阴取阳生吝。悔吝言小疵。

崔憬曰：远谓应与不应，近谓比与不比。或取远应而舍近比，或取近比而舍远应，由此远近相取，所以生悔吝于系辞矣。

情伪相感而利害生。

虞翻曰：情阳、伪阴也。情感伪生利，伪感情生害。乾为利，坤为害。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

韩康伯曰：近况比爻也。易之情，刚柔相摩，变动相逼者也。近而不相得，必有乖违之患也。或有相违而无患者，得其应也。相须而偕，凶乖于时也。随事以考之，义可见矣。

或害之，悔且吝。

荀爽曰：谓屯六三往吝之属也。

虞翻曰：坤为害，以阴居阳、以阳居阴为悔且吝也。

将叛者其辞惭，

虞翻曰：坎人之辞也。近而不得故叛。坎为隐伏，将叛坎为心，故惭也。

侯果曰：凡心不相得，将怀叛逆者，辞必惭恶。

中心疑者其辞枝。

荀爽曰：或从王事无成之属也。

虞翻曰：离人之辞也。火性枝分，故枝疑也。

侯果曰：中心疑二，则失得无从，故枝分不一也。

吉人之辞寡，

虞翻曰：艮人之辞也。

躁人之辞多。

荀爽曰：谓睽上九之属也。

虞翻曰：震人之辞也。震为决躁，恐惧兢兢，笑言哑哑，故多辞。

侯果曰：躁人烦急，故辞多。

诬善之人其辞游，

荀爽曰：游逸之属也。

虞翻曰：兑人之辞也。兑为口舌，诬乾，乾为善人也。

崔憬曰：妄称有善，故自叙其美而辞必浮游不实。

失其守者其辞屈。

荀爽曰：谓泰上六城复于隍之属也。

侯果曰：失守则沮辱而不申，故其辞屈也。爻有此象，故占辞亦从矣。

虞翻曰：巽人之辞也。巽诒咎，阳在初守巽，初阳入伏阴下，故其辞咎。此六子也，离上坎下，震起艮止，兑见巽伏，上经终坎离，则下经终既济未济，上系终乾坤，则下系终六子，此易之大义者也。



## 卷十七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

孔颖达曰：据今而称上代谓之昔者，聪明睿智谓之圣人，即伏羲也。

案：《下系》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始作八卦。今言作易，明是伏羲，非谓文王也。

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荀爽曰：幽，隐也；赞，见也。神者在天，明者在地。神以夜光，明以昼照。蓍者，策也，谓阳爻之策三十有六，阴爻之策二十有四，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上配列宿，下副物数。生蓍者，谓蓍从爻中生也。

干宝曰：幽昧，人所未见也。赞，求也，言伏羲用明于昧冥之中，以求万物之性尔，乃得自然之神物，能通天地之精而管御百灵者，始为天下生用蓍之法者也。

参天两地而倚数，

虞翻曰：倚立、参三也。谓分天象为三才，以地两之，立六画之数，故倚数也。

崔憬曰：参，三也。谓于天数五、地数五中，以八卦配天地之数。起天三配艮，而立三数；天五配坎，而立五数；天七配震，而立七数；天九配乾，而立九数。此从三顺配阳四卦也。地从二起，以地两配兑，而立二数；以地十配离，而立十数；以地八配巽，而立八数；以地六配坤，而立六数。此从两逆配阴四卦也。其天一、地四之数，无卦可配，故虚而不用。此圣人取八卦配天地之数，总五十而为大衍。

案：此说不尽，已释在大衍章中详之明矣。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虞翻曰：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乾坤刚柔，立本者卦，谓六爻阳变成震、坎、艮，阴变成巽、离、兑，故六卦。六爻三变，三六十八，则有十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是也。《系》曰：阳一君二民，阴二君一民。不道乾坤者也。

发挥于刚柔而生爻，

虞翻曰：谓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发动挥变，变刚生柔爻，变柔生刚爻，以三为六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生爻。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

虞翻曰：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和顺谓坤，道德谓乾，以乾通坤，谓之理义也。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虞翻曰：以乾推坤谓之穷理，以坤变乾谓之尽性。性尽理穷，故至于命。巽为命也。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

虞翻曰：重言昔者，明谓庖牺也。

将以顺性命之理，

虞翻曰：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以阳顺性，以阴顺命。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崔憬曰：此明一卦立爻有三才二体之义。故先明天道既立阴阳，地道又立刚柔，人道亦立仁义，以明之也。何则？在天虽刚，亦有柔德；在地虽柔，亦有刚德。故《书》曰：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人禀天地，岂可不兼仁义乎？所以易道兼之矣。

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虞翻曰：谓参天两地，乾坤各三爻，而成六画之数也。

分阴分阳，迭用柔刚，

虞翻曰：迭，递也。分阴为柔，以象夜；分阳为刚，以象昼。刚柔者，昼夜之象，昼夜更用，故迭用刚柔矣。

故易六位而成章。

章谓文理。乾三画成天文，坤三画成地理。

天地定位，

谓乾、坤五贵三贱，故定位也。

山泽通气，

谓艮、兑同气相求，故通气。

雷风相薄，

谓震、巽同声相应，故相薄。

水火不相射。

谓坎、离射厌也。水火相通，坎戊离己，月三十日一会于壬，故不相射也。

八卦相错。

错，摩。则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也。

数往者顺，

谓坤消从五至亥，上下故顺也。

知来者逆，

谓乾息从子至巳，上下故逆也。

是故易逆数也。

易谓乾，故逆数。此上虞义。

雷以动之，

荀爽曰：谓建卯之月，震卦用事，天地和合，万物萌动也。

风以散之，

谓建巳之月，万物上达，布散田野。

雨以润之，

谓建子之月，含育萌芽也。

日以烜之，（休远反）

谓建午之月，太阳欲长者也。

艮以止之，

谓建丑之月，消息毕止也。

兑以说之，

谓建酉之月，万物成熟也。

乾以君之，

谓建亥之月，乾坤合居，君臣位得也。此上荀义。

坤以藏之，

《九家易》曰：谓建申之月，坤在乾下，包藏万物也。乾坤交索既生六子，各任其才，往生物也。又雷与风雨，变化不常，而日月相推，迭有来往，是以四卦以义言之。





天地山泽恒在者也，故直说名矣。

孔颖达曰：此又重明八物八卦之功用也。上四举象下四举卦者，王肃以为互相备也。则明雷风与震巽同用，乾坤与天地同功也。

**帝出乎震，**

崔憬曰：帝者天之王气也，至春分则震王而万物出生。

**齐乎巽，**

立夏则巽王而万物絜齐。

**相见乎离，**

夏至则离王而万物皆相见也。

**致役乎坤，**

立秋则坤王而万物致养也。

**说言乎兑，**

秋分则兑王而万物所说。

**战乎乾，**

立冬则乾王而阴阳相薄。

**劳乎坎，**

冬至则坎王而万物之所归也。

**成言乎艮。**

立春则艮王而万物之所成终成始也。以其周王天下，故谓之帝。此崔新义也。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

虞翻曰：出生也。震初不见东，故不称东方卦也。

**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

巽阳隐，初又不见东南，亦不称东南卦，与震同义。巽阳藏室，故絜齐。

**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

离为日、为火，故明。日出照物，以日相见，离象三爻皆正日中，正南方之卦也。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离南方，故南面，乾为治，乾五之坤，坎为耳，离为明，故以听天下、向明而治也。

**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

坤阴无阳，故道广布不主一方，含弘光大，养成万物。

**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

兑三失位不正，故言正秋，兑象不见西，故不言西方之卦，与坤同义。兑为雨泽，故说万物，震为言，震二动成兑，言从口出，故说言也。

**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

乾刚正，五月十五日，晨象西北，故西北之卦。薄，入也。坤十月卦，乾消剥入坤，故阴阳相薄也。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

归，藏也。坎二失位不正，故言正北方之卦，与兑正秋同义。坎月夜中，故正北方。此上虞义。

崔憬曰：以坎是正北方之卦，立冬已后万物归藏于坎，又阳气伏于子，潜藏地中，未能浸长，劳局众阴之中也。

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虞翻曰：艮三得正，故复称卦，万物成始乾甲，成终坤癸。艮东北，是甲癸之间，故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者也。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韩康伯曰：于此言神者，明八卦运动变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则无物妙万物，而为言也。明则雷疾、风行、火炎、水润，莫不自然相与而为变化，故能万物既成。

动万物者莫疾乎雷，

崔憬曰：谓春分之时雷动，则草木滋生，蛰虫发起，所动万物莫急于此也。

桡万物者莫疾乎风，

言风能鼓桡万物，春则发散草木枝叶，秋则摧残草木枝条，莫急于风者也。

燥万物者莫燥乎火，

言火能干燥万物，不至润湿，于阳物之中莫过于火。燥亦燥也。

说万物者莫说乎泽，

言光说万物，莫过以泽而成说之也。

润万物者莫润乎水，

言滋润万物，莫过以水而润之。

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

言大寒立春之际，艮之方位，万物以之始，而为今岁首，以之终，而为去岁末。此则叶《夏正》之义，莫盛于艮也。此言六卦之神用而不言乾坤者，以乾坤而发天地，无为而无不为，能成雷风等有为之神妙也。艮不言山，独举卦名者，以动、桡、燥、润功是雷、风、水、火，至于终始万物于山，义则不然，故言卦，而余皆称物，各取便而论也。此崔新义也。

故水火相逮，

孔颖达曰：上章言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者，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则无成物之功，明性虽不相入，而气相逮及。

雷风不相悖，

孔颖达曰：上言雷风相薄，此言不相悖者，二象俱动，若相薄而相悖逆，则相伤害，亦无成物之功，明虽相薄而不相逆者也。

山泽通气，

崔憬曰：言山泽虽相县远，而气交通。

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矣。

虞翻曰：谓乾变而坤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成既济定，故既成万物矣。

乾健也，

虞翻曰：精刚自胜，动行不休，故健也。

坤顺也，

纯柔承天时行，故顺。

震动也，

阳出动行。

巽入也，

乾初入阴。



坎陷也，  
阳陷阴中。

离丽也，  
日丽乾刚。

艮止也，  
阳位在上故止。

兑说也。

震为大笑，阳息震成兑，震言出口，故说。此上虞义也。

乾为马，  
孔颖达曰：乾象天行健，故为马。

坤为牛，  
坤象地，任重而顺，故为牛。

震为龙，  
震象龙动，故为龙。此上孔《正义》。

巽为鸡，

《九家易》曰：应八风也。风应节而变，变不失时，鸡时至而鸣，与风相应也。二九十八，主风精为鸡，故鸡十八日剖而成雏。二九顺阳历，故鸡知时而鸣也。

坎为豕，

《九家易》曰：污辱卑下也。六九五十四，主时精为豕。坎家怀胎四月而生，宣时理节，是其义也。

离为雉，

孔颖达曰：离为文明，雉有文章，故离为雉。

艮为狗，

《九家易》曰：艮止，主守御也。艮数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为犬，故犬怀胎三月而生。斗运行十三时日出，故犬十三日而开目；斗屈，故犬卧屈也；斗运行四市，犬亦夜绕室也。犬之精畏水不敢饮，但舌舐水耳，犬斗以水灌之则解也。犬近奎星，故犬淫当路，不避人者也。

兑为羊，

孔颖达曰：兑为说，羊者顺从之畜，故为羊。

乾为首，

乾尊而在上，故为首。

坤为腹，

坤能包藏含容，故为腹也。

震为足，

震动用，故为足。

巽为股，

巽为顺，股顺随于足，故巽为股。

坎为耳，

坎北方，主听，故为耳。

离为目，

离南方，主视，故为目。

艮为手，

艮为止，手亦止持于物使不动，故艮为手。

兑为口。

兑为说，口所以说言，故兑为口。此上孔《正义》。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

崔憬曰：欲明六子，故先说乾称天父，坤称地母。

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  
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  
之少女。

孔颖达曰：索，求也。以求乾坤为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气者为男，得母气者为  
女。坤初求得乾气为震，故曰长男；坤二得乾气为坎，故曰中男；坤三得乾气为艮，故  
曰少男。乾初得坤气为巽，故曰长女；乾二得坤气为离，故曰中女；乾三得坤气为兑，  
故曰少女。此言所以生六子者也。

乾为天，

宋衷曰：乾动作不解，天亦转运。

为圜，

宋衷曰：动作转运非圜不能，故为圜。

为君，

虞翻曰：贵而严也。

为父，

虞翻曰：成三男，取其类大，故为父也。

为玉，为金，

崔憬曰：天体清明而刚，故为玉、为金。

为寒，为冰，

孔颖达曰：取其西北冰寒之地。

崔憬曰：乾主立冬已后，冬至已前，故为寒、为冰也。

为大赤，

虞翻曰：太阳为赤，月望出入时也。

崔憬曰：乾四月纯阳之卦，故取盛阳，色为大赤。

为老马，

虞翻曰：乾善故良也。

为老马，

《九家易》曰：言气衰也。息至已必当复消，故为老马也。

为瘠马，

崔憬曰：骨为阳，肉为阴，乾纯阳爻，骨多，故为瘠马也。

为驳马，

宋衷曰：天有五行之色，故为驳马也。

为木果。

宋衷曰：群星著天，似果实著木，故为木果。



坤为地，  
虞翻曰：柔道静。

为母，

虞翻曰：成三女，能致养，故为母。

为布，

崔憬曰：遍布万物于致养，故坤为布。

为釜，

孔颖达曰：取其化生成熟，故为釜也。

为吝啬，

孔颖达曰：取地生物而不转移，故为吝啬也。

为均，

崔憬曰：取地生万物，不择善恶，故为均也。

为子母牛，

《九家易》曰：土能生育，牛亦含养，故为子母牛也。

为大舆，

孔颖达曰：取其能载，故为大舆也。

为文，

《九家易》曰：万物相杂，故为文也。

为众，

虞翻曰：物三称群，阴为民，三阴相随，故为众也。

为柄，

崔憬曰：万物依之为本，故为柄。

其于地也为黑。

崔憬曰：坤十月卦，极阴之色，故其于色也为黑矣。

震为雷，

虞翻曰：太阳火，得水有声，故为雷也。

为驍，

驍，苍色。震，东方，故为驍。旧读作龙，上巳为龙，非也。

为玄黄，

天玄地黄，震天地之杂物，故为玄黄。

为专，

阳在初，隐静未出，触坤故专，则乾静也。专，延，叔坚说以专为蓍，大布，非也。此上虞义者也。

为大涂，

崔憬曰：万物所出在春，故为大涂，取其通生性也。

为长子，

虞翻曰：乾一索，故为长子。

为决躁，

崔憬曰：取其刚在下动，故为决躁也。

为苍筤竹，

《九家易》曰：苍筤，青也。震阳在下，根长坚刚，阴交在中，使外苍筤也。

为萑苇，

《九家易》曰：萑苇，蒹葭也，根茎丛生，蔓衍相连，有似雷行也。

其于马也为善鸣，

虞翻曰：为雷，故善鸣也。

为鼻足，为作足，

马白后左足为鼻。震为左、为足、为作，初阳白，故为作足。

为的颡，

的白、颡额也。震体头在口，上白，故的颡。《诗》云“有马白颡”，是也。此上虞义也。

其于稼也为反生，

宋衷曰：阴在上，阳在下，故为反生。谓泉豆之类，戴甲而生。

其究为健，为蕃鲜。

虞翻曰：震巽相薄，变而至三，则下象究，与四成乾，故其究为健、为蕃鲜。巽究为躁卦，躁卦则震雷、巽风无形，故卦特变耳。

巽为木，

宋衷曰：阳动阴静，二阳动于上，一阴安静于下，有似于木也。

为风，

陆绩曰：风，土气也，巽坤之所生，故为风。亦取静于本而动于末也。

为长女，

荀爽曰：柔在初。

为绳直，

翟玄曰：上二阳共正一阴，使不得邪僻，如绳之直。

孔颖达曰：取其号令齐物如绳直也。

为工，

荀爽曰：以绳木，故为工。

虞翻曰：为近利市三倍，故为工。

子夏曰：工居肆。

为白，

虞翻曰：乾阳在上，故白。

孔颖达曰：取其风吹去尘，故洁白也。

为长，

崔憬曰：取风行之远，故为长。

为高，

虞翻曰：乾阳在上长，故高。

孔颖达曰：取木生而高上。

为进退，

虞翻曰：阳初退，故进退。

荀爽曰：风行无常，故进退。

为不果，

荀爽曰：风行或东或西，故不果。



为臭，

虞翻曰：臭，气也。风至知气，巽二入艮鼻，故为臭。《系》曰：其臭如兰。

其于人也为宣发，

虞翻曰：为白，故宣发。马君以宣为寡发，非也。

为广颡，

变至三坤为广，四动成乾为颡，在头口上，故为广颡。与震的颡同义。震一阳故的颡，巽变乾二阳故广颡。

为多白眼，

为白，离目上向，则白眼见，故多白眼。

为近利市三倍，

变至三成坤，坤为近，四动乾，乾为利，至五成噬嗑，故称市。乾三爻为三倍，故为近利市三倍。动上成震，故其究为躁卦。八卦诸（为）[爻]，唯震巽变耳。其究为躁卦。

变至五成噬嗑，为市，动上成震，故其究为躁卦，明震内体为专，外体为躁。此上虞义。

坎为水，

宋衷曰：坎阳在中，内光明，有似于水。

为沟渎，

虞翻曰：以阳辟坤，水性流通，故为沟渎也。

为隐伏，

虞翻曰：阳藏坤中，故为隐伏也。

为矫輮，

宋衷曰：曲者更直为矫，直者更曲为輮。水流有曲直，故为矫輮。

为弓轮，

虞翻曰：可矫輮，故为弓轮。坎为月，月在于庚为弓，在甲象轮，故弓轮也。

其于人也为加忧，

两阴失心为多眚，故加忧。

为心病，

为劳而加忧，故心病。亦以坎为心，坎二折坤为心病。此上虞义也。

为耳痛，

孔颖达曰：坎，劳卦也，又主听，听劳则耳痛。

为血卦，为赤，

孔颖达曰：人之有血，犹地之有水。赤，血色也。案十一月一阳爻生在坎，阳气初生于黄泉，其色赤也。

其于马也为美脊，

宋衷曰：阳在中央，马脊之象也。

为亟心，

崔憬曰：取其内阳刚动，故为亟心也。

为下首，

荀爽曰：水之流首卑下也。

为薄蹄，



《九家易》曰：薄蹄者在下，水又趋下，趋下则流散，流散则薄，故为薄蹄也。

为曳，

宋衷曰：水摩地而行，故曳。

其于輿也为多眚，

虞翻曰：眚，败也。坤为大车，坎折坤体，故为车多眚也。

为通，

水流渎故通也。

为月，

坤为夜，以坎阳光坤，故为月也。

为盗，

水行潜窃，故为盗也。

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阳刚在中，故坚多心，棘枣属也。此上虞义也。

孔颖达曰：乾、震、坎皆以马喻，乾至健、震至动、坎至行，故皆可以马为喻。坤则顺、艮则止、巽亦顺、离文明而柔顺、兑柔说，皆无健，故不以马为喻也。唯坤卦利牝马，取其行，不取其健，故曰牝也。坎亦取其行不取其健，皆外柔，故为下首、薄蹄、曳也。

离为火，

崔憬曰：取卦阳在外，象火之外照也。

为日，

荀爽曰：阳外光也。

为电，

郑玄曰：取火明也，久明似日，暂明似电也。

为中女，

荀爽曰：柔在中也。

为甲冑，

虞翻曰：外刚故为甲，乾为首，巽绳贯甲而在首止，故为冑。冑，兜鍪也。

为戈兵，

乾为金，离火断乾，燥而炼之，故为戈兵也。

其于人也为大腹，

《象》曰：常满如妊身妇，故为大腹。乾为大也。

为乾卦。

火曰燠，燥物故为乾卦也。

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

此五者皆取外刚内柔也。

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巽木在离中，体大过死，巽虫食心则折也，蠹虫食口木，故上槁。或以离火烧巽，故折上槁。此上虞义。

宋衷曰：阴在内则空中，木中空则上科槁也。

艮为山，



宋衷曰：二阴在下，一阳在上，阴为土，阳为木，土积于下，木生其上，山之象也。

为径路，

虞翻曰：艮为山中径路，震阳在初则为大途，艮阳小故为径路也。

为小石，

陆绩曰：艮刚卦之小，故为小石者也。

为门阙，

虞翻曰：艮为门，艮阳在门外，故为门阙。两小山，阙之象也。

为果蓏，

宋衷曰：木实谓之果，草实谓之蓏，桃李瓜瓠之属，皆出山谷也。

为阍寺，

宋衷曰：阍人主门，寺人主巷。艮为止，此职皆掌禁止者也。

为指，

虞翻曰：艮手多节，故为指。

为拘，

虞翻曰：指屈伸制物，故为拘。拘旧作狗，上已为狗字之误。

为鼠，

虞翻曰：似狗而小，在坎穴中，故鼠。晋九四是也。

为黔喙之属，

马融曰：黔喙，肉食之兽，谓豺狼之属。黔，黑也。阳玄在前也。

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虞翻曰：阳刚在外，故多节，松柏之属。

兑为泽，

虞翻曰：坎水半见，故为泽。

宋衷曰：阴在上，令下湿，故为泽也。

为少女，

虞翻曰：坤三索，位在末，故少也。

为巫，

乾为神，兑为通，与神通气，女故为巫。

为口舌，

兑得震声，故为口舌。

为毁折，

二折震足，故为毁折。

为附决，

乾体未圆，故附决也。

其于地也为刚卤，

乾二阴在下故刚，泽水润下故咸。此上虞义。

朱仰之曰：取金之刚，不生也。刚卤之地不生物，故为刚卤者也。

为妾，

三少女位贱，故为妾。

为羔。

羔、女使皆取位贱，故为羔。旧读以震驩为龙，艮拘为狗，兑羔为羊，皆已见上，此为再出，非孔子意也。震已为长男，又言长子，谓以当继世守宗庙主祭祀，故详举之。三女皆言长、中、少，明女子各当外成，故别见之此，其大例者也。此上虞义。

### 周易序卦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干宝曰：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圣人弗之论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还。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上系》曰：法象莫大乎天地。

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春秋谷梁传》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而今后世浮华之学，强支离道义之门，求入虚诞之域，以伤政害民，岂非谗说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也。

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荀爽曰：谓阳动在下，造生万物于冥昧之中也。

屯者物之始生也，

韩康伯曰：屯，刚柔始交，故为万物之始生也。

崔憬曰：此仲尼序文王次卦之意，不序乾坤之次者，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天地次第可知，而万物之先后宜序也。万物之始生者，言刚柔始交，故万物资始于乾而资生于坤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崔憬曰：万物始生之后渐以长稚，故言物生必蒙。

郑玄曰：蒙，幼小之貌，齐人谓萌为蒙也。

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

荀爽曰：坎在乾上，中有离象，水火交和，故为饮食之道。

郑玄曰：言孩稚不养则不长也。

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韩康伯曰：夫有生则有资，有资则争兴也。

郑玄曰：讼，犹争也，言饮食之会恒多争也。

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

《九家易》曰：坤为众物，坎为众水，上下皆众，故曰师也。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有将，皆命卿也。二千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也。

崔憬曰：因争必起相攻，故受之以师也。

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韩康伯曰：众起而不比则争无息，必相亲比而后得宁也。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韩康伯曰：比非大通之道，则各有所畜，以相济也。由比而畜，故曰小畜，而不能大也。

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

韩康伯曰：履，礼也。礼所以适时用也，故既畜则须用，有用须礼也。



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荀爽曰：谓乾来下降，以阳通阴也。

姚信曰：安上治民莫过于礼，有礼然后泰，泰然后安也。

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

崔憬曰：物极则反，故不终泰通而否矣。所谓城复于隍。

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

韩康伯曰：否则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门同人，不谋而合。

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

崔憬曰：以欲从人，人必归己，所以成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

崔憬曰：富贵而自遗其咎，故有大者不可盈，当须谦退，天之道也。

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

郑玄曰：言同既大而有谦德，则于政事恬逸。雷出地奋豫，豫行出而喜乐之意。

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

韩康伯曰：顺以动者，众之所随也。

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

《九家易》曰：子行父事，备物致用，而天下治也。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子修圣道，行父之事，以临天下，无为而治。

有事然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

荀爽曰：阳称大，谓二阳动升，故曰大也。

宋衷曰：事立功成，可推而大也。

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

虞翻曰：临反成观，二阳在上，故可观也。

崔憬曰：言德业大者，可以观政于人也。

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虞翻曰：颐中有物，食故口合也。

韩康伯曰：可观则异方合会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

虞翻曰：分刚上文柔故饰。

韩康伯曰：物相合，则须饰以修外也。

致饰而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

荀爽曰：极饰反素文章败，故为剥也。

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

虞翻曰：阳四月穷上，消姤至坤者也。

故受之以复。

崔憬曰：夫易穷则有变，物极则反于初，故剥之为道，不可终尽，而使之于复也。

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崔憬曰：物复其本则为诚实，故言复则无妄矣。

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荀爽曰：物不妄者，畜之大也，畜积不败，故大畜也。

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

虞翻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崔憬曰：大畜刚健，辉光日新，则可观其所养，故言物畜然后可养也。

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

虞翻曰：人颐不动则死，故受之以大过。大过否卦，棺槨之象也。

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韩康伯曰：过而不已则陷没也。

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韩康伯曰：物极则变，极陷则反所丽。

有天地，

虞翻曰：谓天地否也。

然后有万物，

谓否反成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故有万物也。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谓泰已有否，否三上反正成咸，艮为男，兑为女，故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咸反成恒，震为夫，巽为妇，故有夫妇也。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谓咸上复乾成遯，乾为父，艮为子，故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谓遯三复坤成否，乾为君，坤为臣，故有君臣也。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否乾君尊上，坤臣卑下，天尊地卑，故有上下也。

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错，置也。谓天、君、父、夫，象尊，错上，地、妇、臣、子，礼卑错下。坤，地道、妻道、臣道，故礼义有所错者也。此上虞义。

干宝曰：错，施也。此详言人道三纲六纪，有自来也。人有男女阴阳之性，则自然有夫妇配合之道；有夫妇配合之道，则自然有刚柔尊卑之义；阴阳化生，血体相传，则自然有父子之亲；以父立君、以子资臣，则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叙；有上下之序，则必礼以定其体义、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盖取之于情者也。上经始于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经始于咸恒，人道之首也。《易》之兴也，当殷之末世，有妲己之祸，当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妇不成，相须之至，王教之端，故《诗》以关雎为国风之始，而《易》于咸恒备论礼义所由生也。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郑玄曰：言夫妇当有终身之义，夫妇之道谓咸恒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韩康伯曰：夫妇之道以恒为贵，而物之所居不可以不恒，宜与时升降，有时而遯者也。

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

韩康伯曰：遯，君也，以远小人，遯而后通，何可终耶。阳盛阴消，君子道胜也。

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



崔憬曰：不可以终壮于阳盛，自取触藩，宜柔进而上行，受兹锡马。  
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

《九家易》曰：日在坤下，其明伤也，言晋极当降，复入于地，故曰明夷也。

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

虞翻曰：晋时在外，家人在内，故反家人。

韩康伯曰：伤于外者必反诸内矣。

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韩康伯曰：室家至亲，过在失节，故家人之义，唯严与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家人尚严，其弊必乖者也。

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

崔憬曰：二女同居，其志乖而难生，故曰乖必有难也。

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

崔憬曰：蹇终则来硕吉，利见大人，故言不可终难，故受之以解者也。

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

崔憬曰：宥罪缓死，失之则侥幸，有损于政刑，故言缓必有所失，受之以损。

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崔憬曰：损终则弗损益之，故言损而不已必益。

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韩康伯曰：益而不已则盈，故必决也。

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韩康伯曰：以正决邪必有喜遇。

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崔憬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故言物相遇而后聚也。

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

崔憬曰：用大牲而致孝享，故顺天命而升为王矣，故言聚而上者谓之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崔憬曰：冥升在上，以消不富则穷，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崔憬曰：困及于艱危，则反下以求安，故言困乎上必反下。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韩康伯曰：井久则浊秽，宜革易其故。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韩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则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齐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

崔憬曰：鼎所烹饪享于上帝，主此器者莫若冢嫡，以为其祭主也，故言主器者莫若长子。

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崔憬曰：震极则征凶，婚媾有言，当须止之，故言物不可以终动，故止之也。

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

虞翻曰：否三进之四，巽为进也。

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

虞翻曰：震嫁兑，兑为妹。嫁，归也。

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

崔憬曰：归妹者，侄、娣、媵，国三人，九女为大援，故言得其所归者必大也。

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崔憬曰：谚云：作者不居，况穷大甚，而能处乎，故必获罪去邦，羁旅于外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韩康伯曰：旅而无所容，以巽则得所入也。

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

虞翻曰：兑为讲习，故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

虞翻曰：风以散物，故离也。

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

韩康伯曰：夫事有其节，则物之所同守而不散越也。

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韩康伯曰：孚，信也。既已有节，宜信以守之矣。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

韩康伯曰：守其信者则失贞而不谅之道，而以信为过也，故曰小过。

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

韩康伯曰：行过乎恭，礼过乎俭，可以矫世励俗，有所济也。

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韩康伯曰：有为而能济者，以己穷物，物穷则乖，功极则乱，其可济乎，故受之以未济。

#### 周易杂卦

韩康伯曰：杂卦者，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矣。

乾刚坤柔，

虞翻曰：乾刚，金坚故刚；坤阴，和顺故柔也。

比乐师忧。

虞翻曰：比五得位建万国，故乐；师三失位與尸，故忧。

临观之意，或与或求。

荀爽曰：临者，教思无穷，故为与；观者，观民设教，故为求也。

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

虞翻曰：阴出初震，故见，盘桓利居贞，故不失其居；蒙二阳在阴位，故杂，初杂为交，故著。

震起也，艮止也。

震阳动行故起，艮阳终止故止。

损益，盛衰之始也。

损泰初益上，衰之始；损否上益初，盛之始。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

大畜五之复二成临，时舍坤二，故时也；无妄上之遯初，子弑父，故灾者也。萃聚而升不来也。

坤众在内故聚，升五不来之二，故不来。之内曰来也。

谦轻而豫怠也。

谦位三贱故轻，豫荐乐祖考故怡。怡或言怠也。

噬嗑，食也；贲，无色也。

颐中有物故食，贲离日在上，五动巽白，故无色也。

兑见而巽伏也。

兑阳息二，故见，则见龙在田。巽乾初入阴，故伏也。

随无故也，蛊则饰也。

否上之初，君子弗用，故无故也。蛊泰初上饰坤，故则饰也。

剥烂也，复反也。

剥生于姤，阳得阴熟故烂，复刚反初。

晋昼也，明夷诛也。

诛伤也。离日在上，故昼也。明入地中，故诛也。此上并虞义。

干宝曰：日上中，君道明也。明君在上，罪恶必刑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虞翻曰：泰初之五为井，故通也。困三遇四，故相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

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也。日月久照，四时久成，故久也。

涣离也，节止也。

涣散故离，节制度数故止。

解缓也，蹇难也。

雷动出物故缓，蹇险在前故难。

睽外也，家人内也。

离女在上故外也，家人女正位乎内，故内者也。

否泰，反其类也。

否反成泰，泰反成否，故反其类。终日乾乾，反复之道。

大壮则止，遯则退也。

大壮止阳，阳故止；遯阴息阳，阳故退。巽为退者也。

大有众也，同人亲也。

五阳并应，故众也；夫妇同心，故亲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更故去，鼎烹饪故取新也。

小过过也，中孚信也。

五以阴过阳，故过；信及遯鱼，故信也。

丰多故也，亲寡旅也。

丰大故多旅，无容故亲寡。六十四象皆先言卦及道其指，至旅体离四焚弃之行，又在旅家，故独先言亲寡而后言旅。此上虞义。



离上而坎下也。

韩康伯曰：火炎上，水润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处也。

虞翻曰：乾四之坤初成震，一阳在下，故寡也。乾三之坤上成剥，剥穷上失位，故不处。

需不进也，讼不亲也。

险在前也，故不进；天水违行，故不亲也。

大过颠也。

颠，殒也。顶载泽中，故颠也。

姤遇也，柔遇刚也。

坤遇乾也。

渐，女归待男行也。

兑为女，艮为男，反成归妹。巽成兑，故女归待；艮成震乃行，故待男行也。

颐养正也。

谓养三、五。五之正为功，三出坎为圣，故曰颐养正，与蒙以养圣功同义也。

既济定也。

济成六爻，得位定也。

归妹，女之终也。

归妹，人之终始，女终于嫁，从一而终，故女之终也。

未济，男之穷也。

否艮为男位，否五之二，六爻失正，而来下阴，未济主月晦，乾道消灭，故男之穷也。

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以乾决坤，故刚决柔也。乾为君子，坤为小人，乾息故君子道长，坤体消灭，故小人道忧。谕武王伐纣。自大过至此八卦，不复两卦对说。大过死象，两体姤决，故次以姤而终于夬，言君子之决小人，故君子道长，小人道忧。此上虞义。

干宝曰：凡《易》既分为六十四卦，以为上下经，天人之事各有始终，夫子又为《序卦》以明其相承受之义。然则文王、周公所遭遇之运，武王、成王所先后之政，苍精受命短长之期，备于此矣。而夫子又重为《杂卦》以易其次第，《杂卦》之末又改其例，不以两卦反复相酬者，以示来圣后王，明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也。化而裁之存乎变，是以终之以决，言能决断其中，唯阳德之主也。故曰易穷则变，通则久。总而观之，伏羲、黄帝皆系世象贤，欲使天下世有常君也，而尧、舜禅代，非黄、农之化，朱、均顽也；汤、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纣之不君也；伊尹废立，非从顺之节，使太甲思愆也；周公摄政，非汤、武之典，成王幼年也。此皆圣贤所遭遇异时者也。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教文；文弊薄，故春秋阅诸三代而损益之。颜回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弟子问政者数矣，而夫子不与言三代损益，以非其任也。回则备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是以圣人之于天下也，同不是、异不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一以贯之矣。

著

## 沈刚 点校

# 作者简介

朱震（1072~1138），字子发，世称汉上先生，宋荆门军（今湖北荆门市）人。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曾仕州县，以廉洁著称。后蒙胡安国、赵鼎等力荐，被高宗接见，询问《易》、《春秋》大义，俱以所学对答，为高宗所激赏，擢升为祠部员外郎，兼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后又迁转为秘书少监兼侍经筵、起居郎等职。南宋一代，以庶官兼侍讲，只有朱震、范冲、张栻三人。

《汉上易传》一书历时18年（1116~1134）才最终完成。该书以程颐《伊川易传》为宗，并融合邵雍、张载对《周易》的见解，同时兼采汉魏以至唐宋各家观点，象术与义理并重，而更偏重于象术。《汉上易传》以博采众家、融会贯通而著称，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目 录

序		盍	284	明夷	315	卷 六	
卷 一		临	286	家人	317	丰	350
乾	250	观	288	睽	318	旅	353
坤	254	卷 三		蹇	320	巽	354
屯	257	噬嗑	289	解	322	兑	356
蒙	260	贲	291	损	323	涣	357
需	261	剥	293	益	325	节	359
讼	263	复	295	卷 五		中孚	361
师	265	无妄	297	夬	327	小过	363
比	267	大畜	299	姤	329	既济	365
小畜	269	颐	300	萃	331	未济	367
履	271	大过	302	升	333	卷 七	
卷 二		习坎	304	困	335	系辞上传	368
泰	272	离	305	井	337	卷 八	
否	274	卷 四		革	339	系辞下传	379
同人	276	咸	307	鼎	341	卷 九	
大有	277	恒	308	震	343	说卦传	388
谦	279	遯	310	艮	344	卷 十	
豫	280	大壮	312	渐	346	序卦传	407
随	282	晋	313	归妹	348	卷十一	
						杂卦传	410



## 序

圣人观阴阳之变而立卦，效天下之动而生爻。变动之别，其传有五：曰动爻、曰卦变、曰互体、曰五行、曰纳甲，而卦变之中，又有变焉。一、三、五，阳也；二、四、六，阴也。天地相函，坎离相交，谓之位。七、八者，阴阳之稚；六、九者，阴阳之究。稚，不变也；究则变焉，谓之策。七、八、九、六，或得或失，杂而成文谓之爻。昔周人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七、八者，《连山》、《归藏》也；六、九者，《周易》也。经实备之。策三变而成爻，爻六变而成位。变者以不变为体；不变者以变者为用。四象并行，八卦交错，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其在《系辞》曰：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又曰：道有变动，故曰爻。此见于动爻者也。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交乎坤，自姤至剥，坤交乎乾，自复至夬，十有二卦，谓之辟卦。坎、离、震、兑谓之四正。四正之卦分主四时，十有二卦各主其月。乾贞于子而左行，坤贞于未而右行，左右交错，六十卦周天而复，阴阳之升降，四时之消息，天地之盈虚，万物之盛衰咸系焉。其在《易》之复曰七日来复，《象》曰至日，在革曰先生以治历明时，在《说卦》曰：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此见于卦变者也。乾生者四卦，坤生者四卦，八卦变，复生六十四。坎、离、肖、乾、坤者也，大过、小过、颐、中孚肖坎、离者也。故乾坤不动而坎离四卦亦莫之动，其略陈于《杂卦》，其详（其）[具]于六十四卦之《彖》。所谓辨是与非者也，此卦变之中，又有变焉者也。一卦含四卦，四卦之中复有变动，上下相揉，百物成象，其在《易》则离、震合而有颐，坤、离具而生坎。在《系辞》则网罟取离，耒耨取益，为市取噬嗑，舟楫取涣，服乘取随，门柝取豫，杵臼取小过，弧矢取睽，栋宇取大壮，棺槨取大过，书契取夬。又曰八卦相荡。又曰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又曰杂物撰德，此见于互体者也。一生水而成六，二生火而成七，三生木而成八，四生金而成九，五生土而成十。生于阳者成于阴，三天两地也。生于阴者成于阳，两地而三天也。天以三兼二，地以二兼三，五位相得合而为五十。其在《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在《说卦》曰：巽为木，坎为水，离为火，此见于五行者也。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纳庚，巽纳辛，坎纳戊，离纳己，艮纳丙，兑纳丁。庚、戊、丙三者得于乾者也，辛、己、丁三者得于坤者也。始于甲乙，终于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数具焉。其在《易》之蛊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在离曰已日乃孚，在《系辞》曰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见于纳甲者也。凡此五者之变，自一、二、三、四言之谓之数；自有形无形言之谓之象，自推考象数言之谓之占，圣人无不该也，无不遍也。随其变而言之谓之辞。辞也者，所以明道也。故辞之所指，变也，象数也，占也，无不具焉。是故可以动，可以言，可以制器，可以卜筮。盖不如是不足以明道之变动而尽夫时中也。故曰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夫《易》广矣，大矣，其远不可御矣。然不越乎阴阳二端，其究则一而已矣。一者，天地之根本也，万物之权舆也，阴阳动静之源也，故谓之太极。学至于此止矣，卦可遗也，爻可忘也，五者之变反于一也，是故圣人之辞因是而止矣。

## 卷一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

乾，健也。元，始也。亨，通也。升降往来，周流六虚而不穷者也。利者，得其宜也。贞者，正也。初九、九三、九五，正也。九二、九四、上九，变动亦正也。故九二曰龙德而正中者也。乾具此四德，故为诸卦之祖。程颢曰：一德不具，不足为之乾。伏羲初画八卦，乾、坤、坎、离、震、巽、兑、艮。因而重之，《归藏》之初经是也。商人作《归藏》，首坤次乾；夏后氏作《连山》，首艮而乾在七，其经卦皆六十有四；至于文王，首乾次坤，以乾、坤、坎、离为上篇，震、巽、艮、兑为下篇，系以卦下之辞。周公继之，乃有爻辞。

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易有四象：六、七、八、九，七、八不变者也，六、九变者也。《归藏》、《连山》用七、八，《易》用六、九。而七、八在其中。变者以不变者为基，不变者以变者为用。陆绩曰：阳在初，称初九，去初二，称九二，则初复七。阴在初则称初六，去初二，称六二，则初复八矣。卦画七、八，经书九、六，七、八为彖，九、六为爻，四者互明圣人之妙意也。乾为马，六爻皆以龙言之，何也？乾体本坤，阳以阴为基也。自震变而为乾，震变乾则乾为龙，乾变震则震为马。故震其究为健。

《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夫子作《上彖》、《下彖》、《上象》、《下象》、《文言》、《上系》、《下系》、《说卦》、《序卦》、《杂卦》十篇以赞易道，其篇不相附近，不居圣也。至陈元、郑众传费氏《易》，马融作《传》，郑康成传之。康成之后，注连经文。王辅嗣始分象辞，附于爻下，乾存古文也。一者，数之始，乾之元也。阳生于子，万物资之而有气。一变而七，七变而九，四之为三十六，六之为二百一十有六，而乾之策备矣。乾，天也。万物资始于天，天之道始于一，故曰乃统天，此赞元也。六爻，天地相函，坎离错居。坎离者，天地之用也。云行雨施，坎之升降也。大明终始，离之往来也。所谓亨也。万物殊品，流动分形，阴阳异位，以时而成。乾自子至戌，坤自未至酉，男卦从乾而顺，女卦从坤而逆，所谓时也。六位循环，万物生生而不穷者乎！此赞亨也。圣人时乘六龙，潜见跃飞，御天而行，体元、亨也。乾坤相交，是生变化，万物散殊，各正性命，性源同而分异，命禀异而归同。太和者，相感绸缪之气，天地之所以亨也，各正性命，保之而存，合之而聚。不贞则不利，故曰乃利贞，不曰乾坤而曰乾道者，乾行坤从，天之道也，此赞利贞也。乾为首，震生万物，坤为众。变震为蕃庶，积震成乾，首出乎庶物之上。五辟、四诸侯、三公、二太夫、初元士各正其位，万国咸宁，体利贞也。乾，君道，体元亨利贞，而后尽大君之道。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易者，象也。有卦象，有爻象。《彖》也者，言乎象者也，言卦象也。爻动乎内，言爻象也。夫子之《大象》，别以八卦，取义错综而成之。有取两体者，有取互体者，有取变卦者，大概《彖》有未尽者于大象，申之天。所以为天者，健也。万里一息，其行不已，君子以是自强不息，不敢横私其身也。夫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乾言不息，配天也。坤言厚德，配地也。两者诚而已矣。独于乾言诚者，诚天之道也。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夫子《小象》辞也。晋太史蔡墨曰：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在乾之同人曰见龙在田。此《系辞》所谓乾一索、再索、三索。陆绩所谓初九、九二也。初九变坤，下有伏震，潜龙也，阳气潜藏在下之时。《玄》曰：昆仑旁薄幽也。二居地表，田也。坤变为离，离为文。文章炳明，见龙也。龙德而见，如日下照，施及于物者普矣。《玄》曰：龙出乎中，龙德始著也，三变离兑，日在下，终日也。初九、九二，乾乾也。初九，始正也；九三，终正也。终则有始，反复乾乾，动息不离于道者也。三则极，极则反，反则复，非终日乾乾能之乎？《玄》曰：首尾可以为庸。程颢曰：终日对乾乾，对越在天，盖上天之载无声臭也。初、二、三有伏震，震为龙，为足，五为坎，九四变离兑，兑为泽，渊也。足进乎五，或跃也。伏震为龙，退而在渊也。九居四，履非其位，宜有咎，进则无咎。尧老而舜摄，舜老而禹徂征之，时乎！《玄》曰：东动青龙，光离于渊。程颐《易传》曰：量可而进，其适时，则无咎。九五，坎变离，离为飞，乾为天，离渊而飞，飞龙在天也。离为目，见也。九五动，九二大人应而往造之，利见大人也。《玄》曰：龙干于天，长类无疆。上九变兑，兑为毁折，亢满之累也。盈极则虚，不可久也。《玄》曰：南征不利。九，阳刚之极，乾，天德，在万物之先，复用阳刚之极，则刚过矣，人所不能堪也。九六，阴阳之变也。九变则六，六变则九，九六相用，刚柔相济，然后适乎中。关子明曰：以六用九。《易传》曰：以刚为天下先，凶之道也。伏爻何也？曰：京房所传飞伏也。乾、坤、坎、离、震、巽、兑、艮，兑相伏者也。见者为飞，不见者为伏，飞方来也，伏既往也。《说卦》巽其究为躁卦例，飞伏也。太史公《律书》曰：冬至，一阴下藏，一阳上舒，此论复卦初爻之伏巽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文言》者，错杂四德六爻，反复成文。设为问答，往来相错亦文也。故《太玄》准之以玄文，天地之大德曰生。元者，生物之始，善之长也。其在人则仁也。亨者，天地之极通，众美之期会也。利由屈信相感而生，或屈或信，各得其宜。义者，宜也。语义，则利在其中矣。贞，正也，在物则成也，《玄》所谓水包贞也。有德乃有事，德不正则事不立，立事之谓干，唯仁者宜在高位。故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凡长于人，皆长也。物不可以苟合，必致饰焉。故嘉会足以合礼，嘉会如嘉魂魄是也，利顺物理而行之，各得其所欲者也。故利物足以和义，守正坚固，不为万物之所挠夺，乃能建立庶事。故贞固足以干事，君子刚健不息，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贞。张载曰：天下之理得，元也。亨，会而通也，说诸心，利也。一天下之动，贞也。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



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乾之变化，龙德也。初九变坤，谓之潜龙，龙德而应者也。初之四，变九为六，易世也。初九隐伏，不易乎世也。易，如天下有道，吾不与易也之易。历有元会运世，世者，辰也。初九子之四易午，故曰易世。震为声，巽见震伏，不成乎名也。二为中，二动为庸，初九依乎中庸。初之四成兑说，遯世而无闷也。初九变，不正，不见是而无闷也。不见是而无闷者，举世非之而不加损也。之四，行也。兑说，乐也，乐则行之也，退而失位为忧，忧则退违之也。巽为木在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初九一爻之四，或曰遯，或曰行，何也？曰：自依乎中庸言之，二阴遯也，自初九之四言之，行也。此所谓曲而中也。九二之动，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二之五，兑为口，为言，上行为行，言行也。言中庸而应，庸言之信也，行中庸而正，庸行之谨也，言行变化，不失其中，故谓之庸。初九、九三，上下正闲邪也。九二动，正中存诚也。诚，自成也，非外铄也。闲邪则诚自存，犹之烟尽火明，波澄水静。闲之者谁欤？莫非诚也。言信行谨，闲邪存诚，其德正中。自二之五，善涉乎世矣。然且不自伐，以正中而游人间者也。兑隐矣。二不行矣，不闻其言，不见其行，不伐也。德施而光普，博也，文明而巽，化也。唯至诚为能化其德如是，宜之五为君也。是以利见九五之大人，故曰君德。五，君位也。颜子择乎中庸而弗失之，夫子告之以为邦。九二君德故也。乾刚之德，自初至三，进德也。九二动成巽，巽为事业者，事之成，动而巽，修业也。兑为口，正以动忠信也，忠信所以进德也。巽言不离于忠信，修辞也。二正，诚也。巽为股，立也。修辞以立诚，诚立而其业定，修辞所以居业也。初九知中之可至，则行而至之，初可与乎几也。九三知中之不可过，则动而终之，三可与存乎义也。义者，时措之宜也。《玄》曰：诸一则始，诸三则终，二者其得中乎。是故九三动而弗处，居上位而不骄也。初九遯而无闷，在下位而不忧也。是则乾乾者，进德修业，立诚以居之而已，非安夫上位而不去也。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巽为多白眼，惕也。九三之动，危厉也。离日在上为朝，在五为昼，在三、四为日昃，为夕为终日，在二为暮夜，为明入地中。日在三，故曰：夕惕。九四动之，五进而上也，复之四，退而下也，故曰或跃。或，疑辞也，谓非必也。九四动，正也。之五，不正，疑为邪。四臣位，五君位，出乎臣之类，离群也。三阳为群，然上下进退无常者，乃九三。进德修业，至是欲及时尔。故进则无咎。不然四近君多惧，安得无咎？《易传》曰：圣人之道无不时也。五变之二成巽，下有伏震，巽风震雷，同声相应也。二动之五成兑，下有伏坎，兑泽坎水，同气相求也。五之二，兑泽流坎，水流湿也。二之五，离火见，离燥卦，火就燥也。五变来之二，二有伏震，云从龙也。二巽往之五，五兑成虎，风从虎也。九五中正而居天



位，圣人作也。二震为万物，离目为睹，万物睹也。九五变六，六本乎地，故亲下而见二。九二应五，九本乎天，故亲上而见五。《易传》曰：乾之二五则圣人既出，上下相见，共成其事，所利者见大人也。九居上，处极贵而失尊位，无位也。王弼谓初上无位，误也。三变成坤，坤为众民也。三不变，高而无民也，贤人九三，刚正也，不变以应之。贤人在下位而上无辅也，故动则有悔。贵高而盈亢则穷也。爻辞曰大人，《文言》曰圣人。圣人大之极而不为其大，大而化也。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易传》曰：言乾之时也。潜龙勿用，时在下也。见龙在田，时可止也。舍，止也。井初六为九五舍之，与此象异，二阳方进而未泰，故可舍止。音菱舍之舍。九二变遯，艮有止意。终日乾乾，进而行事之时，非乾乾不能堪其事。巽，行事也，或跃在渊，上下进退无常，自试时也。飞龙在天，在上而致治时（地）[也]。亢龙有悔，阳穷于九，阴穷于六，位穷于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上九穷不知变，穷之灾也。天灾曰灾，数极，时也。《玄》有三统九会，阳以九终，极数也。然天人有交胜之理，故有悔，天德不可为首，用九不见其首则不过。不过，中也。六位得中，天下治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易传》曰：言乾之义也，乾伏坤见，阳气潜藏，故曰潜龙勿用。坤文离明，德施之普光于天下人，文明也。故曰见龙在田。三阳方行，亦与之行。故终日乾乾行不息也。周公继日待旦之时乎。四人位，五天位，离人之天，水火相息，乾道革矣，故曰或跃在渊天，不可阶而升也，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者，成性跻圣也。张载曰：受命首出，则所性不存焉，故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上极也，消息盈虚，与时偕行，则无悔。偕极则穷，故有悔也。六九相变，天地之道，不可违之则也。乾元，始也。于其始也，用九其终不过矣。以其不可过也，故曰天则。见天则，则知中道乃固然之理，非人能为之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元者，乾之始，刚反而动，亨在其中矣。利贞者，乾之性情也。性情犹言资质也，动而生物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贞也。贞，正也。始则亨，亨则利，利则贞在其中。诸卦言利者，指事而言之，利于此或不利于彼，乾始，万物资之，天下至大，无不蒙其利者。不言所利则其利大矣。故谓之元。元又训大故也。夫子欲言乾道之大，其辞有不能尽者，故曰大哉乾乎。乾总言之，则刚不挠也，健不息也。健者，积刚而成也，悉数之则中正而不倚也，纯全而粹美也。一、三、五，正也。二、五，中也。中正者，其九五乎！八卦皆纯也。纯而粹者，其重乾乎？故《玄》准之以睽，其首辞曰阳气杓睽清明，道至于纯粹，无以复加。而六者皆原于一。一者何？乾始也。天地之本，万物之一源，精之又精，刚健中正，纯粹自此而出，故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易传》曰：精谓六者之精极也，以一言该之曰正。正者，乾之性也。六爻发越，挥散旁通于诸卦，被于三百八十四爻，无往而不利者，乾之情也。情变动也，性不变者也。时乘六龙者，以御天而行也。云行雨施者，天下平均也。二者体元亨也，元亨则利贞在其中矣。



盖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则万物各正其性命矣。郑康成本作性情。

君子以成德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君子积善成德，以其成德，行之谓行，日可见于外，而不可掩者行也，九二是也。隐之为言，隐伏而未见于世，行而其德未成，是以弗用。张载曰：未至于圣，皆行而未成之地。初九正其始，二益之而说，学以聚之也。聚者，升而上也。兑为口，问以辩之也，二动中虚，虚则有容，宽以居之也。动而以巽行，仁以行之也。学聚、问辩、宽居、仁行，二与五应，有君德也。是以言行如上云。九三、九四以刚乘刚而不中，过乎刚也。二为田，九三居下位之上，虽上不在天而下已离田，动则危且有咎，故乾乾不息，因其可危之时而惕，则虽危无咎矣。中二爻，人也。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或进而之五，则中不在人，可惧之地也。故疑而未决，上下进退不必于处，是以无咎。九三之惕，九四之疑，可谓能用九矣。虽重刚不中，何患于过乎？道者循万物之理而行，其所无事者也。天地之覆载，日月之照临，四时之消长，鬼神之吉凶，岂有意为之哉？大人其道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合，故顺至理而推行之，先后天而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鬼神者，流行于天地之间者也，是以九五利见大人也。亢者，处极而不知反者也。万物之理，进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丧。亢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穷而致灾，人固有知进退存亡者矣。其道诡于圣人则未必得其正，不得其正则与天地不相似。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故两言之。前曰大人，此曰圣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则德合阴阳，与天地同流而无不通矣！此大而化之者也。

三三

三三 坤上坤下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万物资乾以始而有气，资坤以生而有形。乾始而亨，无所待也，是以能大，坤待乾而行，乃能至于大。有气而后有形也，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天，健也。坤顺而承之，故曰坤。天先地后而生万物，坤为大舆，自下载之积厚也，天无疆者也，坤所以配之者。载物之德合乎无疆。故地配天，坤合乾。乾坤之始，皆谓之元。光者，坎离也，大者，乾阳也。静翕含之也以育其根，动辟弘之也以成其形，一静一动，品物咸亨，故曰亨。品物咸亨者，离之时也。乾为马，坤变之为牝马。牝马，地类也。无疆者，乾之行也。坤依乾而行，以柔承刚，以顺承健，乃能行地无疆，故曰利牝马之贞。利牝马之贞则非不言所利，此坤之利所以异于乾之利欤？君子，乾之象，柔顺，坤之德。一、三、五，天也；二、四、六，地也。阳以奇为正，阴以偶为正。阳先阴后，柔



顺承乾乃得坤正，则柔顺者利于承乾以为正也。是以君子体坤而行，行者，攸往也。故曰君子攸往，犹乾言时乘六龙首出庶物也。一、三、五不得其正，先迷也，失坤道也。牝鸡无晨，西云不雨，故曰先迷。二顺一，四顺三，六顺五，顺乾得主，坤道有常。有常者，坤之利也，臣待君唱，女须男行，故曰后得主，利。《子夏传》曰：先迷，后得主也。二进至三，坤体成，西南，坤也；止而不进成艮。东北，艮也。坤阴生于午，至申三阴成矣。自申抵戌，群阴得朋，宜若有得也。而至亥成坤，万物皆虚。故曰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乾阳生于子，至寅三阳成矣。自寅抵辰，阴类浸亡，宜若有丧也。而至已成乾，万物皆盈。故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是以得君者，臣之庆；得亲者，子之庆；得夫者，妇之庆。三者未有不离其朋类而得者也。故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坤以顺为正，而地之顺天而无疆者，顺夫正也。臣有献替，妇有警戒，子有几谏，各安其正，乃能悠久而无穷。安贞之吉，应乎地之所以无疆也，故曰安贞吉。张载曰：东北丧朋，虽得主有庆，而不可怀也。虞翻以月之生死论之曰：从震至乾，与时偕行，消乙入坤，灭藏于癸。坤终复生阴阳之义配日月。其大致则同。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高西北，地倾东南以顺之，故水潦有所归，而万物各得其所。君子积顺德而至博厚，故能容载万物。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至其道，至坚冰也。

阴者，小人之道也。一阴生于午，剥乾之初也。五阴而霜降，六阴而坚冰。初六之动柔成刚，阴始凝也，莫之御焉。駸駸然，驯致乎盛阴，而小人之道极矣。故观其所践履，则一阴始凝，知其必至于履霜坚冰也。震为足，自下而进，履也。或曰：坤之初六，五月也，何以有履霜坚冰之象？曰：所谓见微者也。寒露者，剥之初六也；霜降者，剥之六五也。剥之初六即坤之初六也；剥之六五即坤之六五也。剥穷，成坤上六也。露者，坤之气。寒气入之，故露为霜，立冬水始冰，亦坤之初六也。于斗建为亥，乾金之气为冰。故坤之初六一爻，自姤卦言之为五月，自剥卦言之为九月。至五阴而霜降，自坤卦言之，为十月，为亥，至于六阴而成冬。《玄》所谓水凝地坼，非见不见之形者，其能知小人之祸于甚微之时乎！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中正而动，中故直，正故方。直者，遂也；方者，不易其宜也。《易》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又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而《说卦》，乾为直，坤为方，方亦刚也。故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重坎为习，二动成坎，不习也，动而之五得正，不习无不利也。坎为光，光大也。《易传》曰：二为坤之主，中正在下，尽地之道，故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由直方大，故不习而无不利。不习，谓自然也，在坤道则莫之为而为也，在圣人则从从容中道。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坤离为文明，三文之成为章。坤见离伏，含章也。人臣当含章不耀，以其美归之君。六三不正，非容悦者也，可正也。六三动则正，惟含章也。故当可动而动，以时发也，坤德含弘，光大含章者，坤之静也。以时发者，坤动也。静而含，动而弘，坤之所以承天欤？乾为王，伏巽为事，三内卦之上，为成，上为外卦之终。或从王事者，三之上也。坤作成物，无以成功，自居有终其事而已。为臣而终其事职，当然也。六三以是

从王事，得恭顺之道，知光大矣。坎离合为知，知如日月之光明大也。邵雍曰：阳知其始而享其成，阴效其法而终其劳。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坤为囊，六四动成艮，艮为手，括囊也。六四正，动则不正。四有伏兑，兑为口，不正无誉可也，无咎何邪？六四当天地否塞、贤人避藏之时，不利君子正，故止其口而不出者，慎也。慎以全身，故于义不害，若立人之本，朝道不行矣。而括囊缄默，罪也，安得无咎？故此爻不以位言之。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五尊位，六居之，人臣当此，唯守中居下，乃得元吉，否则必凶。黄，地之中色。文者，地道之美，见于山川动植者也。裳，下体之饰。曰黄，则守中，有地道之美而不过，故曰文在中也。曰裳，则居下，虽处尊位而不失坤之常，惟守中不过，斯能居下矣，以是而动，动则得二，元吉也。元吉者，言其始本自吉，非变而吉也，故元吉在吉为至善。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上六，坤之穷，十月也，其位在亥。乾之位十一月，复震，震变乾为龙，上六变乾，乾为天，卦外天际也，野之象。野莫知所适之地，坤道已穷，动而不已，臣疑于君，乾坤交战，君臣相伤，不知变通故也。

**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六阴，柔之极，不济之以阳刚则邪佞之道，故以九用六，乃能永久不失其正。杜钦曰：地道贵敛，阳始之，阴终之，未始离阳，故曰以大终也。

《(交)[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 坚冰至”，盖言顺也。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至柔至静者，坤之体也。动而刚方者，坤之用也。方亦刚也，以其不可易言之谓之方。其体则坤，用则随乾，观其所动而坤之顺德见矣。含万物而生者，阴含阳也。《玄》曰：天郁化精，地隐魄荣。隐所谓含万物也，及其化生，品物咸章，保厥昭阳，坤道乃光。坤之光即乾之光大也。《玄》曰：天炫炫出于无眚，熿熿出于无垠。炫炫、熿熿所谓化光也，坤道至矣，一言可尽其顺矣乎。天动地随，其行有时，故承天而时行。善不善之报，必有余者，驯而不已，积之既久则末流必多，乾坤是也。家言臣子也，坤积至五，子弑父，臣弑君，离日坎月，自下而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辩之不早，其祸至此，矧不辩乎？先儒尝以乾坤论之，谓君子之道有时而消于是，有坤化阳灭者矣。然而复出为震者，余庆之不亡也。小人之道有时，而消于是，有阳息阴尽者矣。然而极姤生巽者，余殃犹在也。观诸天道，月之生死，晦尽而生明，既满而成亏，先儒余庆、余殃之论为不诬矣。是故有虞之子不肖而陈齐永祚，商辛之后有国而禄父再



亡。敬者操持其诚心而弗敢失也。二动以直，敬以直内也，直内言内省不疚，其理直也。方者，义之不可易也，有所不为有所不行也。二往之五，义以方外也。诚者，合内外之道，内直外方，敬义立矣。敬义立则相应相与，其德不孤，放诸四海而准，以直方大也。爻动为行巽，为不果。二动震见，巽伏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上曰中则直，此言直其正，何也？曰：正而不中者有矣，中则正矣。天地之间万物粲然而陈者，皆阳丽于阴，托之以为美也。阳尽则阴之恶毕见，不能自美矣。然阴虽有阳之美，当含蓄之以从王事，待时而发，不有已也，岂敢当其成功哉。乾巽从王事也，地道无成，顺天而行，乾知大始，坤代有终，自然之道也。故臣终君之事，妻终夫之事，不言子者，臣子一也。泰之时，天地变化，草木亦蕃，而况人乎？否之时，天地闭塞，贤人亦隐，而况草木乎？三才一理也。是故并言之，括囊无咎，非闭其言而不出，盖言谨也。谨者，庄子所谓慎为善也。阴进至三成否，否、泰反其类，故其言如此。坤五黄中，动而成坎，《传》所谓坤之比也，坎为通，有美在中而通于理。理者，中正也，天地万物之所共由者也。通于理则大美具矣，美在其中矣。五，君位，六变九，正位也。正位而居，坤体不失为臣之道，黄裳也。九五艮，艮为手，二五相易成震，震为足，畅于四支也。巽为事业者，事之成，发于事业也。诚则形，形则不可掩，故美在其中，畅于四支，发于事业。通于理者，无往而不通，其伊尹、周公、共伯和之事乎？月盛则掩日，臣强则疑君。阴疑于阳，必战。十月纯坤，用事而称龙者，天地未尝一日而无阳，亦未尝一日而无君子，为其纯阴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乾在故也。上六之动，坤成乾，其体剥，剥者，复之反震，变也。十一月复，复初九庚子，子坎之位，坎为血，震为玄黄，血幽阴也，上六疑阳未离阴类，故称血焉。震者，天地之一交，天玄而地黄。玄者，坎中之阳，黄者，离中之阴。天地之杂也，其血玄黄者，君臣相伤也。虽欲力胜，莫之助也。故圣人于初六戒之，上六则无及矣。郑本作为其兼于阳也，故称龙焉。或问初之四、二之五、三之上，六爻反复相应，何也？曰：京房所传世应，三画之卦，一、二、三重为六爻，四即初，五即二，上即三，各以其类相应。邵雍曰：有变必有应也。变乎内者应乎外，变乎外者应乎内，变乎下者应乎上，变乎上者应乎下。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变之与应，常反对也。故卦一世者四应，二世者五应，三世者上应，四世者初应，五世者二应，六世者三应，在《易》言应者，一十有九卦。昔之言应，如子太叔论迷复凶是也。至虞翻始传其秘，然未尽善。《系辞》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世应者，相易之一也，故曰两则化一则神。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自屯《彖》而下，乃以卦变为象。屯临之变，自震来四之五。震者，乾交于坤，一索得之，刚柔始交也。四之五成坎，坎险难，刚柔始交而难生也。《易传》曰：始交而未畅为屯，在时，则天下未亨之时。此以震坎释屯之义也。安乎险而不动，与动乎险中不以正，皆非济屯之道。初九，正也，四之五得位，大者亨，以正而利也，以天地观之，刚柔始交，郁而未畅，雷升雨降，其动以正，则万物满盈乎天地之间，有不大亨乎？此以初九、九五释元亨利贞也。震，雷也；坎，雨也。兑泽上而成坎，故为雨。初九，屯之主也。初往之五，行必犯难，益屯而不能亨矣。君子宜守正待时，故勿用有攸

往，此言初九也。天造之始，草创冥昧，人思其主，能乘时众建诸侯，使人人各归以事主，虽有强暴谁与之乱哉？四为诸侯，九五在上，六四正位，分民而治，建侯也。虽则建侯而未始忘乎险难。震为草，乾之始也。坤为冥昧，坎为劳卦。故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此再言初九、九五也。以卦气言之，十月卦也。《太玄》准之以噉。或曰：圣人既重卦矣，又有卦变，何也？曰：因体以明用也。《易》无非用，用无非变。以乾坤为体，则以八卦为用；以八卦为体，则以六十四卦为用；以六十四卦为体，则以卦变为用；以卦变为体，则以爻爻相变为用。体用相资，其变无穷而乾坤不变。变者，易也；不变者，易之祖也。所谓天下之动，贞夫一也。故曰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又曰：辞也者，各指其所之，考其所命之辞，寻其辞之所指，则于变也。若辨白黑矣。夫易之屡迁，将以明道，而卦之所变，举一隅也。推而行之，触类而长之，存乎卜筮之所尚者，岂有既哉？故在《春秋传》曰某卦之某卦者，言其变也。若伯廖举丰之上六曰在丰之离；知庄子举师之初六曰在师之临。其见于卜筮者，若崔子遇困之大过者，六三变也；庄叔遇明夷之谦者，初九变也；孔成子遇屯之比者，初九变也；南蒯遇坤之比者，六五变也；阳虎遇泰之需者，六五变也；陈仲遇观之否者，六四变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八卦谓之经，则六十四卦为卦变可知。故曰：卦之所变，举一隅也。王弼尽斥卦变以救《易》学之失，救之是也，尽斥之非也。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坎在上为云，雷动于下。云蓄雨而未降，屯也。屯者，结而未解之时，雨则屯解矣。《象》言雷雨之动满盈者，要终而言也。解丝棼者，纶之经之。经纶者，经而又纶，终则有始。屯自临变，离为丝，坎为轮，纶也。离南坎北为经，经纶也。君子经纶以解屯难，凡事有未决，反复思念，亦此象也。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初九，刚正，屯难之始。上有正，应震动体，进则犯难。成巽为进，退九居四不安，故盘桓。《子夏传》曰：盘桓，犹桓旋也。盘桓不进利于守正，不进非必于退也，志在行其正也。初九不忘上行之谓志，志刚中也，志行正也，可不盘桓以待时乎？初动济屯，四诸侯位，建国命侯，资以辅五，屯难未解，众阴不能自存，有刚正之才使之有国，则众从之。阳贵阴贱，坤众为民，九退复初以贵下贱，大得民也，故曰利建侯。夫子时，楚有四县，赵简子命下大夫受郡必言利建侯者，建侯万世之利也。或问震又成巽，何也？曰：所谓杂物撰德也，撰，数也。且以屯论之，坎阳物也，震，动也。四比于九五，自三柔，爻数之至于九五，巽也。震，阳物也；巽，阴物也。刚者，阳之德；柔者，阴之德。刚柔杂糅，不相逾越，故曰杂而不越。先儒传此谓之互体，在《易》噬嗑《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离震相合，中复有艮。明夷《象》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又曰：内难而能正其志。坎，难也。离坤相合，中复有坎。在《系辞》曰八卦相荡。先儒谓坎离卦中互有震艮巽兑。在《春秋传》见于卜筮，如周太史说观之否，曰：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自三至四，有艮，互体也。王弼谓互体不足，遂及卦变。钟会著论，力排互体，盖未详，所谓易道甚大矣。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九五屯之主，六二中正而应，共济乎屯者也，故曰屯如。二乘初九，欲往应五，迫于刚强，遭回而不能去，故遭如。乾变震，为作足之马。震为足，乘马也。初不应五，二欲应之，与马别矣，故乘马班如。《春秋传》曰：有班马之声。杜氏曰：班，别也。五坎为盗，盗据山险，寇也。男曰婚，女曰姻媾，男女别也，九五应六二，婚媾也。五自初九视之，有险难之象，寇也；自六二视之，匪寇也，婚媾也。特以乘刚故耳。初九，六二正也。而致六二之难者，刚乘柔则顺，柔乘刚则逆，妻不亢夫，臣不敌君，天地之道，故曰六二之难，乘刚也。二、五相易，五之二成兑。兑，女子也。二之五成坤，坤为母，女子而为母，字育也。坤见坎毁，刚柔以中正相济，屯解之象。坤为年，其数十。六二守正，不苟合于初，而贞于五，是以不字。屯难之极，至于十年。二、五合，刚柔济，兑女乃字。屯本临二之五，合则九反二，六反五，坤为常，故曰反常也。王弼曰：屯难之世，其势不过十年。孰谓弼不知天乎？坤为年，何也？曰：岁，阳也。阳生子为复，息为临，为泰，乾之三爻也。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无非乾也，古之候岁者，必谨候岁始。冬至日腊，明日正月旦日，立春日谓之四始，四始亦乾之三爻也。坤，十月阴也，禾熟时也。故《诗·十月》纳禾稼；《春秋》书有年、大有年。丧礼三年者，二十七月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六三柔不当位，不安于屯，妄动以求五，五君位，艮为黔喙，震为决躁，鹿也，言有求于君也。若上六变而应三，艮变巽离，有结绳为罔罟之象。艮为手，虞人指踪而设罔罟者也。上六在君之侧而不应，譬之即鹿无虞，人以导其前，岂惟不得鹿乎！往而徒反，退之三，陷于林莽中矣。艮为山，震为木，林也。三、四为中，林中也。六三有从禽之欲，不知事有不可，贪求妄动，是以陷于林中而不恤，故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初九也，知不可往，往无所获，且有后患，故见几而舍之。舍，止也，艮也。君子安于屯，不若六三徒往而穷，自取疵吝。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柔而正，上承九五，坎为美脊之马，艮为手，乘马也。四自应初，五自应二，其情异，乘马而班别者也，故曰乘马班如。六四虽正，有济屯之志，五不求而往，岂能行其志哉？五求四，男下女，阴阳相合，斯可往矣。往之上得位，故吉无不利。艮为手，求也。坎为月，震东方，明之时也。九五有明德，故求，故求而往吉，无不利，否则志不应，有凶。《易》言出入往来，何也？曰：出入以度，内外也。卦有内外，自内之外曰出，自外之内曰入。出者，往也；入者，来也。往者，屈也；来者，伸也。出入往来，屈伸相感而无穷。天道东面望之，来也；西面望之，往也。故晋之出为明夷之人，蹇之往为解之来。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坤为民，兑为泽，五之二成兑，有膏泽下于民之象。膏泽下则五之所施光矣。坎为月，有光之象故也。屯之时，九五得尊位，六三不正，处内卦之极，震体而有坤，权臣挟震主之威，有其民者也。六三壅之，九五之膏泽不下，故曰屯其膏，言人君之屯也。九五中正，守位六二，六四、上六自正，阴为小，故小，贞吉。五动而正，三以君讨臣，则三复乘五，盖膏泽不下，五之施未光，民不知主，祸将不测矣。故大，贞凶。《易传》曰：膏泽不下，威权已去而欲骤正之，求凶之道也。鲁昭公、高贵乡公之事是也。

若盘庚、周宣修德用贤，复先王之政，诸侯复朝以道，驯致为之不暴，又非恬然不为。若唐之僖、昭也不为则常屯，以至于亡矣。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上六，屯之极也。五坎为美脊之马，动而乘之，上应三，五自应二。虽欲用五济屯，其情异矣，乘马而班别也。上动成巽，巽为号。上反三成离，为目。坎为血，泣血也。上不得乎君以济，屯难极矣。无如之何，是以泣尽，继之以血，连而不已。上之三，连两离爻，故曰涟如。然屯极矣，极则必变，何可长也？巽为长。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止于外，不可进也。险在内，不可止也。险而止，莫知所适，蒙也。此以艮坎二体言蒙也。蒙者，屯之反。屯者，物之稚。故蒙而未亨，有屯塞之义。九二引而达之，屯塞者亨矣。屯九五大者亨，五反为二，以亨道行也。蒙有可亨之理，当其可亨之时而亨之，使不失其中者，时中也。学者禁于未发，发而后禁，则过时而弗胜，故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此以九二言亨也。艮为少男，童蒙也。我者，二自谓也，二在下不动，有刚中之德以自守，匪我求童蒙也。二柔顺，与五相应。艮为手，求之象，童蒙求我也。童蒙求我，然后二以志应五，志谓刚中也。二为众阴之主，四阴皆求于二而志应者，应五也。震为草，以手持草，筮也。筮，占决也。五动二应，初筮告也。初筮告者，以刚中也。不问而告，与问一而告二，皆非刚中，夫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蒙塞极矣。于是求达焉，则一发而通，通则不复塞矣。此初筮所以告也，六三、六四不与二相应，再三渎，渎则不告也。不待其欲达，随其屡问而告之，决之不一，不知所从，则必燕辟废学，袭其师训，渎与黷同。此以二、三、四爻言亨蒙之道也。蒙自二至上，体颐，颐，养也。九二一爻，自发蒙者言之，刚中也，然而未正，故戒之以利贞。自蒙者言之，纯一之德未发，童蒙养之，至于成德，跻位乎中正，则圣功成矣。盖学未至于圣，未足谓之成德。故夫子十五志（干）[于]学，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蒙以养正，作圣之功也。虞翻曰：二志应五，变，得正而蒙亡。此以二、五言利贞也。在卦气为正月，故《太玄》准之以童。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坎，水在山下。有源之水，泉也。山下出泉，未有所之，蒙也。泉积盈科，其进莫之能御。故君子果其行，必育其德，德者，行之源，育德者，养源也。果行则发而必至，震为行，乾刚为德。坎水上为云，下为雨，在山下为泉，象其物宜也。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之动，发蒙也。蒙蔽之民，不善其始，至死于桎梏而不悔。初六发蒙，利用此刑人。刑人非恶之也，以正法也。于其始也，正法以示之，蒙蔽者知戒，终不陷于刑辟，用说桎梏之道也。艮，手；震，足，交于坎木，桎梏之象，坎为律法也。初六动而正，正法也；兑为刑杀，兑见坎毁，说桎梏也。治蒙之初，威之以刑，然后渐知善道，过此以往，则吝矣。卦言童蒙，爻言刑人，刑所以辅教也。《易传》曰：立法制行，乃所以教也。后之论刑者，不复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六五，柔也；九二，刚也。五以柔接刚，为二所包，含章有美而效之君，臣道之正也，二之吉也，故曰包蒙，吉。二以刚接柔，为五所纳。艮男为夫，巽女为妇。妇有相成之道，虚其中以纳之。君道之正，五之吉也，故曰纳妇，吉。二在内为家，坎为乾之子，父有子而至于纳妇，子克荷其家者也。九二而致其君，虚中纳之，非其道广其施博，积诚以包蒙，能若是乎？譬之子克家者也。二不能包则五不肯纳，上柔不接，家道废矣，故曰子克家，刚柔接也。二为家，何也？曰：二，内也，大夫之位，大夫有家。《杂卦》曰：家人，内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六三，蒙而不正、之阴坎，有伏离，离目为见。上九不正，下接六三成兑，兑为少女，取女也。艮少男，夫也。乾变为金，见金夫也。坤为身，兑折之为躬，三之上不有躬，坤为顺，三不正，行不顺，无攸利，故戒以勿用取女。取女贵正，女正则家人吉。六三见利而悦，不能自有其躬，上九说之以利，于德为不正，于理为不顺，取是女而欲正家，是亦蒙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阳为实，九二刚实，发蒙之主。二与五应，三动而近二，四独远之，若动而应初，则与二相近，四怀居不动，独远于二，介于不正，无以发其蒙，困而知学，吝自取也。二坎三动成兑，泽无水，困也，故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阳为实，何也？曰：阴消为虚，阳息为实，消息盈虚，相为去来，消则降，息则升，实则满，虚则耗，升者贵也，降者贱也，满者富也，耗者贫也。阴阳相循，祸福更缠，故又为贵贱贫富祸福之象，《太玄》曰：盛则入衰，穷则更生，有实有虚，流止无常。又曰：消与息纠，贵与贱交，祸至而福逃。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艮，少男，童也。五求于二成坤，坤，顺也。二往资五成巽，巽，巽也。顺则易从，巽则易入，顺则乐告之以善道，巽则优柔以开导之，以此治蒙，优于天下矣。童蒙之吉也，五，君位，成王求助之爻乎？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为寇者，九二也。击蒙御寇者，上九也。坎为盗，体师盗用师寇也。艮为手，击也。为寇者，利于蒙暗昏乱之时，蒙极而解，则是非定蒙暗明，故曰不利为寇。上九乘其蒙解之时，自上之三击之，坎毁成兑，民悦而从之，上下之情顺也。孟子谓取之而燕民悦也。坤为顺，故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易传》曰：若舜征三苗，周公诛三监，御寇也。蒙屯之反，何也？曰：姤变者六，复变者六，遯变者十有二，临变者十有二，否变者十有二，泰变者十有二，反复相变，圣人所以酬酢也。陆震亦曰：卦有反合，爻有升降，所以明天人之际，见盛衰之理焉。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须也，须，待也。刚健上行，遇险未动，待时者也，故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坎，险也。阳陷于阴中，陷也。困者，水在泽下也。需自二而上，有困反之象。三

阳刚而健，能须以进，动而不屈，不陷于险，善用刚健者也。故曰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此以两体言乎需也。须以进者，需有孚而后进也。孚者，己也。孚之者，人也，岂能遽孚之哉！需自大壮变，大壮四阳同德，四与五孚，未进之时，虽未得天位，其德固已刚健，有孚特道未彰尔。及其自四而进，则位乎天位，乃光亨也。光，坎离之象，光亨者，以贞吉也。九五正中，待物之须而不匮者，惟正中乎！故曰贞吉。需道至于光亨，位乎天位，为须之主，万物需之，贞吉也。二者，夫子之待价也；五者，天下之望成汤也，此以二、五言需之才也。坎为大川，自四之五，往也，乾刚须时而往，何难不济？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于卦气为二月，故《太玄》准之以夷侯。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燕乐。

云上于天，蓄膏泽而未降，须也。君子蓄其才德，未施于用，亦须也。饮食以养其气体，燕乐以养其心志，居易俟命，待时而动，盖需有饮食之道。膏泽所以养万物也。坎为水，兑为口，为和说。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三乾，天际也。四在内外之交曰郊。五坎为险难，初九正应六四，而险难在前，当守正不动，以需其应，不先时而动，不犯难而上行，故曰需于郊，不犯难行（地）[也]。风雷相与，不失其正。天地可久之道曰恒，谓五变四动而交乎下也，九五虚中以需，六四屈己以下之，如是应时之需，则上下相与，可久而无咎。阴之从阳，地道之常也。初九阳在下，需六四之应，而以巽行，以上下言之，未失常也。九五刚健中正而曰犯难者，非其应而往，无因而至，前志未通也。或问：利用恒也。顺以巽也，乾道乃革也，何取于卦也？曰：卦变也。所谓之某卦也，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顺以巽者，蒙之观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离兑，故曰革，是谓天下之至变。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终吉也。

五坎为水，二三兑为泽，水往矣，而其刚留于泽者，刚卤也。二在泽中，刚而柔沙之象，沙近于险者也。五不应二，故二需之，九二得中，刚而能柔，待时而动，其动必以正。积诚既久，二五相合，坎化为坤，险难易而为平衍矣。需于沙而不妄动，则平衍固在其中矣。故曰需于沙，衍在中也。六四与五近而相得，四见二不应而需之，与五异趋，小有言宜矣。兑口为言也，君子自守亦何伤哉！夫子不进犹不免于有言，矧余人乎？二非终不进也，动则正，正则吉。而兑毁，虽小有言，终无凶也，故终吉。《象》言以吉终者，二之五以吉行，故有终，勉之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坎水坤土，水泽之际为泥。九三刚健之极，进逼于险，已将陷矣，需于泥也。上六坎在外为灾，故曰需于泥，灾在外也。九三守正可也，动则上六乘之。坎为盗，盗有戎，兵寇也。寇虽险，我动不正而迫之已甚则至，故曰致寇至。上乘三成坤为舆，坎为车，多眚则败也。九三正而明，能抑其刚健，持之以敬慎而不动，谁能败哉？敬者，持其正也，三四下有伏艮，艮，止也，慎之象，故曰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乾变坎为血，九五大壮乾变，故曰血。坎为隐伏，兑为口穴也。六四，处险者也。据坎兑之际，三阳自下而进，故曰出自穴。六四安其位，以一阴碍之，有险在前，进退



不可，则阴阳必至于相伤，小人安险，不伤不已，故曰需于血。为六四者，不竞，而顺以听之则善，故曰需于血，顺以听也。惟顺以听，是以三阳出自穴而无违焉。六四，坤，顺也，坎，耳，听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需至于五，阴已退，听难已获，济位乎天位，应天下之须。坎震为酒，兑口在下，酒食之象。酒食所以养人者也，故曰需于酒食。九五为需之主，应之以中正而已。天下之需于五者，无须不获，各足其量而止。如饮酒者止于醉，食者止于饱。需者无穷，应者不动，故贞吉。贞吉者，以中而正也。中则养之者不过，过则应之有时而穷，故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坎震为酒，何也？曰：震为禾稼，麦为曲蘖，东方，谷也，故东风至而酒涌。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需者，讼之反。三阳自外而入，坎兑为穴，故曰入于穴。客在外，主人以辞速之，曰：吾子入矣，主人须矣。九五，需之主也。三阳乾兑，居西北之位，客也。自外而入，主人未应，不速之客也。三人者，三爻也，故曰不速之客三人来。敬者，持其正也，上六、九三当位而应，九二、初九不当位而不应，君子固有，至于是邦，无上下之交者，岂可以不速之客而不敬乎？三阳同类也，敬其一不敬其二，则需之者所失大矣。爻辞言：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而《象》辞去其三人，止曰不速之客来者，为上六也。上六于二、于初为不当位也，当位而应，则得一人。不当位而兼应之，则得三人。自不当位言之，则失也。自得三人言之，则虽不当位，未大失也。终吉者，不失其正，故吉。卦体需也有所失，人则失需之义矣。卦四阳，君子；二阴，小人，于六四戒之以顺听，于上六戒之以敬客，君子得位则小人得其所，故为小人谋者如此。



### 坎下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乾，健也；坎，险也。两者相敌，所以讼也。无险则无讼，无健则不能讼。险而健，故讼，此以两体言讼也。讼自遯来，九三之二，二有孚于五，刚来掩于二阴之中，刚实。有孚信而见窒于人，不窒则无所事于讼矣。虽有孚也，然刚失位，见窒于二阴，邪正是非上未辩也，能惕惧处柔，讼而不过乎？中则免矣。离为目，巽为多白眼，惕之象。故曰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此以讼三之二，言九二之才也。讼，刚太过而不反，终成其讼，必凶，故曰终凶，讼不可成也。此以成卦上九言讼之终也。九五，大人听讼者也。中正在上，无所偏系，君子小人各得其平，故九二利见之，以中正为尚也。离为目，见也。有善听者，然后孚信，惧而得中，吉，故曰利见大人，尚中正也。此以九五言讼之主也。讼一变巽，二变鼎，三变大过，坎水变兑，川壅为泽，乾首没于泽中，入于渊也。天下之难未有不起于争，刚险不相下，君子小人不相容，难始作矣。圣人见其讼也，戒之中正，戒之不可成，若济之以争，是以乱益乱，相激而为深矣。汉唐之乱，始于小人为险，君子疾之已甚，其弊至于君子小人沦胥以败而国从亡，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此以卦变终言一卦之义也。在卦气为清明三月节。故《太玄》准

之以争。卦一变、二变，何说也？曰：在贲之《彖》曰：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在无妄之《彖》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此举一隅也，刚柔相变，上下往来，明利害吉凶之无常也。是故一卦变六十有三，此焦延寿《易林》之说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天西行，水东行，违行也，行相违乃有讼。巽为事，乾阳始于坎，作事而谋始，则讼不作，窒讼之源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初与四应，九二间之，此初六所以讼也。初往讼二，四来应初。坎毁巽降，兑见坎险也。兑，说也。巽为事，坎又为可，不永所讼之事也，讼事之险者，不永所事，以讼不可长也。永其讼者，未有不及祸者也。兑为言，阴为小，小有言也。初六往而直已，九四体离而明，四刚初柔，各得其正。故虽小有言而其辩易明。明，故终吉。初以四为终也。《易传》曰：在讼之义，同位而相应，相与者也。故初与四为获，其辩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讼者也，故二与五为对敌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二五本相应，以两刚不相下，此二所以讼五也。然五，君也，其德中正，以不正而讼中正，不可也，况以臣讼君乎？不克讼者，义不克也，故退归而逋，则其邑人三百户得以无眚。不然五来讨二，祸及邑人矣。归者，二自五而反；逋者，失位而窜。坎为隐伏，坤为众，坎动入于众中，窜也，故曰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于势为逆，于义为非，祸患至于逋窜，自取之，犹掇拾也。二去成艮，手掇拾之象。乾策三十有六，坤策二十有四，九二变，则二三坤策，四五乾策，合而言之，三百也。坤为户，二在大夫位，为邑，自三至五，历三爻，坎在内为眚，二动去位则无眚，故曰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太玄》曰：两虎相牙，掣者全也，归而逋之谓乎！古者诸侯建国，大夫受邑，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禄。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然则诸侯之卿，当天子之大夫也，食二百八十有八人，三百户举全数也。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乾为刚德，上九阳极而老，旧也。三之上，成兑为口，食旧德也。食旧者，食其素分，犹言不失旧物也。古者分田制禄，公卿以下必有圭田，以德而食，其来旧矣。公卿以下所食，如《周官》家邑、小都、大都之田是也，三公位，乾上九郊之象，六三当争胜之时，不丧其旧，以不讼四而从上也。三从上而四间之，宜有讼。三柔而明，柔则不能讼，明则知不可讼而止，是以从上而食旧德。六三介九二九四两刚之间而失位，厉也。往从上九则上屈其刚，就之无所事讼，得位而食，终吉也。三之从上，非苟从也，或从王事以成功，归之已终其事，不以无事而食，是以食旧德也。非从上之吉乎？乾五为王，巽为事，三内卦之成，上外卦之终，故或从王事以无成有终。寔婴讼田蚡，上下相激，至亡其身，不知六三之吉也。《易传》曰：讼者，刚健之事，故初则不永，三则从上，二爻皆以处柔不终而得吉。四亦不克而渝得吉，讼以能止，为善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讼生于仇敌，故有忿争，不安其命者焉。九四上承五，下乘三，而初为应，五，君



也，不可讼也。三从上，初从四，无与为敌者，故不克讼，乃克其刚强欲讼之心而与初相应，相应则情义相得，各复其所，何讼之有？各复其所者，复即命也，命者，正理也。复即命则变前之失，安于正理矣。讼者，始于刚强而不明，九四处柔，体离巽柔，巽故无狠怒明，则知可否，斯九四所以能复者欤！巽为命，何也？曰：巽为风，风者，天之号令，在人则命也，受之于天也。故先儒以巽为命，为号令，为事巽。《象》曰：申命行事，正与否，则系乎爻位之得失。陆绩曰：讼之复，乾变而巽。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听讼之主，未能使人无讼，何谓元吉？大人得尊位以中正，在上无所偏系，邪枉之道不行，故吉。元吉者，其始本吉，吉之至善者也。此皋陶淑问、召伯听讼之爻。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三限乎上下之际，腰之象也。上九之三或锡之，乾变为金，腰以金饰，鞶带也。三离日之上为终朝，兑为毁折，伏艮为手，为受服，三复位，鞶带毁，有褫之象也，故曰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自五之三历三爻，三褫也。敬者，人以其正足惮，故敬之。上九成讼而居上位，受服不以正，知其虽有是物，亦不足取敬于人，内自愧耻，不安其服，是以终朝三褫之。争讼逆德，非人之本心，故不克讼则归而逋窜，以讼受服则愧而三褫。



坎下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坤，众也，五阴而一阳为之主，利于用众。二有震体，震，动也，聚众而动之，亦用众也。《周官》自五人为伍，积之至于二千五百人为师，亦众也。故曰师，众也。用师之道以正为本，九二动之五，正也。苟动不以正，出于忿鸷骄矜，虽迫之以威，非得其心也。惟一本于正，使众人皆得其正，天下之民将归往之，王者之道也。师自复来，初之二者也，一变师、二变谦、三变豫、四变比，至比而得尊位可以王矣！要终而言也，故曰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丈人者，尊严可信长者之称，身在险中服其勤劳，则众应之，能以众正者也。震为长之象，言九二也，武王之于尚父，宣王之于方叔是已。《子夏传》本作大人。将帅之道，不刚则慢而不肃，刚而不中则暴而无亲。刚中矣，而上无柔中之主以应之，则睽孤内顾，动辄见疑，己且不暇恤，其能成功乎？古者，人君之用将，既得其人，跪而推毂，付之斧钺，进止赏罚皆决于外，不从中制，是以出则有功。语天下之至险者无若师也，师动以义而民从之，虽至险而行之以顺也。坎自初之二，进而上行，行险而顺也。凡药石攻疾谓之毒，师之所兴，伤财害物，施之天下至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以去民之害，犹用毒药以攻疾。虽曰毒之，其实生之。以此毒天下而民安有不从者哉？兼是五者，唯九二乎！是以吉而无丧败，合于义而无咎也。坎为险，又为毒者，险难之所伏也。医师毒药以攻疾，所以济险难也，故又为药，故曰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在卦气为立夏四月。故《太玄》准之以众。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物之在天地间至多者，无若水也。地中能有之，师之象也，故土虽致密而含通流泉，河海之大不能出其涯涘。君子宽以容民，又有度量，上下维持以畜众。《系辞》曰：阳

一君而二民，阴二君而一民。民谓阴爻也，有阳爻则阴爻为民。所谓容民者，言内卦也。坤为众，所谓畜众者，言外卦也。或曰：隐至险于大顺，伏师旅于民众，井田之法也。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坎坤为律，律谓之法者，度量衡之。法起于黄钟之九寸。黄钟，坎位也。《尔雅》曰：坎，律铎也。兵法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师出以律则教道素明，兵卒有制胜敌之道也。初六不正，动则坤坎毁，师失律之象（地）[也]，否臧，失律也。否读为可否之否。刘遵曰：否字，古之不字也。失律者为不善，否臧则不善。杜预亦曰：否，不也。故辞曰否臧。《象》曰失律，失律则凶矣。或曰师出无名而以律，可谓臧乎？曰：司马掌九伐之法，不正而动，是亦失律，安得不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否臧。其律竭也，盈而以竭，大且不整，所以凶也。曰师之临者，初六动而成兑也，坤为众，坎为律，为川，坤毁则众散，坎毁则川壅而律竭。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卦五阴听于一阳，在下面专制其事者也。人臣惟在师可以专制，然专制疑于擅权，不专制无成功之理，得中道乃吉，而于义无咎。九二刚居柔，威和并用，得中者也，故能承天宠。天宠者，龙光也。乾在上为天，五坎为光，二震为龙，二之专制以五宠之，譬之地道，含万物而化光，非天地之施乎？惟在师得中乃能承天宠，不然，怙宠而骄，必有凶咎。莫敖自用，得臣刚而无礼，安能承天宠哉？坤在上为邦，四诸侯、三公、五乾为王，九自四历三爻，二有伏巽为命，王三锡命，怀万邦也。古者诸侯入为天子之卿，天子之卿为六军之将，王锡命之至于三，极数也。然亦不过乎中，万邦所以怀坎。过则滥赏，有功者不悦，非所以怀来之九，自五之二，怀来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九二以刚中之才行师，上下当顺以听，坎耳坤顺也。六三在下卦之上，又动而主之，则尸其事者，众也，故曰师或舆尸。坤为舆，舆又训众，三动得位，尸之也。坎变兑，毁其师也，故大者无功而凶。荀卿论兵曰：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易传》曰：军旅之任不专一，覆败必矣。

**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四之动，震为左，日在地下，暮夜之时，师宿为次，坎阻水也，险难在下，救者当倍道赴之，动而左次，阻水以自固，岂用师之常哉？宜有咎。然六四柔能自正而下无应，知其不可行，量敌虑胜，临事而惧，未失坤之常也，于义为无咎。《春秋》书齐师、宋师次于聂，北救邢，按兵待事，卒能救邢，何咎于次哉？《易传》曰：度不能进，而完师以退，愈于覆败远矣！可进而退乃为咎也。《易》发此义以示后世，其仁深矣。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五应二，二为田，震为稼，坎为豕，田豕害稼，四时之田皆为去害。二往之五成艮，手为执，伏兑为言。执言者，奉辞罚罪也。六五柔中以任将帅，二执言而行，去民之害，不得已而用师，譬如田猎，田既有禽，然后取之，田有禽则非无名兴师，执言则我有辞，于义无咎矣，故曰田有禽，利执言，无咎。然六五柔于用人，不可不戒。九二震为长子，帅众而众从之者，以刚居柔，威克厥爱，以中道行师也。若五动成艮，于震





为弟，于乾为子，之三则坎毁，既使二主师，又使三主之，與尸也。所任不一，虽正亦凶。九五，正也。艮手有上使之意，上使不当也。與尸之凶，圣人再言之者，任将不可不重也。《易传》曰：自古任将不专而致覆败者，如晋荀林父邲之战，唐郭子仪相州之败是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上六动，乾在五上，五，君位，大君也。大君者，号令之所自出也。故履之上九，临之六五，皆曰大君。上之三成巽，巽为命，大君有命也。有命以正，有功也。有大功者，开国使建国，有小功者，承家使受邑也。四，诸侯位，震为长子，主宗庙社稷，开国者也。二大夫为家，初阴在下承之，承家者也。巽三在二、四之中，有开国承家之象。上师之成宗庙之位。古者赏人必于祖庙，示不敢专，故上六并言之。六三不正，为小人，三之上，小人用于上成坤，必乱邦也。行师之时，贪愚皆在，所使未必皆君子。及其成功而行赏，则君子当使之开国承家，小人厚之以金帛，优之以禄位，不害其为赏功也。盖胙之土，万世之利，尊有德，所以示训。若小人无厌，有民人社稷，其害必至于乱邦。《周颂》赉大封于庙，言锡予善人也。光武中兴，臧宫、马武之徒奉朝请而已，得此道也。然寇、邓诸贤无尺寸之土，亦过矣。《易传》曰：小人易致骄盈，况挟功乎？汉之英、彭所以亡也。或问：坤为土，为国邑，古亦有言之者乎？曰：周太史为陈侯之子筮之，遇观之否。观六四，诸侯之位也。坤为土，变而为乾。乾父坤母，继父母之国者也，故曰其代陈有国乎。内卦坤为土，风行地上，不处者也。故曰风行而著于土，其在异国乎？此皆以坤土为国也。毕万将仕于晋，遇屯之比，初九变也。辛廖占之曰：震为土，车从马，公侯之卦。又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二大夫位也，言大夫复为诸侯，以坤土动于下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比吉者，比而吉也。凡物孤则危，群则强。父子、夫妇、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为甚，故比而吉，谓九五也。比，辅也，一阳在上，四阴在下，顺从之比，所以吉也，故曰比，吉也。比，辅也。此合两体言比也。然比当慎，不可以不与善，不可以不长久，不可以不正，有是三者乃可以无咎，以其当慎也，故原筮以决其所从。原，再也，如原蚕、原庙之原，比自复来，一变师，二变谦，三变豫。自谦至豫，有艮手持震草，占筮之象，故曰原筮。原筮则其慎至矣，复初九始于正，四变成比，不离于贞，元永贞也。元，君德也，善之长也。乾，刚之始也，盖比道之难，既原筮以审之其始也，相比以善其终也，永贞则无咎矣。不然，虑之不审其始，比之不善，或贞而不永，岂能无咎？原筮元永贞者，九五也。九五之刚，乾元也，故曰元；位乎中正，故永贞，故曰以刚中也。坎往则坤来，坎劳卦，不宁也。坤为方，不宁方来也，比之时，下虽比辅，不敢自宁，则上下相应，多方来矣，故曰不宁方来，上下应也。谦坤三、四、五爻先来比之，上六独安其位而不来，欲来则已后，不来则履险而逼，道穷而不知变，故凶。上六之所以凶者，后夫三爻也。故曰后夫凶，比道贵先故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地上有水，相比而无间。乾五，王也。四诸侯位，坤土在上，国也。坤为众，万国诸侯众多也。比，师之反，九二为五，有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之象。建万国者，众建也。建万国则民比其国君。亲诸侯，则国君比于天子。封建自上古圣人至于三代不废，享国久长。秦罢侯置守，二世而亡，此封建不可废之验也。患封建不得其道耳。得其道者，建万国是已。夏承唐虞，执玉帛者万国；成汤之时，七千七百七十三国；成周千八百国。而夫子必曰：建万国者，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众建则多助，少其力则易制，观此则《周官》诸侯之制，疑若非周公之意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初六不正，未能信者也。比道以信为本，中心不信，人谁亲之？以是比人宜有咎。四与初本相应，初动而正，往比之则有孚信矣。孚者，信之应也。《春秋传》曰：小信未孚，故有孚，比之，无咎。初六坤土，坤为腹，动之四成兑，兑为口，巽为绳，土器有腹有口而绳引之，坎水盈其中，盈缶也。缶所以汲，质素之器诚之象。水盈其中，亦诚信充实而无间之象，有孚之谓也。比之有孚，何咎之有？故曰有孚，盈缶。初始也，四终也，初自四复位，终来也。四非正应，谓之它。子夏曰：非应称它，初比之以诚信，其终也来，有它之吉矣。若始比不以诚，其能终有它乎？故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陆绩曰：变而得正，故吉是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二、九五，中正相比，刚柔正而位当，圣人犹曰：比之自内者。六二柔也，恐其自失也。二处乎内，待上之求然后应之，比之自内者也。故贞吉，正则吉也，不能自重，汲汲以求比，动而自失，其正道亦不可以行矣。枉尺直寻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易传》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礼至而后出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比之匪人与否之匪人同义。子夏曰：处非其位，非人道也。三、四处中，人位也。人道相比以正，六三柔而不正，处非其位。远比于上六，以非道而不应，近比乎六四、六二，以不正而不受，天地之间未有不相亲比而能自存者也。比之而人莫与，不亦可伤乎？虞翻曰：体剥伤象。弥子瑕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孔子曰：有命鲁桓公求会于卫，至桃丘，卫侯弗与之见。求比而不得，不亦可伤乎？可伤则悔吝不必言也。

六四，外比之，贞吉。《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四以五为外，内外相形而后有者也。六四当位，不内比于初，绝其系应，外比于五，守正不动，则相比以诚矣。故贞吉。五以德言之，刚健中正，贤也；以位言之，君上也。以正比贤，以臣比君，外比之所以吉欤？《易》曰：东北丧朋，安贞，吉。六四之谓乎。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九五比之主，坎为明，显明，比道者也，故曰显比。五位乎正中，比者因以比之，不规规以求比于物，比之以正中之道，所以吉也。故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乾五为王，自四至二历三爻，坤为舆，为众，坎为轮，田猎之象，王用三驱也。艮为黔喙，坎为豕，震为决躁，内卦为后，外卦为前，向上为逆，顺下为顺，故曰失前禽也。显比之



道，譬之从禽王者之于田也。三面驱之，阙其一面。逆而向我则舍之，背而顺我（之）射则取之。舍之者，明比也；取之者，明不比也。所谓正中也，旋于征伐，叛伐之，服者舍之。故曰舍逆取顺，失前禽也。坤在下为邑，谓二也。邑人者，二乾也。二之五，艮见兑伏。兑为口，邑人不诫也。王者之比天下，无远迹，无内外，无亲疏，不以邑人近则告诫而亲之，不以僻陋之国远则不诫而疏之。使人人以中道相比，无适无莫则吉。若显比矣，其道犹狭未吉也。故曰邑人不诫，上使中也。或曰：安知舍逆之为向我，取顺之为射取之？曰：观其所杀而知也，射者从禽左而射之，由左达右。《诗》曰：公曰左之，舍拔则获。故田有三杀：自左膘达于右隅为上杀，射右耳本为中杀，射左髀达于右脂为下杀，面伤不献，翦毛不献。郑康成曰：禽在前来，不逆而射之也，去又不射也，唯其走者，顺而射之。王弼亦曰：趣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六三动而比上，上比乎三成乾，乾为首。三者，上之始，上者，比三之终。三不知比上则比之无首，上不知比三则比之无终，比之无首无所终矣。正者宜吉，然上六不免于凶者，正而不用也，道与人同者也。不相亲比与比之而无首，虽正亦凶。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柔自姤进，而上行至四，得位，上下五刚，说而应之，说则见畜矣。一柔畜五刚，小畜，大臣畜君也。爻非所应，亦曰应之。阴者，阳之所求也，故曰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此以六四言小畜之义也。下乾，健也，上巽，巽也。九二、九五，刚中也，健而济之以巽，则易入刚，不过乎中，则志行于上下，两者得则柔道亨，而阳为阴所畜矣，故曰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此以两体二五言小畜之才也。兑，盛阴也。密云者，兑泽之气上行也。雨者，阳为阴所得相持而下者也。六四志在畜君，以往为尚，畜君者，好君也，不得于君，其能畜乎？故曰密云不雨，尚往也。此再以六四言小畜也。乾，天也，在内外之交而见天际郊之象。兑，西也，我者内为主，柔自下升，天地之理，阳唱则阴和，西郊，阴也，密云不雨，阴先唱也。以臣畜君，虽尚往也，然不待唱而先之则其施未行。施者，膏泽下流也，柔得位，待唱而往则君施行矣。故曰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圣人言此，示臣强之戒，且曰阴畜阳，小畜大，终不可以成大事。乾，天下之至健至难。畜者，非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岂能畜之？在卦气为四月。故《太玄》准之以敛。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刚德，文柔德，风行天上，刚为柔所畜。小者，畜也。君子以是懿文德。《传》言太虚无碍，大气举之。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圣人欲明阳不受畜于阴之义，故以履、小畜二卦反复明之。小畜，履之反，初本在上，二本在五，三本在四，故初、二皆以复言之，三受畜而不得复者也。初者，九之位正也。正者，君子之道。初九不受畜而复，四犹未为得所宜，有咎，然由正道而复，四亦以柔道下之，何其咎哉，于义吉也。

九二，牵复，吉。《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小畜以一阴畜五阳，五本二之位，五动则二应，同志者也。二乾体刚健，五巽体柔巽，二进而欲复其所，五以同志牵挽而复之。巽为绳为股，艮为手，牵复也。二牵挽而后复者，畜之已深，不若初九自道而复为易，然在小畜之时，五能下之，引类自助，为得中道，二复而在中，亦不自失其正而吉，两得之也。《易传》曰：同患相忧，二、五志同，故相牵连而复，二阳并进而阴不能胜，得遂其复矣。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子夏传》虞翻本辐作輹，当作輹。上九、九三本相应，若动而成震，坤其舆也。阳画舆下横木也，为輹，九三见畜不可动，兑为毁，折舆说輹矣，其能进乎？震为夫，离为妻，为目，巽为多白眼。九三刚而不中，见畜而怒，故反目相视。妻制其夫，男女失位，不能正室也。三、四巽离有家人象，故以室言之。妻，齐也，敌夫之辞，震离同象，故曰夫妻。初、二畜于巽而复，独九三畜于六四而不复者，九三失道，比于四而悦之也，阳无失道，阴岂能畜之？圣人详言此者，为阳畜于阴之戒。《易传》曰：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也。《春秋传》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车脱其輹。归妹，外卦，震也。上六变离，震毁，车脱其輹，与此爻及大畜九二同。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五，君位体巽，四近而相得，以正相比，臣畜君者也。四不系于初，诚信孚于上，有孚也。三阳务进，而上四以一阴乘之，若畜之以力，阴阳相伤，可不惕惧乎？唯诚信孚于上，而与上之志合，则物莫之伤而惕惧远矣。伏坎为血，为加忧，巽为多白眼，惕也。血去惕出者，四、五相易合志之象。象辞不言血去，盖惕出则血去可知。九五之刚，六四在下止畜其欲，非诚信感之，上下志合，是婴龙鳞也，岂能畜哉？惟其有孚，志合守正而见信，故以此处上下之际而无咎。自古人臣得位，上畜乎君，下畜乎众，君子不如六四之有孚，未有不伤。霍光之于魏相、萧望之，卒见伤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五近四相得，无应以分其志，有孚也。《易》言交如者，异体交也。言挛如者，同体合也。四、五同巽，体君臣合志，挛如也。小畜一阴畜五阳，常恐力不足而见伤，五于畜时，虽得尊位而不能畜以其富也。委之于邻，并力而畜之，有孚挛如，则众阳皆为我用矣。阳实为富，阴虚为贫，四虚五实而五与之共位食禄，四得尽其心，能以富用其邻也。以如师能左右之。曰以相比为邻，巽离亦邻也，富以其邻，不独富，谓富善人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大畜畜之以止，畜极则散。小畜畜之以巽，极则畜道成矣。上成动而畜三，九三止而见畜，坎见兑泽流，既雨也。既雨则阳与阴和矣。九三不往而还其所，既处也，既处则不进矣。阳刚健，既雨既处，岂一日畜之哉！柔巽易入阳，说而受制则刚者退避，柔者尚之，积之甚微，至于载之而有不知也。坎为轮，乾阳德也，而在下，巽阴德也，而在上，阳反载之矣。巽为妇，当以柔巽从夫为德。阴而畜阳，柔而畜刚，非德之正。以是为正，守而不变，危厉之道。譬之月也，望则阴道盛，满即复亏而成巽，巽畜乾，岂妇德哉？坎为月，离日在兑西，月望之时也。六四未中，几望也。君子，上九也。阴盛阳消，君子有害，动而去之则正，征以正行也。然不可动，动则凶，故不得已而处有所疑也。巽为不果疑也，可动者，其唯小畜之初乎？



### 兑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践也。言践履之道，一柔而履二刚。上为乾刚所履，不言刚履柔者，三柔履之主也。以柔履刚，践履之难，处之得其道，履之至善也，故曰柔履刚。此以六三一爻言履之义也。卦后为尾，兑为虎，为口，虎口咥人者也。乾，健也。上九极乾，六三以柔履其后。上九与三相易，上复成兑，是履猛虎之尾，怒而见咥者也。三兑体下，说乎人情，上应乎乾，上极健而我应之以和，虽刚而不忤，和而不流，柔而不犯，推是道以行，蹈吕梁之险可也。故处乎五刚之间，柔而能亨。关子明曰：履而不处，其周公乎？故曰说而应乎刚，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此合两体言履至尾而亨也。九五以天德临下，刚不中正，有所偏系，则君子畏祸将去之，小人以柔邪而进，阳为阴所病矣。九五中正践帝位，立乎万物之上，无所累其心，舜禹之有天下也。履道至此，光明格于上下矣。离为明，疚，病也。阴阳失位为病，六三不正，五不应之，不疚也。故夫子赞之曰：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今之王，古之帝也。独于履言帝位者，易君德而当君位者五卦，否、无妄、同人、遯、乾体也，而无履之时是有是德，有是时而履是位者，唯履而已。上下履位，物物循理之时也。在卦气为六月。《太玄》准之以礼。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天泽相际，目力之所极，则视之一也。而上下实异体，不可不辩。礼者，人所履，表微者也。坤为民，巽为不果，疑也，故君子以礼辩上下，定民志，古之治天下者，思去民之疑，志以定之尔。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初在履之下而正，安于下不援乎上者也。四动而求之，斯可往矣。往以正不失其素履。往成巽，巽为白，亦素也。故往无咎。履九五中正，君位也。四爻不正，初九独正，往之四者，将以正。夫众不正，独行愿也，非厌贫贱也，非利富贵也，是以往无咎。《易传》曰：夫人不能自安于贫贱之素，则其进也，乃贪躁而动，求去乎贫贱尔，非欲有为也，既得其进，骄佚必矣，故往则有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二动成震，震为大途，坤为平衍，履道坦坦也，道中正也。初动二成坎，坎为隐伏，初未往二，伏于坎中，幽人也。幽人言静而无求。及初复位，动而不失其正，幽人之贞也，正则吉。初之应四，动而往，静而来，上下无常也，而在幽人守正所履坦坦者，自若其中，不自乱也。坤为乱，二正得中不自乱也。久幽而不改其操者，其唯九二乎？《易传》曰：九二阳志上进，故有幽人之戒。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六三，离为目，兑毁之，眇也。眇者，不能视远，言其智不足以有明也。巽为股，兑折之，跛也。跛者，不能行远，言其才虽有上九之应，不足以相与而行也。卦一阴介五阳刚健之中，才智不足，处非其位，柔不胜刚，必有凶祸，故曰咥人之凶，位不当也。卦后为尾，兑为虎，为口，履乾之后，三往乎上成兑，虎口啮之，咥人之象，六三位不当一也。在卦言不咥人，亨，爻言咥人凶者，卦体说而应乎乾，应则柔应刚，以说

应健，如列御寇所谓达其怒心也。爻则才知不足而有为于大君，妄动也，是不知宋王之猛者也。乾五为君，上九大君也。兑西方肃杀之气，武也，天右行，故天事武。三居中志也，六柔居三，志刚也，六三往之上九，武人有为于大君，志刚则决，不虑其才知不足而决于有为，致咥之道，盆成括是已。观六三妄动而凶，则知初九之往为吉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九四履三阳之后，下有兑虎，履虎尾也。五刚，四近君多惧，然以阳居阴，谦而不处，动成震，震为恐惧，愬愬也。恐惧则敬慎，敬慎则动无非，正始也，履虎尾，终也恐惧，不失其正而志上行于君，终吉也，中为志动则行。

**九五，夬履，贞厉。《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六三履虎尾，咥人凶者，位不当也。九五其位正，其德当。而贞厉者刚，天德不可为首也。九五履乎正位，当用六三之柔济乎刚，健而说，决而和，斯可以履天下之籍矣。人君擅生杀之柄，不患乎无威，患乎刚过不能以柔济，则臣下恐惧而不进。人君守此不变，危厉之道。兑为决，三、五相易成夬，故曰夬履。或曰：六三不正，何以用之？义取柔济刚也。《易传》曰：古之圣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刚足以决，势足以专，然未尝不尽天下之议。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祥者，吉之先，见生于所履者也。视我之所履，则吉之来可考而知之矣。天下之理未有出而不返者也。上九所履不邪，其旋反者，必元吉也。阳为大为庆，上动以正，乃致大有吉庆之道，故曰元吉在上。三在内，为离目，视履也，上动而三有庆，其旋元吉也。上履之终，故其祥可考焉。

## 卷二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小者，自内而往；大者，自外而来。阴阳之气往来相交，故亨。交以正故吉。吉亨者，吉以亨也。以天地言之，乾坤交而成震，震，万物通也，天地之泰也。以上下言之，上下交而二、五不失中，其志同也，君臣之泰也。不交则不通，不同则不交，此再言泰小往大来，所以吉亨也。以气言之，内阳而外阴则通，以德言之，内健而外顺则通，以天下言之，内君子而外小人则通。泰者，通而治也。是故君子内则其道日长，小人外则其道日消，如是则能存泰而不入于否矣。关子明曰：乾来内，坤往外，则君子辟、小人阖，故名之曰泰，反是名之曰否。作《易》者，其辟君子而通小人之阖也，故以君子名其卦。在卦气为正月。故《太玄》准之以达交。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泰者，天地交也，财成辅相者，以人道交天地也。兑刻制，坤成物，因天地之道而财成之也，则物不屈于欲。震左兑右，辅相也，因天地之宜而辅相之，则人不失其利，左右亦震兑也，坤为民，财成辅相。以左右民者，立人道也。财、裁古通用。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茅，上柔下刚而洁白，君子之象也。拔其一则其根牵引，连茹而起，君子引类之象也。茹，根也，三阳同志外有应，初九上应四，四来援之成巽，初往成震，震为蕃鲜，巽为白茹者，初九之刚也。初往则二、三同类，牵连而进，伏艮而手拔茅，连茹以其汇报也。征，正行也，利于正行，故吉。君子在上，必引其类，将以合君子之类，并天下之力，以济其道于泰。不然，小人以朋比而强，君子以寡助而弱，亦何由泰哉？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兑为泽，震为萑，陂泽荒秽之象。二之五以阳包阴，包荒也。坎为大川，出乾流坤，行于地中，河之象也。震足蹈川，徒涉也。徒涉曰冯，冯河也，勇于蹈难而不顾者也。二近五远，不遐遗也，阳与阳为朋，二绝其类而去，朋亡也。人狙于泰，政缓法弛之时，当有包含荒秽之量以安人情，用冯河越险之勇以去弊事，民隐忽于荒远，人材失于废滞，故戒以不遐遗。近己者爱之，远己者恶之，大公至正或夺于私昵，故戒以朋亡。四者具乃得配六五而行中道。所以然者，光明广大不狭且陋也。六五柔中以下九二，二刚中而配五，坎离日月，充满六合而无私照，其道光大，如是则无一物不泰矣。易言道大无所不容者，曰光大。思虑褊狭者未光大，陋之谓也。时已泰矣，苟浅中不能容之，则轻人才，忽远事，植朋党，好恶不中，不足以厌服人心，天下复入于否。六五曰中以行愿也，九二曰中行，中道者所以存泰也。横渠曰：舜文之治，不过是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二上往四，五复位，坤平衍也，化为山泽，平者陂矣。若九三不守其位而又往上六，坤复泰，将成否。故戒之观无平不陂，则知无往不复矣。九三在天地之际，往者当复，泰者当否，时将大变，唯艰难守贞，确然不动，乃无咎。三与上六有孚者也。阴阳失位为忧，忧，恤也。三、上相易，恤其孚也，天地反复之际，外之小人必因内之君子有危惧之心，乘隙而动，著信于我，君子应之，则大事去矣。祸至于覆，艰贞其宗，勿恤其孚，不以利害之心移其守，以拒险谗之势，以塞反复之路，自信而已，于食有福矣。兑为口，三阳为福，君子之干禄也，修身俟命，人之信否无以为也，故能永享安荣与有泰之福。或曰：时运已往，艰贞其如何？曰：天人有交胜之理。关子明曰：象生有定数，吉凶有前期，变而能通，故治乱有可易之理。大哉！人谟其与天地终始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阳实为富，阴虚为贫，以用也。邻五与上也。阳必求阴，阴必求阳，阴阳之情也。三阳在下，上与三阴相应，故阴得其主而安于上，君子在内小人安于外之象也。三阳相率而往，三阴失实，各复其所，故翩翩然下之。初六成巽，巽为鸡，而五与上亦从之而复，不富而用其邻也。不富者，失实也。翩翩者，回翔而后下之意。譬如叶坠井中，翩翩而下，以井气扶之也。君子初去位，小人犹有顾忌，君子尽去，然后飞扬矣。君子有益于世如此，可使一日去位乎？兑口，戒也，上下相应，孚也。君子往则小人来，兑象毁，不戒以孚也。不正之间独行正者，君子之愿也；众正之间而行不正者，小人之愿也。愿皆出于中心而分君子、小人者，正不正之间耳，是以君子艰贞。圣人言此，明天地将闭，上下各复其所，虽有圣智，莫能止也。《易传》曰：理当然者，天也，众所同也，泰既过中则变矣。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史谓汤为天乙，又有帝祖乙，有帝乙。阳虎谓帝乙为微子之父，而子夏谓帝乙归妹，汤之归妹也。汤一曰天乙。京房载汤归妹之辞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骄诸侯，阴之从阳，女之顺夫，本天地之义也。往事而夫必以礼义。则帝乙，汤也。五君位，乾九二居之，帝也。帝，天德也，女以嫁为归。震为长男，兑为少女，由长男言之，妹也。六五降其尊位，下交九二，帝乙归妹之象也。五以柔中下交九二，刚明之贤而顺从之，九二复以刚中上交于五，而其道上行五，以是成治泰之功，则以中道致福而获元吉也。故曰以祉元吉。祉，福也。元吉者，吉之至善也。夫上交于五者，岂唯九二之愿，亦六五之愿。二、五道行，君臣并吉，非其愿乎？故曰中以行愿也。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上六治极而乱，以一卦言之，阙土为隍，积而成城，泰兑之象，城高而坠，复归于隍，泰反为否也。师，众也。坤为众，城复于隍，则天地闭塞，君失其民，故勿用师。邑，二也。巽为命，泰兑口为告，坤为乱，四之初成巽，告命也。五之二自邑，告命也，上之三成坤，其命乱也。当是时，虽九五正，其道不行于下，贞吝也。虽自邑人人而告谕之，其命曰乱，不可正矣。盖泰之方中，君臣同心，乃可以治，泰过此则变，必至于大乱而后已。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天地相交，是生万物，其卦为泰。人于其中为天地万物之主。观之人则天地相交，万物咸备，故三偶在上，三奇在下，鼻口居天地之中，交泰也。天地当交，而否之匪人道也。圣人位乎两间以立人道，否之则人道绝灭矣。故曰否之匪人。泰初、三、四、上得位，二、五以正相易。正者众，君子多也。否初、三、四、上不正，二、五独正，正者少，不正者众，小人多也。泰多君子，否多小人，岂降之才有殊哉？否时君子消，小人长，自中人以下化之为不正，虽有君子，寡徒少偶，难乎免于衰世。于是有善人载尸，哲人之愚，括囊无咎无誉，故曰不利君子贞。大者自内而往，小者自外而来，乾坤不交，震反成艮。艮者，万物之终也，故曰万物不通也。坤在上为邦，在下为邑，治天下之道，自庶人达于大夫，大夫达于诸侯，诸侯达于天子，上下不交，坤反于下，则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败而政不修，虽有邦国，内外塞矣，故曰天下无邦也。以气言之，内阴而外阳，乾阖而坤也。以形言之，内柔而外刚，气反而死也。一阴自姤长而为遯否，小人之道日长，君子之道日消，其祸至于空国而无君子，极坤疑乾，君臣相伤，故圣人于此终言之。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天地不交，上下否塞也。泰坤，吝嗇，俭也。兑泽险，难也。震蕃鲜，荣也。否反泰，乃有君子当天地不交之时，以俭德避难，不食而遯去，虽有厚禄不可荣之象。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六自下引九四以退，有艮。巽九四应初，巽成震，艮为手，拔也。巽为白，震为蕃鲜，上柔下刚而洁白者，茅也。茹，九四之刚也。三阳同类以其汇也，四应初，正也，能与其类退而守正，得处否之吉，身虽退伏，其道亨矣。五为君，四近君，志中也，屈伸进退，相为用也，君子之退以小人得志，故安于下，以俟其复，未尝一日忘君也。君子所以屈而能伸，退而能进，此否所以为泰之本欤？故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五包二，二承之，包，承也。顺以承上，小人之正也。六二在否之时，得位在内，小人也。故曰小人吉。九五中正，在外包小人而容之，虽包小人而亦不乱于小人之群。坤为乱，三阴，小人群也。包则和，不乱群则不流，此大人处否而亨欤？不曰君子者，处否而亨，非大人不能，若同流合污，则否而已，焉得亨？天地相函，阴阳相包，否六二、六三，姤九三皆以阳包阴，大者宜包小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六三得时进而处上，九四辞尊退居于下，见六三则包容之，而六三始有处不当位之羞。何以知其羞乎？体巽而自动，是以知其羞也。管仲谓齐侯恭而气下，言则徐，见臣有惭色是也。六二、六三小人之致否者也，君子与之力争，则否结而不解矣。自古君子不忍于小人，以及祸害者常多。故《易》为君子谋，必包容之，使下者知所承上者，知所愧，庶几有泰之渐也。三、四相易，巽成离，离为目，羞愧之象，与恒九五或承之羞同。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四否道已革，故于此言济否之道。四为朝廷，五为君，巽为命。畴，类也，祉，福也。九四刚而履位，有济否之才而近君，能下君命于朝廷。五锡以六二之祉福，则阳德亨矣，否可以济矣，人谁咎之哉？四应初，三应上，君子之类附丽其祉以进，九四之志行乎下矣。五锡二成离，离，丽也，志者，中也。荀谓志行乎群阴也。《易传》曰：君道方否，据逼近之地，所恶在居功取忌，若动必出于君命，威福一归于上，则无咎，而其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休，息也。九四否道已革，九五息。否之时，二、五相易，阴息于五，故曰休否，言九五之动也。大人居尊位，正也，中正而健，德当乎位也。位者，圣人之大宝，虽有其德无其位不可也，有其位无其时不可也。息天下之否者，其惟有其位有其德又有其时乎？故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言九五之不动也，然未离乎否也，故又戒之九五不动，不能与二相易，则安其位者也，保其存者也，有其治者也。安其位者必危，保其存者必亡，有其治者必乱。故曰其亡其亡，此又因九五不动以明戒也。苞桑，其叶丛生者也。巽为木，上玄下黄，三阳积美而根于坤土，其根深固，苞桑也。巽为绳，系也，维也。虑其危亡且乱，当系之维之，使其根深固，以防否之复，故曰系于苞桑。如是则大人吉，非位正德当能无凶乎？《易传》曰：汉之王允，唐之李德裕，不知此所以致祸败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上九否之终，天运极矣，人情厌矣。君子动于上六，三应于下，否毁兑成，如决积水而倾之，莫之能御也。始也否塞，先否也，终也倾否，后喜也，兑为说，阴阳得位为喜，巽为长，理极必反，否终则倾，何可长也？《易传》曰：反危为安，易乱为治，必有刚阳之才，故否之上九，则能倾否，屯之上六则不能变屯。



### 离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姤阴自初进至二成卦，以阴居阴，得位也。二得中也。乾九五位正德，当二以柔顺应之，各得其正而其德同，故曰同人。人道，父子、君臣、夫妇、朋友、长幼，其位不同而相与会于大同者，中也。过与不及，睽异而不同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始不同，得其所同，然则心同，心同则德同，故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此以二、五释同人之义也。乾，天也。曰同人，何也？三画以初为地，以二为人，三为天；重卦四即初也，五即二也，上即三也。六二应乎九五，同人也。以其同人，故曰同人。曰同人，上九天际也，故曰野。野者，旷远无适莫之地。常人之情，其所同者，不过乎昵比之私，而同人之道，不以系应，达于旷远无适无莫，其道乃亨。有一不同，为未亨也。同人至于上九，则远近内外无不同者，故曰同人于野，亨。二自下至上，皆成兑泽，决为大川，险阻艰危之象。乾，健也，能与天下同之，其行健矣，则险阻艰危，何往不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乾行自子至巳，坤行自午至亥，二柔上进，乾爻下行，不曰坤行者，同人坤变乾初九，子上至巳，圣人因以寓乾坤之行焉。坤为文，坤变离为文明，文理也。万物散殊，各有其理，而理则一，圣人视四海之远，百世之后如跬步如旦暮者，通于理而已。惟烛理明，则能明乎同人之义，然非克己行之以健，不蔽于欲者，不能尽其道，克己则物我一矣。文明以健，然后中正无私，靡所不应，天下之志通而为一。夫同人之义，以四言该之，文明也，健也，中也，正也。以一言尽之，正而已矣。不正则烛理必不明，行己必不刚，施诸人必无相应之理，反求于心不能自得，其能通天下之志乎？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此合二五两体，以言同人之才也。《易传》曰：小人惟用其私意，故所恶者虽是而异，所比者虽非亦同，其所同者则阿党。盖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贞，以卦气言之为七月。故《太玄》准之以昆。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天体在上，而火炎上，二、五相与，天与火也。同人之道，同而无间，如天与火然。故曰天与火，同人。离，丽也。一阴丽于二阳，阳本乎天，炎上者，类也。故君子以类族。然乾，阳物也，离，阴物也，其物各异，故君子以辨物。类族者，合异为同，辨物者，散同为异。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初九动，艮为门人，道同乎人者也。同人于门内，不若同人于门外之为广也。故曰同人于门。初九动失正，宜有咎。四来同之，初、四各得其正，盖善者，人之所同，然其谁咎我哉？故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往同五复成离，五来同二复成乾，往来相同，乾离各反其本宗，同人于宗，所同狭矣，吝道也。《易传》曰：同人，不取君义私比，非人君之道。

（六）[九] 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离为甲冑，为戈兵，三动有震巽艮之象。震巽，草木莽也。艮为山，在下体之上，陵也。震为足，巽为高，升于高陵也。三不动，则伏戎于莽，言九三刚而不中，不能同人，与五争。应二者，五之所同，九三贪其所比，据而有之。故伏戎于莽，将以攻五，虑其不胜，又升高陵而望焉。然五阳刚居尊位，二本同五，非三之所当有，于义屈矣。故望其敌，知其不可犯也。反于中，知义不可行也。乃退而守下比于二，二亦自若。然则非道而同乎人者。动而争之，不可得也，不动而比之，不可得也，奚益矣，终其能行哉？故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乾为岁，三岁三爻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三动而争，二成坤土，在内外之际，墉也。九四乃欲捣虚自上乘之，故曰乘其墉。四动入坎险，有弓矢相攻之象，故曰攻。三非犯己，二非己应，虽乘墉入险，岂其宜哉？故曰乘其墉，义弗克也。三动四乘之成坎，四动上复乘之成兑，兑坎困象也。故曰困。弗克攻则已矣。何谓吉？吉者，正也，谓其乘墉入险，力已尽而二不应，困而知反，反而不失其则也，是以吉，则者，理之正。天地万物之所不能违者，岂势力所能夺哉？古《易》本云：反则得则，得则吉也。一本云，反则得，得则吉也。定本作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三伏戎于莽，四乘其墉动而争，二、五成巽震坤，坤为丧，巽为号，震为声，号咷也。二非三、四之所能有，三、四不动，二自往同于五，离目动为笑，理之所同，非争之所能得，非不争之所能亡，故曰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当三、四动时。九五若动而争之，非用大师不能克。三、四之强而与二相遇，坤为众，自上入险而克三，三亦自下而克五，有师之象，言用力如是，其难始克。相遇，遇非会之正也。故曰用大师克相遇，言相克也，三、五相克而与二遇，岂会之正哉？王弼谓执刚用直，不能使物自归是也。然同人之先号咷何邪，曰：以中直也。直者，乾之动也，理之所在也。理直矣。三、四抑之，望人者深，故号咷也。观乎所同，物情见矣。是故不得其所同则怨，怨而无告则号咷随之，岂惟人哉。鸟雀亡其类则啁啾而鸣，犬兽亡其群则踴蹙而悲，未有失其所同，不如同人之先者也。《易传》曰：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义者，盖人君当与天下大同，而五专以私昵应于二，失其中正之德，非君道也。又先隔则号咷，后遇则笑，乃私昵之情，非大同之体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而为吝，况人君乎？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在外，远于二，未得志也。动而得正，内同九三，虽未得二，不为无所同也，故动而无悔。九三乾，天际而在内外之交，有郊之象。同人于刚健之爻，三伏戎，四乘墉，五用大师，上九远于二，处不争之地，动而无悔。九三自至同人之义，其在于不与物争，而物情自归乎。



#### 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六四也。六四畜之以巽，是以小畜。大有柔得尊位，则有利，势得大中之道，则得人心，而又执柔履谦，有而不恃，故上下五阳皆应，能有其

大。六五而言大中，五者大中之位，柔得之也，故曰大有。不言有大者，大不可有也。此以六五一爻言有其大。夫天下至大也，有其大者，未必能元亨。致元亨者，由乎其才。内乾刚健也，外离文明也。刚健则不息，文明则能顺万物之理而明，有是德矣。推而行之不失其时者，随天而行也。盖六五自同人之二，固始以正矣。以时而行，是以元亨。此合两体推原六五言大有之才也。才者，能为是德者也。同人曰文明以健，大有曰刚健而文明，何也？同人九五，健矣，不言刚者，刚天德不可为首，不言刚，抑之也。大有六五柔得尊位，嫌于刚不足，故曰刚健。或曰：大有，师宾之道也。曰：大有尚贤，自六五言，上九乃有师宾之象。《象》言尚贤者，唯大畜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大有自垢一阴四变，皆有恶与善之象。恶者，不正也，善者，正也。乾阳，休善也，巽命也，至于五变成离，离为火，在天上明盛。大有之时，恶者遏绝，善者显扬，此岂人力之所能为哉？顺天休命而已。故古者进贤退不肖之命，谓之休命，或谓之明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守正无交，在他卦未有害。大有柔得尊位大中，上下应之，而初九无交则害也正，匪可咎，艰以守正，择可而后交，则无咎。交道难，不可苟合也。四来下初，己乃可动，此王丹自重之爻乎。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六五不有其大，屈体下交九二而倚任之，犹大车也。坤为舆，乾变坤为大车。九二刚中而居柔，刚则不胜，中则不过，居柔则谦顺，具此三者，往之五以任天下之重，犹车载。大有，物归者众，富有之时，六五中而未极，故有攸往，无咎。往之得正也，盛极则不可往矣，阳为重，五中也，积重其中而刚不倾挠，积中不败也。大车以载者，贵夫积中不败也。大有六五而任小，才不胜其任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二者君之位。《春秋传》晋文公将纳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杜预曰：大有，九三爻辞也，则卜偃时读《易》，作公用亨于天子，杜预亦然。京房曰：亨，献也。干宝曰：亨，燕也。姚信作享祀，义虽小异，然读为享则同，今从旧读。三、五相交，三乾变离兑，乾为天，离为日，兑为泽。卜偃谓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是也。夫天子施泽于下，降心而说，有粲然之文者，莫如公之享于天子也。天子飨诸侯之礼，必于祖庙。六五承上九，宗庙飨于祖庙之象也。上六备九献之礼，乃以圭鬯裸宾客，设大牢体荐之俎，备金石之乐，升歌下管于献酬之时，王以琥璜绣黼束帛送爵。坤离为文明，三、五相际之象。九三刚健而正，与五同功，故用此爻当天子之飨则无骄亢矣。若小人处之，柔弗胜其任，处之不当，必有满盈之害，岂特害于而家哉？三、五既交，易刚为柔，圣人因柔以著戒焉。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

彭，《子夏传》读作旁。旁，盛满貌。离，大腹象也。大有至四盛矣，昧者处之，盈满而不知变，安得无咎？九四不安其位，震见离毁，惧而守正，抑损不至于满，匪其彭，故无咎。所以然者，以其明而辨于盈虚之理甚白也。离为明，兑口为辩。晬，荀氏作晰。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五执柔守中，以诚信交于下，而其孚在二，孚信之应也。二交于五，体异志同，厥孚交如也。二以诚信交五，发五之刚志。谓之发者，五本有刚，因二而发之。信以发



志，积诚不已，至于不怒而威，则吉。威，刚严也。六柔变九而在上，威之象也。大有之时，人心安易，若专尚柔顺，则下无戒备，凌慢生矣。二乾为易，交五离变，乾二复成离，离为戈兵，下有戒备之象。《易传》曰：夫以柔孚接下，众志悦从，又有威严，使之有畏，善处大者有也。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系辞》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此特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上九，大有之极，盛极则衰，凶将至矣。而上吉者，以自天佑也，六五履信思顺尚贤而人助之，人助之则天助之，吉无不利。上、五相易，乾成兑，兑为言而正信也。坤，顺也，乾为天，兑为右，右助之也。上九动而正，正则吉，故曰大有上吉。

三三  
三三

艮下坤上

谦，亨，君子有终。《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

复三变，剥四变，皆成谦。《彖》辞以剥上九言之者，在上而降下者，谦也。处下而能卑者，常也。未足以尽谦之义。上九降三，六三升乎上，此谦所以亨也。尊卑相去，其位不同，于是情睽势隔，上下不通，尊者既屈，卑者获伸，然后上下交而功勋成矣。以天地言之，天道下济，地地上行，万物化生，其道光明。而所以光明者，阳济乎阴也，非谦亨乎！曰济，曰光明，坎象也。此以剥之上九、六三升降言谦亨也。天阳地阴，鬼神者，天地之大用人者也，参天地而行鬼神者也。天地也，鬼神也，人也，以分言之则殊，以理言之则一。故观日月之进退则知天地之亏益矣。观山川之高庳则知地道之变流矣。观人事之得丧则知鬼神之祸福矣。观物论之取舍则知人情之爱恶矣。变祸为害者，言不利也。是数者无不以盈为去，以谦为尚。九在上盈也，三往损之，则为亏盈，为变盈，为祸盈，为恶盈，三在下，谦也，九来益之，为益谦，为流谦，为福谦，为好谦。流之者，坎也。益之，福之，好之者，阳也。此再以上九、六三论盈虚之理明谦也。九三自上位降而言之，则尊而光，天道下济是也。自九三卑位言之，则卑而不可踰，山在地中是也。谦之为德其至矣乎。所处尊矣，道则弥光也。所执卑矣，而德则弥尊也。君子观诸天地，验诸幽明，故处卑而不争，居尊而能降，愈久而不厌，乃能有终。故曰君子有终。此再以九三言君子体谦而终也。上者，外卦之终。三者，内卦之终也。以卦气言之小寒也。故《太玄》准之以少。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裒，郑、荀诸儒读作掇，取也。字书作掇。山在地中则高者降而下，卑者升而上，高卑适平。刘表曰：谦之为道，降己而升人者也。以象考之，上三阴多也，下二阴寡也。艮为手，掇也，故君子取有余益不足，以贵下人则贵贱平矣，以财分人则贫富平矣，以德分人则贤不肖平矣。然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所谓平者，非漫无尊卑上下差等也。称物而施，适平而止。平者，施之则也。坎为水，天下之平，施者无水若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本复之六三，以柔退居谦之下，谦之又谦者也。谦谦故能得众用之，以犯大难，况居平易乎？三坎为大川，初动之四成巽股，涉大川也。自牧者，自养也。牧畜者，抚

之得其宜。一童子自后鞭之，足以制其刚，夫然后其刚可用也。坤为牛，艮为少男，初处柔在内，其动刚，卑以自牧也。君子卑以自牧，则能谦，谦则能得众，此爻施之于自牧，则可施之于他，则卑已甚矣。

**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谦自初六卑以自牧，积其德至于六二，柔顺而中正，其乐发于声音而不自知，故鸣谦。动成兑，兑为口，为说，虽鸣也，而非求应，以正为吉，吉自有也。是以求福不回，守正而已。非中心自得，无待于外者能之乎？何以知其自得以鸣谦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坎劳卦，三与五同功，九三劳而有功，以阳下阴，安于卑下。艮见兑伏，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君子致恭以存其位之道也。内卦以三为终。故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夫有血气者，必有争心，故有能而矜之，有功则伐之，未有不争，争则危矣，九三致恭，上下五阴宗之，万民服矣，其谁争之？所以能存其位。存其位所以有终，吉也。万，盈数，合乾坤阴阳之策乃盈，是数唯天地之元始生万物足以当之，《易》言万国，万民，万夫，大之辞也。《易传》曰：古人有当之者，周公是也。

**六四，无不利，撝谦。《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六四坤体柔顺而正，上以奉六五之君，下以下九三劳谦之臣，上下皆得其宜，故曰无不利，撝谦。艮为手，止也。震，起也。手止而复起，有挥散之象。六四挥散，其谦之道，布于上下，撝谦也。所以奉上下，下无不利者，非事是君为容悦也。非持禄养交也，不违其则而已。人之大伦，天下之正理也。理之所至，天地万物之所不能违，故谓之则。不违其则，无往不得其宜，则无往不利矣。子夏曰：撝谦，化谦也，言上下化其谦也。京房曰：上下皆通曰挥谦是也，谓三撝之，四化之，误矣。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阳实富也，阴虚贫也，邻谓四与上也。以，用也，能左右之也。富而能以其邻者，常也。不富而能以其邻者，以六五处尊位而谦虚也。能以其邻则能得众，得众故利用侵伐，无不利。五动成离坎，上与四变，有弓矢甲冑之象，以其邻也。动之二入坎险，侵伐也，征者上伐下，以正而行也。《司马法》曰：负固不服则侵之。圣人虑后世观此爻有戈兵妄动，不省厥躬者，故发之曰征不服也。六五谦虚，六二恃险不应，乃可以侵伐，禹征有苗是也。若我不谦虚，彼不肯服，自其宜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六五征不服，上六又曰征邑国者，征邑国非侵伐也，克己之谓也。君子自克，人欲尽而天理得则诚，诚则化物无不应。有不应焉，诚未至也。上六极谦至柔，九三当应，止于下而不来，故鸣。阴阳相求，天地万物之情。坤为牛，应三震，有鸣之象，故曰鸣谦。鸣而求应，志未得也。然则如之何？反求诸己而已。其在胜己之私乎。克己则无我，物我诚一，则物亦以诚应之矣。坤在侯位为国，在大夫位为邑，上至二体师，上以正行之三，正也。三之上，坎险平，征邑国也。故曰可用行师，征邑国也。《易传》曰：邑国，己之私有也，征邑国，谓自治其私也。

三三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





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豫，谦之反。谦，九三反而之四，四动，群阴应之，其志上行以顺理而动也。我动彼应，岂不豫乎？豫，和豫也，休逸闲暇之谓也。故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此以九四合坤震二体而言豫也。谦九三在三公之位，自二以上有师体，反之则三升四，四为诸侯，三公出封之象，故利建侯，师动而往，行师之象，故利行师。二者皆顺以动。周之大封，汤武之征伐，无非顺民欲也。顺民欲则民说之，说，豫也。豫顺以动，虽天地之大，犹不能违。故天地如其理而动，而况建侯行师乎？乾坤，天地也，坎有伏离，日月也，二至也。天之动始于坎，历艮与震而左行。地之动始于离，历坤与兑而右行。是以日月会为牵牛，万物成于艮，故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此以九四互体论坤震之义也。坎为律，刑罚也。坤为众，民也。艮，止也。圣人之动，必顺乎万物之理，法之所取，必民之所欲也，法之所去，必民之所恶也。故法律止于上，刑罚清简也，众止于下，民服从也。故曰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此以互体之坎变艮，推广坤震以尽豫之义也。然意味渊长，言之有不能尽。故夫子赞之曰：豫之时，义大矣哉！《易传》曰：豫、遯、姤言时义，坎、睽、蹇言时用，颐、大过、解、萃言时，各以其大者也。以卦气言之春分也。《太玄》准之以乐。或问：互体之变有几？曰：体有六变。《春秋传》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廖以震坤合而言六体也。且以豫卦九四论之，自四以上，震也，四以下，艮也。合上下视之，坎也。震有伏巽，艮有伏兑，坎有伏离，六体也。变而化之，则无穷矣。故曰杂物撰德，其微显阐，幽之道乎！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之出地，奋然而作万物，豫之时也。九四具天地、日月、雷霆、风雨，万物化生，作乐起于冬至，黄钟之象。郊野者，天际也。在内外之际为郊，坤为牛，坎为血，阳为德，豫自复三变，初九升四，作乐崇德也。杀牛于郊，荐上帝也。上帝，乾在上之象。殷，盛也。自四至上，震变坤，坤为众，故曰殷礼。有殷奠、殷祭，言盛也。五变比，乾为考。六变剥，乾为祖，以配祖考者，报本反始也。

初六，鸣豫，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四者，豫之主。初六不中正而顺，从逸豫者也。初四相易成震，震为声，有相应而鸣之象。从逸豫而发于声音者也，故鸣。初六，豫之始，于其始也鸣豫，至于末流则志穷而凶。中为志，谓四也。初复动而之四，则止而不行，其志穷矣。太康、后羿之事乎？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四艮为石，初三不正，二介于不正之间，上交于三而不谄，下交于初而不渎，确然如石不可转也。夫始交者，安危之几，不谄不渎则不过乎中，故曰介于石。三为内卦之终，二动离为日，不终日也。所谓几者，始动之微，吉之端可见而未著者也。离目为见，见之是以不终日而作，作则动也。豫之时，上下逸豫失正，诸爻之才多与时合，二以中正自守不溺于豫，可谓见几矣。备豫之道也。不俟终日而作以贞，故吉。贞者，守正之谓也。心不动则中正，中也故见不中，正也故见不正，中正故知微知柔，不罹于咎，故曰介于石焉，不终日。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三、四处位不当，同而不和者也。睬盱，上视而不正也。向秀曰：小人喜悦佞媚之貌。四豫之主，三以柔顺承之，动成巽，巽为多白眼，睬盱上视，佞媚以求豫，而四不



动则悔其动，故盱豫悔。三不能去，且静而待之，四又动，故迟有悔，悔其不动。四艮体，止于上，三动巽为进退，故动静皆有悔。三犹豫如是，无他，位不当也。小人悦于豫，宁悔而终，不以所处为不当而去之，柔不正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四为豫之主，五阴顺从，由己以致豫，故曰由豫。以一阳而从五阴，大者有得也，故曰大有得。然不免于疑者，在近君危疑之地，无同德之助，众阴不从五而从己也。疑谓伏巽，巽为不果，坎见巽伏，故勿疑。盍，合也，五交四也，言积诚不已，下情通于上也。坎为发，为通，四刚在上下众柔之际，交而通之，犹簪也。发非簪则散乱不理，安有发之柔顺而不从簪乎？夫朋归己而致疑于五者，有二招权也，专功也。下情通于上，上下既交以诚，何疑于招权？不有其功，归美于上。其中洞然，何疑于专功？四、五相易，伏巽象毁，则四刚中之志上行，率天下而从五，何疑于朋之众乎？五不疑四，四不疑五，君臣上下各守其正，为由豫也大矣。先儒以坎为发，何也？曰：以巽为寡发而知也。乾为首，柔其毛也，故须象亦然。

六五，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四以刚动为豫之主，众之所归，权之所主也。五以柔溺沈冥于逸豫而乘其上，岂能制四哉？六五受制于四而不可动，亦不复安豫矣。故此爻独不言豫不可动，则于正为有害。故曰贞疾。恒，震巽也，天地可久之道也。六五动则有震巽恒久之象。人君中正，然后六二为之用，九四同德也，何乘刚之有？五不可动以失正也，故九四为腹心之疾。然主祭祀守位号而犹存者，正虽亡而中未亡也。中者，人心也。中尽亡则灭矣，故曰贞疾，恒不死。言贞虽有疾，其中固在，能动以正，则可久矣，恒未尝死也。坤为死，震为反生，未亡之象。周室东迁，齐、晋二伯托公义以令诸侯，中未亡也，失天下者多矣，必曰豫者，威权之失必自逸豫也。谀臣进，女谒行，大臣专主威，则社稷移矣。《易传》曰：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于豫，乃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上六豫之中，沉冥于豫，成而不变者也。坤为冥昧，古之逸豫之人，固有不恤名声之丑、性命之危而乐之者，不知因佚乐之过，变前之为，乃善补过也，何咎之有？故曰成有渝，无咎。圣人发此义，以勉夫困而学者焉。上六动之三成巽，巽为长，四坎为可冥豫，在上而不变，未有不反，何可言也。



震下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象》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随自否来，上九之初刚，人之所随，柔随人者也。上九过刚而不反，君子小人相绝，非道也。刚来下于柔，柔往而随之，下动而上说，动而可说，所以随也。自初九言之，君子之道为众所随，人君屈己以从善者也。自初六、上六言之，臣下之奉命，学者之徙义，临事之从长，无非随也。故曰随。此以刚柔相易，合两体而言随也。上九之初，大者亨也。其亨以贞也。上九过刚，尝有咎矣。无咎者，善补过也。大者亨以贞，利于正也。又善补过，至于无咎。天下岂不动而说以随之乎！故曰元亨，利贞，无咎。此以初九一爻言随之道也。《易传》曰：随之道，利在于正，随得其正，然后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则无咎矣。岂能亨乎？《春秋传》穆姜往东宫，筮之，遇艮之八，史曰：



是谓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有四德者，随而无咎。盖穆姜时，以元亨利贞为随之四德，夫子作《彖》辞，然后明元亨利贞者，大亨正，非若乾之四德也。夫天下之随君子者，随其正也。君子之动者，随其时也。时无常，是以正为是，君子得其正，天下是之。是之，斯随之矣。天下之物，静而在下莫如泽也。惊蛰既至，雷动于泽中，泽气随之下者，上静者动，谁为之哉？时也。故曰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然随时之义，非达权知变者不能尽。或因，或革，或损，或益，人之所说不以强去，人所不说，不以强留，如天地之随时，乃无咎矣。故曰随时之义大矣哉。天下随时，王昭素曰：旧本多不连时字。王弼亦曰：得时，则天下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于时也。胡旦曰：王肃本作随之篆字之为出，时为豈，转隶者增日为时，胡说为长。在卦气为惊蛰二月中。故《太玄》准之以从。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雷降于兑，息于坤。坤，晦也。泽中有雷，向晦也。天地之动静，阴阳之明晦，自大观言之，昼夜之道也。君子随时之道，著而易见者，莫若随昼夜也。昼则向明而动作，夜则向晦而宴息。自有天地以来，未之能违者。知此则知用天地阴阳矣。君子日用而知，小人日用而不知。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五乾为君，巽为命，四受命于君，以帅其属，官之象也。初应四，动其属也。初随四，四随事，事有变动，刚而不知变，不足以随事，渝，变也。故曰官有渝。变有正否，变而不正，惟官是随，非交修不逮也。不知大亨正无咎也。九四变而正，以刚下柔，其道足以使人随之。初九随之者，随其正也，不随其不正也。正则吉，故曰从正吉也。人之情随同而背异，随亲昵而背疏远，故朋友责善。或牵于妾妇附耳之语，溺于私也。初在内安之，又比于二，二、初相易，皆失正，私昵之为害也。故戒之以出门交有功。四艮为门，初舍二，出交于四，出门也。出门交之不失其正，何往而无功？故曰不失其正也。《易传》曰：随当而有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四艮为少男，有乾父坤母，小子也。初震为长男，有巽妇，夫也。随利于正，初九，正也；九四，不正也。二与四同功，以情言之，柔必随刚，阴必随阳，初九、九四皆阳刚也，其能兼与之乎？四虽在上，不正也。初虽在己之下，正也。六二系情于四，比初不专，虽与之相比而情不亲，虽有中正之德而所随非其人，其失在于不能权轻重也。故曰系小子，失丈夫，弗兼与也。临事择义，于六二、六三见之。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先儒旧读舍音舍。张弼读舍与乾九二时舍也之舍同。辞曰利居贞，《象》曰志舍下也，以舍训居，弼读为长。三、四相比，近也。四、三无应，宜相亲也。以阴承阳，以下随上，顺也。三宁失其亲比而顺者，而系情于初，以初正，四不正也。故曰系丈夫，失小子。三柔不能自立而随初，是去昏而随明，背非而随是，违不善而从善，得随之宜也。初亦以三同体而又下之，故三之随初，有求而得。艮为手，求也，初、三相易，得正也。三苟知随，而已不知自处以正，人将拒我，其能久乎？盖随人宜以柔处，己当以正。六三之随，利居贞也，此三所以系初欤？巽为绳，系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三不随四，四据而有之，获也。获，难辞也。二与三当随五，为四所隔，下而从初，四在大臣之位，处可惧之地，与五争三，能无凶乎？三、四易位，正也，虽正亦凶，义不可有三。故曰贞凶。《象》曰：其义凶也。然四终不可以有三乎？曰：非不可有也。动而有孚于道，无意于有三，而三自随之可也。初九其行以正，所谓道也。道之所在，故初九为随之主。四动正，与初相应，有孚在道也。四正而诚孚于道，则三亦唯正之随，岂惟有三，而二亦随初。是率天下以随五而成随之功也。三、四易位成离，离为明，以明则无获三之咎，无咎则无凶可知。故有孚在道者，明之功也。《易传》曰：孚诚积中，动必合道，故下信而上不疑。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阳为美，九五位正中，美无以加于是矣。故曰孚于嘉。吉者，诚信孚于二也，二，正中也。五不有其美，随六二之中道则得物之诚，二乐告以善，故能不过而止于至善。观乎位正中，则知孚于二而吉矣。道之中，天地万物所不能违，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故谓之至善，谓之至美。虽子路之勇、禹之智、大舜之明德，不能加毫毛矣。《易传》曰：自人君至于庶人，随道之吉，惟在随善而已。下应六二之正中，随善之义也。或问：午亦有美矣，何谓阳为美？曰：阴舍阳以为美者也，至兑而阴见阳伏，至坤而万物虚，阳美尽则午之美亦尽，故嘉之会者，谓乾亨也，坤品物咸亨者，含弘光大也，坤岂能专之？是以坤三含美以从王，天保归美以报上。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上六随之，穷也。穷则变，变则不随。然而随者，非礼义拘系之，又从而维持之不能也。三、上相应，三有艮巽。艮，手拘之也；巽，绳系之也。上穷反三复成巽，乃从而系维之也。拘之使不动，系之使相属，系维之使不得去。三，坤也，坤为众，众之悦随上六，固结有如此者，昔周之太王用此爻以亨于西山，杖策而去，随之者如归市，非得民之随，岂能使已，穷而更随至于不可解乎？兑，西也，艮为山，乾五为王，三、上往来，不穷亨也。先儒以此为文王之爻，误矣。故《易传》正之曰：周之王业盖兴于此。



巽下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春秋传》秦医曰：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尚书大传》曰：乃命五史以书五帝之蛊事。《杂卦》曰：蛊，则飭也。则蛊非训事，事至蛊坏，乃有事也。泰初九之刚，上而为艮，上六之柔，下而为巽，刚上柔下，各得其所事，已治矣。下巽而已，莫予违也，上亦因是止而不复有为，则祸乱之萌乃伏于已治之中，遂颓靡而不振，亦何异于皿虫谷飞、男惑山落之类哉？故曰刚上柔下，巽而止，蛊。此以泰变合二体而言蛊也。然而治蛊之道不远，在乎上下之志交而元亨，则天下复治矣。泰初九，始也，始而动，刚柔相易而亨，元亨也，元亨而天下治，始而亨者也。兑为泽，决之为川，初九越兑成艮，艮为指，利涉大川也。初九犯难，顾望而不为，蛊不可得而治矣。上下志交，动以济大难，往事乎蛊也，巽为事，故曰：元亨，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此因初、上之交言治蛊之道也。天道之行，终则有始，无非事者，圣人于蛊、巽二卦明之。蛊，东方卦也，巽，西方卦也。甲者，事之始，庚者，



事之终。始则有终，终则更始，往来不穷。以日言之，春分旦出于甲，秋分暮入于庚。以月言之，三日成震，震纳庚，十五成乾，乾纳甲，三十日成坤，灭藏于癸，复为震。甲庚者，天地之终始也。蛊，事之坏也，巽，行事也。变更之始，当虑其终，事久而蛊，当图其始。先甲三日，图其始也。蛊一变大畜，乾纳甲，再变贲，离为日，乾三爻在先，先甲三日也。三变颐，四变噬嗑，离为日，五变无妄，乾纳甲，乾三爻在后，后甲三日也。先甲者，先其事而究其所以然。后甲者，后其事而虑其将然。究其所以然，则知救之之道。虑其将然，则知备之之方。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虑之深，推之远，故能革前弊，弥后患，久而可行。图始者至矣！汉尝削诸侯之地矣，唐尝讨弑君之贼矣，令下而兵起，言出而祸随，昧治蛊之道也。不曰乾行者，周而复始也。纳甲之说，乾纳甲子、甲寅、甲辰，而壬在其中。纳壬午、壬申、壬戌，而甲在其中。坤纳乙癸亦然。《易传》曰：后之治蛊者，不明乎圣人先甲、后甲之戒，虑浅而事近，故劳于革乱而乱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夫蛊言先甲、后甲于彖，巽言先庚、后庚于九五一爻，何也？曰：蛊者，巽九五之变也。上刚下柔，巽而止，所以为蛊也。巽则九五位乎中正，事有过中而当变更，则更之，以适于中，蛊何由生乎？明此九五之功也。以卦气言之三月卦。故《太玄》准之以务事。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风，木之气；山，万物之所阜生。木气动摇于土石之下，阳升风鼓，草木敷荣，飭蛊之象。《黄帝书》曰：东方生风，风生木。《传》言景霁山昏，苍埃际合，崖谷若一，岩岫之风也。君子体之于民也。振作之，使不倦。将振作之则自育其德，德日进，则民德生矣。震动在外，振民也。兑泽在内，育德也。育德者，振民之本。史言风落山，取女说男蛊之象，此言飭蛊之象，故取象异。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乾为父，泰初九之上，父往矣，考也。坤子来居父之位，父往而其事不正，咎也。有子干之，考可以无咎矣。厉，危也。子居父位，以事之不正，为危厉之道，则变而之正，于考为无咎，于己为终吉，堪任其事者也，故曰有子。然变其事而之正，母乃改父之道乎？曰：柔巽者，子承考之意也。变其事而之正，致其考于无咎者，子干父之蛊也，巽柔而已陷父于有咎而不恤焉，岂考之意哉？故以我之意，逆父之意而承之，则变其事可也。变其事者，时有损益，不可尽承，所以从道也。孝子生也，谕父母于道，及其没也，以意承考，事死如事生之道也。贞。事之干也。父之蛊，则初六变而正矣。意者中心之所欲也，坤为中巽，柔坤也，故曰意。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坤居尊位，母道也。以阴居阳，处之不当，事之蛊也。九二巽为子，应五而处内，干母之蛊者也。坤阴柔为难辅，处之不当则当正，然正之则刚，或至于伤，恩不正之，则致母于有咎，故不可贞。言巽而动，优柔不迫，得中道则善矣。事柔弱之君亦然。《易传》曰：以周公之圣辅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成王而已，不失其道则可矣，固不能使之为羲黄尧舜之事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上九处位不当，父之蛊也。九三重刚，干父之蛊而刚过中者也。刚过动则小有悔，然无大咎者，虽过而正也。三，下卦之终，故又曰终无咎。夫无大咎，未免小有咎。圣人以谓终无咎，以其体巽也。《易解》曰：不应上，子之能争而不从其父令者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六四柔而止，不能去上九之蛊，宽裕自守而已。裕父之蛊者，诸爻以刚为干蛊之道，九二、九三、初六、六五，五之动曰干，六四曰裕者，不刚也，不能动也。吝者，安其位而不能往。动成离，离目为见，故往见吝。初六应之，牵于下，亦不得往矣。故曰往未得也，汉之元帝是已。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六五居尊位尚柔，下应九二，二与之体兑，兑为口，誉之象也。二易五柔成刚，其德中正，上承上九，干父之蛊，用誉也。以德承父下之服从者众，以是去蛊，用力不劳，则干父之蛊，莫善于用誉矣。蛊之患非一世，譬如人嗜酒色，饵金石，传气于子孙者，溃为痼疽，死与不死，在治之如何耳。秦皇、汉武穷兵黩武一也。秦亡而汉存者，始皇无子而武帝有子以干之也。必曰承以德者，誉谓德誉，非虚誉也。隋炀以俭闻，以奢败，虚誉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蛊之终有不事者，上九自巽往于外，处蛊之上而不当位，巽为事，为高尚上也，五王、四侯、三公位上，执刚不屈，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自台舆至王公，无非事者，不事王侯，何以贵之？谓其志于三，三无应则去之，不累于物，其志为可则也。《易传》曰：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所谓志可则者，进退合道也。



兑下坤上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刚自复浸，浸以长，大而后有临，一气不顿，进兑为泽，三、四、五进而不已。浸长也。临，以大临小，其进非一日而大，大则小者自顺，此临之时也，故曰临。兑说坤顺，说而顺其民也。九二刚中，六五应乎外，则说而顺者，非苟说之顺乎理也。临之道成而大亨矣。然其端始于复之初九，刚反动于初，正也，浸长而之九二，大者亨以正，故亨。造端不正，其能大亨乎！此临之道也。夫天之道，刚始于子，进而至临，又进而至泰，然后万物通，亦以正也，故曰元亨利贞。《彖》曰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天之道言乾也。至于八月有凶，戒进之不已也。阴阳消长，循环无穷，自子至未，八月而二阴长。阴长阳衰，其卦为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不可以久。不直曰凶者，有凶之道，圣人阖，小人辟，君子凶未必至。范长生以八月为否，误也。周正建子。刘牧曰：遯之六二消，临之九二卦略曰临。刚长则柔微，柔长故刚遯是也。临在复泰之中方长，而戒之不俟乎极也。故尧舜禹三圣人相戒，必于临民之初，过此则无及已。在卦气为十二月。故《太玄》准之以郊。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水，天下之至柔也。以土制水宜若易者，然迫之以险隘，奔溃四出，坏之而后已。居之以宽大，则畜而为泽矣。君子之于民也亦然，临之以势，势有尽也，亲之以教，教无穷也。是以忘有尽之势，思无穷之教，教思无穷，则待之非一日也。故包容之，保有之而无疆，无疆者，坤德也，厚之至也。三代之民不忘乎先王之泽者，教之也。三代而下，一决则横流而不可复者，临之以势也。《说卦》以坎为盗，兑为少女。《大象》以泽为民，何也？曰：善保之，则吾民也，坎非坤众，能为盗乎？《易传》曰：





无穷至诚，无斁也。

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以大临小者，临之道；以上临下者，临之位。故诸爻位以上为临五者，临之尊位也。初九、六五非应也，初处下而说，五自应之。初兑体之五成艮，山泽相感之象。咸，遍感也，无心相感也，故曰咸临。初九正，正其始也。初与四为正应，然之四不正，五感之动而上行则正位以临其民，而万物正矣。舜德升闻，岂有心乎？有心则凶，不正亦凶，故曰贞吉。初九其始正者，非一日正也。古之人正其心，及感之而动，举斯心以加诸彼，志行正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二有刚中之德而应五，动而正吉无不利。无心于临，五自感之，二之五成艮，泽，山象也，故亦曰咸临。九居二有不利，然处下而说。曰吉无不利者，以未顺命也。九二待时者也。二至四有伏巽，巽为命，坤顺也。《易传》曰：未者非遽然之辞。孟子或问：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亦非遽然之辞也。夫初九有应而不应，九二有应而未顺，君子之乐王天下，有不与存焉，临非君子之所乐也。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六三有临下之位而无临下之德，柔不当位，以口说人，甘临也。若当位则不言而信，何俟于说人乎？子朝之文辞，新室之奸言，内不足也，处则不当，之上则不应，无攸利也。虽甘临，能无咎乎？阳浸长自下进，宜忧也。六三知处不当位，能下九二之贤，降尊接卑，二、三相易成坎，坎为加忧，阴阳失位，既忧之又加忧则正，正则无咎，夫咎岂长哉？在我而已。二至四有伏巽，巽为长，二、三相易，巽变坎，故曰既忧之，咎不长也。

六四，至临，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临以大临小，四居下之上，为五所任而比于下，得君而近民者也。临道尚近，临之至也。以阴处四，为得正体，坤为处顺，与初相应，为下贤、得君、近民，而又兼此三者，所以无咎。此无他，位正德当也。故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兼天下之明而不自用者，知也。五处尊位，虚中而纳二，五、二相易成坎，坎为水，内景知也。兼九二之明而不自用其明，阳为大，此大君用天下之明以临天下，于临之义为宜。相易而正，正则吉，故曰知临，大君之宜，吉。所谓大君之宜者，行中之谓也。二以刚中上行，五以柔中下行，上下相交，五兼二而用之，上下行中道也。不交则明何由生？义何由明？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王弼曰：聪明者，竭其视听，智力者，尽其谋能。

上六，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临之极，极则穷，变而通之，其敦临乎！上与二非正应，而阴必求阳，志在乎内者，处临之极，非内有贤人之助不能资其临下之道。尊贤取善，以刚益柔，厚之至也。故曰敦临。坤，厚也。二之上成艮，为笃实，厚而笃实敦之象天，正则吉无咎。上、二相易而曰吉、曰无咎者，得九二之助，然后上安其位。临道不穷，安其位，所谓吉不穷，所谓无咎。故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易传》曰：临阴柔在上，非能临者，宜有咎，以其厚于顺刚则无咎。



### 坤下巽上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观，成卦之义在于九五。九五刚大，履至尊之位，四阴观之，大者在上，而下为小者之所观。坤为众，巽为多白眼，有观上之象。故曰大观在上，此以九五释观也。下顺上巽，顺物之理，巽而施之也。九五无偏党反侧，建极立表，天下注目，故曰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此合坤巽言九五大观在上之道也。观临之覆临，兑为泽，艮为手，上为宗庙，巽入也。入宗庙而泽手，盥也。与《内则》沃盥之盥同。坤为牛，兑为刑杀，杀于下。手荐之于上，荐也。孚者，九五之诚信孚于下也。乾为首，兑变之，肃然在上，庄而不惰，有敬顺之貌，颙若也。观之道至简而不烦，其要在诚而已，无待于物也，故明之以宗庙之礼焉。宗庙之礼所以致诚敬也，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祭之初迎尸，尸入庙，天子洗手而后酌酒。洗谓之盥。酌酒献尸，尸得之，灌地而祭，谓之裸。裸之后，三献而荐腥，五献而荐熟，谓之荐。故献之属，莫重于裸。而盥者，未裸之时，精神专一，诚意未散，不言之信发而为敬顺之貌者，颙颙如也。故下观而化，金声而玉色，莫不有敬顺之心。及其荐献，礼文繁缛，人之精一不若始盥之时，虽强有力者，犹有时倦惰矣。以此见下之观上，在诚而不在物，其道岂不至简而不烦乎？是以观盥而不观荐也。巽眼视艮而兑伏，观盥而不观荐之象也。巽，巽也，坤，顺也，二应于五，化为巽顺。故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圣人尝观诸天也，四时本于阴阳，阴阳合而为一，一则神，神者，天之道也。故阴阳自行，四时自运，人见其始于艮，终于艮，无有差忒而已。孰为此者，一也。圣人观天设教，亦一而已矣。一则诚，诚则明，明则变，变则化，不假强聒，人自服从，亦岂知所谓一哉？惟天下至诚为能化。故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此推原观卦之始，要其终而言之，以明大观在上，其道止于诚。诚则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矣。以卦气言之八月节也。故《太玄》准之以视。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风行地上，无所不周观也。先王以巡省四方，象风之行，观民设教，象风行于地上，巽而顺万物也。巽为多白眼，观也。坤为民。《易传》曰：观民设教，如奢者示之以俭，俭者示之以礼，省方观民也，设教为民观也。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初六，坤冥不正而往观五，小人之观君子也，乌睹所谓正哉！不足咎小人，不足以知君子，犹童稚之观成人也。艮为少男，故曰童观。初九动则正，以正而往观者，君子之观君子也。然不动焉，吝也。故曰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大观在上，六二不往，阖户而观之，所见狭矣，故曰窥观。礼，女不踰阂，守正不动，女之贞也，故曰利女贞。二离为女，为目，坤为阖户，女处乎内而窥外之象。九五以中正观天下，六二守窥观而为女贞，亦可丑也。阴为丑，此爻女子居之则利，君子为之则丑。

六三，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卦以九五为主，我谓九五也。生，动也。五之三，震为动，动谓之生者，阳刚反动天地之生。五之三，三则进，而上、五不动，三则退而止，进退动止，观九五而已。巽为进退，三不当位，在上下之际，故其象如此。六三不能自必其进退者，在九五，不在六三也。九五中正，其动必正，故六三虽不当位，未为失观之道。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四观五也，四侯位，坤为国，五王位，六四上宾于五，五降而接之，成坎离，光也，故曰观国之光。四为朝廷，艮为门阙。乾五为玉动之，四为金，坤为布帛，乾坤玄黄，帛帛之文，升自门阙，陈于庭，王降而接宾，宾下升于西北，宾于王也。尚者，主人以宾为上，尚之也，古者诸侯入见于王，王以宾礼之，士而未受禄，亦宾之。九五中正在上，六四体巽而正，观国之光，知尚宾忘势矣。尚宾者，国之光也，礼，主人尊宾，故坐宾于西北。主人接人以仁厚之气，故坐于东南。《易》言宾位者，乾也，西北方也；主人位者，巽也，东南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五自观也，五，君也。坤为民，五动之二，坤变震为动，动谓之生，天动则地应，观天道之得失，观诸地可也。天为君，地为民。君者，民之所观，而时之治乱、风俗之美恶系之，观其民则知君。君之自观其得失者，亦观诸民而已。《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故君道得，其民君子也，于己为无咎。君道失，其民小人也，必有失道之咎。有尧舜之君，必有尧舜之民矣。五之二，阳为君子，故曰君子无咎。成汤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先王省方，命太师陈诗观民风，乃所以自观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上观五也。上来之三，仰观九五，观其动之所自出，故曰观其生。三动于中，志也，坎险不平也，三观于五有难焉。其志不能平，乃往于外，三动正也，君子也，正则无咎。上九过刚也，过则有咎。自古观其君而去者，以未平之志，为忿世疾邪之事，多失之于矫激太过，岂能无咎？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也，辩博阔远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过者也。梁鸿作《五噫》，以显宗之贤，犹不能堪之，非失之过乎？夫子不合者多矣，进退无咎者，君子之道也。巽究为躁，故以君子戒之。《易解》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然后能观其生而不失进退之几焉。

## 卷三



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离震合而成体，为颐中有物之象。九四之刚，颐中之物，嗑，合也，噬而合之，刚决而上下亨矣。推之人事，上下之际有间之者，强梗谗邪奸宄弗率噬而合，合而亨。《易传》曰：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间，有离贰怨隙者，盖谗邪间于其间也。除去之，则合矣。间隔者，天下之大害也。故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此合两体言噬嗑与亨之义也。夫互体之变难知也。圣人于噬嗑，《象》明言之，其所不言者，观象玩辞，可以类推。固者为之彼，将曰艮震颐也。责离而求艮，离岂艮哉？故曰知者观其《象》辞，

则思过半矣。噬嗑自否来，否之时，刚柔不分，天地闭塞，九五之刚，分而之初，刚下柔也。初六之柔，分而之五，柔上行也。刚柔分则上下交矣，动而明则否塞通矣。以阴阳言之，震，阳也，离，阴也，雷动电明，刚柔相交，合一而成章，则天地亨矣。故曰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此以初、五相易，合两体以言噬嗑之才也。噬嗑，除间之卦，不止于用狱，言利用狱者，专以六五言噬嗑之用。坎为律，为棘，狱象也。六五之柔得中而上行，下据九四之坎，用狱也。所谓上行者，以柔道行之于上也。五，君位，唯刚健中正足以当之。六五柔中不当位也。虽不当位，而施之于用狱，则无若柔中之为利矣。或曰：柔中足以用狱乎？曰：人君者，止于仁，不以明断称也。古之用狱者，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制刑。宥之者，柔也。三宥之然后制刑者，柔中也。制刑者，有司之事，不得已听而制刑者，人君之德，德归于上，有司不失其职于下，是因其民畏而爱之，爱之斯戴之矣。故曰人君之用狱，无若柔中之为利也。皋陶之美舜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夫杀不辜，则民将以虐我者为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则天下乐推而不厌。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士师有司也。曾子告之如此，况人君乎？观皋陶、曾子之言，则在于宁失也，在于哀矜也，不在乎明断审矣。自《易》失其传，参之以申、韩之学，人君用明断决狱讼，躬行有司之事，其弊至于刻薄少恩，民心日离，思与之偕亡，读《易》不察之过也，故不可不与之辩焉。卦气秋分也。故《太玄》准之以闕。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敕当作敕，明其罚之轻重，使人晓然易避，效电之明也。正其法令以警懈惰，效雷之动也。九四坎为律法也，三不正敕法也，上三爻不正明罚也。先王将明罚必先敕法，非谓法其威怒以致刑。此卦至爻变始有用刑之象。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否下体，艮为指，在下体之下，为趾。巽变震为足，为草木，以草木连足指象没矣，履校灭趾也。荀卿曰：非缙，履缙，臬也。《尚书大传》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中刑杂屨。杂屨即《传》所谓薰跽之屨，要之中刑之屨，或非或臬或薰或跽，皆草为之。疑古者制为非履赭衣，当刑者服之，以示愧耻，非无肉刑也。慎子谓以履当刑，误矣。《周官·掌囚》，下罪桎，桎，足械也。械亦曰校。大罪者，小罪之积。否初九不正，其行不已，故履校以没其足，使止而不行，所惩者小，所戒者大，乃所以无咎。震为行，艮止之不行也。无咎，正也。卦以初、上为受刑，二至五为用刑者，用刑贵中也。王弼谓初上无位，非也。六爻非奇则偶，岂容无位？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艮阴为肤，柔而近革，噬之为易，六三是也。何以知？艮阴为肤，剥六四曰剥床以肤，坤剥乾成艮也。六三不当，六二噬之，中正而动刚，乘刚而往，所刑者当。兑为口，故曰噬肤。艮为鼻，二动，兑见艮毁，灭鼻也。鼻在面中，灭鼻则当息。不息则势不能久。言三虽不当，而二之用刑，亦不过中，故无咎。二动宜有咎也。横渠曰：六三居有过之地而已噬之，乘刚而动，为力不劳，动未过中，故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鸟兽全体干之为腊，噬之最难者也。九四不正，间于上下之际，强梗者也。艮为黔



喙之属，离为雉日燠之，腊肉之象。六三位不当，以柔噬刚，刑人而不服，必反伤之，故遇毒。毒，坎险也。何知坎为毒？师曰：以此毒天下，谓坎也。小吝者，六三位不当而柔也。然无咎者，动则正，兑见坎毁，强梗去矣。兑口，噬也。荀爽曰：噬腊肉谓四也。

四九，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附骨之肉谓之肺，肺，古文作𦘔。横渠谓五也。六五柔中有刚，在二刚之中，日燠之，干肺之象。肺比腊为易，比肤为难，九四刚直不挠，往则克之，得金矢也。乾变为金，巽为木，坎为矫为弓，离为兵，矫木施金加于弓上，矢也。金刚矢直噬之，则刚直行矣。四、五易，坎毁成颐，噬干肺得金矢也。九四不正，动而正，唯恐其不正，不正不足以噬，故利艰贞，乃吉。不然则凶。艰贞乃吉者，以其道未光，道光则安用艰贞哉？或曰：五君位，四噬之可乎？曰：噬嗑爻辞取上下相噬，明用刑难易而已，不以君位言之卦，五不以君位言者六卦：讼也，噬嗑也，恒也，遯也，明夷也，旅也。讼不言君者，人君不以听讼为主，故风美召伯，颂言皋陶而已；恒不言君者，君道不可以柔为恒；遯不言君者，君不可遯也；明夷不言君者，失君之则也；旅不言君者，君不可以旅也。《春秋》天王居于郑，书出，诸侯去国书奔。噬嗑决狱，有司之事，非人君之职。若以五为君，则二大夫、三公、四侯相噬何哉？《易》不可一端尽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噬，上也。上刚而居柔，离日燠之，乾肉之象。乾肉比肤为难，比肺为易，五与上易成兑口，故曰噬乾肉。黄，中色，离中之坤也。上乾变为金，故曰得黄金。言自五噬上，噬之亦难，噬之而服，则于刚为得中矣。九居五，贞也，故曰贞。五未易上，有强不能噬，于正为厉，于德为有咎。噬上九而当，虽厉终无咎也，故曰厉无咎，得当也。得当者，于五刚中为当也。或曰：用刑言噬，何也？曰：此圣人之深意也，夫示之德让，使人安于至足之分则不争，不争则无讼，今物至于噬而后合，德下衰矣。噬之当也，犹愧乎无讼，矧噬之有不当乎？末流之祸，怨乱并兴，反复相噬，且万物同体而使物至于噬，自噬之道也。故四之刚直，上九之刚未免于噬。夫子曰：必也，使无讼乎！叔向曰：三辟之兴，皆兴于叔世。圣人之意不其深乎！

上九，何校灭耳，凶。《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四坎为耳，上九之三巽为木，巽见坎毁，何校灭耳也。上九有耳不明乎善罪，大恶积陷于凶而不知，宜曰耳不聪。曰聪不明，何也？坎水离火，日月之光。火，外景也，于目为视；水，内景也，于耳为听。视听之用，无非明也，气交则通，精并则专，瞽者专视，并耳之用于目也。瞽者专听，并目之用于耳也。上之三离目毁，无见善之明，又不能专听，是聪复不明，何校灭耳。责其有耳之形，无耳之用也。



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贲本泰也，坤之上六来居于二，以一柔而文二刚，则柔得中而亨。文，柔德也，故曰贲亨。九二分而往于上，以一刚而文二柔，刚不得中而柔得中，小者之利也。然刚不往，则小者无以济之，不能文矣，故曰小利有攸往。柔来文刚而得中，分刚上而文柔，柔者，亦得中。上下相文而不失乎中，则贲也。非过饰也，故曰贲。贲者，文饰之道，曰往曰来者，往来相错，因其质而文之。《易传》曰：质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对，

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以天文言之，无非刚柔交错，阴阳之精在地，象物成列，光耀离合，皆刚柔也。日，阳也，而为离，月，阴也，而为坎。纬星动者，阳也，而太白辰星为阴。经星不动者，阴也，而析木鹑首为阳。北斗振天，二极不动，故曰天文也。以人文言之，坤来文乾而成离，坤文而离明，文明也，艮止也。父刚子柔，君刚臣柔，夫刚妇柔。朋友者，刚柔之合，长幼者，刚柔之序，五者交错，粲然成文，天理也，非人为也。上下、内外、尊卑、贵贱，其文明而不乱，各当其分而止矣。文明以止，则祸乱不生，灾害不作，故日月轨道，五星顺序，万物自遂，天文人文，其理一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此合乾坤刚柔艮离两体而言贲也。圣人观乎天文，则知刚柔有常矣。故南面而立，视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时寒暑之变。春震秋兑，泰之时也，夏离冬坎，贲之时也。泰易为贲，四时互变，时变之象也。观乎人文，知天下之情必丽乎中正。中正者，理之所当得者也。故彰之车服，明之藻色，天下自化矣。柔丽乎中正者，化成天下之道也。乾，天也，二变艮成也，二柔丽乎中正也，仰观天文，俯观人文，不顺乎天则反求乎人文而已矣。此推原卦变以尽贲之道也。在卦气为八月。故《太玄》准之以饰。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山下有火，托物以明，异乎晋之自昭明德也。贲，饰之象，君子体之以明庶政者，初、二、三、四正，坤为众。政者，正也。无敢折狱者，折狱之道在于用常人吉士，哀矜狱情，不恃明察也，不尚文饰也。或曰：噬嗑亦明也，明罚何也？曰：噬嗑六三、九四、六五、上九不正，不正者罚之。贲无敢折狱，下四爻正也，庶政明而后折狱，乃无枉滥。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艮为指，初在下体之下动而应足，趾也。坤为舆，二坎为轮，车也。四震为大途，为足，足趾行乎大途者，徒行也。初九于六二为近，于六四为远，舍二车弗乘，宁徒行而弗辞者，六二非正应，义弗乘也。夫车所以贲其行，义弗当乘而乘之，辱也，非贲也。是以宁徒行，虽跣足，贲也。古之人有弗肯乘人之车，缓步以当车者，守义故也。

六二，贲其须。《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二言贲饰之道。毛在颐曰须，在口曰髭，在颊曰髻，三有颐体，二柔在颐下，须之象。二、三刚柔相贲，贲其须也。夫文不虚生，譬之须生于颐，血盛则繁滋，血衰则减耗，非增益为之饰，与上兴也。与，相与也。二、三相贲而成震，起也，柔道上行，有兴之象。是故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玄黄之饰，因其有尊卑贵贱之实，而明之实既不同，其文亦异，不丰不杀，惟其称也。棘子成曰：质而已矣，何以文为？不，文待质而后兴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六二以柔贲刚，贲如也。九三坎体，以刚贲柔，坎水濡之，泽润而有光耀，濡如也。刚柔相贲，文饰之盛，礼之致隆者也。然二非正应，以近相得，故相贲相濡以成文。九三守正不动，二亦柔丽乎中正，故吉。三贲将变，动而失正，则上且自外而陵之。礼者，法之大分，去争夺之道也。永正谁能陵之？今夫富商之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而木槿韦藩过于朝而不歉者，知礼法之不可以干也。苟失其正，乘其间者，有竞心焉，安能自免于陵轹乎？故终莫之陵者，永贞之吉，三下卦之终，三不动，永贞之象。

六四，贲如皤如，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六四、初九以正，相贲也。六四之柔，下贲初九，贲如也。初九之刚，上贲六四成巽。六二为须，巽为白，皤如也。言初之贲四，纯白相贲，饰也。六四当位，伏巽为不果，有疑志也。四所以疑者，初间于三，坎为盗，盗据内外之际，四有乘刚之险。初四未获贲也，虽未获贲而应之志，其疾如白马翰如，飞腾而赴之，匪九三之寇，则遂婚媾矣。初离为雉，之四巽为鸡，翰如也。翰，刚爻也。震为作足之马，震变巽，故曰白马翰如。震长男，离中女，男女合，故曰婚媾。纯白无伪，谁能间之，始疑而终合，故曰终无尤也。四之所尤者，三也，三下卦之终。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艮为山，为果蓏，山半为丘而有果蓏，丘园也。五尊位柔中，外贲上九之贤，故曰贲于丘园。坤为帛，艮手束之，束帛五两，坤数也。三玄二纁，天地奇耦之文，上五相贲之象。戔戔，委积貌。坤为众，束帛其上，多而委积，用之以外聘，故曰束帛戔戔。夫五得尊位，当贲天下。六二不应，近比上九，吝道也。然柔中厚礼，上九自外贲之，始吝而终吉，正则吉也。阴阳得位曰喜，上来贲五阳得位而正喜，岂伪为之哉？好贤乐善有得于诚心，故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贲，无咎。《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上九贲之极，有不贲者焉。圣人因天地自然之文，立王制为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也，其志在于著诚去伪，使人各由其情，不失其本真矣。末流之弊，尚文胜质而本真衰焉，岂贲饰之初志哉？志者，动于中之谓也。上九变动反三，三有伏巽而离体。离者，乾再索而成巽之变也。巽为白，离为文，有色生于无色，故曰白贲。白，质也。贲，文也。五色本于素，五味本于淡，五声本于虚，质者，文之本。上九变动而反本，则文何由胜？咎何由有？我志得矣。故曰大礼必简，至敬无文。然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夫是之谓大隆。故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绣之美，疏布之尚，莞簟之安，而蒲越槁秸之尚，丹漆雕几之美，而素车之尚。荀子曰：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悦。夫终则有始，质者文之始。上九之白，贲文在其中矣。变而通之三代，损益之道，是以无咎。而得志不然，事生生死而无敬文，墨子之道，乌得为无咎？贲四至上，其变皆以巽，人文相贲，以礼让为本。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象》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剥本乾，阴侵阳进而剥之，柔剥乎刚，下剥其上，回邪剥正道，小人剥君子，刚为柔变。故曰剥，剥也，柔变刚也。此以五阴剥阳言剥也。剥而不已，一阳仅存。小人既长，君子道消，往亦无与，何所之哉？当巽言屈身避害而已。故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此以上九言剥也。圣人患君子不往，人道将绝，故又发其义曰顺而止之。坤顺艮止也，止小人之道，当顺其理而止之，乃可以止。盖以象观之，剥极当止之时，五变阴，阳有可反之理。剥反晋，晋反大有而乾体复矣。天道之行消于巽，息于兑，盈于乾，虚于坤。消极则息，盈久则虚，君子尚之，与时偕行，能柔能刚，任理而已矣。汉唐之季，小人道长，诸贤不能顺而止之，悉力以抗小人，是以无成功。王弼谓强亢激拂，触忤以陨身，身既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故曰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此以艮、坤二体剥复升降，明处剥之道也。在卦气为九月。故《太



玄》准之以割。郑康成以万物零落谓之剥者，论卦气也。《彖》言象者三，剥也，鼎也，小过也。剥、小过卦变之象也。卦变，自辟卦言之，坤变复，六变而成乾；乾变姤，六变而成坤。自反对言之，复、姤变十二卦，遯、否、临、泰变四十八卦，自下而变也。观剥之象则知之矣。自相生言之，复、姤五变成十卦，临、遯五复五变成二十四卦，泰、否三复三变成十八卦，上下相变也。观小过之象则知之矣。鼎互体之象也，卦以阴阳虚实刚柔奇耦交错，互变于六爻之中而象其物宜，观鼎之象则知之矣。观是三者，《易》之象，举积此矣。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山剥而附于地，则其下厚矣。为人上者，观此故裕民。敦本务厚其下，是乃安宅不倾之道。《书》曰：民维邦本，本固邦宁。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刘牧读剥床以足蔑。案：六四曰剥床以肤，则剥床以足当为句绝。坤变乾也，坤，西南方也，初动成巽，巽为木，设木于西南之奥，乾人藉之，床之象也。剥以其足寢其上者，危矣。初有伏震，震为足，阴之剥阳，必自下始。蔑，无之也。无君子之正则凶矣。《象》曰灭者，灭尽也。无君子之正者，以灭尽之也，小人之害正如此。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郑康成曰：足上称辨，近膝之下，屈则相近，申则相远，故谓之辨。辨，分也。崔瑗曰：辨当在第足之间，床腓也，巽为木，为股，艮为指，在初为趾，二在股趾之间，近膝之下，股之象。腓即股也。阴浸长，次及于二，犹剥床至于股也。九二无应，未有与之者，是以小人无所忌惮。二当内，不失正以自守，斯可矣。若迫穷祸患，蔑所守之正，则凶。蔑，无之也。曰蔑，贞凶，戒六二也。剥之方长，君子而有与，犹可胜也。剥而自守其正，小人虽胜，犹未凶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九以刚居一卦之外，六三在小人中以柔应刚，独有辅上救乱之志。《易传》谓汉之吕强是也。然上九不当位，其势微弱，不能相应，而有为失上也。众阴并进，三独为君子。初二既剥，安能免于众阴之所剥乎？失下也。上下皆失。三虽不免于剥，而义则无咎。非特立不惧者能如是乎？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艮为肤，柔而近革。六四之象，巽为床，剥床及肤，切近灾也。五君位，剥阳至四而乾毁，其凶可知。《象》言灾者，阴长剥阳，天也。剥道至此，三不能止，君子其如天何！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巽为鱼，为绳，艮为手持绳，下连众阴，贯鱼也。艮坤为宫，止于中也。乾为人，巽为进退，以宫人宠也。宫人、嫔妇，御女之属。古之进御于君者，望前先卑，望后先尊，尊卑迭为进退。五得尊位，其动也正。与上同德，下制众阴，若贯鱼然。咸顺于上，以宫人宠之，使尊卑有序，厚恩锡予，不及以政。宠均则势分，不及以政则无权，小大相持乃可为也，故无不利。六五居宜有尤而以正制小人者，尽道终无尤也。五有伏兑为口，尤之也，不然鱼脱于渊，其能制乎？或曰：先儒以巽为鱼，何也？曰：以重卦离知之，包牺氏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离中有巽，巽复有离，巽为鱼以渔也，离为雉以佃也。鱼龙同气，东方鳞虫，龙为之长，震为龙，木之王气；巽为鱼，



木之废气，故《太玄》以三八为木为鳞，兼震巽言之。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坤阴剥乾，四成巽为木，至五成艮为果。阳为大，众阴不能剥之，硕果也。兑为口，艮见兑伏，不食也。君子在外，不为小人剥丧之象。硕果不食，下而复生。剥反为复，必然之理。天地间未尝一日无阳，亦未尝一日无君子。剥终复始，间不容发也。坤为舆，为众，极乱之后，五阴奉一阳，君子于是得众而民载之。故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易传》曰：《诗·（匪）[曹]风·下泉》，所以居变风之终也。艮为舍，乾为天，天际在外，野也，舍在野庐之象。阳为君子，小人托庇于君子。上九剥而为六，小人用事，自彻其庇，至于无所容其躯，而在外之君子亦失其所，故曰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 震下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复本坤，而乾交之，阴阳之反，皆自内出，非由外来。而出入云者，以剥复明，消息之理也，剥极成坤，阳降而入，坤极而动，阳升而出，入其反也，出其动也。其出其人，群阴莫能害之，害之之谓疾，言刚反动而得位也。坤为顺，刚反动而得位，以顺道而上行，斯复所以亨欤。朋，阳之类也。一阳来复而得位无咎者，以正也。刚动则不累于物，以顺行则不违其时，正则和而不同，斯朋来所以无咎也。夫复所以亨者，岂一君子之力哉？譬如舟车，必相济达，己先则拔之，彼先则推之，然后并心协力，其道大行，故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此合坤、震两体初九之动以言复亨也。天道之行，极则来反，往则必复，其复之数，自午至子，不过于七。阳生于子，阴生于午，剥复七变，阳涉六阴，极而反初，日也，月也，岁也，天地五行之数，所不可违。而必曰七日者，明律历之元也。故日月五星始于牵牛，气始于夜半，历始于冬至，律始于黄钟。子云得之为八十一首，以尽一元、六甲、三统、九会、二百四十二章之数。邵雍得之，明日月、星辰、元会、运世，以穷天地消长无极之数。而雍尝谓子云作《太玄》，其得天地之心乎？故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此推剥复之变，言复之数也。阳自复而往，为临、为泰、为大壮、为夬、为乾，孰御之哉？君子之道，刚进而长，莫或御之，必至于盛。夫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曰：以齐王犹反手也。荀卿曰：三年天下如一，诸侯为臣。非虚语也。故曰利有攸往，刚长也。此自复推之至乾，以言复之成也。《易》以天地明圣人之心，以为无乎不可也，以为有乎不可也，观诸天地则见其心矣。天地以万物为心，其消也乃所以为息，其往也乃所以为来，往极而来复，复则万物生，生者，天地之大德也。以其所见论其所不见，天地之心其可知矣，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此以初九刚动言复之始也。始而亨，亨则有成矣。王弼谓天地以本为心，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此雷在地中之象也。《彖》之取象在于阳刚反动而已。《易》无非象也、《彖》也、大《象》也、小《象》也，其象各有所宜，不可以一概论。在卦气为冬至。故《太玄》准之以周。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天下之至动莫如雷，雷在地中，动复于静，复本之时也。复，冬至之卦，剥艮为门



阙，反则闭关，闭关以止动者也。巽为近利市三倍，风行地上，为观民设教，复震见巽伏，故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不行不省方则动者静，《夏小正》十一月，万物不通，夫子赞《易》，兼用《夏小正》矣。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外为远，内为近，剥初初失矣。变复，九自外来内，不远也，反，动而刚复也。失而后有，复不失，则无复矣。初者，九之位正，其固有也。初正者，善之端，修身之始，未有不正其心而能修身者。以天地言之，始于刚反，动而正，乃能遂万物而成其德，故曰不远复，以修身也。坤为身。《易传》曰：祇，抵也。马融音之是。反初动不正，不正则抵于悔，知不正为不善之端而复于正，则无祇悔。俟其悔至而后复之，复亦远矣。无祇悔则元吉。元吉者。吉之至善，故曰无祇悔，元吉。夫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也。颜子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无祇悔也。故夫子赞之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休，息也。初九刚复，克己复礼，为仁者也。六二正中，在上无应，以分其亲仁之意，近而相得乃下之，见。初九不远复，其心休焉。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则正，正则大，大者，仁之体。仁岂外求哉？在我而已矣。初九知几知至，至之者也。六二不动，即至于正中，动则失正，因是休矣。休则吉，所谓吉祥止止也。故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荀卿曰：学莫便于近其人，六二之谓乎？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频，水厓也。《说文》曰：人所宾附，频蹙不前而止。先儒作嘽蹙，训之其义亦通。三者，震动之极，极则反之正，成坎。坎在坤际，水厓也。水厓谓之频，六三厥初，妄动自厓而反，则频复也。频者，危道，故曰频复，厉。频而复，虽晚矣，不犹愈于迷而不复者乎？于义为得，故曰义无咎也。六三困而学之者也。叔孙病不能相礼，退而学礼之爻乎？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五阴冥行，去道日远，适越而北首者也。六四行于五阴之中，独反而复，下从于初道，言初九也，震为大途，亦道也。郑康成曰：度中而行，四独应初是也。不言吉无咎者，正则吉可知，独复则无咎，频复之厉，犹无咎也。四独复五，敦复不言吉者，不以利害言也。虞翻曰：四在外体，不在二、五，何得称中？夫中无一定之中，自初至三，以二为中，自四至上，以五为中。复卦五阴，自二至上则四为中。康成谓爻处五阴之中。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远于初九，中而未正，非敦复则有咎。五，坤体厚也。五动而正成艮，艮为笃实，厚而笃实，敦也。成言乎艮，故艮又有成之意。考，成也。诚者，自成也。以体言之谓之中，以天道言之谓之诚，以受之于天言之谓之性。有是性则有是体，有是体则有是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则自成矣。其于复也，何远之有？厚而笃实，用力于仁者也。荀卿曰：以中自成。《易传》曰：以中道自成。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复之终以一卦言之，剥之上九反而为初，初九已复。上六迷道而不复，故曰迷复，凶。上穷矣，不可动。动则降三成坎，坎，灾眚也。灾自外至，眚已招也。有灾眚则天祸人患无所不有，故曰凶。又曰有灾眚。三动六上行有师体，用师也。行师之义，以正去不正，己迷不复而行师，人谁服之？终有大败。师六三，师或舆尸，凶。坎为血，大



无功也。三下之终，故曰终有大败。坤四，诸侯位国也，五君位，上反三成震坎，以其国君也。震动以也，坎，陷也。用此行师，终有大败。妄动之祸，至于以其国，君陷之于凶，故曰以其国，君凶。言迷复动则凶矣。自古迷复妄动，不胜其欲而用兵，虽骤胜，终有大败。骤胜者，厚其毒而降之罚，是以祸至于亡身。十者，坤之极数，不可动则无师象，不克征也。十年不克征者，灾也，上穷也，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者，眚也。二者反君道故也。上六反初九，初九道也。《易传》曰：居上治众，当从天下之善，夫从天下之善则改过不吝，举错当于人心。以此用众则师克，以此用国则民听。天佑人助，何凶之有？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无妄，天理也。有妄，人欲也。人本无妄，因欲有妄。去其人欲，动静语默，无非天理，动非我也。其动也天，故曰无妄。此合乾震言无妄也。无妄，大畜之反，大畜上九之刚自外来，为主于内，主言震也。自外来为主于内，如舜禹之有天下。天下，大物也，可妄而有乎？无非天也。故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此以初九言无妄之主也。震，动也。乾，健也。动而震，无妄之时，其健不息，不有其已，体天而已。故曰动而健。此再以乾震言无妄也。九五刚中在上，六二以柔中应之，刚柔相与，上下不过乎中，中则无妄，上下循天之理，故曰刚中而应。此以二、五言无妄也。初九之尊位，大夫得尊位，大亨也。其端始于初九，刚自外来为主于内而正，是以大亨。刚中而应，动不以正，亦何由健、何由应乎？故曰大亨以正。此以初九、九五言无妄也。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者，无妄之才也。有是才乃可当无妄之时，致天下于无妄。《易》言刚中而应者五卦：师也、临也、萃也、升也、无妄也；大亨以正者三卦：萃也、临也、无妄也。独于无妄言天之命者，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也。刚自外来可也，安能必其为主于内？动而健可也，安能使刚中而必应以正而必至于大亨乎？非天命不能也。天命即天理也，非人为也。乾为天，巽为命，故曰天之命也。此以乾巽言无妄也。三、四、上三爻，匪正有眚，匪正妄行而干天命，其眚自取者也。无妄之世，九五在上，受天所命，六二应之，三、四、上匪正而无应，欲往何之？三、四以五在上，不可行，上九已穷，三、上相易成坎险，何所往哉？兑为右，大有六五尚贤，上九易五成兑，故曰自天佑之，无妄。大畜三、四正位兑体，有佑之象，大畜反兑为巽，不正之爻，不利有攸往，故曰天命不佑，行矣哉！在卦气为寒露。故《太玄》准之以去。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天下雷行而物与之者，无妄也。雷行非时而物不与者，妄也。虞翻曰：震以动之，万物出乎震。故震为万物始。始震终艮，时也。伏兑为泽，育也。二应五，三应上，对也。先王以是茂对时而育万物。茂，盛也。万物繁兴，不茂不足以育物。不对则妄矣，如春毋靡、毋卵，夏毋伐大木之类。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正，无妄也。九四不正，妄也。初九以正动，上往，九四应之，往而正，正则吉，其正行乎上，志者动于中也。《易传》曰：诚至于物无不动者，以之修身则身正，

以之治事则事得其理，以之临人则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志也，故吉。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二动体而顺乎中正，无妄者也。故极言无妄可往之理。初至五，有益体耕也。二震为稼，艮为手，二往之五，五来应二，兑见震毁，艮手兑金，铎刈之象，获也。二为田，田一岁曰菑，三岁曰畲。初九震足动，田之始菑象也。五来之二，历三爻而有获，象畲也。乾为岁故也，夫耕者获之始，畲者菑之成，耕必有获，菑必有畲，事理之固然，非私意所造，君子随时而已，无妄也。譬如农夫有当首事而耕者，有当终事而获者。其于田亦然。有当首事而菑者，有当终事而畲者，当其时之可耕可菑，则薅荼蓼辟荒秽，不为不足。当其时之可获可畲，则有仓廩多田稼，不为有余。初，耕者也，二当不耕而获，耕则妄矣。初，菑者也，二当不菑而畲，菑则妄矣。吾无决择，顺乎中正，可动而动，无所容心也。如是，则利有攸往。有攸往者，二往五则获畲有成矣。昔伏羲创法以利天下；神农氏、黄帝氏相继而出，至尧舜氏而法成。若夏、商、周之损益，皆因其礼，无妄作也。其视前人创法犹己为之，是故前圣后圣若出一人，彼时此时同为一起。不然，不待时而为，则虽揽天下之美，犹为妄也。曰未富者，盈虚之理。盈则亏之，虚则实之。二阴虚而未盈，故不耕而获，若已盈，则亦不获矣。庄子所谓天下既已治矣，是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六二中正无妄也，三、四不正有妄也，故以两爻明六二无妄之灾。坤为牛，四巽绳，艮手或系之牛。或，疑辞。四见疑以不正，故疑之。三震为大途，为足，行人也。四不系之牛，人以其不正或疑之，妄也。三不正而躁，亦妄也。往乘四，妄而又妄，不得位。行人得牛，牛非行人之所当得，妄动而干之，非顺乎理者也。四来乘三，三在险中，三自取之，有妄而灾，则其宜也，非灾之者也。坤土在下为邑，邑人谓六二。六二中正顺理，静而不往，无妄，何灾矣？然三动则二亦近于险，非自取也。庄周谓鲁酒薄而邯郸围者乎！关子明曰：无妄而灾者，灾也。君子于无妄之灾如之何？夭寿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故三、四复位，六二卒与五应。

**九四，可贞，无咎。《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明人情，终不妄也，九四刚而不正，刚则私欲不行，私欲不行则至于无妄。无妄则无咎，然且有咎者，不正也。正者，四之所固有也，操存舍亡非外铄也。九既刚矣，动则正，正则无妄，故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致无妄者，必自刚。夫妄始于欲，欲之为害，自一介取诸人，充之至于为盗。舜与跖之分，其初甚微也。刚者能绝之，不以小害为无伤而不去。故此爻在妄为。刚者，圣人与之，可正也，正则刚在其中。上九亦刚，不曰可贞者，妄之极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九五、六二无妄相与，而九四以妄间之，九五之疾也。疾者，阴阳失位之象。五动四成坎，坎为毒药之象。医师聚毒攻邪，济人于险者也。《易传》曰：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从，化之而不革，若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孙武叔。然而无妄之疾，非妄所致，勿药可也。盖九五至正，戒之在动，动而求，所以攻之则不正，复入于妄，以妄治妄，其疾愈深，待之以正，则邪妄自复。故曰不可试也。试犹尝试，言不可妄动，少有所试，二不能往，五得位而二应，勿药有喜也。不正则二不应，其能喜乎？喜，阳得位之象。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无妄之时。妄者三爻，六三、九四、上九是也。九四可贞，六三下体之极，上九上体之极，上九妄之尤极者也。上行之三成离，离有伏坎，坎为眚，三行之上成兑，兑为毁折，行有眚也。上九、六三之妄行即得正，然且有眚者，妄极而穷，穷之灾虽行，其能免乎？爻言眚，象言灾，处妄之极，不有人祸，必有天殃，故夫子极天人以告之。



乾下艮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刚健，乾也。笃实，艮也。大畜者，大壮九四变也。一变需，再变为大畜。需有坎离相合，发为辉光，进而上行成艮。互有兑震，兑西震东，日所出入，日新其德也。刚健则不息，笃实则悠久，两者合一，畜而为德，动而有光，其光辉散，又日新无穷，进而不已，自畜其德者也。故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此合乾艮两体而又推大壮之变以言大畜也。刚，贤者也。大壮再变，九四之刚，进居君位之上，贤者置之上位，六五以柔下之，尚贤也。三阳自内而往，难畜者也。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自畜其德矣。又尊贤忘势，刚上而尚贤，具此五者，然后能止畜，其健大正也。大正乃为天下国家之利，君子当在上，小人当在下，正也。初九、九三当位，二、五相易而正，大者，正也。所以大畜者，以其利于大者正，故曰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此以上九在上，六五、九二相易，以言大畜之利正也。刚上而尚贤，尊之也。尊之而不与之共天位、治天职、食天禄，贤者不可得而畜也。三至上，体顺养贤也。二在内为家，兑口为食。六五尊德乐道，下交九二，九二受畜而往应之，不家食也。王公之尊贤而又养之，贤者如是而食，则吉，正也。非独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不然，分国与之，视犹锱铢也。故曰不家食，吉，养贤也。此以二、三、四、五言大畜贤者止而受养也。上能止健，贤者止而食，乃能得尽其心，与之犯难而不辞。兑为泽，决之为大川。震变兑成坎艮，震足艮指，而越坎涉大川也。乾为天，五天位。巽为命，天命有德者，为万民也。六五下应乾，九二、之五，大畜止健，贤者不家食，应乎天而行，何险难之不济哉？故曰利涉大川，应乎天也。此再以二、五言大畜养贤之功。在卦气为白露。故《太玄》准之以积。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以人所见为象，犹言水中观天也。圣人论天地日月，皆以人所见言之。天大无外而在山中，其所畜大矣。内卦兑口，前言也。外卦震为行，往行也。二阴四阳，阳为多。大畜自大壮来，一变需，离为目，识前言也。再变大畜，识往行也。德者，刚健多识，前言往行，故能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畜其德矣。夫以方寸之地观万世之变，涂之人而上配尧禹，非多识之，其能畜乎？

初九，有厉，利已。《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已，先儒读作已矣之已。王弼读作已。今从先读。三阳务进，初九刚健之始，六四柔得位，当止畜之地，不度而进，处位不当，危厉之道也。不如已而受畜则利。夫不受畜而往，危实自取。不曰眚而曰灾者，初九正也。大畜之时宜止，而往虽正亦厉，故曰灾。《子夏传》曰：居而待命则利，往而违上则厉。初往四成离，离有伏坎，故曰犯灾，不直曰灾也。

九二，舆说辐。《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輻当作輶，王弼注作輶。坤为輿，自三以上为震，震为木，輿下横木，輶也。二不动，兑毁折之，輿说輶也。不动未正，宜有尤。兑为口，尤之者也。然遇畜而止，说輶不进，知以不动为中。是以无尤，故曰中无尤也。初刚正也，二刚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刚，刚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时也。夫气雄九军者，或屈于宾赞之仪，才盖一世者，或听于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时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为马，九三得位为良马。震为作足，三阳并进，良马逐也。九三刚健，当位得时，上九畜极，变而应之。利以驰逐。然驰逐不已，必有奔蹶之患，不可恃应而不备。故戒之以利艰贞。九三正也，动则失正，艰难守正则利，曰闲舆卫可也。古文作𨔵，𨔵，于也。发语之辞。兑口象，艮止也。坤为舆，四正，闲舆也。三乾为人，震为足，为大途，人傍舆而行，闲舆而卫之象。闲舆卫，以其利艰贞也。九三如此，犹谨衔策，清道路，节良马之步而徐驱焉，其进利矣，故利有攸往。上九阳也，变而应三，三以刚往，与上合志。志动于中者也。《茂陵中书》武功爵十三级，曰闲舆卫，有取于此乎？夫恃应而不知备，锐进而不知戒，鲜不及矣。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坤为牛。坤初为童牛，童牛始角时也。六四坤体，四之初为童牛，初刚往四，角触之象。四不来初，屈而不动，童牛牯之也。牯，横角之木，《周官》谓之楅。初之四则二成巽木，初复位，则刚伏于木下，牯牛之象。六四当位，止刚不以威武，为之以渐，优而柔之，使无犯上之心。刚柔各得其正，故元吉。元吉者，自其始吉，吉之至善也。喜者，阳得位。初九不动而应己，刚者反为柔用，六四所以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九二犯五则三成坎，坎为豕，五成巽，巽为白。自三至上体颐，豕颐中有刚且白者，豕之牙也。六五得尊位柔中，二退而受畜，三坎毁兑金，刻制其下。而刚伏豶豕之牙也。牡豕曰豶，攻其特而去之曰豶。豶豕则驯，扰刚躁自止，牙不能害物矣。庆者，三阳受畜而为用，阴以阳为庆。六五之吉，有庆也。二应五得正，故吉。古之善畜天下者，知有血气皆有争心，难以力制，务绝其不善之本而已。犹去豕牙之害而豶之也。顺民之欲，因民之利，成民之才，率之以柔中，其效至于垂衣拱手而天下服。《易传》曰：民有欲心，见利则动，苟不知教，虽刑杀日施，其能胜亿兆欲利之心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畜极则通，止极则动。震为大涂，兑为口，上乾为天，天衢也，何大其声也，上动亨也，言何其天衢之亨如是乎！正者，道也。大涂，亦道也。三阳上进，道大行也。



震下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郑康成曰：颐者，口车之名。震动于下，艮止于上，口车动而止，因辅嚼物以养人，故曰颐。此合震艮两体而成颐也。颐者，养也。养之以正则吉，养不以正则凶。故曰颐贞吉，此以初九之正言颐养之道也。颐自临九二变之，一变明夷，离为目，观也。自内观外，观其人之所养也。所养正欤，君子也。所养不正欤，小人也。观其所养，是非美恶无所逃矣，故曰观颐。此以临二初变，明在人者养之道当正也。四变颐，自离





变艮，艮为手，求也。自外观内，反观己之自养，以考正与不正。口实者，颐中之物也。四爻皆阴，阴为虚，虚则无物，故自求口实，无物而求，正与不正未定也。二、四正，三、五、上不正。自养者正坎，君子之道也，虽贫贱不去也。自养者不正坎，小人之道也，虽富贵不处也。故曰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此以上九及颐中四爻，明在己者养之之道当正也。观人之所养然后观吾之自养，则所养正矣。养之道甚大，天地之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亦不过震动艮止也。乾，天也。坤，地也。震，东方，万物发生，天地之养万物也。上九尚贤，在五位之上，坤众为民，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也。天地之生，其动以正，阳降阴升，万物自遂，其盛至于盈乎天地之间，各极其分而后止，天地不劳也，动以正而已。养万民者，本于养贤。贤者在上，万民自遂其生，圣人不劳也，止于养贤而已。故震动艮止之象，自己之养，推之至于人之养，自人之养推之至于天地、圣人，然养之道不过乎此。颐之时，岂不大乎！故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此以颐之成卦，终言颐之道也。《易传》曰：或云用，或云义，或云时，以其大者也。万物之生养，以时为大，故云时。以卦气言之十一月卦。故《太玄》准之以养。或曰：初变明夷，则有离，四变成颐，非离也，何以有观之象？曰：此可以意会，难以言传。明夷之离为小过之飞鸟，讼之坎为中孚之豚。小过、中孚岂有离坎论其所生也。变卦之法。一卦七变，八卦六十四。四、五、六之变，无复本体矣。而五行盛衰，皆以本卦言之，何哉？故曰察性知命，原始见终。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山下有雷，以养万物，而动亦不可过也。震为决躁，艮止之，慎言语也。噬嗑有饮食之象，颐中无物，节饮食也。言语不慎则招祸，饮食不节则生疾，皆非养之道。《易传》曰：慎言语以养德，节饮食以养体。事之至近而所系至大者，莫过于言语饮食。在身为言语，于天下则命令，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慎之则无失。在身为饮食，于天下则货财，资用养于人者皆是，节之则无伤。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颐自明夷之离，四变而成颐，故颐初九有龟之象，伏于坤土之下，龟蛰时也。龟所以灵者，蛰则咽息不动，无求于外，故能神明而寿。君子在下自养以正，灵龟之类也。六四安位无下贤之意，初不待求往之四成离，离为目，观我也。初震动体下，颐而动口，虽徒嚼，志已先动，是舍尔所以为灵龟者，观我而朵其颐也。尔言初九，我言六四，舍尔观我，忘己从欲，动而不正，凶之道也。夫贵乎阳者，为其特立不屈于欲，故能无禄而富，无爵而贵，守道修德，淡然无营。今躁妄以求，无耻自辱，亦不足贵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二比于初，不能养其下，而反资初九之贤以自养。乾为首在下，颠颐也。六二经也，颠颐则拂违其经矣。养之经，阳养阴，上养下，阳当在上养之，阴当在下而受养。故天子养天下，诸侯养一国，士庶人各以其职受养。五处君位，二当受养于五。六五养道不足，然二亦不可越五而上。征丘者，上九应二之象也。艮为山，山半为丘。王肃曰：丘，小山也。物之所聚以养人者也。盖二近于初而相得，资之以养，虽曰颠颐，未为无所养。若近舍初九，远资上九，正行亦凶，何哉？五虽养道不足。以阴阳言之，己类又在相应之地，上九应二则失其类矣。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当受养于上九，而六三不正，动而正，则上九不来。不动以待初九，则初九不

应。既不受之于上，又无以资之于下，拂颐也，故贞凶。十，坤数之极。坤为年，十年勿用，言十年不可动。上下无所利，养道大悖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颐以上养下，六四当位，下交初九。乾首在下，颠也。求贤自助于刚，柔为正，正则吉，故曰颠颐，吉。虎视谓四交初也，初往成艮离，艮有伏，兑为虎，离为目，虎视也。易通卦验小寒，虎始交际，垂其首。垂其首者，下视也。艮坤互有坎，重厚而深沉，眈眈也。虎首下视眈眈，然下交不渎矣。六四其欲在于初九不渎，则初九逐逐而往，震为作足，逐也。古文作𧈧。初往之四不正，宜有咎。然无咎者，以不渎，故无咎。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四在上施之下者，光也。光坎离下照之象。或曰：虞仲翔曰坤为虎，又曰艮为虎，马融曰兑为虎，郭璞以兑艮为虎，三者孰是？曰：三者异位而同象。坤为虎者，坤交乾也。其文玄黄，天地之文。艮为虎者，寅位也。泰卦乾坤交也，在天文尾为虎，艮也。大雪，十一月节后五日。复卦六二爻，虎始交。兑为虎者，参伐之次，占家以庚辛为虎者，兑也。龙德所冲为虎，亦兑也。兑下伏艮，具此三者之象，故先儒并传之，举兑则三象具矣。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正者，养之经。上养下，阳养阴，正也。六五柔得尊位，养道不足资上九之贤以为养，拂经也。上九助五之养，有正之道，五宽以居之，顺从于上，则得正而吉。艮，止也，有居之象。故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人君养天下，以正得众，以用其健，乃可涉难。六五拂经，其才不足，故不可涉难。上、五相易成坎，无震足巽股之象，不可涉也。《易传》曰：艰难之际，非刚明之主不可恃，不得已而济险难者，有之矣，其可常乎？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一阳处上，下有四阴。六五体柔无应，才不足以养天下，而天下由之以养者也，故曰由颐，然非养道之正也。权重位高，众忌之，则必危。人臣当此任，可不敬畏而怀危惧乎？故厉以刚居柔位，厉也。厉则不敢安其位，下从王事，无成有终，上下并受其福，故大有庆。郑康成曰：君以得人为庆。虞仲翔曰：阳得位，故大有庆。上之三成坎，有震足，象利涉大川也。上九佐五以养道，养天下而得民，利于涉难也。《象》不言者，大有庆则涉难在其中。上艮体颐，以静止为善，故三爻皆吉。

䷚ 巽下兑上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大过，阳过阴。大者，过越也。郑康成曰：阳爻过也。卦四阳二阴，阳居用事之地，故曰大过，大者过也。此以六爻言大过也。巽为木，为长上，兑者，巽之反，长木反，在上为栋。巽风挠万物者也，而体弱。阳为重，四阳在中，任重也。长木在上而任重，本末皆弱，栋桡也。天地之理，刚柔不可以相无，刚以柔为用，柔以刚为体，柔既不足，刚亦无自而托，譬之栋也。中虽刚强而端柔弱，栋岂能胜其任乎？故曰栋桡，本末弱也。此以巽兑两体言大过之时也。大过自遯六二变，刚过者九三、九四，中者九二、九五。兴衰救弊，补其偏而不起之处，非刚过不可也。中则无刚，过之患刚，过而中，所谓时中也。过非过于理也，以过于中也。犹之治疾，疾势沉痾，必攻之以瞑眩之药，自其治微疾之道观之，则谓之过。自药病相对言之，则谓之中。巽在内者，巽乎内





也。兑在外者，说乎外也。内巽外说而志行，抑刚之有余，以济柔之不足，则刚来柔往，阴得位不穷大者，不过乃亨。乃者，难辞也。君子强，小人弱，六二不往以济之，亦何由亨？夫过刚而不反，不肖之心应之，未有不为君子害者也。东汉之季，清议大胜，君子小人至不相容，大过已极而不知反，是以不亨。故曰刚过而中，巽而说行，乃亨。此以卦变合二体而言济大过之道也。大过之时，君子过越常分以济弱，能达乎时中矣。又巽而说行，以是而往，利于有为，建大功立大事，非大过人者，不能趋此时。故曰大过之时大矣哉！在卦气为小雪。故《太玄》准之以失刚。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泽，养木者也。过而灭没其木，大过也。初六以一柔巽于四刚之下而不变。巽为股，立也。巽见震伏，震为恐惧，独立而不惧也。所谓以天下非之而不顾者乎？上六处一卦之外，遯也。兑为说，无闷也。遯世无闷，所谓举世不知而不悔者乎？二者非大人不能也。王辅嗣曰：非凡所及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巽为白，为草，交乎乾刚，草白而刚，白茅也。先儒谓秋茅也。以柔藉刚，藉也。大过爻画有足、有腹、有耳器之象。坤为地，置器者苟措，诸地可也。而藉用洁白之茅，茅之为物薄而用重，过慎也。过慎者，慎之至也。大过君子将有事焉，以任至大之事，过而无咎者，其唯过于慎乎！过非正也，初六执柔处下，不犯乎刚，于此而过，其谁咎之？虽不当位，无咎也。故曰慎斯术以往，其无所失矣。

九二，枯杨生稊 [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兑为泽，巽为木，泽木杨也。兑正秋，枯杨也。言阳已过也。二变而与初、二成艮，巽木在土下，根也。枯杨有根，则其稚秀出稊，稚出杨之秀也，伏震之象，故曰枯杨生稊。郑氏易作萑，艮为夫，阳过，老夫也。巽为艮妻，初阴女妻也，老夫得女妻，过而相与，犹足成生育之功，无不利也。盖九二刚中用茅以济之，则无过极之失矣。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九三，巽为长木，居中任重，栋也。大过，阳过阴弱，爻以阳济阴，为济过之道。九三有上六正应，当相济，六济九则阳不过，阴不穷矣。则上六者，九三之辅助也。九三以大过之阳复以刚，自居而不中，过乎刚者也。以过甚之，刚动又不正，不正则上六不应，人所不与，安能当大过之任？如是有摧折败挠而已，凶之道也，所以致凶者，以不可以有其辅也。《易传》曰：三居过而用刚，巽既终而且变，岂复用柔之义？应者谓志相从也，三方过刚，上能系其志乎？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象》曰：栋隆之吉，不挠乎下也。

九四反巽在上，巽为长木，栋之象。阳处阴而不过，能用柔以相济者也。动而正，正则不挠乎？在下之柔，故曰栋隆之吉，不挠乎下也。《易传》曰：隆谓不系于初，不曲以从下也。大过之时，以刚济柔为得宜，刚柔得宜，而志复应初有它也。初六、九四非正应，故以初六为它，九四近君，当大过之任，不能绝去，偏系不足以任九五之重，吝道也。《易传》曰：二比初则无不利，四应初则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于初以柔相济之义也。四与初，志相系者也。刚柔得宜而系于阴，则害刚矣，故可吝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兑为泽，巽为木，泽木杨也。五兑变而与上兑成震，兑说也。震为萑，为蕃鲜。其

蓍蕃鲜可说，生华也。巽为长而伏，何可久也？巽为妇，上六阴已穷，老妇也。震为长男，得士夫也。九变六，阴居阳，宜有咎，以阳济阴，故无咎。兑为口，震成兑毁，故无誉。虽曰无咎无誉，然以阳而配穷阴，又不能济，得无丑乎？盖上六过极之阴，虽五当位，刚中济之以柔，不能成功也。以阳济阴，其在于未极之时乎？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乾为首，上六在首之上，顶也。上六本遯之六二，自二进而上行，涉四爻至上成兑。兑泽灭没其顶，涉难之过也。九二、九四刚阳，过越以济难，乃克有济。上六柔而处大过之极，不量其力至于灭顶。然上六正也，志在拯溺，不可咎也。过涉之凶，所谓以贞胜也。《象》有言不可咎者，义不可咎也。有言又谁咎者，自取祸也。



坎下坎上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坎一阳二阴，在地为水。水之流动，阳也。其静，阴也。流动乎阴中者，阳陷乎阴也。陷为险难，八卦皆一字，重坎加习，然后尽险之象，故曰习坎。此以两坎言坎也。坎自临变，初九之五，坎为水。九二兑泽，决而流，流而不出乎中，不盈也。凡水之流，有物阻之，然后盈流，而就下则不盈。不盈者，中也。初之五复为坎，行险也。行险而不出乎中，五必应二，不失其信也。水必就下流湿，万折而必东，有诸己之谓乎？必曰习坎者，唯习坎乃见其然。君子动而不过，临难而不苟似之，故辞曰有孚，《象》曰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此以卦变言坎之德也。心者，中也，二、五也。亨者，自初之五，阳得位而亨，水之流行虽处至险，无所不通者，亨也。乃以刚中而不变也。君子之在险亦然。身虽险难，其心则亨，亦以刚中也。初之五者，往也。刚得中而亨者，往有功也。坎之道有尚乎此。君子济难出险，亦岂离乎刚中哉？刚中者，诚实也。诚实则金石可贯，水火可蹈，天地可动。故曰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此以卦变明处险之道也。险者，坎之用也。能用乎险则无恶乎险矣。天地之大，不可以去险，况王公乎？坎在上，天险也。天之所以险者，震足止于下，不可升也。坎在下，地险也。地之所以险者，艮为山，坎为川，半山为丘陵也。坤在上，国也。五乾为王，三为三公，四为诸侯。坤国而坎据之，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也。设险不唯城郭沟池兵甲之利，纪纲法度人所不能踰者皆是，所以法天地也。故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推明二、五，反复以尽习坎之义也。难生者，险之时也。用之以道济天下之难者，险之用也。不知其时，不得其用，行之不以中，反陷乎险中，小则亡身，大则亡国。故夫子叹曰：险之时用大矣哉！在卦气为大雪。故《太玄》准之以勤。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卦言坎者，水也。大象言坎者，水流之坎，窞也。水流行不止，至于坎矣，复至于坎，其行洊至，有常习之象。常德行，习教事，非一日之积，如水洊至也。二、五正中，德也。震为行，坤顺也。为民教顺民者也。常德行可以涉险，习教事可以夷险。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本临之六五自外入于初，历两坎，习重也，故曰习坎。窞，坎底也。道由正而行也，君子处险当以正道，乃可出险。初六不正，不能出险，反入于重坎之底，失道而



凶也。何异学泅者，不知与汨俱出而溺死者乎？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刚中而陷于二阴，上有坎险，居坎而又有险者也。动而有求，五必应之。五艮为手，求之象。阴为小，故小有得。然未出乎险中，其刚裁足以自济。《易传》曰：君子处艰难而能自保者，惟刚中而已。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六三柔而不中，履非其位，不善处险者也。往之于上则坎险之极。五有艮，木枝倚而碍之，险且枕也。陆希声曰：枕阁碍险，害之貌。来而处三，则在上坎之底，入于坎窞也。来坎也，往亦坎也。终无济险之功，故终勿用，三下之终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四自初至五有震、坎、艮、坤、坎。震，酒也。艮鼻、震足、坤腹，樽簋之形，皆有首鼻腹足而樽异者，有酒也。有樽酒象而簋象亦具焉。簋，贰也。贰，副之也。樽酒而簋副之，燕飧之礼，君臣上下刚柔相际之时也。三、四坤为土，为腹，土器有腹，缶也。缶朴素之物，质之象。坤为阖户，坎艮为穴，穴其户，傍通日月之光，牖也，明之象。约者交相信，四、五相易而后四应初，五应二，纳约也。约诚信固结之象。六四柔而正，九五刚中而正，四、五无应。四非五莫之比，五非四亦莫之承，上下协力，可以济险。故四当刚柔相际也，用质以交于上，因五之所明，以纳其诚信，则言辞易入，险难易济，终无咎也。四、五相易，宜有咎，而易则五出险矣。故终无咎。终谓上六不动也。《易传》曰：自古能谏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讦直强劲者，率多所忤，而温厚明辩者，其说易行，古人有行之者，左师触龙之于赵，张子房之于汉是也。非惟告其君如此，教人亦然，孟子所谓成德达材是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本临初九往之五，坎中而不盈。虽不盈也，有出险之理。然九五下比六四，所系者狭，四、五相易，中存而大毁。是水不盈坎，适至于平而止也。出险之道在刚中正，刚正则大，中而未大，几可以出险。故圣人惜之曰：祗既平，无咎而已。祗适足之辞。横渠曰：不能勉成其功，光大其志，此所以为可惜欤！

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上动成巽，巽为绳。坤坎为黑，变巽，徽纆也。巽木交坎为丛棘，上六柔，无出险之才，处险极之时，守正可也。不当动而动，则愈陷矣。譬如有人陷于狴犴之中，坐而省过，虽上罪也，不过三岁得出矣。妄动求出，则举手挂徽纆，投足蹈丛棘，陷之愈深，虽三岁岂得出哉？系之置之不得出也，然险极必平。巽木数三，乾为岁，凶三岁也。初六可动而不能，上六不可动而妄动，皆失道也。



离下离上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离自遯初六三变而成，二、五皆一阴而丽二阳，物之情未有不相附丽者也。柔必丽乎刚，弱必丽乎强，小必丽乎大，晦必丽乎明，故曰离丽。遯一变六之三成无妄，再变六之四成家人，三变六之五成离。自六之四言之，离有坎，日降而月升也。自六之五言之，坎复成离，月降而日升也。乾为天，故曰日月丽乎天。自六之三言之，有震巽，震

为百谷，巽为草木。乾策三十六，坤策二十四，震三爻凡八十有四，百谷举成数也。坤为土，故曰百谷草木丽乎土。观天地日月百谷草木附丽如此，则万物之情有不相附丽者乎？此推原卦变以明离为丽之义也。两离，重明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之象，重明而不丽乎？正则以察为明，重明而丽乎正，以之化天下，成文明之俗矣。初、二、三正，丽乎正也。三爻在乾，天之下有巽顺，服从之象。化成也，故辞曰利贞。《彖》曰重明以离乎正，乃化成天下。此举成卦言离明之所丽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不丽乎中正，则邪佞之道，其能亨乎？六居五，柔丽乎中而亨也。六居二，柔丽乎中正而亨也。言柔丽乎中正，则二、五举矣。中正者，人之本心也。天下之心必丽乎中正，则重明而丽乎正，化成天下也必矣！故辞曰亨，《彖》曰柔丽乎中正，故亨。此以二、五言离柔之所丽也。两者，离之才也。坤为牛，顺也。六二以阴居阴，为牝牛，至顺也。畜养也以刚正，畜养之成，其至顺而丽乎中正，则吉，是亦柔之利也。故辞曰畜牝牛吉。《彖》曰：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此以内卦终言柔之所丽也。在卦气为四月。故《太玄》准之以应。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明两作者，丽乎明也。郑康成曰：作，起也。明，明相继而起。大人重光之象。尧、舜、禹、文、武之盛也。兑有伏震，离有伏坎。震东兑西，坎离南北，照四方也。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遯艮为指，指在下体之下为趾。五来践初，履也。初欲丽四，交巽，巽为进退，故其履错然进退。动则失正，失正则有咎，故敬之不敢动，以辟有咎。荣辱安危系于所丽，君子处离之始安其分，义守正而已。故无所丽，是以无咎。管宁逡巡于万乘之招，王丹偃蹇于三公之贵，以辟咎乎。

六二，黄离，元吉。《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黄者，地之中，万物必有所丽。六二坤柔在下，丽乎中而与五合一，得中道也。夫中者，天地万物之所共由。天地之长久，日月维斗之不息，圣人之道亘古今而无弊者也。六二得之，故能守正而不迁，乘刚而不惧，抱明德而独照，是以元吉。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离为日在下，昃也。九三明尽，当继之际，故曰日昃之离。盛必有衰，始必有终，生必有死，昼夜寒暑之变，达人观此，知穷必有变，乃理之常。孰知生之可羨，死之可恶？吉凶混矣。故鼓缶而歌。缶者，常用之器。歌之者，乐其得常也。九三离腹变坤为缶，艮手击之，鼓缶也。兑变震而体离，口舌动有声成文，歌也。昧者不知变，不鼓缶而歌，则大耋近死，戚嗟忧之，不安于死，则凶矣。九三不变，乾首巽白，处明尽当继之际，大耋也。八十曰耄，九十曰耋。离三爻，乾坤之策九十有六，故曰耋。阳为大，大耋也。大耋犹言大老，三失应而忧嗟也。夫日昃之光，斯须入于地，虽欲附丽，何可久也？是故君子颓然委顺，不以死生累其心，巽为长，巽变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九四重刚而不中正，又处不当位，不善乎继而求继者也。四之五成乾巽，乾为父，巽为子。子凌父，突也。突字，古文作倒。子，不顺之子也。凌突而往，其能来乎？言逆德也。巽木得火，焚如也。火王木死，死如也。退复三兑毁之，其下反目而视，弃如也。言不容于内外者如此。故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先儒谓古有焚刑，刑人之丧，不居兆域，不序昭穆，焚而弃之。《易传》曰：祸极矣。凶不足言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离目兑泽，出涕也。郑康成曰：自目出曰涕。巽为长，沱若也。五失位，为忧戚也。兑口嗟若也。六五柔居尊位，九四凌突，故出涕戚嗟，然有吉之道，九四突五，离王公则吉，四、五相易，上丽王位，正也，下丽三公，用利也。据正而用利，以顺讨逆，何忧乎九四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丽极有不丽者焉。上、五相易，六以正行，王用之以出征也。上有刚德而明，故王用之。兑毁折，乾为首，阳为美，九五美之至嘉也。言用之有功，王嘉其折首。《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折首者，歼渠魁也。丑，类也。阴又为丑，上六下应，九三阳也，阳非阴之类，获匪其丑也。丑胁从者乎？王用出征，非乐杀人也。正其不附者，以正邦也。离上三爻不正，上、五相易而正，独九四不正，四诸侯位，四正成坤土，则邦正矣。王肃《易》本曰：获匪其丑，大有功也。疑今本脱之。

## 卷 四

䷵ 艮下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咸，感也。不曰感者，交相感也。咸自否变。乾，天也。坤，地也。六三之柔上，上九之刚下，天地之气感应而上下相与，则亨矣，故辞曰咸，亨。《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此以三上交感，六爻相应，言咸所以亨也。关子明谓：咸者，天地之交是也。刚下柔而为艮之九三，正也。柔上刚而为兑之上六，亦正也。艮止也，兑说也。上下相感以正，则止而说矣。相感之道利于正，不正则沦胥以败，男女相说，朋友非义，君臣不以道合，非正而说也。故辞曰利正。《彖》曰止而说。此以上六、九三合艮兑二体言感之道当以正也。艮少男，感而来，兑少女，应而往，匪媒不得待礼而行，其感以正，止而说者也。取女如是。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矣，吉孰大焉？故辞曰取女吉。《彖》曰男下女。此以二体申言感之道也。夫二气相感，人道相说，不过于正而已。故总言曰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男下女者，相感之一也。无所不感者，其唯天地乎！二气交感，雨泽时行，动者植者自化自生，兑为泽。巽者万物洁齐之时，有化生之象。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无所不感，亦若天地也。否上九圣人也，六三中位，人心也。上九之三，圣人下感乎人心也。三之上，人心感乎圣人也。乾变兑则刚者，说天为泽，则高者平。不曰以心感人者，感人以无心也。张载曰：有意于中，滞于方隅而隘，其无心之谓乎？且天地至大，感则相与，万物至众，感则化生。天地一气，万物同体，未有感而不动者也。故曰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此以上、三两爻合互体推之，以尽咸感之道也。在卦气为四月。《太玄》准之以迎。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泽在下而达之山上，以兴云雨利万物者，山体内虚，泽气上通，交感也。君子以是屈己，虚其中以受人之益，故能受尽言，能用大才，能任大事。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艮为指，在下体之下而动为拇。拇，足大指也。初感而动，不能自止，观其拇之动则知志在外矣。虞翻曰：志在外，谓四也。咸之初所感未深，而志已先动，动则四不应。《易传》曰：感有浅深轻重之异，识其时势，则所处不失其宜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腓，膊肠也。巽为股，二在下体之中，腓也。腓行则先动躁之象。二感五，不能守道自止，动而遽趋之躁动，凶之道也。若居位不动，顺理以待上之求，不害也。二动失位，为疾有害之意。坤，顺也。《易传》曰：质柔上应，故戒以先动求君则凶，居贞自守则吉。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巽为股，股，胫也。感上而动，三阳才刚，为内卦之主。当位宜处，说于上六而动，亦若二阴爻然，故曰咸其股，亦不处也。下比于二，二，腓也。股动则腓动，三在上反随二，不能自止，所执在下，执其随者也，非为上之道。艮为手，有执意，随人谓二也。虞翻谓志在二是已。故曰志在随人，所执下也。随二则感上而往，亦吝。虽不处也，岂能往哉？是以进退皆失其宜。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九四感不以正则不诚，不诚则害于感，有悔也。动则贞而吉，其悔亡，虽勉而至，未为感害也。何以知？勉动而贞也。故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四兑感于初，方来而说初，艮从于四，欲往而止，是以九四憧憧劳思，虑于往来之际而不能定也。四阴，初六亦阴，故曰朋。四居中在三之上，心思之所在，夫思之所至则从思之，所不至，则不从。朋从尔思，所感亦狭矣。能无悔乎？四动而正，初九不应，去其偏系之私心则诚，诚则虚而无所不感，动成坎离，光大之象。故曰憧憧往来，未光大也。《易传》曰：圣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然无不通，无不应者，亦贞而已。贞者，虚中无我之谓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九五有伏艮，下感六二，艮为背脢。郑康成曰：背脊肉也。虞翻、陆震、刘牧同。《易传》曰：与心相背而不见者也。故曰咸其脢。九五得尊位，背其私心，以中正相感，感非其所见而说者，则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故曰咸其脢，无悔。然于感之义，犹有未尽者。九五比于上六也，卦以初为本，上为末，有所志则私矣。虽志于末，未为无所系也。尽感之义者，其唯去其所志，虚中无我，万物自归乎！故圣人立象尽意，又系之辞以明之也。张载曰：六爻皆以有应，不尽卦义。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乾为首，兑外为口内，为舌。艮止也，兑说也。上六兑感，艮口动而上止者，辅也。辅上颌也。九三乾艮感，兑在首而悦见于外，面颊也。兑口动而内见者，舌也。上三相感，不离于辅颊舌三者而已。不能以至诚感物，徒发见于言语之间，至于舌弊而已者也。滕，王昭素作腾，腾，传也。上三相应，腾口之象，兑为说，故曰滕口说也。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





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咸以男下女，男女交感之情也。恒男上女下，夫妇居室之道也。交感之情少则情深，居室之道长则分严。故取象如此。恒，常久也。卦自泰变，初九之刚上居四，六四之柔下居初，刚上而柔下，上下尊卑各得其序，常久之道也。故曰刚上而柔下，此以初六、九四言恒也。震为雷，巽为风，雷动风行，两者相与于无形，而交相益者也。常久之道，阙一则息矣，故曰雷风相与。此以震巽两体相应而言恒也。巽，巽也，震，动也。飘风骤雨，天地为之不能以长久，而况于人乎？常久之道，非巽而动不可也。故曰巽而动，此再以震巽言恒也。夫刚上柔下而不能相与，不可也。相与矣，不能，巽而动，不可也。三者之才具，则上下皆应，斯足以尽恒之道。故又曰刚柔皆应。此再以六爻相应言恒也。且以夫妇之道观之，尊者上，卑者下，分严矣。不能相与，则情何由通？能相与矣，刚或犯义，柔不得礼，亦岂能久？巽而动，上下内外应而家道成，推之以治国治天下，一道也。故曰恒初九之四，六四之初，宜有咎，亨则无咎。亨者，刚柔相与，巽而动，其动不穷也。贞者，泰初九也。初九以正，巽而动，是以亨。乾天坤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正而已矣。故曰恒亨，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此再以初变四言恒之才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恒非一定而不变也。随时变易，其恒不动，故曰利有攸往。恒一变井，再变蛊，复归于恒，三卦有震兑巽坎离艮之象。天地之道始于震，终于艮，既终则复始于震，而恒体不变，所以能循环不息，终始不穷，亘古今而常久也。故曰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何以知天地之道能久哉？观诸日月之行，四时之运，则知之。离为日，坎为月，坎离相易，互藏其宅，刚柔相与，不失其正。冬行北，夏行南，朝出于震，夕入于兑，得天之道，终则有始也，故能久照。春震、秋兑、夏离、冬坎。阴生于姤，阳生于复，刚柔正也。始于立春，终于大寒，终则有始也。故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以恒致亨，始之以贞，如日月之明，四时之有经，故天地相说，而巽其化，乃成天地，非恒不成。观诸天地，则万物之情可见矣。此以九四一爻极其卦之变，以推广常久之道也。在卦气为七月。故《太玄》准之以常永。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风相薄，极天下之动也。而其正不动，恒也。恒自震三变，九三立而不易。君子以是处天下之至动，而立不易方。方者，理之所不可易者也。巽股为立，坤为方，动而不易其方，其不动者乎？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本泰之六四，成巽九出六入，有阴阳相求之象。初入卦底，在兑泽之下，巽为股。股入于泽下，入之深者也，浚之象，故曰浚恒。四震体，躁动，九阳刚处非其位，不能下，初不正，不量而入，始与四交，求之太深，非可久之道，故凶。夫人道交际，贵乎知时而适浅深之宜，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或曰：初六不正，是以求之不可深。曰：动而正，四亦不应，虽正亦凶，况不正乎？浚恒之凶，在始求太深，人未必应，情已不堪，无所往而可也，故曰贞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动而无悔，久处而不厌者，其惟中乎！恒久之道也。九二动而正，其悔亡，以正守中能久中也，能久中则能恒。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得其所处，宜坚正守恒，而巽究为躁，动而不正，可处而不处，失恒也，故曰不恒其德。将进而犯上，则上为正。将退而乘二，则二得中。虽躁动矣，进退何所容乎？不得已而复，岂真能恒哉！故曰无所容也。三动成离为目，三复成巽，兑为口，目动言巽羞之象。三动而复，二在下承之，未尝动也。三于是始有羞矣。故曰或承之羞，或，疑辞。亦巽也。九三可贞而吝，是以及此。夫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况九三之处高位乎？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本泰之初九，初往之四，二成巽，巽为鸡，二在地上，田也。二应五，则巽禽为五有矣。九四处非其位，待之于上，则初不至，与初相易，则巽伏而不见，四安得禽哉？久处非其位，自无得禽之理。此不知义之所当得而失其所欲者也。冒荣招辱，贪得致亡，曷若守恒之无患？学者亦然。学无常位，亦何所托业哉？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坤顺也。六五顺九二之刚，坤德之常也。恒其德则正，以顺为正者，妇人之德。坤于乾为妇。恒其德贞，在妇人则吉，正故吉也。阳奇一也，阴耦二也，阳始之阴，终之六五，从九二终，吉孰甚焉！从一而终也。故曰妇无再嫁之文。六五一爻，于巽为夫，于乾为子，又有兑金刻制之象，去其不正而从正，制义者也。妇人嫁则从夫，夫死从子，适宜而已。父令君命，有所不从，从妇则凶之道，故曰从妇凶也。《易传》曰：五，君位也，而不以君言者，盖如五之义在夫子犹凶，况人君乎？君道尤不可以柔顺为恒故也。他卦六居君位而应，刚则未为失矣。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处震动之极，以动为恒，不能久其德。故振奋妄动。如风振林木，不安乎上，而求有功。上六、九三正应也，妄动则下不应，谁与之成功？上、三相易，兑为毁折，大无功也。大无功则凶，成得臣，诸葛恪是已。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

遯坤再交，乾也。阳长则阴消，柔壮则刚遯，昼夜寒暑之道也。二阴浸长，得位于内，君子之道渐消。是以四阳遯去，自内而之外，故曰遯。遯以全其刚，小人不能害其身，退而其道伸矣，故曰遯亨，遯而亨也。或曰：三阴进而至否，五阴极而至剥，君子犹居其间，二阴方长，君子何为遯哉？曰：否阴已盛，剥阴将穷，故否之九四、九五、上九，剥之上九，君子居之。遯阴方长进而用事，可不遯乎？然君子之遯，未尝一日忘天下，阴浸长而未盛，五刚当位，应二则与之，应而不辞矣。与时偕行，岂必于遯哉？孔子所以迟迟去鲁，孟子所以三宿而后出昼。郑康成曰：正道见聘，始任他国，亦遯而后亨也。故曰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此再以二、五相应，伸遯亨之义也。二阴浸长，方之于否，不利君子，贞固有间矣。然不可大贞利，小贞而已。阴为小剛当位而应六二，得乎中正也。先儒谓居小官干小事，其患未害，我志犹行。《易传》曰：圣贤之于天下，虽道之废，岂忍坐视而不救哉？苟可致力焉，孔孟之所屑为也。盖遯非疾世避



俗，长往而不反之谓也。去留迟速，唯时而已。非不忘乎君，不离乎群。消息盈虚，循天而行者，岂能尽遯之时义哉。故曰遯之时义大矣哉！在卦气为六月也。故《太玄》准之以逃唐。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山以下陵上，天遯而去之，不可干也。三、四、五、上，君子。初、二，小人。小人内君子外，远小人也。小人远之则怨，怨则所以害君子者，无所不至。初、四、二、五相应，不恶也。四阳以刚严在上，临之不恶而严也。不恶故不可得而疏，严故不可得而亲。是以莫之怨，亦莫敢侮，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矣。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卦体以前为首，后为尾。四阳避患，患未至而先遯。初六止而在后，所处不正，危道也，故曰遯尾厉。往之四，虽正成离坎，自明其节，而遇险灾也。不若退藏于下，自晦其明，不往则何灾之有？初六处下非当位者，所处微矣，是故不去犹可以免患。《易传》曰：古人处微下，隐乱世而不去者多矣。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艮，手执也，坤为牛。坤中为黄，艮为革，执之用黄牛之革也。二近初六而应五，处于内近小人，往从五则所执说矣。二从五成离兑，离火胜兑金，兑为毁折，有胜说之意。六二知其不可以处而比初，又不可往而从五，乃坚固以执其志，如执用黄牛之革，则初莫之止，五莫之胜，确乎不可拔，孰能夺其所守哉？故曰固志也。六二柔中，故执志如此，乃能遯。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得位，系于二阴而不能遯。巽绳，系也，故曰系遯。九三遯则阳失位，以动为疾，故安其位而不动，故曰有疾。阴方剥阳，已私系之，未失位也，而曰厉。以动为疾，久则极惫，困笃不可救已。晋张华是已。三，极也，有惫之意，故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九三为内之主，二阴自下承之，坤为臣，伏兑为妾。以此畜臣妾则吉正也。若系志于鄙贱之人，其可大事乎？阳为大，巽为事，三动巽毁，不可大事也。故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好者，情欲之所好也。九四系于初六，不正之阴而相应，情好也。君子刚决以义断之，当可遯之时，舍所好动而去与应，绝矣。动则正，正故吉。萧望之不顾王生之宠是也。故曰君子吉。曰小人否者，九动成六，六安于四，又有小人不能去之象。否者，不能然也。此爻与初六相应，处阴而有所系，故极陈小人之戒，以佐君子之决。《易传》曰：所谓克己复礼，以道制欲者也，是以吉。小人则义不胜欲，牵于私好，相与陷于困辱危殆之途，犹不知也。

九五，嘉遯，贞吉。《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阳为美。九五中正无以加焉，美之至也。刚中处外，可行则行也，当位而应，可止则止也。不后而往，不柔而应，不安于疾惫，不系于情好，遯之至美。故曰嘉遯贞吉者，以自正其志而安也。正志者，行止无累于物也。此夫子所以疾固欤？《易传》曰：在《彖》则概言遯时，故云与时行，小利贞，有济遯之意也。于爻至于五，则遯将极矣。故唯以中正处遯言之。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盈矣。动成兑，说见于外，肥也。上九处卦外，内无应，动则正，无往不利，其于遯也，有余矣，故曰肥遯。所以无不利者，刚决不系于四，无疑情也。巽为不果疑也。



### 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象》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阴阳迭壮者也。以三画卦言之，初为少，二为壮，三为究。以重卦言之，初、二为少，三、四为壮。阳动于复，长于临，交于泰，至四爻而后壮。泰不曰壮者，阴阳敌也。过于阴则阳壮矣，犹人血气方刚，故曰大壮，大者壮也。阳之初，其动甚微，动而不已，物莫能御。君子之道义，其大至于塞乎天地之间者，以刚动也。故曰刚以动，故壮。此合震乾二体而言壮之时也。初九，大者正也。大者正，乃能动而不屈。壮而不以正，则失之暴，不能久也。飘风暴雨，江河之大，皆不能久，故曰利贞，大者正也。此以初九言壮之道也。曾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正故也，正故能大。天地之动也，乾始于子，坤始于午，震卯而兑酉，正也。故四时行，万物生，其大无外以正而大也。《易传》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亦至大至正而已。故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以卦气言之二月也。故《太玄》准之以格夷。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雷，出地者也，而在天上，大壮也。雷在天上，非所履而履，故史墨谓雷乘乾，为臣强之象。然俄且降矣，君子以是动必以正，非礼弗履。非礼弗履，所以全其壮也。横渠曰：克己复礼，壮莫甚焉。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初在下体之下，应震足而动，趾也。孚，四也。初九刚在下，用壮不中，当守正不动，以全其壮可也。征凶者，以正行亦凶，言不可行。行则两刚相敌而四不应，壮岂得用哉？故壮于趾者，以其孚穷也。《易传》曰：用壮而不得中，虽以刚居上，犹不可行，况在下乎？

九二，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九二刚中，壮而处中，其动也正，正则吉。正吉者，以中也。盖刚正而不中者有矣。《中庸》曰：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其九二乎？《易传》曰：居柔处中，不过乎刚者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九三不动，阳为君子。九动变六，阴为小人。小人处极刚而有应，必用其壮，故曰小人用壮。君子处此，自守其正，有刚而不用。《太玄》曰：罔者有之，舍罔非无也，有在其中矣。故曰君子用罔。然刚极矣，处两刚之间，虽正亦厉。正而济之，以和说可也，故曰贞厉。此君子所以用罔欤？震为萑苇，为竹木，在外为藩。兑为羊，前刚为角，震为反生，羊角反生为羝羊。羝羊，羸也。三往触上，刚结于藩。六来乘之，兑毁羊丧其很，此小人用壮之祸，可不戒乎？京房曰：壮不可极，极则败。物不可极，极则反。故曰羝羊触藩，羸其角。壮，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故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四阳长过中，壮之甚也而不正，君子道长之时。四以不正在上，宜有悔，故戒以贞。贞则类进之吉，无用壮之悔，故贞吉悔亡。震在内外之际为藩，四动往之五，藩决刚得中，群阳自下进而不括，故曰藩决不羸，尚往也。曰不羸者，因九三为象也。坤为舆，震木在舆下为輶。车之毁折，常在于輶。九四阳壮，壮于大舆之輶，则何恶于壮乎？大舆而輶壮，其往利矣，壮以任重道行于上之象也。贞吉悔亡，故藩决不羸。往而之五，藩决不羸，以壮于大舆之輶，利往也，故象辞如此。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兑为羊，羊群行善触，诸阳并进之象。六五柔不当位，阳刚方长，宜有悔。然持以和易，则诸阳无所用其壮，而刚强暴戾之气屈矣，此所以无悔欤？四、五相易，兑毁丧羊于易，和易亦兑也。盖位尊则能制下，德中则和而不流，以此用和，其谁不服？光武曰：吾治天下亦柔道。六五之谓乎？《易传》曰：治壮不可以刚，人君之势不足，而后有治刚之道。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上六动成九，前刚也。前刚，角之象。兑为羊，震为反生，羊角反生，羝羊也。震为萑苇竹木，在外为藩。上动触藩，羸挂其角，不能遂也。退则三不应，不能退也。决事者当于其始详虑之，可则进，否则退。上六妄动，不能退，不能遂，自处之不详审也，何往而利哉？然壮终则变，能艰难守正，自处以柔则吉，妄动之咎不长也，在我而已。巽为长，震者，巽之反，故曰不长。

三三

坤下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进而不已，至于盛明，故曰晋，进也。明出地上，此合离坤两体言晋也。晋自临来，蹇之变也。离者，坤易乾也。离为明，自六五言之，为大明。乾阳为大也。人君有明德，居尊位，照天下之象。坤顺，离丽也。人臣之道，主于顺而不知其所丽，则其道不能以上行。顺而丽乎大明，然后蹇六三之柔进，而与君同德，故曰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此以六五一爻言晋也。五为天子，四为诸侯，康褒大之，与《礼记》康周公之康同。六四进而之五，以诸侯近天子之光，王明而受福。九五用是降心以褒大之，锡马蕃庶也。乾变坎为美脊之马，坤变乾为牝马。坤为众，蕃息庶多，言不一种也。《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凡朝觐会同，毛马而颁之，锡马蕃庶，亦进之意也。日在中天为昼，艮为手。坤三爻三接。三，极数也，不唯锡予，又亲礼之，大行人之职，诸公三飧、三问、三劳，昼日访问之时三接，极盛之礼，所以康诸侯者至矣。非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何由至是哉！故曰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此以六五兼两体而言处晋之道。或曰：午为马，火畜也。故古者差马以午出，入马以日中。而《说卦》以乾坎震为马，何也？曰乾离同位，日与天同体，金与火相守则流，以五行言之，火为马，以八卦言之，乾为马。观诸天文，七星为马，离也。离者，午之位。汉中之四星曰天驷，东壁之北四星曰天厖，建星六星曰天马，乾坎也。房为天驷，东一星为天马震也。故马以三卦言之。昔者国有戎事，各服其产而冀比之马独为良马者，乾也。震为龙，其究为健。健，乾也。辰为角，亢，与房及

尾共为苍龙之次，故马八尺以上曰龙。世传大宛余吾之马出于龙种。龙飞天者，离也。马行地者，乾也。而马政禁原蚕，蚕以火出而浴龙星之精，与马同气。察乎此，则知乾离同位矣。在卦气为二月。故《太玄》准之以进。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乾曰自强，晋曰自昭，二者自己为之，人力无所施。天行日进，谁使之哉？明德者，己之所自有也。进而不已，其德自昭，如日有光，出则被乎万物，非有心于昭昭也。《易传》曰：去蔽致知，昭明德于己也。明明德于天下，昭明德于外也。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晋之始见，有应则动而进，故晋如。动而九四不应，知其不可进，则自抑而退，故摧如。摧者，抑其动也。始进未孚，戒在不正以求四之知，唯独行正道，乃获贞吉。积诚不已未有孚者，故曰贞吉，罔孚。初坤体顺，其进也，不汲汲以失守，其退也，不悻悻以伤义，绰然有余裕，卒归于无咎，故曰裕无咎。然裕无咎者，以进之始未受命也。若已仕而有官守，上不见信，不得其职，致为臣而去可也，裕安得无咎？四艮为手，受也。巽为命，震见初动，巽伏未受命。《易传》曰：若夫有官守而不孚于上，废职失守以为裕，则一日不可居矣。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得位居晋之时而五不应，故晋如愁如。二至五有离目艮鼻，坎加忧嗟蹙之象，故愁如，言进之难。知道未行，为天下忧之，然守贞则吉。王母六五动也，柔得尊位，五动成乾，乾为王，坤为母，王母也。数亲自二为上，二为己，三为考，四为祖，五坤祖之配也，故祖母谓之王母。二虽难进，无援于上，然柔顺中正，履贞不回，久而必孚，况同德乎？未有五不动而应之者，故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五动阳为福为大，介，大也。二中正，五动亦中正，是以二受五之福，故曰以中正也。

六三，众允，悔亡。《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坤为众，三不当位，众所未允，宜有悔。晋之时，三阴在下，同顺乎上。三顺之极而有应，三志上行则二阴因之得丽乎大明。上九应之成兑，兑为口，三得正，众允之也。众允则悔亡，此大臣因众之愿而效之上者也。以此居位，虽柔必强，何忧乎不胜其任哉？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鼫鼠，《子夏传》作硕鼠。硕，大也。艮坎为鼠，阳为大，鼠昼伏夜动者也。坎为加忧，九四刚而不正，处晋明之时，窃据上位，忧畏而不安，硕鼠也。大明在上，三阴进而丽乎明，四处位不当而不知退，于正为厉，知非而去，未失为虞丘子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六五柔不当位，有悔者，于进德为失，不刚故也。坎为加忧，恤也，五能舍己，往而从九，上正其君于道，柔者刚矣，则悔亡，失者得而坎毁，故曰悔亡，失得勿恤。五明之主，患在于矜，智遂非以失为耻，故戒以失得勿恤，不憚从人，不留情于既失，则往正而吉，无所不利，邦国之庆也。悔者亡，失者得，忧者喜庆之谓也。阳为庆，故辞曰：往吉无不利。《象》曰：往有庆也。《易传》曰：不患不能明，患其用明之过，故戒以失得勿恤。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前刚，角象也。上晋之极，至于角穷矣。犹进而不止，危厉之道，维用于伐邑则可，虽危厉而吉。伐邑者，自治也。若施之征伐则凶有咎，穷兵故也。上穷反三，入于坎险，坤在内为邑，邑，己之自有，故此伐邑有自治之意。伐邑则九得正，厉者吉，吉则于自治为无咎，亦犹冥升，利于不息之贞。所以自治者，于进道有未光也。上反三，坎离毁，未光之象。《易传》曰：人之自治，刚极则守道固，进极则迁善速。六三之行，六五之往，皆不曰晋者，三行则上反三，五往则上反五，反非进也，故二爻不言晋。



### 离下坤上

明夷，利艰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离为日为明，坤为地为晦。坤上离下，明入地中，夷伤也。晋日在上，旦昼也。明夷，明入地中，暮夜也。郑康成曰：日在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也，明乃伤矣。晋者，明君在上，群贤并进，丽于大明之时。明夷者，暗君在上，明者在下，见伤之时，故曰明夷。此以坤离两体言明夷也。明夷，晋之反。离为文明，坤为柔顺，坎为险难，阳为大。文王当纣之时，内含文明，外体柔顺，蒙大难而免于难，故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言文王用明夷之一卦也。初九、六二、九三正也，明夷之时，不晦其明则有祸，失其正则其明熄灭处之者，利在于艰贞而已。艰贞者，有其明而晦之也。如日在地中，其明可晦，正不可动，故曰利艰贞，晦其明也。坎险在内，内难也。箕子纣同姓，近则身在商邑之中，难在内者也。佯狂被发自守其志，囚奴而不变，其于正也难矣。故曰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言箕子用明夷利艰贞之三爻也。文王、箕子虽若不同，其用明夷之道则一也。在卦气为九月。故《太玄》准之以晦。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明夷者，晋之反。坤为众为晦，离为明。初九、九三入而治之，莅众也。天下至众，以明莅之，则知有时，而困人情不安，用晦而明，则亲疏小大无所不容，众为我用，此垂旒黜纆而明目达聪之道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晋上九反而为明夷之初九，离为鸟，自上下，下于飞也，见伤而垂其翼者也。柔为毛，刚其翼也。小人之害君子，必害其所以行，使不得进，君子明足以见微，故去位而行。离为日，之四历三爻，兑口在上，三日不食也。断之以义，虽困穷饥饿而不悔，故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之四，有攸往也。巽，东南方，主人位，兑口为有言，君子所为，众人固不识也。方初九以正见伤于明夷之始，其事隐而难见，微而未著，自常情观之，岂不离世异俗乎？此所以主人有言。然君子不恤也，义之当。然纳履而行，何往而不贫贱哉？《易传》曰：待其已显则无及矣。此薛方所以为明，而扬雄所以不获去也。穆生之去楚，二儒且非之，况世俗之人乎？故袁闳之于东汉亦以为狂也。所往而人有言，何足怪哉？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此爻因初九之往以取象。初往二成巽，震为左，巽股也。二为小人所伤，不可动以应五。明夷，夷于左股。小人之伤君子，天也，君子无如之何，亦顺之而已。六二在



位，不可以苟去，用九三拯之可也。拯，《子夏传》、《说文》、《字林》作拊，音升，一音承，上举也。三震起也，九三之五，成艮手，有起手上举之象。夷于左股，既不可动，用之上举其手，以济六五之柔者，当资九三之力。九三坎马，震为作足，坎震得位，马之壮健者也。马壮乃可载上，而行以济弱，六二不动亦保其吉。虽伤左股，犹无伤也。此六二顺以致吉，不失其事君之则也。则者，理之所不能违也。故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夫雷风相益，水火相用，见于万物，异体而同功者多矣，况二、三同体乎？然非中正明德，君子其能如是？《书》曰：告予颠隳，若之何？其六二之谓欤。郑本作明夷睇于左股。睇，倾视也。离目变巽，左股见伤，故睇之。或当从郑。或曰卦爻有因前爻，何也？曰：亦彰往察来之一端也。前爻既往，后爻方来，来往相为用，故有因爻成象者，如同人九四因九三，九五因九三、九四，明夷六二因初九也。有因前卦为象者，如明夷之上六因晋，夬之初九因大壮，玩其辞则可知，故曰断辞则备矣。《太玄》亦然。一首不尽其义，乃以二首明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三，公之位，上六，明夷之主，九三极明至刚，得位而应，不得已而动，以克极暗之主，汤武之事也。自二至上，体师坎为中，冬狩之时，离为南，三动之上，南狩也，故曰明夷于南狩。狩者，为民去害离。之三阳，乾也。乾为首，阳为大，南狩克之，得其大首。大首，元恶也，得者易辞，故曰得其大首。离为鸟，飞而上，逆不可疾也。九居上未正也，民迷久矣，遽正则骇惧不安，当以疾贞为戒，故曰不可疾贞，动于中志也。京房曰：动乃见志，故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易传》曰：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于去害而已。商周之汤武，岂有意于利天下乎？志苟不然，乃悖乱之事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上六极暗，九三极明，四远上近三应初，震为左，离为大腹，四自震应初入离，入于左腹也。坎为心，坤中为意。初六之四，离变艮为门，四为夜，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也。初之四则坎坤变兑为说，获心意之象，故又曰获心意也。其微子去商之事乎？上六极暗将亡，其意岂愿亡哉？去暗就明，亡者复存，则获明夷之心意矣。震为反生故也。六四柔顺而正，与上六同体，比于三而远于上六，以譬则微子之类也。腹之为物，能容者也，自外而之内，自上而之下，九三所受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六五动则正，正成离，离明也。不动成坤，坤为晦，自晦其明也。五上同体，迫于昏乱而不可去，是以自晦其明以免祸，箕子之明夷也。自晦者，不动而已，未尝失正也。明在其中，失正则其明遂亡，故佯狂者，自晦也。不受封去之朝鲜者，正也。圣人虑后世读《易》者以自晦即守正而蒙垢，爰生失其所守，故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晋明出地上，反为明夷，则明入地中，不明而晦。上六极坤，坤为晦，故曰不明晦。晋时离出坤，登于乾，五下照坤，六四坤在上为国，故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晋反则离入于坤，后入于地也。五者，君之位。以明德居尊位者，人君之则，后入于地，则失位。失位者，以不明晦而失为君之则也。人君近君子远小人，兢兢焉，唯惧不明乎！善者所以守其则也。得失无不自己为之者，得之明，失之晦，昼夜之象，故圣人举晋、明夷二卦，反复以释爻义，原初愆后，为人君万世之戒。《杂卦》曰：明夷，诛也。为明夷之主而不诛者，鲜矣。





# 离下巽上

家人，利女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外巽内离，离，明也。《易传》曰：外巽内明，处家之道。然卦以长女、中女为象者，女以男为家，家人以女为奥主，故曰家人。此合两体言家人也。家人自邈来，无妄变也，互巽变离，六二正，离为女，女正位乎内也。震变互坎，六四正，坎为男，男正位乎外也。女正位乎内然后男正位乎外。女不正而能正其外者，无有也。天地坎正位乎北，离正位乎南。南北定位，东西通气，而天地化生万物。故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此以六四而下言家人，利女贞也。五，君之位也。乾九五者，父也。乾为刚严，无妄。坤居四，上配乾，五为母，以坤变乾为离，归尊于父。父母之于家人，其严有君道，家人犹臣妾也。子之事父母，妇之事舅姑，鸡鸣而朝，非君道乎？《易传》曰：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故曰家有严君，父母之谓也。此以九五而下言家人正家之道也。乾为父，坎为子，父上子下，父子正也。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孟上仲下，兄弟正也。坎为夫，离为妇，夫上妇下，夫妇正也。乾为天，五爻各得其位，天下定也。故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以上九而下推广正家之道也。夫正家之道，始于女正，女正而后男女正，男女正而后父母严，父母严而后家道正，家正而后天下定。家者，天下之则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彖》辞如此。在卦气为五月。故《太玄》准之以居。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巽风离火，风自火出也。《说卦》：巽为木，为风。《黄帝书》曰：东方生风，风生木。又曰：火疾生风。盖风火同生于木，风自火出，由内及外，家人之象。夫风缘火，火缘木，未始相离，君子体之。故言有事实，行有常度。自初至五，体噬嗑，颐中有物，言有物也。无妄震为行，六四行不失正，行有常也。言行有法则家人化之。

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家道正则治，不正则乱。初九明于家道，正以闲其初，能有家者也。初九动而与四相易，则内外不正。礼，外内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防渎乱也。初者，家人之志未变之时，于是闲之以法度，内外各守其正。何悔之有？志动不正，流宕无别，然后闲之，则悔矣。失防患未然之道。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二，主妇之位，坤得位，上从乾，五乾，夫道也。地通无成，妇人从夫，无所遂事者，顺也。故曰无攸遂。坎水离火而应巽木，女在中当位，亨饪而主馈事，顺也，故曰在中馈。顺以巽者，妇人正也。正则吉，故曰贞吉。六二不动而吉者以此，故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诗》曰：无非无仪，维酒食是议。孟子之母曰：妇人之礼，精五饭，罍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矣。故有闺门之修而无境外之志。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三，内之主也。嗃嗃，陆法言曰：严厉貌。《易传》曰：有急速之意。阳居三，刚正过中，巽为风，为号。离火炎上，声大且急，严厉之象。骨肉之情，望我以恩，而治家太严，伤恩矣，能无悔乎？拂其情矣，能无厉乎？然法度立，伦理正，小大祇畏，以正得吉，未为大失也。故辞曰：家人嗃嗃，悔厉吉。《象》曰未失也。坎子离妇，三动不正，与二相易，离成震兑。离，目也。震，动也。兑，说也。坎兑为节，坎动兑见，失节也。目动声出而说，嘻嘻也，喜乐无节，其终必至于乱伦渎理，荡而不反，虽欲节之，有不得而节者，吝也。故辞曰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失家节也。二者治乱之别。京房曰：治家之道于此分矣。

####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六四本无妄之三，进而在位，巽体而顺，三阳为实，积其上富家也。上有承，下有应，巽以事上则亲，顺以接下则从。夫奢则不逊，而富者怨之府。六四如此，故能安处其位。有家之实，阳为大，正则吉，富家大吉也。治家之道以刚正威严为善，戒在于柔顺，故家人初、三、五皆吉，上九威如，终吉。二与四柔也，于治家无取，故二以柔顺卑。巽者，妇人之正也，非男子所宜也。四巽体而顺，在位者满而不盈，保其家者也，非治家也。

####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五乾为王，假至也。王极乎有家之道，正家以定天下则至矣，故曰王假有家。五刚而巽乎外，二柔而顺乎内，中正相应，心化诚合，则上下内外互相亲睦。故曰交相爱也。交相爱者，相与于中之象也。王假有家，达之天下至于交相爱，则天下不劳而治矣。勿恤乎吉，可也。五动成离，有伏坎，坎为忧恤不动，坎伏正则吉。三代之王正心诚意，修乎闺门之内，不下席而天下治，何所忧哉？故辞曰勿恤吉。《象》曰交相爱也。

####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上三有孚之道，以下未孚也，故威如。威如者，九在上，刚严之象，上九动而正，家人见信，九三孚也。始也威如，终则正而见信，威如，终吉也。上九，卦之终。坤为身，九动反正，反身之谓也。威非外求，反求诸身而已。反身则正，正则诚，诚则不怒而威，夫诚所以动天地者也，况家人乎？圣人以治家之道，莫尚于威严，虑后世不知所谓威严者，正其身也。或不正而尚威怒，则父子相夷，愈不服矣，安得吉？故于上九发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石庆家人有过辄不食，家人谢过而后复是，亦反身也。《易传》曰：慈过则失严，恩胜则掩义，长失尊严，少忘恭顺，而家不乱者，未之有也。



兑下离上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离火动而上，兑泽动而下，火泽之睽也。中少二女同居于家，而所归之志各异，二女之睽也，故曰睽。此以两体言睽也。睽本同也，离兑同为女而至于睽者，时也。故睽自家人反，明本同也。本不同则无睽，惟本同故有合睽之道。自离兑言之，说而丽乎明。自家人六二之五言之，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说则顺民，丽乎明则择善，柔



得中则柔而不过，应乎刚则取刚以济柔，是以小事吉。夫说而丽明，柔得中而应刚，不可以作大事，何也？以柔进，上行而得尊位也。睽之时，人情乖隔，相与者未固，非刚健中正，不能合天下之睽。如睽之柔，其才裁足以小事，吉也。故曰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此合两体卦变而言处睽之道也。天地男女万物，一气也，得其所同则睽者合矣。刚上柔下，天地睽也。天降地升，生育万物，其事同也。坎外离内，男女睽也。男上女下，乃有室家，其志通也。坎见震毁，万物睽也。阳生阴成，物无二理，其事类也。非本同也，其能合乎大人，以是能用天地，能用男女，能用万物，乖者复合，混而为一，以至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此推原一卦以论合睽之道也。在卦气为十一月。故《太玄》准之以戾。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离兑同为阴卦，而未始不异。君子之所同者，人之大伦也。然各尽其道，亦不苟同以徇众人，见其为异矣，不知异所以为同。《中庸》曰：和而不流。晏平仲曰：同之不可也如是。《象》言异而同，大《象》言同而异。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睽之始，刚而无应，动则不正，故有悔。四坎，马也。四不与初，以刚自守，丧马不逐也。睽诸爻皆有应，四独无与，安得不动而求初乎？四动之初，初往复成坎，马勿逐自复也，故悔亡。四不正而险，恶人也。离目为见，初往之四有离，见恶人也。之四虽不正，以辟咎，故无咎。天下恶人众多，疾之已甚，人人于君子为敌，是睽者既合而复睽，斯亦君子之咎也。然初守正，四动而后初见之，夫子见阳货，阳货先也。故不得不见。若屈己而先见之，睽非不合矣。见之可也，从之不可也。《易传》曰：古之圣人所以能化奸凶为善良，绥仇敌为臣民，由弗绝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九二以刚中之德，遇六五济睽之主，人情睽离之时，二、五皆非正应，五来求二，兑变震艮。睽者，家人之反。艮为门，为径，家门之有径者，巷也。二往应之，离变巽，巽东南，主人位也。五来求二，二适往应，是以相遇，故曰遇主于巷。遇者，不期而会。巷，委蛇曲折而后达。睽而欲合，故如是之难。然二、五得中，震为大途，合睽者如是，乃为得中，未失道也。《易传》曰：巷者，委曲之途也。非邪僻由径也。遇者，逢会之谓，非枉道诡遇也。至诚以感动之，尽力以扶持之，明义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诚其意，如是而已。故云未失道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六三于睽时处不当位。介于二刚之间，其柔不能自进。上九之刚虽非正应，欲往而遇焉。二刚侵袭，莫之与也。三坤为舆，为牛，离目为见，四前刚为角，离火欲上，坎水欲下，见舆曳也。离上角，仰也。坎下角，俯也。一仰一俯，牛顿掣也。郑康成作犓。犓，牛角。踊也，踊起而复下，亦顿掣也。见舆曳而不行，其牛俯仰而顿掣，言四扼于前者如此也。二乾为天，三坎之柔为发而兑毁之，髡其首也。马融曰：刻凿其额曰天。《易传》曰：髡其首为天。以象考之，《易传》为是。伏艮为鼻，兑金制之，刑其鼻也。其人天且劓者，言其人既为四扼于前，犹力进而犯之，又为二制于后，出处不当位，故人情上下恶之，然动得其正。睽极则通。初虽艰厄，终必遇之，三遇上刚，二、

四象毁。坤輿进而上行矣。故曰无初有终，遇刚也。曰遇者，不期而会，谓其非正应也。君子于此不尤乎！见恶者，反身以正而已。正则应，应则恶我者说，睽我者合。《易传》曰：不正而合，未久而不离者也。合以正道，则无终睽之理。故贤者顺理而安行，智者知几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睽时处不当位，介二阴之间，五应二，三应上，四独无应，在睽而又孤，故曰睽孤。孤则危厉，有乖离之咎。初守正不援乎上，处睽之善者也。四变交初，兑变坎四，离为妇，初坎为夫，元始也。善之长也，故曰遇元夫。四动正，正则诚矣。彼我皆诚，有不约而自信者，故曰交孚。交孚则虽厉而无咎。交则初四未正，曰无咎者，初志上行，睽者通也。《易传》曰：卦辞言无咎，夫子又从而明之，云志行也。盖君子以刚阳之才，至诚相辅，何所不济也！唯有君则能行其志尔。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六五柔得尊位，宜有悔也。能致九二在下之贤，以刚辅柔，故悔亡。五离也，二兑有离体同宗，而为六五所宗。噬肤者，啮柔也。五来下二，兑变成艮，艮为肤，兑口啮柔，噬肤也。自二至上，体噬嗑，故曰厥宗噬肤。二噬五，柔而深之，刚柔相入之意。睽离之时，非五下二，三不可往，非深入之，则其久必离。九二刚中，不苟往者也。五既下之，往亦何咎。往则有济睽之功，成邦家之庆。阳为庆，谓五柔成刚也。《易传》曰：爻辞但言厥宗噬肤，则可往而无咎。《象》推明其义言人君虽己才不足，若能任贤辅使，以其道深入于己，则可以有为，往而有福庆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与三应亦曰睽孤者，睽离之时，三未从上，有四间焉，而上疑之，则人情不合而孤，犹之人也。畴类异处，适有人参处乎两者之间，则疑矣。上九处极睽难合之地，过刚而暴，极明而察，故疑于四者，无所不至。离目为见，坎为豕，兑为泽，坤土坎水，陷于兑泽，豕在泽中，汨之以泥涂，见豕负涂也。言恶其秽之甚也。坤为鬼，坎为轮，坤在坎中，载鬼一车也。言以无为有妄之极也。离矢坎弓，先张之弧，疑四为寇而见攻也。三所以未应，岂四之罪哉？人情有未通尔。睽极则通，异极则同，阴阳刚柔无独立之理。六，阴柔也，九，阳刚也，刚来柔往则疑情涣然释矣。故后说之弧，知四匪寇也。九刚六柔自婚媾也，故曰匪寇，婚媾。此匪寇婚媾，与他卦言同而象异。坎在下为雨，上来之三，三往遇之上，三正则吉，吉则向来群疑亡，本无是也，故曰遇雨则吉。群疑亡也。辞枝如此者，疑辞也。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象》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蹇，坎险难也。艮，止也。坎在上，险难在前，止而不进，故曰蹇，难也。险在前也。此合两体言蹇也。离目为见，见险者，明也。知其不可进则止而不犯者，行其所知也。知者，精神之会，水火之合，坎离之象，故曰见险而能止，知矣哉。此兼互体以卦才言处蹇之道也。蹇自临来，小过，变也。九四往之五，小过之五，即临之坤也。坤西



南，体顺而易，坤众也。五中，蹇难不解，天下思治，九四能顺乎众而往，上居于五，处顺易，以济险难，以顺民心，乃得中道，所谓时中蹇之利也，故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艮，止也，东北方也。见险而止，非遂止不往也。顺时而处，以有待也。若遂止于险则过矣。过则道不行天下，益蹇，非道乃蹇之所不利，故曰不利东北，其道穷也。此以卦变，四、五相易言济蹇之道也。大人，九五也，刚中而正，量险而行，其才足以济难。利见大人者，六二也。非刚健中正在上，则六二柔中未有功也，故曰利见大人，往有功也。此以二、五言济蹇也。坤在四，为邦国，四，诸侯位也，故建侯康侯，正邦无邦，皆取此象。蹇五爻皆正，而初不正，初不正者，蹇之所由生也。九五当位而正，以正六四，而邦国正，邦国正则天下正，而蹇难解矣，正而吉也。故曰当位贞吉，以正邦也。此再以九五、六四言济蹇也。蹇之时，或可止，或可往，往而有功，非大人不能尽其用，故曰蹇之时用大矣哉。在卦气为十一月。故《太玄》准之以难。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复有险，行者蹇也。六五反四而正，反身修德之象。《易传》曰：君子之遇蹇难，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则改之，无嫌于心则加勉。

初六，往蹇来誉。《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蹇之初，有险在前，往则遇蹇，知不可往来而止，安时处顺，待可动而动，则有见几知时之誉。初动而往，离坎变兑，兑口誉之，往则蹇，来则誉，宜待也。天下之险未有久结而不解者。故伯夷、太公居海滨以俟，若先时而起，则愈蹇矣。郑氏本作宜待时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五乾，王也，二坤，臣也。二应五，王臣也。五在险中，蹇也。六二犯难济五之险，蹇之又蹇，故曰王臣蹇蹇。坤为身，三折之，目视下为躬。二履当其位而艮体有保其躬之意。二往济五，身任安危，五坎变坤，匪躬之故也。蹇时非有才而刚上辅其君，不能济难，二柔济五，才不足，疑若有尤。然志靖王室，忘身以卫其上，虽蹇之又蹇，终无尤也。《易传》曰：圣人取其志义，谓其无尤，所以劝忠贞也。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往则犯难，反则得位。九三重刚为下卦之主。初二柔爻恃之，以拒外险，故往蹇来反，以内喜之而反也。阳得位，故喜。《易传》曰：反，犹《春秋》之言归也。

六四，往蹇来连。《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六柔无应，往则犯难，故往蹇，来则当位。承五下连九三，故来连。连，牵连也。九三刚实，四牵连之，共济五难，当位而又得济之实也。处蹇难不以刚实，济之柔者，安能独济乎？阳为实。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险者，人情之所不敢犯也。五在险中，独安其险，刚正足以任天下之难而不辞。大者得位，当蹇之时，如是乃为得中，阳与阳为朋，朋谓九三也。五下应二，三来比之，朋来也。五为坎，三来成兑，水泽节之象。节者，处蹇之节也。九五在险得中道，应六二者有节，则九三之刚，不约而自来。九三外应上六，内为六二、初六之所喜，而又六四牵连而进，同心协力，斯可以济天下之难，故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若九五前却应于下者，失刚柔缓急之节，则九三招之不来矣。仲虺赞汤曰：天锡王勇智。武王曰：今朕必往济蹇大难者。其要在于九五乎！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上六志在纾难，然柔也，才不足，以柔犯难，故往蹇。柔自外来，求助于九三，三，以刚济柔，则难纾，志乃大得，故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阳为大，艮为石，硕，刚大也。离目为见。大人，九五也，故曰利见大人。九五贵而有位，足以行其道，九三其德刚大，佐五以济天下之难。上六志在内，因九三利见九五，斯可以出难，故曰以从贵也。阳为贵，蹇难未解，人不知所从。上六因九三以从九五之贵，则君臣之分定矣。

三三  
三三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坎，险也。震，动也。他卦名不再释，解，言解乎险难。以是动，动而出乎险之外，则险难解矣，故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此合二体言解也。解者，蹇之反，解之九二乃蹇之九五也，九四乃蹇之九三也。坤为西南，其体顺，自艮反，有平易之意。坤又为众，当蹇难之后，人皆厌乱，四以平易之道，往顺乎众，而众与之，是以得众。汤代虐以宽，武王乃反商政，是也。故曰解，利西南，往得众也。此以九三言处解之道也。其者，指二也。难方在外，二往济难，则处乎险中，以身任之而不辞。当是时，以往为中，大难既解，无所事于往也，则五来复，二乃为得中。得中者，合宜之谓也。得中则吉。《易传》曰：天下国家必纲纪法度废乱，而后祸乱生。圣人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则无所往也。当正纪纲，明法度，反正理，追复先王之治，所谓来复也。此天下之吉也。自汉而下，乱既除，则不为可久可继之治，不复有为，姑随时维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盖不知来复之义也。故曰无所往，复吉。《象》曰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此以九二言处解之道也。大难虽解，其间有未尽而当有为者，不可不往，有所往不可不早图之，缓则难深而不可解。荀爽曰据五济难是也。解反为蹇，则二先往，夙也。离为日，震东方，日出乎东，夙之象也。二之五正而吉，解缓也。宜以夙为戒，故曰有所往，夙吉。此复以九二言终则有始之道也。不有蹇则无解，故反复爻义以明之。震者，天地之始交也。天地始交，物生之难，雷动雨流，天地难解，则百果草木一瞬息间，其甲皆坼，无不解者。所以如此其速者，不失时也。艮在木为果，在草为蓂。阳止也，艮反为震，阳动于草蓂木根之时，离为甲，解者坼也。故有百果草木甲坼之象。以卦气言之，解为春分，雷始发声。故《太玄》准之以释。盖圣人因论天地始解之义，而卦气在其中矣。解之时大矣哉。不言义者，无所疑也。不言用者，其用见于蹇之时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雷雨作，天地之难解，万物维新之时也。内外有坎，坎为狱。九二、九四皆不正，九二未失中而陷之，过也。九四不中正，罪也。君子于是时，过误者赦而不问，有罪者宥而从轻。与民更始，则难解矣。后世多赦，轻重悉原，刑罚不得其平，失是义也。

初六，无咎。《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屯，刚柔始交而难生，故六二乘刚，虽正而难解。蹇难既解，刚柔分矣。初六刚柔之际，以柔自处而下刚，刚而能柔者也。虽未正而无咎，得其宜也。得宜之谓义，辞寡如此者，吉辞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二为田，自三至上有师象。四艮坎为狐，狐善疑惑。《春秋传》卜徒父谓狐为蛊，蛊亦惑也。自二至四，三爻不正，皆具坎艮而近五，小人惑其上者也。二坎为弓，三离为矢，三动以正，弓动矢发。二刚上行，历三爻而坎毁，田获三狐也。二动离为坤，黄，地道之美。坤之中色，得黄矢也。正则吉，故曰九二贞吉。九二刚中，为五所任。六五柔得尊位，于刚断及明有不足。难解之时，小人乘之而惑其君，则难复结矣。小人不可不去也，小人去则直道行而得中矣。《易传》曰：群邪不去，君心一入，则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六三，上负四，下乘二，坎为轮，六为小人，故曰负也者。小人之事九为君子，故曰乘也者。君子之器，四坎为盗，故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斯夺之矣。三正则乘象，毁不正则盗斯夺之，故贞吝。车服所以昭庸，宜负而反乘，亦可丑也。阴为丑。辞曰盗象曰戎，盗用众戎也。致戎者，以不正自我致戎，又谁咎哉？难解之时，小人窃位，则寇至矣。六三一爻当内卦之上，三公之位，小人而在高位。自二言之，与四、五为狐，自三言之，为负乘，自上六言之，为隼。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四震为足，初在下体之下，动而应足，拇之象。九四，阳也。阳与阳为朋。刘牧曰：朋谓二、四，当大臣之位。下与初六小人相应，则九二君子与我朋类者不信而去。盖观近臣以其所主也，故解其拇，则九二自至，为孚于五矣。四阳处阴于正，疑不足，复比小人，则与君子之诚有不至也，其能为五得君子乎？故拇不解，则小人进。小人进则君子去而难作。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难生之初，刚柔交错，小人道胜。君子合内外之力以济其难，非以胜小人也。如理乱绳，维有解其结而已。九自二之五成巽，巽为绳，故曰君子维有解，吉。正，故吉也。解之者使刚者在上，柔者在下，不唯君子安之，以信于小人，小人退而不疑，是以险去难解，物莫之伤。六五之吉孰大于是？六下之二，与九相应者，孚也。二之，下小人退也。故辞曰有孚于小人。《象》曰小人退也。譬之有疾，本于阴阳揉错，善医者导之，各复其所，释然解矣。不善治者，又从而纷乱之。解天下之大难者，亦然。阳为君子，阴为小人，故二以物言之为狐，以阳言之为君子。五，君位也。以阴言之，又为小人之在上者，唯其时物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三，公位。坤土，坎险，积土当内外之际，墉也。坎为弓，离为矢，上动之三，弓动矢发，巽为高，离兑为隼。六三之上，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也。六三，小人之鸷害者，当解之，终离乎内而未去，解道已成，悖而未去，其害坚强矣。上六在上，动不失时，以解悖乱，六三变则悖解，悖解则天下之难解，无不利者，动而括也。



兑下艮上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泰变也。损九三以益上六也，益上矣，而谓之损，上以下为基，譬之筑墉，损其基以增上之高则危矣，非益也。故曰损，损下益上者，以其下事上之道，行乎上也，故曰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此以三、上二爻言损也。损六爻皆应，有孚也。凡损之道，损抑其过以就理义则诚也，诚则上下内外无不信，乃可损，以人情莫不欲损也。泰，九三正也。其始损之，以天下之正理，非私心有所好恶而损之也，故元吉。元吉则于理义为无咎，始出于正也。上九宜有咎，然而无咎者，损之以正，是以无咎。自古有损之太过而人情不安，或损之不及，不足以为损，暂行复止，人不与之。其始不正，其终安得无咎？故曰元吉无咎。损之本出于正，虽抑损其过，而正理不动，则可坚守其正勿失之矣。上九不正，动则正，正则何所往而不利？故曰可贞，利有攸往。此再以泰九三往上文处损之道也。损之为用，不可常也。往而不已，将何之乎之往也？故曰曷之用？此因上九之往以设问也。兑为口，有问之意。损益相为用也。损益二卦皆有簋象，坤为腹，为方，震为足，艮为鼻，震巽为木，木为方。器有腹有足有鼻，簋也。以损益二簋论之，四时之享，春祠夏禴，品物少时也。其簋不可不损，秋尝冬烝，品物多时也，其簋不可不益。或损之，或益之，所应之时有不同，可用之以享鬼神则一也。上为宗庙，艮为门阙，为手，震为长子，升自门阙而荐之，享也。然则二簋可用享者，特未定也，时焉而已矣，则损焉可往而不反哉？故曰损刚益柔有时。泰者，阳息而盈。否者，阴消而虚。盈则损之，虚则益之。一损一益，循环无穷，则二簋可用享，岂不信乎！三代之王所损益可知矣。可损而损，不为不足，可益而益，不为有余，因时而行，当理而止，故曰消息盈虚，与时偕行，此反复二卦以明损益之用也。在卦气为处暑。故《太玄》准之以减。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山下有泽，则山日以削，泽日以壅。有抑损之意。君子观山之削也，则惩忿。观泽之壅也，则窒欲。艮止也，震雷怒也，惩忿也，兑说也。坤为土，震为足，土窒塞之，窒欲也。忿不惩则凌物，欲不窒则溺人，惩之然后平，窒之然后清，君子之所可损，唯此二者。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四体艮，止也。已事者，止其事也。初九兑决，往四成离，飞鸟决起之象，遄疾之意。九居四宜有咎，已事遄往，故无咎。四坎水，艮手酌，损之也。志者动于中也。事有当损于其初，以刚正决断止之，遄往乃无咎，如救焚拯溺可也。踌躇不往则事已成而不可损，于损为有咎。损宜斟酌可损，损之过则非四所堪，不及则损之无益，尚合乎六四之志而已。盖事有当损，彼或不损而至于败，败岂其志哉？已事遄往，如鲁人欲以璠瑀葬夫子，历阶而止之是已。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九二刚中而说，动则损刚为柔。六五柔也，二动以柔说应之，枉道干时，徒自失，已不能益也。无益则容悦致凶，曰征凶者，动而上行，以柔为正也。若五来下二，二往应之，弗损己之刚而五自益矣。能益其上，故曰弗损益之。然则九二利贞者，非谓动而以柔为正也。以中为志，守之用刚，待上之求者也。故曰中以为志也。《易传》曰：失其刚正而用柔说，适足损之矣。世之人愚者，虽无邪心，唯知竭力顺上为忠，不知弗损益之义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损自泰变，三阳并进，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损而之上，三人行则损一人也。九二上行，则上六下居三，刚柔偶合，一人行，则得其友也。三爻即上爻也，故谓之友。《太



玄》曰：二与七共朋，三与八成友。二七均火也，三八均水也。犹三即上也，万物之理，无有独立而无友者，有一则有两，得配也。有两则有一，致一也。有两者，益也。有一者，损也。两则变，一则化，是谓天地生生之本，非致一其能生乎？三阳三进成巽，巽为不果疑也，故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下从初九，初九以刚益柔，九六离位而六四之疾见矣。及其既益，各复其所，在六四为损其疾，在初九为遄有喜。遄者，离为飞鸟，疾之象也。盖君子见人之不善者，若在己也。初九以刚益柔，六四亟损其柔，以受初之益，初九岂不遄有喜乎？使初九遄有喜者，六四也。然六四亟损其不善，过咎未深而害已去，亦安得不自喜乎？子路闻过则喜是也。或曰：九二损刚，故戒以征凶。初九益四，非损刚乎？曰：六四下初九，初九往益以刚，非损初九之刚也，益人而不失己，故不戒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六五得尊位而虚中，上九以刚自上益五，五忘其尊，虚中而纳之，受益者也。五受益则天下之善皆愿益之。或益之，言益之者不一也。天地、鬼神、人道以谦为贵，五受益，自天佑之，获元吉，复何疑哉？上九益五，正也，故吉。元吉者，吉之至善，始终吉也。上九自泰九三变，始吉也。上九变五，终吉也。故曰元吉。五有伏兑，兑为右，自上佑也。泰一变归妹，二变节，皆有坎离龟象。三变损。坤数十，四阴为朋，十朋也。崔憬曰：元龟直二十大贝，双贝为朋。盖古者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未有用龟至于十朋者，崔说是也。三应上，四应初，五应二，十朋之龟弗克违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损之极，乃有弗损。弗损于下，反以益三，故曰弗损益之。上九如此，何咎于损？故无咎。九在上宜有咎也，夫益下必以正理。正理者，天理也。益之以天理，则取之愈有，用之不竭，人各自得于分量之内，故正吉。利有攸往者，六三往也。坤为臣，二大夫位，为家，上九反三，则六不比于二，故得臣无家，其益岂有穷哉？又《易》外以内为家，四以初、五以二、上以三，外本于内也。故虞仲翔解鼎九二曰：二据四家，言四以初为家也。言上九益下，则得人心之服从者，无有远近、内外之限，非适一家。以六三之上，则内外皆应，五之所得，不止于二也。弗损益之，其效至于得臣无家，则上九之志大有得也。无求于人益我也，而人自益之，上九益人之志，岂不大有得乎？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益，否之变，损之反也。损上之九四益下之初六，损上益下也。益之巽乃损之兑。坤为众，民也。损上益下，得民之心，是以民说无疆者。乾上九益坤初也，天无疆，地与天合，德乃无疆。无疆则民说，无彼此之限，故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此以初九言益之道也。否自上而下，一变渐，二变涣，三变益。渐、涣皆有坎离日月象。以上之贵，能下其下，则益道光明，文武之下下是也。夫损者，将以为益也。损下益上，其道

上行，至于自上下下，其道乃大光明矣。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此再以初九推原其变而言益也。九五本损之九二，反而上往得尊位，以中正观天下。六二复以中正应之，君臣上下以中正益天下。天下受其益，是为九五一人之庆，则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故曰利有攸往，中正有庆。此以损之九二往五而言益也。益道之行，自上下下，为渐、为涣，皆有涉坎之象。巽为木，坎为大川，木在坎上，乘舟之象。上益其下，百姓亲附，乐为之用。入可以守，出可以战，如子弟之卫父兄，孰不致其死力以犯大难哉！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此复以初九之变兼上、五二爻言益也。凡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也，涣也，中孚也，皆巽坎也。涣曰乘木有功，中孚曰乘木舟虚动者。震也，巽者，巽也。无疆者，乾合坤也。否变渐有离日，变涣变益，日进而上行，益动而巽于理，则日进而无疆，如寒暑之不停，昼夜之有经日益一日，莫之能御，以动而巽也。故曰益动而巽，其益无疆。此合震巽二体兼初九之变而言益也。天地之益物者，以动而巽也，天施一阳于地，地得之以生万物。自坎至艮，自艮至震，其益至盈乎天地之间，岂有方所分量哉？益人者，动而巽，于理亦然。辅其自然，各足其分，无方也。坤为方，乾变之为无方。《系辞》曰益长裕而不设是也。故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此因乾降坤升以言益也。天地之大，损益有时，益极则损，损极则益，其道与天地并，是以能无疆。故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此再以损、益二卦终言乎益之时也。在卦气为立春。故《太玄》准之以增。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风行雷动，相薄有声，不知风之为雷欤？雷之为风欤？风雷相益也。君子见人之善则迁之，己有过则改之。忘乎己与人也，相益而已。益自否来，九四不正，之初而正，一变成离，离为目，见善则迁也。初六不正，过也。初往之四得正，有过则改也，不迁善则无改过，迁善者以改过为益。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阳为大，震为作，益之初利用有为而大作。大作者，作大事以益天下也。事大且善，获元吉，则动而无咎。初九正，得乾之始，元吉也。坤厚也。巽为事，震有伏巽，动则坤见震巽毁下，不可厚事也。先王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唯田与追胥竭作，其不可厚事，如此为大作也，非元吉则安得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益，损之反。益之六二即损之六五，故其象同。夫子曰：辞也者，各指其所之。然异于损者，六二受益者也。虚中退托，又顺其鞠矣。五自外来而益之。或益之者，益之者不一，天下之善皆归之也。天地、鬼神、人道贵谦，得人如此，故十朋之龟弗克违。受益者当守而不变，愈久而不厌，则来益者无穷矣，故永贞吉。言六二之虚中不可动也。乾五为王，乾五兼上九为巽，巽为工。帝者，天之工宰，故又为上帝象。五自外来，益二成兑，有杀牛于宫象。及复于五，有外自门阙享于帝之象。六二受益不已，获天人之助。王者用此爻，以享于上帝，吉也，况六二乎？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易》以正为吉，不正为凶。六居三不正，上巽来益三，巽为事，益之用凶事也。三震，动之极，为决躁，巽其究为躁，果于益民者也。用之于凶事，乃无咎，以为不当故也。凶事者，患难艰阨非常之事，唯此乃当奋身不顾，如救焚拯溺，果于益可也。然



非有诚心爱民，见信于上，中道而行亦不可。三公位，上乾不变为玉。震，东方之卦，交乾为圭。圭象，春生者也。三公以中道上行，见孚于上，故聘之用圭，以达其诚。及其既孚，上九反三，复以诚信与之，用圭之礼，卒事则反之。告者，上告下也。伏兑为口，告公用圭也。夫益用凶事，唯有孚中行。上三交孚至于告公用圭，乃能固有其孚，不然公虽人臣之尊位也，为善专辄有拊伉其民之嫌，虽益犹有咎。季路为蒲宰修沟洫，不白于君，以簞食壶浆与民而夫子止之者，亦此类也。《易传》曰：礼，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皆以达诚而已。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三、四中位，六四当位以益下，四之初，其中下行，故曰中行。益人者，以中道行也。三，公位。初九应四，有伏兑，兑口告公也。兑口坤顺，允从之象。故曰告公。虽益人以中道，告公而不从，亦不可行。四，诸侯位，坤为国，四之初，迁国也。依六三公位而后迁，故曰依迁国。苟利于吾，力不足则依之，以迁国可也。卫文公依齐桓公而迁楚丘是也。六四告公而从，能迁其国者，以益民为志，公信之也。志动于中也，迁大事也。《传》曰：吾不能定迁事，有当迁而益者，以迁为中，不可惮也。然非以益民为志，虽有强国，亦不可依之以迁，迁则不利，许子是也。《易传》曰：自古国邑，民不安其居则迁，迁国者，顺下而动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六二应九五，有孚也。中者，心之象。惠者，顺人心而益之。五有惠心，二信之，益人以诚也。五之二成兑，兑口问也。问而后惠，惠亦狭矣。勿问则吉之至善。故勿问。元吉，不失其始之吉也。五不之二而守中正，兑象隐，勿问之吉也。故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六二中正，孚于五者，惠我中正之德也。九五勿问，六二自顺我德而中正之，德自益以诚，不费之惠也。是以九五不动而大得志。《易传》曰：人君至诚于益天下，则天下孰不以诚怀吾德而为惠哉？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上九益之极，有不益者矣。上当益三而莫益之，上、三相益，有雷风相与之象。恒也。巽，股立也。三中为心，上九莫益之，持其心不以相益为恒，如是则凶矣。人道彼我相益而后安，莫益之，有我而已。一偏之辞，不知道之大全也。三往乘之，艮手上击，九损于下，虽欲益之，晚矣。何以知？或击之，九自外来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内，人之情也。上九安能有我而忘彼哉？

## 卷 五



### 乾下兑上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乘）[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五阳长于下，一阴消于上，五阳合力而决一阴，故曰夬，决也。刚决柔也。此以五

刚言决之时也。健者，乾也。决而和说者，兑也。健而说诸理，决而不失其和，非亢暴忿疾以力胜之，决之至善者也。古之人退人以礼，其用刑至于杀之而不怨，所以异于刑名家也。彼严而少恩，敢于杀，以失人之情，岂知健决有和说之义？故曰健而说，决而和，此合二体言决之才也。五，王位，伏艮为庭。王庭者，孤卿、大夫、诸侯、三公、群士、群吏之位，大询于众之地。五得尊位体兑，兑为口，讼言于王庭，与众君子共去之而无忌。以上六小人得位，一柔乘五刚，则其害未易去也，故曰扬于王庭，一柔而乘五刚也。此以九五言处决之道也。或曰：何以知艮为庭？曰：艮行于庭。《春秋左氏传》：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庭实旅百。杜氏曰：艮为门庭。上六下与九三相应成巽离，巽为号，巽风者，天之号令，故号令也，号呼也，命也，皆取巽象相应乎也。扬于王庭，发大号，以信于下，使知危者，安其位不可易也。一柔乘五刚而未去有危之道。厉者，危也。其危犹曰其亡，则决小人之道光矣。离为光。所谓与众弃之，舜去四凶而天下服是已。若隐其诛，如唐去李辅国则不光矣。故曰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此以上六应九三言处决之道也。决自姤变，一变同人，二变履，三变小畜，四变大有，五变夬。姤巽为命，同人二坤为邑，履兑为口，告邑也。于小畜、大有皆有告命之象。告自邑者，告戒自我。私邑，言自治也。君子将治小人，必先自治。自治则以我之善去彼不善，小人所以服也。《传》曰：无瑕者乃能戮人。舜修文德，文王无畔，援歆羨自治也。故曰告自邑。戎戈，兵也。离之象。自同人之离五变，离成兑，兑为刑杀而近君，不利即戎也。决小人不能扬于王庭，孚大号于下，藉戎兵以清君侧，犹凿木去蠹，熏社逐鼠，岂决之尚哉？所贵其决者，谓其乘时去害，动而不穷也。交兵，幸一日之胜则穷矣。自古用兵去小人，如汉唐之季召外兵以去近习，其祸至于覆宗。圣人之戒不其深乎！故曰不利即戎，所尚也穷也。此二者推言卦变以言决之所当戒也。君子之道，有始必有终，决始于复，其刚浸长。一柔尚存，君子之道有未尽也。刚长成乾，其道乃终。不能终则必有悔。彥范之不诛武三思，卒为世患，刚长不终也。故曰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此复以二刚终言处决之道也。在卦气为三月。故《太玄》准之以断毅。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雨泽上于天，其势不居，必决而下流。君子体夬之象。故施禄泽以及下。兑为口食，下应三，有施禄及下之象。古者上有大泽，则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将至也。君子之于德也，宽以居之，然后仁以行之，若决而散，则不可以畜矣。故以此施禄，则可。以此居德，则忌。上六居位而安，有伏艮居德象也。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大壮震为足，初九在下体之下，应足之动，趾也。夬自大壮积之，在大壮时，四刚已壮，长而至于五刚，则初九壮于前，大壮之趾也。大壮所以征凶者，初九无应，不可动而先动也。今震足毁折，又无应，动而往不正，不正不足以胜。九四恃其刚壮，不计彼之不可胜而往决之，过也。不正故有咎。不曰凶者，阴将尽也。《易传》曰：凡行而有咎者，皆决之过。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二动成离日，巽为多白眼，惕惧之象。巽风为号应，兑口为号呼，故曰惕号。离日在西之下，莫也。巽为人，日入于地，莫夜也。离为戈兵，戎也。坎为忧，离见坎伏，勿恤也。一爻又具此三者，故曰有戎勿恤。上九刚长，欲极之时，处中体，柔不为过





刚，中动而正，可以决小人矣。而犹不忘乎戒惧，求应自处之至善者也。小人知将亡，其徒必乘人之疑以相恐动。夫暮至于夜，阴气将尽，阳气欲生，虽有戎兵，穷寇也，勿忧可也。我得中道，行之以正，虽千万人往矣。何恤乎小人？况穷寇乎？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易传》曰：爻辞差错，当云壮于頄，有凶，独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以象考之，《传》为是。三健之极，与上六小人相应。乾为首，兑见于外为頄。九三往应之，頄柔而增刚，壮于頄。頄，頄间骨。郑氏本作頄。众阳，决小人而已。违众应之，有凶之道，不正也。四爻不应，三独上行而遇之，兑泽下流遇雨也，言说小人而与之和也。兑和说也。君子当此则弃去情累，外决小人而绝之，内自健决决之，又决以上六。兑三动，复成兑，夬夬也。乾为衣，坤为裳，而遇兑泽，沾濡也。巽多白眼，上视而不悦，愠也。若恶小人之浼己，如遇雨沾濡其衣，又疾视之，有愠怒，则无咎。故曰终无咎也。或曰：君子亦有愠乎？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当怒而怒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一阴在上，众阳争趋之。九四居上卦之后，动有伏艮，为臀。艮柔为肤，三阳自下侵之，不足于柔也，故臀无肤。无肤则不可以处矣。四本大壮震，震为足，欲前而九五碍之，又柔而少决，则却而不前。故其行次且。次且，一本作趑趄。次且不可前矣。处则乘刚，行则不前，以九处四也。故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然则为九四者如何？避位居初，让三阳，使先行，斯可无悔矣。四动成兑，兑为羊。羊性很，牵挽则抵触不行，却行而使之先则行。张载曰：牵羊者，让而先之，如是悔亡正故也。虽有是言也，九四未必闻其言而信之，不足于刚决也。兑为口，坎耳，受之信也。九四动乃有坎耳。离目聪明之象，不动则耳塞目毁，聪不明矣。兑口虽告，莫之听焉，故曰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大壮震为蕃鲜，兑为泽。苋，蕒，泽草也，叶柔根小，坚且赤。乾为大赤，上六之象。陆，商陆，亦泽草也，叶大而柔，根猥大而深，有赤白二种。五动，震为蕃鲜，伏巽为白，商陆也。苋陆，小人之近君者。苋柔脆，根浅易决。商陆根大而深，为难决。九五得尊位大中，为决之主。当五阳并进，决小人之时而反比之，中道未光也。五兑乾，健决也。动而往决，上六复成兑，故曰夬夬。决之又决。震巽象毁成离，则苋与陆去而中道光矣。离为光，动则不正，宜若有咎。然夬之时，刚长乃有终，动而往决而后中道行。张载曰：阳比于阴，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后无咎。《易传》曰：五心有比于中道，未得为光也。盖人心有所欲，则离道矣。此示人之意深矣。

**上六，无号，终有凶。《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上六之三成巽，巽为号。上六小人，知非而去，有号呼求免之象。阳长阴消之时，安其位而不去，无自悔之实。阳长则阴失位，终必有凶。巽为长女位，巽毁终不可长也，圣人明此，开小人自悔之路。



巽下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姤，遇也。柔出而遇刚，若邂逅然。故曰姤，遇也，柔遇刚也。此以一柔遇五刚言姤之义也。女德柔顺而刚健，女壮也，故曰女壮。阴息剥阳，以柔变刚，女壮男弱，不可与久处，故曰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诗》以蛇虺为女子之祥，熊罴为男子之祥。刚柔反易，必有女祸。此以初六言姤之戒也。阳生于子，至巳成乾。巳者，巽也。转而至午，阳极阴生，午者，离也。荀爽曰：坤出于离，与乾相遇，故万物皆相见。相见也，咸章也，皆谓出于离也。万物别而言之曰品物，品物咸章则相见者著矣。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此再以初六言姤之时也。姤五月卦也。《太玄》准之以遇。《易》于复言七日来复，冬至也。于姤言品物咸章，夏至也。举二至则律历见矣。九二刚中，臣也。九五刚中而正，君也。姤比遯为有臣，比剥为有君。以刚中之臣遇中正之君，有其位，有其时。君臣相（过）[遇]亦犹天地之相遇，故曰刚遇中正。姤者，夬之反。夬一阴自上而下，五变成姤。乾为天，天下行也。君臣相遇，道行乎天下，故曰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此以二、五两爻卦之反复言姤之用也。天地也，君臣也，非其时也，亦莫之遇。莫之遇则天地闭，贤人隐，万物几乎息矣。故曰姤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西方。

天下有风，乃与万物相遇。后以施命，诰诏四方，君与万民相遇之道也。风者，天之号令，以时而动，明庶，东也，景风，南也，闾阖，西也，广莫，北也。周流天下，无所不遍，故后体之。阴阳家有风律之占，源于此。姤自夬变离，离有伏坎，变兑有伏震，四方也。巽为命，自上而下，兑为口，施命诰四方之象。《易传》曰：诸象或称先王，或称后，或称君子，大人、先王者，先王立法制，建国作乐，省方勅法，闭关育物，享帝是也。后者，后王之所为，裁成天地之道，施命诰四方是也。君子则上下之通称，大人者，王公之通称。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姤初六，五月离卦之一阴也。离巽之柔为丝，乾变为金，坚重也。柅，络丝，跌也。许慎作柅。谓九二也。初六阴柔不正，与九二相遇，如丝纷然，系之以坚重之器，乃可经理，故曰系于金柅。初六变而正，则吉，人亦何常，君子、小人在正不正之间耳。故初六系于金柅，贞则吉，勉初六也。初二相易成离，目见也。阴有攸往，九二降初，剥刚而进，凶也。凶戒九二也。言初阴辩之不早，必见凶害。乾初爻甲子，子坎位，为豕。初九变六，阳变阴，羸豕也。羸豕，牝豕也。伏震为躁，巽为股，为进退。初阴应四，孚也。牝豕感阳，志欲往前，为二所制，进退蹢躅而躁动不安，其意未始不在于阳，九二可不系于金柅乎？系于金柅则柔道有所牵矣。《易》言牵者，皆艮巽之动。艮手也，巽股也，手挽之而股动。夫君子、小人相为消长，虽初阴其心未尝一日不欲害君子，一阴虽弱，方来也，五阳虽强，既往也，其可忽诸？自古祸乱，或始于床第之近，给使之贱夷裔荒服之远，易而忽之。驯致大乱。反求其故，必本于刚正不足。若柔道有牵，君子、小人各当其分，祸乱何由而作？或曰：巽离为丝，何也？曰：巽为木，为风，巽变离，木中含火，火生风，风化蛊，蚕为龙马之精，龙大火，马畜蚕以火出，出而浴，畜马者禁原蚕。故《太玄》以火为丝。贾逵以离为丝。郭璞曰巽为风，蛊属龙马，丝出中。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鱼谓初也。初六易四，成兑为泽。巽于泽下者，鱼也，民之象。初者，二、四之所





欲，初本应四，九二据之，宜有咎。然阴出遇阳，二近而包有之，于遇道为得，故无咎。若二不能包四，又远民，初将散乱而不可制矣。宾谓四也，四在外，动而易初，初成乾，西北方，宾之位，二体巽东南方，主人位。初六之民为二所有，非九四之利，而九四所不能包者，远于民也。一民不可有二君，亦义之所不及也。古者有分土，无分民，得道则归往，失道则携持而去。无远近内外之间，顾遇民之道何如耳，此二所以无咎。《易传》曰：遇道当一，二则离矣，故义不可及宾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姤者，夬之反。姤之九二即夬之九四。故二爻同象。艮在下体之上为臀，其柔肤也。二不动而侵三，艮成巽，柔不足也，故臀无肤。臀无肤则不能处矣。阴阳之情，必求相遇。初阴在下，亦三阳之所欲遇者也。二比于初，已包有，之三非义，求遇亦何所得哉？亦必有咎。而遇情未忘，故其行次且。次且者，且进且退，不能遽行。巽究为躁，为进退故也。处则为二所侵，行则有求而不去，可谓危厉。然九三刚正处巽知义，不可而舍之，初阴不能牵其后，故无大咎。牵者，手挽股动。初为二所制，艮隐巽见，故曰柔未牵也。不曰凶者，初非三之所宜，有四失初则凶矣。

**九四，包无鱼，起凶。《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二有其鱼，四失所遇，失其民也。起，动也。动成离，戈兵之象。三动，初愈不应，故起凶，无鱼之凶，以九四不中正，自远其民，故九二得以中近之，民无常心，抚我则后，此九四所以凶欤？《易传》曰：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妇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二，巽木也，变乾为大木，此爻自兑变。巽兑为泽，泽木而大杞也。杞似樗，叶大而荫。张载曰：杞周于下者也。艮在草为蓏，蓏，瓜属。艮为巽，包瓜也。瓜譬则民，瓜虽可欲，而溃必自内始。九五当阴长之时，含章不耀，中正在上，遇九二之贤而用之，以刚中守道，防民之溃，故曰以杞包瓜。九五动则成离，离为文章。不动，含章而中正，唯含章不耀，中正自处，是以能用九二以尽其才。故辞曰含章。《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一阴浸长，阳爻消剥者，天也。九五含章，用九二以防民之溃者，人也。尽人谋则有时而胜天，然或不胜，至于陨越者，亦天也。九五之志，知尽人谋而已。以谓天之所命，以佑下民者在我。有陨越者，自天陨之，吾终不舍，天之命也，故曰有陨自天，《象》曰志不舍命也。二阳为阴剥五，自乾而陨。有陨自天也。五陨于二，复成巽，巽为命，志不舍命也。张载曰：以杞包瓜，文王事纣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溃，尽人谋而听天命者欤。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上九，姤之极，有弗遇焉。前，刚角也。姤道上穷，不动则不和。不和则无所遇，动则吝，是以穷也。《易传》曰：上九高亢而刚极，人谁与之？以此求遇，将安归咎乎？

䷋ 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坤顺，兑说也。上顺民心以说之，民亦顺上以说其政令。上下皆顺以说。上以是聚，下以是从，此合二体而言萃也。九五刚得位，以刚中为萃之主，下有六二柔中之臣应之。君臣聚会，以聚天下。此合二、五而言萃也。具是四者，然后能聚，不然民不可得而聚矣，故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萃自临来，小过三之五，艮为门阙，巽为高上，为宗庙。四本震爻长子也，三自门阙升高至宗庙，有长子奉祀之象。民之所聚必建邦设都，宗庙为先，宫室次之。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庙，则萃道至矣。假，至也，谓五也。王格祖考，则诸侯、大夫、士各致其孝，报本反始，教民不忘其亲。《易传》曰：萃合人心，总摄众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过宗庙。故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此以九五言萃之道也。天下既聚，未见大人，其聚未必正。凡有血气必有争心，萃不以正，适所以致争夺，安得享乎？九五示之以大人之德，六二以正而往聚之，则人伦正，民志定，物情相交而享。九六聚成离，离目为见，故曰利见大人，亨利贞，聚以正也。此以九五、六二相易而言萃之道也。圣人随时而已。萃聚之世，物之所聚者大，故所用不可不大。用大牲则鬼神福之，礼以时为大。坤为牛，兑为刑杀，杀牛以奉宗庙，用大牲也。物聚则力赡，动而有成，何往不利哉？谓三之五也。举宗庙之礼，则百礼无不洽矣。所谓随时者，顺天理而行天理，即天命也。巽为命，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此以九三之五言萃之道也。天地之气，聚而有物，散而无形，散者必聚。鬼神，耗荒至幽也，而各享其类，万物散殊至众也，而各从其类。故曰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此以小过九三萃于上，六五萃于下推广萃之义也。在卦气为八月。故《太玄》准之以聚。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萃自小过变，泽上于地，万物萃聚之时。虞翻谓三、四之正，小过，明夷变也。明夷，离为甲冑戈兵，坎为弓，变小过巽为绳，为工。艮为石。巽纳辛，缮甲兵，修弓矢，去弊恶而之新之象也。小过变萃，聚所除之器也。明夷，坎为寇，兑为口。上六既安之时，聚而相告，消寇于未形，戒不虞也。萃则多故，君子过为之防，是以萃而无患，非用明于至微者不能也。故此象以三卦言之，原始要终，以遏祸乱，圣人之忧患后世深矣乎。秦销锋镝，唐销兵，率至大乱，岂知戒不虞哉。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初六，柔不中正，进则疑六三之间，已退不能专一以待应。乃乱者。退而乱于三阴之中，乃萃者，欲进而与四相萃也。其志惑乱不决，是以有孚不终，故曰乃乱乃萃。《象》曰其志乱也。初应四，巽为进退故也。若号，谓四也，兑为口，巽为号，若四在上号召之，三阴不正，恶初之往合于四。一握其手，笑以喻意，微动之也。艮为手，三往易四，一握手也。兑为口，为说，离喜说动而出声，笑也。为笑者，献笑也。巽为工，有造为之象。故曰一握为笑。萃聚之世，上下相求，以阴从阳动而得正，何恤乎小人之笑而不往哉？往而相应，何咎之有？否则与小人为徒，非萃之正也，故曰勿恤，往无咎。自古不知坚守其节，从应以动，舍君子之正义，畏小人之非笑，相率陷于非义，皆不知萃之道。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萃聚之时，初、三同体之阴，皆萃于四，已于其间得位，守中不变，其志须五牵引之而后应，不急于萃者也。然阴从阳，静而待唱，引而后往，其聚也有吉无咎矣。巽为



绳，艮手持绳，相应引也，故曰引吉无咎。《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不变之中，有孚相应，孚者，萃之本，其诚素著，不假外饰，譬之祭也。精意承之，虽薄可以荐也。禴，夏祭以声，为主祭之薄者。上六宗庙，六二与五相易，离为夏，五本小过震，震为声，为长子，有长子用禴祭之象，故曰孚，乃利用禴。夫君臣以道相感，精迎诚致，不言而动，蛟潜于渊，陵卵自化，至于既孚，二五相易，乃利用禴矣。《易传》曰：萃之时，能自守不变，远须正应刚立者，能之二阴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犹冀其未至于变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履非其位，欲萃于四，四应，初欲萃于二，二应。五莫知所萃，故萃如。巽为号，兑为口，嗟也，故嗟如。上下不与，虽嗟之无所利，故无攸利。上六无与据高虑危，孤立求助，六三动而往则正，正则无咎。然三欲萃于四、二之间，故小吝。阴为小，三往从上，上来应三成巽，巽则不亢，三宜往而萃也，小吝过矣。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九四上比于五，君臣聚也。下据三阴，民所聚也。然九四处位不当，疑于上下之聚，理有未正。九四动则得正，上承于五，下纳三阴。上下皆正，是谓大吉。大吉则无不当位之咎。阳为大，大者，吉也。《易传》曰：非理枉道而得君得民者，盖亦有焉。齐之陈恒，鲁之季氏是也。得为大吉乎？得为无咎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得尊位，天下皆萃而归之，于是观其所孚，可以知其志，而专于六二，系应至狭，所萃者有定位，得近遗远，聚道不全，能无悔乎？裁足以自守，免咎而已。于人君恢宏广博无所不萃之志，未有光大，匪所谓孚也。故曰萃有位，无咎，匪孚。《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盖初可萃四，二可萃五，三可萃上，独五不可专萃于二，萃则陋矣。五萃二有坎离，坎离为光，而曰未光者，于无所不萃之志未光也。九五刚中而正，当有君德。而永贞元者，善之长，大人体此，以仁覆天下，永久也，贞正也。体仁在上，久正而不变，唯九五不动而应二，乃具此三者。如是则无偏无党，其悔乃亡。若五以萃二为光，失是道矣。故曰元永贞，悔亡。横渠曰：居得盛位，不能见大人之德，系应于二，故曰有位。一本作未光大也，无志字。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以柔乘刚，处上独立，当萃之极。六三柔不正，不足以为援。赍，持也。咨，叹息也。艮为手，上、三相持，叹息忧其所宜忧也。上之三成巽，巽为多白眼，艮为鼻，兑泽下流，在目曰涕，在鼻曰洟，出涕洟也。然乘刚必危，处上独立则无助，萃之极以柔居之则不堪，兼是数者，其可久安上位乎？亦必至于求萃而之三，动而忧则无咎，故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升者，萃之反，柔在下者也。以时而升乎上，上巽乎下者，坤可升之时也。故曰柔以时升。此以坤体在上言升之时也。卑巽在下而顺乎理，刚中自守而应乎上，其升以时，不为富贵利达动其心，则得位而大亨矣。故曰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

此合两体以二、五相易明升之才也。大人者，九二之五也。二之五成离，离目为见，二升于五，刚中，正得位，以此见大人，其升必矣。故曰用见大人，恤，忧也。九二失位为忧，之五得位，虽有坎险勿恤也。所谓恤者，二阳欲升，阴道凝盛，未可遽进。以人事言之，小人犹在上也。然九二、六五应也。巽下顺上升之时也。虽坤阴在上，何忧乎不遂？遂往而升，有庆及物矣。阳为庆也。夫日之初升，阴固未退，及其清风戒旦，则群阴解驳尽矣，夫何忧哉？故曰勿恤有庆也。大则虞舜，升闻在上，小则文子，同升诸公与学以聚之，自下而上达，而升之道皆趋乎明也。离，南方也，征以正而行，正则吉。二之五之谓也。二动于中，以正而行，以见大人，往而有庆，则其志上行，故曰南征吉，志行也。此复以九二之五勉其升也。在卦气为小寒。故《太玄》准之以上干。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木根于地中，乃升而上者，顺也。君子以顺为德，不弃小善，积卑成高，积小成大，其德日跻，亦以根于心者，顺也。否则无本，安能积之以成高大乎？扬子云：所谓木渐是也。《易传》曰：万物长进，皆以顺道。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施氏《易》作毓，进也。四坤为众，为顺，二、三、四兑为口，众口顺之，允也。初六，巽之主，以一柔承二刚，能巽者也。在升时，九二、九三俱升，六四当位，合众之欲，志在于初而初未应，六四顺而正，初动则正，从九三、九三进而升于四，与上合志，允升也，是以大吉。荀爽曰：一体相从，允然俱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升，萃之反也。升之九二，即萃之九五。故升萃二爻反复同象。明二、五之孚也。凡人从上，或出于势位，则虽恭巽，未免有咎，况望行道乎？诚不足也。二刚上应，五柔纳之，刚柔相与而孚，其为巽也，尽诚敬而已，非外饰也。是以道行于上，泽被于下，此九二所以喜欤？喜发于中心，形于面目者也。阳得位为喜，故曰九二之孚，有喜也。禴，夏祭。五纳二成离，离为夏，震为声，为长子，上为宗庙，艮为门阙，二升五有长子升自门阙奉祭之象，禴，薄祭，以声为主，用诚敬也。二、五相孚，乃利用诚敬，无咎乃难辞。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九三升上六，六坤之三，坤在下为邑，阴为虚，升虚邑也。九三、上六相应以正，下巽而上顺，如升无人之邑，孰御哉？巽为不果，三升上，巽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六四柔顺谦恭而正，上顺六五柔暗之君，下顺九三刚正之贤，升之于五，以事其君，亦恭也。己则不出乎诸侯之位者，正也。三者，皆顺事也。文王可谓至德也，己故能用此以亨于岐山。三升五，乾为王，兑为西方，艮为山。四以诸侯居于西山之下，岐山也。正则吉，且无咎。坤为顺，巽为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顺事也。毛公言文王率诸侯以朝聘于纣，则升九三可知。崔憬谓此大王避狄，徙岐之爻，误矣。

六五，贞吉，升阶。《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六五虚中降位而接九二，九二阶之以升，则五正而吉。不正则信贤不笃，用贤不终，其能吉乎？五正而吉者，以二升阶也。五正二升，君臣道行，由是而致治，故五大得志也。坤土，自上际下，巽为高，升阶之象。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坤为冥晦，阴虚为不富。上六利已极矣。犹升而不息，不知升极当降，长极当消，消则不富矣。岂复更有增益之理？四时之进退，万物之盛衰皆然。上六不知冥于升也。不息之贞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是也。惟施于此为利，若施于公卿大夫，可已而不可已，不利。《易传》曰：以小人贪求无已之心，移之于进德，则何利如之。



坎下兑上

困，亨。贞大人吉，有言不信。《彖》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四、五之刚为三、上所掩，二刚为初、三所掩，又陷焉。陷亦掩也。阳刚君子，阴柔小人。阳刚为阴柔掩蔽而不伸，君子穷困窒塞之时，故曰困，刚掩也。此以一卦之爻言困也。困自否来，二之上，坎险兑说也。上九之二，处乎险难之中，乐天安义，困而自说，不失其所亨者，心亨也。亨，通也。困而亨则不穷矣。古人尘视富贵，梦视生死，唯不失其所困也，唯君子能之。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故曰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此合二体兼九二言处困之才也。大人，君子通称。对而言之，君子通乎大贤小贤，而大人德配天地者也。在困处之裕然，不失其正，吉且无咎，非大人不能以刚中也。刚或不足则困，以智免而失其正者有之，刚或不中则正，或致凶于道，皆有咎。刚中而正，文王、周公、孔子是已，故曰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此以九五言大人处困之才也。刚见掩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无怨尤可也。己困而言人，谁信之？若崇尚口才以言说处困，适所以增穷矣。上六穷困，兑为口，有言也。下无应，有言不信也。此圣人因上六以戒不善处困者也。范滂昌曰：《彖》文贞大人吉，下脱无咎二字，理或然也。在卦气为霜降。故《太玄》准之以穷。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泽所以说万物者，水也。泽无水，则泽道困矣。然水在泽下，未尝不通也。君子处困窒之时，泽不及物矣。推致其所以然者，命也。巽为命，命者，消息盈虚之理。君子听命固穷，自遂其刚大之志。夫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处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君子愤激自厉，增益其所不能，无若困之为速也。《易传》曰：虽阨穷而不动其心，行吾义而已，所以遂其为善之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四否艮在上体之下，为臀。巽木，兑金伤之，为株木。困，寒露节也，与大过枯杨同象。大过，小雪之气也，四阳居阴，不安其居，臀困于株木者也。初六柔而不正，困于坎底，妄动求济于四，不知四刚不中，不安其居，臀困于株木，岂能济人之困哉？初既失援迷谬，自四反二，二又深陷，犹入于幽谷也。艮为山，坎为水，水注山溪间为谷。坤为冥晦，入于幽谷也。入于幽谷，穷困益甚，无自出之势。故三岁不覿于四。乾为岁，初覿四，历三爻，三岁也。私见曰覿，见之不正也。三离，目，不正覿也。初出不知四之困，入不知谷之幽晦而不明乎？处困之道也。初在坎下，不明之象。何谓处困之道？安静自守而已。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五动成震，为稼。二坎水，往之为酒，兑为口，食也。五不动，二未可往，困于酒食也。酒食者，人之所欲，以施惠也。朱紱亦谓九五也。巽为股，膝以上也。乾为大



赤，坤为黄赤，黄为朱。乾为衣，蔽乎膝上，朱紱也。九二刚中，虽困于酒食而无所动其心，则九五中正。同德之君方来而相求，共济天下之困，故曰朱紱方来。九五来然后诚意通于上下，故利用享祀。上六宗庙，五动二往，震为长子，艮为门阙，有升自门阙，长子奉宗庙之象。享，献也。祀者，祭上下之通称，兼下言也。若二动求五，虽以正，行亦凶。凶自取之，无所咎也，故曰征凶，无咎。困于酒食者，唯无所动其心则中，中则进退迟速审而后动，往有庆矣。庆者，朱紱方来，得其所欲之谓也。阳为庆，征凶，戒之也，有庆，勉之也。《易传》曰：诸卦二、五以阴阳相应而吉，惟小畜与困乃厄于阴，故同道相求。小畜阳为阴所畜，困阳为阴所掩也。阴阳相应者，自然相应也，如夫妇、骨肉分定也。五与二皆阳爻，以刚中之德同而相应，求而后合，如君臣、朋友义合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六三险而不正，不善处困者也。艮坎为石，谓三石之坚，不可以处者也。巽交坎离为蒺藜，中坚外锐，蒺藜之象，谓乘二也。蒺藜伤人，不可以据者也。三非其位，非所困而困，不度德也。乘二之刚，非所据而据，不量力也。不度德故名辱，不量力故身危。名辱身危，死期将至，故入于其宫，不见其妻。艮坤为宫，坎为夫，离为妻，为目，为见，三困非其位而乘二刚，凌人者也。凌人者，人亦凌之。故二往乘三，两爻相易，三入于其宫，坎离象毁，不见其妻矣。又曰凶者，不见其妻，乃死亡将至之期，所谓亡之兆，非吉祥之兆，坤为死，故曰不祥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九四尚柔，九二刚得中柔，不足以济困。刚得中乃可济。初六近比九二，远于九四，四与初应而九二碍之，既疑其险矣。又疑初舍己而从二，故来徐徐。徐徐者，疑惧之辞。巽为不果，故志在下也。乾变为金，坤为舆，坎为轮，二刚而能载，故曰困于金车。四履不当位，欲行则惧二处困，有应而不能相济，吝道也。然以阳居阴能说，而巽明于处困，不与二争，虽不当位，终有与之者，以困之时，上下急于相求故也。是以吝而有终。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四，君侧强臣之象。二、五同德相求而四间之。四动艮为鼻，震为足，四不动兑金刑之，劓刖也。劓则丑，刖则不行，五为四伤，亨困之志未得行于二也，故曰劓刖，志未得也。二坎为赤，乾为衣。往应五，巽蔽膝之象。赤紱，诸臣之紱也。二踌躇不往，以征为凶。五以无助而困，困于赤紱也。巽为不果，徐也。兑为说，九五刚中而正，动以直行。中则思虑精审，直则其行不挠，如是则君臣相说之志，久而必亨，九四岂能间之？始也不果，今则来说，故曰乃徐有说，以中直也。上六宗庙，五王假有庙。祭祀者，人君所以遍及百神，自上格下，二、五相易之象。人君得九二之贤，利用诚意感格之，如祭祀然，上下并受其福矣。亨困之道莫利于用此，尚何困于赤紱哉？艮为手，下援九二，受福也。阳为福，故曰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困极而当动者也。巽为草，葛藟藤蔓，叶艾白子赤。六三乾巽之象。上六困



极求助，六三柔而不正，以巽乎上为说，不能相济，又缠绕之，故困于葛藟，言求六三为未当也。上六动则安其位，不动则困于六三，困于葛藟，又困于臲臲之地也。曰发声，兑口象。上六自谋，曰动则失正，失正则悔，故安于困。然不动乃有悔，不知征则吉。征以正行也。以正而行，吉且无悔矣。是行而后吉也。故曰吉行也。范睢困于郑安平，虞卿困于魏齐，犹能解相印以全其躯，况体《易》君子乎？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此卦《彖》文脱错，当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井养而不穷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巽，木也，人也。木入于水，举水而上之，井也，故曰巽乎水而上水，曰井。此合二卦言井也。泰之初五成井。古者八家为井，四井为邑，邑改而井不改，井德之不迁也。坤在内为邑，坎为水。水者，所以为井也。易其中画，非坎也，而坤则可易矣。坎之中画其刚中乎？乃难辞也。君子穷居不损，大行不加，穷亦乐，通亦乐，非刚中不变能之乎？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初往之五，汲之象。若有丧而实无所丧，以其不失位，不曰取之而不竭乎？五来之初，不汲之象。若有得而实无所得，以其失位，不曰存之而不盈乎？言井之体，一也。往者，上也，来者，下也。往亦井，来亦井，上下无常，其用通矣。所以为井者，一也。体用一也，定而应，应而常定，井之养物所以无穷欤？故曰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井养而不穷也。此以九五升降言井之德也。汔，几也。自二至四体兑，兑为泽。初本泰震，震动也。来动于泽之下，泉之象。荀爽曰：阴来在下，亦为井是也。巽为绳在井中，繙也。繙汲绳也。二几及初，反巽而上，有垂繙而汲几及井泉之象焉。亦有既汲而反，未能引繙以出乎井之象。两者虽有济物之用，皆未及乎物也，何由有功？故曰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坤为腹，兑为口，井中之器，有腹有口，瓶也。在井之口，水实其中，汲水而上之象也。自四至初成反兑，兑为口，为毁折，巽绳反上而毁折之，汲水至于井口，羸挂其瓶，瓶口在下，覆其瓶也。井之用丧矣。凶，言初、二不正，不正则凶，故曰羸其瓶，是以凶也。汔至亦未繙井者，半途而废也。羸其瓶凶，不善其终也。君子免是二者，其唯刚中乎？此以互体言井之戒也。在卦为芒种。故《太玄》准之以法。范滂昌曰：巽乎水，当作巽乎木。一本曰井羸其瓶，凶。或曰：反巽兑也，何以犹有绳之象？曰：象有相因而成者，震阳动于下为大涂，艮阳止于上为径路。离外实内虚为目。巽实者反在上，为多白眼，相因也。故临之兑为观之盥，损之兑为益之说，大过巽与兑同为栋桡，巽为绳，反复成巽者，或为维系纠固之象，其在井为反繙而上之象。象之相因，其生无穷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坎为水，劳卦也。水在地中，自下而升，达乎木上，可谓劳矣。其于水也，有出之道，故曰井。坤为民，泰震为左，兑为右相之，兑为口，劝之也。君子施泽于民，既以言劝其不能，又以道相其不足，虽劳而不惮。不如是，井道不足以及民矣。《雅·鸿雁》劳来还定安集之诗，其辞曰：知我者谓我劬劳。又曰：虽则劬劳，其究安宅。劳民劝相者，固自劳也。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井，泰初之五，初在井下。坤土汨之泥也。兑口在上，不食也。言初六之柔，自处卑秽，无高人之行，故曰井泥不食，下也。乾之初九往而为坎，水去泥存，旧井也。离为飞鸟，四不应初，无禽也。犹旧井之泽已尽，而禽亦无也。无禽则人不食可知，行为人恶，四往而不顾，时舍之也。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井以不迁为德，非有求于人。九五不应无与之者，二宜刚中自守，养德俟时，动而求五，失所以为井矣。谷注溪者也。二动，坎水注于艮山之间，谷也。鲋，蛙也。兑巽为鱼，初井泥，又伏震为足在下，鱼类生于井泥而灭。跗者，鲋也。坎弓，离矢，射也。动则谷水注下而射鲋，言动则其道愈下，入于污浊矣。瓮，汲瓶也。《说文》作甕。兑为口，离为大腹器，在井中，有口有腹且大者，瓮也。二动兑毁，口坏见腹，坎水下流，瓮敝漏也。言动则不能上行以济物矣。呜呼！无与而动，动则终莫之与，曷若自守哉！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阳为清洁，九三以阳居阳，清洁也。巽为股，为人，股入坎下而水清洁，治井之象，渫也。兑口在上，不食也。九三君子修德洁己，可用而未用，犹井渫不食也。我者，九三自谓。上六正应，在高位，为我道不行忧之，其心恻然。坎为加忧，为心病，故为我心恻。上六有是心矣。可用是心以汲引之。坎在井上，坎为轮，井车汲引之象。上汲引之，则三往上来，其恻然之心见矣。失位为忧故也，往来行也。故曰井渫不食，行恻也。乾五为王，离为明。三往应上，九五成艮手，王受福也。三上同象，亦受福，故并受其福。王明，五也，求王明者，三也。故求王明受福也。司马迁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阳为福，求亦艮也。上六有忧恻之心，不用之以汲引，乃士之尊贤也。上六就三，三往求五，乃能尽上下相与之情，故夫子增一求字，以发其义。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坎水坤土，合而火之，甃也。有巽工焉。自下垒而上，至于井口，甃也。古者甃井为瓦里，自下达上，六四正位近五，下无应，近君而无汲引之用，守正自修，免咎而已，故曰井甃无咎，修井也。《易传》曰：无咎者，仅能免咎而已。若阳刚自不如是，如是则可咎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以阳居阳，坎又为阳，清洁之至，故为冽。《说文》云：冽，清也。乾在坎为寒，九五即泰初九。甲子爻，子坎位，井五月卦，阴气自下而上，井寒矣。故五坎有寒泉之象。兑口承之，食也。九五中正，贍给万物而不费，往者食者无偏系也。故曰寒泉之食，以中正也。《易传》曰：不言出者，井以上，出为成功，未至于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后元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幕，于氏本作门。门，亡狄切，覆也。《玉篇》曰：以巾覆物，今为幕。则今《易》作幕，音莫者，传写误也。当作幕，在古文当作门。坎为轮，在井之上，下应巽，绳收也。虞翻曰：收谓以鹿卢，收縴也。勿幕者，上六又当守正之象。上汲三往，艮坎成蒙，蒙有覆幕之意。井道大成，若专于应三则不正，所养狭矣。犹井有收而幕之，有发其幕而得汲者，有欲汲之而不得发其幕者，三发其幕，汲之而又幕者也。故于此戒之，



勿羈，则上下有孚而得元吉。元吉在上，以井道大成，故元吉归于上也。



### 离下兑上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兑泽离火，而《彖》曰水火，何也？曰：坎兑一也。泽者，水所钟，无水则无泽矣。坎上为云，下为雨。上为云者，泽之气也。下为雨，则泽万物也。故屯需之坎为云，小畜之兑亦为云，坎为川，大畜之兑亦为川。坎为水，革兑亦为水。又兑为金，金者，水之母。此水所以周流而不穷乎！坎阳兑阴，阴阳二端，其理则一，知此始可言象矣。故曰曲而中，水得火而竭，火得水而灭，水火相止息则变，少女志处乎内而在外，中女志适乎外而在内，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则变之所由生，不可不革也，故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此以两体言革也。革，变也。非常之事，方革之初，人岂能遽信哉？《传》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己日，先儒读作已事之己，当读作戊己之己。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己日者，浹日也。革自邇来，无妄变也。二变家人，三变离，四变革。无妄之震纳庚，革之离纳己，故有此象。二应五，三应上，孚也。汤之伐桀，犹曰舍我稽事而割正夏，故革，即日不孚，浹日乃孚，乃难词。故曰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此以兑离二、五、三上言革之难也。坤离为文明，兑为说。天下之事至于坏而不振者，文乱而不理，事暗而不察，民怨而上不恤也。故万物否隔，人道失正，所以当革。文明则事理，说则民心和，故曰文明以说。此以两体言革之道也。五、上相易，各当其位。相易，亨也。各当其位，正也。文明以说，然后大亨。而大亨之道，利在于正，正则不正者正矣，故曰元亨，利贞。《彖》曰大亨以正。此复以五、上言革之道也。革而当者，六五之上也。上、五革而各得其正者，当也。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三者具，其悔乃亡。革之非其道，或不当革而革，或革之而无甚益，其于新旧皆有悔。是本欲去悔，复入于悔矣。秦革封建，子弟无立锥之地。汉革郡县而七国叛。唐革府兵而兵农分，不当故耳，故曰革而当，其悔乃亡。此再以上、五言革之戒也。乾始于坎而终于离，坤始于离而终于坎。乾终而坤革之，地革天也。阳极生阴乃为寒。坤终而乾革之，天革地也。阴极生阳乃为暑。天地相革，寒暑相成，是亦水火相息也。坎冬、离夏、震春、兑秋，四时也。故曰天地革而四时成。兑革离而成乾巽，乾为天，坤为顺，巽为命。六二顺五，顺乎天也。九五应二，应乎人也。汤武改物创制，革天使命，亦顺天应人而已。犹寒暑之相代，天道变于上，民物改于下，因其可革而革之，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此复以五、上升降推广革之道也。在卦气为三月。故《太玄》准之以更。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水火相会，其气必革。泽中有火，革之时也。其在地则温泉是已。君子观泽中有火，则知日月、坎离有交会之道。日火也，月水也。冬至日起牵牛一度，右行而周十二次尽，斗二十六度则复还，牵牛之一度而历更端矣。牵牛者，星纪也，水之位也，日月交会于此，泽中有火之象也。历更端者，革也。昔者，黄帝迎日推策，始作调历，阅世十一，历年五千，而更七历。至汉造历，岁在甲子，乃十一月冬至甲子朔为入历之始，是时日月如合璧，复会于牵牛。距上元太初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岁。盖日月盈缩，与

天错行，积久闰差，君子必修治其历，以明四时之正。所谓四时之正者，冬至日月必会于牵牛之一度，而弦望晦朔，分至启闭，皆得其正矣。日月不会者，司历之过也。震尝问历于郭忠孝曰：古历起于牵牛一度，沈括谓今宿于斗六度，谓之岁差，何也？曰：久则必差，差久必复于牵牛。牵牛一度者，乃上元太初起历之元也。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初九，革之始，在下，而九四不应。离体务上，速于革者也。巩，固也，坤离为黄牛，初动，艮为皮革，日熯之不可动，巩固也。黄牛者，中顺也。巩固用黄牛之革，坚韧不动，以中顺守之可也。初动，艮又为手，为指，《庄子》曰：指穷于为初，不可动不可有为也。《易传》曰：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慎动而后可以无悔。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得位得时，上应九五，有可革之才。然不可遽为，必俟人情既浹，上下既信之日，乃可革之。十日之次，自庚至己浹焉。离纳己，己日者，浹日也。故曰己日乃革之。九五中正，二应上，行而又其难，其慎如此，革道之美，无以复加。乾为美，六上行，则二有嘉美，故辞曰征吉，无咎。《象》曰行有嘉也。夫变动贵乎适时，趋舍存乎机会。二当可革，濡滞而不行，于革道安得无咎？征吉无咎者，以行有嘉也。二巽体不果，故勉之。《易传》曰：以六居二，柔顺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刚阳之君，同德相应，中正则无偏蔽，文明则尽事理，应上则得权势，体顺则无违悖，时可矣，位得矣，才足矣，处革之至善者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刚正而明，处下之极，革之而当不可复，动往而不已，有凶。成则必亏，以正守之犹厉。故曰征凶，贞厉。然守之者，其在惧乎？初不可有为也，二己日乃革之，三革之而就稽之于众，其言亦曰三就，故曰革言三就。三，极数也。月之盈亏，气候之变，皆以三、五，三则就矣。往而不已，人必有言。兑为口，革言也。上六应九三，孚也。革于此，信于彼，有孚也。民情既孚，革道已就，欲往何之？违民妄作，则有凶咎。九三离体，务上革而过中，圣人戒之，故辞曰革言三就，有孚。《象》曰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居四，宜有悔。然当水火相革之际，有其时矣。其才也以柔济刚。其动也革而当。是以悔亡。革五爻皆正，四动初应，则上下靡不信，不动有悔，故曰有孚。动而正，近与五相得，远与初相应，故抗君之命，反君之事，解国之大难，除国之大害，无招权擅事之凶。巽为命，四动改命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易传》曰：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处柔也。故刚而不过，近而不逼，顺承中正之君，而上下信其志矣。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乾为大人，兑为虎。虎生而具天地之文，然未著也。既变则其文炳然易见。京房谓虎文疏而著是也。六二离变，兑为文明，虎变也。九五刚健中正而得尊位，大人之革也。其举事无悔，其应曲当，文理彰著天下，晓然知之，犹虎变也。岂俟于既革而后孚哉？盖未革之先，在筮舆之间，簟席之上，其文章固已敛然而具矣。不假占决，质之鬼神，其下既孚，二、五未易而应，未占有孚也。二离为龟，兑乾为决，兑乾变离，决龟也。决谓之占，非天下之至诚，不言而信，能如是乎？文王的不长夏以革，而虞芮质厥成是已。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陆绩曰：兑之阳爻称虎，阴爻称豹。考之天文，尾为虎，火也。箕为豹，水也。而同位于寅，虎豹同象而异爻也。离二文之中也，故二爻五，其文炳明。离三文已过，故三爻上，其文蔚茂繁缛，文之过也。三爻上成九，九君子豹变也。乾为首，兑为说，乾首而说，见于外面也。上交三成六，小人革面也。向也，君子韬光远害，小人自徇其面。今也，君子豹变，其文蔚然，小人革面，向顺从其上，革面非谓面从也，旋其面目也。如是则革道大成。坤顺也，兑口，顺之从也。成则不可复动，故三征凶，上居贞吉，下三爻革弊，弊去当守以惧。上三爻革命，命定当复其常，故曰征凶。上六革道大成，柔戒于不守，故曰居贞吉，上有伏艮，居之象也。



### 巽下离上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以全卦言之，初六足也，二、三、四腹也。腹而中实，受物也，六五耳也，上九铉也，有鼎之象。以二体言之，虚者在上，其足在下而承之，亦鼎之象。有是象而又以木巽火，木入而火出，亨饪之象。在他卦虽有木火而无鼎象，不为亨饪矣。于此言象，则他卦以爻画为象者，可以类推。故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此以六爻两体言乎鼎也。圣人在上，尊之则亨，以享上帝，大之则亨，以养圣贤，天帝一也。以其宰制万物而为之主，则谓之帝。圣人者，贤人之极，得天之道而能尽天之聪明者也。乾为天，在上为帝，指上九也，在下为圣贤，指二、三、四爻也。以享上帝之心，推之以养圣贤，人有不乐尽其心者乎？鼎，器也，极其用则道也。故曰圣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养圣贤。此复以六爻言鼎之用也。观乾之象则知天帝圣贤一也。圣贤之任即天帝之任，其任岂不重乎？鼎自遯三变而成，一变讼，坎为耳，在下听，卑聪也。再变巽，离为目在四。三变鼎，离目在五，其视愈远，明也。所以聪明者，圣人卑巽下人，兼天下之耳以为听，故其耳聪。兼天下之目以为视，故其目明。六二之柔进而上行，至于五居尊位而得中，下应九二之刚，柔履尊位则无亢满之累。得中则无过与不及之咎，应乎刚则君臣道合，万物皆得其养。具此四者，是以元亨。坤柔之亨，始于六二之正，元吉亨也，故不曰大亨，曰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言元亨则吉在其中矣。此以卦爻三变言鼎之才也。在卦气为六月。故《太玄》准之以灶。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郑三月铸鼎，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周三月，夏之正月也。火以三月，昏见于辰上，故司燿以季春出火。《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师令百工而金铁在焉，则古者，铸鼎以火出而作火矣。辰，东方木也。火在木上，其铸鼎之时乎？兑乾为金而又火在木上，亦铸鼎之象也。鼎有趾，腹、耳、铉，其位不可易，故正位。尊卑上下用之各有数，故凝命。离南面，正位也。巽为命，九三独正，凝命也。定命之谓凝，木火铸金，巽风入之，有凝之象，正位凝命，所以趋鼎之时。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初六在下体之下，动而应足，趾也。乾为首，四来下初，首在下颠也。初往四成

震，为足颠趾也。否者不善，初不正，否之象。初四得正，未悖也。古者鼎足空，洁鼎者，颠趾出否，则能致新。虽曰颠倒，于鼎之用未为悖乱也。乾为君，兑为妾，震为子。妾不以正合，以其有子，故无咎。无咎者，正也。妾奔女，在女体之不善者，秽也。利出否者，出秽纳新，以贱从贵而后得子也。《公羊》谓妾以子贵，非也。嫡妾之分，岂可乱哉？以君臣言之，以贵下人，卑有时而踰尊矣。得贱臣者，苟利于宗庙社稷，则或出于屠贩、奴隶、夷裔、俘虏，不问其素可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阳为实，九二刚实得中，其可为鼎用。二之五，鼎有实也。怨耦曰仇，子夏曰：仇，谓四也。九二、九四匹敌也。九二据初，九四比五，二、四失其应。故相与为仇。四近君，与我为仇，二之五，其可不慎所之乎？二动成艮，艮止也。欲动而止，慎之象。九居四，阳失位，仇有疾也。我仇有疾，不能之初，则不能即我。二之五，鼎得实而吉，不丧其实，终无尤也。四兑为口，尤之者也。五往兑毁，故终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三动成离坎，坎为耳，鼎耳也。三应上九，铉也，耳虚受铉，则举鼎而行。九三当刚柔相应之时，刚正自守，以动为不正，且有悔。故上来之三而不受，是鼎耳距铉，所以行鼎者，塞绝而不亨矣。离兑革之象，鼎耳革，失其为鼎耳之义也。其能成亨饪之功乎？离为雉，兑泽为膏，雉膏食之美者。兑口在上，不食也。九三自守，虽有美而不食，五安知其旨哉？夫君子不为已甚，与其独善其身，曷若兼善天下？然刚正自守，人必有知者。上感而动，坎水上兑，泽流方雨而其悔亏矣。坎变兑，兑为毁，亏悔也。始不正而正终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四近君，九处不当位，既不堪其任矣。下信初六之小人又无助，德与智力皆不足，安能谋大事任重寄哉？故动则倾，败覆其所有矣。四动之初成震兑，震为足，兑折之，鼎折足也。餗，鼎实也。李鼎祚曰雉之属。虞仲翔曰八珍之具。鼎祚指五离言雉。雉，八珍之一也。三，公位。初之四，乾首在下，三见离毁，覆公餗也，其形渥，凶。郑康成、虞仲翔本作其刑剭，凶。王浚曰古之大刑，有剭诛之法。《周官·掌戮》：凡爵者，杀之于甸师氏。《子夏传》作握。盖传之久，字误而音存也。王辅嗣作其形渥。《易传》从辅嗣。既曰其刑剭，则凶可知矣。如离之九四，焚如、死如、弃如，不言凶也。离为目，震动也。乾首在下，俯也。目动首俯，羞赧之象。兑为泽，兑乾为面，巽为股，泽流被面，沾濡其体，其形渥也。如是者，必害于家，凶于国，岂唯戮辱之凶哉？四不智，信任小人，祸至于覆公餗。信任如何也？如何，兑口发声，与大畜何天之衢亨同象。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离坤为黄，黄者，坤之中。言有中德也。伏坎为耳，耳虚而纳者也。二自遯九五变乾为金，金，刚德也。二应五，举鼎耳，而行为金铉。故曰鼎黄耳，金铉。五之二，巽变艮，艮手为也。六五有中德，虚中而纳九二，九二刚中而实，举五而行，以中为鼎之实也。鼎之行在耳，刚中为耳之实，则刚柔得中而鼎道行矣。故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中以为实，释金铉也。五虽虚纳，二应之不以正，失耳之实。君正相合，不正其可乎？故利贞。九二之五，正也。言中以为实，则正在其中矣。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上九，遯乾之不变者也，故为玉。三动坎为耳，上来应三，举鼎耳而上行，玉铉也。盖上九不变，则九三之刚正应之，其道上行矣。故曰鼎玉铉。上九之三，坎变成兑，水泽节也。九居三而正大者，吉也。言上九为三而屈，则大者吉，小者无往不利，上下之道行矣。故曰大吉，无不利。鼎道既成，九三复位，玉铉在上而处成功。夫上九动而下三，知柔也；静而在上，知刚也。动静适宜，刚柔有节，是以动则吉，无不利。斯所以能保其成功欤！



震下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自临来，二之四也。震动于积阴之下，奋击而出，亨也。天威震动，畏而恐惧，乃所以致亨。故曰震亨。此以重震言亨也。震来者，九四来也。虩，许慎曰：蝇虎也。《易传》曰：蝇虎谓之虩者，周旋顾虑，不自宁也。四动于坎中，动而止，止而复动，离目内顾，未尝宁息，虩之象。震动之来，恐惧如此。初九守正，所以致福。福者，阳之类，谓九四来也。故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此以震四之初言震亨也。四来之三成离，离目动，笑也。之二成兑，兑口动，言也。自二之三，笑且言矣。之四，声达于外，哑哑也。惟震动恐惧，必有笑言哑哑，理之所不能违也。故曰笑言哑哑，后有则也。此再以九四往来言震亨也。《传》曰：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共雷。雷震于百里之远，宜若不闻，而犹恐惧于迩者，惊于远，惧于迩，所谓恐惧于其所不闻也。自初之四，乾坤之策，百有二十。百里，举大数也。惊远，四也。惧迩，初也。故曰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此以初、二、三、四言震也。坤为肉，坎为棘，艮为手，以棘载肉而升之者，匕也。坎震为酒，离为黄酒。黄郁，鬯也。惊远惧迩，乃能不丧匕鬯，则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故曰不丧匕鬯。徐氏谓《彖》文脱不丧匕鬯一句，是也。六，宗庙也。艮为门阙，坤土在上为社，震为谷稷者，百谷之长。宗庙，社稷之象。古者，诸侯出而朝觐会同，世子监国，以奉宗庙社稷之粢盛，匕牲体酌郁鬯，二者皆亲之，长子主器也。不丧匕鬯则不失职矣。四者，诸侯位，长子居之，监国之象。艮为手，不丧匕鬯也。临二之四，出也。横渠曰：此卦纯以君出子在为言，则震之体全而用显，故曰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不杂君父共国时也。在卦气为春分。故《太玄》准之以释。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上下皆震，洊雷也。震动为恐惧，坎为加忧，亦恐惧也。初九正，震为行，得一善而行之之象。故曰修。九四不正，有过而思改之象，故曰省。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初九先画之爻，九四后也。于爻言后，笑言哑哑，与卦辞互发之。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九四震自上来而下乘初九之刚，此六二所以危厉不安。二动成兑离，兑为口，亿也。亿，虞氏本作噫，于其反。虞翻曰：惜也。兑离为羸。羸，贝也。贝，货贝也。古者货贝而宝龟。贝者，二之所利。九四艮山，在大涂之下，陵也。九，阳之极数，七之变。《太玄》曰：九也者，祸之穷也。二惜其所利，避初之五，震足升于四之上，跻于



九陵，逐利而往。然离毁贝丧，复乘四刚，其祸愈大，何所避哉？震为作足之马。初之四，四亦为马，逐之象也。六二不逐所丧，中正自守则所丧不逐而自得矣。自二数至上，又自初数至二，其数七，二复成兑离，得贝之象。离为日，勿逐，七日得也。《易传》曰：守其中正，而不自失过，则复其常矣。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六三在坎陷中，处不当位。震惧自失，故震苏苏。震为反生，三震之极，震极反生，苏也。《春秋外传》：杀秦谍三日而苏。若《太玄》谓震于利颠，仆死则不复苏矣。《易传》曰：苏，苏神，气缓散自失之状，处不当位，震惧自失而不知动，其祸自取也，故曰眚。若因震惧而行，出险就正，何眚之有？《易传》曰：三行至四正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坎水坤土，泥也。震足陷于泥中，滞泥也。阳有可震之刚，动则有光，而四自二进，遂行而不反，四失位，陷于泥中。处则莫能守，动则莫能奋，震道未光也。知其不可，遂反而处三，震惧得正，俟时而动，则光矣。坎离正，光也。二、三两爻相易取义。夫初九、九四，均震也。六二丧贝，六五无丧。当位不当，位之异也。荀本作隧。或云遂、隧古通用。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五往而上，则柔不可居。动之极来而下，则乘刚，往来皆危行也。亿，虞氏作噫。五动成兑巽，兑口，噫也，惜之辞。巽为事，五之所有事在中而已。五刚大，乃能无丧有事。柔则危，刚大守中，虽甚危之时，可以致亨。五无丧有事，则二往助之矣。《易传》曰：诸卦虽不当位，多以中为美。三、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盖中则不违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于二、五见之矣。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上六过中，处震之极。穷而气索，将下交于三。三亦过中而穷，莫助之者，是以恐惧失守，穷之又穷，故曰震索索，中未得也。使得中自持，不至于穷索矣。惧而动成离，离为目，动而不正则否。或动或否，目不安定，视矍矍也。视矍矍者，以震索索也。恐惧如此，当守其正，征则凶。征者，以正行亦动也。坤为身，四折之为躬。邻谓五，五有乘刚之危。所以无丧者，得中也。上六未尝乘刚而畏之，苟知邻之无丧者，在于得中，能自戒惧不动，则虽处凶地而无咎矣。无咎者，得正也。五震而动，兑为口，戒也。上六、六五阴也，九四阳也。六、九相配，有婚媾之义。上六不得乎？三或来交四，则五必有言。四、五相比，上安得而配之？上既不可以交三，又不可以交四，以此见上六终不可动，故曰征凶。横渠曰：五既附四，已乃与焉，则招悔而有言矣。能以邻为戒，则无咎。《易传》曰：圣人于震，终示人知惧能改之义，为劝深矣。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以三画卦言之。阳止于二阴之上，止也。以重卦言之，上下内外各得其止，故曰





艮，止也。止非一定之止也。行止相为用，所以明道也。犹寒暑之成岁，昼夜之成日，时焉而已矣。艮者，震之反。艮，止也，静也；震，动也，行也。艮直坤之初六，可止之时也。震直大壮之九四，可行之时也。不可止而止，犹不可行而行，其失道一也。是以一动一静，震艮相反而不失其时，则其道光明矣。坎月在东，光明之时也。夫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又曰无可无不可者，此也。彼入而不出，往而不反者，岂知道之大全哉？故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其道光明。此以震艮反复言乎艮也。艮之所以能止者，止之于其所也，背，止之象。韩愈曰：艮为背。夫动生于欲，欲生于见，背止于其所不见也。上下两体，爻不相应。譬则两人，震之初九，越五而之上，一人背而往也。九四去四而之三，一人背而来也。五、四中爻，体艮中，在门阙之中，庭也。庭，交际之地，两人背行于庭，虽往来于交际之地，然背行则不与，物交无所见也。且自顾其后，不获其身矣。安能见人乎？不获其身，忘我也。不见其人，忘物也，所以能各止其止也。以人伦言之，君止于仁，臣止于敬，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以至万物庶事各有所止。古人綉紱于裳，两已相背，其艮之象乎？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上下敌应，不相与可止之时，故无咎。若施之于他卦，则有咎矣。此以震艮相反推明艮其背也。在卦气为十月。故《太玄》准之以坚。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两山相兼而峙。然各止其所焉。位者，所处之分。君子据正循分，亦各止其所而已。周公之忠，大舜之孝，皆分当然也。横渠曰：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也。二、四坤爻在中而正，思不出位也。夫《易》言思者，皆坤也。故《太玄》以五，五土为思。或曰：心，火也，脾，土也。心乃有思，以为土，何也？曰：心，火也，有所思则系之于土，犹悲主肺，怒主肝，悲怒有不由于心者乎？故曰心居中而治五官。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在下体之下，动而应足者，趾也。四震为足，艮其趾者，止其动之初也。六居初不正，宜有咎，事止之于初，其止早矣，未失正也。可动而动则正矣。利永贞者，非永止也，动而正也。正则行止一也，不能止则亦不能行矣。初、四相易成巽，巽为长，永贞也。初六阴柔，患不能久，故戒之以利永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二动成巽，巽为股。二艮之柔，肤也。肤在下应股，腓也。腓，膊肠也。二不能动，三刚而失中，止之于上，不获，往应于五，艮其腓也。九三止矣，六二亦随而止，则所谓其随者，随九三也。三震二动成兑，泽雷之象，故曰随拯。一作拊，音承。马融曰：举也。三震，起也。三若之五成艮，为手，有举之象。二未能使三退处于二，而听从于己，不能上行，一举手以济五之柔，不拊其随也。其随犹言其事当随也。三坎为耳，退处于二，退听也。《易传》曰：退听，下从也。故曰未退听也。二又不能自动应五，故其心不快。二动成兑，兑为决，其心快也。二不能动，坎为心病，不快也。六二止于下，制于九三之强，而拳拳然不忘纳忠于君，非中正君子孰能如是乎？孟子出吊王骀，辅行之时乎？《易传》曰：言不听，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处高位则有拯无随。在下位则有当拯者，有当随者，有拯之不得而后其随者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薰，《子夏传》王弼本同。孟喜、京房、马融、王肃作熏。马、王曰：熏灼其心。

虞翻本作閤。虞曰：艮为閤，閤，守门人。坎盗动门，故厉閤心。古閤作熏字。又曰：马君言熏灼其心，未闻《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爽曰：以熏为勲，或误作动。盖古本当作动心。动心二字，传者误并作勲字耳。再传者又脱其偏傍作熏，而后来者又加草，遂成薰字。故荀以熏为薰。虞亦曰：古閤作熏字，今以《象》考之，宜作动心。三在上下体之际，限也。限，腰也，带之所限。三止之极，止而不动，艮其限也。夤，膂也，一作肱。马融曰：夹脊肉。郑氏本作膂。古之人不动其心者，善养吾浩然之气而已。进退绰然有余裕，故其心不动。九三知止之止，而不知无止之止，坚强固止，与物睽绝，无安裕之理。譬之一身，下体欲静，上体动而争之，则上下不相属，列绝其膂，危厉动其心宜矣。坎为心病。故曰厉动心。观此知孟子之不动心，非体《易》者不能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坤为身，三坎折之为躬。四在大臣之位，而六五柔中，不足于刚健，故不能止天下之当止，惟止其身。自止于正，故无咎。若责以天下则安得无咎？夫身有大身，万物与我同体者是也。六四下不能止天下之当止，上不能正其君，局局然自止其身，不亦小哉？故夫子易身为躬。王弼谓自止其躬，不分全体。辅嗣其知之欤？《易传》曰：仅能善其身，岂足称大臣之任乎？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三至上体颐，五动成巽，五应二五成兑，艮在首下，动而上止为辅，兑为口舌，言之象。五巽而出之，与二相应答，艮其辅，言有序也。六五不正，宜有悔。施止道于其辅颊，言必中正，斯可以止天下之动矣，是以悔亡。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艮为山，笃实也。动成坤，厚也。笃实而厚敦之象。上艮之极，止极者，有不止焉。九以刚居上，动而必正，能厚其终，知止于至善之道，正，故吉。非笃实之君子能之乎？《易传》曰：人之止，难于久，故节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终，事变于久，人之所同患也。



艮下巽上

渐，女归吉，利贞。《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渐，否一变，三之四成卦。九四之刚下柔，六三之柔上进。渐，柔之进也。故曰渐之进也。此以否六三之四言渐也。女谓嫁曰归，自内之外也。三坤之四成巽，女往也。四乾之三成艮，男下女也。艮男下女，然后巽女往而进，艮阳居三，巽阴居四，男女各得其正矣。夫渐之，进不一也。臣之进于君，人之进于事，学者之进于道，君子之进于德，未有犯分躐等而能进者，而渐专以女归为义者，礼义廉耻之重天下，国家之本，无若女之归也。故娶妻者，非媒则不得，非卜筮则不从。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莫不以渐。女子之嫁也，母醮之房中，父命之阼阶，诸母戒之两阶之间，三月庙见而后成妇，亦必以渐。如是而归则正，正则吉，故曰渐女归，吉，利贞。《象》曰女归吉也。言女归之所以吉者，利于贞也。此以三、四易位各得其正言渐之进也。《易传》曰：在渐体而言，中二爻交也。横渠亦曰：九三、六四易位而居。盖后之传《易》者，自伊川、横渠二先生渐以卦变言之矣。渐之进，其德有四：进得位往有功也；进而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四者，阴之位，六往居之，得位也。位者，待才用之宅，进而不得其位则无所施。位过其才，则力不胜。进而得位，往必有



功，故曰进得位，往有功也。四者，诸侯之位。坤土在上，为邦。君子之进，正己而已。己不正，未有能正人者，其始不正，终必不正。三以正进，四以正交，则四爻皆正，邦国正也。犹女得所归，男女既正，家道不期于正而自正。故曰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此两者以六居四言渐也。或曰：刚得中谓九五，误也。在九五当曰刚中而应，如无妄、萃是也。当曰中正而应，如同人是也。此谓九三也，刚，阳德也。其位在六爻为一、三、五，一始进也，五进已极，三得中也。已极则不复进矣。《太玄》曰：月阙其膊，不如开明于西。刚得中，其进未极，渐如是可进矣。故曰其位，刚得中也。此以九三言渐也。内艮，止也，外巽，巽也。《易传》曰：人之进也，以欲心之动，躁而不得其渐，则有困穷矣。在渐之义，内止静而外巽顺，其动不穷也。故曰止而巽，动不穷也。动言三、四动，动而正，所以不穷。此以两体二爻言渐也。在卦气为正月。故《太玄》准之以锐。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山上有木，止于下，渐于上也。君子进德以渐，善俗亦以渐。九五易而可久，贤人之德也。居贤德则安之而不动矣。居亦止也。坤为民，坎险也。民险者，恶俗之象。然二、三、四正，正为善，艮止也。君子在上，进德以渐，安其德而不动，则恶俗自善，险者渐止矣，善俗之道也。王肃本作善风俗。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初动，离为飞鸟，坎为水之二，巽为进退，水鸟而能进退者，鸿也。二坎，水之厓干也。三艮为少男，小子也。初之二，艮变兑，兑为口，小子有言也。初在下，柔而无应，自小子见之，以为危厉者也。不知在下所以有进之渐。君子之柔，其动也刚，离隐处卑，非援乎上也，于义无咎。夫明夷之初，君子于行，则主人有言，渐之初，鸿渐于干，则小子厉有言。进退之初，非深识远照，不能处之而不疑，岂常情之能窥测哉？故曰君子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六二，鸿渐于盘，饮食衎衎，吉。《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自二至五，有巽离坎，鸿之象。二之五，坎变巽为艮，艮坎为石，巽为高，坤为平石，高且平，盘也。盘，大石也。五之二坎变兑，坎为水，饮也。兑为口，食也。兑为和说，衎衎而乐也。二、五以中正相应，进而安裕，饮食衎衎而乐，《诗·鹿鸣》是也。巽为白，离为大腹，二之五，巽离毁，不素饱也。素饱者，无功食禄，徒饱也。君子之进，岂饮食而已哉？上则道行于君，下则泽加于民，不徒饱也。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三至二有坎离巽，鸿之象。三艮为山，四变三为坤，坤为平地，高者平矣，陆之象。鸿离于水，渐进于陆。三若守正，待时而不妄动，则得渐之道。三、四无应，阴阳相比而易合，守正者戒之。横渠曰：渐至九三、六四易位而居。坎为夫，离为妇，为大腹，征以正行也。三不守正而合四，夫征不复也。夫征不复者，以离群丑也。三阴爻为群，阴为丑，言不正则离乎群众而往不能反也。四不守正而合三则离毁矣，妇孕不育也。妇孕不育者，不以正合而失其交之道也。夫人所以致非道之交者，罔不自己求之。我无隙以乘之，彼何自来乎？故三不动则四坤不来矣。君子自守其正，不唯君子无失己之累，而小人亦不陷于非义。是以顺相保。利用御寇之道。坎为盗，离为戈兵，寇也。《象》以三为君子，又以坎为寇者，反以戒三也。坤为顺，各得其正，顺相保也。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六四之柔，进而介于二刚之间，犹鸿渐于木也。鸿足蹠，不能握木，渐于木，非所安之地。四离飞鸟而有坎巽，鸿之象。巽为木，渐于木也。然上承五以巽事之，下得三以顺接之，得所止焉。惟顺以巽，故介于二刚之间，得位而无咎，犹或得其桷也。桷，椽之方者。巽为长木，艮为小木，离为丽，坤为方木，小而方可丽于长者。木之材中乎椽桷者也。《易传》曰：横平之柯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二至五有坎离巽，鸿之象。五巽为高，二艮为山，二之五自山而进于高，复有山焉。陵也，大阜曰陵。二进于五，得尊位也。鸿，水鸟，进至于陵，其位高矣。然非所乐，君子之乐王天下不与存焉，故曰鸿渐于陵。巽为妇，离为大腹，乾为岁。二、五相易，三至五历三爻，离毁巽见，妇三岁不孕。渐之时，道不可遽行，其功未见于上下之间，以三、四相比而胜之也。二艮为土，三、四为震，木胜之。五巽为木，三、四为兑，金胜之。胜之则四比五，三比二而君臣离矣。然二、五相应，中正之德同其合，乃中心之所愿，欲岂三、四所能间哉？其行有渐，功成而复其所，则孕矣。故终莫之胜吉，吉，正也。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鸿渐于陵已高矣，又升而至于上，穷而不知反则亢。是以君子不居焉。进九三之贤，升之于上，已变而退之。三艮为山，上动之三成坤，艮山变坤为平地，陆也。自下进上，渐也。上反三亦曰渐者，进退相为用，无退则无进之渐，一进一退，其动不穷矣。离巽，飞类也。刚，羽翰也。柔，其毛也。九三之上成巽，羽刚爻也。所贵乎君子者，谓其进退不失其时。上九进退有序，不失其时可用为仪也。三阴爻，群也。上九变而正，退处而顺，不乱群也，亦可用为仪吉。



兑下震上

归妹，征凶，无攸利。《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诸卦先释卦名，此《彖》先言天地之大义。人之终始者，明夫妇之道原于天地，重人伦之本也。归妹自泰来，三之四为震，四之三为兑，天地相交而成坎离。坎离者，天地之用也。天地以坎离交阴阳，阴阳之义配日月。乾，天也。乾纳甲壬，坤，地也。坤纳乙癸，离，日也。坎，月也。故观月知日，观日月而知天地。以一月论之，日迟月速，东西相望，震兑也。月至于晦，则自东而北，乃与日会。东，乙也；北，癸也，消乙入癸，会于乾壬。壬癸，北方气之所归，十有二会。万物毕昌而月复见于震兑矣。故曰归妹者，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则万物不兴。天地交而后有震。震者，天地之始交，万物兴之时也。夫坤终乙癸，则乾始震庚。终者，乾终于坤也。前者以是终也。始者，坤终而乾始也，后者以是始也。夫妇始终之际也。父命子而醮之，代父之道，终之也。婿受女于主人，人道之始，始之也。终始相续，化生无穷。是乃月晦生自震而兑之象，故曰夫妇者，人之终始也。此以三、四相易言归妹之义也。九三、六四正也，三、四相易而天地各得其宜，义也，故曰天地之大义也。诸儒以爻位不当，谓所归之妹为侄娣，误也。爻变矣，乃有侄娣之象。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所归以妹言之。妹，少女也。男说女以动者，以其所归者妹也。说少女者，人之情，慕少女也。乾



上交坤，坤下交乾，震兑相交，以说而动，与咸同意，故曰说以动，所归妹也。言归则兑女在内，从震夫之外矣。此合两体而言归妹之义也。婚姻之礼，阴阳交际，天地之大义也。故三、四皆不当位，退而各复其所，乃吉。六之四，九之三，征也。征而不已，必凶。古者昏礼，冕而亲迎，婿御妇车，男下女也。婿乘其车，待于门外，女从男也。男下女则天地之义明，女从男则天地之位定。是以位虽不当而无征凶，斯道之并行，所以不偏废欤？若以说而动，所履不正，其凶必矣，《氓》是也，故曰征凶，位不当也。六三、六五柔也，九二、九四刚也。以柔乘刚，则其柔日长。刚为柔所乘，则其刚日消。夫弱妇强，不能正室，必至于夫妻反目，其道不可以推行矣。三不利于内，四不利于外，故曰无攸利。此以中爻言说以动之戒也。在卦气为霜降。故《太玄》准之以内。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震，雷也，为东方。兑，泽也，为西方。天运八月，东方如西方，泽上有雷也。为男下女之象。二月西方如东方，泽中有雷也，为女从男之象。始于下女，终于从男，天地之正，未始有敝也，故嫁娶者法之。然人之于夫妇，不能如震兑相从，久而不息者，何哉？不能正其初也。说少而动，衰则弃之，其能永终乎？君子知其然，必谨于夫妇之际，下之者有义，率之者有礼，而其初正。其初正，则其未必正。故永终而无敝，归妹初九、上六之义也。坎离合为知，知敝者，其唯君子乎？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三兑者，震所归之妹也。初在三，后无应，三以巽下之，初九自卑而进，说以从之，归妹以娣也。三下初成巽，初九应震，有雷风相与之象。恒也，嫡巽而娣说，动故能归妹，以娣如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岂能以娣哉？初九正，进之从三，又正，能恒者也，故曰归妹以娣，以恒也。震为足，兑折其左，跛也。跛者不足以行，而从三则有应可行，跛能履也。跛能履，故征吉。征以正行也，正则吉。所以吉者，以从三而承四。四震，夫道也。三成四，初又从三，相与以承，内事相承也，是以吉。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九二离为目，兑毁其右，眇也。眇者，不足以明。然二有应之五，能视也。女待男而行，六五未下二，二以刚中自持，处内而不动，不足以明也，有眇之象。初动而二不动，在坎中，坎为隐伏，二贞于五，处内而说为幽人。幽人者，女在窈窕幽闲之中。五下之则二行，复成兑，女自若也，故利幽人之贞。利幽人之贞者，五下之而后兑变坤为常，此爻无娣象。此以女子守常为义。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初至五体需。需，须也。须，待也。初从三得应，二与五应，三独无应，须也。《天官书》：须女四星，贱妾之称。织女三星，天女也。陆震曰：天文织女贵，须女贱。则须为贱女可知。盖二应五已行矣。三往无应而犹须之，女之强颜而不见售者也。故曰归妹以须。夫女之可贵者，为其正也，顺也，动以理也。六三居不当位，德不正也。柔而上刚，行不顺也。为说之主，以说而归，动非理也。上无应，无受之者也，如其贱矣，故曰未当也。《易传》曰：未当者，言其处、其德、其求归之理，皆未当，故无取之。反归以娣何也？女谓嫁曰归，自内之外也。三本泰之四爻，三无所适，反归于四则得正，其应在初。初，正也，娣之位也。诸娣从妇同行者也。故应初乃有以娣之意。鲁春姜之女三往三逐，春姜召其女，留之三年，乃复嫁之，卒知为人妇之道。春姜知反归，以娣之义也。六四既曰所归之妹，又曰须，何也？自变卦言，泰四之三成兑，兑



者，震所归之妹也。自爻位言之，二往归五矣。三无所归，须也。故曰曲而当。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离为中女，九四居上体，女贵高之象。九刚明而守柔，静女之贤者也。六五归妹，九二往从之，而九四不行成兑，兑，正秋，是以愆期。女归以仲春为期，秋不行，愆期也。四本泰之九三，六四以坎男下之，而后三之四成震，女以外为归。震仲春也。迟归，以时也。观九四待坎男下之，得仲春而后行，则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女以外为归。五君位，九二兑女归。五乾天，为帝。兑少女，自长男观之，为妹。帝乙归妹也。归妹自泰变，故六五同象。子夏曰：汤之嫁妹也。五坤居君位，嫡夫人，小君位也。袂，衣袖手饰也。所以为礼容，二乾为衣，离为文章。二之五离毁变坎成兑，坎为水，兑有伏艮为手。小君之袂无文而加澣濯之象。初九娣之位，乾兑伏艮为衣袂，而初九不动，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为小君如是，善矣。良至善也。乾美为良，贵女之归，惟以谦降，从礼为尊高之德，不以容饰为说，故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九二下也，何以为帝女之象？以其所归之位在五，而二以贵行也。五位在中，二亦中也。贵者，阳也。古者王姬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以贵行也。不谦降从礼，则亢而失中，不称其位矣。譬之天道，月几望矣，其可盈乎？坎月在震东，离日在兑西，日月相望，阴之盈也。二之五，坎离象毁，月几望也。月几望而不盈则不亢其夫故吉。不然凶之道也。夫消长之理，阳消则阴生，故日下而月西见，阴盛则敌阳，故既望则月东出，妇道已盛。圣人于此深虑之，后世犹有以列侯奉事舅姑，通问盈满之祸，可胜言哉！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震为竹，上六坤动为方，竹器而方，筐也。六三兑女之上，阴虚无实，承虚筐也。三兑为羊，四坎为血，上动之三，坎毁兑见。兑为刑杀，士刲羊无血也。祭祀之礼，主人割牲而主妇佐之，房中牲体在俎，乃设两铡而芼之。女承虚筐者，以士刲羊无血，无以为筐之实也。故史苏曰：士刲羊亦无血也。女承筐亦无贐也。无血则无以贐女矣，何以奉祭祀哉？震兑，夫妇也。而曰士女，言夫妇之道不成也。女不得其所承矣。退而归三，三亦失位无攸利也。上六，女归而无终者也。故其象如此。《子夏传》曰：血谓四士刲羊，三而无血。是则自子夏以来，传《易》者以互体言矣。

## 卷 六



离下震上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丰，泰九二之四也。乾变离明，坤易震动。明以动则亨，亨则大。丰，大也。故曰丰，亨。《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此合两体言致丰之道也。假，至也。乾在上之象。王者明以动，其道亨，乃能至于丰大。九二上行至四，王假之也。王假之者，



尚大也。四海之广，万物之众，无一物不得其所，无一夫不获自尽，非小道之所能至，故曰王假之，尚大也。此以九四言乎丰之才也。二、四失位为忧，离下有伏坎，为加忧，离见坎伏，勿忧也。然明以动勿忧，其至于大也。进而至于五则得位矣。故曰勿忧。此以九二之四言乎丰之才也。离日震动，日当五，为中。日动于下，升于东方，明动不已。九四进五，何忧乎不至于中而无所不照哉？日之大明，万物咸睹，宜照天下也。乾为天，五离应二，照天下也。《太玄》曰：日正于天，何为也？曰：君子乘位，为车，为马，车转马骖，可以周天下，故利其为主也。宜日中则正于天，利其为主之谓也。故曰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此以九二进而至五言乎丰之才也。五复降四，坎离象变离成兑，日在西，日中则昃也。坎成兑巽，兑为口，月阙于巽辛，月盈则食也。四乾阳长于震，二坤阴生于离，阳长盈也，息也，阴生则盈者虚，消者息矣。有天地然后有人，有鬼神。鬼神往来于天地之间者也。丰大之时，所宜忧者，不在乎未中，而常在乎日之既中也。何则？日中俄且昃矣。月盈俄且食矣。盈者必虚，息者必消。天地之所不能违者，时也，而况天地之间，聚而为人，散而为鬼神乎？明动不已，未有能保其大者也。保此道者，其唯中乎？故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此复以坎离升降明丰之戒也。在卦气为六月。故《太玄》准之以大廓。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雷电皆至，万物丰大之时。丰则生讼，故君子法其威明，并用以治刑狱。电，明照也，所以折狱。雷，威怒也，所以致刑。折狱者，以正折其不正，初、二、三，正也，而二有伏坎，为狱，不明则枉者不伸。致刑者，刑其不正而已。四、五不正也。兑为刑杀，不威则小人不惧。噬嗑其明在上，君子在上之事也。故为明罚敕法，丰用明在下，君子在下之事也，故为折狱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泰九二之四成丰，故九四为丰之主。配者，阴阳相匹。孟氏、郑氏本作妃。嘉耦曰：妃，妃嬖也，亦匹配之意。初九、九四，阳也。六五，阴也。初与四不应，六五亦无应。四虽不应初，可因四为主而配五。阴阳相配，故九四为配主。遇者，不期而会。四不应初，而初九主之。不期于会而会，故曰遇其配主。旬，均也。初九、九四，均也。然明动相资，致丰之道。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是以均而无咎。无咎者，初九以正相资也。初九遇四，往而相易以致用，则初得尚于五，而丰之道上行矣。尚亦配也，与尚于中行之尚同。故曰往有尚也。夫初九遇九四，所以得尚于五者，以正相资而成丰。譬之共难则仇怨协力，势使之然。若妄动不正，过四而有其位，明动不相为用，过旬也。过旬则失其配主，往而无所尚，与坎险相会，灾至矣。丰道亡，所以灾也。故曰过旬灾也。初动有小过象，故曰过旬。谓之均者，六甲周行乘八，节其数四百八十而成钩。钩，匀也。初九离纳己，九四震纳庚，自己至庚，凡十日。十日周而复始，故训匀。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震巽为草，二在草中，有周匝掩蔽之意，故曰蔀。陆震曰：历法：凡十九年闰分尽，为一章。四章凡七十六年，为一蔀。五蔀周六甲，凡三百八十年，而历象小成。丰蔀之名，盖寓此意。离目为见，丰为日中，五兑伏艮，艮离为天文，贲之象也。震少阳，其策七，震为动，有星在上，动于中，而其数七斗之象也。二有至明，中正之才，



以丰时遇暗弱不正之君，犹当昼而夜，至于见斗，其昏甚，坤为冥，晦暗之象。五既不能下贤，二自往见，反得疑疾。自往者，亦取疑之道。巽为不果，六五阴失位，疾也。然二、五相应之地，有孚之理，二积中正不已，尽其诚信以感发其志，则五动而应之而吉。《易传》曰：苟诚意能动，虽昏蒙可开也，虽柔弱可辅也，虽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诚上达，而君见信之笃耳。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沛，古本作旆。王弼以为幡幔。震为玄黄，兑金断之，旆也。幡幔围蔽于内，故丰其沛。沬，斗后小星，微昧之光。《子夏传》及《字林》作昧。三之上成艮，艮离为天文，星在斗之后，随斗而动者，昧也。三明极而刚正，处丰之昧，上六暗极矣。犹日中当明而反见斗后之星，其暗尤甚。巽为事，阳为大，伏坎为可丰，尚大也。丰其旆，往见则不明，故退而守正，以不可大事故也。兑为右，伏艮为肱，兑折之，折右肱也。上六暗极，不可用之，以有为从之，必罹其咎。故自折其右肱，示终不可用，则无咎。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动成坎离，光明也。不动成震巽，震巽为草，掩蔽周匝，蔀也。四在蔀中，处不当位，自蔽其光明，故曰丰其蔀。兑有伏艮，四应离初，艮离为天文震动也。其策七，有星动于上，而其数七斗之象。离目为见，四处不当位，又不能变。若动而交初，则幽者明矣。坎为隐伏，故也以此处丰，犹日中之时而反见斗，处幽暗而已不明，故曰幽不明也。九四不正，其不明自取之，异于二、三矣。夷主者，谓初也。九四与初九均为阳，而上下不敌，四忘其势，下夷于初。四者，初之所主也，故曰夷主。初正，正则吉。初九助四而上行，以资其明，吉行也。《易传》曰：居大臣之位，得在下之贤，同德相辅，其助岂小也哉。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六五屈体来下于四，与之共天位。九四之明，上行之五，相错成离。坤离为文章者，文之成也。九四上行，则初应四，二应五，三应上。六爻并用成丰大之庆。五屈己下贤，四志行乎上，人自誉之。兑为口，誉之者也。五得正，吉也。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自二至上，体大壮栋宇之象。上六动，阴变阳，为大，丰其屋言自处高大也。二为家，震巽为草，丰盛周匝以掩蔽之。蔀其家，言所居不明也。自处高大，所居不明，以高亢自绝于人，如飞鸟务上翔于天际，岂复能降哉？上动成离，离为飞鸟。乾为天，在外卦之际，天际也。丰之时，九三忘其敌己，下资初九，三与上六正应也，其能忘乎？故三自下往，庶几发其昏暗，知处丰之道。九三离目为见，往窥之，坤户阖而不应，阒寂乎其无人声，《太玄》所谓外大抗中无人也。三于是退而自藏于坎中，乾为岁，三自四历三爻，三岁不覿也。丰其屋，蔀其家，自绝于人也。三岁不覿，人绝之也。上六动不正，凶也。不直曰凶者，有应焉，犹冀乎下交也。至于三岁不覿，人亦厌之，而凶至矣。窥，小见也。覿，私见也。自上六言之谓之窥。阴为小也，自九三之上言之谓之覿，私见也，私不正也。



艮下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旅，否之变也。刚当居上，柔当居下。六居五，失其所，居而在外，旅也。然六居五，柔得中矣。得中则其柔不过，得为旅之中道。《易传》曰：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柔得中则能顺乎上下之刚，不为刚所掩，而小者亨。顺乎刚而柔失中，旅道穷矣。坤，顺也，君子入国，问禁兴之日，从新国之法，顺乎刚也。故曰柔得中而顺乎刚。此以六五言旅小亨也。九居三，未为失其所居也。然则自五而反，居于下，犹为旅也。居三成艮，屈其刚而止于下，自谦屈之道也。虽止乎下矣，然九三正，止而不失其正。上丽乎离之明，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丽乎明也。正然后能丽乎明，不正又将拒我矣，正则吉，故曰止而丽乎明。此以九三言旅贞吉也。旅，难处也。旅如六五，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在我者不失己矣，乃可以小亨。旅如九三，止而丽乎明，在彼者，亦不失人矣，乃可以贞吉。是以旅一也，而再言之。《易传》曰：旅，困之时，非阳刚中正，有助于下，则不能致大亨。如卦之才，则可以小亨，得旅贞而吉也。四方固男子之事，居者必有旅也。顾处之如何耳。夫子历国应聘尝，去父母之邦矣，去他国矣。欲浮于海，居九夷矣，盖得旅之时义也。旅之时不一，而义者时措之宜。知其时而不知其宜，不可也。非大人孰能尽之？故曰旅之时义大矣哉。在卦气为四月。故《太玄》准之以装。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山上有火，明而止。止而不处，旅也。君子之用刑也，虽明而止，故明而慎于用刑。虽止而不处，故亦不留。狱明者或不慎，慎者或留狱，失旅之象也。离有伏坎为狱，兑为刑杀，艮止慎也。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郑曰琐琐，小也。艮为小，动而之四，复成艮，小之又小，琐琐也。初六，小人之旅卑柔而不中正，恃应而求于四者，烦褻其细已甚，故曰旅琐琐。四巽极而躁火性炎，上不能容初，艮止也。厌止妄动，往而复止，人亦厌之，志穷也。坎险灾也，志穷遇险，斯其所取灾也。艮为手，有求取之象。楚申侯是已。曰斯曰其者，初四上下皆有艮手，取灾之象，故指两爻言之。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艮，止也。二得位，止而得位，即次舍也。离兑为赢货贝资财之象。二巽为入怀其资也。童仆，一本作僮仆。艮为少男，初卑阴贱，二在上畜之，童仆也。初于二得童仆，贞也。童仆贞则二亲信之而不疑。旅在下，柔而中正，即次所遇而安也。怀其资，得三、四、五之助也。又得童仆贞而下承之。旅如是多助矣，故动而之外，终无尤之者，五兑为口，尤之者也。初六不正而曰贞者，贞于二也。贞于主人，二巽东南，主人位也。归妹九二利幽人之贞，贞于五也。童仆贞然后次舍可止，货资可有。夫子曰：审其所以从之之谓贞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艮，止也。三得位，止而得位，次舍也。巽木离火，焚其次也。九三在旅而过刚，

四、五之所不与，则失其所止，有焚其次之象。兑为毁，伤也。旅失其所止，亦可伤也。初艮为童仆，九三既失其所止，以旅之故，乃巽而与下，失尊卑之宜。初、三易位，初失其正，丧其童仆贞也。所以丧者，为旅之义，刚柔皆失中。旅如是，寡助也矣。六居三不正，危之道。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二、三止而得位，为次舍。四巽为入而未得位，行者处而已，入对出言之为处，九四非安处也。故曰旅于处。离兑为羸贝，资也。离为兵，巽木贯之，斧也。得其资以为利，得其斧以为断，上得乎五，下得乎三之助矣。九刚明之才而处四，履谦能下，善处乎旅，故得上下之利，有资货焉，有器用焉。虽不若六二，亦曰得其所矣。然未得位也，上不足以发五之志，下不足以致九二之贤，虽得资斧，未免为旅人，故我心不快。兑为决，中为心，四进而上，道行于五而二应则快矣。孟子曰：久于齐，非我志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五在旅，卦不取君象，君不可旅也。离为雉，雉，文明之物。文明，人文也，圣人止乱而不以威武者也。离为兵，伏坎为弓，伏艮为手，兵加之弓上，矢也。矢者，射雉之器。五动弓矢发，离坎毁而雉亡，一矢亡之也。一矢亡雉者，五得中道，动而必中乎理之象。然六五未当位，虽有文明之德，未可以动。上九屈体逮之，则令誉升闻而爵命之矣。兑口在下，与之誉也。巽为命，上卦之终，由誉而后命之。始也未当位，终也誉命。故曰终以誉命。五进上，其在宾师之位，乾西北，宾之位也。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上九离为飞鸟。九动变六成震巽。巽为木，震为竹苇。鸟隐其中，巢也。上九极刚，以高亢居上，非旅人之宜。巽木离火，鸟焚其巢，失其所也。离目动，震有声，笑也。乐其未焚之前，柔顺谦下，时也。兑泽流于目，巽号出于口，哀于既焚之后，悔其先之时也。上与三相应之地，上六变而正成坤。坤为牛，九三应而上降三正成坎，坎为耳。上九高亢不变，坤象隐丧牛也。易，轻易也。火性剽疾，上九极刚，轻易也，故曰丧牛于易。九丧柔顺，三不往应，坎耳伏矣。轻易者，自塞其耳而聪不明也。陆机羁旅，处群士之上，而不闻牵秀孟玖之毁，其以高亢轻易而致祸乎。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柔在下而承二刚，巽也。巽为风，风者，天之号令。命者，天之令也，故巽为命，内巽者，命之始，外巽者，巽而达乎外。申前之命也。重巽之象，唯可施之于申命。先儒谓上下皆巽，不违其令，命乃行也。若施之于佗，则巽已甚矣。故曰重巽以申命。此以两体而言巽也。巽自遯来，讼之变六三之四，上下皆巽。九二之刚，巽乎中也。九五之刚，巽乎中正也。巽乎中正则其刚不过，而所施当乎人心，是以志行乎上下。故曰刚中正而志行，此以三、四相易而言九二、九五之巽也。九二之柔巽乎正，则初六之柔顺之。九五之刚巽乎中正，则六四之柔顺之。上下之柔皆顺乎刚，则物无违者，而九二、九五之志行。故曰柔皆顺乎刚。此以初六，六四言大者巽，则小者无不顺也。柔皆顺乎



刚，虽无违者，然顺乎中正乃善。不然失所从矣。六四离目，为见大人者，九五刚而巽乎中，正者也。刚巽乎中正而柔顺之，则柔者亦得其正，而小者亨矣。岂非小者之利乎？故曰利见大人。此以九五言巽之利也。小者亨矣，故六四利有攸往，利见大人而其道上行，故曰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徐氏、王昭素考王弼注有命乃行也四字，当在重巽以申命之下，疑《彖》或脱文，理若有之。在卦气为七月。故太《玄》准之以翕。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为风，风巽而入者也。前后相随而至，则岁事行矣。故巽又有事之象。《传》言八风之至，各以四十五日而成一岁是也。君子申命谆谆者，行事也。行事莫如巽，巽则易入。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巽初，行事之始也。居卑体，柔不能自立，过于巽者也。退则不安，进则无应。又二刚据之，莫知所从。巽为不果，故曰进退，志疑也。六变九，巽成乾应兑，乾为健，兑为决，疑志去矣。健，决者，武人之贞，天道尚右，故兑为武人。志疑者，不先治其志也。君子自治，其动以正，行之以健决，确乎不可移。虽千万人必往，孰能夺其志哉？故曰利武人之贞，志治也。巽为工，有治之意。《易传》曰：治谓修立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巽初，坤变乾也。巽为木，坤西南方，乾为人。设木于西南之奥，而人即安焉者，床也。巽股变艮，股见手伏，蒲伏于床下之象。九二不正，卑巽如此，宜有咎。然九二刚中，其动也正。卑巽者，非为利也，将以诚意感动九五而已。故用史巫纷若，吉。吉者，正也。九二之动，上之五成震，震为声。五之二成兑，兑为言。上九宗庙，兑口出声，祝史道人之意，以达于鬼神之意。六降于二，巫以鬼神之意告乎人之象。史巫皆尚口而巽故也。四巽离为丝，二、五升降，史巫纷若，则卑巽之意达于上下。巽在床下，何咎之有？此子游重服立诸臣之位以感悟文子之道也。二、五相应，九五未应，则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乃得为中。

九三，频巽，吝。《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频，水厓，与复六三类、复之频同。兑，水泽。三，水泽之际。九三重刚不中，在下体之上，巽极而决，遭不能巽者也，将遂其刚亢欤？刚上临之以巽，四以柔相亲，九二之刚进而不相得，将变而为柔软？则安其所处，惮于改过，有吝之意。然志已穷，不得已而巽，犹人行至于水之厓，欲前，得乎？故曰频巽之吝，志穷也。《易传》曰：虽欲不巽，得乎哉？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四无应，乘承皆刚，宜有悔。四本遯六二，自二至四，一变讼，二变巽。二，田也。艮为手。柔道上行至四，得位，处二阳之际。上巽于五，下巽于三，三爻皆正而相得，故田获三品。古之田者，上杀、中杀、下杀为三品。三品则遍及于上下。兑有刑杀之象，而又伏艮为黔喙之属，巽为鸡，离为雉，为三品。以巽事上临下，上下与之，巽而有功，虽无应也，乘承皆刚也，其悔亡矣。故曰有功也。《易传》曰：天下之事，苟善处则悔，或可以为功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君位而正中，巽为号令，有申命之象。故举全卦以尽一爻之义。五无应宜有悔正，故悔亡。动则二应之，二五皆正，故无不利。初二不正，始未善也。五正，善而有终也。无初故申命，申命则有终。初未善也，故巽以命之。先庚三日，变家人变益之时也。下三爻震，震纳庚，离为日，先于此庚之使善也。后庚三日，变噬嗑，变震之时也。震纳庚，离为日，后于此庚之虑其未尽善也。先庚后庚，主于中正也。十日之次，以戊己为中，过中则变。故庚谓之更，更而正中，正则吉。此九五之所以吉欤。蛊卦六五柔，故为蛊巽。九三刚乃有更变之善，更天下之弊，其唯刚中乎。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上九以巽而居高位，处之不当，穷则变而反下三，以重刚乘之。巽股变艮手，有恐惧自失，而蒲伏于床下之象，故曰巽在床下。离兑为羸，贝为资，所以利也。离为兵，巽为木，贯之为斧，所以断也。上穷反三，离兑巽毁，故曰丧其资斧。丧其所以利，则莫或爱之。丧其所以断，则莫或畏之，正乎凶矣。上复位遇坎险正凶也。鲁自襄公三家分其民，其君四世从之。至昭公失国，无所窜伏，盖处上极巽尽，丧其资斧乃正凶也。方自失之，初告之以凶，诟肯信乎？



兑下兑上

兑，亨，利贞。《象》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兑以一阴居二阳之上，阴说于阳而见乎外者也。兑，巽之反，初六之上，六四之三，柔说于外，二、五不失其中，以说行刚，而刚柔皆亨，故曰兑，亨。《彖》曰兑说也。此合两体卦变而言兑也。刚中则实，柔外则接物以和，说而正则和而不流。卦九五刚中而正，九二刚中而又戒之以利贞者，二、三、四不正。不正则陷于邪谄，悔吝将至，故说道利贞，非道求说不利也，亦何由亨哉？故曰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此以两体六爻言兑也。乾，天也，上五，天位也。坤，顺也，初六之上而说，顺乎天也。三、四，人位也。六四、九三相易而说，应乎人也。天人殊位，顺乎天者，要在于应乎人而已。天之说万物，阴阳相说，降而为泽说之。非其时则亦不能说矣。汤武之征伐，出其民于水火之中，而民大说，是所以顺天也。知人则知天，知天则知说之道。故曰顺乎天而应乎人。此以上六、六三两爻而言兑也。坤为众民也。坎为劳，兑决坎为大川，险难也。坤为死，以内卦言兑，先于坤，说以先民也。坤众从之，兑见坎伏，民忘其劳也。以外卦言之，巽股而涉大川之险，坤化为兑民，忘其死也。夫就佚辞劳，好生恶死，民之常情。用之以说，乃忘四体之勤，决一旦之命，而不顾非说之以道，能如是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之东征是也。故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民和则气和，气和则天地之和，应说之大，天地不能违，而况于民乎？故曰民劝矣哉。此再合两体兼伏爻而言兑也。在卦气为秋分。故《太玄》准之以沈。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丽，连比也。泽，水所钟，两泽相丽，重说也，说之大者也。天下之可说而无斁者，无若朋友讲习之为大也。《易传》曰：两泽相丽，互有滋益，朋友讲习，互相益也。兑与兑同类为朋，初、上、五始终以正，相助为友。兑为口，为讲，两兑为习，九五、初九之君子，以朋友讲其所知，习其所行，相滋相益，体丽泽之象。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刚而处说，无偏系之私，能可否相济者也。故曰和兑。九四疾恶六三小人，然体巽不果。不果，疑也。初九动而上行，以济其决而巽毁。九四相易，六亦得位而正，正则吉，故曰和兑吉。初九远于六三，无嫌于说小人，九四未疑也。是以能济其决，否则四疑矣。晋訾佑实直而博，范宣子朝夕顾之，以问国事。不正其身，未有能决人之疑者，故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六三小人，非道来说。九二比之，以阳说阴，宜有悔且凶。九二诚实，自信于中，动则九五应之，信孚于人久矣。虽比于小人，和而不同矣，何疑于相比哉？始虽未孚，终必相说。二动而正，正则吉，而悔亡。故曰孚兑之吉，信志也。夫石碣、石厚父子也；叔向、叔鱼兄弟也；子产、伯有同族也，虽比也，岂能说之？《易传》曰：志存诚信，岂至说小人而自失乎？

六三，来兑，凶。《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兑，巽之反。初、二、三皆自外来，柔不当位而乘刚，来说于二，说之不以道者也，故曰来兑。三，高位也。柔邪而说高位，凶矣，故曰来兑凶。楚费无忌，汉息夫躬，唐伍文乎？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离兑为羸贝，货财也。四动，离为震，噬嗑为市之象。巽变之，其于市也，为利三倍，商贾之象。商贾度利而动，故又为商度之象。动成坎，坎劳卦。劳，未宁也。商兑未宁，未拟议所从度利而未定者乎。介者，阳刚介于三、五之间也。从五正也，从三不正也。阴阳失位为疾。九四阳失位，六二阴失位。九四以君子疾小人，六三以小人疾君子，九四宜有忧矣。而有喜，九五阳得位为喜。四疾六三，不与之交，动而正，上从于五，则君臣相说而有喜矣。夫唐虞文武之际，得人为盛，而四族三叔未尝不疾君子，然不害为治者，从君子而不从小人，可不慎其所从乎？《易传》曰：若刚介守正，疾远邪恶，将得君行道，福庆及物，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系所从耳。

九五，孚于剥，有厉。《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阴消阳也，六三在下，进而上则四、五消，有剥床之象。故六三谓之剥。九五在天位，有刚健中正之德，当乎位。位与德非不足也，然孚于六三之小人，则九五危矣。六三取说而已，无献可替否之义。小人道长则君子之道日消，安得不危？《易传》曰：巧言令色，孔壬舜且畏之，其可忽诸。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上说道之成。六正已辅九五刚健中正之君，宜有膏泽下于民而未光，何也？以引六三之小人也。三巽为绳，离为光，上六之说，三相引之如举绳。然为山一簣之亏也。此所以未光欤？六三，兑之小人也。故初九刚正者，不疑于三而行也。九二刚中，不比于三也。而悔亡，九四以三为疾，九五孚于三而厉，上六引三而亦未光，小人以说进而为害，其可不虑乎？



坎下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象》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涣，否九四之变也。险难离散，否塞解释，刚柔皆亨，故曰涣，亨。此以卦变言乎涣也。九二之刚，自四而来，动于险中，二阴不能陷，解难散险，又处之以中者也，险岂能穷之哉？五得中道，出乎险外。六四之柔，自二而往，正位乎外而以巽顺上同于五。君臣协比，能守其中者也。天下之难，患处之者不以道，及其出险，又或不以道守之，则乱者不解，解者复乱。二、五之刚，四之柔，处之，守之皆不失中，故曰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此以二、四、五三爻言涣之才所以致亨也。天下离散，不安其居者，本于人心失中，鬼神依人而行，离散则鬼神不飨。圣人推原其本，将以聚之，故建国设官，以为民极，而宗庙为先。宗庙者，收其心之涣散而存之也。人孰不有父母？知报本则知祭祀出于人心。复其本心，则离散者可合而天下无事矣，治涣之道也。假，至也，谓五也。上为宗庙，艮为门阙。五王位，中者心之位。九五有人，自门阙至宗庙，得人心而存之之象。《易传》曰：卦之才皆主于中，王者拯涣之道在得其中而已。故曰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此再以九五而言涣之才也。利贞者，五也。坎为大川，巽为木，为股，据正体巽。四、二皆为我用，以之济难而功归于五，言乘木有功则利贞在其中矣。合天下之离散，非正其可乎？故曰利涉大川，利贞。《象》曰乘木有功也。此再以九五、二、四言涣之才也。《易》言木者三：益、涣、中孚，存五行也。在卦气为六月。故《太玄》准之以文。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风行水上，涣然离散之象。离散之时，天下之险难方作，先王以是享于上帝，以一天下之心，使知无二主也。立庙以合天下之涣散，则人知反本，鬼有所归。享于帝立庙离散者，一矣。帝，乾，上九也。上又为宗庙，巽股为立，坤为牛，坎为血，享于帝也。观此则知鲁用郊，晋祀夏郊，鲁有周庙，郑有厉王之庙，非先王意也。秦位在藩臣，脐于郊祀，天子不能制，反致文武胙，卒并天下。扬雄曰：僭莫僭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雄其知涣之说矣。

初六，用拯马壮，吉。《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虞翻、陆震本作壮吉，悔亡。拯，古本作拊，音承，举也。六四得位，近君正。而巽可以济涣，然莫或助之。初欲拊四，才柔位下而在坎中，且四不相应，乃舍四用二，用二乃所以拊四也。二刚中之才，坎为美脊之马。初、二相易成震，震为作足马，美脊而作足，马之壮健者也。四艮为手，震为起，起手以承六四，拊之象。易则足以资六四之刚，而载其上矣。故曰用拯马壮，吉。正则吉，而悔亡。初六处不当位，本有悔也。六坤柔顺，以阴求阳，始涣而拯之，亦顺也。故曰初六之吉，顺也。五爻皆言涣，初独不言。《易传》曰：离散之势，辨之宜早，方涣而拯之，不至于涣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四巽为木，坎为揉。震为足，艮为手，在上体为肱。揉木令曲而有足，肱据其上，机也。二、四合乃有此象。二有刚中之才，处险而不当位，宜有悔。二能奋身出险，上奔于四。四来凭之以安机，凭之以安者也，是以悔亡。震足动，奔也，故曰奔其机。二本否四，在二者，涣散之时也。二之情不忘乎四，犹逃窜之人不忘故国，奔则得中，心之所欲。二者，中心之位也，故曰得愿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所以致涣者，险在内也。四、五济险之位，六三处不当位，近险宜有悔。然不与险争，动而之上，自脱于险，非拯时之涣以济人者也。其正躬卑巽，以远于悔者乎？坤为





身，三、上相易，析坤成巽，离目视下，鞠躬之象，故曰涣其躬，无悔。《象》曰志在外也。之外则无悔，三上合而得正也。遂伯玉闻卫乱而之近关，杜泄葬叔孙豹而行之时乎？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涣其群（无）[元]吉，光大也。

坤为众，涣三阴，群也。四巽顺而正，居近君之位，上以巽乎五，下以巽乎二。二刚中有济涣之才，而二阴比之。四屈己济难，与众同患，得九二之助，阴服矣。则散者合，巽者同，共图天下之涣，是以元吉。元吉则济涣之志光且大矣。坎为光，阳为大也。涣之时，用刚则不足以怀之，用柔则不足以制之。四、二协力，刚柔共济涣而至于群，天下始可以聚矣。五艮为山，半山为丘。丘，聚也。六四得九二，以合其群，其心思之所存者在五。五得位，群阴之所聚，如物之聚于丘。五中正善群，然非四合之，亦不得而群矣。四视二阴，等夷也。四正，初与三不正。坤，土，思也，所居匪若二阴之所思，不正，故九二为用，二阴服之，否则涣散矣。其能效美于君，有丘之实乎？故曰涣有丘，匪夷所思。宣王承厉王之后，天下离散。召伯之徒佐王建国，亲诸侯，遣使劳来，安集涣其群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有疾者，闭塞不通，阳降阴升，浹于腠理，否者亨矣。否乾降二，坤阴升四，降者成坎。坎水浹于上下，汗出之象。号令如之，巽为号，阳为大，九五出号令者也。故曰涣汗其大号。五至三，体升有风行地上，省方设教之象。能发新命以顺民，上下交通，险难解释，涣汗其大号也。涣时民思其主，故王居正位乃无咎。在他时，安居不能顺，动则有咎矣。故禹别九州岛而终于冀，汤胜夏而归于亳，武胜商而至于丰。王正位则涣散者知所归矣。乾五为王，艮为居止也，得正则无咎。然九五非六四之贤，与上同志，安能发大号居其所而治哉？《易传》曰：再言涣者，上为涣之时，下处涣如此，为无咎。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先儒读涣其血作一句，去逖出作一句。以象考之，当从先儒。九二坎乾为血。血者，相伤之象。涣五爻不应上九，独应六三，六三近险见伤。上九下应之，三、上相易，上复成坎而伤，故曰涣其血。言上、三俱伤也。上九能去六三，远出乎险之外，自处以巽，不陷于险，则是去而远害，于义无咎。逖，远也。故曰涣其血，去逖出，无咎。一本作去惕出。巽为多白眼，有惕惧之象。然《象》曰远害，当从逖矣。涣时以合，涣为功。上九居不用之地，故远害无咎。系于六三而不去，其伤自取也。若施之用事之地，则有咎。仲由死于卫，季羔避患而去，一也。



兑下坎上

节，亨，苦节不可贞。《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节，涣之反，泰之变也。泰分九三之五，以节其上之柔，分六五之三，以节其下之刚。刚柔分而有节。二、五之刚得中，上下节之而不过。所谓节者，刚柔有节而不过乎中。不过则亨，故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不曰柔得中者，刚得中则柔不过矣。此以卦变二、三、五爻言节之所以亨也。上六乘刚处险，守而不变，所以不可贞者，节之道穷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守而不变，苦节也。凡物过则苦，味之过正，形之过劳，心之过思，皆曰苦。苦节则违性情之正，物不能堪，岂道也哉？申屠狄之

洁，陈仲子之廉，非不正也，立节太苦，不可贞也。夫节者，为其过于中也。故节之，使不失其中。上六正而过矣，安能节乎？故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自不肖观之，过者为贤，自中言之，过不及一也。谓之正者，贵乎中正也。正而失中，不可正也。故曰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此以上六无应戒苦节也。兑，说也。坎，险也。人情易则行，险则止。凡止而行，皆有险之道，节止而不行者也。泰之九三上行，自兑成坎，以说行险也。以说行险，虽止不失其和矣。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故曰说以行险。此以九五言节之亨也。九五，节之位也。中正，节之道也。当位以中正，为上下之节，各适其宜，无所不行，故曰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此以九五言节亨者，当其位也。九三一变归妹，震为春，离为夏，节之以春夏也。再变节，兑为秋，坎为冬，节之以秋冬也。天地有节，则阴阳寒暑不过而万物成于艮。故曰天地节而四时成。离兑为贝，贝为财，乾为金玉，坤为民。泰甚则人欲纵，人欲纵则财用匮乏，百姓困穷，故量财之所入，计民之所用，节以制度。自下等级而上，其费有经，其敛有法。财既不伤，民亦不害。是以天地不节，则四时不成。王者不节，则民财不生，无非节亨也。故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此又推原卦变互体以尽节之义也。在卦气为七月。故《太玄》准之以度。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泽之容水，固有限量。虚则纳之，满则泄之，水以泽为节也。君子于民亦然。制其多寡，制其隆杀，制数度也。制数度者，坎之象也。律度量衡皆始于黄钟。冬至之律，于辰为子，于卦为坎，九五以中正为节也。乾为德，震为行，兑口为议。议德行者，恐其中而未正也。《易传》曰：议，谓商度求中节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初九、六四正应也，往来相易不穷，故曰通。九二近而不相得，窒其所行，故曰塞。初九兑体刚决动成坎，坎水为知，故知通塞。五艮为门阙，交兑为户，四在门阙之中。为庭不出者，自守以正而已。动有险，故不出户庭，乃无咎。不出则处也，在言语则默亦是也。不出而处，不语而默，虽有正应不说也，是之谓节。兑为口舌，故《系辞》专以慎密不出言之。《易传》曰：通则行，塞则止，义当出则出矣。君子贞而不谅。或曰艮为门阙，又曰交兑为户，何也？曰兑为户，震为门，艮土在启闭之际，故为门阙。乾始于子，至丑直艮，至寅成泰。泰者，天地交通，至卯直震，故震交艮为门，震即乾之辟户也。是以雷发声，蛰虫开户。坤始于午，至未直坤，至申成否。否者，天地闭塞。至酉直兑，故兑交艮为户，兑即坤之阖户也。是以雷收声，蛰虫坏户。

九二，不出门庭，凶。《象》曰：不出门庭 [凶]，失时极也。

极，至中也。二动历四，应五成震，震为门，四在门阙之中为庭。二以中应五之中，极也。当其可之谓时，故曰时极。时极者，时中也。九五刚中当位，酌民情以为节。九二有刚中之德，动而应，以趋节之时，则中正之节达于下矣，得时极也。若说于三阴，与五异趋，固而不知变，门庭可出而不出，是得时极而自失之也。所以凶者，其节不正也，故圣人戒之。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六三柔不当位，说而失中，不能节之以刚者也。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三不能节，则乘刚失位，以说从人而已，不能堪焉。故忧发于口，咨嗟而已。三变而刚，刚不失节，而上自应，夫何忧哉？《易传》曰：节可以免过，而不能自节，以



致可嗟，将谁咎乎？此爻与离之九三，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异而意同。

**六四，安节，亨。《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节，止也。凡止物有险之道。险非人情之所安。上三爻皆处险，六四当位履正，安于处险，以顺承上而止物焉，安于节也。六四能安于节者，以承上中正之道，以此节下，下必应之，节道行乎上下而亨，亨则通矣。非中正岂能安其节哉？《易传》曰：节以安为善，强守而不安，则不能常，岂能亨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节者，理之不可得而过者也。九五居位以中，为制节之主。安行于上而不动，甘节也。五自泰九三变，以说行险，有甘之意。先王建国，宅中均道里，制邦域之时乎？正则吉，二说从之，往有尚也。尚，配也。往有配乎中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往有尚也。故九二不出门庭，凶。《象》言当位以节，中正以通。爻止言居位中，何也？《象》言九五一爻，此言九五、九二相善也。《易传》曰：已则安，行天下则说，从节之至善者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节过乎中，居险之极，人所不堪，下无说而应之者，苦节也。不可贞，贞则凶，其道穷也。上六固守乎正，不知俯而就中，则悔亡。五，中也。悔则穷，能悔则亡，凶矣。《易传》曰：悔亡损过，从中之谓也。节之悔亡与他卦之悔亡，辞同而意异。



兑下巽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中孚自遁来，讼之变也。二、五不应，六三孚于上，六四孚于下，二爻在中而孚，中孚也。《易传》曰：中孚者，信之本。中实者，信之质。夫信之未彰无形矣。其中已有信也，非中虚乎？静而正，发而当，反诸己而不忤，断然如金石之不可易，非中实乎？故曰柔在内而刚得中。此以三、四、二、五言中孚也。上巽施之，下说从之。巽说相与，不期于孚而孚焉。犹鸟之孵卵也。巽伏于上，说从于下。不动而柔者化刚者应，拼然而飞矣。化邦之道，不几于是乎！坤在上为邦国，外巽内说，感之以诚信，久而自化，不为而成也。其象巽离化坤，巽离者，万物化成之时。故曰说而巽，孚乃化邦也。此总六爻而言中孚也。豚鱼，六四也。中孚六四即讼坎之初，坎为豕，其初为豚。三兑为泽，四巽乎泽为鱼。六四一爻具豚鱼之象，而在中孚之中，信及豚鱼也。先王之交万物，无非信也。取之必有时，用之必有节，风有《骅虞》，信及豚也。颂有《潜》，信及鱼也。动物之蕃息者，莫如豚鱼。信及豚鱼，上下草木鸟兽无所不及，而至诚之道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如是乃吉。六四，正也。正则吉。信至于赏罚而示之者，末矣，非心服也，其终必凶。故曰豚鱼吉。《象》曰信及豚鱼也。此以六四言中孚也。坎为险难，初越二、三，涉坎成巽。巽为股，涉大川也。兑泽而为大川，决而成川也。巽为木，兑金剝其中，舟虚也。舟虚者，中虚之象。九五体巽，其中虚，不以好恶之利累其心，其下说而不违利以济难也。夫乘木之利，乘桴不如乘舟，重载而乘险者，不如虚舟之为安，仗诚信而蹈大难，犹乘木，而其中枵然，岂复有风波之虞哉？古之人虚已游世，五兵兕虎不能害，用此道也，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此以四、五言中孚之功也。天之道，不言而善信，四时自成，万物自生，正而已矣。正，诚也。六四之正，乃应乎天

者，以其心正。心正则其意诚，乃应于天之道，非人为也。故曰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此以六四、初九相应言中孚也。初九本九四，乾在上为天象。在卦气为冬至。故《太玄》准之以中。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泽上有风，泽中应之，中孚也。中孚，信也。中孚自讼变坎为狱。九四之初，坎成兑，兑为口，议狱也。议狱者，议其狱情之正否也。艮六变成中孚，艮体尽矣，为游魂。游魂，死之象。震为反生，缓死也。缓死者，未必死也。君子议狱缓死，则好生之德孚于上下矣。《传》曰：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出轻刑，解稽留，法此象乎？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中孚之初，戒其审慎其所信，初九、六四正应也。初宜信四，而初、四相易，以失位，为虞，以其有忧也。故虞。度之虞，乃不失其正应，故吉。虞度而得其所从，宜戒一不贰有它，则择利而动，心无所主，惑矣。燕谓三也，雷在泽中，有燕息之象。三非初之正应，初与三同体，说乎阴而往应之，为有它。初之三，归妹象毁而不燕，以其贰也。初九所以虞吉者，得其所从，其志未变于三。变于三矣，何燕之有。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讼离为飞鸟，变震为鹤。《说卦》：震为鹄，鹄，古鹤字也。《穆天子传》、《列子》皆以鹄为鹤。鹤震声感兑，鸣于正秋，九二之象也。九二刚实而中，中孚之至者。九居二，鸣鹤在阴也。坤为母，巽四为子，四与二同体，震而九二，阳为大，六四阴为小，故四有子之象。二、四志同，二鸣而四和，二中也，四亦中。虚心之象其应，岂强为哉？出于中心愿而已矣。荀子所谓同焉者，合类焉者应。故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巽为命，五出命者也。阳为美好，好爵者，爵命之美。吾，四自谓也。我四谓五犹曰我君也，尔亲乎二也，二诚于中，四自和之。若曰我君有好爵，吾与尔共靡之。非二有求于四也。四于五其疏附之臣乎？靡，《子夏传》、陆绩作縻。巽为绳，縻系之象，当作縻。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庄子曰：吾无食，我无粮。古人文章，相错而成，此爻所谓我、吾亦然。《易传》曰：至诚无远近幽深之间，唯知道者识之。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敌者，势均而不相下也。艮之《象》曰：上下敌应，不相与也。言六爻势均当应而否。故《子夏传》曰：三与四为敌。盖三、四同体而异意，近而不相得。六三不正，小人也。六四正，君子也。三小人不见信于君子，而志在得四。四终不可得震为鼓，三动鼓而进，将以张之也，而四不应。既罢而退，将以诱之也，而四不来。三动离为目，兑泽流目，或泣以感之，而四不忧。巽为长，震为声，兑口为言，长声以永其言，或歌以乐之，而四不悦。或鼓、或罢、或泣、或歌，小人之情状尽矣。四守正终莫得之，处位不当，无以取信于君子也，岂能强得之哉？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四处当位近君，其道上行，成孚者也。讼离为日，坎为月，坎变震，月在东也。离变兑，日在西也。月东日西，望也。五在中，四为几望，阴道之盛。盛则敌，君祸败必至，不可不戒。古者，驾车四马，两服为匹，两骖为匹。不能四马则驾两马曰骈，骈亦匹也。四震为作足马，四应初成坎，坎为美脊之马，两马匹也。震坎，阳卦类也。四之上，绝其类而不应，则马匹亡矣。孚道在一，四上从五，亡其匹，则绝系应之私，无敌



君之祸。《易传》曰：系初则不进，其能成乎？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九五在上，六四在下，君臣之位正也。九五刚健中正，六四柔巽正而顺君臣之德，当乎位也。五、四君臣相孚，上下固结如挛然，相易以致用，故无咎。挛，拘挛也。五、四相易，有巽股左手离目相就拘挛之象。夫忠为令德，苟非其人不可，君臣之际，非位正当，其孚如是，岂能无咎乎？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巽为鸡，刚其翰也，柔其毛也。翰，羽翮也。震为声，上动反三成兑，鸡振其羽翮，而后声出于口，翰音也。乾五为天，六三往上，阴为虚，翰音登于天也。鸟之类，声闻于天者，鹤也。鸡无是实，虚声闻于上，虽登于天，须臾则反，其可长乎？巽为长，三之上，巽毁，何可长也？不信之极，正乎其凶。故曰贞凶。张载曰：信之无实，穷上必凶。

三三  
三三 艮下震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小过与中孚相易，其卦四阴二阳。阳为大，阴为小。小者，过也。六五过四而亨于外。六二过三而亨于内。盖事有失之于偏，矫其失必待小有所过，然后偏者反于中。谓之过者，比之常理则过也。过反于中，则其用不穷而亨矣，故曰小过，亨。《象》曰小者过而亨也。此以四阴之中，举六二、六五言小过也。小过自临来，明夷变也。临九二之三，六三之二成明夷，二过乎三也。明夷初九之四成小过，五过乎四也。二过乎三，正也。五过乎四，不正也。不正者，矫其失而过正也。正者，时所当过，过所以就正也。所谓时者，临之兑，秋也，震，春也，明夷之离，夏也，坎，冬也。小过之艮，终始也，过与时行。而六二之正，不动于六二。不动乃能小过而亨利贞也。君子制事，以天下之正理，所以小过者，时而已。譬之寒或过于阴，暑或过于阳，冬裘夏葛，无非正也。故曰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此以六二言小过也。二、五之柔，皆得中也。五得中得尊位，过而在上者也。二得中得正，过而在下者也。巽为事，正则吉，小过之道，不以位之上下。于小事有过而不失其正，则吉，柔得中也。九四刚失位，九三刚而不中。震为作，阳为大，作大事非刚得位得中不能济，失位则无所用其刚，不中则才过乎刚。是以小过之时，不可以作大事。故曰小事吉，不可作大事。此以二、三、四、五言小过也。明夷离为鸟，初往之四，自下而升，有飞鸟之象。四易坤成坤震，震为声，声往于上而止于下，飞鸟遗音之象。巽为风，飞鸟遗之音，逆而上则难，顺而下则易。上逆也，故不宜上。下顺也，故宜下。小过之时，事有时而当过，所以从宜，不可过越已甚。然亦岂能过哉？譬如飞鸟，泝风决起而上腾，其音安能远过？俄顷而止矣。大者如是则吉，不然必凶，时不可犯也。故曰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此复以初九之四言小过也。中孚肖乾，小过肖坤，故二卦为下篇之正。郑康成曰：中孚为阳，贞于十一月。子小过为阴，贞于六月未。法于乾坤。以卦气言之而立春。故《太玄》准之以差。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雷出地上，其壮乘乾。山上有雷，小有所过也。君子有时而小有所过者，三巽乎上下而过，行过乎恭也。震巽为号咷，而上六过之，丧过乎哀也。巽为高，坤为吝嗇。处高而吝嗇，逼下已甚矣。初六过之，用过乎俭也。时当小过。君子不得不小有所过，以矫正一时之过。考父之过恭，高柴之过哀，晏平仲之过俭，非过于理也，小过乃所以为时中也。

**初六，飞鸟以凶。《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明夷，离为鸟。初之四，飞鸟也。以如师能左右之，曰以四动体而躁，初艮体不正，柔而止。不当过也。有应在四，为四所以不当过而过，其过至甚，如飞鸟迅疾，虽欲救止，不可如何，其凶必矣。坎为可，四以之坎毁，不可也。兑口，如何也，与鼎信如何也同象。是谓恶成而不及改者。《易传》曰：小人躁易，而上应助，过速且远，不容救止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三乾在上为父，四为祖，五坤，阴居尊位，配乎祖，妣也。曰祖曰妣，既过之称。六二中正，祖尊也，妣亦尊也。祖不中正，于义当过，妣中而过之，义不可也。过则失中矣，故遇之。遇，不期而会，五下应二，以中相会，故遇之。言过而适，与中相当也。五，君之位，坤居之。坤，臣也。过而适及于臣之分则可，过而及于君，过臣之分也，于义为有咎，故不可不戒。《易传》曰：遇，当也。过臣之分，其咎可知。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刚正而应上六，应则过五。五，中也。中不可过，三戒在小不忍，用刚以过中，故弗过，宜正己自守防小人，则吉。兑泽坤土，止之防也。三不防，乃舍所守，从之刚过乎中，上或戕害之矣。离为戈兵，已动失正，戕之也。戕者，外伤之。如何兑口也？与初六如何同象，不能守正，见戕于外，其凶果如何也。晋阳处父易狐射姑之班，伯宗言于朝，而诸大夫莫若皆过之而弗防，故及于难。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四不当位，以刚履柔，为得宜矣，故无咎。四下应初则过二。二，中也，弗可过也。知二不可过，乃与五遇，五亦中也。弗过二则与中适相当，遇得其道矣。若去柔用刚，进而之五，往则危厉，故必以用刚为戒，往之五成离，戈兵之象。不动，兑为口，戒也。小人过君子之时，不戒而用刚，鲜不为祸。故丁宁之，既曰必戒，又曰勿用永贞。当随时处顺，不可固守其正。是以终无咎也。然盛衰相循，无小人当过君子之理。巽为长。陆震曰：小者之过，终不可长也。戒而慎之，以俟其复。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兑泽之气，上而为云。兑盛阴也，故为密云，泽降为雨。小过自明夷变，初九往四成兑，泽气已上而未降，云虽密而无雨，故曰密云不雨。已上也，言阴过阳，君子之泽未能下也。四在内外之交，而见天际，郊之象。四兑，西也；五震，东也。巽风扬之，云自西往东，由阴而升，阴唱则阳不和，不雨之象。故曰自我西郊。三，公位。明夷，三坎为弓，离为矢。初之四成巽，巽离为丝，以丝系矢，弋也。弋，取物之器也。坎兑为穴，坎幽隐也。艮为手，取也。彼谓二，六二在穴中，有中正之德，处于幽隐。九三君子，俯而取之，往助于五。然六二、六五同为阴类，三虽取之，岂能济大事乎？小过之时，柔得尊位。二阳在下，为阴所过，不能成功。三下取二，用力多矣，亦岂能济



哉？谓四阳为我，二阴为彼，以阳为主也。若中孚阳谓阳，则谓五曰我，自谓曰吾，谓二曰尔，尊卑之义。小畜《象》曰：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其辞与小过六五同。盖小畜所畜者小，小过则所过者小，皆不可以作大事，过之则畜之矣。二卦虽殊，而大者为小者所畜，而不得施则一也。故关子明曰：小畜一卦之体当小过一爻之义。然则畜之一也，小大之时异焉。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上六不与五相当，失中也。又动而过之，则甚矣。而况处小过之极，于时为已亢乎，故曰弗遇过之。上动成离，离为飞鸟，为目，巽为绳，以绳为目，罔罟之象，其违理过常，犹飞鸟过甚，自离于罔罟。故曰飞鸟离之，凶。动则不正，故凶。离有伏坎，灾也。弗遇过之，灾乃自取，非天也，人也。而曰灾眚者，过之极，穷之灾也。于时已亢也。人事过越如此，使知时而守，正未必能免，已亢故也。



离下坎上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既济自泰来，丰九四变也。泰兑为泽，九二之四成丰。四已济险，而小者未尽亨。九四之五，则小者亨矣。于济为既，其卦三阴得位，三阳下之大者。既济小者亦亨。《子夏传》曰：阳已下阴，万物既成。不曰小亨，而曰亨小者，大者之济为亨，小者而济非为己也。禹思天下之溺，犹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饥，犹己饥之。亨至于小，则小大毕亨，故曰既济，亨，小。《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象》文当曰既济亨小，小者亨也，脱一字。此以三阳下三阴而言既济也。以阳下阴，非正也，亨之也。刚，君子也，柔，小人也。刚柔不失其正，君子、小人各当其位，无犯分躐等之非，守既济之道也，故曰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此以六爻当位而言既济也。自泰至贲二复三变，始于二之四成丰，次四之五成既济，其终五之上而成贲。济天下之难，莫若刚，过刚亦不可以济，失人心也。方济之初，以柔济刚，则其柔得中，刚者为用，天下之难有不济乎？此既济之初所以吉，正则吉也。既济矣。上六变艮成贲，艮止也。止而不进，不复有为，文饰而已，济终则极，衰乱复起，终以乱也。盖其道已穷，故曰初吉，终乱。《象》曰：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终始，时也。治乱者，道之穷通也。晋、隋有天下，不旋踵而乱，不知终止，则乱之戒也。《易传》曰：唯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不使至于极也。尧、舜是也。故有终而无乱。此推原卦变以九五一爻言既济之终始也。在卦气为十月。故《太玄》准之以成。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相逮而后济，天地之道以坎离相济。以日言之，日降则月升，以月言之，日交则月合，以岁言之，寒来则暑往，皆既济也。坎上离下既济矣，然既济之极，水火将反其初，故既济之象未济藏焉。君子不可不思虑以豫防其患。坤土为思，坎为险难，患也。土防，水防也。在既济之时而防险难，豫也。思患而豫防之，则难伏而不作。或曰：五动，坤变坎成震体，豫而未济之象毁矣。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三坎为轮，初卦后为尾。初九刚而离体炎，上有应，进于上，其志必锐，时既济矣。动而进不已，必至于咎，故戒之。初动之四成艮，艮为手，曳也。坎轮在水火交



中，火欲上，水欲下，亦曳也。曳其轮，不轻进，尾濡坎水，不速济止之，于初持重缓进，以全其刚，而不至于极，则于既济之义为得矣。故曰义无咎也。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坤为舆，三坎为轮，二之五离变震，坤离为文，震为竹。竹有文，蔽车之前者，茀也。离为妇，妇人乘车不露见，有茀乃可以行。五于既济之时，安其位无动而有为之意。二虽有文明中正之德，不得遂其行，妇丧其茀也。五坎为美脊之马，二、五相易，震为作足之马，逐也。五不下二，二当以中道自守，故戒以勿逐，逐则失其素守而不正。七日得，自二数之，至上为五，复自初数之，至二凡七日，以中道也。中道者，天地之所不能违。故坤极生乾，七日必复，而况人乎？《易传》曰：自古既济而能用入者，鲜矣。以唐太宗之用人，犹怠于终，况其下者乎？虽不为上所用，而中正之道无终废之理，不行于今，必行于异时。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坤为鬼，为方，五坎为险。帝系有鬼方氏。鬼方，盖国名。小国于既济之时，恃险不来。九五离体，有戈兵。用九三往伐之。坤为年，自四数之，历三爻，三之上成巽，巽为人，入其险也。上之三成坤，顺也。既入其险，鬼方来顺，三年克之也，克难乱也。九三，刚正君子也。上六之三，柔而不正，小人也。高宗，中兴之贤君，伐鬼方氏之小国，历时之久，至于三年而后克之，其力亦惫矣，况用小人乎？坎为劳，重坎，惫也。小人非贪欲不为其祸，至于残民肆欲，遂丧其邦，故戒以小人勿用。爻言勿用小人象。曰惫者，圣人虑后世勤兵于远，托高宗久伐以济其欲，劳民动众，三年克之，虽高宗行之，亦惫也。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四坎，水也。初之四成巽，巽木在水上，舟之象。四未交初，巽毁坎见，舟漏也。四坤为裳，襦裳也。初乾为衣，艮为手，袽塞也。离日在下，终日也。兑为口，戒也。巽为不果，疑也。六四近君而正，明于防患，资初九之贤，弥缝九五之阙，终日相戒，如奉漏舟，不唯自竭，而初九助之，如有裳及衣袽塞其漏，苟可以豫防者，无不为之，斯能济乎重险矣。制治保邦之道，患至而后虑之无及，已心有所疑，知祸乱之源，必先事而塞之，乃保既济之道。故曰终日戒，有所疑也。《易传》曰：不言吉者，方免于患也。既济之时，免患足矣，无复有加矣。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泰震为东，兑为西，三、四邻也。兑为刑杀，坤为牛，坎为血，离为夏，震为声，上为宗庙。九三之五，有长子奉祀。东邻杀牛，西邻禴祭之象。杀牛，盛祭也。禴尚声，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时也。二、五均有中正之德，然二未济，有进也。九自五来，二以虚受，故曰实受其福。正，吉。阳为大，吉大来也。五既济，无所进也。盈则当虚，故曰不如西邻之禴祭也。理无极而不反者，既济极矣。时已往矣，五以中正守之，能未至于反而已。《易传》曰：至于极，则虽善处，无如之何矣。

上六，濡其首，厉。《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上既济之极，以刚处之，犹恐其反。六安其位而不变，必有颠陨陷溺之患。上反三，乾为首，濡于坎水之中，济而至于水，濡其首，危极矣，济之穷也，其可长乎？巽为长。《易传》曰：既济之终，小人处之，其败可立而须也。



# 坎下离上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未济自否来，既济之反也。否塞之时，六二之柔，得中而上行，天地相交，否者亨矣。柔而不中，则介于二刚，其能亨乎？故曰未济，亨，柔得中也。此以二、五言未济也。艮坎为狐，小狐初爻也。艮之初爻为小狐，犹中孚之豚，亦初爻也。《尔雅》曰：凯，汔也。《诗》曰：汔可小康。郑康成曰：汔，几也。四为坎险，五为中，出险也。初往之四，几济而未及于五，未出中也。狐首轻尾重，老狐听冰，负尾而济，其刚不息，是以终济。卦以成卦言之，上为首，为前，初为尾，为后。以画卦言之，初为始，为本，上为终，为末。上九，刚也。初六，柔也。小狐不度而进，未能审慎。其前则刚，其后乃柔。四坎濡其尾，往无攸利，以其刚不足，不续终也。然则济险者，其在于审慎，始终如一，刚健不息者乎？孟喜曰：小狐济水，未济一步，下其尾，故曰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此以初六、九四相易，言初六之柔不足以济险难也。未济六爻虽不当位，而刚柔相应，苟量力度时，虑善而动，上下内外相与，未有不济者也。故曰虽不当位，刚柔应也。此以六爻申未济有可济之理也。在卦气为十一月。故《太玄》准之以将。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未济自否变，否艮，止也，慎之象。离为明，辨也。火，阴物也，居南。水，阳物也，居北。二物有相济之理。火上水下，各居其所，未济也。君子观此，慎辨万物，使各居其所，有辨然后有交。辨之以正，其体交之，以致其用。不辨则不交，有未济乃有既济，而未济含既济之象。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卦后为尾，坎水濡之，濡其尾也。初处险下而上有应，其志欲动，在未济之时。刚动则出险，于济为得其分量矣。极，分量之极也。初柔，九二又以刚在前阨之，虽有应可动，而柔不能动，吝也。于是而欲济之，亦不知极也。犹兽欲济而力柔，水濡其尾则不能举，终亦不出乎险矣，坎水为知。

九二，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坎为轮，二往五应，艮为手，曳其轮也。坎轮在水火爻之中，水欲下，火欲上，亦曳也。二，中也。九二之五，中以行，正也。未济时，六五柔处尊位，五所赖者九二，刚中也。刚非臣德之正也，刚或好犯恭顺之道，或有不足，故戒以曳其轮，则缓进以尽恭顺，于臣为中，于道为上，行中以行正者，正未必中，中以行正则尽矣。《易传》曰：唐郭子仪、李晟当艰难未济之时，能保其终吉者，用此道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三处险中，唯至刚乃可以出险。六柔不当位，未济也。以柔而行，外援上九则乾首没于坎中，沦胥以溺之象。虽正亦凶。蹇武、何进是也。故曰征凶。三、四非应当未济之时，三资其助，四近而协力，巽股出险，利涉大川矣。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九居四，有悔，动而正，正则吉而悔亡。四动体震，震为威怒，坤为鬼方，坎为险。四近君，刚而明，有济之道。初恃险未顺，四用其威怒，以入其阻，伐鬼方也。自

三至初，历三爻。坤为年，三年而后顺克之也。克，难词。艮山、坎川、坤土，田赏之象。坤四为国，阳为大，有赏于大国，非贞吉悔亡，其志于上下乎。二卦言伐鬼方者，借此以明必济之义，天下之弊，固有盘结而难去者，四凶顽民，历世既久，乃能去之，故曰贞吉，悔亡。《易传》曰：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义动而远伐，至于三年，然后成功而行大国之赏。必如是，乃能济。四居柔，故戒以此。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六五文明之主，柔居尊位，悔也。虚中而下九二，二往五正，以刚济柔，故贞吉，无悔。坎为光，君子之光谓九二也。五离为明，二与五应，光明相烛，有孚也。晖者，光之散。管辂曰：日中为光，朝日为晖。朝日初出，其光辉散也。言二、五未交，其德晖之所及。已孚于上下，则吉。济险难者，君必刚正，臣必有不言之信。然后委任笃，下无间言，功济天下而无后患，不然，凶必至矣。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上孚于三，三震坎为酒，上反三成兑坎，流于兑口，有孚于酒也。三之上得正，无咎也。未济之极，无极而自济之理，非刚健之才，得时、得位。上下孚应，终不济也。上九君子，有才而不当位，与六三相应，而无可济之资，以其有孚矣。相与饮酒，乐天顺命以俟可济之时，则于义无咎。上反三，乾首濡于酒中，则从乐耽肆，亦不知节矣。坎兑节之象也。有孚若，然失是义矣。晋魏之交，士多逃于曲蘖，无济时之志。以故世复大乱，圣人之戒不其深乎！《易传》曰：人之处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岂安于义命者哉。

## 卷 七

### 系辞上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后）[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坤、贵贱两者，圣人观天地而画卦。刚柔、吉凶、变化，三者圣人观万物而生爻。变化者，爻有变动也。伏羲画卦，乾上坤下，立天地之位。《归藏》先坤后乾，首万物之母。《连山》乾始于子，坤始于午。至于《周易》，尊乾卑坤，其体乃定。见于卦，则上体乾也，下体坤也。道虽屡迁，上下不易。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谓之三纲。三纲不正，天地反复。高者贵，卑者贱，则贵贱之位分矣。阳为贵，乾也；阴为贱，坤也。高者，乾之位也，卑者，坤之位也。上既曰尊矣，尊无二上。故《易》尊为高。又曰卑高者，贵以贱为本。易自下升上，元士、大夫、三公、诸侯承之，然后君位乎五也。动而不屈者，刚也；静而不变者，柔也。动静有常，则乾刚坤柔，其德断而无疑矣。策数以七、九为阳，六、八为阴。阳，刚也；阴，柔也。爻位以一、三、五为刚，二、四、上为柔。阳先阴后，故策七者二十八，策九者三十六。爻一阳、二阴、三阳、四阴、五阳、六阴。君不刚则臣强，父不刚则子强，夫不刚则为妻所畜。尊卑之



位，贵贱之分也。五方之物，各以其类聚，同气也。五物之类，各以其群分，异情也。气同则合，情异则离而吉凶生矣。爻或得朋，或失类，或远而相应，或近而不相得，或睽而通，或异而同，阴阳之情也。在天成象者，阴阳也。在地成形者，刚柔也。天变则地化，变者阴阳极而相变也。阴阳之气变于上，刚柔之形化于下。故策二十八者，其数七；策三十二者，其数八；策三十六者，其数九；策二十四者，其数六。阴阳交错，刚柔互分，天地变化之道，乾坤之交也。乾以刚摩柔，坤以柔摩刚，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变化彰矣。《说卦》谓之中爻，先儒谓之互体。鼓之以雷霆者，震反艮也。润之以风雨者，巽反兑也。风而曰润者，以雨而风，不以阴先阳也。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者，坎离也。六子致用，万物化生，然不越乎乾坤也。震、坎、艮之为三男，得乾之道者也。巽、离、兑之为三女，得坤之道者也。圣人之用天下，合乾坤也。父子、君臣，乾坤也，夫妇，震巽坎离艮兑也。长幼其序也，朋同类也，友异体也。五者乾坤而已矣。始于乾，终于坤。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物生始于子，物成始于午，乾西北方，亥也，阳藏于坤，有一而未形，知大始也。坤西南方，申也，物成以正秋，酉也。坤终于十月，亥也。坤作于申，成于酉，终于戌亥，作成万物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尊卑贵贱之分也。故父作子述，君佚臣劳，夫唱妇和。夫乾确然不易，无为而为万物宗，以易知也。天动地随，坤顺乎乾，其作成万物者，以简能也。简曰易从者，归之乾也，与高不言尊风雨言润同义。圣人之于尊卑之际，君臣之大义严矣。孟子所谓一本。荀卿所谓一隆，易则其心一，故易知。简则其政不烦，故易从。易知则天下见其忧乐，故有亲易从，则匹夫匹妇，各获自尽，故有功有。亲则不厌，故可久，有功则不已，故可大。可久者，日新之德，可大者，富有之业。贤人者，贤于人也。圣人，贤人之极。舜禹之圣，亦曰选贤与贤也。乾坤之理尽于易简，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则上下与之同流，德业既成，乃位乎两间，与天地为一。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圣人设卦，本以观象，不言而见吉凶。自伏羲至于尧、舜、文王，近者同时，远者万有千岁，其道如出乎一人，观象而自得也。圣人忧患后世，惧观之者，其智有不足以知此。于是系之卦辞，又系之爻辞，以明告之，非得已也，为观象而未知者设也。爻有刚柔，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微矣，非辞何以明之？象与辞反复相发也。是故辞之有吉凶者，人有得失之象也。辞之有悔吝者，人有忧虞之象也。失得者，刚柔相反，有当否也。失者，能忧虞之，俄且得矣。得者，忧虞有不至焉，俄且失矣。悔其失者，或致吉吝。其失者，或致凶，变化也。变化之于刚柔，犹进退之于昼夜。变化者，进退之象，刚柔者，昼夜之象。昼推而进则夜退，柔者变而刚。夜推而进则昼退，刚者变而柔。昼夜之进退无止，刚柔之变化不穷，忧虞异情，得失殊致。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变化者，动爻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一生二，二生三，三极矣。邵雍曰：《易》有真数，三是也。关子明曰：天三，数之极也。极乎终则反乎始，兼两之义也。故极而不变，其道乃穷。《说卦》震其究为健，三变而乾也。巽其究为躁卦，三变而震也。观此可以例余卦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贵贱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吉凶之辞也。居则观其卦之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爻之变而玩其占。《易》以变为占，于占言变，则居之所玩未变之辞也。居处动作无非道也。天人一理也。是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设卦观象，默而识之，不得已而有彖者，所以言乎一卦之象也。玩其彖辞而不得观其象可也。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吉凶有难知者，故有爻辞。所以言乎一爻之变也，玩其爻辞而不得观其变可也。吉凶者，言如是而得则吉，如是而失则凶。悔吝者，言乎小疵也。恶积罪大则悔无及已。吝者，言当悔而止，护小疵致大害者也。无咎者，本实有咎，善补过而至于无咎。《易》有言又谁咎者，言咎实自取，自咎可也。有言不可咎者，义所当为才不足也。君子度德量力，折之以中道则无咎矣。吉凶、悔吝、无咎，一也。其实悔吝、无咎，所以明吉凶也。彖不言悔而言无咎，无咎则无悔可知矣。言凶而不言吝，吝不足以言也。卦自下而上，列贵贱之位，存乎位，则刚柔、往来、上下、内外、得位失位，或应或否见矣。《易》于小事不忽，于大事不惧，视履尊位与居家同，视征伐天下与折狱同，视享上帝养圣贤养万物与饮食同，知此则知颜子与禹稷同，曾子与子思同。故存乎卦之小大，则见事之小大齐矣。忧悔吝之将至者，当存乎介。介者，确然自守，不与物交，震惧而无咎者，当存乎悔，悔者，追悔前失而不惮改也。故悔则无咎，介则无悔，不近于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也。《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确然自守者，守正也。辞有易者之于吉也。所谓能说诸心，辞有险者之于凶也，所谓能研诸虑。有忧虞悔吝，非险辞不足以尽之。爻辞也，各指其所之之险易也。所之者，动爻也，言乎其变也，《春秋传》观其动曰之某卦是也。从其所之，乃能趋时，尽利顺性命之理，则系辞焉，以命之不可已也。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王昭素离易与天地准，合精气为物，通为一章。今从昭素。圣人观天地以作《易》，其道甚大，与天地均，故能用天地之道，弥满无间，纶经而不绝，天气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为气，明而幽也。气聚成形，幽而明也。仰观乎天，凡地之成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乎地，凡天之成象者，莫不具是理。故分而为二，揲之以四，生二仪、四象、八卦，成三百八十四爻、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源于太极。知此则知幽明之故也。聚而为有，生之始也。散而入无，生之终也。始终循环，死生相续，聚散之理也。以八卦观之，一变者卦之始也，谓之一世。六变者，卦之终也，谓之游魂。七变而反者，卦体复也，谓之归魂。始者，生也，终者，死也。反则死而复生，故知此则知死生之说也。乾兑，金也。震巽，木也。坎水，离火也。坤艮，土也。乾震坎艮，阳也。坤巽离兑，阴也。阴阳之精，五行之气，气聚为精，精聚为物。得乾首，得坤为腹，得震为足，得巽为股，得坎为耳，得离为目，得艮为鼻，得兑为口。及其散也，五行阴阳，各还其本，故魂阳反于天，魄阴归于地。其生也，气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气日反而游散。至之谓神，以其申也。反之谓鬼，以其归也。阴阳转续，触类成形，其游魂为变乎？物其状也，聚散其情也。故曰：乾，阳物也。坤，阴物也。知此则知鬼神之情状





矣。或曰：太史公言儒者不言鬼神，而言有物，物与鬼神异乎？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阳曰魂。至于死也，体魄降而魂气升，升则无不之也。魄降而气不化者，物也。今人行气中，若哭若呼，其人忤视，俄且化矣。谓诚有是而不知气之不化者也。谓鬼为物，察之有不至也。韩愈谓鬼无声形是也。生蓍、立卦、生爻，三者准天地也。自此以下，言弥纶天地之道，《易》与天地准，天地无一物不体，有违于物，则与天地不相似。与天地相似，故不违，此言《易》之时也。性者，万物之一源。知性则知天，知天则知物，无非我者，故知周乎万物。知周乎万物而不知以道济天下，则过矣。唯知周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此言《易》之体也。道济天下，酬酢万变，其道旁行散徙，流而不反，徇物而丧己，亦过矣。故道济天下，旁行而不流，此言《易》之用也。道之行否有命，穷亦乐，通亦乐，不以天下累其心，故不忧，此言《易》之贞也。安土者，所遇而安也。虽所遇而安，亦未尝一日忘天下，笃于仁者也，故能爱。此言《易》正而亨也。范围者，防范之所围，夫子所谓矩，庄周所谓大方。天地之化者，气也。气之推移，一息不留，故谓之化，善养其气者，大配天地，不违也，不过也，不流也。虽忧乐以天下，而适乎大中至正之矩，故不过。不过者，不过乎中也。横渠谓非也，绝物而独化是也，此言《易》之中正也。不过故能尽己之性，能尽己之性，则能尽物之性。曲成者，顺万物之理，成之者，非一方也。天之生物也，直圣人相天而曲成之，不害其为直，此言中正之成物也。曲成万物而不遗，乃能无一物不体，与天地相似，与时偕行矣。昼夜者，阴阳也。推乎昼夜，阴阳之道而通之，则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非尽己之性，尽物之性者，不能也。故通乎昼夜之道而知阴阳两也。两者合一而不测者，神也。不测则无方。刚柔杂居而相易者，用也。相易则无体，知易无方，则知易无体，知易无体则知一阴一阳之道。一阴一阳在天，日月之行也，昼夜之经也，寒暑之运也。在人屈伸也，动静也，语默也。推而行之，故以是名之为道。知一阴一阳之道，则继之而不已者，善也。君子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亶亶焉，孜孜焉，不敢须臾舍也。夫性无有不善，不善非天地之性。刚柔之气，或得之偏，乃有不善。有不善然后善之名立，善不善相形而后命之也。善反其初者，不善尽去，则善名亦亡，故舍。曰善而成之者，性也，性自成也。岂人为哉？性即天地也，所谓诚也，仁者见其物济天下，得《易》之体也。故谓之仁。智者见其旁行而不流，得易之用也，故谓之知。百姓习焉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故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仁智合体用一，兼体阴阳而无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君子者，具仁智之成名，得道之大全者也。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天道之行，雷霆、风雨、日月、寒暑，刚柔相摩，万物变化显诸仁也。雷霆之所以鼓，风雨之所以润，日月、寒暑之所以运，行莫知其然而然，藏诸用也。天理自动，万物听之，鼓万物也，此天道无心之妙。犹不与圣人同忧者，盖圣人有相之道，不以其所可忧者而同乎无忧，以谓配天地立人道者，存乎己。《易》之道是已。则圣人盛德大业，

岂不至矣乎。横渠曰：富有者，大而无外也。日新者，久而无穷也。阳生阴，阴生阳，阳复生阴，阴复生阳，生生不穷，如环无端，此之谓《易》。太极不动则含两仪，动而生阳，一太极两仪而成象，此天所以三也。静而生阴，阴配于阳，犹形之有影，故两。刚柔、男女而效之法，此地所以两也。成象者，健也，此之谓乾。效法者，顺也，此之谓坤。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极天地之数而吉凶之变可以前知，此之谓占。穷则变，变则有术以通之。此之谓事。阴阳变化不可测度，此之谓神。是道也，在圣人为德业，在天地之用为《易》，在《易》为乾坤、为占、为神，以两言该之曰仁智，以一言该之曰道，其实一也。广者，坤也。大者，乾也。以言乎远者，变动也，入于无形，莫之能御也。以言乎迩者，不变者也，静而守正，一天下之动者也。以言乎天地之间，则乾坤合德，刚柔有体，变与不变，互相推荡，而万物备矣。广矣、大矣、备矣，所谓富有也。夫乾之静，以一阳藏于二阴之中，阴不能挠，故专。及其动也，九变为六，依坤而行，故直。坤之静也，以一阴藏于二阳之中，随阳而入，故翕。及其动也，六变而九，从乾而出，故辟。直则自遂，辟则浸昌。大生者，通乎形外，广生者，用止乎形。此广大之辨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乾坤不相离也。是以能广大。故广大配天地，变通者，乾坤之动也，故变通配四时，乾坤之动者，阴阳之变也。故阴阳之义配日月，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也。言乎天地之间者，备矣。其究则乾坤，简易而已。至德者，天地之德隐于无形者也。故简易之善配至德。夫子于太伯之让，文王之德，孝也，中庸也，皆谓之至德。德至于是，无以复加矣。将以崇德故知崇，将以广业故知卑，崇上达易，自下升也。卑无不至，易遍体也，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可谓知崇矣。知崇则德崇，曲成万物而不遗，可谓礼卑矣。礼卑则业广，知崇效天，礼卑法地，德崇业广，则上下与天地同流。《易》者，天地之用也。尊卑有定，天地设位，六爻上下升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者，存其所存，则天地位，天地位则道义出。道义者，用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道有变动，又曰精义入神以致用。夫万物皆备于我，而存其所存者，何也？去人欲而天理存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治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王昭素合初六，藉用白茅通为一章。今从昭素。天下之至赜者，理也。天下之至动者，时也。画卦以明理而卦有变，生爻以明时而爻有动，拟诸其形容者，刚柔有体。象其物宜者，百物不废。是故谓之象。会通者，亨也。典礼者，大猷也。观时之会，否者既通，则斟酌大猷，损益而行之，所以嘉其亨之会也。又《系辞》以断其吉凶，知用各有时，时不可失，是故谓之爻。如颠趾出否，豕涂鬼车，言天下之至赜也。然象其物之所宜，虽至赜而不可恶也。如升降上下，反复相变，言天下之至动也。然断之以吉凶，虽至动而不可乱也。言者尚其辞，故拟之而后言则无妄言。动者尚其变，故议之而后动则无妄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则语默动静皆中于道。《易》言变化者四：曰天地变化者，乾坤变化也。曰乾道变化者，乾之变化也。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者，爻象之变化也。曰拟议以成其变化者，言行之变化也。或语或默，或出或处，变化也。爻象之变化象天地，故曰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言行之变化，体《易》也。自此以下，举诸卦以明拟议以成其变化者如是。靡，当作縻，中孚九二辞也。二在内，居室也。二动五应，出其言善，千里之外应之也。兑口不动，则不正。巽五不应，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违之也。坤为众，行出乎身，加乎民也。内近外远，言发乎迩见乎远也。艮门震动，枢机也。或应或否，荣辱之主也。乾坤天地，震巽相应，动天地也。明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者，当如是。此动彼应，非变化乎？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同人九五辞也。五应二也。乾变为金，兑金断之，故曰其利断金，言同心之利，动而不括者然也。巽为草，为臭，阳为芬芳。二、五相易，芬芳上达，兑为口，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言可服也。震动，或语或出也，艮止，或处或默也。出处语默不必同，所同者心，则其利可断，其言可服。变化不同，其归同也。明言行不必同也。中孚、同人，二、五相易，乃成变化，故曰一则神，两则化。一者合两而为一也。爻辞曰：用大师克相遇。五、四动而克三，乃与二遇。《系辞》所陈，止以二、五相易，尽同心之义。是谓玩辞。玩变之道，举上二爻，以例爻之变者也。藉用白茅，无咎，大过初六爻辞也。初六一柔承四刚，执柔处下而不犯，虽柔无咎，譬之置器，苟错之于平安之地，斯可矣。又藉之以洁白之茅，慎之至也。茅之为物，虽薄而祭祀用之，可谓重矣。持是以往，何以尚之，明言行之当慎也。劳谦，君子有终，吉者，谦九三爻辞也。坎为劳，九三体谦，以阳下阴，劳而不自伐，有功而不自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艮成始成终成功之象。明言行之当谦也。德者，言盛者也。厚之至是也。礼者，言恭者也，礼自卑而尊，人自后而先，人故以恭言之。君子之于谦也，岂唯下人亦所以存其位。存其位非固位，有终吉也。谦恭则其德厚矣。亢龙有悔，乾上九爻辞也。不当尊位，无位也。乾见坤隐，坤为众，无民也。九三不应，无辅也。上九刚过亢满，不知谦降之道，是以动而有悔，违谦故也。不出户庭，无咎，节初九爻辞也。兑为口，动于内为舌，初应四，出户庭也。是与否乱之阶，初、四易，则乾君受言，坤臣纳言，离为明，坎为难，明言而有难，不密之害也。初四失位，君臣失也，初乾为君，四坤为臣，初为事几成于四，四失而难作，害成也。不出户庭，坎离象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言此以明不慎不密之戒。《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解六三辞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则为盗者，不夺不厌，故思夺之。四坎为盗，三、四同象，六三据非其位，上慢也。以柔成刚，下暴也。上下恶之，盗将声其罪，故思伐之。离为戈兵，三、四易位，自上伐下也。慢藏者，海人使盗，冶容者，海人使淫，无不自己求之。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故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言此以明致恭可以存位，慢则盗夺之伐之，为不恭之戒。举上五爻以例爻之不变者也。

夫谦恭慎密，又知夫不密不恭之戒，则于言行也，何有善《易》者也？《易》岂止于文字而已哉。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小衍之五，参两也。大衍之五十，则小衍在其中矣。一者，体也，太极不动之数。四十有九者，用也。两仪四象，分太极之数。总之则一，散之则四十有九，非四十有九之外复有一，而其一不用也。方其一也，两仪四象未始不具，及其散也，太极未始或亡，体用不相离也。四十有九者，七也。是故爻用六，蓍用七，卦用八，玄用九，十即五也。十盈数，不可衍也。分之左右而为二，以象两者，分阴阳刚柔也。挂一于小指以象三者，一太极两仪也。揲之四以象四时者，阴阳寒暑，即四象也。归奇于扚以象闰者，先以其左四揲之，归其所揲之余而扚之，以象闰。次以其右四揲之，归其所揲之余而扚之，以象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复挂，皆参两也。三揲而成一爻，闰生于日月，合朔周天不尽之气，十九岁七闰，凡三岁闰者五，二岁闰者二，大率五岁再闰，所以定四时成岁也。韩康伯曰：其闰五岁再闰者二，故举其凡。是以太一算数。关子明卜百年之义，皆源于此。京房以五十为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马融谓北辰日月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误也。或谓每成一爻而后挂二揲三揲，不挂亦误也。一、三、五、七、九，奇也，故天数五。二、四、六、八、十，偶也，故地数十。九者，《河图》数也，十者，《洛书》数也。五位相得者，一五为六，故一与六相得。二五为七，故二与七相得。三五为八，故三与八相得。四五为九，故四与九相得。五五为十，故五与十相得。然各有合，故一与二合丁壬也；三与五合甲己也；五与六合戊癸也；七与四合丙辛也；九与八合乙庚也；五即十也。天地五十有五，大概如此。故曰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然五十则在其中，故《太玄》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五为土。《黄帝书》亦曰：土生数五，成数五，是以大衍之数五十也。大衍之数五十，而策数六、七、八、九，何也？曰六者，一五也，七者，二五也，八者，三五也，九者，四五也，举六、七、八、九则一、二、三、四、五具。所谓五与十者，未始离也。五与十中也，中不可离也。考之于历，四时迭王而土，王四季，凡七十有五，与金木水火等。此《河图》十五隐于一九三七、二四六八之意。刘牧曰：天五居中，主乎变化。三才既备，退藏于密是也。故六、七、八、九而五十之数具，五十之数而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具，奇耦相合也。故能成变化相合，而有升降也，故能行鬼神变化。鬼神者，天地也。成之行之者，人也。《太玄》天之策十有八，地之策十有八，虚其三以扚之，准大衍之数，其用四十有九也。虽虚其三，而三画成首，首有三表，七、八、九为用，亦大衍五十而五在其中也。凡此言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数其用四十有九者为是也。自此以下，再论揲之四，以象四时，归奇合耦之数，得五与四，四则策数三十六，四九也。是为乾之策。乾之策，老阳也。得九与八，八则策数二十四，四六也，是为坤之策。坤之策，老阴也，得五与八。八得九与四八策数皆二十八，四七也。是为震、坎、艮之策，少阳也。得九与四，四得五，与四八策数皆三十二，四八也。是为巽、离、兑之策，少阴也。三十六合二十四，六十也，



二十八合三十二，亦六十也。乾之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六爻，一百四十有四。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具四时也。震、坎、艮之策六爻，一百六十有八，巽、离、兑之策六爻，一百九十有二。震、坎、艮、巽、离、兑之策凡三百有六十，亦当期之日。举乾坤则六卦举矣。老者变少者，不变易以变为占者也。变则化成，变化则鬼神行矣。管子曰：流行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归奇合耦之数，所以异于策数者，存其挂一之数也。一者，太极，不动之数，故五与四四合为十三，去其一则十二。九与八八合为二十五，去其一则二十四。五与八八合为二十一，九与四八合亦二十一，去其一则皆二十。九与四四合为十七，五与四八合亦十七，去其一，皆十六。一，体也。体隐则用显。所谓二者，亦隐。故二十四者，老阴之策也。以二十四合十二则三十六者，老阳之策也。以二十合十二则三十二者，少阳之策也。以十六合十二则二十八者，少阴之策也。二十四合三十六，六十也。二十八合三十二，亦六十也。用与不用，通而为一体，无非用也。刘牧谓经唯举乾坤老阳老阴三百六十之数，当期之日，不更别举他卦之爻，而疑六日七分之义，此不以三隅反也。唐陆希声谓《易》以年统月，以岁统旬，以日统时。凡言月者，以一策当一月，一九之策三十有六，是为三年。故曰皆一九之策也。又曰以年统月，一日十二时，七日八十四时，一九之策三十六，二六之策四十八，凡八十有四。是为七日、八十四时。故曰七日者，一九、二六之策也。又曰以日统时，一朔之旬三十日，七二十八策，八三十二策，凡六十策，半之为三十。故曰言旬者，合七八之策而半之，以象一朔之旬，一闰三十日，再闰六十日。九三十六策，六二十四策，凡六十策。故曰言岁者，全之以象再闰之日。月有朔虚，故半之。岁有中盈，故全之。一月三旬，八月二十四旬。而老阴之策二十有四，故曰八月之旬，当极阴之策二十有四。三岁为一闰，一岁三百六十日，而二篇之爻三百八十有四，除三百六十日，余二十四日，故曰闰之日当二篇之爻八十有四，乾坤之策，当期之日而少六日，故曰虚分包焉。二篇之爻，三百八十四爻，多二十四日，故曰盈分萃焉。其说本于《系辞》。乾坤之策，当期之日，然时有抵牾，且虞翻为孙权筮云长，遇节五爻变之临，曰不出二日，五应二，以二爻为日也。尚广为孙皓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曰庚子岁青盖入洛。庚子，震初爻也。震少阳数七，凤凰元年至天纪四年春三月，吴入晋，实七年。若以一九、二六之策推之，为八十四时，则可以言七日，不可言七岁、七年矣。又临至于八月有凶者，谓自复数至遯，一爻为一月，非取二十四，极阴之策。若二爻属老阴，四十八策，不可言十六月矣。不然，当言一岁四月乎？中条隐者谓《易》含万象，策数乃数之一，又有爻数、卦数、五行、十日、十二辰、五声、十二律、纳甲之数，不可一端而尽。二篇之策三百八十四爻，阳爻一百九十二，其策六千九百一十二。阴爻一百九十二，其策四千六百八，二篇之策合之凡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此变爻也。老阳老阴之策也。以不变者论之，少阳之策二十有八，凡一百九十二爻为五千三百七十六策，少阴之策三十有二，凡一百九十二爻，为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二篇之策合之亦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期之日。变者以不变为基，不变者以变者为用。以爻数言之，阳爻一百九十二，昼数也，其数一千七百二十八；阴爻一百九十二，夜数也，其数一千一百五十二，综而言之二千八百八十，凡四求之，亦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四时行而后万物生，无非四也。故曰四营而成。《易》分二挂一，归四揲之，余而并扝之，一变也。三变而成一爻，六爻十有八变而成卦。自乾至坤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为六十四卦，触类而长之，乃有变动。或谓三画之卦为小成，误也。上既陈十有八变而成卦，则八卦者，重卦也。八卦而六十

四卦具，故曰小成。自归奇合扚之数观之，三少者，乾也。三多者，坤也。一少二多者，震、坎、艮也。二少一多者，巽、离、兑也。三少者，策数九。三多者，策数六。一少二多者，策数七。一多二少者，策数八。则多少之数，八卦已具。自三画观之八卦，为阳画者十有二，阴画者，二十有四。阳七、九也，阴六、八也。九六十五也，七八亦十五也。二十四者，坤策也，总而为三十六者，乾策也。则三画之中，五行、十日、十二辰、二十四气已具。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不越乎此。是故圣人语小天下莫能破，语大天下莫能载，谓八卦而小成者，举中而言也。显道者，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之道也。德行者，卦之德行，神者，变而通之，酬酢者，互为宾主，佑神者，先后天也。饮酒之礼，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卦反复相变，而乾、坤、坎、离、大过、颐、小过、中孚不变，此所以能酬酢也。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变化之道尽于参两之，神知其道则知神之所为。辞也，变也，象也，占也，四者，《易》之变化，本于参两者也。参天两地也，错综而生变化，其妙至于不可知，然亦不越乎四者。故以言者尚其辞则言必不苟。以动者尚其变则动必精义。以制器者尚其象则器必致用。以卜筮者尚其占则占必知来，非神之有为乎？有为造事也，有行举事也，有问者焉而以《易》言之，则其辞足以答天下之问，有命者焉。受而应之如响，则其占足以决天下之疑，问答占决皆辞也。故通言之，无有远近，以内外言也。无有幽深，以变动言也。心者，天地之鉴，万物之镜，显于参伍之神，则远近幽深毕陈乎前。遂知来物，我与物一也。精之又精，谓之至精。参伍以变者，纵横十五，天地五十有五之数也。错之为六、七、八、九，综之为三百六十。以天地观之，阴阳三五，一五以变为候者七十二，二五以变为旬者三十六，三五以变为气者二十四。三百六十五日，周而复始，故乾之策三十有六者，三六而又二也。坤之策二十有四者，二六而又二也。三其二十四与二其三十六，皆七十二。三其七十二为二百一十六，得乾之策。二其七十二为百四十四得坤之策。三画之卦，三变而反，六画之卦，五变而复。通六、七、八、九之变，则刚柔相易，遂成天地之文。极五十有五之数，则刚柔有体，遂定天下之象，非成文不足以成物，非定象不足以制器。变之又变，谓之至变。夫有行始于有为，有为始于有思，有思有为者，人也。无思无为者，天也。谁能有思有为而无于人之累乎？其唯《易》而已。《易》有思也，本于无思。有为也，本于无为。合五十有五之数，归于太极。寂然无声，其一不动，万化冥会乎！其中有物感之，散为六、七、八、九之变，而天下之所以然者，无乎不通，所谓远近幽深，遂知来物，乃其一也。精者，精此者也。变者，变此者也。神之又神，谓之至神。精故可以穷，深变故可以与几。夫《易》，圣人体之以极深研几者也。天下之志，藏于无形，非推见至隐者，其能尽通乎？《易》至精者也，天下之务，其来无穷，非曲得所谓者，其能成乎？《易》至变者也，疾而速，



行而至，有思有为者，皆然。《易》至神也，体《易》者至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极深研几之效也。莫知其然而然也，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万物在天地间，不离乎五十有五之数。圣人虽不言，其能逃乎？然则《易》之为书，何为者也？物有理，《易》则开之。事有时，《易》则成之。圣人冒天下之道，所谓《易》者，如斯而已者也。冒天下之道者，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凡有血气者，必待此道而后覆冒。关子明曰：象生有定数，吉凶有前期，变而能通，则治乱有可易之理，天命人事其同归乎！故圣人以此通天下之志，谓其极深也，以此定天下之业，谓其成务也，以此断天下之疑，谓其受命如响也。天下之业定，则务既成矣。圣人于天地五十有五之数，盖有超然独得而遗乎数者，是故蓍运无穷，可以前知，其德圆而神也。圣人以此洗心，酬酢万变，一毫不留于胸中，卦成不易，爻见而策藏，其德方以知也。圣人以此退藏，遁于无形，深不可测。六爻之义，唯变是适，上下内外相易，以告吉凶，圣人以此吉凶与民同患。夫洗心退藏，若绝伦离类则过矣。是以吉凶与民同患，开物于几先，故曰知来，所谓可以前知也。明忧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所谓爻见而策藏也。惟吉凶与民同患，是以有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此所谓不与圣人同忧者也。若舍是道，唯数而已，则《易》于天地为赘矣。上言蓍神卦知爻义，而总之以神知者，言卦则爻在其中，孰能与于此者哉！古者聪明不蔽于耳目，睿知不蔽于思虑，有武而不杀者。夫有武不杀，万物自服，故谓之神武。物之蒙蔽，动违诸理，不得已而用刑，至于杀之，岂得已哉？圣人忧之，是以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明于天之道而不察于民之故，知天而已，非圣人也。无非物也。天地五十有五之数见于蓍龟，故谓之神物。是兴神物，前百姓之日用，示之以吉凶之理，使知违顺取舍，其效至于刑措不用，兵革不试，何杀之有？然非聪明睿知，岂能明察如此？圣人以此斋洁戒慎，恐惧于不闻不睹，所谓诚也。神明其德者，配天地也。故其民有肃心而不欺，民至于不欺至矣。坤自夏至以一阴右行，万物从之而入，故曰阖（户）[户]谓之坤。乾自冬至以一阳左行，万物从之而出，故曰辟户谓之乾。坤阖则阳变而阴，乾辟则阴变而阳。故一阖一辟，谓之变。阖者，往也。辟者，来也。一阖一辟，往来相感，其机有不得息者，故往来不穷谓之通。气聚而有见，故谓之象。象成而有形，故谓之器。利用此道，以动静出入，而蚩蚩之民，咸日用之，莫知



其然，故谓之神。七者同出而异名，其变化之道，神之所为乎？知阖辟变通者，明于天之道，知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者，察于民之故。乾天坤地，而曰明于天之道者，乾兼坤也。阖辟以一岁言之，寒暑也。以一日言之，昼夜也。以一身言之，出入之息，死生之变也。无阖则无辟，无静则无动，此《归藏》所以先坤欤？此以下言，是兴神物极中也。太极中之至欤？《易》有太极，四十有九合而为一乎？四象八卦，具而未动，谓之太极。在人则喜怒哀乐之未发者也。阴阳匹也。故谓之仪。太极动而生阴阳，阳极动而生阴，阴极复动而生阳。始动静者，少也。极动静者，老也。故生四象。乾，老阳也。震、坎、艮，少阳也。坤，老阴也。巽、离、兑，少阴也。故四象生八卦。卦有爻，爻有位，刚柔相交有当否。故八卦定吉凶，有吉凶则有利害，人谋用矣。故生大业，八卦定吉凶者，开物也。吉凶生大业者，成务也。法象莫大乎天地，故定乾坤也。变通莫大乎四时，故明六爻也。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用坎离也。积而崇高者，富贵也。富贵然后可与入共位食禄行道，爻之尊位是也。故莫大乎富贵，备百物，致民用，立成器，如网罟耒耜之类，以为天下利。唯圣人能之。象言先王、大人、君子之所以者是也。故莫大乎圣人。天地、鬼神之奥，幽赜隐伏，深远而难穷，探取之，搜索之，钩出之，使自至之，以定吉凶之未形，以成亹亹之不已，唯蓍龟能之，故莫大乎蓍龟。圣人观天地、四时、日月，又考之蓍龟而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处崇高之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建卜筮，然则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非圣人其孰能之？是以成位两间，与天地并立，故曰大哉！人谟。舍此而能覆冒天下者，未之见也。蓍一根而百茎，龟具八卦五行天地之数，神物也。故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四时行焉，万物生焉，故圣人效之。日月五星，天象也。天不言示之以象，吉凶见矣，故圣人象之。《河图》、九宫、《洛书》、五行，圣人则之、效之者，效之以六爻之动，故曰爻者效天下之动者也。象之者，象也，故曰象也者，像也。于蓍龟图书言则之者，大衍之数，八卦，五行，作《易》者则之，故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三画之卦，爻合皆九、六、七、八，九数皆十五，水六、火七、木八、金九，五行之数具焉。《传》曰：圣人以蓍龟而信天地、四时、日月之象数，以《河图》、《洛书》而信蓍龟之象数，信矣，其不疑也。于是乎作《易》。《易》有四象，圣人所以示吉凶也。系辞焉而命之，所以告吉凶也。《易》于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迁者，有义命当吉、当凶、当否、当亨者，一以贞胜而不顾，非圣人不能定也。定之者，所以断之。《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大有上九辞也。乾为天，为人佑助也。坤为顺，五与二孚信也。天之所助者，顺理也。人之所助者，信相与也。六五履信而思乎顺，又自下而上贤，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言此者，明获天人之利，然后吉无不利。圣人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合天人者也。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言之难论者，不能尽形之于书，意之难传者，不能尽见之于言。然圣人之意终不可



见于天下后世乎？夫有意斯有名，有名斯有象，意至赜也。圣人于无形之中，建立有象，因象而得名，因名而得意，则言之所不能尽见者，尽矣！君子小人情伪而已矣，情则相应，伪则相违，圣人陈卦以示之，断之以中正，而君子小人见然后着情去伪，而其意诚矣。系之卦辞，又系之爻辞，以吉凶明告之，于卦象相发则书之所不能尽形者，尽矣。阴极变阳，阳极变阴，当变而变则通，不变则穷，穷非道也。变而通之，则无所不利而道行矣。鼓舞者，鼓之于此，舞之于彼，动止应节，莫知其然，神也。横渠曰：辞不鼓舞则不足以尽神，爻至于变通以尽利，辞至于鼓舞以尽神，则圣人之意几无余蕴矣。乾坤成列，则象爻变动蕴于其中。乾坤，体也，象爻变动，用也。体毁则用不可见，用不可见则体因是息矣。故曰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几乎息矣。乾，健也，坤，顺也。健顺者，意也。谓之乾坤者，名也。乾奇坤偶者，象也。象成而著者，形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变通也。形而下者谓之器，执方也。然则变通者，《易》之道。执方者，《易》之器。是故语道而至于不可象，则名言亡矣，变通一也。离而言之则二，今天地之化，一息不留，圣人指而裁之，则谓之变。故昼夜六时，寒暑六气，刚柔六位，因其化而裁之，以著其变之，故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昼夜相推为一日，寒暑相推为一岁，刚柔相推为一卦，推之则通。故曰推而行之谓之通，又曰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知此则知变通一也。举此道而措之于天下，谓之事业。又曰变通之谓事，知此，则知事业通变一也。圣人见天下之至赜，将以示人，故拟诸其形容，象其八物之宜，形一定也。刚柔以立本也，容变动也，变通以趋时也，是故谓之象。立象则卦也，变通也在其中矣。圣人见天下之至动，既观其会通之时，损益典礼以行之矣。又系之辞以断其疑，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是故谓之爻系辞，则变通在其中矣。然则体《易》者，欲极天下之至赜者，存乎卦可也。存乎卦则见象矣。欲鼓天下之至动者，存乎辞可也。存乎辞则见变通矣。化而裁之，其化有渐，存乎爻之变可也。推而行之，其利不穷，存乎爻之通可也。神而藏用，明而显仁，存乎古之人可也。革存乎汤、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复存乎颜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默而成之。言不下带而道存者，以心感心也。存诸己也。故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至于存乎德行，则得意忘象，我与圣人一也。上《系》终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下《系》终于六辞语默，一也。

## 卷八

### 系辞下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伏羲始画八卦，八卦成列而乾坤定位。震、巽一交也，坎、离、艮、兑二交也。兑以一阳与艮。坎以一阴奉离，震、巽以二相易，六十四卦之象在其中矣。三画，天、地、人也。伏羲因而重之，六位成章，兼三才而两之，则三百八十四爻在其中矣。《归藏》初经，八卦六爻，则知因而重之者，伏羲也。姚信曰：连山氏得《河图》，夏人因



之，曰《连山》。归藏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连山，神农氏也。归藏，黄帝氏也。其经卦皆八，本伏羲也。其别卦皆六十有四，因八卦也。六爻刚柔互相推荡，六十四卦之变在其中矣。郑康成曰：虞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无文字，谓之《易》。乃知《周易》系辞于卦下者，文王也。文王系辞指其象而命之以名，则周公之爻辞，所以鼓天下之动者在其中矣。《彖》辞曰吉凶而已。吉凶悔吝者，爻辞也。是亦生乎卦之动也。爻动静当，则吉，当静而动，当动而静，则凶悔吝矣。言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主动爻言之也。自神农氏而下，演为三易，赞为十翼，非圣人能为是也。引而伸之，不外是也。爻有刚柔，不有两则一不立，所以立本也。刚柔相变，通其变以尽利者，趣时也。趣时者，时中也。故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矣。刚柔相错，有当有否，则吉凶生。又曰吉凶者，贞胜也。何谓邪？此于动中明乎不动者也。韩康伯谓不累乎吉凶是已。张载曰：有义命，当吉、当凶、当否、当亨者，圣人使避凶趋吉，一以贞胜而不顾。如大人否，亨，有陨自天，过涉灭顶，凶，无咎，损益，龟不克违，及其命乱也之类。天地之道有升降，然上下之观不动也，故曰天地之道，贞观也。日月之道有往来，然昼夜之明不动也，故曰日月之道，贞明也。天下之动，吉凶之变多矣，而君子安其义命，一以贞胜，吉凶不能动，何累之有？故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一者，贞也。贞所以一天下之动，此彖辞、爻辞所以贵夫贞也。吉凶以贞胜，故能立天下之本，趋天下之时，八卦本乾坤者也。夫乾阳至刚，确然不易，示人为君、为父、为夫之道，不亦易乎！夫坤阴至柔，隤然而顺，示人为子、为臣、为妇之道，不亦简乎！乾刚坤柔，以立本者也。爻也者，效乾坤之动者也。天道下济，地道上行，刚柔相推，变通以趣时者也。象者，像乾坤之象者也。爻有变动，象亦像之。爻象动乎内者，有当有否，则人事之见于外者，有吉有凶，人与乾坤一也。吉凶之变有术，通之凶者反之吉，则功业不期于见而见矣。观此则乾坤示人足矣。圣人必以彖言乎象，爻言乎变，系辞以言吉凶者，圣人之情，爱人无已也。恐其陷于凶咎，是以指其所之，故考乎其辞则圣人之情见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胡旦分天地之大德曰生为一章，阳卦多阴为一章。考之文义，当从旦。龚原本亦然。乾大生也，坤广生也，乾坤合而成德，生物而已，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情见乎辞者，亦天地之德也。圣人成位乎两间，有其德无其位，不能兼善天下。于其位也，慎之重之，在卦则尊位也，故曰圣人之大宝曰位。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圣人成位乎两间者，仁而已矣。不仁不足以参天地。圣人者，聪明叡知，神武而不杀。不杀者，好生也。故曰何以守位曰仁。仁被万物，取财于天地，则财不可胜用，其民养生丧死无憾，可以保四海，守宗庙社稷，故曰何以聚人曰财。理财者，节之以制度也，节之类是也。正辞者，正邪说也，六辞是也。禁民为非者，禁其非归之于是也。如是乃得其宜，故曰义。义所以为仁，非二本也。故曰立人之道，仁与义，莫非义也。义至于禁民为非，尽矣。自此以下，明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无非有取于《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所谓崇高，莫大乎富贵也。鸟兽之文即天文，《太玄》曰：察龙虎之文，观鸟龟之理，举鸟兽则龟见矣。仰观龙虎鸟龟之文，其形成于地。俯观山川原隰之宜，其象见于天。凡在地者，皆法天者也。近取诸身，则八卦具于百骸而身无非物；远取诸物，则八卦具于万物而物无非我。故神明之德，虽异而可通万物之情，虽众而可类，其道至于一以贯之。此包牺氏所以作《易》。一者何？仁也。上古茹毛饮血，故教之以佃渔，盖取诸重离。巽绳离目，网目谓之罟，两目相连接绳为之罔罟也。离为雉，佃也。兑巽为鱼，渔也。观此则伏羲画八卦，因而重之明矣。神农氏时，民厌鲜食而食草木之实，圣人因是以达其不忍之心，故教以耒耜之利，盖取诸益。益，否乾之初也。乾金斲巽木，斲木也。四之三成坎，坎为揉之初成震，揉木也。入坤土而巽于前，斲木为耜也。动于后，揉木为耒也，耒耜之利其益无方矣。是时民甘其食，美其服，至死不相往来。故教之以交易，盖取诸噬嗑。噬嗑，否五之初也。离日在上，为日中。坤众在下为市。众为民，离有伏兑，为羸贝。坤往之乾，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也。以坤交乾，交易也。乾五退初而得位，各得其所也。佃渔不言利，于耒耜言利，佃渔非圣人本心也。佃有猛虎之害，渔有蛟龙之害，不若耒耜之利。为市不言利者，聚天下之货，利在其中矣。唐虞氏时，洪水之患，庶民鲜食，然后教民稼穡，懋迁有无化居，其道万世一揆。神农氏没，民情已厌。黄帝、尧、舜作，因其可变，变而通之，使民日用其道而不倦，而又微妙入神，化而无迹，天下各得其宜，盖《易》道阳极变阴，阴极变阳，变则不穷，不穷则可久而不息。善乎变通，以趋时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圣人先后天故也。神农氏时，与民并耕而食，饗殽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劳，乾坤无为，六子自用，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在上为衣，坤在下为裳。上古山无蹊，泽无梁，至是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盖取诸涣。涣，否四之二也。乾金剡巽木，浮于坎上，剡木为舟也。离火上锐，剡木为楫也。否塞者，涣散济不通也。上古牛未穿，马未络，至是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随，否上九之初也。坤牛而震足驱之，服牛也。震作足马，而巽股据之，乘马也。坤舆震輶，上六引之，引重也。内卦近，外卦远，上六在外卦之外，致远也。牛马随人而动，否不通也。上之初，济不通也。上古外户不闭，御风气而已。至是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豫，谦之反也，谦艮为门，九三之四又为门，重门也。艮为手，坎为坚木，震为声，手击坚木而有声，击柝也。坤为阖户，而坎盗逼之，暴客也。知耒耜而不知杵臼之利，则利天下者有未尽。故教之以杵臼之利，盖取诸小过。小过，明夷初之四也。兑金断巽木，断木为杵也。巽木入坤土，掘

地为白也。坎，陷也。白之象。杵动于上，白止于下。四应初，三应上，上下相应，杵白之利也。坎变巽股，万民济也。知门桥而不知弧矢之利，则威天下者有未尽。故教之以弧矢之利，盖取诸睽。睽，家人反也。家人，巽为木，巽离为丝，坎为弓，弦木为弓也。兑金剡木而锐之，剡木为矢也，兑决乾刚，威天下也。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民之所欲不以强去，民之所恶不以强留，然变而通之者，亦因其典礼以损益之而已。且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自黄帝而来，夏后氏之世室，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宫室之制有不同，而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取诸大壮者同也。大壮自遯来，三复三变也。一变中孚，艮为居，兑为口，穴之象，穴居也。再变大畜，乾在上，天际也，野之象。巽入变艮而止，野处也。三变大壮，震木在上，栋也，乾天在下，宇也。巽风隐，兑泽流，待风雨也。大壮则不挠矣。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自尧舜以来，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璽，周商人之梓。棺槨之制有不同而取诸大过者同也。大过自遯四变。一变讼，乾见坤隐，不封也。再变巽木而兑金毁之，不树也。三变鼎，离为目，兑泽流，丧也。上九变而应三，坎兑为节不变，丧期无数也。木在泽下，中有乾人，棺槨也。葬则棺周于身，槨周于棺，土周于槨，大过也。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书契之制有不同而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取诸夬者同也。夬自姤五变。一变同人，二变履，三变小畜，四变大有。姤巽为绳，结绳也。巽变成离，坤离为文书也。兑金刻木，契也。乾为君，坤为臣民。坤居二四上，百官以治也。离明上达，万民以察也。以是决天下疑者，夬也。以是推之后世，畋猎捕鱼之器虽不同，而取于离则同也。井牧沟洫之事虽不同，而取于益则同也。朝市夕市虽不同，而取于噬嗑则同也。余卦可以类推矣。盖动于人情，见于风气，有是时必有是象。《易》者，象也。《易》之有象，拟诸其形容而已。犹绘画之事，雕刻之工，一毫损益则不相似矣。象之辞又谓之彖者，言乎其才也。卦有刚柔，才也。有是时，有是象，必有是才，以济之才与时会，斯足以成务矣。然天下之动，其微难知，有同是一时，同处一事，所当之位有不同焉。则趋舍进退殊途矣。故曰爻者，效天下之动也。是以卦同爻异，趣时之变，不得而同，然所归则若合符节。故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凡六万一千四百有余岁，而行十三卦而已。夫爻动，则有吉凶悔吝。吉凶者，所以生大业也。吉凶生而悔吝著，其动可不慎乎？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



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凡得乎乾者为阳卦，震、坎、艮是也。凡得乎坤者为阴卦，巽、离、兑是也。阳卦以奇为本，故多阴。阴卦以耦为本，故多阳。本不可二也。阴阳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阳一君而遍体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为君子之道。阴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事一民，二也，故为小人之道。阳贵阴贱，昼人多福，夜人多祸。故君子贵夫一也。咸九四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者，劳神明以为一也。夫思之所及，朋则从之。思之所不及，其谁从乎？虽憧憧于往来之间，其从亦狭矣。不知天下何思何虑，万物即一，一即万物，同归而有殊涂，一致而具百虑。其一既通，万物自应，岂思虑营营之所至哉？且日月寒暑，一往一来，自异者观之，两也。相推而生明，相推而成岁，自同者观之，一也。自往自来，其谁使之？往者，屈也。来者，信也。一屈一信，默然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不屈则不能信，龙蛇不蛰则不能存。消息循环，相待而为用，夫致用在于精义。义则无决择，无取舍，唯其宜而已。精一于义则进，而入于不可知之神，故感而后动。其动也，天其用利矣。游乎人间，物莫之伤，其身安矣。利用安身，日进无疆，德不期于崇而自崇矣。此吾之所知也。过此以往则化矣。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寒暑相代，万物自生，日月寒暑所不能知也。故曰圣人有所不知焉，圣人有所不能焉。然则所谓化者，终不可知欤？曰穷神之所为则知化矣。德盛者自至焉。道至于此，万物与我一也。故曰一则神，两则化，穷神则知变化之道。人孰不欲安其身？或困于石而不知休，据于蒺藜而不知避，名既污辱，身既危殆，日近于死亡，虽欲安得乎哉？妻且不得见也，况朋从乎？藏可用之器，待可为之时，动无结阂，出则有获，唯乘屈信之理而取其用利者能之。小人不耻不仁，故不畏不义，陷于死亡，辱及其先，耻孰大焉？虽愚也，而就利避害与人同，故见利而后劝，威之而后惩，小惩大诫，犹为小人之福，况真知义乎。精于义者，岂一日积哉？彼积不善以灭其身者，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积也。夫身者，国家之本，存亡治乱之所系。身虽安矣，犹不可恃也。故安其位者危，保其存者亡，有其治者乱。君子兢兢业业，不恃其有，故身安而国家可保，国家保而德崇矣。位欲当德，谋欲量知，任欲称力，三者各当其实则利用而身安。小人志在于得而已，以人之国侥幸万一，鲜不及祸。自古一败涂地，杀身不足以塞其责者，本于不知义而已。神难言也，精义入神以致用，其唯知几乎！知几其神矣！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警）【譬】如阳生而井温，雨降而云出，众人不识而君子

见之，其于行义也，不亦有余裕乎？夫安危存亡之几，在于始交之际，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义之与比，无悔吝藏于其中，知几故也。是以君子见微已去，小人遇祸不知。见与不见，相去远矣。进此道者，存乎介而已。确实守正，不转如石者，乃能见之。其心定、其智则默识而善断，故不俟终日也。守身如此，无一朝之患矣。知彰易，知微难，知刚易，知柔而刚难。君子见几，故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一龙一蛇，或弛或张，唯义是适，则万夫望之而取法焉。所从者岂特其朋从之？彼劳思虑者，亦末矣。夫智周万物者，或暗于自知。雄入九军者，或惮于改过，克己为难也。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故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孰谓小善为无益而可以弗为，小恶为无伤而可以弗去乎？复者，刚反动之卦也。善者，天地之性而人得之，性之本也。不善非性也，习也。不远而复者，修为之功也。故曰不善未尝弗知，知之未尝复行。知之者，觉也，自性也。或曰：鲋椒之恶，岂习乎？曰：知修为之功则复其本矣。由其习之不已，迷而不复矣。人之生，有气之质，有性之本。刚柔不齐者，气也，性之本则一而已矣。故曰天地贞观也，日月贞明也，气岂能变哉？天地万物，其本一也。天地升降，其气絪縕，万物化矣，醇而未杂。《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刘牧曰：乾道自然而成男，坤道自然而成女。《序卦》言万物，则男女在其中矣。曰万物化醇者，言其一未始离也。天地既生万物，万物各有阴阳，精气相交，化生无穷。《序卦》曰：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刘牧曰：咸卦不系之于离坎，以离坎而上，男女自然而生，咸卦而下，男女偶合而生。曰男女、曰化生者，言有两则有一也。损之六三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致一则殊涂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矣。老氏论天地王侯得一，又曰天地相合而降甘露。老氏之所谓得一相合，即夫子所谓致一也。其在卦则六爻相应，合而致用是也。所谓全者，合我与人而为一也。动而与之者，安其身而后动也。语之而应者，平其心而后虑也。求而与之者，定其交而后求也。三者得，故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故曰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离而为二，物物成敌，莫或与之击之者，至矣。故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不一之谓也。张载曰：下文当云。《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考之义，亦然也。顺乎天者，天助之。应乎人者，人助之。致一之效乎？此章以咸、困、解、噬嗑、否、鼎、复、损、恒九卦十爻尽其意，盖书之于言，有不能尽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乾坤其《易》之门邪？乾坤毁则《易》无自而入矣。乾，刚者，阳之物，老阳之策也，其德则健。坤，柔者，阴之物，老阴之策也，其德则顺。阴阳，气也。刚柔，形也。气变而有形，形具而有体，是故总策成爻，健顺合德而刚柔之体见矣。圣人以此体天地之撰，体，形容之也，撰，定也。形容天地之所定者，体造物也，即刚柔有体是已。天，神也，地，明也。通神明之德者，示幽显一源也，即阴阳合德是已。阴阳相荡，刚柔相推，自乾坤而变八卦，自八卦而变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称名也，杂然不齐，枝叶至扶疏矣。而亦不越乎阴阳二端而已。乾坤其《易》之门邪？伏羲始画八卦，文王监于二代而作《周易》，周公因于文王而作爻辞，卦有象，爻有变动，系辞焉





而命之，日益详矣。盖时有隆污，道有升降，世既下衰，不如是不足以尽天下之情伪，何以知其然哉？于此稽考其类则知之矣。夫《易》之为书，以八卦言之，自震至乾，彰往也；自巽至坤，察来也。一往一来，周旋无穷，是谓环中。以重卦言之，前卦为往，后卦为来，自内之外为往，自外之内为来。彰往故微显，察来故阐幽，显莫如既往而有微而难知之理，幽莫如方来而有显而易见之象。开释爻卦，各当其名，无隐也。辨阴阳之物，正吉凶之辞，无遗也。断之以卦辞、爻辞则备矣。观乎此，宜若坦然明白，使人易晓矣。然而其称名也，小则百物不废，其取类也，大则达之于天下意有余。故其旨远。物相杂，故其辞文。其言致曲而后中于道，其事闷肆而实本于隐。非天下至神、至精、至变有不能与也。而又因其疑贰不决，恐惧易入之时，以济民行，告之以吉凶悔吝之辞，以明失得之必报，盖有远害防患之心，非衰世之意乎？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辩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辩义，巽以行权。

作《易》者，上古也。兴《易》者，中古也。何以知《易》兴于中古邪？观九卦之象，圣人有忧患后世之心，得失滋彰矣。然则上古作《易》，何以知有忧患乎？曰：圣人随时者也。佃渔不厌则耒耜之利不兴，结绳未弊则书契之文不作。而所以忧患后世者，固已具于八卦之中。至于文王而《易》道兴矣。履，说而应乎乾，履乎和者也，故为德之基。谦，执之而有终者也，故为德之柄。复，刚反动而复其初德自此始者也，故为德之本。恒，久而不已，终则有始者也，故为德之固。损，损其可损而致一者也，故为德之修。益，益其可益而日进者也，故为德之裕。困，刚见掩而不失其所亨者也，故为德之辩。井，刚中而不变者也，故为德之地。巽，以刚下柔不失乎中者也，故为德之制。履，和而至于礼，不至则流而徇于物矣。谦，卑而人尊之，其道光也。复，小而辩于物者，以初九也。人之所以异于万物者，以其存心也。剥之刚阳反动于初，则善心生于冥昧难知之时，不俟乎大而后与物辩也，斯非德之本欤？恒，泰之变也，初九正也，动而之三，雷风并作，万物繁兴之时，三守正不动，酬酢而不厌，天地所不能旋，日月所不能眩，可以言德之固矣。损，先难而后易，何也？情欲者，强阳之气也。初损之必有吝心，刚健决断乃能行之，故先难也。及其既损，考诸理而顺，反诸心而悦，其孰御我哉？故后易也。夫一介不以取诸人，然后系千驷之马而弗视，禄之以天下而弗顾，故曰仁亦在熟之而已。益，长裕而不设，何也？益否之变也，九四下益于初，初九正也，益物以诚也。益物以诚即是自益以诚，故四与初以益而正，诚自成也。受益者不赘，益之者不亏。与时偕行，如天地之裕万物，非张设之也。困，穷而通，何也？否之上九，陷而之二，上下柔掩之，穷也。处险而说，在穷而心亨，通也。通者，不穷之谓，岂必富贵利达而后为通哉？故曰学不能行谓之病，病则穷矣。井，居其所而迁，何也？泰初之五为井，初九，正也。九五，亦正也。初迁之五，往者正也。五迁之初，来者正也。五居其所而往来皆正，能迁也。巽，称而隐，何也？遯二之四为巽，称者，轻重均之谓也。二阴方进，六二从四，九四君子屈己以下之，则君子小人势均矣。人见其屈己以为巽，而不知六二亦巽乎刚，故曰称而隐。履以和行，何也？和者，礼之用，节者，礼之体。节而不和，礼不行矣。谦以制礼，何也？礼自卑而尊人，自后而先，人不能乎谦，

安能行礼？复以自知，何也？有善必自知之，不善必自知之，修其善，去其不善，则复矣。恒以一德，何也？杂而不厌，非徇物也，久而不变也，久则其德无二三矣。损以远害，何也？自损以修德，则物无害之者，故曰恭寡过，情可信，俭易容也。以此失之者鲜矣。益以兴利，何也？因其所利而利之也。困以寡怨，何也？虽困而通，在穷而悦，乐天者也。我不尤人，人复何怨？井以辩义，何也？井自守以正，与人必以正，处己处人各得其宜者也。巽以行权，何也？权者，称之所以轻重也，与时推移，愍然无际，如行权称物，人见其适平而已。其序则履和、执谦、复本、恒久、损己、益人，然后可以处困不穷能迁，然后可以行权。九卦履出于乾，谦复出于坤，恒出于震，损出于艮，益出于巽，困井出于坎，独不取离，何也？离，万物皆相见之卦。包牺氏取之，文王内文明外柔顺，以蒙大难，明在地中，时也。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龚原曰：《易》之为书也，三章，当从龚。此章言易有变动出入。《易》之为书，明天地之用，其用不过乎六爻，不可远也。远此而求之，则违道远矣。其道也屡迁，有变有动，不居其所，升降往来，循环流转于六位之中。位谓之虚者，虚其位以待变动也。故《太玄》九位亦曰九虚。或自上而降，或自下而升，上下无常也。刚来则柔往，柔来则刚往，刚柔相易也。无常则不可为典，相易则不可为要，流行散徙，唯变所适，然亦不过乎？六爻不过者，以不可远也。其出入云者，以一卦内外言之两体也。出者，自内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内来也。以是度外内之际而观消息盈虚之变，出处进退之理，使知戒惧。当出而入与当入而出，其患一也。故大观在上窥观者，丑。三阳方壮，牵羊，悔亡。出入内外，本于相形。比四从二，亦曰外，离五用九，亦曰出。唯精于义者能知之，知义则知惧矣。又此书明于己之所当忧患，与所以致忧患之。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无有师保教训而严惮之，明失得之报也。如有父母亲临而爱敬之，见圣人之情也。初率其吉凶之辞，揆其八卦之方，则既有典常可守矣。盖不可远者，《易》之体也。而有用焉，为道也。屡迁者，《易》之用也，而有体焉。能知卦象，合一体用，同源者乎？斯可以言《易》之书矣。书载道者也，待人而后行，苟非其人，道不徒行。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此章言重卦六爻之义。《易》之为书也，原始于初爻，要终于上，爻成六位以为体，质者也。八卦，八物也。六爻，六时也。六爻相杂，时异而物异。八卦，本象也。时物，别象也。其本甚微故难知，其末已著故易知。初辞拟而后言，不亦难知乎。卒成之，其事终矣，不亦易知乎。上下之位，以时言之，初终也。以道言之，本末也。以事言之，始卒也。其实一也。时变则事变，事变则道与之俱，未有违时造事而能成者。三画非无本末也。圣人何为重卦？曰：理具乎中，其事则未也。若夫糅杂八卦之物，撰定六爻之德，辩得失是非，则非中爻不备。中爻，崔憬所谓二、三、四、五，京房所谓互体是也。盖物无常是，亦无常非。施于彼者，或不可施于此。用于古者，或不可行于今。蒙以九二纳妇而六三取女，则不利。节以初九不出而九二不出，则失时。得失是非不可不辩也。噫！重卦六爻之意，亦要诸吉凶存亡之辞而已。有同位而异物，同物而异





象，同象而异辞，要诸辞则四者不同居，然易见可指掌而知矣。六爻者，变动相错而有吉凶存亡者也。彖辞者，合内外二体，以一爻相变而有者也。知者明于理则观诸彖辞，而爻义已知其过半矣。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龚氏合《易》之为书也为一章，误矣。今从故本。此章再明中爻之义。二、四耦也，同为阴之功。内外异位，有不同焉，二多誉，四多惧，何也？四近五，五尊位，近尊位则多惧。月望日则食，礼近君则屈，然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坤从乾也。二远于五，所以多誉者，其要在于虽柔而无咎，以其用柔中也。用柔而失中，其能无咎乎？三、五奇也，同为阳之功。内外异位有不同焉。三多凶，五多功，何也？五贵三贱，其等不同也。三处下位之极，其柔居之，则危不胜任矣。其刚居之，将以为胜邪？以刚居刚，有时乎过刚矣，危则疾颠，过则易败，此三所以多凶也。若五不然，以刚居之，得尊位大中，宜处贵者也。以柔居之，有处谦执柔，以贵下贱之美，二为五用矣，此五所以多功也。夫二、五，中也，二、三、四、五皆曰中爻，何也？曰以三数之，自一至三以二为中，自四至上以五为中。以五数之，自二至上以四为中，以四数之，自二至五以三四为中。复之九四曰中行，独复。中孚以二柔在内名卦，卦言德，爻言善者，积善成德也。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始终，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此章再明六爻杂物之义。《易》之为书，广大而无外，语天地之间，则无乎不备矣。有天道焉，阴与阳也。有人道焉，仁与义也。有地道焉，柔与刚也。此三者，一物而两体。阴阳也，而谓之天，仁义也，而谓之人，刚柔也，而谓之地。故曰三才。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兼之者。天之道兼阴与阳也，人之道兼仁与义也，地之道兼柔与刚也。六者非它，即三才之道也。是故三画而有重卦，六即三也，三即一也。道有变易，有流动，爻则效之，故曰爻。天地相函，精气所聚，其等有六曰物。八物相错而成文，故曰文。文当其位则吉，文不当其位则凶，故吉凶生焉。《易》之兴也，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何系之辞而告其吉凶者如是乎！又纣与文王之事邪何？君子处小人之间而其辞危乎！是故危惧者使知可平，慢易者使知必倾，所以长君子消小人也。其道甚大，君子小人无所不容，不容则不足以准天地。百物不废者，所以形容其道，所谓悉备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使知善不善之积，成名灭身非一朝夕之渐。故原始要终而惧焉。其大要归之无咎而已。此之谓《易》之道，《易》之道立，人道以贯天地而为一者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此章论六爻而归之于简易。乾健而为万物先，莫或御之，故其德行恒易。坤顺以从乾，无二适也，故其德行恒简。以易也，故知险之为难，以简也，故知阻之可疑。简生于易，阻生于险，简易也，故能说诸心，知险阻也。故能研诸虑。简易者，我心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无说乎？以我所有，虑其不然，反复不舍，能无研乎？曰研诸侯之虑者，衍侯之二字。王弼《略例》曰：能研诸虑，则衍文可知。天下之吉凶藏于无形，至难定也。天下之亹亹，来而不已，至难成也。定之成之者，简易而已。乾坤变化，有云有为。云者，言也，为者，动也。吉事有祥，祥者，吉之先，见有祥，必先知之，兼言动也。制器者尚象，知器则知成器之为天下利而可动也。卜筮者尚占，知来则知来物而言动审矣。是以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知险知阻者能之乎。天尊地卑，乾坤设位，圣人配天地而立合乾坤之德，以成能事、能说诸心、能研诸虑者，明以尽人谋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幽以尽鬼谋也。人谋鬼谋，幽显合一，天下乐推而不厌，百姓之愚与之以能矣，成能故也。伏羲氏始画八卦，不言而告之以象者，至简易也。后世圣人演之为六十四卦，有爻有象，以人情变动言之于辞，知险阻也。且八卦成列，刚柔杂居，吉凶已可见矣。然道有变动，变则通，通则其用不穷。所以尽利者，不可不言也。故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而迁巧，历之所不能计也。圣人唯恐迁之而失其正矣，故爻象以情言。变动者何？情伪之所为也。人之情伪难知矣，以情相感则利生，以伪相感则害生。近不必取，远不必舍，则悔吝生。爱恶不一，起而相攻，则吉凶生。吉凶生而悔吝著，情伪其能掩乎？是则情伪相感也，远近相取也，爱恶相攻也，爻有变动也，有利害斯有悔吝，有悔吝斯有吉凶，吉凶以情迁也。悔吝者何？凡《易》之情，阴阳相求，内外相应，近而不相得，则伪不可久，物或害之，害之则凶将至矣。悔吝者，利害吉凶之界乎？害之而悔，则吉且利矣。吝而不悔则凶。圣人不得以利言之而使之远害也。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然则何以知情伪邪？考其辞可矣。将叛者，其心惭负，故其辞愧。中心疑者，其心惑乱，故其辞枝。吉人守约，故其辞寡，躁人欲速，故其辞多。诬善之人妄，故其辞游，失其守者穷。故其辞屈，吉人辞寡，以简易知也。五者反是，以知险知阻而知也。简易则吉，险阻则凶。其辞则六，其别则二，情伪而已矣。上《系》言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下《系》终之以易简而知险阻。故曰殊涂而同归，一致而百虑。

## 卷 九

### 说卦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说策数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说揲蓍分卦也。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说爻有变动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所系爻象之辞也。神明，天地也。圣人赞天地以立人道，于是生蓍之法以起数，其用起于一，及其究也，上下与天地同流而无迹，故曰幽赞。《太玄》曰：昆仑天地而产蓍，一者何？气之始也。参天者，一太极两仪也。两地者，分阴阳刚柔也。参天两地五也，五小衍也。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具，而《河图》、《洛书》，大衍之数，实倚其中。一与五为六，二与五为七，三与五为八，四与五为九，九与一为十，五十者，《河图》数也。五十有五者，《洛书》数也。五十有五即五十数，五十即大



衍，四十有九数，倚言数立其中而未动也。马融曰：倚，立也，蓍四十有九，总而为一，叁天也，分而为二，两地也。挂一者，叁天也。揲之四者，两地也。归奇于扚者，两地而又叁天也。四者，六、七、八、九。七者，少阳。九者，老阳。八者，少阴。六者，老阴。三变成爻，十有八变而卦立。三变者，叁天也。五变者，叁天而又两地也。变而上者，叁变而两，变而下者，两变而叁。凡八卦之位，六十四卦之名，皆以阴阳之变定之，而不离乎叁伍之神。王洙曰：发越，挥散也，阴阳有变，故九、六、七、八以立卦，刚柔有体，故发越挥散以生爻。变刚生柔，变柔生刚，四象迭相为用，生生而不穷，故曰生阴阳气也。刚柔者，气聚而有体也。由推行言之谓之道，由得于道言之谓之德。性者，万物之一源，命者，刚柔不齐，禀于有气之初者也。理者，通乎道德性命而一之者也。义者，道德所施之宜也。生蓍倚数，立卦生爻，凡以为道德而已。圣人系之以辞，和之使不乖，顺之使不违，通天地人而贯之以一理，施之各得其宜焉。穷《易》之理，则知万物一源，兼体而不偏滞，及其至也。通极乎一气之外，所不可变者，唯生死寿夭尔。故顺受吉凶之正，不回以求福，不幸以免祸，此作《易》之本旨也。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说位画有六而后有变动也，《易》有太极，太虚也。阴阳者，太虚聚而有气也。柔刚者，气聚而有体也。仁义根于太虚，见于气，体而动于知觉者也。自万物一源观之谓之性，自禀赋观之谓之命，自通天地人观之谓之理，三者一也。圣人将以顺性命之理，故分一而为三，曰阴阳，曰柔刚，曰仁义，以立天地人之道，盖互见也。《易》兼三才而两之，六画而成卦，成卦则三才合而为一。知阴阳、柔刚、仁义同源于太虚，则知性；知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则知命；知仁义即天之阴阳，地之柔刚，则知性命之理。不顺乎性命之理而行之，将何所逃于天地之间乎？然道有变动，故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以位分之，一、三、五阳也，二、四、六阴也。以卦分之，乾、震、坎、艮阳也，坤、巽、离、兑阴也。以十日分之，甲、丙、戊、庚、壬阳也，乙、丁、己、辛、癸阴也。所谓分阴分阳也，八卦相荡，五行更生，上下无常，周流六虚。所谓迭用柔刚也，分阴阳用柔刚者，仁义也，以人而用天地也。诚知乎此，则德胜于气，性命于德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至于尽性而配天地矣。《太玄》曰：立天之经曰阴与阳，形地之纬曰从与横，表人之行曰晦与明，准卦之三才六画也。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天地定位，乾上坤下也。山泽通气，艮兑以三相易也。雷风相薄，震巽以初相易也。日月不相射，坎离以中相易也。虞翻曰：射，厌也。坎离水火不相厌，坎戊离己，月三十日一会于壬，故不相厌也。伏羲氏之画卦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震与巽为偶，艮与兑相配。震、离、兑、乾，天之四象也。巽、坎、艮、坤，地之四象也。八卦相错，乾坤相易，生六十四卦。乾自震而左行，坤自巽而右行，数往者以顺而数，知来者以逆而知。邵雍曰：数往者顺，顺天而行，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来者逆，逆天而行，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矣，逆者，犹逆四时之比。盖圣人将言《易》，故先说《易》之本，《易》逆数也。故六爻自下而起。《太玄》曰：南北定位，东西通气，万物错乎其中，准八卦也。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阳聚而动，动极则散之，散则复聚。阴积而润，润极则烜之，烜则复润，此雷霆风雨日月寒暑所以屈信相感而成万物也。艮则动者，静而止入于坤也。兑则止者，说而行出乎乾也。乾以君之则万物睹，坤以藏之则天地闭。前说乾坤而至六子，无形者，聚而有形也。此说六子而归乾坤，有形者，散而入于无形也。终始循环，不见首尾，《易》之道也。此以下言文王之八卦。《连山》首艮，《归藏》首坤。艮、震、巽、离、坤、兑、乾、坎，《连山》之序也，而《易》兼用之，此《太玄》所以作坎？《玄》谓神战于玄，龙出于中，雷风炫焕，与物时行，天根还向，成气收精，皆准乾坤震巽也。郑康成曰：万物出于震，雷发声以生之也。齐于巽，相见于离，风摇长，以齐之洁犹新，万物皆相见，日照之使光大，万物皆致养焉。地气含养，使有秀实，万物之所说，草木皆老，犹以泽气说。成之战言阴阳相薄，西北阴也，而以乾纯阳临之，犹君臣对合也。坎，劳卦也。水性劳而不倦，万物之所归也。万物自春出生于地，冬气闭藏，还皆入地，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言万物阴气终阳气始，皆艮之用事。坤不言方，坤之养物不专此时也。兑不言方而言正秋者，臣曰：兑言正秋，秋分也。于兑言秋分，则震为春分，坎为冬至，离为夏至，乾为立冬，艮为立春，巽为立夏，坤为立秋可知。言正秋者，正时也。离言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则余卦亦可以类推矣。战乎乾，言阴阳相薄而乾胜也。上说天地定位，六子致用。此说六子合而为乾坤，乾坤合而生神妙，万物而为言者物，物自妙也。郑康成曰：共成万物，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谓之神。张载曰：一则神，两则化，妙万物者，一则神也。且动挠燥说润终始万物者，孰若六子？然不能以独化，故必相逮也。不相悖也，通气也，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合则化，化则神，康成之学进于是矣。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上说坎兑合以致用，今复以八卦别而言之。动、陷、止皆健之属也，入、丽、说皆顺之属也，不离乎乾坤也。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说八卦本象也。乾为马，健也。乾变震为龙，纯乾为马，故马或龙种，而马八尺以上为龙，九则变也。房为天，驷为苍龙之次，七星为马，于辰为午，故马又为火畜。乾为金，午为火，马生角，金胜也。故于五行为兵，蚕马首龙星之精，故马蚕同气也。大畜、中孚之震，屯、贲、晋、明夷、睽之坎，皆乾也。或曰：鸟飞龙行，不健于马乎？曰：鸟飞极而息，龙升降有时。健者，惟马而已。坤，顺也。牡者，坤之阳。牝者，坤之阴。老其究也，故离为牝牛，而既济初九变艮。京房以为博牛。坤极生乾，故角刚而



善触。牵牛在丑，丑，土也。土亦坤也。离六二己丑，土也。牛有黄者，离之六二也。离为飞鸟、为蟹、为鳖、为龟，卵皆有黄，震动于重阴之下而善变者，龙也。震东方卦，直春分以后，辰亦为龙，苍龙之次也。动极必反，故龙以春分升，以秋分降。升者，豫也。降者，归妹也。盛夏疾雷，木拔而龙起，震为木也。王充曰：龙雷同类，其知震之为乎。震位在卯，其日甲乙，其数三八，故亥之中以次三为龙。占家以甲乙寅卯为龙。或曰：龙之类多矣，皆震乎？曰：气之散也，天文角为蛟，亢为龙，翼为蚓，轸为蛇。角亢，辰也。翼轸，巳也。东方朔占守宫蜥蜴，以龙蛇推之。《金匱书》以治蛟龙，病出蜥蜴而愈，皆龙类也。自春分至芒种，震治也，而辰巳为巽。故曰气之散也，巽，入也，为风。风主号令。故鸡号知时。先儒以鸡为火之精者，巽木含火，火生风，火炎上，故雄鸡有冠乃鸣。《南越志》曰：鸡冠如华，其声清彻。巽位在巳，金所生也。王于酉上，直于昴，故鸡又为金畜。《洞林》曰：巽为大鸡，酉为小鸡。《素问》以鸡为木，畜者，巽也。离者，巽之，再变兑者，离之变。故鸡雉皆耿介，而鸡将号，动股击羽，翰而后有声。又曰：玉衡星散为鸡者，坎至四月成乾，其方为巽，玉衡斗也。坎之位。坎，陷也，水畜也。美脊刚鬣，坎中阳也。垂耳俯首而尾不足，本末阴也。卑而处秽，阴也。突荡难制，阳也。豚者，豕之初也。故讼初之四为中孚之豚。豨者，剧猪也。故大畜之三兑金制之为豨，坎再变成艮。故豕用鼻，壮豕有牙者，乾之刚也。象亦豕类，故《运斗枢》曰：瑶光散而为象。坎离相纳，故象齿有文。又为羸豕者，阴也。豕豨强而牝弱，亥为豕者，直室也。坎之所自生也，传言斗星散精为彗，斗星，坎也。又曰瑶光不明，彗生鹿张，宿为鹿，坎离反也。离，附丽也，美丽也。鹑雉之属，飞必附草，附丽也。五色成章，离日也。雉方伏时，东西风则复，南北风则去而不复。坎胜离也，坤方之雉，呕文如绣，离变而兑乎。小寒雉始雊，临之六三，离变兑也，兑交震，故雉不雊，则雷不发声，陈仓之声隐然如雷，野雉皆雊。星有坠而雉雊者，震兑相感也。蛇化雉者，巽成离也。竹化蛇者，震巽易也。雉入大水为蜃，而老鸛为蝙蝠，雀类为蛤，离成坎也。八卦独巽离为飞鸟者，何也？曰：南方七宿，朱鸟也，午为鹑，火之次，未为鹑首，巳为鹑尾，其味在柳，其翼在翼。柳，午也，离也。翼，巳也，巽也。卜楚丘论明夷之谦曰：当鸟。所谓鸟者，朱鸟也，故曰明夷于飞。《归藏》初巽曰：有鸟将来而垂其翼。薛贞曰：巽值鹑尾，故称飞鸟。离火日，巽木风也，木中有火，风者，火气之动也。得乎风者，为飞之类，得乎火者得乎风。离为目动，巽为多白眼，观眼目之变，可以知风火矣。故惊飙奋发，火势炽然，雷行电照，草木怒张，火木同类乎？或曰：腾蛇无翼而飞，何也？曰：亦已巽也。八荒之外，有以首飞者，背飞者，尾飞者，触象成形，岂特腾蛇乎？或曰：海水群飞，无情而飞，何也？曰：坎极成离也。火光起于洲滩，烈焰生于积油，坎极故也。或曰：飞类决起，朝发而暮栖，何也？曰：离在天为日，在地为火，日为昼，火生风，故飞者属乎昼，化乎风，昼翔而暝息，风鸢而木飞。艮，止也。搏噬者，前刚也。戌为狗者，直娄也。火墓于戌，生于寅，寅为虎而其子亦曰狗。《考异邮》曰：斗运生狗者，星艮离也。斗止而动，亦狗也。兑，说也。羊内很者，二阳伏于一阴之下也。羝者交乎震，震为反生也。兑极成艮，故羝羊以角息，艮反成兑，故羝羊为土怪。夫子曰：地反物为妖。或曰：史言开皇大历，羝或斗于云中，羝或坠于雷震，何也？曰：乾变坤则阳附阴而为走，坤变乾则阴附阳而为飞，其震兑之交乎？或曰：号物者有万八物能尽之乎？曰：其变不可胜言也。张载有言曰：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说八卦合而成体也。郑本此章在“乾为马”之前。乾为天，尊而在上为首，在下亦为首，如木根草茎之类。乾无往而不为万物先也。乾首出庶物者，震交乾也。观有孚颙若者，乾首肃也。明夷九三得其大首，乾三之上也。三本临乾，故曰大首。既济上六之濡首者，上六反三乾也。未济上九之濡首者，上九反三乾也。乾又为顶者，首之上也。大过上六过涉，灭顶是也。又为辅者，在首而止于上也。咸之上六、艮之六五是也。辅，上颌也，与颐卦上体同象。又为面者，在首而说，见于外也，革上六是也。又为颊者，止于上而有面之象也。咸上六是也。又为颊者，面之上益之以刚也。夬九三之壮于頄是也。頄面颧也，骨刚而肉柔，《玄》九体，八为面，九为颧，八、九上体也。京房以上爻为头，目亦止体也。腹虚而有容也。又为釜者，腹器也。有水火爻则为釜。故郭璞筮豫之解曰：有釜之象。瓶、瓮、缶，皆腹器也。《太玄》土为腹器，又为尊壶者，交乎震坎也。坎震为酒，震为足，艮为鼻，腹器有足有鼻有酒，尊壶也。《礼·少仪》曰：尊壶者，面其鼻。又为簪者，交震艮也。有尊壶象而无酒焉者也。《礼·少牢》敦皆南首。首者，敦器之盖饰。首有面，面有鼻。坤又为身，身亦谓之中，又为躬折其身也。震，动也，一阳动于二阴之下也。艮为止者，动极而止也，一阳止于二阴之上也。人之经脉十有二，其六动于足，其六动于手。动于足者，震之阳，故自下而生。动于手者，艮之阳，故自上而止。震艮相反，故行者必止。止者必行，疾走者掉臂，束手者缓行。震又为趾者，通乎物言之也。足趾，下体之下也，手，上体之下也。故《太玄》九体，一为手足，言其位也。甲刚乾阳也，在足者，艮交震，在手者，震交艮，震交艮则动者止，艮交震则止者动。震艮又为拇者，足之指也，拇，手大指也。手足所以能动也。故动乎下体之下而应乎足者，拇也。指在下而动者，亦拇也。艮又为肱者。自手观之，拇，阳也。余指，阴也。指节三，阴中之阳；拇节二，阳中之阴。指动而掌止，止者在上，动者在下，止者运动者止，艮也。自臂观之，手也，臂也，肱也，三也。肱属乎上而止，臂指用乎下而动，止者役动，动者从之，艮也。手臂奇而指数偶，亦艮也。手之有肱，亦犹股之有腓，故股在上则二为腓，巽为股随足，巽也。雷风相与也。坎为耳，阳陷乎阴也。轮偶者，阴也，窈奇者，坎中之阳也。精脱者，聩水竭则槁，耳目通窈者，水火相逮也。离，阴丽乎阳也。实者，阳也。阳中有阴，故肉白。虚者，阴也。阴中有阳，故睛黑目白，其坎离之交乎？精竭者目盲，离火无所丽也。离为日，寐者神栖于心，其日昃乎？寤者神见于目，其日出乎？故寐者形闭，坤之阖也。寤者形开，乾之辟也。一阖一辟，目瞑耳听，坎离相代，昼夜之道。唯善用者能达耳目于外，唯善养者能反耳目于内。《太玄》以一六为耳，二七为目。一六，水也。二七，火也。兑为口，说也。郑康成曰：上开似口，艮为鼻，口鼻通气，山泽通也。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将说天地生万物，而言人者，天地之性，人为贵。万物皆备于人也。乾天也，为阴之父。坤地也，为阳之母。揲蓍者，一爻三揲，三爻而八卦具。故搜于坤策，一索而得阳者，谓之长男；再索而得阳者，谓之中男；三索而得阳者，谓之少男。搜于乾策，一索而得阴者，谓之长女；再索而得阴者，谓之中女；三索而得阴者，谓之少女。万物分天地也，男女分万物也，察乎此则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体，是故圣人亲



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杀一禽兽，非其时谓之不孝。纳甲之说，乾纳甲壬，始于子；坤纳乙癸，始于未；震纳庚子，子代父也；坎纳戊寅，艮纳丙辰，左行以顺父，循父道也。巽纳辛丑，离纳己卯，兑纳丁巳，右行以向母，从母教也。三女配男，夫妇之义，天地之性，人之大伦，实告之矣。《太玄》准之以一摹、二摹、三摹，摹亦搜也。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说重卦别象也。六爻变化，其象岂能尽摹哉？此凡例也。智者触类而长矣。《易》言天者，皆乾也。天位者，中正也，又曰帝位。天德者，刚也。天道者其行以正也。天之神者，阴阳合一也。天则者，不可过也，天行者，终则有始也。反复其道也，消息盈虚也，三者一也。天文者，艮离也。天命者，乾巽也。天衢者，艮反震也。天宠者，君泽加也。天险者，坎在上也。天佑者，天助也，天下者，乾下也。或乾爻降于下也，曰在、曰统、曰御、曰先后、曰奉、曰承、曰顺、曰应、曰丽，各以其卦爻变化言之。天或谓之帝，言主宰也。推而上谓之上帝。乾又为大人、圣人、贤人、君子。大人者，尽天之体也。诚者，天之道。圣人至诚以尽天，诚则化，化则莫知其然谓之神。故观之九五，天之神道，圣人以神道设教同象，君子，通言之也。或问天有形乎？曰：天积阳也，气也。《易》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日月附丽乎天，亦若百谷草木之丽乎土。天果有质欤？日月之行，或迟或速，奔星上下前后，或卑或高，不得自如。庄周曰：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视下也，亦若是而已。《列御寇》曰：日月星辰，积气中之有光耀者。郗萌曰：天了无质。郑康成曰：天清明无形。或曰：星陨石，何也？曰：光耀既散，气凝为石，如人之精神既散，形亦刚强矣。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形者，皆地也。为圜者，浑沦无端，周而复始也。曾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故得乎天者皆圜。既济之初九，未济之九二，坎变乾为轮是也。不特其形也。昼夜不穷，死生无际，非天道之行乎。五者，君之位，得位居中，发号令于天下，曰大君。在家人父母位曰严君，在归妹帝女之位曰小君，自娣言之则君也。乾为六子父，乾爻往矣为考，考之上为祖，配为妣，异体别家，分而同焉为宗。乾居九五之位则为君，而父也、考也、祖也、宗也。通上下言之，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一玄孙，二曾孙，三仍孙，四子，五己身，六父，七祖，八曾祖父，九高祖父，亦以世数言之。乾刚之不变者，为玉；变者，为金。益之三以上九为圭，鼎之上以九三为玉，言其不变也。蒙之金，夫临初之上也，亦屯之初也。讼之鞶带，上九之二也。噬嗑金矢，四之五也。六五黄金，五之上也。姤之金柅，二之初也。鼎之金铉，五之二也，言其变也。乾艮同类，故石攻玉则解，乾离同体，故金火守则流。京房以乾兑配金。兑正秋，亦九五爻也。《太玄》以二、八为金，为环佩，为重宝，为扣器。以一、六为水，为玉者，六即乾也，玉有水，玉水得乾气乎。为寒者，坤交乾也。阴至亥成坤，戌亥乾位。九月寒露，十月立冬小寒，十一月大寒。露，坤气也。云徂雨流，而露无所不至，坤也。《黄帝书》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此寒之验也。邵雍曰：月为寒，二阴一阳，阳不足也。坎为水，为月，故水寒。或曰：井五月卦，九五寒泉冽，何也？曰井之九五即泰乾初九，甲子爻也。子，坎位也，坎交泰，坤也。阳温阴寒，乾阳而寒者，阴阳相薄。十一月阳气生于下，以其阴不足也，故井泉温。五月阴气生于下，以其阳不足也，故井泉寒。又为冰者，坎交乾也。乾西北方之卦，十月水始冰，地始冻，水不冰则为阴负阳



胜，十月乾阳宜不足也。乾刚，金也，故水凝而坚，则阴胜。坤初六，一阴生至上六，十月亥位，坎交乾。邵雍曰：水遇寒则结，遇火则竭，从所胜也。赤，阳色也。阳始于子，坎中之阳，故坎为赤。极于已纯，乾也，故乾为大赤。乾者，日在嵎中，月在望岁，在四月时也。困九二，坎为赤，二交巽五，为赤绂，又为朱者，朱赤黄色。《诗》朱芾斯皇，毛公曰：黄朱染绂者。一入谓之纁，再入谓之赭，三入谓之纁，四入谓之赤纁，黄赤也。《小尔雅》曰：彤粹，缁朱也。然则纁纁朱皆赤，而朱比赤为黄，比纁纁为异耳。故困九五下交二坎离巽巽为朱绂，离坤黄也。乾阳得位为良马，阴消阳为老马，为瘠马。郑康成曰：凡骨为阳，肉为阴。孔颖达曰：骨多也，驳马玄黄也。乾变离也，驳食虎者，兑变乾也。郭璞筮遇乾之离曰：骅骝绿耳，遂玄黄。于坎离艮曰：其于木者，交巽木也。于乾曰：为木果者，巽艮之阳，皆乾也。艮为果者，木之阳止于果，果成则降，降而反生。震者，艮之反。震阳，亦乾也。秦汉之际，《易》亡《说卦》，孝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说卦》、古文《老子》。至后汉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案《集解》坎为狐。《子夏传》曰：坎称小狐。孟喜曰：坎，穴也。狐穴居。王肃曰：坎为水，为险，为隐伏，物之在险穴居，隐伏往来水间者，狐也。子夏时，坎为狐，孟喜、王肃止随传解释，不见全书，盖秦汉之际亡之矣。今考之六十四卦，其说若印圈钥合，非后儒所能增也。故校证其误而并释之，以俟后之知者。为龙，乾体坤，自震息之成乾，故乾为龙，坤体乾，剥乾成坤，阴极生阳，为复震也。故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坎为血，震为玄黄，为直，乾其动也。直巽为绳直者，亦乾之直也。为衣，乾在上为衣，坤在下为裳。《太玄》曰：垂绡为衣，褰幅为裳。垂绡，奇也；褰幅，偶也。讼之带，归妹之袂，既济之衣袂，皆乾也。困之绂，既济之纁，皆坤也。古者衣裳相连，乾坤相依，君臣上下同体也。至秦始取女之衣裳离之。为言者，震声兑口，声出于口也。所以能言者，出于乾阳也。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易》凡言地者，皆坤也。乾坤皆言天地者。阴阳相根，动静相资，形气相应，有一则有二，有乾则有坤。邵雍曰：天依形，地附气，其形有涯，其气无涯。张载曰：地在气中。《黄帝书》曰：地在太虚之中，大气举之，天地未始相离也。明夷日在地中，则地在气中可知。或曰：师地中有水，而渤海之东有归墟焉。其下无底，水岂气乎？曰：《黄帝书》：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里皆水，两仪运转，乘气而浮，载水而行。考之天，西河中九星曰钩星，钩星伸则地动者，以水动也。辰星色黄而小则地大动，土胜水也。钩钤者，天之筦钥。钩钤拆则地动者，天之筦钥动也。以此三者观之，水土动则地动，地动则天动，地非乘气载水乎？气无涯，水亦无涯，水亦气也。坤又为邑，为邦国。天子建邦，诸侯有国，大夫受邑，分土也，邑内也。故以下卦言之，诸侯四也，下兼卿、大夫、士。邦对国，则邦为王国。五，王位，诸侯承之。通言之，邦国一也。坤又为城，为墉墙，谓之墉。城，墉之大者，震足艮手筑之，巽绳缩之，掘地为泽，土自下升者，城也。积土在内外之际，设险可入者，墉也。又为泥，为甃。坎水坤土，汨之为泥，土水合而火之，为甃，以甃修井为甃。乾为父则坤为母，乾为祖则坤为妣，坤得尊位，母也。五动成乾为王母。王母尊祖，王妣也。五尊位，在家人乾父居五则坤母居四，尊无二上也。麻纆葛曰布，巽为草，以坤阴不变者为布。巽离为丝，以坤阴变阳者为帛。贲六五束帛戔戔，上九变五，巽离也，坤阴变阳也。坤为帛，束帛五两，天九地



十之数。布帛两两相偶，五尺谓之量，倍量谓之丈，倍丈谓之端，倍端谓之匹。釜有范金者，有合土者，其象有腹、有耳、无足，皆自坤变。坤为土，为腹，家人者，遯四之初，变艮坤六二，有坤腹坎耳，坎水离火巽木，以釜烹饪之象。离为中女，故曰在中馈。郭璞筮豫之解六二变坤，有坎离曰：釜之象，遇大有之旅，初九，九二变乾成艮，坤兑为金，为泽，有离火而无耳，曰金之祥，非釜也。或曰：鼎何以取于坤？曰：鼎自遯五之二，巽变艮，坤器之有腹者也。而又有足，耳铉以木，巽火坎水亨之，故曰鼎象也。《易》言吝者十二卦，十三爻。阳爻居三，咸之九三从上六，故往吝。恒之九三趋上六，故可贞而吝。姤之上九居阴，故吝。其余可往而不往，可动而不动，可变而不变，坤阴也。亦有知其不可以往为吝者，屯六三是也。然则坤之吝嗇，顾用之如何耳。故曰忧悔吝者，存乎介。乾独阳也。坤阴均之，寒均暑，夜均昼，君子而有小人，然后上下内外适得其平，故小者亨。则曰既济。而小大相过，皆谓之过。为子母牛者，坤交离也。坤为牛，为腹。离为大腹。京房既济之初九变，曰：博牛言以特牛。博，犊也。《洞林》明夷之既济曰：当有牛生一子。盖坤变坎，坎为子，三至五，互有离四者，坤之丑，爻丑亦牛也。离畜牝牛者，母也，大畜、艮、坤之初为童牛者，子也。《太玄》以土为犊，地方而载舆也。坎内阳外阴，阳实而直，阴虚而曲。内实毂也，外虚穿也。内直辐也，外曲牙也。一实一虚，周流无穷，轮也。有舆有轮而乘其上，曰车，贲初九是也。自上视之，有轮有舆而居其中，亦曰车。睽上九视六三，困九四视九二是也。或曰：乘解六三是也，有舆无轮，止曰舆，大畜九二、九三是也。有舆有轮而爻当舆，睽六三是也。坤爻变乾，阳为大，则曰大舆。有舆有轮，或爻在轮下，或当轮上，曰轮，既济初九，未济九二是也。曰輶者，坤震也。震之阳爻在坤下，为舆下之横木，大畜九二是也。震之阳爻变坤之中爻，为大舆之輶。中者，心之位，輶在舆下，钩心夹轴。四往之五为坎，变舆成轮，大壮九四是也。曰葍者，有轮舆矣。震为竹苇蔽之，葍也。一刚一柔，相错成文，有天而后有地，一不独立，二则为文，天一地二也。季春之月，夬九三爻也。阳气充塞，气成虹蜺，有刚然后文柔之也。仲冬之月，坤六四爻也。虽霁而日，虹蜺伏藏，阳不足也。以此见无一则无二矣。离者，乾坤以中相易者也。离为日，为火，为雉，日五色，火焰随而变，雉五色具焉。谓之文明者，以离言也。或曰：极南之方，冬虹不藏，见则怒风发屋，雷动则风止，何也？曰：离南方，巽之再变也。巽动于下，离变于上，巽极成震，是以风止。中国阳缓阴散，虽有虹蜺而非风候，又为章，何也？曰：文合而成章。荀子曰：文理成章。诗声变成文，积句成章。噬嗑初、五相易，震离合一。故曰雷电合而章。坤六三，姤九五，动则成文，不动则含章。众者，对寡之名，师以一阳主五阴，故曰用众、曰畜众。明夷以二阳临四阴，故曰莅众。解以初九之坤四，故曰得众。民者，有君之名也。师曰众，又曰民，何也？曰：复初九之二，坤阴自下从之，故曰民。坤之阴，即坎之二阴也。坎之二与上坤之三阴合，故又为众，坤又为丑者，阳美阴丑也。又为舆者，通于车舆之舆，车成于众，工始于舆。邵雍曰：君子以万物为舆马。又曰：群者，通阴阳言之。乾之九四以三阳为群，否之六二以三阴为群，睽之上九以六三坎坤兑，三疑为群。巽为鱼，亦曰民者，巽之坤也。与坎水兑泽之坤为民同。为柄者，巽之坤，顺其凿而入焉者也。斧柯，剑夹，殳戈矛之柅，耜之耒，柄也。旅九四得斧，巽上九丧斧，或得其柄，或失其柄。黑者，坤之极也。以日言之，日在虞渊也。以月言之，晦也。以岁言之，十月也。故曰冬则行黑道，月死成魄。火之末，泽之污下，草木之朽腐，人之黧老，极也。坤极成乾，故明生于晦，阳兆于

北，死为生之故，而增肥之泽黑，坟之土，皆地之美者。《易》言冥言晦，皆坤也。坤为地，又曰其于地也者。坤为黑，其于地乃其一也。坤变乾，为牝马，离变坤，为牝牛。阴阳之中复有阴阳，此万物所以无穷也。姤初六坤变乾，初九甲子坎。豕不曰牝豕者，初阴未壮也。为迷者，坤冥晦待阳而后明，先阳而动，与远于阳而不复，皆迷之道。为方者，坤静而德方，方不可易也。为囊者，坤虚有容，与腹同，而囊手可括也。为裳为黄者，黄，地之中色，得乎阳之美，不偏于阴者也。为帛为浆者，帛当在为布之下。坎震为酒，故作酒以曲蘖，麦，东方谷也，而东风至则酒涌浆者，酒之初，故坤为浆，不足于阳也。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异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张载曰：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其聚有远近虚实，故风雷有大小暴缓。郑康成读龙为虬，取日出时色杂也。虞翻曰：虬，苍色。震，东方。故为虬。旧作龙，上巳为龙，非也。臣曰：读当作斗字，龙当作虬，苍龙尾也。《国语》：日月会于龙虬。孟春日月会于諏訾，斗建寅，旦见尾中，播种之时，无妄、益、乾变震之象乎？若苍色则上巳，曰苍筤竹矣。坤于地为黑又曰天玄而地黄者，坤之中爻为黄，黄者，地之中色，得阳之美者也。中为坤宫。《太玄》以五五为土，其色黄，五五中也。中首曰阳，气潜萌于黄宫。坤上六，十月也。言龙战于野，坤黑也，乾赤也，谓之其血玄可也。而曰其血玄黄，又曰震为玄黄者，何也？曰：此天地鬼神之奥，圣人之微意也。坤之上六，闭塞成冬，阴极疑阳而战阳于此，不争而自胜，于是冬至。而坎之初六受之，故曰天玄。而《太玄》亦曰：夜半近玄。极坤生震，阳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于卦为复，以坎言之则玄也。以复震言之，则玄黄也。然十月未可以言黄，故古人谓冬为玄冬。震所以为玄黄者，初九春分，六二清明，六三谷雨，九四立夏，六五小满，上六芒种。初九，乾坤之初交，以赤交黑，所谓玄也。六二、六五坤之中爻，所谓黄也。十月又谓之阳月，言未尝一日无阳，而阳亦未尝一日不胜也。故曰神战于玄。邪正两行，龙出于中，法度文明，龙出于中，则震也。又曰天炫炫出于无畛，熒熒出于无垠。出者，亦震也。阴极阳生，乱极德形，君子于是修德以俟时。否之九五与二相易，巽木玄黄而在田上，桑也。观之六四与五相易，坎为玄，坤之中爻为黄，而在朝廷币也。丰之九三，玄黄在车上，而金断之旆也。贲之六五，三坎为玄，巽乾为大赤，离坤为黄纁也。纁，黄之变染者，自黄而入赤纁，三入之赤也。为旉者，阴体凝滞，震阳旉之。延叔坚曰：旉，大布也。王洙曰：字从寸甫声，布也。泰初之四，否四之初，草之旉也。大过二变之五，木之旉也。五变之二，旉者敛矣。解自升变，草木之旉也。郑康成曰：国中三道曰涂。震上值房心，涂而大者。取房有三涂焉。王洙曰：卯为日门，险极成易。大川之上必有大路，故大途之象，必出于坎兑之外，或曰道，或曰衢。履九二动成震，动而正，故曰道。大畜自大壮来，上九畜极，艮反成震，大途而在天上，无所不达，天衢也，故曰衢。贲又为徒行者，初九之四，艮应足动，足指履乎大途，徒行也。泰九三为陂者，大途变而为山泽，易极成险，故曰无平不陂。为长子，师六五动成艮，艮少男，视二震为长，震艮为弟，坤为母，视之为子，故曰长子。九二用众，处险持律，五任之本，复乾也。自震坎视之，丈也，故曰丈人。随初九否乾，自坤视之为夫，自艮视之为丈，故曰丈夫。小畜九三，离妇乘震，故曰夫。大过，乾二变之五，巽成震，巽为白，自兑妻视之，震为夫。夫而白首，故曰老夫。恒六五自二巽视之



为夫，自泰乾视之为子，故曰夫子。无妄六三即遯之初六，遯初上行之三成震，故曰行人。明夷初之四，震成巽，巽位东南，故曰主人。震四诸侯之位。临二之四，有不丧匕鬯奉宗庙之象，故曰祭主。震变兑为决，变巽为躁。竹中虚节实重，震之象。苍筤，青也，震之色。孔颖达曰：春生之美也，竹，草类而有木气。震于五行为木，故苍筤竹乃尽震象。他竹，震之变也。《太玄》以甲乙为竹，亦震也。列御寇言：久竹生青宁，青宁世无识者。昔人钟山伐竹，竹中得青虾蟆，其青宁乎？虾蟆，巽兑之气，震极而变也。萑苇，震之废气也。故竹坚而萑苇脆，竹久而萑苇易枯。郑康成曰：竹类。《搜神记》言朽苇为蛩，震成巽为风乎？夫橘成蛾，苇成蚕，麦成蝇，陵舄得郁栖为乌足，叶为蝴蝶，皆震巽也。归妹上六，既济九二之五，为竹苇。既济十月卦亦震之废气也。二卦皆震巽交乾，为马善鸣者，震也。《易》凡有震声曰鸣，谦六二、上六是也。兑口震声，在人曰言。需九二以四为言，讼初六往四为言，明夷初九往四为言，夬九四不动，为闻言不信，革九三往上为言，震临二之四为言，上六交四则五为言，艮五动易二为言，渐初六动而之二为言，皆震兑也。在飞鸟曰音，中孚上动反三、小过初九之四是也。或曰：音有五，善鸣者何独震乎？曰：震，动也。凡声激而后有，雷以阳激阴，风以阴激阳，水火之声无非激也。不动何由有声？为昴足者，伏爻也。震为足于左，在下卦为后，震下有伏巽，巽为白。此震爻发于下之象。乾为首，上发震爻则为顛的顛，《诗》所谓白顛，《传》所谓的颠也。为作足者，乾马变也。震下爻动屯初九是也。大畜九三，乾变震，三阳并进，故曰良马逐。中孚六四，震作足马，四易初成坎，坎为美脊，震坎类也。四绝类上行，坎亡震存，故曰马匹亡其于稼也为反生。宋衷曰：阴在上，阳在下，故为反生。谓臬豆之属，戴甲而出。郑康成曰：生而反出也。反其生者，有生有不生。夫一阳自下降而息，五阴自上升而消，其卦为复。《彖》曰刚反动。《太玄》曰反乎始，故人与草木反生，心胆之阳倒悬，岂特臬豆而已哉？于稼言反生，举一隅也。大过二变之五，兑成震，为枯杨生稊，反生也。五变二往，震成兑，为枯杨生华，亦反生也。屯三震交艮，黔喙之属而角反生，鹿也。大壮四震交兑，羊角反生，羝也。震三、四相易，死者反生，苏也。虞翻曰：震相薄，变而至三则下象，究与四成乾，故其究为健，巽究为躁卦。雷风无形，故卦特变耳。为蕃鲜者，泰、颐、恒、萃、归妹，言万物解，言百果草木，甲拆者，震也。咸，四月卦言万物化生。姤，五月卦，言品物咸章者，震变巽也。震为蕃，变巽为鲜，故又曰絜齐。《太玄》曰：物咸重光，保厥昭阳。言离明也。或曰：离言百谷草木者何？曰：离有震巽也。解言百果草木者何？曰：有震巽而又自艮变也。睽无震巽，曰万物者何？曰：睽，大壮之震，三之上成睽，万物睽也。乾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者何？曰：乾自震息也，动爻巽也，为王当在乾，为天之下错文也。五为上之位，乾为君。君宜正位宅中，故九五为王，比、随、观、家人、蹇、夬、萃、井、涣是也。离九四与五相易，五曰离王公，上九与五相易，曰王用出征。师二进至五曰王，王自五之二，曰王三锡命。蛊上九自泰初历四、五之上，曰不事王侯。晋二动易五，曰受兹介福于王母。丰二至四，曰王假之。坤六二之动，讼九三从上九，皆曰从王事而已。大《象》曰：先王者，比、观、涣，以九五，噬嗑、复、无妄以初九，皆以前卦变而言之。故曰先王。大有九三不言王，曰天子者何？曰：九三交于六五，六五下交九三，乾变离兑，有天子施泽降心于九三之象，故曰天子。先儒以震为诸侯，是乎？曰：非也。长子主器，谓长子为诸侯也。四诸侯位，豫九四天子建诸侯也，晋九四天子接诸侯也，四近君位。古者诸侯入为三公，三公出为诸侯，故其位四与三通，曰公侯之位。鹄，古

鹤字，震离为鹤，中孚九二是也。讼初之四，坎变巽，离变震，兑震为善鸣，为足，巽为白，兑为泽。《繁露》曰：鹤，水鸟也。夜半水感其生气，益喜而鸣。京房论中孚曰：九二处和体震，则震为鹤。房本有之，房在孝宣后故也。鼓象雷，中孚九三或鼓，或歌。震交巽为木，艮为手，手执桴击之，鼓也。又为鼓缶之鼓，离九三变坤震，坤为器，震为鼓，巽木，艮手，鼓缶也。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震巽皆木也。《说卦》巽为木，言蕃鲜之时，震之九四爻也。乾、艮、坎、离皆有木象，何也？曰：水、火、土、石，地兼体之，金生于石，木备此四者而后有，故木果乾也。坚多节，艮也；坚多心，坎也；科上槁，离也。其实乾坤而已。或为苞桑，或为枯杨，或为枯木，或为杞，何也？曰：否之九五，二为田，木在田上，上玄下黄，桑也。二、五相易，刚柔相包，苞桑也。其卦气则七月。桑落之时。大过巽木，兑泽杨，泽木也。兑正秋，枯杨也。其卦气则十月。小雪亦枯杨时也。困初六视九四为臀，困于株木。巽木而兑金克之，枯株也。其卦气则九月，霜降亦枯株也。姤九三因四动者，兑泽巽木变乾，为大泽，木之大杞也。其卦气则五月，夏至杞木盛时，故能包瓜。或为床，或为栋，或为桷，或为木，或为舟楫，或为耒耜，何也？曰剥初六、六二、六四，巽九二、九四皆以坤变乾成巽，坤为西南，乾为人，设木于西南之奥而人藉其上，床也。大过巽为木，木反在上，栋也。渐九四乾动成巽，坤三变也。乾动为直，坤为众，木而平直者，桷也。益自否变，渐变涣，巽木在坎上，至益而成，故涣曰乘木有功，益曰木道行也。中孚巽木，兑金剝之，故曰乘木舟虚。涣巽有艮，手断木，剝木为楫也。益自否变，九四之二，斲木为耜也。之二则揉木为耒。风者，火气之动，阴丽于阳则为火，阴入于阳之下则为风，巽之所入，即所丽之阴也。火非动不见，而动则属乎风。《黄帝书》曰：在天为风，在地为木，举一隅也。《西方书》曰：暖气归火，转动归风，风化虫。故郭璞曰：风，盭也。为长女者，女在下，男在上。或男未下女，或男下女而未归，或女归而有渐，或男行而不动，或女与女同居。则三女皆谓之女。《春秋传》曰：女者，谓其远于人也。古之嫁者，三月庙见，而后行夫妇之道，未庙见而死，则归葬于父母。故咸下女渐，女归犹谓之女。三女从三男，五有乾坤舅姑之象。子夏曰：妇人学于舅姑者也。或曰蒙六五纳九二成巽，大过九五变而之二成巽，恒六五从九二成兑，谓之妇者，从夫也。家人九三，渐九三曰妇何也？曰：家人本遯变，九四之初，则初六从而成离，离女从坎男也。坎视乾为子，离乾为舅。故曰妇子，渐九三本否九四也，之三成坎，六三从之成离，故谓坎曰夫，谓离曰妇。曰小畜上九巽为妇，何所从乎？曰：九三动则成震，震者，巽之夫也。不动者，为上九所畜也。小畜九三，大过九二，困六三，又曰夫妻，何也？曰：小畜九三，离震同象。大过九二动之五，震兑同象。困六三，坎离同象，故曰妻。鲁敬姜曰：妇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有君臣之严，沃盥馈食，有父子之敬，报反而行，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诚，有朋友之信。寝席之交而后有夫妇之道，谓之妻者，寝席之交乎。故曰：妻，齐也。女或为娣，何也？曰：所归之妹，其爻在上，则下为娣。归妹九二是也。为绳直者，巽一柔为二刚所纠，有股而合绳也。其刚爻为直绳，所以直者，以刚纠柔，刚，乾也。又为徽纆者，坎上六动，坤坎成巽，坤坎为黑，巽为绳徽，黑索也。巽为股，两股谓之纆。上之三成巽离，三股谓之徽，又为纆者，井自二反上成巽，坎车相应，纆也。汲纆谓之纆，系者，或以此系彼，





或以彼系此。引者持绳相应，牵者手挽而股动。系者系动于此。无妄之牛，自遯初三、四巽系之，故曰或系之。姤初之二，二巽系之，乾金在焉，故曰系于金柅。维者，反复成巽，绳反复维之也。为白者，坎变巽也。坤至北，为黑，坎中之画，乾赤也。赤黑为玄。坎水一也。或为白露，或为霜雪，为冰者，皆寒气，巽入之也。《春秋传》曰：冰以风壮。《诗》曰：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易》曰：履霜，坚冰至，阴始凝也。《白虎通》曰：露者，霜之始也。坎为月，遯日而白，离之光，巽入也。坎为发，为血。发者，血之华，少而美，踰壮则黑，而不玄过此，则乾消坤见，坎降离升，而黄既老则坎变巽，坤黑尽矣。然凡有益于血者，皆能黑。或曰：素履何以言坎？曰：四变之初，巽变坎，初之四，坎变巽也。大过初六白茅，何坎也？曰：遯一变，讼二变，巽三变，鼎四变大过，则大过初六，自讼坎变巽，故为白。而初六、九二、九五同取此象，五色皆本于白。草木既槁则白，须发既老则白，豕鬣埋之则白，金可变而白，丹可炼而白。白者，阴也，阳之基也。阴阳相贲而后有文，阳尽则阴质见矣。物有生而白者，气自芒芴之间，固已变矣。巽又为墨者，巽变坎也。白复成黑。墨者，黑与水合。《太玄·饰》曰：阴白阳黑，分行其职。天地变化万物者以巽，而莫见其变化之迹。故巽为工，讼之鞶带，比、坎之缶，泰之城隍，解之墉，同人、随之门，节之门户，豫之门桥，小畜、大畜之舆輶，大有、贲、困之车，既济之轮，井之收，噬嗑、旅、解之矢，睽之弧矢，旅、巽之斧，贲之帛，困之绂，既济之衣衾，剥、巽之床，涣之机，大过之栋宇，渐之桷，困之宫，小畜之室，大壮之宫室，丰之屋，旅之次，剥之庐，坎之樽簋，井之瓶瓮，鼎之耳铉，中孚之舟楫，益之圭，归妹之筐，既济之蓍，离之罔罟，益之耒耜，小过之杵臼，大过之棺槨，夬之书契，恒之浚，井之渫鬲，皆巽工为之也。或曰：大畜九二，坎六四，恒初六，归妹上六，节初九、九二，既济六二，损二簋豫门桥，何取于巽乎？曰：大畜三有伏巽，坎自临三变而成，一变升，二变解，三变坎，自升至坎，巽工为之，乃有樽簋缶之象。恒初六本泰之六四，自四之初，入于兑泽之下成巽，所入深矣，故曰浚，犹浚井也。归妹，渐之反也。损，益之反也。节，涣之反也。既济六二应五，困初九应四也。豫，伏巽也。巽东南，主人之位，内有主，故有客。巽为风，草木风之类皆长。巽离为丝，丝亦长。姤初变兑，为履之虎尾，亦长施之于事，久长是也。《易》言不长，不可长，何可长，皆巽变也。讼初往讼二，四应初，巽坎变兑震，曰讼不可长也。屯上无助，妄动之三，离见巽变，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否四应初，巽体犹存。五应二，巽变矣。上应二，巽体尽而成泰。故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姤一阴方长，五阳下之，巽体既尽，剥极成坤，故曰勿用取女，不可长也。中孚上九，登久而降，巽变成离，故曰何可长也。小过九四以，往厉为戒，久则四、五相易，小不胜大，故曰往厉必戒，何可长也。临六三处位不当，忧而退避，二、三相易成坎，坎为加忧，二至四有伏巽，二、三相易，巽变坎，故曰既忧之，咎不长也。或曰：豫上六，大壮上六，何取于巽？曰：豫上六震动，反三成巽，大壮上六，震者，巽之反也。为高者，风高至者也。飞鸟之类，有背负苍天，皆风所为也。或曰：乾天不为高，何也？曰：天运往而不来，升而不降，亦不能为高。来也降也，所谓巽也。同人九三，动与五争，应成巽艮，故曰高陵。解上六动之三，坤体连巽，故曰高墉。蛊上九自巽往外，而处卦上，故曰高尚。其事为进退者，坤生震之一阳，则退者进，乾生巽之一阴，则进者退。《易》称进退者，巽也。观九三是已。屯初九曰盘桓者，进而之四成巽，四不能安，故盘桓。萃初六退而乱，进而与四相萃，故曰乃乱乃萃，皆进退也。或曰：壮上六，何也？曰：

上六震。震者，巽之反，不能退，不能遂，则进退不可矣。巽兑之覆也，兑为决，覆之为不果，称疑者，皆不果也。乾九四或跃，贲六四当位，丰六二之往，既济六四之戒，困九四、九五之徐，鼎九二未济，大象之慎，皆不果也。豫九四勿疑，兑初九未疑者，巽毁也。遯上九升九三，无所疑者，巽或不反，或毁也。或曰：坤上六阴疑于阳，睽上九群疑亡，损六三三则疑，何也？曰：乾五月，一阴生，巽阴始疑也。至于十月，阴疑于阳，盖其疑自一阴始生则疑之，故君子于姤之初，系之以金柅也。睽上九之三成兑震，兑，巽之覆，震，巽之反。损自泰变，九三上行，上六下之，九六相遇，得其友也。三阳并进成巽，故三则疑也。为臭者，张载曰：聚而有间则风行，风行而声闻臭达。《系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先儒谓同人六二也。二巽为草，二易五为芬芳，其臭如兰也。坎为发，发者，血之华，坎血耗减，顶露于上，寡发也。大过九二老夫，九五老妇，离九三大耋，兼取此象。乾为首，析而言之，初画为颐，中画为面，上画为颡。震得初画为颐者，动于下也。兑得中画为面者，悦见于外也。巽得上画为广颡者，上天下小也。张载曰：躁人之象。《传》曰：上方者，触人亦躁也。睽六三，其人天且劓。马融曰：刻凿其颡。《易传》曰：髡其首是乎。曰睽九二，即无妄之九五。巽变乾为广颡，兑毁之，髡其首也。刑鼻曰劓，髡曰天，互见也。为多白眼者，离为目，虚者阴也，实者阳也。虚者其体阳，实者其体阴，故虚者为眸子，实者为白肉。离变巽，则白肉在上，眸子在下。故为多白眼。见于《易》者为惕，为反目。乾九三危而惕也，讼九二窒而惕也，小畜九四畜君乘刚而惕也。与上合志则有孚，惕出矣。九二受畜于四，妻上夫下，反目而怒视也。虞翻曰：巽为鱼。何也？曰：鱼多白眼而巽乎泽者也。不曰巽乎川者，积水成渊，而后鱼鳖生焉，川壅成泽也。剥自姤变，至遯、否、观，有伏兑，巽为鱼，五艮持绳，贯鱼也。姤初巽二，动成艮，有伏兑，九二不动，包有鱼也。九四远初，无鱼也。中孚坎变为巽，乾变坎成兑，鱼也。郭璞得豫之小过，曰：五月群鱼入寺。艮为门阙。六三变九，体有兑巽豫，五月卦也，或曰：鱼，水虫也，何以言巽？曰：坎离乾坤之变，交而生物，离乾卦，坎为水，故陆多走类，水多飞类，鱼浮游于水，有飞越江湖者，巽也。故巽在陆为鸡，在水为鱼，鸡瞑而鱼不瞑，离不足也。《传》曰：鱼与鸟同类。其知巽之所为乎。岭南黄鱼或化为鸚鵡，巽变离也。泡鱼而刺者，或化为鲛，巽变坎也。震巽相易者也，故鱼或为龙，鱼而斑者，或化为鹿。畜鱼以二月上庚，亦震也。随阳者，震也。潜化者，巽也。孕鱼依草，子如其实。月体亏于上，鱼脑减于下，月盈成乾，其亏成巽。为近利市三倍者，噬嗑六三变也。日中为市，巽变兑，离为羸，为货，利市也。巽变离兑，三倍也。举此一爻以例诸卦。其究为躁卦者，巽三变成震，举震巽二卦以例。余卦天地万物无有独立者，极则相反，终不相离，以其不可离也。司马迁《律书》曰：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京房论八卦飞伏，虞翻论伏爻，郭璞又论伏爻纳甲，其说皆源于此。为扬者，巽为风，风轻扬。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上九翰音登于天。用此象，为鹤者，别于鹤也。震为鹤，阳鸟也。巽为鹤，阴鸟也。鹤感于阳，故知夜半。鹤感于阴，故知风雨。世传鹤或生鹤，巽极成震乎。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一阳陷于二阴之中为坎，坎，陷也。盈天地之间皆水，曰水者，举其凡也。坎之阴





为阳所得，上而为云。故屯曰云雷。需曰云上于天。坎之阳为阴所得，下而为雨，故屯解曰雷雨。坎水之通流为川，讼之坎由遯兑三之二，渐之坎由否乾四之三，涣之坎由否乾四之二，益之坎由涣二之初，故曰大川。或曰：小过《彖》，夬九三，中孚下体兑也。或为云、为雨、为大川，何也？曰：坎兑一也。革，兑上离下，《彖》曰：水火相息。兑亦水也。自阳为阴所陷言之，谓之坎，自泽物言之，谓之兑，泽无水则亦无以泽物矣。故泽无水，谓之困，上浮而为云，下坠而为雨，非泽气之升降乎！川泽者，坎兑之相变也。需之川，自大壮之兑，变而为坎，泽决而为川也。中孚之川，自讼之坎变而为兑，川壅而为泽也。泽或决而通，川或壅而塞，岂有常哉？曰涉大川，何也？曰：需之利涉，震足蹈川也。益之利涉，巽股蹈川也。讼之涉，坎变兑，巽股入于下，而泽灭其顶，不利涉而入于渊也。坎或为渊，何也？曰：乾九四或跃在渊者，坎之下复有泽也。讼曰入于渊者，讼变巽，睽，大过三坎成兑，川壅成泽，泽蓄成渊，与乾九四一也。坎又为泉，何也？艮兑变坎，山泽通气，山下之泽出而流动则为泉。泉有源之水，泽其源也。蒙自临来，兑变坎艮，与井自泰初之五，乾变兑，坤变坎，初自兑下往而成坎，则初为泉源同象。坎又为膏者，亦坎兑也。泽之肥者，阳之美也。为隐伏者，坎为水，水善隐伏，沅沅沱沱之水，潜行千有余里。五纬唯辰星难见，而血之流行于肌肉之际者，至幽也。乾之初九，甲子坎之位也。九变而六则为潜，为隐。坤之六四言贤人隐，以乾之初九为贤也。在履九二，归妹九二，因初九之动，皆谓之幽隐，伏也。而谓之幽，坎离相形也。丰九四处不当位，则曰幽，不明。在讼九二为逋窜，在同人九三为伏戎，在需、小过为穴。需上六降三，小过六五三取二，坎兑交可隐伏者，穴也。需六四坎交兑，三阳自下进，故曰出穴。在困为幽谷，在井为井谷，谷与穴异者。泽决水流，注于山间。艮，山也。谷，注溪者也。揉，宋衷、王虞作揉，今从二家。矫者，矫曲为直。揉者，揉直为曲。噬嗑九四之五，解九二之五，旅六五逮四，皆巽为木，艮手矫之正，曲为直，加以锐金，故曰矢。曰金矢者，乾也。曰黄矢者，离也。否四之初，三变成益，一变渐，巽变乾，直者曲也。二变涣而曲其柄，未也，涣巽变乾，曲而有足，肱据其上，机也，皆有坎揉之象。古矢干用蒲柳，故曰剡木为（天）[矢]。小过为弋者，四本明夷之初，离巽为丝，以丝系矢射之，弋也。为弓轮者，揉直为曲，坎木为之，坎两端柔，其中刚。刚柔往来，弛张也。轮一虚一实，内实外虚，睽自无妄来，五之二，巽木变离为丝绳，变坎则弓有弦。既济，初九之四。未济，九二之五。巽木，艮手，揉木曲之，其成则圆者，轮也。乾为圆，矢取巽离，弓取巽坎，又有工矫揉之，岂人为哉？枉矢荧惑之，变火也。獠豕激豪，短狐射影，无非坎离之变。其于人也，为心病者。虞翻以坤为心，坎二折坤，为心病。以类言之，心火也，坎水也，坎心病也。以位言之，坤土中也，中者，心之位。周景王铸大钟，声过其中为心病。先儒以皇极不建，为眚乱之疾，五声以宫为君。《太玄》以五五为心，其中不平者，心病也。明夷六四应初，比三、四入而初出，坎变兑，心病去而说，获心意也。井九三未用上六，其心病，故惻然伤之。艮六三静与动争，夤裂而心病，故厉动心。艮六二随三不能动而应五，旅九四不能进而上道行于五，故其心病，皆不快为加忧者。卦以阴阳失位失应为忧，忧之中又见险，加忧也。在屯上六为泣血涟如，在离六五为出涕沱若，在晋六二为愁如，在震九四为虩虩。或曰：屯上六失位乎？曰：失应也。上六动成巽，反三成离而巽毁，故曰何可长也。人所以知疾痛搔痒者，由血流行也。坎为血，卦为耳，血流行而物伤之，为耳痛。举此则百体之痛一也。在噬嗑上六为何校灭耳，在夬九四为闻言不信。为血卦者，坎为水，为血，赤者坎

中之阳，静则阳消，故盐白而大卤之色正赤。《穆天子传》有黑羊白血。今岭南产钟乳之山，黑羊食其草则血白。钟乳金石，兑阴之气也。故凡血停久不动，亦白，阴变阳也。《黄帝书》：肾主血，心藏血。肾，坎水也，心，离火也。离中坤阴而藏血，坎离交也。其实皆乾阳之动，屯上六，临乾变坎也。归妹上六，涣上九，泰乾变坎也。为赤者，乾为大赤，坎中之阳，乾中画也。其于马也，为美脊者，乾为马，上画为颡，故震交之为的颡。中画为脊，故坎得之为美脊，下画为足，故震得之为作足。良马者，纯乾也。屯上六以五为马，贲六四以三为马，晋以四为马，睽初九以四为马，中孚以讼二为马，皆美脊之马也。为下首，为亟心，为薄蹄者，屯上六之班如，贲六四之翰如，睽初九之所丧马，皆以亟心，坎在中也。乾为首，坎阴在上，交之为下首。震为足，坎阴在下，交之为薄蹄，中之位为心，坎阳交之，偏于阳矣，为亟心。乾为马，三男皆乾索也。言震坎而不言艮者，颡在上，即艮之乾也。犹乾为木果而艮又为果是已。为曳者，坎离交也。坎水欲下，离火欲上，曳也。坎为豕，坎极成离，故豕亦俯首，薄蹄、亟心，卑而率，有曳之象。其于舆也，为多眚者，坤为大舆，为众多，多坎陷者，舆之病，行则必败，唯无眚者，乃可行。灾以坎言者，险也。眚自取不正，灾天降之，虽正犹不免。讼九二，讼五，无妄三、四，上不正，震六三不当位，自取也。故曰眚。需九三、剥六四、大畜初九，正也。故曰灾。或曰：复上六正，灾也，而曰眚，无妄上九不正，眚也，而曰灾，遯初六不正，宜眚也，亦曰灾，何也？曰：复上六迷，复用众，以其国君凶，自取之也。然上六穷矣，虽正亦凶，灾也，故曰有灾眚。无妄上九之穷，虽行而正，亦灾也。遯初六退藏，自晦其正也。为通者，坎水决为江河，升为雨露，血之在人者，周流无穷也。乾曰六爻发挥旁通情者，坎离升降，遍被诸爻，乾之情也。坤六五曰黄中通理者，五动成坎也。节九二知通者，动而应五坎也。知塞者，坤土塞其行也。需自大壮四之五成坎，乾九四变渐，涣之坎而成益，通也。故曰大川。中孚之川，由讼坎，而讼自遯三变之坎，亦通也。豫九四曰朋盍簪者，上下通也。或曰：泰言天地交而万物通，否言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何取于坎乎？曰：坎初六冬至，九二小寒，六四立春，九五雨水，上六惊蛰，而泰当坎之九五，水气上行，自坎为泰，万物通矣。否者，泰之反也。坎降离升，震伏兑见，自离成兑而否当离之六五，万物不通矣。为月，当在坎为水之下，错文也。坎，坤体也，坎中之乾，二、五也。乾阳流于坤阴，故月以速为退，月体不明，待日而明。明者，乾也。横渠曰：日月之精，互藏其宅是也。乾言日月，合其明者，坎离互用也。豫言日月不过者，坎为月，伏离为日，日月会于北方也。恒言日月得天者，乾九四之五变离坎也。小畜上九，中孚六四，归妹六五，月几望者。小畜四有伏坎，巽有伏震，月在东，日在西，望也。中孚、讼、坎变震，月在东，亦望也。归妹六五，月在东，日在西，亦望也。然曰几望者，小畜、中孚、坎在四也，归妹六五爻在五，坎在四，若五则中矣。是故日掩月则月食，月掩日则日食，坎离之交胜也。或曰坎，水也。离，火也。火丽乎水，何也？曰：离非水则明无自而托，坎非离则明无自而生。故水聚则精聚，精聚则神生，今焚薪为炭，枯槁成灰，朽木夜明，湿尽光暗，血为走磷，见于暮夜阴雨之时，故曰离者，丽也。坎水尽，则离亦无所丽矣。水潜行，伺隙而动，故为盗。《太玄》以水为盗，阴阳家以玄武为盗。玄武，水也。屯六五以五为寇，盗用众也。蒙上九以二为寇，盗用师也。需九三以五为寇，贲六四以三为寇，解六三睽上九以四为寇，寇用兵也，兵戎也，故需曰寇，《象》曰戎。夬九二动，离有伏坎，亦曰戎，以有戎兵，其实盗也。坤众为多，坎阳卦，其刚在中，坚心也。重坎者，坚多心也。曰其于木也者，与



木爻交也。震巽为木，坚多心，松柏之类。《周官》所谓阳木。《洞林》家人之蒙巽，震交坎为长。松其在震九四为棘，棘在涣九二为机为宫者，复初九即乾初九，甲子爻子者，坎之位于律为黄钟。《太玄》曰：阳气渐萌于黄宫，为律者，法度之始。《太玄》以水为法，为准，水可动而动，可止而止，故为可。有以位言者，有以爻及变言者。乾六位三、五，坎为可，初、上、四皆曰不可，言可者，九三也。大过九五何可久也，亦可丑也，亦三、五也。坤六三可贞者，三动也。师可以王，二之五也。谦上六可用行师者，上应三也。蛊上九志可则者，三动应上九。无妄九四可贞者，五动也。大壮天地之情可见者，四之五也。解六三可丑者，负四也。损可贞者，九三上行也。九四可喜者，四、初相易也。井九三可用汲者，上六用九三也。震出可以守宗庙社稷者，四也。小过可以小事者，六二也。明夷变也，不可大事者，九三、九四也。坎变巽也，否上九何可长者，三爻自上降也。谦卑而不可踰者，艮变坎也。蛊九二不可贞者，不动也。剥上九终不可用者，坤不复也。无妄九五不可试者，五不动也。大过九三不可辅者，三、上不易也。坎天险不可升者，二、五不易也。离九三何可久者，坎毁成巽也。遯九三不可大事者，三不动也。明夷九三不可疾贞者，三之上也。丰九三不可大事，终不可用者，三不往而退也。节苦节不可贞者，上穷也。中孚上九何可长者，反三也。小过六二不可过者，坎变巽也。六四终不可长者，四之五也。既济上六何可长者，上反三也。为栋者，木就湿避燥，去高取卑，有栋之象。或曰：火不避湿而就燥乎？曰：火岂择于高卑哉？在屯六三为君子舍之，在讼九二为不克讼，在比九五为舍逆取顺，在贲初九为舍车而徒，在离九三为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在节六三为不节若则嗟若。为丛棘者，其于木也，为坚多心。交离为棘，离火锐上而不可触，刺也。坚多心之木而有刺，棘属也。坎上六动为巽，曰置于丛棘是也。古者狱后种九棘，《周官》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三槐，司寇公卿议狱其下。坎言丛棘者，狱也。天文天牢六星在斗魁下，贵人之牢也。贯索九星在招摇前，庶人之牢也。占家天狱视斗，系曰本斗。北方，坎也。未济，坎自否，巽变为狐，坎隐伏，巽不果。虞翻以艮为狐，干宝以坎为狐，互发也。天文以心为狐，《说卦》以艮为黔喙，犹天文以辰为龙。《说卦》以震为龙，圣人观鸟兽之文，又观地之宜，参考之也。巽交坎离为蒺藜，象与棘同。巽为草木，刚爻，木也。柔爻，草也。为桎梏者，艮手震足，交于坎木，桎梏也。桎，足械也，梏，手械也。坎有狱象，故以桎梏言之，蒙坎自升巽，以木爻变也。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槁。

一阴丽乎二阳也。乾离同体，离巽为风，故天与火同，风自火出。乾位六爻，坎离互用，故以水火言之。若大有、贲、革、鼎、既济、未济，举大凡也。故皆曰火。离九四、旅九三、离火巽木，故曰焚。或曰：何以阴丽阳乎？曰：束蕴而吹，烟气郁然，及其外明，烟即是火，火动而薪止，火灭而烬留，非阴丽阳乎？然坎离不相离也，坎中有离。故有温泉有火，井离中有坎，故有火鼠，有火龟。离在地为火，在天为日，乾体也。其中画乃坤之二、五。横渠所谓阴阳之精，互藏其宅欤？行迟者，阴丽乎阳也。晋曰昼者，日出地上，进而中也。丰曰宜日中者，九四之五也。离九三，丰《彖》曰日昃者，日中而又西也。乾九三、既济六四曰终日者，日在下也。豫六二曰不终日者，二动之五成离，日在上也。夬九二曰暮夜者，动成离，日在西方之下，日薄于虞渊之时也。或曰：夕日入为夕。大畜曰日新者，大壮一变需坎，月离日合，照也，再变大畜，艮终

复始，日新也。益曰日进者，初九自下而进也。卜楚丘论十日，其说源于《易》之昼夜，又为大明者，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而月受明于日，阳为大，阴为小，故曰大明。乾大明终始，晋进而丽乎大明，皆日也。又为明者，日月相推而生明，屯九五求四，四往之五，讼初往四，皆坎月在东，月之明也。大有九四离动，井九五旅上，体日在上，日之明也。困初六，丰九四曰幽不明者，日在西而隐伏也。大有、贲、同人、明夷曰文明者，离居二、五也。坤为文，又为光者，日月之光无所不及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管辂曰：日中为光。《易》凡言光者，皆明之所及也。坤之化光者，含坎离也。观之观光者，四、五交也。颐之光者，四施初也。夬之光者，离自下升也。未济之光者，二、五易也。需光亨者，大壮四之五，日西月东，四、五得位也。凡言未光者，皆未能行也。屯九五未之二也，噬嗑九四噬六五而后光也。晋上九反三，自治而后光也。夬九五中行，上决而后光也。萃九五之二，而后光也。凡言光明者，兼体用也。老子曰：用其光，复归于明。体用合一，光明无尽。履刚中正而不倚。故离日下升，光明不疚，言无私照也。谦以刚济柔，故坎自上降，万物化光，言皆相见也。艮行止动，静不失其时，故坎离下济，其道光明，言久不息也。凡言光大者，其象与光明同。曰大者，指阳爻也。坤曰光大者，初、三、五也。涣六四曰光大者，二从四也。咸九四可以光大者，九也。四来初往，则离坎成，四往初来，则离坎毁，未光大也。益自否之九四，三变离坎而成益，大者光也。言光辉者，日月之光挥散也。言晖者，主离日也。管辂曰：朝日为晖。或曰：星辰何象也？曰：艮离也。邵雍曰：离为星，贲艮上离下。《彖》曰：柔来文刚。又曰：分刚上而文柔，天文也。班固曰：阴阳之精，其本在地。张衡曰：地有山岳，精钟为星。盖星辰者，地之精气上发乎！天而有光耀者也。星，日之余也，辰，月之余也。月生于日之所照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三辰同形，阴阳相配，其体则艮也。《河洛》篇曰：天中极星，昆仑之墟，天门明堂，太山之精，中挺三台也。五灵诸侯也。岍岐荆山，壶口雷首，太岳砥柱，东方之宿也。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西倾朱圉，北方之宿也。鸟鼠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蟠冢陪尾，西方之宿也。荆山内方。大别岷山衡山，九江敷浅原，南方之宿也。九隘之险，九河之曲，漾水三危，汶江九折，上为列星，诸贤之论不诡于经矣。故精数气歌，坎极离见，乃有陨星。其光烛地者，离也。陨而成石，或为阜堆，尘沙者，艮也。电阳光，雷阳声，阳自子息而至春分，四阳成大壮，雷乃发声，后五日始电。阴自午消而至秋分，四阴成观，雷乃收声，电亦不作。震，动也。不动则声光何由而发？笑者，目动，怒者，目光眦发而鸣者，有光振衣。有声者有光，离震交也。噬嗑、丰、离，震合也。戛竹钻木，两石相击，其火必出，动极也。子云曰：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盈实者，阳息也。震与兑交，离与坎交，故雷电而雨降。为中女，为甲冑者，离外实中虚，有甲之象，在上为冑，在下为甲。先儒谓巽为绳，缮甲也。为戈兵者，乾为金，离火煅之，火锐上戈兵也。兵有五，言兵则五兵具矣。同人、解、夬、萃曰戎者，戈兵，戎器也。噬嗑、旅言矢，乾金火煅，锐上为镞，巽木为干，加于坎，弓之上，矢也。旅、巽言斧者，兑为决断也。归妹言刳者，交兑金为刀兵也。小过言戕者，外杀也。谦、既济、未济言伐者，自上伐下入，其险阻也。谦又言侵伐者，侵削其地而后伐也。或曰：萃无离也，何以除戎器？曰：原其始也。临变明夷、小过，萃自小过离变坎兑，巽坎为栋，有简治弊恶，修缮戎兵之象。或曰：制器者尚象，蚩尤铸兵，亦知取象乎。曰：蚩尤不能也。夫子曰：蚩尤愾欲，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蛰挟螫而生，见害而咬，以



卫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俱生。为大腹者，坤为腹，有容也。坤二、五易，乾成离，阳为大，故为大腹，内虚外坚，实大腹之象。大有九四动，非大腹也，曰匪其彭。明夷九四之三，震为左，曰左腹，井九二，坤腹器有兑口，离大腹曰瓮。渐九三坎夫离妇，与四相易，坎往离毁，曰妇孕不育。离燥，故为乾卦。于日为烜，于木为槁，渐初六艮动成离，之二坎水之傍干而可止，厓也。厓谓之干，震其究为干，故曰其究为健。巽其究为震，故曰其究为燥。卦，卦变也。观此二卦则知乾、坤、坎、离、艮、兑其究皆变乾健，独不言卦者，无非乾也。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五者，皆大腹，离也。为鳖者，离交巽也。巽位巳，巳为蛇，故蛇或化鳖，蛇鸣而鳖应。为鼃者，交乾也。郭璞筮遇需之复，曰鼃也。为蟹者，巽交离也。蟹连两目，重离也。托于蛇蟠之穴，亦巽也。鳖蟹其中皆黄，坤之二、五乎？璞筮遇咸之井，曰东方，当有蟹食稼。咸、巽、井、离、坎、兑，变震也。为羸者，兑交离也，附羸生于池泽，蜗生于暑雨，螺生于月旋。震六二、旅六二、九四、巽上九、兑九四、噬嗑六二，变皆兑交离也。为蚌者，离交坎也。千岁之燕为蛤，雀为蛤，伏翼为蛤，雉为蜃，雕为蛎，方诸泣月，蚌胎含珠，离坎也。为龟者，坎交离也。北方玄枵之次为龟蛇，故龟游山泽，出入水火，含神负智，得坎离之正乎。颐、损、益三卦皆然。其于木也，为科上槁，康节论木曰：枝干，土石也。故岁不易。叶花，水火也，故岁易。横渠曰：离为乾卦。其于木也，为科上槁，附而燥也。然则横渠所谓附而燥，即康节所谓叶花也。郑康成曰：科上者，阴在内，为疾。虞翻曰：巽虫食心，故上槁。宋衷、孔颖达以科为空中，然则诸儒又以科上虫病为槁矣。为牧牛者，坤为牛，艮为小子，艮坤变离，牧牛也。谦初六变九是已。坤变离，柔丽中正。畜之以刚二，畜牛也。离六二、六五是已。牧者以柔养刚，畜者以刚制柔，王洙本作牝牛。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闾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艮积于下，止于上，二阴含阳，土石聚焉。蒙、贲、剥、大畜、咸、遯、蹇、渐、旅，皆曰山，以三画卦言也。为丘、为陵、为陆者，以重卦言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而丘有一成、再成、三成，如昆仑亦曰丘。故重艮以三为陆，四为陵，五为丘，上为山。《太玄》九地，七为下山，八为中山，九为上山，准《易》也。渐九三，艮渐坤，高者平矣。高平曰陆，上九动成六，六降九，升亦高者，平也。同人九三动，以四为陵，震六二，以四为陵，渐五应二而历四、三，亦曰陵。贲六五，颐六二拂五，涣四以五，皆曰丘。随上、六升六四，以九三升而之上，皆曰山。坎五艮言丘陵足矣。又曰山川丘陵者，坎变则蒙，极其险言之。五行以艮为土，《太玄》以山为金者，山，土石也。石者，土之实，故为土石，金类也，故又为金。震为大涂，动而行，莫之止也。交艮为径路，止而行，行而止也。艮者，震之反，山径之蹊则行者改步矣。又为巷者，通乎家，以达内外。二为蒙，山土石也。水流山，则土去而石见，故艮坎为石。为小石。豫六二以四为石是也。困六二，否艮交坎，故困于石。渐六二曰盘者，二、五相易，坎变巽艮，艮为石也。辟乾为门，阖坤为户，艮土东北，当启闭之际，门阙也。艮为宗庙者，六也。一六坎也，坎者，鬼之所归。《太玄》以一六为庙，故艮为门阙。在宗庙之位为庙，萃、震、涣、损是也。为宫者，止于中也。太一出阳入阴，息于中宫，坎艮坤为宫，在旅为次，在野为庐，又为牖者，宫之户，坎其傍，以通明也。故艮坤坎离为牖。巽为草木，艮，阳止也，止于上为果，止于下为蓏。蓏，瓜瓠之属。乾为



圜，为阍寺者，阍，守门者也。寺，守巷者也。郭璞筮遇豫之小过，曰：当有群鱼入州城寺舍。言小过，艮也。艮为手，又为指者。在上体为手指。止者，动也，在下体为足指。动者，止也。震动艮止，相反也。曰趾者，趾在下体之下，鼎足亦谓之趾。噬嗑初九、贲初九、鼎初六、艮初六、三爻以初应四，皆艮止震动而在下体之下，故曰趾。或曰：大壮、夬初九，何取于艮？曰：大壮、遯之反也，遯艮为指，反而成震，为足指。夬即大壮积而成刚，故曰壮于前趾。前趾，谓大壮也。趾又谓之跖者，跖，足大指也，拇，手大指也。阳为大，咸初六感九四，解九四应初六，皆以阴变阳。而解者蹇之反解，震即蹇艮也。为狗，上言艮为狗者，狗马之狗也。此言为狗者，熊虎子，字当作狗。《尔雅》曰：熊虎丑，其子狗。盖虎子未有文，犹狗也。虞翻、马融、郭璞以兑艮为虎。艮者，寅位也。艮究成兑，故艮为虎子，又为黔喙之属，成兑则坤交乾而有文矣。为鼠者，艮交坎也。天文虚为鼠，玉衡之星为鼠，其艮之九三爻乎？晋九四是也。郭璞筮遇咸之井，曰：东方当有蟹，鼠为灾。亦艮坎也。坎虚在子，故子为鼠。昼止者，艮也。夜动者，坎也。穴土者，艮也。隐伏而窃者，坎也。蟹或化鼠，焚蟹致鼠，坎离交也。艮反为震，故有缘木之鼠，坎极成离，故有飞鼠、火鼠、豹文之鼠。鸟鼠同穴者，坎离之合乎。鼯鼠食牛者，水土相伤乎。《传》曰：曾殛之鼠，水下出焉。是亦艮坎而已。为黔喙之属者，坎为玄，坎变艮则玄在前。故郑康成曰：取其为山兽。寅为虎，狸亦是也。寅即艮也，屯六三，艮震为鹿角者，艮之阳蹄者，震之阳躁者，震也。止而伏者，艮也。阴生而鹿角解，震反巽也。阳生而麋角解，巽反震也。麋，鹿类也。故麋与鹿游。龙，震也。故鹿与龙游。刘牧曰：鹿性决躁，其角反生，震象也。颐九四、革九五，兑艮为虎，上六为豹。解九二、未济艮坎为狐。或曰：艮兑，一也，革上六何以为豹？曰：上六阴爻，离九三文之过也。天文箕为豹尾，为虎，同在艮。履何取于艮乎？曰：伏艮也。其于木也，为坚多节者，坤为众，多坚节。乾刚也，三索，故多节。否九五，坚多节之木，在田上，上玄下黄，桑也。郭璞筮遇家人之蒙，巽变艮为高松，松坚多节也。为鼻者，《传》曰：鼻者，面之山。兑为口，山泽通气，故鼻口相为用。噬嗑六二动，故噬肤灭鼻。睽六三艮成兑，刑其鼻也。故其人天且劓。或为肤，为皮革者，皮兼肌言之曰肤，肌其阴也，肉为阴，充其肤者，阳气也。马融曰：柔脆肥美曰肤。皮者，舍肉而言革则坚矣。通鸟兽言之，艮之阳也，为虎为狐。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泽者，水之聚。二阳沈于下，一阴见于上。乾阳为美，阳沈于下，钟美矣。《太玄》之沈曰：阴怀于阳，阳怀于阴，志在玄宫。然坎兑一也。故坎壅成泽，泽决成川。为少女，为巫者，兑变巽，兑为口，尚口，而巽进且退者，巫也，巽九二是也。或为史，升而为史，降而为巫，尚口则一也。为口者，说见于外也。为舌者，动于内也，口为言。《太玄》四八为金，于五事为言为辞者，言成文也。乾三动成兑离是也。笑者，目动而声出于口，故兑离又为笑。为嘻嘻者，笑无节也。嗟者，忧而发于声也。笑者，得位得应，喜而后笑也。嗟者，失位失应，忧而后嗟也。号者，大声出于口也。故兑巽为号。巽为风，风者，天之号令，风鸣窍穴，有号呼之象。号咷者，号哭之声，号呼而又有哭象也。告者，决之也，或取决于彼戒者，告戒也。问者，有所疑也。允者，口顺从也。愬者，恐惧而愬也。食者，口就之也。不食者，口不应也。明夷初六，可食而不食者，义不食也。颐为求口实者，兑变临也。咸九五曰脢者，口之下心之上也。为毁折者，阴见则阳毁，阴升则阳折，物极而穷。噬嗑六二、上九为减，离九四为弃，毁也。丰大象



九三，离上九之五，鼎四之初，为折。泰兑变贲之离，坎艮为无敢折狱，又为刑杀者，兑，正秋也。变坎为刑，自决有罪言之，坎为狱。自屠畜言之，坎为血。故蒙初六曰刑人，丰曰致刑，归妹曰刳，既济曰杀，萃独曰用大牲者，有杀牛之象，无坎血也。为附者，兑反艮也。为决者，兑也。阴盛阳微则阳附阴，阳盛阴微则阳决阴。剥一阳五阴，故曰山附于地。夬一阴五阳，故曰刚决柔也。或附或决，时也。其于地也，为刚卤者，水动而往，刚留于泽为卤刚。而柔为沙，需之九二是也。水畜于泽，下为咸。咸，无水，亦卤，困之大象是也。主父偃所谓地固泽咸卤，不生五谷。咸亦谓之卤，咸生卤也。咸泽之下，成玄精洞，穴中水凝为钟乳。《黄帝书》曰：湿化生金石。虞翻曰：乾二阳在下，故刚泽水润下，故咸沙水中之阳，阳动而水泉动，水动生沙，刚其阳也。柔者，散而未聚也。沙聚成石，沙石生金，兑反为艮，艮兑之阳皆乾。医书寒入水府，为沙石，寒亦乾也。为妾者，遯九三兑女伏于下，与艮同位，艮小子，坤为臣，臣仆也，故以伏兑为妾。六四兑来，奔初为妾。自初言之，得妾也。《传》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巽离女也，兑独为妾者，娶论年德而得妾者，以其子故，常少为羊。郑康成本作阳，虞翻本作羔，今从郑。郑曰：此阳谓为养，无家女行货炊爨，今时有之，贱于妾也。案：《尔雅》：阳，予也。郭璞引《鲁诗》曰：阳如之何？又曰：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阳。璞筮遇咸之渐，曰：兑为贱女。戏倒阴阳，盖咸兑变巽，阴阳颠倒。遯九三、鼎初六之四，爻位皆正。咸渐之变，爻位不正，故为贱妾，阳，妾之贱者也。归妹六三，兑女不正为须，须，贱女，阳之象乎？为常，先儒谓西方之神，误也。当在坤后，简编错乱耳。且坤为常，以阴从阳，常也。地从天，子从父，臣从君，妇从夫，少从长，卑从尊，故坤顺得常。又曰后得主，而有常，屯六二，二、五相易，十年乃字，为反常。需初九，需于郊不犯难行，须六四下文而后行。师六四，阴从阳当顺，九二知其不可，变而反次，皆曰未失常。为辅颊，乾艮为辅，乾为首，艮止于上，辅也。又为辅颊者，连兑也，而悦于首颊、面颊也。

## 卷 十

### 序卦传

文王作《易》，以乾、坤、坎、离为上篇之用，以艮、兑、震、巽为下篇之用。上篇终于坎、离，下篇终于既济、未济。颐、大过、小过、中孚为二篇之正。乾坤者，易之本；坎离者，乾坤之用。离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小过肖坤，颐肖离，大过肖坎，既济坎离之交，未济坎离之合，坎离所以为乾坤用者，得天地之中也。斯圣人酬酢不倚，千变万化，不离乎其中欤！康节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至夫子《序卦》，然后明生生不穷而天地之蕴尽矣。故《太玄》准之以玄图。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



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上篇以乾坤坎离为用，天地之生万物也，而有艮兑震巽焉。天地万物具而人道备矣。下篇以艮兑震巽为用，有万物而后男女夫妇也，而有乾坤坎离焉，人道备而天地万物备矣。故曰三才同科，厚薄相副。韩康伯不领此旨，谓岂有天道人事偏于上下哉？读《序卦》而不察者也。云行雷动，动必满盈，故曰屯者，盈也，震者，物之始生。坎者，难也，故曰屯者，物之始生也。蒙，冥昧也，物生者必始于冥昧，勾萌胎卵是也。故次之以蒙。蒙，童蒙也，物如此稚也。物稚而无以养之，则夭阏不遂。蓄德养才者亦然，故次之以需。震坎为酒，兑为口，有饮食之道。饮食所以养也。饮食必有讼，干糲以愆，豕酒生祸，有血气者必有争心，故次之以讼。讼者，两辞，必以众起，故次之以师。师，众也。众不能以治众，治众者至寡也。众之所以比，执一以御之则众治矣，故次之以比。比，相亲比也，彼来比我，我必畜之，故次之以小畜。物畜聚，然后有上下尊卑之等。上下尊卑所谓礼也，故次之以履。礼者，履而行之者也。所履者君子大道，则其心泰然而安，故次之以泰。泰者，万物通也，物终通则无节，故次之以否。否，塞也。物终否则乖异，不相为用，故次之以同人。同人者，与人同也。与人同者，物必归焉。舜，太王是已，故次之以大有。认物之归为已有者必骄，骄则亢满，大复为累矣。有大者不可盈也，故次之以谦。物归之矣，又持之以谦，犹富而守之以俭，岂不有余裕哉。有大而能谦者，必暇豫也，故次之以豫。事豫立则动而不跲，众必随之，故次之以随，好上人者，人之情也，以喜随人，必有所事。臣事君，子事父，妇事夫，弟子事师，非乐于所事者，其肯随乎？故次之以蛊。蛊者，事坏而后有事者也。韩康伯曰：可大之业，由事以生。临者，以大临小也，故次之以临。观者，自下观上，物大然后可观，是以王尚大，故次之以观。在上而无可观，则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观，其能有合乎？故次之以噬嗑。噬嗑者，噬而合者也。物不可以苟合，苟合者其终则离，必致饰焉。故次之以贲。贲，阴阳相饰也。致饰然后物亨，亨则尽矣。无以复加，故次之以剥。剥者，剥也。此商周之末，所以不胜其弊，文之末流也。物穷则反，不可终尽，剥阳穷于上而终反于下，故次之以复。复天理则无妄，无妄则其动也天，故次之以无妄。然后物物循理，乃可大畜，故次之以大畜。前曰比必有所畜者，比而后畜，其畜也小，故次之以小畜。物能畜止，然后可养，虽养虎不外是也，故次之以颐。颐者，观人之养也。求口实以自养也。圣人养贤，贤人养德，不养之则不能动，大过者，动而大过乎物也，故次之以大过。而大过六爻皆以居安不动为忌，君子之所以过者，时也。过而不已则失中，失中则陷没。坎，陷也。陷必有所附丽，乃能出险，故次之以离。离，丽也。一本云丽必有所感，故次之以咸。咸，感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



遇，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久于其道而后化，故次之以恒。恒，久也。进退升降，与时消息，不可久居其所而不去，故次之以遯。君子万物之主，终遯而不反，天地闭塞，故次之以大壮。大者壮则小者羸，可进之时也，故次之以晋。晋，日出地而进于昼也。进而不已，伤之者至，故次之以明夷。明夷，日在地中，明有所伤也。物无不反其本者，疾痛则呼其父母。伤于外者，未有不反于内，故次之以家人。家人，内也，治家者，刚柔有节。过刚则厉，过柔则洩，无节则道穷而亲族乖离，故次之以睽。睽者，水火乖也，乖离则情不通而难生，故次之以蹇。蹇者，行有难也。难极必解，无终难之理，故次之以解。解，蹇难解也，难解则舒缓，解者，蹇之反，五退而居二，缓也。缓则宽弛，必有所失，故次之以损。损，减也。减下而益上，有失之象。消久则息，损而不已者必益，损益相反也，故次之以益。益久则盈，盈则必决堤防是已，故次之以夬。夬者，阳决阴也。决则分，分则相遇，故次之以姤。姤者，阴出而与阳相遇也。物以类相从，遇而后聚，非其类，虽同居不相遇，故次之以萃。萃，二阳聚也。物相崇聚，其势必升，积土是已，故次之以升。升者，聚而上之谓也。升而不知反，则力穷而困，故次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乎下，山剥是已，故次之以井。井，在下者也。井久则秽浊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害井者而已。三代之革，其礼相因，损益可知也，故次之以革。鼎之革物，以水济火而熟之，革物者莫如鼎，故次之以鼎。鼎，器也。主宗庙之器者，莫如长子。震，长子也，故次之以震。震者，阳动于下也。物不可以终动，动极则止，故止之。艮者，一阳止于上也，故次之以艮。物不可以终止，止极则动，故次之以渐。渐者，进有序也。进必有所归，盈科之水是也，故次之以归妹。归妹者，女之归也。得其所归者，必大海，善下是也，故次之以丰。丰，大也。前曰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其归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处大之道也。丰次归妹者，致大之道也。已大矣而又穷之必，至于无所寄托，而失其所居之常，非特大名大位然也。学亦如是，故次之以旅。旅者，君子之穷也。旅卦以柔顺谦下为吉，否则无所容矣，故次之以巽。巽者，阴入于阳之下也。天地之泽万物，礼义之说人心，不入则不说，故次之以兑。兑者，说见于外也。说而后散之，则说道不劳，无所不说矣，故次之以涣。涣者，险难离散也。离者必聚，散者必合，物无终离者也。聚者，离之节，合者，散之节。节之则无离散，故次之以节。天地之节，不可以不信，不信则无以成万物，而况于

人乎？饮食起居，身之节也，不信则致疾。尊卑长幼，家之节也，不信则召乱，故次之以中孚。中孚，信也。行者足相过也，小过以阴过阳，有行之象，有其信者，必行中，无所疑也，故次之以小过。物各有量，不过则不能相济，所过大则其济亦大，是以智周万物，然后道济天下，故次之以既济。而止复入于未济，物之相生，终不可穷，故以未济终篇焉。

## 卷 十 一

### 杂卦传

《杂卦传》以刚柔升降，反复取义，又揉杂众卦，以畅无穷之用。而《归藏》、《连山》三代之易，皆在其中。百世之后，有圣人作，不外是也。康节曰：乾坤三变，坎离不动。故《太玄》准之以玄冲玄错。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随，无故也；蛊则飭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遯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乾坤易之门，凡刚皆乾也，凡柔皆坤也。刚柔相杂，乃成诸卦。故曰：乾刚坤柔。比得位而众比之，故乐，师犯难而众从之，故忧，忧乐以天下也。临之九二在下，四阴与之，故能以大临小。观之九五在上，四阴求之，故能以上观下。或与或求，乃成临、观之义。屯自震变，四之五，虽见于屯也，而不失其所居，所以大亨欤？蒙自坎变，五之上，阴阳相杂，虽杂也，而九自著见，阴岂能蒙之？所以蒙，亨欤。阳起于坤而出震，则静者动，阳止于艮而入坤，则动者静。故起莫如震，止莫如艮也。损以九三为上，由泰而损，始衰者也。益以九四益初，由否而益，始盛者也。故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以四、五之柔而畜三阳，时也，无妄九五、六二中正，而三、四、上爻为无妄之疾，灾也。关子明曰：无妄而灾者，灾也。有妄而灾者，其所宜也。非灾之者也。萃二阳萃于上，升二阳升于下，升者，往也。升往则不来矣。不来者，必聚于上也。气之方升，谁能遏之？故曰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自上降三，豫自初升四，谦故降也轻，豫故怠而止，故曰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除间者也。四为颐中有物，故曰噬嗑，食也。贲自泰来，本无色也，刚柔交错，然后有文，故曰贲无色也。阴随阳升，说而见乎外，故曰兑，见也。阳随阴降，巽而伏乎内，故曰巽，伏也。施说之道，小者亦伸，处巽之时，大者亦屈，无非天也。随，随时也，以是为正，故曰随，无故也。蛊，坏也，二往之五，飭蛊之道。故曰蛊，则飭也。剥，烂也，五阴溃于内也。复，反也，剥上反于下也。晋之明，进而至于昼。明夷之明，降而至于诛。夷，诛也，其明熄矣，非诛之象乎？泰初之五，往来不穷，故曰井，通。否上之二，阳遇阴而见掩，故曰困，相遇也。



或往而通，或来而困，唯其时也。以刚下柔，其感必速，故曰咸，感也。刚上柔下，可以持久，故曰恒，久也。涣三阳涣离，故曰涣，离也。节三阳止而不去，故曰节，止也。阳离则三阴散，阳止则三阴来，阳者阴之表也。蹇二往五，涉难也，故曰蹇，难也。解五来二，复吉也，故曰解，缓也。来者为缓，则往者当夙，故曰有攸往，夙吉。关子明曰：明乎外者，物自睽。故曰睽，外也。明乎内者家自齐，故曰家人，内也。君子泰则小人否，小人泰则君子否，故曰否、泰，反其类也。四阳并进，六五以和易待之，可以止而仕也，故曰大壮，则止。四阳偕往，二阴在内而执其柄，可以退而去也，故曰遯则退也。同人六二，得中得位而同乎人，同乎人则人亦亲之，故曰同人，亲也。大有六五，柔得尊位而有其众，有其众则众亦归之，故曰大有，众也。水火相革，革已废也，故曰革，去故也。以木巽火，火方兴也，故曰鼎，取新也。功成者退，方来者进，一去一取，天之道也。小过二阳在内动而止，小者过也，故曰小过，过也。中孚二阴在内伏而说，小者信也，故曰中孚，信也。丰泰二之四，进退不得其所，多故也。多故则难处，故曰丰，多故也。旅否三之五，失位无应，以其旅于外也。旅外者不如在内之为安，故曰亲寡，旅也。丰多故也，故四、五相错，然后有庆。亲寡，旅也，故五动二应，而后有誉，离火炎上也。故阳爻多凶；坎水趣下也。故阴爻多凶。坎、离相济者也。小畜五阳而畜一阴，所畜者寡，故曰小畜，寡也。履一柔而履二刚，不处为善，故曰履，不处也。需险在前，三阳需时而不进。关子明曰：履而不处者，其周公乎？需而不进者，其仲尼乎？险在下面而阳上行，相过者也，故曰讼，不亲也。自大过，颠也而下，简册错乱，当曰颐，养正也。大过，颠也。遘，遇也。遘当作姤，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颐一阳在上而养四阴，正也，故其卦以下养上为颠。大过一阴在上四阳无所托，颠也。故其卦初阴承阳，无失位之凶，阴宜在下也。姤以一柔而遇五刚，故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夬以五刚而决一柔，故曰夬，夬也，刚决柔也。姤，小人道长，君子道忧也，故系于金柅。夬，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故无号之凶。女以外为归，乾男下而迎三，然后坤女行而归，故曰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以三易四，男行而女从，夫妇之正也。上六无应，守正而终不改之义也，故曰归妹，女之终也。既济，虞翻曰：六爻得位，定也。故曰既济，定也。未济，伊川曰：三阳失位。故曰未济，男之穷也。